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四册目次

史部・雜史類

左逸一卷短長一卷

〔明〕蔣謹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蔣世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逸一卷短長一卷》提要

左逸短長小引

二帙爲予先大夫所手録貯之篋中者幾四十季矣其書未詳作者誰氏并所序嶧陽齋楚二說者亦不知爲何許人也其曰左策逸文曰僞撰以託明眼者嘗自辨之余無贅也惟是紀事用意筆法適古文恐非秦漢以下所堪道隻字者益亦逆周書竹書紀季者流爾嗟嗟先人録此意固有在茲幸遺弓未墜手澤如新縱令終秘帳中徒充蠹嚙何如質諸好古徐俟定評要知周書竹紀之外別有麟傳國策之遺庶讀者不概視爲疑筆乎爰命梓人爰授之劂

壬申巳月既望叔方子題于飲香齋

引

左逸

延陵　蔣　謹手次

子世枋重訂

嶧陽之梧爨爇者窮其根獲石篋焉以爲伏藏物也出之有竹簡漆書古文即左氏傳讀之中有小牴牾者凡三則余得而錄之或曰其指正匹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漢人所傳而托也余不能辯聊以辭而已

齊侯伐宋圍緡討其不與盟於齊也闕子曰不可棄恩不仁乘弱不義昔五孽爭亂君實不勝挫越於外宋君無忘先君而率諸侯以靖我阽危救寧撫有東國君寔不能光昭先君之令德嗣主齊盟夾輔王室而啓戎夏之長心以力競响昔我先君之有討於荆也我握其臂宋持其指君今伐宋楚爲之勁我爲之掎不佞唯宋不以軌迹而遣一介之使來勞曰寡君辱不寧師中楚以爲大國羞君屈玉趾跋履敝邾庶

幾念獻之微而修先桓公業用還集我乎將無庚辭以困行人公不聽君子以是知齊德之不競也

王受魯侯設玉爲衛請晉侯曰昔越我先王二叔不咸夾煽亡燼維我伯考周公大振文武之業僇管蔡以靖王室施於九夷率從余一人不德不能輯寧宗族厥有衛鄭棄盟府之好而有二心以服事荆寔賴我伯父丕揚周公之烈剪劉荆人伏竄簪棘聲鄭之罪歸於京師告用於廟余小子罔敢恫怨法亦罔敢赦魯之宗臣以故職請曰蔡叔怨艾改行周公寔復封之傳國至今予弗敢專鄭在深室徂寒越暑寔於昏旦曰康叔之德其以三飯食其速誅之以比於鮮唯伯父稍薄其從蔡而復之亦唯伯父晉侯稽首曰君王幸赦衛鄭以輯全衛重耳之願也敢不唯命

晉侯使呂相絕秦云云秦伯使大夫咸差報曰君修怨於敝邑而儼然勞諸侯之御又辱先命之寡君無所逃罪不腆敝賦詰朝相見也惟是二三臣受事於

左逸 三

先君之老不敢匿敬布腹心昔我穆公念獻公婚姻之好以內惠公許遺我列城五朝濟夕設版焉穆公如忘輸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晉閉之糴我穆公豈敢以施責准妖夢是踐于是乎有韓之師天棄惠公以兵見也穆公醳縲而饋之牽俾復有晉國是我再造於惠也惠公即世唯是文公亡人纍纍我穆公櫌甲胄以從晉之鄭大夫呂郤之難文公潛棄其國戡而後返復門塗皇寔唯我紀綱之僕是我又再造於

文也虞夏商周之胤謂穆公之無利晉而在席之是以來朝則豈敢忘晉德我穆公師河上約納王文公詐而郤師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寔拔之如無穆公城濮之役秦之龍盾虎帳悉尸輔行晉是以大破楚鄭棄叔詹之命文公以私討豈兵辱秦之疆埸而誣我先君穆公之終怨鄭則文之爲也超乘三百毋毫髮之累候人襄公戟然背文公之好不以饋館迎而以兵掩使我骨暴崤函之間我是以有王官之[illegible]

左逸 四

公之事三君皆不克終終豈在秦襄公即世諸大夫來言曰請立公子雍治命也一二耆老謂我康公毋爲晉德晉以怨報康公思纂穆公之故披星戴炎以赴晉諸大夫利幼君而陰敗盟我是以有令狐之師使我康公寔愧於一二耆老晉又乘我康公之殃而徼白狄踐我場苗鹵剟我人民豬夷我城隍屬先君景公有膏肓之恙頹瞖於我寡君寡君齋穆公三日而遣綏也曰其疆場之吏不能布大好君則何怨穆

公之享於鈞天爲晉君請甥舅哉君立而寡君喜可知也厥其赦我乎君又裹甲於河東而誘盟我寡君是以不能涉河猶令顒奉玄獻血在口而勞諸侯之成師以臨寡君君來言曰白狄而佻也以爾之賜命討而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既余佻將以間止君師也君信之楚爲封豕長蛇欲敝晉於鬪我肆其浮詛君又信之抑君以爲兵端既不獲受命矣敢告文襄靈景唯晉四君抑主齊盟惡逮來裔誰之功也

且君稱盟以藩王室。無受誓雒（此處疑有闕文）亦南辱郤不報坐齊。以譏執事甚輕。甘心焉。使之盡東其畝。君唯力是競。而獨辭我寡君。寡君敬受辭。剪棘夷道。以延君之軌車。唯命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左氏世多評輯而此帙尸不多見也卽先大夫別選左纂左抄俱屬手錄者茲亦不欲贅刻但刻此以向世云

短長 戰國策逸

延陵　蔣　謹手次
子世枋重訂

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篆竹册一袠曰短長。其文無是取。共軍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敘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修書。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余怪其往往稱嬴項。薄炎德。誕而不理。姑錄之。以佐稗官一種。凡三則。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輜重。千有餘乘。聞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五三四十年不爲王而爲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爲秦而爲穰也。籍太后朽骨。何遐乎。必僇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

行事謀算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嵎夷而已之西略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爲之滅虞滅虢滅魏滅耿滅東山之狄以大啓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闢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殷遺也然則爲晉獻齊釐襄之所遺者難而爲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爲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變魏則穰侯爲大王拔河內城大小[illegible]表芒卯殺暴鳶入北宅圍大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爲[illegible]武安君將而鹵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魏趙則穰侯爲殲其衆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騎而拔鄢郢明年拔郢燒夷陵遂京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趙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

之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爲秘者曰淹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以爲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淹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爲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齒革悉以富底陽而穰侯於其當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爲穰侯失策也爲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惡后內主而廢長壯方赫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荊卿爲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崤澠之衝而候之燕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氣洸深叵測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爲謀秦王者哉李何拔肉虎狼之口而戀社稷也舍定間行往謁荊卿曰客何所辭事曰敝邑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譬首獻願世世稱北藩

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垂赦燕否寒泉子曰
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爲子籌筴之十一夫秦
豺狼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
業已吞二周拚三晉郡縣之兵旦莫度易水太子爲
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讐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焉
往得太子讐首焉往爲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
事秦秦王喜而見之以其間爲曹沫所爲反諸侯侵
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王而外寬諸侯

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爲曹沫要盟而
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伯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
覆秦也以速加燕計遂以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反掌
而用兵如脫兎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生語泄秦王
之虓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子孫
之無噍類也援秦以名而快其忿鈎其蠆毒其吻荊
卿跽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欲地
讐首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紛楚必

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賂齊使悉國
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胡騎
五尒躪其西北以重金寶狥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
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群起而嚮應夫秦重兵掣於外
而內空虛四拊不逮嚮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必矣
子爲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荊卿拜不詐
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既別謂秦舞陽曰吾
非不知教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劫許太

子而信之是吾愛身廢法也吾且行矣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
尉卒正人吏漢王劉季奸宄不道倍詛棄父酗宂敖
賢以干天罰惟我不穀迫于與殘不以好見敢布腹
心昔我武信君有討於薛季寔師群盜而請與行受
錫虎賁五千驍將十人以爲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
河北遏劉全師季得抵間以入崤函之險路空解理
兵刃不血伊誰之故季遂需寡人以奸而羣豎貰[illegible]

帝一介之使逆閉不內寡人以爲討寘搖其尾寡人
寬之弗誅念厥功剪茅壓紐王有巴漢惟是故裔勞
臣共分天下寡人亡所利焉庶幾與諸侯王息肩季
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劫五國裹刃嚮德飭詐浮
憯汗蠛寡人黃犢共丁羸秦徭毒居割裂宇十世之
殤奮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寔誚
侯王吏民莫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
寡人有憂焉六王之宮厥亦有孫子臣妾痛胸疾首
譬爲烈矣秦獲六王良者飢死敢忘子嬰之僇惟義
帝之暴終以侍衛不虔爲寡人罪君其問諸水濱抑
關之季也出蜀而東冤關市豈已大故耶季又登詐
爾辟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共彭城寡人不獲已迺
有泗睢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
遂又跳切老弱張兵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迺有榮
陽之役季又不習于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于
又揄奪我同盟挑撥我與國離間我[illegible]

爲蛇爲蜴寡人欲有肆焉爲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
王大夫吏之不寧季者且赦寡人又改封復盟季父
而歸之約曰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季踴躍稱報
世世臣妾季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實聞之言
餘腥在齒復謬聽一二儉士孫其日陵矢鏃未交烏
潰買敵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越王梁相國以土地金
帛而賂之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
孰親孰疏而戕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
棄父兕顧其何有于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敝足以一
奮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季降楚請以關中
事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革心自悔寡還其封
寡人亦無所恨

左逸一卷短長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是書凡左傳逸文三則戰國策逸文三則二書各有小引前稱嶧陽樵者獲石篋得竹簡漆書古文左傳讀之中有小牴牾三余得而錄之或謂秦漢人所傳而託也余不能辨後稱耕於齊野者掘墳得大篆竹冊一袠曰短長劉向敘戰國策一名短長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僞托以撰前題延陵蔣謹手次及子世枋重訂又冠以世枋序稱二帙爲其先人手錄貯篋中者四十年未詳作者誰氏并所序嶧陽齊野二說亦不知何人惟是紀事用意筆法道古非秦漢以下所能道隻字云云漆書竹簡豈能閱二千年而不毀其僞殊不足辨也

戰國策譚棷十卷附錄一卷

〔宋〕鮑彪校註　〔元〕吳師道重校
〔明〕張文燿集評　附錄　張文燿輯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戰國策談棷十卷》提要

戰國策譚棷序

戰國策不知何人所述其地則自兩周而終宋其人則自周安而終秦始其事與文則雜出諸名卿游士之屬太史公司其成資以編史記之十二而其書故隸漢秘閣劉向稍較定爲三十三篇鮑彪合之爲十卷彪復與高誘各爲之訓故而吳師道東爲其用至于今而猶有未晳者仁和張維昇氏治鉛槧之業者纍世矣於它書自謂雞肋而獨此策不減杜征南即必證之古而反之心有一字不安不已也葢書成而諸揚扢之精

者皆傳之名之曰戰國策譚椒間序于
不佞不佞嘗習諸儒先言天下之亂至
于戰國極矣王畿之大蠶食之使不能
當一小郡而千八百之君併而為七其
民日尋於干戈其俗有壯而無老有喪
而無葬者十餘世矣朝而六從暮而秦

衡小則市官大乃市國力用於陽智用
于陰巧之極至于易姓而人不知鷙毒
之所斃身滅而猶能快其恨即小有可
稱述者不過市魁盜使之驅為仁義者
耳令天下稱極治至安斂手而承一帝
者凡十餘代闤闠詩書衿裾禮樂称唐

虞服周孔蓋不獨齊魯為然使老子居
之尚猶以不獲覩淳古為恨而安用此
捭闔揣摩之書為維昇氏之治之繇皇
考而上迨王父三世益精將無好其文
辭而已夫文辭之益于時至淺尠也然
而未可概論且諸儒先之所推譚理而

雄者孰有過于孟子輿者哉其次則孫
卿第令儀秦代屬犀首之徒鼓頰而譚
天德王道焉其自衰斃之其快口當心
將必有甚焉者幸而利害之工深入于
中主之耳以顯於一時不幸而與中主
合出其恣睢簧鼓之技而貽識于天下

後世則非其才之罪也且夫叙事者之有戰國策其于太史公昆季也左氏則匹敵也是三君子者而產于殷周之際嘗左右史之職興衰治亂之所以然與皇王心跡之微必能委曲貌擬使人躍然而興感何至寥寥迨今嗟乎此非諸儒先所與晚也諸收譚椒者左祖于益策者也維晁氏三世則又左祖于譚椒者也是故不辭而序之知我罪我我安與哉

吳郡王世貞撰

仁和後學柴應楠敬書

戰國策譚椒敘

錢唐田藝蘅曰垂衣禪祚之世不常有典謨訓告之文不常作故詩亡而春秋興左右史散而戰國策行矣蓋文章也氣運也恒相為經權者世極治則經以顯蘊而創百代之鴻猷世極亂則權以脩辭而濟一時之劇務際皇王之盛而欲為從橫闔闢之策不敢也膺戰爭之衝而欲為典謨訓告之文不能也何以故時有所不宜而勢有所不迨也孔子於春秋孟子於戰國曷嘗不雅譚王道哉顧歷說即不入所如即不合辟諸飭

章甫逢掖以救焚溺之危需大羹玄酒以活饑渴之莩吾見其隨盡而趣斃耳非章逢大玄之不可也用之非其時投之非其會也即欲以無為俎豆之譚井田築鑿之策而觧倉皇倒縣之民悟奔走殘喘之主烏可得哉舉世學士觧度

悳審勢率以王術而律戰國之策政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無足多譚也已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名之曰梟伯挾六經以令戰國策者命之曰梟儒通乎此而後可以譚茲策也仁和張氏自主政公與先兩大夫同舉於鄉而不佞竊為

交戚者已四世矣維昇之皇大父又嘗同事泓穎故雅知其世受孔孟之業而善為蘇張之譚者至維昇而益善之迺集今昔最善為譚者蔡而成椟以備是家之闕以立一家之言茲譚椟之所由著也若夫較補正之異同識地里之沿

革則於茲策有赤幟焉是則維昇之所以益善為譚者與且維昇少長垂衣之世而故善為戰國之譚則文之昌而運之隆也不益徵矣乎若蘅麟椟捫蝨人也王塵空捣天口奚補又烏足以凴百家之美譚

大明萬曆丁亥春三月九日書於品嵒精舍

虎林後學張文頫書

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

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

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

小堯舜下遡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一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

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校戰國策書錄

校戰國策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

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

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

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戰國策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從横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决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讋納説之從容養叔之習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遠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説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爲之説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揉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疏畧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爲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説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闕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説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説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題戰國策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録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蓺文志劉向所録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

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疎略後再叩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埊𢘑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内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𢘑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别有所見邪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証悉注於旁辯㶊水之爲漬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

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泰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尚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

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項歲予辯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録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慤朴元祐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注於下因高誘注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

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邪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注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注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絶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令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删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寛令威憲令則皆顯於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於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

吳師道識

戰國策後序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録高誘注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録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㓕莽尤甚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敬蘇頌集賢院共七本晩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埊恶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實本作唐書釋武后用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恶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

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絶書記李園一事甚異而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逾作癒字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老燕文坊芊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五雍門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庚賈音聲訓門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玉篇一事驥仰而噴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涸若耶以取銅破恶山而出錫廊廟之椽非一本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四之志元和姓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晉大夫芸賢春秋後語二事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琴平原君覽者注云覽孿跛之名後

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廉頗爲人勇鷙而好士藝文類聚一事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北堂書鈔一事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徐廣注史記一事韓兵入西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救張守節正義一事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羅尚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選一事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其

以所聞見以爲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
仲冬朔日會稽姚寛書

右此序題姚寛撰有手寫附於姚注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寛所注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録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

戰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爲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踈畧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脱誤時出已見論説其用意甚殷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疎略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説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

專以史記爲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爲傳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説文集韻多據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

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爲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爲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爲西周君而指爲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爲西周洛陽爲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爲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爲他事以彖連約矢之書爲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爲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爲楚

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詆齊梁爲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爲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詭爲不可廢陳軫爲絕類離群蔡澤爲明哲保身聶政爲孝樂羊爲隱忍君王后爲賢智婦人韓幾瑟爲義嗣衞嗣君爲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

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爲據葢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

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奂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爲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諛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

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校録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禁邪説者固將明其説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爲是特求其故而爲之説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决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

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仗正以爲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鬭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惟恐其不深捭闔之辭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絶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慷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况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説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絶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爲秦兵不出函谷

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説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正書志列於縱横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説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

於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僞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絶之善者詎可訾乎

戰國策譚棷凡例

是策自漢而下名公鉅儒多所議論而鮮有成集者唯陸文裕張太岳陸北川唐荊川田豫陽許茗山歸震川王父與瀛公田香宇十餘家評抄其一段一事者各見之文集子史悉羅而置之上方其總譚國策不宜偏屬者俱列之篇首爲譚棷附録

是策文鮑氏所加塗抹等字吳氏校本舊並存疑䟽字多重疊殊不便讀今止録元字增字

削之有一二訛舛者仍註於下

策內列矦名或註或不註今於諸書可考者補入無者仍舊

吳師道較本於秦策無李斯上逐客書楚無弱弓對中山無饗士章今從舊本以諸善本參之補入焉雖非吳氏校註者然亦不失爲全策

舊本列國之下雖有地名俱與國朝不同今按一統志各註今時地名於每國之首以便觀

覽至於篇中不敢繁雜混入吳氏校証者

戰國策舊本無地圖然古今地名沿革不同且縱橫之譚未易通曉茲按戰國地圖參入國朝地圖列之篇首庶遠近攻取之勢一覽在目

策中事有可疑文有缺失考之各書聞之名言即於上方曰按某書某人云

是策鮑氏定爲十卷然策之多者卷帙獨重或不便於觀覽今以其多者分爲某卷上某卷下以列之而卷則仍其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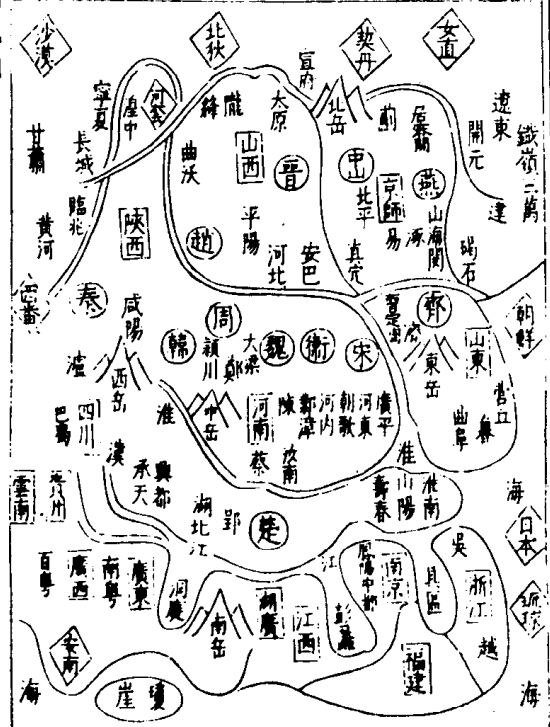
劉向所校定三十三篇鮑彪合爲十卷更次章條正其衍誤吳師道識其淆亂元次然不可偏廢茲篇目仍劉卷章因鮑庶今二氏之意

吳師道所校註其中正曰者著其不明補曰者發其遺漏參訂二氏之意極爲微妙時本有雖從吳氏註而或削其議論茲從舊本考証之不敢加損以失吳氏本旨

諸本刻者多以宋衛中山等國連合爲一殊爲失體今各開卷以別之

是策古今序題識者甚多然繁冗不能盡載今止或註或校者録之其他有一二議論可取亦收之附録庶不沒其善云

戰國策譚棷凡例終

戰國并國朝地理圖

戰國地圖

渾沌既分陵谷高下自然成象而都邑因之唐虞時中國未廣其地里亦無所傳至周遂分爲千八百國卽今一郡一邑也春秋并爲十二戰國又并而爲七所謂離爲十二合爲六七是也及夫嬴秦既滅二周盡吞六國始成一統曾未二世而復歸于漢以至

我朝其沿革分裂大自不同俱詳于列圖之下茲不復贅云

戰國策譚㮣姓氏

賈誼 字 洛陽人　司馬遷 字子長 龍門人
劉向 字子政 彭城人　高誘 字 涿郡人
陸機 字士衡 華亭人　劉勰 字 東莞人
劉禹錫 字夢得 中山人　柳宗元 字子厚 河東人
劉知幾 字子玄 彭城人　龜以道 字 人
曾鞏 字子固 南豐人　張耒 字文潛 淮陰人
司馬光 字君實 夏縣人　王安石 字介甫 臨川人
蘇軾 字子瞻 眉山人　蘇轍 字子由 眉山人

戰國策姓氏

胡寅 字明仲 崇安人　林之奇 字少頴 侯官人
劉辰翁 字會孟 盧陵人　呂祖謙 字伯恭 金華人
賀家 字 吳錫人　尹起莘 字 遂昌人
鮑彪 字 縉雲人　羅大經 字景綸 盧陵人
朱熹 字元晦 婺源人　馬瑞臨 字 人
姚宏 字令華 剡川人　李文叔 字 人
吳萊 字 人　吳師道 字 東陽人
黃震 字東發 慈溪人　陳仁祖 字 浚儀人
耿延禧 字百順 山東人　李塗 字性學 人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　葉夢得字人
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　洪邁字景盧鄱陽人
樓昉字鄞縣人　王覺字清源人
姚寬字令威剡川人　金履祥字蘭谿人
高似孫字人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
方孝孺字希直寧海人　楊士奇字以行泰和人
王懋字敬勉錢塘人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　錢福字與謙華亭人

李應禎字禎伯長洲人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　陸深字子淵上海人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
許相卿字台仲海寧人　林希元字茂貞同安人
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　陳沂字魯南鄞縣人
陸粲字子餘長洲人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　許應元字子春錢塘人
黃省曾字勉之吳縣人　薛應旂字仲常武進人
許應亨字子夏錢塘人　馮叔吉字汝迪慈谿人
柯維騏字奇純莆田人　閔如霖字師望烏程人
諸燮字子栢餘姚人　吳鼎字惟新錢塘人
凌約言字季默烏程人　茅瓚字邦獻錢塘人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　董份字用均烏程人
高儀字子象仁和人　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
王愼中字道思晉江人　汪道昆字伯玉歙縣人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　余有丁字丙仲鄞縣人
張之象字玄超華亭人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　何洛文字啓圖信陽人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　馮覲字晉叔海寧人
朱碩燻字孔炎南陽人　沈津字人
王祖嫡字胤昌信陽人　黎民表字維敬從化人
胡汝嘉字江寧人　龍德孚字伯貞武陵人
李元齡字仁卿成都人　王緘字仲默文安人
胡時化字人　歐大任字楨伯南海人

李　蓘字子田内鄉人　李　蔭字襲美内鄉人
徐成位字惟性景陵人　劉黄震字玄子光州人
林夢鶴字獻禎信陽人　沈懋學字君典宣城人
陸　穩字汝成湖州人　張應登字玉車内江人
張　洲字子登仁和人　王士崧字中叔臨海人
田藝蘅字子蓺錢塘人　王士性字恒叔臨海人

戰國策譚棷姓氏終

戰國策譚棷附録

劉勰曰從横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録而不叙故即簡而爲名也

又曰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絶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書密而至蘇秦歴説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楊班儔矣

劉知幾曰縦横互起力戰爭雄秦并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楚燕齊三晋宋

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策謀因謂之戰國策

朱熹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治國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

李文叔曰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横捭闔譎誑

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尚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

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作以至於周而文物大略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說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寖淫陵遲幽厲承之於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旣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於是浮而散之鍾於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

馬端臨曰崇文總目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錄舊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長短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向以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

凡十二國三十三篇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興總二百五十年事今篇卷亡缺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闕又有後漢高誘註本二十卷今缺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

吳萊曰自其文辭言語而觀之雖楚漢戰爭之勢尚爲近焉已不能盡及其它則曹魏鼎足而割劇李唐棊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術相傾議臣蠭起曾無異於戰國楚漢紛紜之時者竟未嘗有一言語之僥動一文

辭之譎勝雖以當時史臣極力摹擬而爲之亦且羞澁畏懦衰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辨士說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讀國策者卓然自爲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

耿延禧曰昔衷悅之還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從秦宂借戰國從横用之何爲益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叙事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

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

王覺曰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幷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於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横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

黄震曰甚矣三代既降人才隨世以就功名尚皆依倣先王之餘至戰國而後肆無忌憚也管仲之所營者功利也然必假大義而後能致諸侯之服從子産叔向之所優者詞辨也亦必昭舊典而後能却強國之侵暴更春秋入戰國七雄爭強風俗益變雖使管仲復生盟誓已無所施雖使子産叔向可作辭命已無所恤惟日夜緦緦然謀所以侵人之國亦日夜惴惴然懼人之侵其國利害交戰志念

搖蕩士生其間始習爲揣摩之術以軒輊之朝秦暮楚倐寒倐暑舉四海生靈之命盡簸弄於游士三寸之舌諸侯明知爲其所詐而不敢問明知爲其所敗而不敢殺何也忤於此必逸於彼毒於我將滋甚也殺其一必杜其餘我將無與共國也嘻其無忌憚也固宜然今考其所謂揣摩大要不過合從離横之兩端要其節目又不過獻地於彼取償於此或陰合以緩兵或中立以乘弊之數說展轉

相因無非故智投機轍用有同套括如馮章之獻漢中以紿楚卽張儀之獻商於以紿齊如陳翠之說燕太后以質子卽左師觸讋之說趙太后以質子獻珥立后昭惠所用向楚卽薛公所嘗伺齊夜行自踰段產所用說新城君卽白珪所嘗說新城君忠妾進酒之踰蘇秦旣嘗用之以鉗燕蘇代又復用之以鉗燕王斗說齊宣王爲冠必使工爲國不使工而使便僻魏牟說趙爲冠必待工爲天下不

待工而使幼艾他日客有謂冝馬必待工者亦此類也淳于髡謂兎犬俱斃而田父取之蘇代謂蚌鷸相持而漁人得之他日陳軫謂兩虎旣斃一舉盡得者皆此類也甚至道聞土梗之鄙語蘇秦旣施於孟嘗再施於李兌脇以他有美女之細術張儀先用於鄭褎以取金後用於鄭褎以脫身儀秦之於戰國所謂傑然其間爲游說宗師者且一說而一身襲用之況於其餘又可槩見特以天下分裂

辨說交馳此之不容彼之必售一時諸侯不得不屈以聽之其所以貽生民之禍蓄時人之怒者葢非一日之積七雄旣并而爲秦士之見賤也亦勢矣嗚呼士所以措天下於治者也而反以亂天下之亂尚得謂之士乎愚嘗謂戰國二百餘年間惟魯仲連正名義止帝秦爲天下士惟孟荀明正道宗孔氏爲萬世士彼紛紛者不足言士

洪邁曰劉向叙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莒本

字多脫誤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余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抄藝文類序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群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採之事九十有二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

晁以道曰漢劉向校定三十三篇東西周各一

秦五齊六楚趙魏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各一舊有五號向以爲皆戰國時游士策謀改定今名其事則上繼春秋下繼漢楚之起凡二百四十五年之間崇文總目多缺至皇朝曾鞏校書訪之士大夫家其書始復完漢高誘註今止十篇余逸歷代以其記諸國事載於史類予謂其紀事不皆實録難盡信蓋出於學從横者所著當附於此

葉夢得曰春秋以後接秦之興無本書可考司

馬遷史記雜取諸書及野語流傳會聚之所成也故戰國一節不敢使與左傳同便爲成書直加據史而戰國策本遷所憑依粗有諸國事讀者以歲月驗其先後因之以知得失或庶幾焉且其謀權立計有係當時利害之大者學者將以觀事變固不宜略然十纔一二耳其餘纖碎反覆徒競錐刀之細市井小人之所羞稱所謂不足以挂牙頰也又烏在其皆可喜而可觀哉夫習于傒陋淺妄之誇說使與道德禮義相亂其爲學者心術之巨蠹甚矣

高似孫曰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得而辯者況於楚漢春秋陸賈

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

陳祖仁曰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於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焉惟欲強此以弱彼而游談馳騁之士逆探巧合彊辯深語以鬬爭諸侯矜譽妻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

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僨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

方孝孺曰文武之道至於春秋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廢而簒弒爭奪之事

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能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與師臨之而徵其寶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耻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

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申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也矣悲夫

李塗曰孟子之辨是非不計利害而利害未嘗不明戰國策之辨計利害不計是非而二者胥失之

李夢陽曰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李子曰策有四尚

尚一足傳傳斯述矣況四乎四者何也錄徃
者迹其事考世者證其變工文者模其辭好
誅者襲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
迹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
也以比之經則畔楑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
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肸
細胪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
識記之博洽談之奇佹故曰迹事者該而其
爲書也立從横倡押闔勢利啖軋讒詐傾奪

無復亷耻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群兒一餅
爭獲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
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購塞横議膠固
申韓爲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
竊其矩陷擠者規其險謬詖者程其欺故曰
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
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辨而一言
之遂白者是以文卿晷儒服其意淵舭其體
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透葢言巧也故曰

模辭者巧李子曰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
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譎以
妨直時變世悲傷徃憂來夫俗成於尚士壊
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攺傳者安於習
述者狃於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佛老其
類也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
也先王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錖乎
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
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弊巧譎

相射遂爲戰國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
駸駸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
反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

王廷相曰戰國策者先秦紀事之書也要其指
歸尭舜三王之餘戮而仁義聖智之蔽塞也
何以言之攝權變以鈎利蓄狙詐以交外倖
近小以爲得便苟偷以爲安其心隱恐其事
欺謾其術鄙陋委瑣畔於正軌遠矣而時君
闇劣僻於禍患一切傾心聽之由是兵戈徧

於九域生民塗其肝腦古昔聖人休靜天下之澤斬然無存嗟乎世變至此極矣當是之時秦獨強秦人出關六國之人皆動非兵戈之搆則要質之講非應秦之敵則與國之合由是觀之雖有孟子仁義不忍之心井田常產之政夫孰暇而聽之又安能施之耶故曰堯舜三王之餘戮而仁義聖智之蔽塞也雖然自春秋以還二百餘年之跡使無是書則湮欝無聞仰稽世變之學亦在所不可廢矣

馮叔吉曰論者以是書逞捭闔之雄明其說天下者在所當權噫亦甚矣彼國策者時[illegible]然耳余謂知其說者天下可運諸掌也如以其文史記猶撫之况今學士哉至若蔡氏論處功名之際蘇子談兵樽俎之間魯連抗義於帝秦之時共工擇言於中酣之頃皆不詭於儒家指畧彼以縱橫長短而黜之非儒之通者也

陸深曰余喜讀蘇氏書側聞先儒悉謂蘇實原於戰國策竊以是書古昔大儒多以其縱橫之習鄙而棄之故視他古書舛錯尤甚中間雖經劉氏曾氏之手今所傳本則鮑彪氏吳師道氏所爲校釋益因劉曾之舊而加畧焉者鮑氏嘗詆高誘爲陋儒然鮑之高論自專動以聖賢律游說之士是其所短而吳氏主於攻擊鮑氏持論往往失之太過反有不若鮑之得其平者

楊愼曰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也

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之傳各以其意什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

田汝成曰自周之尚文也其末不得不勝其流不得不史仲尼因史記而修春秋詞嚴義正爲萬世法一降而爲左氏國語再降而爲戰國策其書不同各紀一時之事有足采者但

正者十三而誦者十七耳亦時使之然也所謂其敝也誦者是矣逐客坑儒焚書之禍又何採怪乎

王世貞曰檀弓考工記孟子左傳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叙事則化工之肖物

又曰宋姚宏戰國策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采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其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

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家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陵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畧可見者今本所無也至於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

茅坤曰蘇秦張儀并戰國縱横游說之詞適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覩覽特其詞言利處則諂其害言得處則蔽其失亦自有聳躍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

王篆曰余觀劉子政精忠直諒裒最漢儒乃其博物洽聞總百家之叙譬及戰國一書或以其退孔孟而進從横者流爲是策疵夫孔子尚矣孟氏遭七雄角力之會屹然述唐虞三代之德妾婦儀衍詆訶宋牼勾踐淳于髡輩諸游士寧不謂篤絕賢豪哉然其馮軾盛騶環歷齊梁鄒滕之國緩頰以干其主暇則鼓掌奮髯聚談以相靡方諸游士明辨而是策顧不一二記載也抑斯世迂濶王道黜其說

弗録耶非然也儒者之視百家縣隔奚啻遥庭今讀孟氏書七篇炳然明備若星日中天是策僅存而舛衍殘闕疾次者幾半余意當其時道術雖烈而人心涇渭不遽澌淆故其推尊孟氏與六籍孔子同科罔敢以王道雅談亂之權謀押闔之說合載而傳也噫曰迂之弗録耶司馬子長上下古今才識甚偉獨怪其傳孟氏以雕龍炙轂者附之及其論六家指要直靡從横者流不列盍謂其家猶不

得與六家並列孔孟哉近世覽是策者往往
律以孔孟之道互較失得譬欲派涇流而混
之渭也非篤論矣然則策何以傳也周季二
百餘年國列政具人該物叢考往者所必攟
述且其書比物連類旁稱遠引情深辭蔚又
秉彤修翰之赤幟也至其闚時之急而善爲
揣摩能以微言隱義相感動大功有足多者
顧善用之何如耳
姚三才曰國策衰世之文乎右權游俠而左道

德其於忠臣義士蹈名爲尚跡者猶能闡而
揚之則剝之上九所謂碩果不食者也然雄
辯變幻自是宇宙間一種好文字以故太史
公多祖之而回視左國亦諒淺矣
李蓘曰劉向序戰國策謂戰國之士度時君所
能行而爲之說茲其意未過也而曾子固乃
非之云戰國遊士說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
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害云
云考張儀說楚王曰從人飾說虛詞高主之

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子固得非祖之此耶而
重抑劉說何也
胡汝嘉曰春秋戰國王侯文士之詞淳古玄奧
妙奪化工莫知師傳無從擬議初學熟讀潛
玩自然神與意會譬之吸沆瀣餐朝霞不惟
可以洗滌塵襟亦將變易肺腑矣
張一鯤曰諸凡書非出六經者亡能絶純而亡
訾顧其純而可觀可多識者在其訾而不可
訓者亦在如夏璜之潤考蜀錦之文綉紕纇

莫得而掩也然卒莫得棄也孔子㘞語絶其
後二百四十餘年戰國相殘相墮相襲相劘
而爲楚漢誰爲甄序而信諸遠雖有陸賈司
馬遷無所事載筆矣是史氏之綜軸也押闔
短長譎誑相傾奪之說即不根諸理道然縱
之以陽閉之以陰肌豐而力沈骨勁而氣猛
驟廻於咫尺不爲近而步逸於八極不爲遠
曉變其故詞不爲襲而甲折其新意不爲駭
古今設文之士率曰先秦秦之先非六國乎

其文之可讀者具是是文家之郛郛也山東之主愚於策士矜激泛濫之說而傾其國故秦閉關謝客儀秦衍軫之徒亦自愚於其說而殺其軀故蕭曹黃與宗黃老而塞兌關中之主又自愚于其狙詐武健而亡其天下故漢解網是主臣之轍鑑也胡可言棄也讀是書者譬如求魚海濱伐材山林至於鱗介之修短柯條之鉅細在漁人匠者審擇之而已審擇之則子長文之為史記表悅齋之為天

下要書李文叔名之為至寶不審擇之則如曾子固所云禁之戒之放絶之而已嗟乎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申韓之語不必仁義而諸葛武侯有味乎其說七法五輔八觀諸篇不必純乎王道而房僕射手注為之究心故夫書不必盡出於六經者然後可無棄也

沈津曰十二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亦可謂博且富矣太史公採擇以成史記後之人遂以為天下奇書而好之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為病也矧是書記二百四十五年之事有可以考鏡者乎

田藝蘅曰六經之後便有左國戰國之文非無美辭或理不副之耳若夫推及本原攻徹奇詭閎衍無外要歸入微後世談士極其從橫變化卒不能出其範圍得不謂之妙絶籌策者乎略其理而審其辭斯固足多也已

又曰今之人動輒以利功脣舌誚戰國之士

大不知量也今之士莫不以三代震世豪傑自命求其一言而即取相位者誰與因一言而即讓相位者誰與能因一言而即退一相進一相者又誰與竊慮今之辭章論策非不累千萬言欲求如當時足以排難解紛卻敵存國於呼吸間者或不能不為之縮舌遠讓三百舍矣知此者然後可與譚是策也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凡二十二章

秦興師臨周章　秦攻宜陽章

東周與西周戰章　東周欲爲稻章

昭獻在陽翟章　秦假道於周章

楚攻雍氏章　周最謂呂禮章

周相呂倉章　溫人之周章

或謂周最章　石行秦章

蘇厲爲周最章　謂周最曰章

爲周最謂魏王章　趙取周之祭地章

杜赫欲重景翠章　周共太子死章

三國隘秦章　宮他亡西周章

昭翦與東周惡章　嚴氏爲賊章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凡十七章

薛公以齊章　秦攻魏將犀武章

秦令樗里疾章　雍氏之役章

周君之秦章　蘇厲謂周君章

楚兵在山南章　楚請道於二周章

司寇布章　秦召周君章

犀武敗於伊闕章　韓魏易地章

秦欲攻周章　宮他謂周君章

謂齊王曰章　三國攻秦反章

犀武敗周章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凡十三章

魏鞅亡魏入秦章　蘇秦始將連橫章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泠向謂秦王章

張儀說秦王章　張儀欲假秦兵章

司馬錯與張儀章　張儀之殘樗里章

張儀欲以漢中章　楚攻魏張儀謂秦章

田華之爲陳軫章　張儀又惡陳軫章

陳軫去楚之秦章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凡十六章

齊助楚攻秦章　楚絕齊章

秦惠王死章　義渠君之魏章
醫扁鵲章　秦武王謂甘茂章
宜陽之役馮章謂章甘茂攻宜陽章
宜陽未得章　宜陽之役楚畔秦章
秦王謂甘茂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章
甘茂相秦章　甘茂約秦章
陘山之事章　秦宣太后章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凡十七章

薛公爲魏謂魏冉章秦客卿造章
爲魏謂魏冉章　謂魏冉曰和不成章
謂穰侯曰章　謂魏冉曰楚破秦章
五國罷成皐章　范子因王稽章
范睢至章　應侯謂昭王章
秦攻韓圍陘章　應侯曰鄭人章
天下之士章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章
應侯失韓之汝南章秦攻邯鄲十七月章
蔡澤見逐章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凡十章

秦取楚漢中章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章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
秦昭王謂左右章 元連上爲一章
楚魏戰於陘山章　楚使者景鯉在秦章
楚王使景鯉如秦章秦王欲見頓弱章
頃襄王二十年章　或爲六國說秦王章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 凡八章

謂秦王曰臣竊惑章秦王與中期章
獻則謂公孫消章　樓梧約秦魏章
濮陽人呂不韋章　文信侯欲攻趙章
文信侯出走章　四國爲一章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 凡十七章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章
齊將封田嬰於薛章靖郭君將城薛章

靖郭君謂齊王章　靖郭君善齊貌辨章

邯鄲之難趙求救章南梁之難韓氏請章

成侯鄒忌爲齊相章田忌爲齊將章

田忌亡齊而之楚章鄒忌事宣王章

鄒忌修八尺章　秦假道韓魏章

楚將伐齊魯親之章秦伐魏陳軫合三晉章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章

張儀爲秦連横說齊章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　凡八章

韓齊爲與國章　張儀事秦惠王章

犀首以梁爲齊戰章昭陽爲楚伐魏章

秦攻趙趙令樓緩章權之難齊燕戰章

齊攻趙長平齊楚救章

或謂齊王曰周韓章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凡十一章

楚王死太子在齊章齊王夫人死章

孟嘗君將入秦章　孟嘗君在薛章

孟嘗君奉夏侯章章孟嘗君讌坐章

孟嘗君舍人章　孟嘗君有舍人章

孟嘗君出行國章　淳于髡一日章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章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凡十一章

齊人有馮諼章　孟嘗君爲從章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孟嘗君逐於齊章

齊宣王見顔斶章　先生王斗章

齊王使使者問趙章齊人見田駢章

管燕得罪章　蘇秦自燕之齊章

蘇秦謂齊王曰章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凡一章

蘇秦說齊閔王章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凡九章

齊負郭之民章　王孫賈年十五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章
燕攻齊齊破章　貂勃常惡田單章
田單將攻狄章　濮上之事章
齊王建入朝章　齊以淖齒之亂章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 凡二十章

齊楚搆難章　五國約齊以伐秦章
荆宣王問群臣章　昭奚恤與彭城君章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章
江尹欲惡昭奚恤章江乙欲惡昭奚恤章
江乙說於安陵君章江乙爲魏使於楚章
郢人有獄章　城渾出周章
韓公叔有齊魏章　魏氏惡昭奚恤章
江乙惡昭奚恤章　楚杜赫說楚王章
楚王問於范環章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章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章
張儀相秦謂昭雎章威王問於莫敖章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凡九章

魏相翟強死章　齊秦約攻楚章
術視伐楚章　四國伐楚章
楚懷王拘張儀章　楚王將出張子章
秦敗楚漢中章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章
女阿謂蘇子章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凡十章

蘇子謂楚王曰章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章
楚王逐張儀於魏章張儀之楚貧章
楚王令昭雎之秦章張儀逐惠施於魏章
五國伐秦魏欲和章陳軫去楚之魏章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章
唐且見春申君章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凡十三章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凡十七章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凡七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　凡二十三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凡十九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　凡二十七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 凡十七章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章

犀首見梁君章　蘇代爲田需說章

史舉非犀首章　楚王攻梁南章

魏惠王死章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章

魏文子田需周宵章魏王令惠施之楚章

魏惠王起境內衆章齊魏戰於馬陵章

惠施爲齊魏交章　田需貴於魏王章

秦召魏相信安君章秦楚攻魏圍皮氏章

龐葱與太子章　梁王魏嬰觴諸侯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 凡十章

秦約趙而伐魏章　芒卯謂秦王章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章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章

華軍之戰魏不勝章齊欲伐魏魏使人章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章

魏將與秦攻韓朱巳章

華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 凡二十七章

獻書秦王曰章　八年謂魏王曰章

魏王問張旄章　客謂司馬食其章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章

穰侯攻大梁章　白珪謂新城君章

秦攻韓之管章　秦趙構難而戰章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章

樓梧約秦魏章　芮宋欲絕秦趙章

爲魏謂楚王曰章 連上爲一章

管鼻之令翟強章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章

秦拔寧邑魏王令人章

秦罷邯鄲攻魏章　魏王欲攻邯鄲章

周肖謂宮他章　周最善齊章

周最入齊秦王怒章秦魏爲與國齊楚約章

信陵君殺晉鄙章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王與龍陽君章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章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韓一 凡二十四章

三晉已破智氏章　成午從趙來章
魏之圍邯鄲章　申子請仕章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章
張儀爲秦連横說韓章
張儀謂韓王曰章　楚昭獻相韓章

秦攻陘韓使人章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章
鄭彊載八百金章　鄭彊之走張儀章
宜陽之役楊達謂章秦圍宜陽游騰謂章
公仲以宜陽之故章秦韓戰於濁澤章
顏率見公仲章　韓公仲謂向壽章
或謂公仲曰聽者章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章
王曰向也子曰章　或謂魏王王儆章

觀鞅謂春申君章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凡二十一章

楚圍雍氏五月章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章
公仲爲韓魏易地章錡宣之教韓王章
襄陵之役畢長謂章公叔使馮君於秦章
謂公叔曰公欲得章謂公叔曰乘舟章
齊令周最使鄭立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彊爲楚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彊章
齊明謂公叔曰章　公叔將殺幾瑟也章
公叔且殺幾瑟也章謂新城君曰章
胡衍之出幾瑟章　幾瑟亡之楚章
冷向謂韓咎章　楚令景鯉入韓章
史疾爲韓使楚章　韓傀相韓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 凡二十四章

或謂韓公仲曰章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章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章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章東孟之會章（今連上爲一章）
韓陽役於三川章　秦大國也章
張丑之合齊楚章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章
公仲使韓珉之秦章韓相公仲珉使韓侈章
客卿爲韓謂秦王曰章（舊二章爲一章）
韓珉相齊章　或謂山陽君曰章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章
秦昭楚而伐齊章　韓氏逐向晉章
張登謂費緤章　安邑之御史章
魏王爲九里之盟章建信君輕韓熙章
段産謂新城君章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燕一（凡十五章）

奉陽君李兌章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章
權之難燕再戰章　燕文公時章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章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章
宮他爲燕使魏章　蘇秦死其弟蘇代章
燕王噲既立章　初蘇秦弟厲章
蘇代過魏章（舊二章相連鮑以後二章爲一姚本第三章別提作行恐當自是一章）　燕昭王收破燕章
齊伐宋宋急章　蘇代謂燕昭王曰章
燕王謂蘇代曰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

燕二（凡十四章）

秦召燕王章　蘇代爲奉陽君章
奉陽君告朱讙章　蘇代爲燕說齊章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章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章
陳翠合齊燕章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章
燕饑趙將伐之章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章

或獻書燕王章　客謂燕王曰章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章
齊魏爭燕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燕三 凡五章

齊韓魏共攻燕章　張丑爲質於燕章
燕王喜使栗腹章　秦幷趙北向迎燕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宋　衛 凡十四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章公輸般爲楚設機章
犀首伐黃章　梁王伐邯鄲章
謂大尹曰章　宋與楚爲兄弟章
宋康王之時章　智伯欲伐衛章
智伯欲襲衛章　秦攻衛之蒲章
衛使客事魏章　衛嗣君病章
衛嗣君時胥靡章　衛人迎新婦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中山 凡十章

魏文侯欲殘中山章犀首立五王章
中山與燕趙爲王章司馬憙使趙章
司馬憙三相中山章陰姬與江姬爭爲后章
主父欲伐中山章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章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章
昭王既息民章

總四百八十六章

鮑彪變亂古文學者喜尚新異幾亡其舊

今以元本卷第章次列于目録著于篇首
庶幾得據以有考云吳師道識

目録終

戰國策譚棷卷第一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武林張文燿校輯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周地也○按西周在河南河南今府洛陽今縣穀城今縣平陰今河陰縣偃師今縣鞏今縣緱氏今登封縣正曰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河南即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鄗也東周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諡惠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爲東周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於是東西各爲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爲正以上並大事記文按高誘注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今洛陽世本云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及索

隱正義所載甚詳獨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爲不紀西周公仍舊誤也鮑考之不精卽以西周爲王謂之正統謂東不得先於西亂易舊次此開卷第一繆近時陳振孫書錄特與其首西周爲美亦失考所當改正從舊人考春秋書王城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說亦甚明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左傳以十二月入王城二十二年城成周蓋敬王定遷在既城之後而孫莘老胡康侯皆以成周京師亦未考王城成周之實而誤合爲一也要之此文古今說者多以遂晉致誤故大事記辯之甚詳且實因鮑氏而發近有著東西周辯者其說亦然而不引呂子豈未之見邪○徐廣云周比亡凡七縣河南止緱氏此是合東西周地言之今總注蓋因正統之說而誤者

安王

威烈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世家新出正曰東西周雖分王實在上策以東西周稱決不當係之王虎以西周卽王故此係以安王赧王而東周係以惠公彼西周桓威惠武等公著在史冊獨不見乎安王烈王實都東周而可係之西周乎按策中周君皆指東西二君故多稱主君其稱王者則附以見如秦與師求鼎章蘇厲爲周最章鮑止以嚴氏爲賊一條遂出安王不知乃烈王時事又誤也鮑用意雖勤傳會舛謬者多並見各章

王鏊曰此特周令不行以韓弱小之國而亦見以筆之於法之不振亦至此極矣

嚴氏爲賊 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是也殺人不以道曰賊於此爲五年正曰韓策陽堅此作堅字有訛索隱曰紀年韓山堅賊其君哀侯韓山堅卽韓嚴非嚴遂使聶政殺俠累事也說見上及韓策 **而陽堅與焉** 鴻烈人間訓注堅小使也韓策名堅

按史正義曰楚命鮪適周蹈周君欲立誰以微言告於翦翦令楚

道周（過周出亡）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乘四馬也一車駕四馬所謂駟馬車）韓使人讓周（讓譙責也然則此時周之令已不行於諸侯矣正曰此東周君也策文明曰小國）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使以留之之情告之補曰一本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正猶直也）寡人（孫寡不穀王侯之稱）知嚴氏之爲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待韓之命）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元在東周策時周未分也彪謂客之辯雖足以文周而周君實爲天下逋逃主所謂欲蓋而彰者向以示天下乎正曰考其時則烈王五年王都東周若以王都爲尊則舊卷首東周是矣）

赧王

（周紀慎靚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周西京鎬京也宋忠曰卒諡西周武公正曰西周不當係之王前已論之西周桓威惠武等公東周惠公昭文君雖見史傳然年世不明事實難附鮑所附赧王諸章據史亦有可考者然無考者悉姑附焉係王既非不復深論○鎬京大謬○按周紀西周君奔秦周君王赧卒宋忠曰云云正義曰非也西周武公即西周武公王赧即周王也周君與王赧此年俱卒通鑑書赧王入秦大事記謂當從之史衍周君二字又楚世家楚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則武公爲臣明矣豈可合爲一人乎）

周共太子死（周紹云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正曰策元在東周鮑據周紀改此恐有誤而下注周紀之文以存疑）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適猶定也故與莫反正曰適專主也）司馬翦（司馬楚官翦疑即邪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周君別子）而爲之請太子（請於周使立爲太子）左成（楚人正曰此類當因舊本凡有明徵者可定其人地不可考而從闕可見矣則當曰某國臣正義注此正作楚臣高注亦多作臣後放此）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困不通也）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告之以爲之資）公若欲爲太子（此左成告翦之辭爲皆去音猶助也）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楚相之御姓展）廧夫空（廧音墻字同小臣也空其名）曰王類欲令若爲之（王楚王類猶以若汝也言楚王之意告）此健

士也（此亦左成謂翦之言健猶悍也正曰此亦成作翦語長子者）居中（中國）不便於相國（二士居中與國事以其悍故相國不之便若出而使周則不居中用事相國之所欲也故以此說之相國必從）相國令之爲太子（此策周紀有元在東周正曰見上補曰共恭周適丁歷反咎音皐）

謂齊王（凡言謂言爲而不人失之也猶言或爲或謂王閔王正曰周最見東西周策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云云事在赧王十七年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云云禮之相在赧王二十九年此則王當齊閔之世周紀赧王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以養原爲太后養地五十八年有周聚以收齊則正當頃襄王之世相距凡四十年不可定爲閔王正時也按策西周兩章皆云最爲太子而東周又出最名無曰太子云者疑或自是二人然無所

上𦒿曰左尚……司馬悍……[illegible]一人

考
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齎持遺也最周之庶子此周指周之族正
曰鮑意此卽上一章事而上有五庶子之文爾無明據以爲太子也齊王令
司馬悍人齊以賂進周最於周薦進猶左尚人齊謂司
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絶於周也公
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立置猶令人微告悍悍補曰
一本悍請令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以救悍得齊王
意故委任之疑此卽上章楚王楚人補曰最史
作聚索隱云最古聚字說文同趙策顏最史亦
作顏聚

許應元曰爲最筭說迂太公筭士眞論嘩說

司寇布司寇周官布其名爲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

戰國策卷一　五

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閔王善最欲其爲太子以賂進之最
特讓立周以最不肯立告齊正曰閔王說見前章此並無據臣爲君不取也
函冶氏冶鑄鐵也函蓋其姓補曰刻川姚氏云函姓冶官名因以爲號爲齊太
公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
之金歸還之也責取也金買劍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
賣折折劍正曰高注云雖千金猶未盡其本價故折其錢而不賣則折作折闕義若作斷折
則於下文不通將死函冶氏將死而屬其子屬猶同集韻託辭曰必
無以自知其良正曰二語因高注思意
無告人獨知必無獨知當作一句言凡有售必
使衆而其良
不可獨知也今君之使最爲太子周雖以貞不肯立告齊猶

何洛文曰契卽身驗之謂所以敢可契獨初猶𢦏契也故曰天下未有信之

欲立之未定耳特獨知之契也契約也當所知之今則獨補曰慣記右契注一
書兩札同而別之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
元作爲補曰策爲謂通借此當作謂君實立果子亦用而讓之於最
隷飾說也以嫁之於齊嫁猶賣也言欺齊君爲多巧巧猶詐最
爲多詐言心欲之而不肯君何不買信貨哉可信之貨非獨知也
奉養無有愛於最也愛猶吝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
從周紀皆當爲楚王正曰使衆見之而信最之當立從周紀改楚非補曰爲周爲君爲齊之爲
大聲

歸有光曰游騰周客乎奚以能多周說楚也雖然陷臣入而于王疏爲不以甚十

田藝衡曰廣車卽修兩所謂張車也

王世補曰不直說先引二事爲前抄

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樗里故號樗里子後相武王以車

戰國策卷一　六

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爲卒甚敬楚王怒懷王
讓周以其重秦客謂疾游騰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謂楚王曰
昔智伯晉卿智襄子之孫瑤欲伐厹由厹由夷國屬臨淮漢志由作猶又九域圖
并州有仇猶城引此正曰高注狄國括地志云
并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史樗里傳作仇猶
韓子仇繇呂春秋劉外紀夙繇高注或作仇首
漢志臨淮乃泗之建水羅氏路史謂非智伯所
伐者厹音求字又作厹吮遺之大鍾載以廣車欲開道也因隨入
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受其鍾不防以兵桓公伐蔡
也僖二年蔡姬沉舟蕩公公怒歸之未絶也蔡嫁之故伐之蔡蔡叔度所封屬汝南後徙沛
下蔡號言伐楚號聲言也以伐楚號衆其實襲蔡無鍾鼓曰襲正曰此

據左氏說陸氏纂例推其不備曰襲今秦虎狼之國也兪其貪戾兼有呑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仇由惑之以二國爲惑補曰本戒之注以二國爲戒也故使長兵在前戈矛之屬彊弩在後名曰衞疾衞行列爲護也而實囚之補曰一本下有也字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恐秦亡之而憂大王爲楚王憂楚王乃悅樗里傳有

雍氏之役周紀注楊翟有雍氏城韓記注赧王三年十五年楚再圍雍氏此十五年也韓徵甲與粟於周徵猶索周君患之告蘇代秦之弟洛陽人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

戰國策卷一　七

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屬上黨正曰水經云伊水逕邲鄩亭又北逕高都杜預云河南新城有邲鄩亭括地志云高都故城在路州伊闕縣北京相璠云非在上黨者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以國事從之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元作中下同韓公族補曰索隱云公仲侈裴駰云相國秦字韓亦有諸國徵秦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也昭屈景皆楚之族姓後有不重注謂楚王懷王曰韓氏罷於兵罷疲同勞也倉廩空並穀所入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因其饑攻之補曰一本拔之不過一月必拔之得城曰拔如拔物然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猶困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元作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猶以饑疲告之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猶屈入猶歸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周官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達不通其使是公以救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

戰國策卷一　八

雍氏而去紀有而略周君爲東周補曰正義雍於恭反

薛公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襲其父封薛薛屬魯國以齊爲韓魏攻楚楚懷二十六年齊韓魏攻楚此十二年也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爲韓魏攻秦此十七年也正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當閔王元年此當作十六年而藉兵乞食於西周藉猶借韓慶凡韓皆韓人其在周去韓仕周也凡非本國人皆自其國來仕者也爲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九字誤當云六或五補曰宛於袁反鄧州縣葉舒涉反汝州縣爲強韓魏爲猶而補曰一本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其強韓魏南無楚

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
更盛更猶迭也虛實有時言不可常竊爲君危之並言齊薛令雖善韓魏後或爲患君不如令敝邑陰周也合爲秦陰猶私而
君無攻但出兵臨秦不用攻也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以弱君
臨函谷臨言以兵至其地函谷關名在弘農補曰正義云陝州桃林縣西南有洪溜澗古函谷也今屬靈寶縣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心所欲也謂
秦王昭襄曰薛公必不補不字補曰史此下有不字是破秦以張
韓魏張去音大之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
與齊楚之東地卽楚策下東國云而元作也秦王出楚王懷以

爲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會秦秦留之此十六年也君令敝邑以此
惠秦秦得無攻周之力也秦得無攻元作破而以楚之東國
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出之齊之恩也齊得
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無三國之兵故
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本晉三卿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三晉必
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齊三晉畏秦故齊重薛公曰善因令韓慶
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
孟嘗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夫與此言取宛葉小駮補曰大事記潁濱蘇氏云秦
昭王欺楚懷王要之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一言問秦者惟田文怨秦借楚爲名與韓魏伐秦自

山東弊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名存實負以
畫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之君故得名而負之制世豈有以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〇爲強
爲和之爲如字餘去聲
三國攻秦反反猶還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猶借亦爲
西周謂魏王哀王正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顯王三十五年乃魏惠王後元年愼靚王三年當魏襄元年說見魏策此當作襄事在二十一年曰楚宋不利秦
之聽元作德三國也聽猶順從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強而害楚宋故不利也正曰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德之則和而不利於楚宋彼且攻王之聚
楚宋攻魏之廩庫正曰邑落曰聚如鄹孫聚陽人聚之類以利元作到補曰一本作利

秦若爲秦報魏王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次也魏東還必道周周必賓之故恐今速東則無賓之之費矣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楚圍雍氏後西周弗利樊餘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補曰姚云餘下曾有爲周字謂楚王懷曰周必亡矣韓魏
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所以爲之者魏雖多亡然且爲之盡包二周東西多於
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九鼎于郟鄏郟鄏屬河南爲東周正曰說見前
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河內脩武注晉始啓南陽是也京兆山陽皆有鄭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之間新鄭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𣪘三川震注涇渭洛補曰杜

黃鶴曰[illegible]

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鄭本在西都畿內
咸林武公得號繪之地乃徙其封是爲新鄭咸
林今華州鄭縣新鄭今鄭州正曰三川河洛伊
張儀所謂天下朝市秦武王所謂車通以闚周
室者也秦拔成皐滎陽初置三川郡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
南陽郡注葉公邑號方城補曰正義云方城山在葉縣西韓兼兩上黨漢并川郡
甘茂傳注遠韓近趙故言兩此韓所得也今按
東策周最再說金投秦策藍田陘山三章所言
則上黨亦屬魏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上黨壺關有羊腸坂高注
越險塞山形屈折如羊腸此皆以所近之國強故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
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補曰一本因趙以止易也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爲縣屬河南注北有伊闕故闕此役

秦昭十四年此二十二年補曰正義云水經注
禹鑿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若闕故謂之伊闕
今洛南猶謂之龍門也諸本犀作犀當正進兵而攻周爲周最謂李
兌趙司寇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猶止趙之上計
莫如令秦魏復戰趙魏鄰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
得之得猶勝正曰得其土地人民也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持猶
保周之得必不攻魏恐重傷秦若攻周而不得前
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
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解也補曰史甘茂傳索隱云鄒氏講讀曰
媾又曰漢史媾講兩字常雜愚按攜攜購韓世
家有亦然今凡爲和解之義者定讀從媾爲交

許應宰曰戰秦魏而坐收其弊非真爲周實爲趙

結之義者字當從才後放此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
君却秦而定周也却猶退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
能支支猶拒必因君而講與秦和也則君重矣凡言市皆側人
而不制於人者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
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李元齡曰忘戰守之危而從遊觀之樂足可爲戒

何孟春曰[illegible]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周以魏
怨之故往求救補曰大事記秦怒東周助韓魏故攻之按策文當作西周魏王昭以
上黨之急辭之意者有趙或韓兵也正曰趙兵無考周韓魏共伐秦此時韓魏
必知周君反見梁囿陳留浚儀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林池曰囿正曰囿

者蓄育鳥獸之所而樂之也綦毋恢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謂周君
曰溫囿不下此溫屬河內言其樂不在梁下而又近近周臣能
爲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
不怨且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爲
天子故正曰韓世家使公孫喜率周魏伐秦敗伊闕緣是故稱謀主此周君也而設以
國爲王扞秦設施陳扞衞也而王無之扞也無爲周扞者臣
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
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之路絕正曰是時魏上黨被
兵若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必絕後云上黨無患言得併力於此也魏王

曰然則奈何綦毋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形猶勢也小利謂温圃國小多憂其勢宜不得游觀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無國患乃得游觀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許爲周扞秦與温圃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云得戍卒之援而私元作利補曰姚云鮑本作私按作利字則與上協温圃以爲樂得戍公也得圃私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温圃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貢其上之數周君得温圃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韓必不加兵而贏四十金贏有餘貢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鴻烈洪論注齊人卽芒卯致温圃於周

戰國策卷一　十三

君致送也而許之戍彪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於圃其志荒矣使雖能得圃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補曰爲辭爲樂之爲如字餘去聲

犀武敗周使周足周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之惡正曰左傳周鄭交惡杜注兩相疾惡據此則皆當烏故反主君之臣主君稱周君又秦重秦之所重而欲相者欲得相周且惡臣於秦此人欲代足相周故敗其使事此二圖所以必惡而臣不能爲使矣臣願免而行免已之相以願欲者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此下或人復說足也故使相往行而免是元作且輕秦也

公必不免雖以免自請勢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元作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者字且誅矣意其惡足於秦也

蘇厲秦之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藺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補曰此注大事記取皆白起秦將武安君是攻用兵攻功字言善乃也正曰攻工字通借又有天命也得天之助今攻梁魏都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楚共王將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發矢左右皆曰善有一

戰國策卷一　十四

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人皆善善我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去竹之支也基取其直左右背正曰列女傳云左手知拒右手知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元作鉤今從史撥弓反也鉤矢鋒屈也補曰姚本作鉤拘有鉤音古或通一發不中前功盡矣盡猶滅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踐猶履也

過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周紀三十四年有補曰射之射猕之射食亦反）
楚兵在山南（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正曰岍山秦地非此所指高注在周之山南）伍（元作吾下同）得（楚將也）將爲楚王（項襄）屬怨於周（屬連也猶結）
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周太子也）（將去音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正曰此謂將軍而正迎也史穰苴傳軍正無注）迎伍得
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
因泄之楚曰（微漏其言使楚知之）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
必名曰謀楚（此以間得於楚言與得之器其欵失云然）王必求之（楚王）

戰國策卷一　十五

而伍得無効也（効猶致也得實未嘗得器故無以効）王必罪之（以其欺也虎謂此謀雖不出於正而免國於難可也正曰鮑以此爲尊周繆矣）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假道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
蘇子（元作秦秦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未分此當爲代若厲諸如七處不一正曰東西周說見前史不曰蘇秦東周洛陽人乎）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
河（除去穢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萃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達及之正曰河東過洛汭在鞏縣東洛邑北望有河）韓魏必惡之（惡楚）齊秦恐楚之取九
鼎也（道廣可以出鼎）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
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齊秦韓魏）君雖

不欲與也（與之道正曰謂鼎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欲往）或爲周君謂魏王（安釐）（正曰無考周紀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
王何不出兵於河南（河南洛陽也時未爲郡言河之南耳正曰河南卽西周郟鄏考王封弟河南其名久矣）周君聞之將以爲辭於秦而
不往（以魏兵在境爲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越度）也
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從王）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昭）
因以原爲太后養地（秦記注河內軹木有原城后昭王毋宣太后也）

戰國策卷一　十六

（供養之地湯沐邑也補曰原姚本作應史同徐注潁川父城縣應鄉）秦王太后必
喜是公有秦也（有言得其意）交善（周秦之交）周君必以爲
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五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爲秦王（昭）曰爲國之計者不攻
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也）（今見攻故天下畏秦正曰畏猶惡也周地狹不足以利國而有攻天子之惡名見畏惡於天下與司馬錯說同意）
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救於
周（攻雖勝不無傷失）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
是天下欲罷秦（罷疲同下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

許相卿曰恃援終無不亡此見乎周之微弱哉且援又可終恃耶

俱罷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則必疲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無忌也紀有

宮他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故申伯國南陽三晉時屬韓韓釐王五年秦拔我宛蓋宛亡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秦饑而宛亡此下皆恃遠輕近而亡秦饑不服故歇故晉滅之其亡不輕見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滅之郝莒亡於齊魯郝衍故邾也邾曹姓國二十九世楚滅之莒屬越陽國故盈姓國三十世楚滅之蓋恃齊也陳蔡亡於楚陳舜後漢淮陽國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年滅蔡皆不見所恃蓋即恃楚不備之也此皆恃援國而輕

近敵也援引也故有助意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早補曰姚本正作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戰國策譚棷卷第一　終

戰國策譚棷卷第二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正曰東周當從舊居卷首說見前○大事記云東周惠公班秉政洛陽采邑在鞏漢志說非餘見前つ按鞏今河南府鞏縣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爲桓公桓公子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封其子於鞏號東周惠公然則河南鞏父子同謚又紀西周武公赧王則謚也蓋以避秦不敢稱尊楚記頃襄十八年王赧使武公此武公報王臣也而徐注以爲惠公之子跡矣惠公之子自爲東周君豈爲西周用邪兩周西先亡至秦莊襄元年俱滅正曰東周止有惠公名著策有文君他無見徐廣云紀年顯王九年東周惠公傑薨皇極經世東周惠公卒子傑嗣二書不同則其世系亦難明

矣凡策所書豈得皆爲惠公時事邪○報王非謚武公鮑引宋忠說誤爲二人前索隱謂謚法無赧赧然慚愧故以爲號戰國相王周之王號自若不聞其爲秦貶損也王赧使武公徐廣謂即西周武公大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子於鞏爲東周惠公實同謚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也既曰武公則周君也謂別爲一人可乎東西周雖分治王猶在上爲東周君敬奉王命而王使之又何不可乎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閔正曰大事記云姚氏考春秋後語周顯王齊宣王也今附載於顯王三十三

年宋太丘社亡之前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盡其心思補曰姚云盡字劉曾集作畫）計與秦（計猶謀）不若歸之大國（謂齊）夫存危國（周有秦兵危也）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厚猶重）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補曰一本大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卽後田臣思凡陳田皆齊公族）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東之齊解免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問其路所從出）

（禮遂上有徑涂上有涂）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猶言假涂）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臺名曰暉故孟子稱梁有臺池之樂）沙（元作少）海之上（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適齊之塗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撓也）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卽南陽葉也補曰姚云後語作章華之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甀耳（壺見吾圖甀瓶也補曰一本醯壺此文殺次）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並喻其輕疾）灕然止於齊者（集韻灕滲流貌）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輓引也）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左傳注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爲一人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徒步行者正曰又百人爲卒徒衆也此士卒師徒亦大槩言之耳）械器被具（械器之總名被具士卒所服用）所以備者稱此（備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人正曰稱此者彼此均等猶史言他物稱是謂士衆資械具備與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一萬也）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爲大王私憂之齊

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責不與也）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補曰洪氏邁云策首載此以爲奇謀此特兒童之見爾縱必無是事而好事者爲之愚按左氏嘗載楚子問鼎事當時爭欲得鼎以見其強不可以爲無）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赧王七年也補曰大事記云今河南府福昌縣城東南北三面峭絕天險洛澗二穀皆在境內蓋控扼之地○此據其後傳文年表拔宜陽在次年宜陽之役五月而不拔凡涉兩歲也通鑑大事記皆於赧七年書伐八年當拔景翠救韓在八年）周君謂趙累曰（補曰一本趙累大事記引）子以爲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

詳應有曰秦拔宜陽而楚得城與寶秦之懟楚益既深矣

十萬士之有材武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鄰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補曰茂一作戊後多有說委亦作戊古字通言且羇旅也集韻羇旅寓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得留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楚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特蓄援宜陽而有秦私故陽之云補曰秦策

馮章許楚漢中楚懼而不進所說有秦私者鮑謂此策上既言秦之必拔翠之不勝則死而又曰不知背秦援宜陽意殊不類恐此勝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或作拔勸之進秦兵待秦既拔然後進兵乘其敝當秦懼之韓德之而交得賂以爲利下文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果字可見又秦策楚畔秦而合於韓句意與此同然彼指翠未救時言之耳甘茂伐韓楚韓合韓不爲韓氏謂先戰國已咲之矣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乘謂因而攻之必以實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巳乘秦也亦必盡其實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煮棗鮑滑除死句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德恩之也補曰爲寡爲巳之爲去聲餘如字

[illegible]

河南秦曰召曰入漢記曰勸王未歸以天王之尊屈而求和別國以自救也

同東周補曰大河之水自下岸人力所能久遏皆寓言也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襄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按下與韓欲出兵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故賂之紀八年有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爲巳援齊明疑楚人兩見楚策正曰無明徵注例以國姓者皆其國人齊明豈不可爲齊人耶故大事記止云當時之辯士也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巳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

周之欲入寶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巳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趣疾也督使疾戰我謂東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言有恩於楚韓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爲種之謂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流正曰未知專指河否東周患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

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望於上則仰補曰爲夫聲仰疑向反）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彪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爲東游說而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爲下何補哉正曰據此策則西人可以制周必不疑於其說蘇子公爲反覆以得金豈顧其復奪哉大事記云其微如此其所爭又如此可不哀哉然則又何足深辨也）

昭獻在陽翟（屬潁川補曰韓策楚昭獻相韓）周君將令相國往（往與獻會）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此言曩昔之事陳向葉皆仕周而位在相下）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亦其王遇）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言必君自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厭（韓史疑卽厭補曰厭正義云烏減於黠二反）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韓公族）曰秦敢絕塞（絕橫渡塞障也爲垣壘以遮止鄰國往來）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

與周地發重使（使周發使）使之楚秦必疑（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使楚故秦疑其圖巳）不信周是韓不伐也（不受秦伐）又謂秦王（武）曰韓強（補曰強巨兩反）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紀八年彪謂戰國之士設心措辭無不出於詐若此者君子之所恕也下章次之正曰鮑意尊周故謂行詐免難所可恕與前注爲伍得章失同）

楚攻雍氏（此亦報之十五年也）周粻秦韓（粻食米也時秦救韓周以米餉之正曰詩傳糧也音張）楚王（懷）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勁強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楚怒之故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爲周最謂蘇子（元作秦）曰君不如令王（君謂蘇子）（王周君也此時與赧俱王其稱公後雖秦也正曰尤繆）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地周也）故必怒（稱故者特爲之怒蘇子怒最）合於齊（怒最而反其所合）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爲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世也與黨與也補曰劉辰翁云吏字當作更平聲）君君欲因最之事（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蒴與游辭耳故爲爲周最）則合齊

由蘇衛曰不應則敗不合則張以一賣字爲主

者君也割地者最也補曰最欲合趙魏而蘇秦欲合齊厲爲最故言若不廢最之事則君合齊而最合趙魏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補曰赫一本作郝將以觀秦之應趙宋絶句敗三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函谷蓋此時秦欲敗之反爲所敗也赧十八年正曰哀當作襄下同十八當作十七年表文大事記從之三國不敢將與趙宋合於東方即三國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應秦也則賣宋於三國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不應秦則應三國以此知赫本非宋人補曰一本則賣趙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

戰國策卷二十

雪鏡曰將至敗臣無恥道衰殆衰之士動以財賣弥世俗之聽言之首亦低聽之者無垢士生千將真不幸哉

王韓襄魏哀曰欲秦趙之相賣乎此賣猶欺何不合周最兼相使韓魏皆相之視之不可離視示字二國同相最可見其交之固補曰離去聲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爲周最謂魏王哀正曰襄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其不利正曰難畏阻意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勁趙以兵使之強趙不敢戰雖先戰恐秦不已收也遠其勁之之意先合於齊秦趙爭齊齊固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正曰秦欲伐齊趙欲合齊故云爭齊而王無人焉無主其事於齊者不可王不去周最最時在魏欲之齊故此士爲之言使得去合與收齊與即魏齊齊魏之與

許德元曰因事謂兵端也執其可伐之事而正之[illegible]之則師非無名矣

國而以兵急之元作之急急之以兵則非介矣則伐齊無因事矣言秦見齊有魏兵必伐之有此有彼曰因猶言無他事矣齊敗魏馬陵宜爲魏仇因此言合與蓋其國形宜相依也正曰而以耻伐齊句因猶依也言今不合與收齊而以秦兵之急則伐齊下章秦欲令魏伐齊可見是無可依之事矣

謂周最曰魏王哀正曰昭以國與先生以德齒尊稱之也與謂相之正曰孟子注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貴猶欲薛公田文故主齊閔王也最嘗仕齊故稱之然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秦兵正曰此田文相魏時也下文謂魏王薛公可見文激於視弗呂禮之故勸秦伐齊故主上恐缺一字蓋言文猶背齊以起下文最不與伐

戰國策卷二十一

許相卿曰三策皆非也若真合周最而拒秦

齊之意大事記赧王二十九年魏以田文爲相謂其去齊相魏在齊滅宋之前史在滅宋之後而公獨修虛信最本善齊固不背齊然今相魏魏有以秦伐齊之形猶爲虛信信謂親之爲茂行茂盛美也明群臣明猶示也臣魏臣據故主據伏持也猶言爲之此言最在魏示朝臣以爲齊王不欺之此所謂茂行正曰修虛信爲茂行句明群臣據故主句不與伐齊與去音正曰與如字許也産以忿強秦産猶生也魏欲伐齊已獨不與猶生此節目也遣秦不伐齊故秦忿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最之智畧足以全齊而有變萬一有傷齊者臣請爲救之此則非虛信矣無變王遂伐之伐秦且秦爲齊奴也爲去音言其爲之如奴事主如

累王之交於天下累者事相連及猶誤也交謂齊魏不可此言非人之情王爲臣賜厚矣王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此累猶患正曰按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則正與此章相首尾所謂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語又與此合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者最自許其足以全齊有變謂秦伐齊急則請魏之救無變謂秦不能伐則王遂伐之此厚齊之說也且臣爲齊奴以下以爲魏言之爲齊奴爲齊奴隸也交指秦也累連及也不可以最故使魏惡於秦秦王使最得入齊爲賜厚矣最入齊則秦無疑於魏是魏不爲齊所累也補曰爲王爲救之爲去聲餘如字

王穉登曰詭計亦可笑正可謂之鬼謀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人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斤爲一金正曰正義云秦以一謚爲一金孟康云二十四兩周語註同趙岐云二十兩高注同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譴讓周也周之祭地爲崇神禍也趙乃還之

唐順之曰鬼道也不可以訓

羅洪先曰天下有道諸侯修其職貢若其衰也盡重寶珠玉以事人而求援積弱之勢然也周之弱也豈盡由人哉抑自取之

杜赫周人正曰楚策云楚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賂以求援不可勝賂故宜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鳥多處有[illegible]羅者傍鳥必覺覺則群驚而去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均之費財而小人多則多費也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不必猶不可知也言不終窮或且爲大人者此指翠也故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威王時於周顯王時也自顯威至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正曰按齊策田忌亡齊之楚鄒忌代相恐其以楚權復齊杜赫曰臣請爲留楚忌出奔實宣王時宣王二年忌有馬陵之戰其奔必後此史以爲威王時者誤說見齊策楚策五國伐秦魏

欲和杜赫云云在楚懷王十一年當慎靚王三年大事記據韓世家注赧王三年青楚景翠圍韓雍氏自宣王二年至赧王三年爲三十年自慎靚王三年至此爲七年則翠之與赫何不相及之有

張洲曰御命而往輕其國而覺行相真妄人哉

三國隘秦赧十八年注具前隘謂阨絶之正曰八當作七補曰策隘阨字通此當乙華反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隘於三國留其行不進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illegible]曰請爲一作謂王聽東方之處聽偵候之東三國也處其所爲秦必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秦重相則周重矣齊重故有周齊重天下重之也故

[illegible]……宮人告且以則已殺書之而殺肯殺他宮乎

許應實曰昭翦楚所使也而使二國願得從之是安所取重哉

猶舊也有言善之而已取齊此時秦齊爲天下重已善秦不可忽齊故又勸之取齊正曰有謂收已也取謂得於彼也齊爲重國故能收有周而周已取之矣今復取秦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補曰凡輕重字自然重者上聲重之者去聲此章輕重齊重重國之重上聲餘去聲

宮元作呂下同此書作宮不一他亡西周以罪去國曰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輸言委以告之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元作且雎之省也猶趙作肖齊作立故後唐且史作雎裴駰亦曰唐雎以華類悟秦也此西人下同正曰且當依本文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爲反間書以遺之

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亟急也事久且泄自令身死事泄露則死而不亟來自取之也正曰本文明白注少久字似不必因使人告東周之候偵候之吏揚雄曰西北一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與書東周立殺宮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爲公畫陰計爲人謀者畫之以籌昭翦曰何也曰補此字正曰古書多如此不必補西周甚憎東周常元作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集韻宣揚也以惡元作西周二字之於王

許應元曰取秦猶得秦也

李夢陽曰周最好言欲使齊重禮也欲重己於魏而先重禮於齊以相制也禮能令秦伐齊亦能令齊相己無爲取重於秦

也楚王懷王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此翦自計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遽和東周彪謂周衰君臣唯貪利而畏禍故一切趨避變亂於游談之口而無有特操翦之慮死如此其能後國其所守乎

周最謂呂禮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九年復歸秦其相齊在薛公歸薛後見孟嘗傳蓋赧二十一年後也正曰呂皆齊人此類無據當缺晉有呂錡呂相本魏氏不必呂尚後也○注奔齊魏據秦紀按穰侯傳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大事記從之歸秦據秦紀及穰侯傳按秦紀下接齊破宋之文年表破宋在秦昭二十一年則紀誤矣按呂禮相齊孟嘗君遺穰侯書勸秦伐齊而禮亡事當在齊敗宋前大事記書於赧王二十九年之首即秦

昭二十一年則禮自秦奔齊至去齊首尾九年然解題亦據紀爲說謂後六年來歸則未敗也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秦攻齊禮使之也齊欲免攻故使之相禮可子以齊事秦必無慮元作慮矣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與齊俱事秦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田文曰周最於齊王厚也閔王而逐之補曰史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云云○史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策文省而勝祝弗史作親弗索隱謂策得之一本況弗聽祝弗齊人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二字齊合上章所謂以齊事秦正曰注據補二字然言齊合則秦自見省

正曰已據此策
當是秦欲益甲
助趙攻齊時事

文爾下章齊合亦然弗與禮重矣與猶如也言
一本欲取秦秦齊合二國合則齊
所重無如禮者正曰史親弗與呂禮重矣言二
國合則二人重策齊合弗與禮重矣言齊與秦
合則二人重於齊視史語簡有齊秦有之正曰
而勝上文秦字省尤可見有用齊者吉
二子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亦與趙以
用齊攻秦
秦魏能左右之曰以以猶使正曰從使以下有
和字是急北兵讀秦魏句是時秦怨齊齊
趙文惡秦欲合魏前章魏貴合秦以攻齊趙難
與齊戰下章齊合則趙恐伐可見皆一時事也
秦趙魏合為攻齊也故云急北兵趨趙以和秦
魏也趙即趨促也謂不如急北方之兵從隨之
應秦魏而相與以攻齊也魏策周最入齊秦讓
魏魏謂秦曰大國欲急兵則趨趙而已趨即趨
也此語正同雖時有後先而事理不異爾國策
載周最入齊知在後史載此策在文謝病歸薛

後文從其計而呂禮族害文乃勸秦伐齊呂禮
亡其後齊滅宋文乃奔魏且文在齊豈敢召蘖
矣之兵哉召秦伐齊必文已去齊而史失之也
此策云收周最反齊王則亦文奔魏之後召秦
兵之收周最以為後行齊初逐最欲取秦合也
前乎今攻秦收最用之可圖
後舉行猶舉正曰當從史無為字後作厚行下
孟反最本厚於齊今齊逐之故收最以厚其行
上文厚且反齊王之倍齊前與秦合今與趙攻
字同義之信反也正曰齊用禮
以合秦取信今又禁天下之率率猶從也謂從
反之使不合也齊補曰率史作
變索隱云齊秦合則弗禮齊無秦天下果弗必
用則輕孟嘗二說皆通
走果猶決也走去音趨之也言不趨齊正曰史
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此果字當從
史作集謂齊無秦合而秦趙魏合則天下之兵
集於齊祝弗必走言弗而不及禮者齊聽弗而

歸有光曰呂禮
秦亡將也齊相
之故秦之怨齊
為深

相禮弗走禮齊王誰與為其國言必重文孟嘗
不待言矣傳有正曰此章
參之史可以互正如弗乃祝弗名尤
易知而注乃釋以他說其誤甚矣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閔曰逐周最聽祝弗
相呂禮者欲深取齊也補曰深取之深秦得天
恐因下文衍
下則伐齊深矣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夫秦
下得天下則亦不能存齊
之故急兵以示秦趙兵秦以趙攻攻與之齊伐
補正曰說見上此下云急兵齊合則趙恐伐秦伐
以示秦則無秦字尤明矣
趙之猶其實同理以趙攻齊則得齊趨齊必不
趨伐趙亦得趙故其理同
處矣虛猶據也秦不據齊理同而獨不據齊齊
無兵而趙已出兵故也正曰注難通虛義

未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理在受兵於趙正
詳曰言天下必將歸
秦

張本已見說而
吉毋者子文之
忠也見客而恐
讒者上師籍之
過也人心相違
如是夫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使得見前相
補曰見賢遍反
工師籍恐客之傷已也傷猶毀此即因令人謂
技工師籍
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好
聽用
毀人虛謂工師籍非端人也
德義不恕何恤人之言
周文君史書東周昭甚豈惠公後有此君邪不
然則惠公別稱也鴻烈道應訓亦稱周
昭文君此後書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
訓皆鴻烈也
君有閔閔之心亦不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
說也

黃震曰國人不
說不說見籍而
知倉也君有閔
閔之心猶國人
之不說欲免倉

誹謗也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
臺而民非之見襄十一年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
釋相爲司空司空主土工傳言子罕親執朴以行築者是也民非子罕
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七元作七市女閭七百閭里
中門也爲門而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正曰宮中爲七市女閭凡七百也國人非之
管仲故爲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也曰家仲娶三取女也以掩
桓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爲此人皆毀之仲非樂於毀也其意欲掩蓋桓公耳一說仲欲掩公之非寧自毀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
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鮑謂

戰國策卷二　十六

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齒見譽者於弑君之列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而可以安於朝廷之上不仁哉此言也補曰虞高帝繫治蕭何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云云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故衆庶成強言師籍之得衆
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李相倉也
溫人之周溫時爲西邑慕毋恢請之也正曰西周得溫圍耳周不納東並周
客卽對曰主人也鱗稱東人補曰姚云一本周不內問曰客邪對曰云云鞫非子文同
問其巷鞫曰韓非子作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
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
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詩今周君天下則我
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
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不善齊者趙人之曰秦以周最之齊
疑天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與天下合而謀己正曰無考而又知趙
之難子不敢違投齊人戰恐秦既疑齊又善齊故齊懼伐不齊之
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破而爲墟墟虛字同大丘也
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
長子屬上黨並韓地趙之有已二國有秦兵故楚得取其邊地公東收

戰國策卷二　十七

寶於秦佐秦故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韓魏唇齒之國故也
徐爲之東爲猶謀也東謂齊則有合矣齊合趙也始時趙與齊隙無合
理今得秦韓故齊懼而合其實最時相齊慮有趙患故爲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周最爲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負猶失也其失在此
正曰負恃也令字疑合戰勝齊勝秦且收齊而封之封謂疆理之
使無多割割謂出地而聽天下之戰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則必
戰此秦弱齊之計正曰此秦制齊之命不勝國大傷趙傷也時趙
戰不勝則秦必各趙能無傷乎正曰趙恃合於秦以與齊戰不勝則國大傷而聽命於秦矣
不得不聽秦趙聽也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魏地後爲

何孟春曰何計之道言非失道也

羅洪先曰戰國計天下不知有周矣石行秦乃欲爭於秦以尊周此豪傑之義名也然而終不可得也何以故周故已自儕于附庸而已

秦郡西土元作止秦之有已秦之所難者齊也巳收齊則韓魏不守秦

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趙以大傷故亦見制覆元作復

國且身危覆如覆罷然國趙也身謂救是何計之道也

言非計此策最爲齊使趙拒秦也

石行秦周人正曰無考一本右作右右行秦官也謂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

孝十年衛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爲之此蓋起也正曰無考曰欲决

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備謹待之謂周君

曰行秦謂之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爲君爭於秦秦欲甲周

爭者爭此也既謹待之則爭必得矣補曰王應麟云周赧王卒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

而東周君猶存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係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解題云自赧王降周統已絶東周雖未亡特郝莒附庸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之後亦不以東周係統者其意亦不異綱目之成在乾道壬辰而淳熈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戰國策譚棷卷第二終

司馬遷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蘇軾曰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脩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遊畋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之[illegible]

戰國策譚棷卷第三上

秦

蘇秦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秦地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嶲益州皆屬焉○按弘農今陝州靈寶京兆今陝西西安府扶風今鳳翔府馮翊今同州北地今慶陽府上郡今延安府綏德州西河今山西石州安定今平凉府天水今鞏昌府隴西今縣又臨洮府巴蜀今四川廣漢今城都廣州犍爲今叙州府武都今瀘州金城今臨洮府蘭州武威今陝西行都司張掖酒泉燉煌俱同上牂牁今烏蒙府越嶲今四川行都司益州今雲南

孝公獻公子顯王八年庚申立正曰注意專以此爲重今考其舛謬不合者各見本章按索隱名渠梁

衛鞅衛之庶孽公子姓公孫氏亡魏入秦鞅事魏相公叔座爲庶子見魏策正曰此據史愚謂公孫鞅之公孫也庶孽公子恐非蓋因爲中庶子而生此文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屬弘農補曰盧藏用後語註今商州上洛之地又見後章注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極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猶避也強宗大族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爲惠王黥劓其傳墨涅其額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革甲也以革爲札諸侯畏懼然刻

商君也云秦者商君也其生有存商之禦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其而死有重執之偏僅足以怕其亡秦之罰爲理勢自然無足怪者
黃震曰按商君之術能強秦亦身之所以亡能驅其身乃身之所以滅坤則何益哉
許應元曰商君治秦峻法巧文強服之耳秦人不愛也觀及太子黥劓師傅卹深刺骨此寧有全理耶易不及孝公之存棄身而退卒靡骨成
陽也商君雖智天道豈遠也以私智禍秦又禍天下乃欲以身避禍天下雖大將安適哉卽去秦天下殺之矣
蘇轍曰蘇秦本說秦爲橫不合而激於趙其心於而難爲之期年而斃迎於這六之上可不謂能乎
許應元曰按史稱秦是時誅商君不用游士之言於義爲得不然秦之策豈出張儀下哉

深寡恩刻猶深也刻金木者有深而已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涖政有頃涖臨也集韻須少選商君告歸懼誅歸商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身今秦婦人嬰兒集韻女曰嬰男曰兒補曰釋名人始生曰嬰嬰匈前也按之匈前乳養故曰嬰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補曰更平聲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時自商欲歸魏不得故還秦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無念之者

惠文君孝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二年甲申也十三年始稱王前此稱王後人追書耳按索隱名駟

蘇秦始將連橫文穎曰關東爲從西爲橫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瓚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正曰高注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大事記取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三郡並屬益州北有胡貉胡樓煩林胡之類集韻貉似狐代馬之用代幽州郡南有巫山在南郡巫補曰正義云夔州巫山縣黔中之限黔故楚地秦地距此二郡耳故言限秦昭三十年始定爲黔中郡後爲武靈郡見後志補曰大事記今黔辰施元等州正曰高注皆有塞險故謂之限東有殽函之固始皇紀注殽二殽函函關也在弘農補曰左右殽有二陵杜注在澠池縣西函見周策田肥美民殷富殷盛也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士之能奮擊者沃野千里沃言其肥潤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與形便於攻守此所謂天府言蓄聚之富非人力也天下之雄國也物之雄者強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騎士之便馬者兵法之教教猶習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奏進効功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文章法令也不可

揚[illegible]蘇秦合[illegible]欲合六[illegible]說秦張儀[illegible]橫之說[illegible]國之交以[illegible]問縱備之[illegible]近曰縱[illegible]讓耳必求[illegible]必連諸侯[illegible]周始得陸[illegible]曰此乃大[illegible]公列傳體也
西次成曰只此段句與於王道惜蘇秦擬之耳

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煩大臣逆人心則行之難故大臣勞今先生儼然矜莊貌不遠千里而庭教之教之於廣庭願以異日異猶它也侯成順然後承教以此知爲惠王初補曰史時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未詳黃帝伐涿鹿屬上谷而禽蚩尤尤黎氏之後事見史堯伐驩兜書止言憂之豈嘗伐之而不服邪正曰書放驩兜又堯伐驩兜禹伐共工見荀子此游士之辭下言五帝三王不能坐而致地故以戰續之此不過欲售其攻戰之說耳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後放此舜伐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正曰事見書

陸[illegible]曰此以下一段叶韻之文

不必乃引禹伐共工伐乃虎之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士道之為惡武王伐紂齊桓任戰任猶用也作內政寄軍令是也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轂轄所湊也相擊而馳言其衆備曰轂擊說見齊策言語相結約親也補曰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然橫黃態替屬彌王聊留服蒲北反信新兵濃浣反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飾文謂辨也飭飾同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科程也集韻條件也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策簡也大事書之稠多也言有司文書多聞者昏亂正曰稠多濁亂也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

所聊集韻聊賴也明言章理文章法理正曰章亦明也謂明著之言章顯之理下句文辭謂辯之文者三語文勢同兵甲愈起辯言偉服偉奇也補曰偉一作緯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游說也正曰明言者教令辯言者游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辯言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敢死之士綴甲厲兵集韻厲嚴也正曰厲即礪効勝於戰場効致其功也夫徒處而致利徒猶空也言無所為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

吳師道曰此四句亦明是商君已行之法

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杖如杖戟謂持戟戟有支矛撞手擣也正曰杖持執也直亮反戟有支兵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論戰故獨言義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集韻凌侵尚也當從人詘敵國詘服也制海內子元元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臣諸侯言敵國又言諸侯則侯非其敵者非兵不可今之嗣主時君皆繼世者也忽於至道皆惛於教惛不明也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沉猶溺溺於辭溺謂為所胃反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

貂鼠屬大而黃黑出丁零國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資貨也去秦而歸羸縢方言擔齊楚陳宋曰攍通作羸縢緘也正曰一本羸縢是纍索纏縈字通用倫追反易羸其角羸其瓶孔穎達云揭纍纏繞也詩邪幅在下注如今行縢即位所謂偪也注說下與不倫而擔橐又已言矣履蹻蹻屐也正曰史虞卿躡蹻注草屐也蹻與屩通負書擔橐高注橐囊也然則此字元作橐從此說則上縢字當從巾橐也橐無底囊有底正曰一本作橐高注橐囊通言形容枯槁面目黧黑集韻黧黑黃色正曰黧黑色集韻誤見魏策狀有愧元作歸今從高注色歸至家妻不下紝機縷也不下言自若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喟太息也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

堅游曰是鬼谷一傳脈辯說之本諸此 按索隱揣摩鄒誕本作揣摩 [illegible] 蘇子之[illegible]一篇也 [illegible]

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篋藏也）得太公陰符之謀（漢志有陰符經正曰陰符經恐非此所指索隱云陰符是太公兵法）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簡猶擇練瀕帛也取其熟揣量摩研也游說之術或量其情或研切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錐鋭也鈹之類）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詳補曰高注闕塞名也）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抵掌而談（集韻抵側擊也）

戰國策卷三　六

司馬遷曰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 尹起莘曰昔蘇秦有言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驅六姓之疏以爲一以謂事之甚難者當是時也秦人併呑之勢已形六國之君皆不能如孟子所謂行仁政修忠信以撻其堅甲利兵則爲目前救急之計者舍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蘇秦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於一惜乎秦特偷取

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補曰武安趙邑正義云潞州武安縣）受相印革車百乘（兵車也）錦繡千純（集韻匹端曰純正曰高注純束也徒本反）白璧百雙（補曰璧玉環也色白好曰璧）黃金萬鎰（一鎰四十四兩）（補曰鎰說見前）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正曰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決言用之不疑策謀也）不費斗粮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勝）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

一時之富貴非眞能爲六國計也[illegible]者當知許詐術說果不足恃而合縱連衡之事果不當尚也 [illegible]曰蘇秦之說六國大略各因其情以爲長短之說 [illegible]

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猶用）式於廊廟之內（廊東西序廟以尊先祖人君之居謂之岩廊廟堂尊嚴之稱正曰文穎云廊殿下外屋顏師古云堂下周廡又岩廊高屋也愚按此言宮與廟也廟堂字見徐樂梅福傳劉向九歎王逸注人君爲政擧事告宗廟議於明堂今人稱宰相爲廟堂蓋誤）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蘇秦隆盛之時）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後車之盛正曰車騎之盛）炫熿於道（光耀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以草偃爲喻也）使趙大重（爲從主諸侯尊之）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爲門補曰掘即窟古字通齊策掘穴窮巷鄒陽書伏死堀穴楚策亦有）桑戶棬樞之士耳（樞門牡也揉木爲之如棬棬屈木盂）

戰國策卷三　七

師事於鬼谷先生者之略而六國者既已入於秦之橫摩則不能不樂爲以從也又按六國互出師制秦之謀特兵家形聲之說而非其至者也同室三猜則異心矣況連六國之衆而又南北相亘數千里望其腹背相顧也得乎或曰然則秦人何以十五年不敢東窺函谷曰由蘇秦激張儀而入秦而從中制之也

也伏軾（車前橫木）撙銜（集韻撙挫也蓋猶頓銜勒也）橫歷天下（歷過也猶橫行）庭說諸侯之主（猶庭教云）杜左右之口（杜猶塞）天下莫之伉（集韻匹也正曰姚云錢劉作抗當也一本天下莫之能伉伉抗古字通）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漢爲河南郡）父母聞之淸宮除道（淸汛掃也）張樂設飮（張施也）郊迎三十里（迎於郊）妻側目而視（不敢正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蛇行不直伏音匐）（匍匐伏地也）四拜自跪而謝（集韻跪小拜也既拜復膝地）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倨不避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譙周曰秦字季子正曰司馬貞曰此嫂呼小叔爲季子未必字也）蘇秦曰

揚一奇曰貧賤也雖宗人亦輕之富貴也雖宗人亦重之嗟市道不在門外矣淺浮曰末數句分一篇結構而戰國之習俗蘇子之人品居然見矣

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

世上勢位富厚盍可以忽乎哉 忽輕也此策史畧同合從在趙肅侯十六年此四年彪謂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在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嫉婦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祿徒耳惡睹所謂大丈夫之事哉正曰按史秦出游數歲困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笑之於是得周書陰符讀之以出揣摩乃求說周顯王弗信至秦說惠王弗用乃之趙奉陽君弗說之去就燕文侯資之至趙奉陽君死乃說肅侯合從說楚後還過洛陽顯王除道郊勞與策小異

秦惠王謂寒泉子 秦處士之號 曰蘇秦欺寡人 欺詐也言以虛聲恐之 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

凡藝衡曰約見合縱之敝

王鏊曰寒泉子不欲使武安子而欲使張儀合縱成敗之機有如此者

秦趙固負其衆 負猶恃 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 連謂繩繫之棲雞所宿也 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 喻諭同告也告諸侯以不可一之意 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 敗城邑曰墮 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 稱國家之美正曰能美善我國家 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 魏人仕秦惠五年為客卿 秦惠王曰敬受命 按起以昭二十九年為武安君自合從至是五十七年矣所稱武安子起謬也正曰起號武安君此云武安子必別一人上既言武安子起而下止言武安子蓋起字屬下文李牧亦封武安君如此名不一且張儀死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相及補曰使諸侯之使去聲餘如字

李蒙曰在魏則許地而不與在秦則絕楚而後通和取相詐相與相害無態不相常所戰國策士比比工此術以定說諸侯習以成風較之上世信義之俗相去霄壤矣

楚魏戰於陘山 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威王卒魏因喪取我陘山魏襄六年伐楚敗之陘山在此前九年正曰徐廣云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云括地志云在鄭州新鄭縣西南大事記取鮑氏所引召陵錦案引正義又謂楚北有汾陘之塞即此皆一地也愚恐汾字有誤因錦陘城汾旁訛也說見後條○從通鑑在惠後六年高注作惠

魏許秦以上洛 屬弘農 以絕秦於楚 使不助楚 魏戰勝楚敗於南陽 荊州郡非修武所謂也 秦責賂於魏 責求也 魏不與營淺 秦人 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 懷 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 襄正曰惠 背寡人也王何不

劉黃裳曰魏見已可以守而楚不足患不許秦以上洛而於楚亦決離可也李何欲秦之絕楚也不則真見秦之不當與而高城深池堅壁以待之可也奈何因秦楚相遇而予以上洛效秦迫為詐之夫儼若三歲小兒朝更夕改魏之無人良可慨矣

與寡人遇 遇猶會 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 秦因楚會得地楚之惠也補曰一本以魏地德寡人 秦之楚者多資矣 之往也言將以厚幣往結楚好 魏弱若不出地 補曰劉辰翁云多弱字即若愚謂以弱句義亦善 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 揚顯言之 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 襄正曰惠 遇於境 此下脫簡有秦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策有其事補曰按鮑所謂楚策元

在韓曰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止以善齊而絶楚乎楚景鯉之秦與魏遇楚王怒恐秦以楚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鯉云云 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補曰別本以此足缺文在是以鯉與之遇也句上即高注秦令周最爲說者姚本楚怒秦令最謂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云云此文缺誤不如別本明白 是以鯉與之遇也救邑之於與遇善之加好於魏正曰敝邑秦自稱謂鯉與秦魏遇此以爲善蓋二國之遇將以善齊而絶齊於楚而楚使在焉故齊疑之而不與合也 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齊魏歸也好魏故齊不合齊楚敵也齊不合故楚說正曰以齊楚交善章考之其失可見

張洲曰秦楚方歡而欲留使臣地此何名也許應亨曰客計太謬更與不如鯉者乳兒語耳鯉雖自脫亦以利於秦陰折而隱𨚗之也

楚王懷 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責所之也言使楚以地贖鯉如之 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元作留補曰姚云留曾劉作者是 是便計也便猶利安 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權猶勢也天下所輕 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又補曰二字古通用後策陳軫云又何重

李夢陽曰張儀之爲秦計可爲萬全而戰國取地之法多用此術

孤國即此文 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圖秦 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補曰來使之使去聲更平聲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 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禹貢西河屬雍州此時屬魏子夏老於西河之上是也補曰蓋王贊之西而言正義云同華等州 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自取河外 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皮氏屬河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卒與車豈與地七百里時入秦邪補曰正義云皮氏在絳公孫衍也陰晉人司州龍門縣西 以與魏犀首馬彪曰犀首魏官若

今虎牙將軍補曰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摎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說又見衛策 戰勝威王楚 魏兵罷敝罷疲同 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魏襄五年入秦河西地此前八年也儀時爲客卿魏七年納上郡此前十年也儀時爲相正曰惠後五年補曰此章稱楚威王威王在位凡十一年攻魏事史無見年表十一年魏敗我陘山因喪來伐是歲秦取魏皮氏明年入上郡于秦而西河濱洛之地盡皆楚威死後也陘山前一年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豈是時楚魏已講兵乎

田華之爲陳軫二皆齊姓補曰一本田莘姚同 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郭虢同屬扶風正曰路史云北虢仲後也在大陽今陝州西南

文曰兩筆隱字作說言其然而中錯亦真自足任此作善說[illegible]

被陸氏曰于者之者幾衍疑復之惡也

陸駁大任曰此策當在後二策當在前誤會也張來曰疑前軫者爲秦者其實濱而今者張儀任其爲陳軫之

虢仲之封在岐東遷自此之上陽爲南虢東虢叔之封制也今鄭之榮陽按此策所指者北虢
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憚難之也僑郭大夫
荀息晉大夫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壞其事舌指諫臣乃
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閔二
年奔晉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屬河東大陽而憚
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人補曰汲
冢周書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武之毀也注云所以毀敝也修文御覽引周書作美男破產美女
破居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
不聽遂亡左氏不言其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

爲王時亦未王謂其欲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因其有自王之
志故稱之曰王者楚知横門君之善用兵下衍用兵二字補曰姚云
錢劉本無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之也言楚使韓
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按儀初游楚楚相笞之後相楚乃爲秦間耳楚無驕之之事今
云然因其自楚來間之耳來必惡是二人惡言其惡也願王勿聽
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遂
不加善秦而善軫言楚善之補曰一本今楚不如然則是軫自
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

[illegible]

鮑之曰此數語詞後而意深最易入人之聽

許應元曰軫出常出儀前然而不如儀之得秦者儀心乎秦而軫心不然也其不見害者其智勝也

乎聽猶許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
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
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殷紀高宗有
賢子孝己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補曰尸子云孝己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
枕之高下也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乎其君伍子胥楚人平
王殺其父奢胥奔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求委國爲臣妾夫差將許之胥諫不聽
後吳伐齊胥諫請釋齊先越太宰嚭讒之賜劍以死天下欲以爲臣賣僕
妾售乎閭巷售賣去也者良僕妾也良善也出婦嫁鄉
曲者曲里之一曲如章曲杜曲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

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
曰善乃止之軫傳有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自楚來也且爲輸楚張本張
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
之隱者補曰情實也輸寫也輸寫以告之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
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
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
約纏束之正曰高注具也蓋約束戒令之策多有對曰臣願之楚王曰
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

田藝蘅曰此是張儀心術所在[illegible]

之也（補曰一本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謂其所籌度）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此之即所謂以國情輸楚正曰故之楚之之往也之楚與否之之語助也下同）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誂相呼誘也補曰後語作挑徒了反）長者詈之（詈罵）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時不久也）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誂者對也）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和猶應）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詈人也（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軫誠有此則今之楚楚必不欲也補曰許我）

（詈之云云後漢馮衍傳有）今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補補曰國下當有情字）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之亦猶於）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元作孰補曰孰熟通說文生孰字本但作孰後人加火以別之）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補補曰史復有忠字是）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再出著書者以所聞駁異也彪謂軫之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群者也正曰秦爲無道魯仲連不肯帝秦子順義不入彼誠豪傑之士已軫往來其間其居秦也又與張儀爭寵鄙哉雖其爲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辯給不詭於正猶爲彼善於此耳補曰大事記顯王四十一年秦陳軫奔楚鮮題引策文自賣僕妾以下正歸乎云軫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張儀而軫奔）

楊慎曰犀首欲義渠君勿援秦[illegible]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請謁事情（謁白也情猶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焫亦燒也言火其國得其地補曰焫即爇）中國爲有事於秦（事皆謂戰）則秦且輕使重幣（輕言其行疾）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之事）義渠君曰謹聞令（令猶命）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

何洛文曰義渠君特戎夷之長以公孫衍一言之故潛伏邦賂興師不忘前言與六國諸侯見利忘義受賂自私者異矣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信哉

陸深曰司馬錯之策不特忠於秦且洞曉事勢又多格言殊不類戰國諸人
張洲曰司馬錯張儀各逞雄辯各有所據然終

遺贈也義渠君致群臣而謀致之使至曰此乃公孫衍
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
史張儀傳未有此策帛作伯地缺平原傳注河
內成皐有李城豈秦兵與諸國遇於此而見敗
邪正曰正義云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
封按趙救邯鄲時同戰死封其弟爲李侯意者
因此號李城事在後且此云李帛必非秦既攻
五國不勝而走秦兵不應至懷是時諸國連匈
奴秦恐義渠因而有變故賂以和之義渠之襲
必次於五國之後恐非與諸國遇時也補曰按
史犀首相魏張儀去犀首閒儀復相秦害之乃
謂義渠君云云且五國伐秦事在惠文後七年
次年魏因儀請成于秦乃復相秦則此時儀未
爲秦相也儀自惠文後三年出相魏至今在魏
衍不相則儀必不去也故大事記謂伐秦之役
儀在魏陰爲秦用而又謂衍與義渠語在相魏

之後蓋亦不能無疑豈儀去魏之秦犀首知其
必相而害之歟○又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
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
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
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
同通鑑據年表大事記據楚世家按楚世家特
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爲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
齊獨後而不敗故略不書歟紀不書楚者豈以
世家文已明歟修魚之戰虜韓申差年表在次
年而紀於此連書之則紀誠有誤也高注五國
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
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
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補曰轘胡貫反轅緱氏之口高紀

不若留之說理正事順也

唐順之曰後世攻難皆用此策

王應麟曰老泉謂秦之取六國蜀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惡請取蜀則兵在掌中矣曰彼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注轘轅緱氏險道屬河南補曰贊云轘轅險道在緱氏東南索隱云緱氏以山爲名當屯
留之道屬上黨補曰正義云屯當路州縣道即太行羊腸坂道也魏絕南陽
秦使之絕楚臨南鄭亦河南鄭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屬河南補曰左
傳僖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也大事記
白起傳韓新城引正義云在洛州伊闕縣又秦
韓會新城云兩周間地名注引正義云許州襄
城縣古新城縣也按華戎華陽君又號新城君
則華陽在密者此策以宜陽
並言地必連近當是伊闕爾以臨二周之郊誅
周主之罪誅討也補曰周主謂二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
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
挾天子以令天下號令指麾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

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補曰
一本名作兵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
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
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顧還
視也故爲反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
富國者務廣其地務趣也正曰務專力也欲強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三者於國如人之有資貨
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
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

張鉞言曰孔明之定滇南諸夷而後討伐魏即此意 田藝蘅曰我太祖先平張士誠方谷珍而後平幼亦此策蓋先實其內且無後患也

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補也正曰左傳隱元年繕甲兵注治也訓切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言四方之物蜀兼有之故蘇秦於巴蜀漢中獨曰利補曰一本西海新序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得國實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脅止也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之不義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正曰史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新序同按下文云此臣所謂危是也今無矣言雖以欲字句而危字自為句亦奇

李東陽曰張儀長于間諜不長于料敵司馬錯之策在廣國富民繕兵之術也

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也齊補曰齊字恐衍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并並也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免秦兵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不虞傷敗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屬猶附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儀傳有在前十年前而表在後九年謂前年議伐後年取之而取之書十月知為一年事也今從表補曰

余有丁曰按蘇秦說六國自是實事儀全是欺詐反覆觀其說此可知

王祖嫡曰約車并幣并猶言與也 [illegible]

田汝成曰一作王所憎甚者

秦紀與表合按甘茂傳云張儀西并巴蜀當儀與錯議不同故紀表並言錯定蜀而茂傳之言如此何也水經云秦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滅之華陽國志云蜀王伐苴侯苴奔巴求救於秦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晉桓叔所封漢屬河東為聞喜此時屬秦魏上取皮氏卒同義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言并則幣非一物正曰并合也臣請試之不自必之辭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大猶過唯儀之所甚願為

臣者唯辭也傳稱往相楚是也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閔唯儀之所補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於秦重也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事猶聽從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楚記注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於在於中故名弘農商縣是也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失楚援故齊弱則必為王役元作沒補曰姚本作役矣役言為楚役使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秦楚因絕齊得報曲沃之役楚之患也而

楊慎曰陳軫之計又出儀之右

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畢盡）陳軫後見（猶特去秦在荒）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援故）秦又何重孤國

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儀必背約）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惋猶恨）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集韻弭止也通作弭）以待吾事（軫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其死秦宜哉）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絕句）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今至也）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

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度爲廣直爲從）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貧窶之稱言不能多與）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補曰高注初王使弭口今可以言未也）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都邑有聞於時者）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償還也言勝齊則得地雖亡下）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言所賂足以相償無所喪補曰高注事一云乎乎字是）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

齊秦之交也國（元作固補曰史作國姚注曾本固作國）必大傷楚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彼豈能用屈原哉）遂舉兵伐秦（補曰史云使屈匄將）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屬京兆正曰高注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集韻僅劣也）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懷十六年有此十一年也補曰張儀商於之欺雖豎子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爲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將懼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所料也哉○洪邁云賂秦攻齊策尤乖謬不義齊本與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說謬矣○予爲爲臣之爲使者使齊之使並

曰講齊曰講于秦猶可若先以地東解於齊便楚失既不得於齊又失已地於秦哉

釗曰餘字句為子主計之先其君而後及秦也

王士性曰卽越吟楚舄葛必有其人設言自好

王維楨曰救韓魏大義也既不救而又伺其傷以刺之乎

去聲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補曰講當從媾讀說見前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舊言有補曰高注軫元仕於秦寡人不佞佞高才也不能親國事躬親治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軫傳言韓魏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主懷王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楚王先病吳人

戰國策卷三

故使人問之楚王使問之曰使者還王問之誠病乎意亦思乎思吳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注家說有為又則又亦有也此言有以知之正曰劉辰翁云又知猶安知愚謂參欸安字按姚本作不知是誠思則將吳吟吟作吳人呻吟今軫將為王吳吟言不忘秦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館豎子有兩虎爭元作諍下同人而鬭管莊子將刺之傳管作卞刺有傷也補曰索隱引策作管管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猶暴人者甘餌以餌餌喻之今兩虎爭人而鬭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

必治正曰敗乃必敗也

補曰事之本末卽事之本末之王有機

歔大任曰後世字詞相傾也皆以此故智可歔哉許應元曰孝公元而商君誅惠王終而張儀逐昭王襄而樂毅黜宋宣公后世秦楚之人往往者人甘心新舊之情信讒賢也

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一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今詳秦王言為子主計則以齊楚正相伐故也今軫言無伐楚亦所以忠為主也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順於理正曰覆謂反覆逆謂逆料言不覆卽下文一二逆卯下文本末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主參失紛事之要也先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一二言反覆計之集韻悖亂也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軫傳有無計聽下補曰蓋通說韓信曰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

戰國策卷三

可紛以辭○軫為楚媾於秦而勸秦救齊楚之敵豈所以忠為主哉或疑史作韓魏者是考秦惠時唯十三年韓舉趙護師師與魏戰敗績去楚絕齊時遠甚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甚明竊意楚已遣人解齊軫之媾秦欲其不助齊耳當識其意不可泥於辭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正曰李讎高注此無據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舉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惠文子元年赧王五年辛亥按索隱名蕩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將相魏左成謂甘茂曰不

王應麟曰儀不去秦茂必不重於秦儀不得罪于秦必不去秦乃假魏以爲己寵且取名高焉左成亦陰矣哉

如予之魏不反秦兵謂敗而死傷多張子不反秦謂秦以喪兵誅之
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
矣懼秦疑其厚魏張子不去秦去猶捨也儀雖爲魏猶有得秦之心張子
必高子高貴重也高之者欲茂以秦資之正曰劉辰翁云不去秦萬一不行救魏也亦
必高茂之諂高茂之忠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害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者欲使楚亦貴重之因令楚王懷爲之請相於秦請於秦使相之
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
交也結兩國之交今身在楚疾之身楚王因爲請相於

戰國策卷三　二十四

秦臣聞其言聞疾之言蓋誣之也曰王楚王欲窮儀於秦乎
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
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補曰爲然之爲如字餘去聲

田汝成曰此計儀爲楚也誠左矣已後馮章亦欲與楚漢中許應言曰二策皆非也土地國之寶也秦之何與人不與人而待天下之變以地市和亦非也二策德乎二策秦非也茂循嚴守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取楚漢中請秦王曰補曰請當是謂字
有漢中蠹蠹木中蟲也言爲國害種樹不處者言非其所
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非所宜得得之必有禍今元作本正曰自有漢止傷本有殺舛姚當云種樹不處則傷本家有不宜之財者人必害之
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

李蒔曰當憂一作多憂

者固當憂乎言不然天下有變謂害於秦王割漢中以
楚和補曰一本王割漢中以爲和楚姚注一無爲字此作以楚和殺舛也楚必畔
天下而與王畔猶背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
變王何以市楚也
爲補魏補曰姚云曾錢本此下有文字謂魏冉曰楚人宣太后弟後封穰侯
傳言其用事武王時此時冉欲如楚魏恐其合也公聞東方之語乎山東
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辛疑韓人張張儀毋擇疑齊人正曰此章多難通此類尤難知下文云觀張儀與澤又不云毋擇當闕說魏王襄正曰襄
薛公田嬰公叔也曰臣戰戰與楚載主契國主木主軍行載

戰國策卷三　二十五

之積且告焉契言以國爲約以與王約王魏王必無患矣若有
敗之者臣請挈領領項也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鈇鉞然而臣有
患也患楚與秦合下衍十六字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
而臣有患也補曰此十六字姚云一本無夫楚王懷之以其
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事征伐也臣辛張陽王韓魏齊也此三人之辭
非說冉者此下乃說故名冉者之辭此臣之所甚患也今公東
而因言於楚公謂冉東東之楚也因與楚好言是令張儀之言
爲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之此禹善謨令儀言楚依冉而冉果與楚合是儀之謀
佯於禹也而務敗公之事也三國是儀之說必欲敗冉合楚之事公不

河洛文曰左右之言未切中其主之病者

李東陽曰惟斷乃成亦若以之知先不以斷之必主昏亂則必敗

如反公國請秦德楚但施恩惠而不之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其於冉如何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爲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因宣言之所以信於三國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爲之請而得則儀重冉儀時相魏爲儀請亦所以爲魏魏亦重冉也補曰爲公之爲去聲

醫扁鵲盧人字越人正曰鮑本高注史渤海郡鄭人姓秦氏名越人徐廣云鄭當爲鄚正義云又家於盧號盧醫按周禮釋文引史記姓秦名少齊越人今史無少齊字恐釋文爲是彼時所見本未缺也越人似非名字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

請除欲去其病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砭也所以砭彈癰腫正曰此亦本高注石針曰砭所以刺病按橐鄭也曰補曰姚云劉本有曰字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如此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按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至是百三十年矣正曰簡子在晉昭頃定公時周景王敬王之世也秦武王元年當赧王五年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闚窺同小視也周室洛邑蓋欲取之不正言爾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鎬京也正曰三川宜陽說見周策大事記蓋控阨之地故秦武云云而寡人死不朽乎補曰乎史作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太后外族輔行輔猶副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補曰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故曰事成盡以爲子功大事記云壽武王所親幸故茂以讓之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鯀竊息壤以堙洪水時則訓於中央言息壤堙洪水之州而鄉子厚言永州有之則息壤非一處此秦地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之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此屬修武積之久矣二縣財賦歸之名爲縣其實郡也

此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夫受郡下大夫受縣則郡縣之稱久矣正曰大事記云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魏惠後七年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爲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故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今王倍數險倍背同行數千里補曰一本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并猶兼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屬漢中補曰大事記云本庸國今房州竹山縣漢中要地也天下不以爲爲衍字補曰姚氏云錢劉本無此字多張儀而賢先王惠文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冀州國後志云一名中山亭補曰見中山策三年而

按正義云謂函谷及三崤五谷

拔之樂陽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補曰衍史並作奭新序作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挾韓而議（媒孽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元作侈）之怨也（朋公仲名此書後或名朋或名侈朋侈字近故誤史並作侈然韓策言公仲侈又言韓侈為兩人今定公仲名朋別韓侈也正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侈大事取韓又有韓明韓侈馮朋音混而侈明朋字訛故也且當各存舊文雖見各條）昔者曾子處費（魯邑屬東海）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族姓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

戰國策卷三

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故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機之持緯者）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使其母疑）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疑之於王）不適三人（遣書同）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

二人在（言在中也）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茂傳有在三年）

宜陽之役（役猶戍役正曰役事也）馮章（秦人）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使楚說也）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許為逐之）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王（此策詭謂）

戰國策卷三　二十九

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為約何正曰戰國變詐多此類豈暇慮後邪懷王親受商於之欺而猶不悟昏於貪故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進軍）而卒不上（卒士也上猶前）秦之右將有尉（軍尉）對曰公不論兵（言不以兵法治士）必大困甘茂曰我羇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以釣餘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推也補曰衍史作奭下章同）而公仲（元作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戰功曰伐言後不復立功正曰一本作無茂是茂字訛）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示必死也）

按徐成位曰此策亦宜在前

鮑彪元曰天下未有不相信而相用者也不信則携携則必畔畔則相取矣相御蓋

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補曰一本鼓之宜陽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二人毀之如攻國然）而外與韓朋爲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不得事權）秦衆盡（謂死傷多）怨之深矣（使茂久攻二人持之故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

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變背約也楚時助韓兵在韓後　正曰言其後有變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猶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制）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　正曰聲言與韓而不遺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秦人　正曰無據）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元作仰　補曰大事記引作市者是）甘茂也（顯與茂爭國者見惠王策抑按也　正曰按惠王策李讎云云顯乃張儀黨無與茂爭國事）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敗茂　元在韓策補曰鮑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楊侹卯作市注亦異大事記所取鮑氏云顯得止用顯亦今韓策注文爲此章無作侹字者豈別本有之而鮑又重見於此乎○宜陽之役策公孫衍史並作公孫奭又有公孫顯公孫郝公孫赫其云救韓而議云善韓皆仕秦而黨韓者大事記謂郝顯奭郝奭在音爲一人愚謂赫即郝也然其事亦多與衍頗又恐衍即顯之訛也今日當各從本文）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言其強辯）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辭屈也）爲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補曰者字疑衍）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集韻需音懦帝柔滑貌　補曰需即濡）則王必聽之

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弱者易制因可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間之間）（暇隙也因暇與語將置相也）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聞之於道　補曰姚注劉本無道而二字按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相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境內盡知之蓋樗里疾道穴聽之矣）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

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補逐逐行也曰告人足矣
必不告已正曰姚本有之字補曰告人之云機更深險
茸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凡屈皆楚人楚任之於秦使爲秦相爲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茸茂
謂秦王曰誅元作怵補曰策誅怵字通於楚誅誘也若怵則驚耳而不
使魏制和制謂主之楚必曰以鬻魏言告魏之秦鬻魏鬻賣也如
責友云言始約而終背之魏補補曰恐缺一魏字不說而合於楚楚魏
爲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
絕句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言魏楚割地與秦時地未入故
言寄

戰國策卷三　卅三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
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王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正曰歛也約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
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大施恩惠而輕失齊驕也戰
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言不以交楚爲意驕忿非霸王
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詩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
始何以知其然也補曰一本惟始與終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

殘范中行范吉射中行寅晉兩卿圍晉陽屬太原故詩唐國補曰大事記
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北齊分晉陽置龍山縣隋改龍山曰晉陽而以晉陽爲太原縣卒爲三家笑趙魏韓也事見韓策晉出公十七年正月大事記晉
出公十七年晉荀瑤與越韓魏氏分范中行之地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晉哀公四年趙約韓魏攻荀瑤滅之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故越國揚州郡亦山名事見京
元年勝齊於艾陵杜注齊地哀十一年補曰正義云艾山在兗州博縣南
爲黃池之遇陳留外黃注縣有黃溝又魏內黃吳會諸侯于黃池今黃溝是哀十三
年正曰哀十三年杜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按外黃小黃封丘皆屬陳留外黃有黃溝故指爲黃池而內黃隸相者亦有黃溝水經注所謂河水決通濮濟黃溝者也相與封丘殊

戰國策卷三　卅三

遠當以杜注爲正路史同杜注無禮於宋並哀十三年吳欲伐宋殺其大夫囚其婦
人遂爲元作與勾踐禽死二十二年梁君惠王伐楚勝齊
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魏記惠王二年敗韓於馬陵敗趙十懷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二十八年中山君爲相不見齊楚及朝天太子中也三十事正曰年表二十九年後子死十年齊敗我馬陵虜申身布冠以喪禮自居也而拘於秦拘猶制正曰高注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
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
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
下之國雍擁同言據有之徙兩周之疆侵逼之而世主不

陸深曰此亦戰國之高士尚在司馬錯下

敢窺陽侯之塞(河東陽汁陽侯國) 取黃棘(秦紀楚記懷王與昭王盟於黃棘皆不地 正曰正義云蓋在房襄二州) 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言善其後 正曰尾終也即上文能終之說) 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濟水在溫西北此言中國 補正曰濟水出絳州垣曲縣王屋山伏流至孟州濟源縣出二源合流至溫入河出河南溢而爲滎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入於海) 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逸詩言行九十里遠足爲五十里耳) 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

戰國策卷三　三四

世主之心(依猶據) 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強故) 何以知其然也秦之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秦楚韓魏也韓魏雖弱以得援故與之敵) 而未能復戰也(敵故不敢輕戰) 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外言四國不以爲意權言能輕重四國) 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魏韓得之 正曰下文楚先得齊可知) 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以銷金爲鑠) 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楚)必爲天下笑矣(彪謂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名 正曰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今策云伯王之業五伯不足六孟子而有是言歟驕者必敗亦論之常其言先得齊宋以下是乃量事勢計較強弱不過以力服人而已豈可與孟子同日語哉 補曰江之當大之爲去聲夫上處)

許應元曰君明臣直後世釋君之紀者多用此術蓋本之任座

秦王與中期(秦人)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勇者多迕人)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補曰當曰中期悍人也有錯文)

昭襄王(武王母弟元年赧王九年乙卯按索隱曰名則一名稷)

王維楨曰甘茂云秦逢蘇代求入爲貧女之喻可鄙甚矣

甘茂亡秦(茂傳昭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 且之齊出關遇蘇子

戰國策卷三　三五

(代也代傳侍燕太子質於齊將適秦) 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女在室者) 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遣之使去)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恒常)

田汝成曰此說善揣二王心事者故書中

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茂事惠武昭三王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集韻贄與摯通握持也言多持物往遺之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扶風有槐史云鬼谷注在陽城補曰按史谿鬼槐谷並作鬼谷故前劉徐注在陽城後則劉伯莊云在關內雲陽皆不明按姚引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作鬼谷大非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為茂游說也正曰代以此言激秦王與之上卿以相迎之使齊亦重茂豈非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迎之於齊補曰姚注錢作以相

卬迎之甘茂辭不往蘇子元作秦補曰姚氏云一作代按史同僞為補曰僞為二字疑是為謂蓋上卿之事誠有何得言僞為一本作謂齊補曰姚氏云一作僞為閔王王閔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命猶入命之命茂傳有補曰列女傳齊女徐吾與鄰婦合燭夜績辭亦相類史通謂游士假設之辭遂以名字加之者

獻則楚人為芊戎游說者謂公孫消秦人曰公大臣之尊者

朱明徹曰政所謂陵轢從太后起

也數伐有功代戰伐所以不為相者太后宣太后不善公也芊元作辛下同戎者太后之所親也穰侯傳同文弟芊戎為華陽君凡芊皆楚人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為昭王楚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為周相楚必便之矣戎雖以罪去楚楚既與秦共資之必為楚用故楚利之是芊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許應元曰池之策樓緩之策緩不敢言池不敢決乃令其主自得之此所謂首鼠之計也然策其必悔則存中其主之病而擅輕重於兩悔之間則不得不從割地之悔矣然後可任割地之計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九年也正曰哀當作襄秦王謂樓緩趙王見穰侯傳此九年相秦而免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太河之東非地名補曰講媾通說見前

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元作勉補曰策免勉通姚本作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族王何不召公子他元作池下同此書多作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扶風渭城也補曰大事記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猶之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鈞均同平也寧

岡皮咸曰緩之言是也鮑註非在使王決之耳
歸有光曰此特欲睬呂礼自全
耳礼親而齊危齊危則并及之矣薛卒攻齊之事秦且親薛豈爲親哉

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斷
也猶必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補此二字
補曰宜復有三國二字之兵乃退緩時犄秦對以池之言豈爲侵官哉而曰此父
兄之任焉用彼相矣補曰緩之不自言池以兩
悔言皆舞其主之術也乃周策韓慶爲西周說
薛公今臨函谷而無攻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
出楚王以爲和薛公從之鲁公丁池來媾遂罷
兵大事記說見彼章當參觀按三城者武遂與
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
無考事在年表秦昭九年下十一年書韓與齊
魏擊秦與我武遂大事記謂即此年事誤分也
通鑑綱目通以爲樓
緩公子池之對者誤
薛公田文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

齊收猶取也禮時相齊親禮所以取齊昭十三
年禮奔魏其相齊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
九年歸秦明年齊伐宋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
合在禮歸秦之前此時文未相魏其言爲魏意
親之矣正曰失考辯並見周策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
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相齊及秦是君收齊以重呂
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齊讎冉也欲得陶故
故下章曰攻齊不成陶爲鄰恤然齊未免於兵
亦不敢爾王曰齊無兵患則可以肆志於冉與
秦得天下則伐齊深文意同但言其事理當爾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
薛也文以此十三年奔薛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
君齊破晉強晉謂魏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

許應元曰冷向當是齊人是策亦爲齊曰知之以勸秦王

取晉文親魏而重冉故欲取晉必重冉齊與晉敝邑薛雖文舊封而屬齊
齊破畏魏且取薛予魏而不能支秦魏得薛秦必害之而魏實弱不能當秦
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
重也補曰姚本挾晉是挾字訛義不通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
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禮雖亡秦之齊秦方以禮收齊則復親之今齊
不破是秦收齊之功遂也禮爲有功於秦秦必用之并相齊秦也子必大窮矣
冷向高注秦人今詳爲齊人正曰高注秦臣韓趙策亦有此人謂秦王曰向
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
有也晉國大梁也宋在其東宋破則梁危安邑屬河東近秦梁危則秦可取安邑燕

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
王秦多得地齊畏其強故重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
重王燕趙交於秦故齊必恐王何惡向之攻宋乎惡皆去音向
以王之明爲先知之言秦自知攻宋之利故不言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謀所以定其封苦元作若補曰此連下有缺誤
於除宋罪重齊怒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冉之封不定故以
爲若除辟免也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
之一時已補曰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
重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言爲奉陽君定封說見彼策○姚本之時也已

田藝衡曰如冀言韓魏而卒之分韓蓋此策寔爲魏也故與冉言之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補正曰秦下宜復有秦字不能與齊縣
衡矣懸衡輕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
言累有戰伐之事正曰劉辰翁云積往來之節也而齊之德新加加德韓魏
與正曰與一作焉秦交爭韓魏韓補魏東聽謂聽齊正曰姚本齊
秦交爭韓魏東聽自通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
楚包九夷補曰索隱云屬楚之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
塞屬沛北有甘魚之口未詳疑爲濟陰高魚正曰王應麟云鮑說非左氏昭
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竟陵縣城西北甘魚陂權縣宋衛言較其輕重宋衛
乃當阿甄耳莊十三年注阿今齊北東阿齊之阿邑甄屬濟陰莊十四年會于鄄

史作甄此言二國如齊邑屬補曰鄄本濮州鄄城利有千里者二謂齊楚正
曰恐非此句正指楚富擅越隸越句踐國隸猶禮之秋官肆隸征伐所獲之民也擅
專有之事正曰越有三皆屬楚隸徒隸賤稱此言楚之強秦烏能與齊縣衡
韓正曰此句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權縣宋衛爲比一本權縣韓魏者是支分字上或缺楚字
如此義乃欠通支分方城膏腴之地支言細散取之肢腹肥也言肥沃如
之以薄鄭薄猶迫也鄭屬長安在秦漢之間正曰西都咸林鄭舊封去萬城遠新鄭
榮陽是時已爲韓策凡言鄭者韓也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
齊
五國罷成皐屬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三年此二十一年也史不書補曰皐姚本

王士騏曰婦人與政何哉許應元曰以不用謀之以失韓魏抑之后之爲前策巧矣陷不思秦王何人哉秦之不亡幸耳

作睪前漢志成皐故虎牢亦名制左傳所謂巖邑也正義引括地志云成皐故縣在洛州汜水
縣西南汜音似秦王欲爲成陽君以趙魏策知爲韓人此十七年入朝時在
其國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宣爲魏冉冉后弟時
主五國之成后恐成陽害其事故爲之言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
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
心乎翕猶收也言收之晚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
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
也其窮在齊亦必韓魏所惡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

吳兆曰利之爲害大矣哉戰國吾臣多坐此病而卒莫能覺悟夫故藍田楚之欲也而漢中楚楚之所利也說以攻秦可得楚遂信齊使而受其害者皆利心所使也下則三國河以得志於楚哉

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
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
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補曰姚氏本章首有
此六十六字藍田屬京兆豈難得哉此策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求秦
救薛公時在魏說者欲使薛公遣使之楚告以舍楚攻秦以疑秦使不救楚此言三國既舍楚
攻秦藍田可得也況於秦之故地藍田秦近邑也尚可得而況楚地謂秦且
以漢中予楚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國之
辭云元作去三國攻楚史不書辭云上所言者也則楚之應之也必
勸勸樂之也言樂從從三國攻秦此一說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

矣出兵敵三國也其謀白楚秦爲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
楚楚必走秦以急趙秦告急補曰姚注一本以下有告字秦愈不
敢出畏三國也此又一說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我三國也離言
絕其交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
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
秦遂不敢出兵大補曰姚氏云曾作勝高注亦作大勝有功此章應屬
齊若魏然附之齊則薛公時在魏附之魏則無薛公事以其事不完不明而齊魏無所適屬也
故次之此正曰秦惠王後十三年取楚漢中非薛公在魏時事鮑不見戰簡文故其說妄謬而
次之此

許用晦曰劫與謀劫之使立負芻也妻齊女則齊秦合負芻立則薛公困是秦挾一女以制三國也此說亦曰此婚姻可貴可考者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韓春謂
秦王曰王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劫魏劫同則上
黨秦之有也此上黨屬魏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
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言負芻以母故必事秦已珉元作
民下同字書無之而韓珉韓策作珉今並從之此魏人也正曰巳字句今連作巳珉非珉珉策
字通恐即韓珉也欲以齊秦而困薛公爭魏權故補曰一本欲以齊秦
劫魏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佐負芻庶兄也定定其立臣請爲王因
珉與佐也因二人可以劫魏困薛魏懼而復之反齊女負芻
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

奉事王矣齊女德秦而齊其父毋國也齊又與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與趙和秦也此二十七年白起擊趙因伐光狼正曰無考
兵必出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
從公公又輕不能窮冉故從冉而和然先和則冉重今不勝而和故輕公不
若毋多謂專志於和無他務也則疾到趙歸我也此益冉欲和而起欲戰也
起冉所薦其言窮公起字不爾補曰語不可曉有缺誤姚云到恐封
陘山之事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韓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
齊則此役也陘山在密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則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
也事在三十四年正日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

趙韓魏皆記者之誤按大事記赧王四十一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魏冉伐魏拔四城明年趙
魏伐韓秦魏冉救韓敗趙魏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補曰陘山見前大事記華陽亭多在
密陽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屬河南此時屬
齊正曰此指開封陽武非齊地當考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齊公子
趙王惠文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
而納順子欲以解戈敢告下吏不斥王故言告吏秦王
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
約齊背二國不可信恃大國不義趙以齊倍之爲不義以告敝
邑告以伐齊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有社二社二邑也正曰未詳戰國之

張洲曰益甲伐齊之不利[illegible]

何洛文曰晉楚之強不可大敵故爲此疑詞以[illegible]之不走且走[illegible]不彼且此必不聽趙之計

制 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
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
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元作之者）言曰秦且
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必者）
意其然（王襄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
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
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
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此二十七年敗）
趙取代光狼 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

戰國策卷三

晉（此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救）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救秦無）
後慮可以南制楚 夫齊罷國也（罷疲同）以天下擊之譬猶
以千鈞之弩潰癰也（補曰史作決潰癰）秦王安能制晉
楚哉（夫能制人必其威武足以屈人今攻罷國勝之非武也安能制人）二也秦
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多出兵則晉楚爲
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多則非獨齊見制）
（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割地以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二國惡秦而齊）
（先伐故既合則齊爲二國出兵頓下也此以小言之）則秦反受兵四也是

[illegible]

田藝蘅曰用起語特之有力

[illegible]

王祖嫡曰不能爲時時至弗失二句乃古今名言[illegible]

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與秦伐齊）以齊破秦（初爲之頓劍是也）
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白起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正曰按起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在取魏城六十一邑前一年昭王之十七年也索隱云韓故地又魏以安邑入秦在昭王二十一年恐非此時得之）
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
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取）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如之）
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
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
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穰侯傳有補曰於是穰侯）

戰國策卷三

（不行引兵而歸秦爲齊爲之之爲使臣之使兩走字並去聲）
秦客卿造（造其名）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冉別封也越記注陶今齊陰定陶補曰說見趙策）藉君天下（借以制天下之權）數年矣
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陶大也）長小國以朝天子
（補曰姚本幸以朝）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
爲鄰恤（言近於憂）而莫之據也（無援國可恃正曰言攻齊不成則陶且有爲鄰國得之之憂）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
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天時非人所能爲）時至弗失（補曰姚本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

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謂時之利無大於此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田單破燕燕惠王之初成昭王之功燕昭二十八年命樂毅伐齊入臨淄三十二年下齊七十餘城明[illegible]下二年後之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君謂詩云樹德莫如滋滋益也除害莫如盡逸詩補曰秦誓樹德務滋除惡務盡燕本作書云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閔八年蘇代爲齊說燕噲讓子之燕幾亡矣而不卒功故有樂毅臨淄之役正曰齊宣二十七年注讓子之下宜云於是燕亂齊伐之云云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元作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卒猝同而從齊齊秦元作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讎謂齊以誅於燕使燕誅相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元作借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亦河之南非郡此葢寓封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補曰後爲萬乘之爲去聲

司馬遷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何其智之明也

按淮南子云文王砥德修政天下二垂歸之

項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補曰姚氏云此段首有缺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補桼此當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爲衍文說秦王曰按史此春申君未封時書在摯芊卯後此三十四年也補曰說已見上物至而反至猶極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置之物上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尊稱之耳時未爲帝文王惠文王非孝文武元作莊王按史秦輕楚項襄王馭乃上書說秦昭王則史與此策書此爲莊王謬也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通也以絕從親之要要約也今王使成橋秦人補曰劉伯莊云橋音矯守事於韓守猶待成橋已元作以正曰以已通北入燕使燕入朝於秦補曰史作盛橋以其地入秦爲是新序同此言韓入地下言取魏地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割地燕入秦必割地予秦

[illegible]勁其聽而秦今自止方[illegible]說矣

秦使之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補曰出也姚本作杜是大梁之門舉河內屬司隸正曰正義云卽懷州也在河南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拔燕酸棗虛桃人燕南燕屬東郡酸棗屬陳留徐注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又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頻丘按此則虛魏地也桃人史作桃注燕縣有桃城今按任城有桃聚補曰燕張儀傳注滑州胙城縣酸棗正義云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古酸棗縣南虛正義云謂殷虛今相州所理大事記解始皇紀引正義云姚虛在濮州雷澤縣東二地不同按高注作虛文協楚燕之兵補曰史作魏之兵意此上皆魏地當作魏之兵不然燕楚以來援者言之雲翔而不敢校雲翔散也語注包曰校報也正曰爾雅其飛也翔注布翅翺翔按翔有高起貌漢書言翔貴古人每言高翔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元作申無休字今從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河東蒲坂注故蒲蘇代曰北有河外卷衍注不地今按屬魏故魏地書拔我首垣蒲陽衍而張儀說魏王秦據卷衍又南陽有杜衍垣元作恒河東有首山首垣正曰徐廣及索隱皆云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索隱云衍在河南與卷近卷丘權反正義云屬鄭州恒姚本作垣索隱云首蓋牛首垣卽長垣非河東之垣也長垣開封縣以臨仁兵臨之仁地缺平丘元作兵小黃濟陽嬰城地並屬陳留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補曰按燕策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史作外黃正義云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朐縣西[illegible]大事記云水經注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決通黃溝趙世家拔魏黃城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爲名舊注陳留

董份曰吳極言[illegible]也

董份曰憚蓋言王之威足懾諸侯而大也

茅坤曰雖爲楚說秦亦是確論

外黃者非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周紀注在江河之南楚紀注建寧郡南有濮夷磨之北後忠當陽縣注荊州記沮水西有磨城子胥所造正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卽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止作濮歷則其字甚明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補曰憚史作殫是新序同殫盡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高注肥猶厚地猶道則此誡字元作地也補曰守威守成史誡作地新序同姚氏云一本作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元作材史作伏甲兵之強一元作壹補曰史作乘新序同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挫毀不持守也正曰從乘字義明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榆次屬太原智伯葬處正曰索隱云敗於榆次正義云屬并州縣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散也干隧吳地蘇秦春申傳並不注道應注干隧在臨淮

董份曰沒利者為利所沒蔽易患者易視後日之患不預防也

岂此耶蓋或越王逐北至是正曰正義云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夫差自剄處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元作設補曰姚云劉本作沒利於前沒猶蔽而易補曰易音亦前之利易後之患也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補曰艾陵在兗州博縣南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禮揚州其川三江浦水濱也高注即干隧正曰書蔡傳妻江東江松江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其日可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史注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謂無傷而忘毀楚之強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強考下文宜有韓字補

董份引二國之禍信得敗正見韓魏不可信而又不明指信字故讀者未易詳耳

曰史作韓魏新序同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補曰取下有也字文順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正曰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走也毚狡也言兔雖善走或時遇犬犬能得之人心難知或可忖度補曰躍天力反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故卑辭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累而有累世

董份曰微切激渾涵而悲慨不容讀者不入也

陸深曰韓魏一段說秦之暴虐與二國之被祈可悲可恨不待詳說

之怨焉夫補曰姚本之怨矣無焉夫字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補曰百世史作將十世新序同高注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頷也首身分離暴骨草澤暴日乾也頭顱僵仆顱首骨僵偃仆倒也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纍為虜虜獲也鬼神狐祥狐之為妖者正曰史狐傳是新序作潢洋二字楚辭後語注潢戶廣反洋音養無所食無人為之依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為人臣女為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

惡安也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補曰一本隨陽右壤疊一句新序同陽作水索隱云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多山林者是也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趙韓魏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燕應言以兵從之蓋躡秦也秦楚之兵補補曰史之下有兵字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屬楚國方與方與胡陵屬山陽銍胡陵碭蕭相碭屬梁國餘屬沛

陸深曰當時齊最大又提此作一折最有輕重

故宋必盡七邑皆宋地故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濟陰乘氏注泗水入淮梟國六縣注入沛補曰書蔡傳泗水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四源俱導因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十今泗水縣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補曰姚云劉本以上無於字史新序同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較同直也言與之斂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負與抱反背也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不吏事猶治補曰不吏姚本下吏是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

陸深曰單中事秋不書有深味

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也禁制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言地廣正曰注為之注補曰史作樹怨於楚新序同姚本一衆而注地舉詘令韓魏詘猶反正曰魏句屈命令於韓魏歸謂帝之重齊言齊韓魏皆強而齊尤甚也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元作臨以補曰交云劉本韓韓必受首言其報而請誅王襟以山東之險如敵帶以河曲之利圍繞如帶韓必為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補曰史十下有萬字是新序同戍元作戍補

按此書後而千歸之轉其並歸其本末並存之一段文字何也明殿

許有元曰歌之新所謂善息者也當是時秦必不能悉舉楚而馬守五湖之禍是秦六國已失故宋秦欲其後秦并六國其調度盡歇策

日史作戍是新序作伐鄭梁氏寒心戰懼則然許鄢陵並屬潁川嬰城上蔡召陵並屬汝南不往來也韓魏不通補曰史上蔡上有而字新序同從此則上從嬰城句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元作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斂手是王之地一注元作任補曰史作經是兩海東南正曰索隱云西海至東海要絕天下也要謂中是燕趙無齊楚齊楚補此二字補曰宜從史疊齊楚字是新序同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齊楚持劫之也補曰史直搖齊楚新序同通鑑綱目從之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

手有丁曰燕趙盜齊楚二句謂亡國不得不救也

之酷春申傳有補曰史昭王曰善於是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惡音烏重世之重平聲藉音借方輿音房預為王之為去聲

許應亨曰世鄉中詳無人援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故許人致慨于背憎推恭輿噴於刈此僕君子銷信讒言可已

段產人秦人謂新城君韓襄十二年注芊戎也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郎廊同漢官表注主郎內諸官正曰廊字通作郎不謂郎為廊郎中令秦官郎乃其屬此注在郎中令下非郎職也大事記謂是時郎中職已親近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元在韓策魏昭策白圭語同正曰見下

段干越人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補曰史注段干魏邑路史段干李姓邑初邑段後

田藝衡曰纆牽長寸量牽長古今一也可不知之

邑干因邑而氏 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 良趙簡子御駕馬在
車下負輗 云取千里 其言然 馬遇造父之弟子 造父周穆王之
御不得與王良同時然學出於造父若得稱為其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 造父之弟
子曰馬不千里 不能然 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
也服千里之服也 駕車馬四兩服在中央夾轅兩驂在旁見大叔於田言馬
言服馬言驂耶 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 纆索也以
牽馬 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
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 戎未
嘗相以其傳國事稱之 不釋塞者 言障之於下不解 是纆牽長也

戰國策卷三 十三

亦在韓策詳二臣之言則戎之寵少衰矣故范雎得而間之正曰上章為議已者言下章言相國之短於用見皆不見芊戎寵衰之意為秦亦無明徵當從舊次難去聲

戰國策譚棷卷第三上 終

陸深曰此下四日陸穠通共作一篇

黃震曰范雎以口舌傾穰侯之位賊穰侯以君臣骨肉之親則雖遠交近攻之策亦有益於秦秦王之聽也宜哉

楊慎曰雖此書只是求見尚未敢言秦國之事所謂下可以書傳者也

牧曰穰侯謂諸侯客子無益昭王亦應天下辯士

無所信則此書固所以陰破其見耳

唐順之曰此是一篇隱語中用三臣間為議論發端文辯而核

戰國策譚棷卷第三下

秦 與地見前

昭襄王 名號見前

范子 名雎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音舊姓故史云魏人補曰雎音雖 因王稽 秦謁者令時使魏還 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正 史作政字通 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 利猶達 若將弗行則

戰國策卷三 一

久留臣無謂 元作為 也語曰人主 補曰姚云後語作庸主史同 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 集韻椹斫木鑕鑕鐵椹質鑕同 要不足以待斧鉞 鉞亦斧也 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 嘗亦試也 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 保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為反覆此任人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補曰姚本反覆於前王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 卞和之璞皆美玉名 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 失謂不能別之故卞和三刖也 而為天下名

司成曰足以動秦王只在此數句耳
董份曰凋榮意已指穰侯等而不可明言故微之
[illegible]元曰疑則少嘗之一語戰國策士類以是試當世之人主而雎謂帝王不能有間亦輕相持論矣
董份曰雖此書淺言之則不足以感王深言之則立償事故其心最著
董份曰顛鴉辭氣不如是不足感人也
按史記索隱曰亡猶輕蔑也
余有丁曰亡字輕語猶言無乃也

罷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厚言使之
重 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
諸侯其人皆取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
何也爲其凋榮也凋傷也榮草華也此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良
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
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
能改已補曰雎云聖主明於成敗之事而曰疑則少嘗之語既反覆又引舜禹舜禹豈
嘗疑事者哉所謂潞士之言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
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

戰國策卷三 十

闔合同補曰闔史作概索隱引策作闔亡元作巳補曰姚云一巳錢作亡史同其言
臣者亡其猶得亡補曰亡其猶亡乃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
也則臣之志絕句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按自非然者即策非若是也臣願
即策則臣之志願云云志字句絕雖奇非文義願少賜游觀之間間暇隙也
望見足下不斥王故指其足下之人猶陛下也而入之書上秦王
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且說說其未用之故正曰謝其得人而說其欲見之
意姚云一本無說字史同使人持車召之雎傳有補曰爲其之爲去聲說之之
說音悅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補曰一本謂范雎寡人宜以

余有丁曰變色易容非但敬肅蓋亦恐懼意
董份曰此與欲言不言最妙非善形容不能見其次序
王維楨曰王跽請而不言以嘗試其意耳
張洲曰范雎入秦思欲一見秦王以生其所欲言然不可得幸一見乃故爲唯唯遲避之狀陽爲不敢言以盡其言策士頗巧之智類多若此深可憎哉
茅坤曰雎爲欲言不言且餂昭王之情於以深入而國要之可謂破天關手段國策盡能摹寫出
蘇濬曰動秦王久在此數句只是欲帝王耳與前若相應第一要緊事
許應元曰范雎三問而後發言非故爲以傷說此

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益修李帛之怨補曰大事記赧
王四十四年秦滅義渠漢匈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王於甘泉
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
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敏猶傷敏疾也自傷其見雎之晚敬執
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下見賢遍反
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博雅屏除也此謂去之宮
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以教之謂寵 范雎曰唯唯有間亦隙也正曰間猶頃也孟子爲間如字
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跽長

戰國策卷三 三

跪也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
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
陽之濱耳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陽詩在咸陽之地補曰正義引呂氏春秋云
太公釣於茲泉鄠道元云磻溪中有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北流十二里注于渭
若是者交疏也絕句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
南補曰姚本無南字史同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
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
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
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

詳以堅秦王用臣之心即所謂死則少當之

楊慎曰臣非有畏一句為下文患憂恥之綱下文患憂恥三句即此有畏之意又為下三段之綱

楊慎曰叠言三不足以及五死字文如貫珠妙不容言

楊慎曰五死應上死字臣又何患應上患字此敘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也

楊慎曰伍子胥夜行晝伏應上亡字臣又何憂字應上憂字此既言亡不足以為臣憂也

補正曰蔆夫夫字乃溧字之誤地在溧和之間

楊慎曰箕子接輿應上為厲為狂字臣何恥字

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夲也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音賴惡疾也補曰豫讓傳索隱云凡漆有毒近之者多患漆瘡若賴然故以漆塗身令若癩然厲賴聲近古多借）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秦記烏獲武王力士然自孟子時稱之則其以力聞久矣）奔育之勇而死（史注孟奔夏育皆勇士育之力能舉千鈞補曰皆衛人）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楚關名補曰後語注云韋橐）夜行而晝伏至於蔆夫（地缺正曰姚本作蔆求索隱云即溧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同飢困故）乞食於吳市（胥傳在丹陽溧陽）卒與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高士傳楚人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

應上恥字此段言為厲為狂不足為臣恥也

龍德孚曰上說即分此說又巧真辯士哉 茅坤曰從一箇臣何患一箇臣何憂一箇臣何恥上行以臣之所恐者云昭王焉得不成妙

楊慎曰末言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窮辱即為厲為狂也臣不敢畏也應前非有畏而不敢言也字眼照有關鍵

張洲曰此處說露太后大臣等意而下先言欲並魏之事蓋猶未知王心何如而先以其說嘗試之乃范叔所謂滑稽也 凌約言曰此時昭王之心惟恐范雎不言秦隱不保故上及太后且欲為之甘心又何有於大臣哉此其說所行而相印歸之也

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補曰姚本一本無此二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於時猶為之今為而有補故特以為榮正曰接輿故辟世之士箕子之心豈雖所能知鮑順文為說謬矣）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蹷也（蹷僵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即就也補曰即一作鄉）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傳非大臣也）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慁混同亂也溷貌）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在雲陽雲陽屬馮翊）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定涇陽）右隴蜀（隴西有隴坻即隴阪）戰

張居正曰借蹇兔以言秦爲其不救也

許應元曰范雎之策秦世上司馬錯吳不先魏而爭蜀齊皆卒有甬東之辱

茅坤曰秦之伯業定於遠交近攻之一言

陽一奇曰遠交所以孤其近者

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俊犬名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而逐蹇兔也蹇言其不俊補曰姚本施作馳蹇作蹇史同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補曰史閉下有關字姚云李善引同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失義矣義宜也已少出師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

戰國策卷三　六

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踈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閔二十二年敗楚重丘大有功正日十二年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辟拓地也膚寸之地無得者集韻側手曰扶通作膚春秋傳膚寸而合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罷瘷同在野曰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主辱君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補曰遠交近攻秦一用此術破諸侯并天下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

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元作山中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武陵二十七年亡中山功成名立利附焉元作則今天下莫能害從史此言近攻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出入來往所由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言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可使爲丘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

戰國策卷三　七

之不可舉兵而伐之彪謂遠交近攻雎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旣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先策爲上其次之其可也正曰大事記親魏者豈誠愛魏哉孫韓黨耳於是舉兵而攻邢丘在河南平皐補曰史廩丘鄭丘即邢丘也正義云漢置平皐縣在懷州武德縣也邢丘拔四十一年夏取邢丘而魏請附曰雎復說也秦魏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補曰姚本此下有王不如收韓一句王曰寡人欲收韓補曰姚云錢本有史同不聽爲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屬河南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

劉總曰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至斯之止逐客並頻請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 王鏊曰根深而後動

安約言曰毋子之間人所雜言首雖意以不廢太后無以逐穰侯不逐穰侯其以得相位矣獸言其他哉

許應元曰四貴此必能亡秦也

太行之道河內山陽唐有此山晉臨也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補曰宜一本作榮史同是時宜陽之拔久矣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雎傳有按史拔邢丘在親魏說後二年此三十八年也拔宜陽說亦在拔邢丘前則此邢丘拔要終言之也正曰大事記秦昭王三十六年范雎為客卿三十九年拔懷四十一年拔邢丘史拔邢丘後雎復說攻韓則此自是兩節策附載為一章也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取南陽絶太行道皆行雎之謀也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賢屬後為相封安平君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補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悬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母弟華陽補曰正義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杜注新城密也故戎又號新城君涇陽雍州縣高陵為京兆○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不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欽文又走涇陽下姚云曾有華陽字史同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擅專也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不顧王也穰侯出使不報報猶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使於外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擊斷謂刑人無諱言不避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

然而論國家之勢則其言善矣也卒之斯高擅國而秦從之矣 馮觀曰四貴權唯穰侯最重故又專以穰侯柰詩

馮觀曰管齊管趙管字下得其古史記李斯傳云管事二十餘年管字與此甚同 司馬光曰穰侯相秦益強掌制諸侯如秦王之役使天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為秦忠於秦亦非有意於秦實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其路而欲拔其實其術而奪之位然秦王說聽之不明遂至于此乃逐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權術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深

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謂分其地剖符於天下剖猶分符信也謂軍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正曰竹長六寸說文說也漢文紀凡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索隱云漢書儀銅虎符發兵竹使符出入徵發此剖符承上決裂而言謂擅封爵也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國謂秦御言為諸侯所制補曰下章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云云恐字有缺誤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實木子披其枝披謂揀之正曰披折也普靡反披其枝者傷其心逸詩大其都者危其國此因詩申之也正曰恐此四語皆詩非必逸詩古有此語爾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楚將楚使救齊因相之管齊之權管猶管權之管專之也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集韻宿夜也通作昔事在閔四十年正日三十年李兌用趙減食主父減主父食百日而餓死趙惠文四年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亦昭王母弟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

夫使者豈以此夫
評將曰秦誅商君後穰侯君臣皆失之矣故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豪而不能免其身盡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勤不誣以叛逆昭王以謹遇冉至出老母遂誅其而不顧甚矣其少見也彼公子虞方欲報怨則不暇爲虞慮矣范睢以爲人以自私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田藝蘅曰穰其母而尊雖爲父豈帝王之事哉可謂可笑

陽於閼外此四十一年補曰按雎傳雎相在昭王四十一年秦紀明年太后薨葬芷陽驪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太后初未嘗廢穰侯雖免相而未就國太后葬後始出之陶此辨士增飾非實之辭故大事記從卻氏皇極經世書免魏冉相國奪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爲丞相封應侯其下書華陽君芊戎王弟涇陽君市出就封華陽葢高陵荊名此書爲實綱目書秦君廢其毋不治事逐魏冉芊戎公子市公子理云云亦失考 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雖傳有補曰雖欲言太后穰侯先已摩切秦王王曰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彦術也史所言未敢言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俯仰是矣而乃謂左右多竊聽者雖恐故爾則未然也雖豈不能屏左右言乎

陸穩曰此篇前奇甚似莊子下章叢蛇之喻與此相類
田汝成曰亦聞未嘗聞臣聞臣皆敘所聞若不出自己說者說哉
孫鑛曰首以神叢爲喻見國勢不可以假人次以指臂爲喻見臣之勢不可使大於君下以輿瓢爲喻見國勢比分必至亂國實喻意一節深一節

應侯謂昭王曰補曰秦紀應亭索隱云在河東臨晉又應爲太后養地徐云潁川父城縣應鄉又作大城按括地志之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後策應侯夫韓之汝南說者謂與應鄰則在汝者爲是昭王奪太后養地以封雎亦惡矣應於陵反亦聞恒思地缺有神叢與灌木中有神靈托之補曰晷子建國必擇木之修茂者以爲叢位史叢祠索隱云高誘注云神祠叢樹也今高注本缺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棊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以神靈借我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不必慧巧騶曰投投瓊右手自爲投右強而便欲自取勝正曰尚左尊神也勝叢

許應亨曰事以者因其勢而利導之秦王雖立太后制國穰在相國及華陽王固已心慍矣故更墨之辭甚於卻轉而騷特搖其所最患而最欲聞者緊實而說言之卒奪其位而擊太后與涇陽若陵兵哉

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負之如輿載物正曰輿載也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大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瓢則已稱猶等也謂比國於瓢稱瓢爲瓢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

張洲曰有國家者孰不欲爲子孫圖萬世之業先雖以有國者非王子孫一句動秦王之心觀若毋乎專者相國直指而雖間之甚不諱忌雖先有以動聽王心矣此奸雄揣摩之術然雖於至秦之日者也不則以疏遠而雖親貴其不至於身名俱辱者

令邑中自斗食以上漢官表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二升至尉內史秦有郡縣有內史郡國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內扶扶猶持也言不顚仆其輔外布輔謂股肱之臣而元作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

穀布歸有光曰秦王所畏太后穰侯皆輕而果華陽君得國爲最重患其爭而思去之不得不并去其母不去姑穰侯與弟終不可去范雎深中其欲故說才發口而計輙行

楊慎曰兩無奈寡人何言有輕重

王維楨曰引知氏者末以悟秦王叙注委切微動人心

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文不反涇陽高陵）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彪謂人君生事之所嚴有毋而已范雎說昭王乃以太后爲稱首忍哉君子所以進其身豈舍此獨無說乎）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人正曰高注韓臣按如姓魏有如耳）魏齊（魏相）孰與孟嘗（先時相魏）芒卯之賢（不言魏人魏亡兵也）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

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補曰姚本此下有左右皆曰盡然六字）中期（武王時已出此人至是四十四五年矣）推琴（補曰期史作旗說苑申旗史馬琴索隱後語伏琴韓子推琴說苑伏瑟愚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循論語記舍瑟也莊子云孔子推琴也）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料量）昔者六晉之時（智范中行韓魏趙晉卿也實分晉國）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出晉陽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晉水出并州晉陽縣西東南流注汾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板高二尺）智伯出行水（行去音按）

許應元曰語有之無老老無幼幼國家之患恒生於所易忽易知且魏齊亡國之言也徵聽之言秦雖不爲智氏乎抑業明白痛快可爲保國之良圖

楊慎曰吉君述古人事而以今之事比而斷之如子產諫晏王引前事滅夏后氏之類皆用此法

張洲曰殉葬蔽俗也蓋西戎之遺風太都以所愛殉殯人公實被三良矣悲夫

視也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徐無鬼疏在左爲驂在右爲御）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汾水出汾陽屬河東補曰漢志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山至河東汾陽縣入河正義云安邑在絳州夏縣汾水東北歷安邑西河入河高注安邑魏桓子邑）絳水利以灌平陽（絳水平陽並屬河東正曰晉遷新田今絳縣謂平陽爲故絳正義引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高注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不敢正語以肘築之）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躡蹈踵跟也）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

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彪謂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閑暇宜數聞之魏齊十一年有此四十一年也以在取邢丘下故不可先范雎事正曰秦自孝公商鞅以來政俗殉惡當時動以遺禮義棄仁恩虎狼目之是以魯連子顧義所不臣甚聖賢之徒之所絶也凡委質於其國者雖有忠言嘉謨皆不得在君子之列）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以人從葬曰殉）魏子患之庸芮（秦人正曰高注臣）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

田汝成曰攻其人謂不徒力戰而置人於敵使足以制敵之命者張儀代遠此或別一張儀

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
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
贍何暇乃補曰一無乃字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后死在四十二年補曰爲魏之爲去聲

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於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亭此時屬韓韓桓惠九年秦拔我陘此四十三年也正曰召陵陘亭者陘山也說見前非此陘史韓世家秦拔我陘城汾旁正義云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汾水之旁白起傳作邢丘亦誤大事記據世家爲文
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
攻魏而不得補曰姚云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

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
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
故十攻而弗補曰姚本弗下有能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
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
圍陘以張儀爲言儀死至雎之相四十四年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張
儀之力多且割元作削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
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
如儀者市智不如耳非力也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
得也補曰更平聲此章有舛誤未詳

何洛文曰王見當作臣見是田汝成曰見利則爭先見害則爭避小人之情狀大都若此而此策以狗相牙爲喻切實描寫景象在目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
朴周人懷朴元作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
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謝辭去也補曰一本出其朴視之乃鼠也○說亦見尹文子及漢應奉傳今平原君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後相孝成
見魏無忌傳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
而臣之降貶損之也鉅鹿有沙丘亭趙記不書此未詳正曰趙記書公子成李兌非平原也平原字必有誤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
如鄭賈之智眩於名眩日無常主也故爲惑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

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
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補曰一本有作欲富貴耳王
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
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輕脩忽也牙言以牙相噬
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補唐雎載音樂予之五
千金居武安屬魏郡趙奢傳注在邯鄲西正曰武安說見前高會高紀注大會也
相與飲謂邯鄲人邯鄲趙國都誰來取者於是其
謀者固未可得予也所金少故未能動謀者其可得予者
與之昆弟矣謀人之昆弟正曰言與之和好若昆弟矣此下有缺文公與

鮑民表曰忌之爲害大矣哉即世之賢者且不免焉況戰國之奸雄乎說應侯者能料其智中國策爲此言不則趙亡而秦王正人臣之大類而不可必得者雖出武安君下容何傷于忌一人之功而忘國家之利所見亦何陋與許應元曰先言

秦計功者應侯教唐雎云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士得金後爲秦故其謀不協補曰六國猶雞群士如鬬狗所以虎狼秦張頤哆其口○秦記尉繚說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大事記云前此范雎之散合從後此陳平之間項羽同出一術蓋亂世風俗貪鄙故此術行中有言禮義廉恥於多事之際必以爲迂闊不知撥亂之策莫要於此愚謂郭開之間李牧晉鄙客之讒信陵後勝之勸王建秦卒亡此三國者皆應侯之術也高祖嘱陳豨將亦陳平之故智歟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也襲其父稱補曰史白起傳昭王四

十八年秦復定上黨分軍爲二王齕攻虎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大事記引○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也崔浩曰馬服官名言服武事也曰然又即圍邯鄲乎四十八年十月曰然曰補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南郡宜城注故鄢江陵注郢都又郢故郢正曰詳見後五都注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補曰姚云錢劉本此下有呂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趙國襄國津故邢國此字當作陘補曰上黨秦攻韓圍陘

武安之貴以動其忌心次言不得秦以動其溫心知是而邯鄲之圍解矣此策似爲趙者

史記惠王九年秦拔我陘汾旁十年秦擊我太行我上黨郡守以郡降趙事正相次也因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馮亭事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元作一正曰字誤史作所得民亡幾何此恭亡字誤分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割地來和因以爲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功雖不爲之下補曰史無以爲此因字非史又云於是應侯言於秦王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邑以和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下接復欲伐趙云云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應侯嘗取得之秦昭王謂應

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曰公子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爲子此臣應侯子餘子也此時無地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元作與即爲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任之餘爲餘子正曰周禮小司徒致餘子注餘子謂美也傳晉有公族餘子杜云嫡子之母弟也呂春秋張儀魏氏餘子索隱云支庶也人季子也莊子注不應丁夫爲餘子趙策亦有餘子字按梁餘子恐是雖入秦而亡

日發蒿曰亦太隱矣真傾險之人哉許曰卿曰失地而憂人情也應侯以爲不憂此偽詐也臣既詐其君君亦使人以詐探其情君臣之間交相詐而已

其餘子之在梁者臣亦嘗爲子言已亦若東門吳乃卽與爲梁餘子同言亡地與亡字同臣

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秦人補曰傲恐卽驁始皇七年死此時相及

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

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補曰姚云一本此下有何事也問其心誠然否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

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

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爲秦王爲元作爲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節著正曰顯逆亂之誅又作顯遺誅賤義亦通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

張洲曰武安君反覆論趙必不可伐請其能自固也可見以虎狼之秦伐之以白起之勇何強不攖而卒不能加兵于自區之趙故曰六國之見滅于秦六國之自滅也非秦也又曰論死與韓

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

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

南虜也汝南民爲韓虜獲者補曰以爲爲憂爲將之爲如字依姚本句則爲秦之爲亦如字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圍邯鄲也武安君曰不

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

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

軍之俸集韻俸秩祿也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

武安君曰長平之事後志泫氏有長平亭在上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事

趙可伐之故願若明白

李蔡曰敘事與而勁情亦切中

在此四十七年補曰正義云長平在澤州高平縣西秦軍大克元從寸下同徐鉉曰勝此物謂之克若尅則殺也正曰克尅字通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

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

鄉人飲酒也飲食餔餽餔中時食吳謂祭鬼曰餽正曰以食食之曰餔餽卽餽餉從食鬼聲高注非以靡其財集韻靡糜通壞也趙人之死者不

得收傷者不得療治也涕泣相哀戮力同憂戮并力

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

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

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

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

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

矣乃使五衍字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

利亡五校集韻校本爲編格也軍部及養馬用之故軍尉馬官以爲號王欲

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

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

率數萬之衆入楚伐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後志屬江夏起此二十八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補曰竟陵在郢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其地焚其廟卽所謂燒夷陵先王之墓也楚人震恐震霹靂震動也故爲恐東徙而

許應會曰數言必亡之明效

王士毅曰秦中一作秦之

不敢西向徙陳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
補補曰當有子字大事記補不能半之而與戰之補曰當是之戰於
伊闕十四年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櫓同大盾也正曰
高注鹵大漂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
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
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鼎稱王命
故云大發軍人數倍元作君補曰姚本作倍字於趙國之衆願
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
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

頃襄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諂
用事良臣斥疏集韻斥亦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
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
城邑兵深入敵邑在後故言倍倍背同正曰倍如字言深入所過城邑多也發梁
焚舟以專民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民專於戰也下衍以字以補曰大事
記云此作心字掠於郊野掠奪取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
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
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不反走也楚人自戰其
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

貴者曾曰師克在和又曰率然之執首尾相顧又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伊闕之戰備兼此一焉其能無乎拾取武安君度不賽矣何神之有哉

楊慎曰楚之破也恃大無政妬功用讒良臣斥疏百姓離心趙之有也屈節下臣推體下士臣人一心上下同力以楚之大不能保郢都而積弱之趙能令白起畏其固德圖家存亡之幾微不察歟田汝成曰前已敗體言猶不可伐此又以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言代趙不惟無利而有害曲折洲還言言理以此料敵又何有長國長師之忠武安其深於譚兵者

也伊闕之戰韓孫顧魏時韓僖侯立三年耳故稱曰孫正曰韓勢孫也
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時韓主兵故韓記言率周魏攻秦魏
記言左韓也欲推以爲鋒鋒軍之先二軍爭便之力不同
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元作待韓陣時不決戰也專軍
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
北戰敗曰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
之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
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振震同以趙畏服遂釋攻畏
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孫長幼補曰長其幼小

者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
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屈折歧節臣推體以下死
士推體猶委質正曰推體猶委身謂以身與之也至於平原之屬皆令
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
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
其軍戰挑撓撓也挑敵求戰正曰漢書撓挑敵以求戰左傳謂之致師必不肯
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
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
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

蘇轍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嘆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伸而困於遊說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又覽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績乃知邯鄲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王鏊曰善爲戰者知彼知己已能勝敵而敵未可勝不戰也起創於長平之禍懼而自完應侯豈不知其未可攻哉而強使白起者恐卻也起長亦料敵而不長於料主王意不得地而雖至於殺起當時伐

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成）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補曰以字下疑有缺）撫其恐懼

戰國策卷三　三十

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威）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軍敗則辱）（此所謂愛名）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事在四十八年及五十年元在中山策之末彪謂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俟駕行矣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遽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己知彼而得算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杜郵之劍也正曰應侯納蘇之說許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隙不從伐趙者爲此也大事記謂起之死皆雎之力鮑可謂不探其心者矣）

趙之亦死不伐趙亦死也雖然等死耳違命其罪愈乎鮑謂自抽杜郵之劍過矣

陸深曰策中多此類簡文法韓蘇祖之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也）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嫗毋也正曰廣韻老嫗也此引說文不切）其夕某孺子（孺子乳也婦之雇乳者亦婦人之美稱齊策王有七孺子）內

戰國策卷三　三十一

謀士（內私之也言嫗之言亦有必行者）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行）欲教之者人心固有（教猶告也孺子內士人心固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者）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言且告稽）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即魏策龐葱所稱者）十夫揉椎（揉屈申木也）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摯稽之副也雎傳言稽與諸侯通則此所惡亦其實也）秦王大怒而欲兼誅

歐大任曰開罪後策多用之

許應元曰秦王強侯讒前之人也欲顯誅雎而惧爲天下笑故言入而聽聽之耳少曰必且殺睢以他事推之得免於禍之力也

田汝成曰不得已而爲此言亦幸而免於虎狼之口

范雎稽始薦雎雎後任稽守河東補曰史王稽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鄭安平降趙應侯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當收三族昭王恐傷其意加賜益厚後二歲稽與諸侯通坐誅應侯益以不懌昭王臨朝嘆息應侯懼不知所出此策雎曰云云當在此時所謂秦王大怒而欲兼誅雎者則非當從史然王益厚賜而善遇之者所以愧之也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魏在秦東開罪於魏開言始得罪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習猶狎故舊也言非王近習之舊王舉臣於羇旅之中使職事職猶主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遇元作惑與罪人同心罪人謂王稽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過猶誤也昔舉而今誅之是舉之悞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既殺之而加恩以國相禮葬之王必不失臣之罪已殺之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然其過舉之言遂弗殺而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試之以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不皆伐也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元從女從后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謂地廣也民不樂後也爭先附之正曰地既廣矣民不樂其後之後有事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一舉成之不待後正曰大功不再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無復於事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趙怒元作必於其已邑必欲戰服使爲已邑趙僅存哉言所存無幾然而四輪之國也輪猶通言其民於適四方無所不通故下言從而不止正曰姚本作四輪是言四囘輸寫之國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時攻邯鄲不拔故曰今雖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新民未服故則雖從而不止矣言且去之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言戰事不止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補曰戰勝國宜安而愈戰則國危功大權宜重而愈求功則權輕危故物不止輕故地不入不斷不入因上文用兵不休與雖從而不止言之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其子使必爲不可得也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補曰此下當有缺字以下句推之可見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覇明乎輕之爲重者王不伐不

許應元曰窮秦折韓是時韓秦方惡故以秦韓並說

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 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迎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補曰如耳見前此時必二人欲爲從故云然 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言世主志慮欲爾補曰亡齊止其嘗亡於燕言之丁作破齊 罷楚並音疲 救魏與不可知之趙示亡而有亡形正曰言其存亡不可知 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民爲之用元作用民 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

破元作富 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補曰宜復有秦字 爲齊兵困於殽函之上補曰按秦惠後七年五國擊秦齊師獨後不敗他戰無考一本殺塞之上 十年攘地攘推也猶拓 秦人遠迹不服遠迹畏而避之也然終不服 而齊爲虛矣戰敗其地爲虛其民爲戾戾疾也按齊記及表不書秦敗齊唯秦記惠十三年攻齊昭二十二年伐齊河東取九縣三十六年攻齊取剛壽不至是也此樂毅入臨淄之後也秦與五國共敗之補曰趙策亦有社稷爲虛矣之語莊子國爲虛厲釋文虛如字又音墟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恐此矣即厲也 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破韓魏宜能強而遣足自存者何正曰齊宜強而反遭破韓魏宜亡而乃僅存何也故下文言齊之受殃

明汝成曰天下之勢不可爲從以富足轄兵衰將此之殊爲有理其文法之精妙乃與注秦論相似

注讀句誤 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今謂世主 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穰苴以齊言之耳非威宣將正曰說見齊策 收破齊罷楚救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合從爲一正曰當作一不可成下文從之一成可見 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蘇子所患也 夫刑名之家中韓之徒 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爲如天下之馬不皆爲白馬故曰非馬 此臣之所患

也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可患而今非若此也 昔者秦人下兵攻懷屬河內 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并楚爲三 趙奢鮑佞將絶句 楚有四人不名告之 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趙鮑楚四人本起救懷而不救又聽秦之自去不隨擊也 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亡其猶亡亦云正曰亡其前有似不必注 夫攻而不殺去而不從是以知補補曰此下或有缺文 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以不救不從爲能知秦之不可當也 故裂地以敗於齊此下申言上敘函之敗正曰裂地敗齊當是指五國伐齊之事三國之不救懷卒裂地以敗齊皆言從之不能

田藝衡曰此所謂虛誕也非實有其事二十九年是何時邪即四十年不加兵之謂

合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言不出戰所謂橫行於中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以此策爲蘇秦合從時則所稱趙奢惠文孝成將也蘇秦不當稱之自昭訖始皇定天下無年不戰則天下不相攻之說不可曉也今定爲孝成九年邯鄲圍後說是後秦獨攻取兩周猶息兵五六年前此後此皆無解兵之事補曰二十九年不相攻必有誤字韓士增飾之詞固多然不應如此之甚〇云在趙策爲趙而說也當從

張儀補曰誤當作韓非說秦王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删去

司馬遷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司馬光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爲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固不容于死矣烏足愍哉

張鼎曰此書乃初見秦其策全

說云者猶西周謂齊王之比正曰王應麟云姚氏謂韓非子第一篇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鮑失考愚按集文所謂齊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蕃使秦始皇十三年也次年見殺今以韓子考其言而策文義勝者不復也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審悉也正曰韓子審作當勝不當即上云不智也雖然言已未能如言臣願悉言所聞悉詳盡也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北陽南連荊楚也始皇諱其父名故稱曰荊知此書始皇時人作固齊時山東國齊楚爲大故從人連結之恃以爲固收餘韓韓時弱多喪也今存者其餘也成從將西南按南韓作向是下文有以與秦爲

在破從一著中間反覆歸咎謀臣不忠處最關處伏近岸千頃戰國之權辯士張洲曰三言具見大執然儀可與亂以耶正順逆論則六國豈盡出秦下哉而卒亡於秦者亂甚耳

難赧五十九年與諸侯從此五十一年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此謂從補曰薛子作二亡無以逆攻順者一句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府文書藏庫兵車藏今詳凡有藏者皆得稱也正曰府庫藏貨財對不囷倉藏穀粟言囷倉空虛囷圓廩正曰高注圓曰囷方曰倉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張去音正曰平聲亦通補曰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誅不進戰者故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不戰也正曰韓之軍却走不能死也非元作罪補曰韓正作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亦死之

韓非子曰賞不當罰不罰雖有天下不能治況當戰國亂世邪許應元曰無賞罰必不能成功白刃在前生死須臾而有進尺無退一寸者進有重賞而退有嚴罰也

補曰一本而皆去之不能死韓而却走不能死也謂本其上不殺也韓上不能故也皆當從韓勝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補無相攻元作攻相事也言秦有不攻耳無致與相攻者正曰韓作有功無功相事也姚云曾本如此出其父母懷衽之中衽衣衿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此頓下也集韻徒空手裼袒也正曰蹟踼也徒謂空露袒裼露臂也犯白刃蹈爐炭爐盆中火補曰韓鑪炭斷死於前者以死自斷比比元只一字是也比次也言如是者相次不一正曰韓作皆是此蓋皆之訛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言死難補曰斷死生之斷都玩反斷長之斷觀綴反

李陸曰今秦至其大功也言秦有霸王之資而兵甲頓以百數句言秦無霸王之業乃所以起歸罪謀臣之意文有關鍵
陸隨曰一篇主意在此一段後一一照應皆歸罪謀臣之不忠
許應亨曰謀臣不忠一言切中當時之弊

前後同 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 奮言勇不顧死補曰韓貴奮死也
一可以合十 與敵合鬭補曰四合字一本皆作勝韓作對當也義長 十可
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
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
萬 名言有勇決之稱 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
如也 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之害故不如秦正曰利害是總言 以此與天
下 與言與天下之爭 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
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 當相值也 開地
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 此頓言其勞弊 士民

戰國策卷三 三十

病蓄積索 集韻索盡也 田疇荒 疇耕治之田 囷倉虛四鄰
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 猶言無他事 謀
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 補曰韓臣敢言之往者蓋兩昔者因者字訛衍當從韓勝 齊南破荆東破宋 閔二十八年補曰韓
東破 西服秦 荆秦事未詳正曰齊南破荆以下是以地勢言之非以年之先後也齊宣王二十五年與五國攻秦湣王十六年與韓魏伐秦十一年與韓魏伐楚十三年與秦韓魏
敗楚 北破燕 十五年正曰齊宣王二十九年伐燕取之 中使韓魏之君
兩國從其後 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 以詔令令天下時未稱詔此秦史之言耳正曰詔告命令也下文詔之及後策趙王之教詔之使者明詔

之類 齊清河濁 補曰韓作齊之清濟濁河與下文協語勝 足以爲限 東郡壽張注泲上有枸城又平原有鬲津般河皆近齊正曰書蔡傳濟水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於海自鄆以下皆齊地正義云貞河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左傳齊履
西至於河 長城鉅防足以爲塞 蘇秦傳注齊北盧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後志注防門即鉅防補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一千里至琅邪臺入海 齊五戰之國也 上所謂南破中破之類正曰謂四面及中受兵 一戰不勝而無齊 燕昭入臨淄事 故由此觀之夫
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
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

戰國策卷三 三十一

洞庭五都江南 揚州記太湖一名湖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按熊繹都丹陽文王徙江陵是爲郢都昭王徙郢所謂故郢又自郢徙鄀與鄢爲五史多言鄢郢齊策鄢郢者楚之柱國知鄢亦爲都江南即漢志楚地所謂江南地遠者也補曰大破荆在昭王二十九年楚頃襄之二十一年正曰洞庭在巴陵見楚魏策即此〇路史熊繹初封丹陽今秭歸武徙枝江亦曰丹陽楚文都南郢即江陵又謂故郢昭王避吳遷鄀今宜城爲北郢即郢州惠王遷鄢在宜城曾氏謂屈瑕亂鄢以齊者都鄢非久都故惠王亦墨翟重繭趨郢宣王時王宮遇盜郢軍冗黜懷王入秦齊使郢中立王皆昭惠後愚按楚辭哀郢莊辛說襄王郢都必危白起拔郢始徙陳知懷襄之世亦仍都南郢也考烈王徙壽春命曰郢又年表考烈徙都鉅陽大事記謂春申君用朱英策自陳徙壽春不云自鉅陽也據此楚不止五都鮑因誤文又以其時在徙陳前

李蔭曰荊可取而與之和無霸王之道言謀臣不盡其忠

故從陳以下不論而其說亦不明故爲正之正義云江南在豫章長沙南楚之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渚注引策文洞庭五渚謂此渚乃湖之訛燕策亦有五渚字按策既言襄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五湖說不一索隱云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又說太湖射陽青草丹陽宮亭宮亭即彭蠡張勃吳録謂太湖別名或說太湖中自有五湖荊王

頃襄亡走東伏於陳見白起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拔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強於二國補曰韓強作弱是下有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舉猶行四鄰諸侯可朝也使之朝秦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荊人

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爲木主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補曰韓無作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言其志親而軍華下即華陽之所大王以詐補曰詐韓作詔是下同破之兵至梁都元作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梁以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荊趙之志絕魏居二國之中而爲與國故舉魏則二國不通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猶近秦趙危而荊孤東以強補曰見上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

李蔭曰魏可取而又與之和無霸王之道再言謀臣不盡其忠

唐順之曰二詐字是不宜作詔是時王言未稱詔始皇幷天下始定爲制詔且於長無當亦字無通記曰兵不厭詐是也

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取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剛壽以廣陶之類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補曰韓潞作疲病於內潞即露耳故高注爲羸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補曰韓子注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無四國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志不堅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無險隘故正曰非無險隘上云中央之國

此云不便是以大勢言之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馮亭事大王以詐補曰詔字破之拔武安此敘趙括事在四十七年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冀州國完之者欲急取修武上黨諸郡置之去也正曰韓作莞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內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補曰踰羊腸降代韓作踰華絳三十六韓作四十六十七韓作七十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

李䇓曰趙可取而又與之和無霸王之道復言謀臣不盡其忠

陸深曰此下三段只就伐趙一役內鋪張收拾共未說到而繁語曰前三大便方三失皆激之切中

戰而已爲秦矣東陽屬清河河外滹沱河之外正曰蘇秦說趙云
東有清河張儀說趙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邯鄲之東卽此河也東陽旣屬清河不得爲他說
矣不戰而已反爲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齊復取之取之則
益弱矣中呼沱元作池正曰古沱通史弟子傳滹池補曰韓中山呼沱以北
中言中分之呼池在代鹵城不戰而已爲燕矣燕乘敗取之然則
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
一舉而壞韓蠹魏蠹者病其中也挾補曰韓作挾荆以東補曰
韓作東以弱齊強燕弱齊燕決白馬之口張儀傳守白馬之津津在東郡
以流補曰韓作沃魏氏流作灌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

合從者大王拱手以須須胥同待也天下徧隨而伏補曰
韓作敗也徧言衆隨而伏矣以繩次物曰編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
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
兵之強霸王之業謂先世所劍地尊不可得地與相王之尊
正曰韓尊作曾劉辰翁謂地猶弟皆失考乃取欺於亡國亡國以長平之敗言
趙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
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補曰韓此下有士卒
字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怒
且懼而退補曰韓作棄甲兵挈戰竦而天下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

張洲曰引紂智伯二段欲王日愼一日毋蹈二

君之覆以戒秦王而罰師國殺孤洋溢之文之最勝處

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隨封李同之父於此補曰韓作乎下
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猶
大又交罷却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其力之所至由是
觀之臣以天下之從合從也豈其難矣內者吾甲
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
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
慄慄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元作下補曰韓作子帥天下將補曰

一本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河內共淇水所出右飲於洹水
蘇秦傳注出林慮項紀注在安陽縣北前後志在良鄉東南淇水竭而洹水
不流亦竭也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
縞素爲之非金革也正曰素以色言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戰遂克之
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傷殷之亡耳正
曰韓作莫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
禮大夫稱主決水灌之三年補曰韓作三月趙策亦兩云三年城且
拔矣襄主錯龜錯措同置也補曰錯韓作鑽數策以著筮也占兆
灼龜拆曰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爲可降而使張

許應元曰韓非窮詐極詐之人也忘宗國而助暴秦而又欲極兵力以滅六國力盡謀臣之不忠以患己之長卒令秦以此術覆天下非之惡

孟談趙之謀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魏背之
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
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
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
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自言不知死所望見大
王言所以舉補曰韓無此字破天下之從一舉謂一舉舉趙亡
韓舉猶拔也補曰非言及於亡韓是豈可不爲寒心甚矣其忍也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亡韓之言當如之臣荊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國獨後亡以此故也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

戰國策卷三　三十六

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
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
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狗行以示人也以主不忠於國者主言以爲首惡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術卿
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何史失其人
猥以張儀名之借哉所稱謀臣范雎也補曰韓
以爲爲王謀不忠者正曰韓非師荀卿者也其
術不王於卿卿論兵以附民爲要以仁義爲本
以禁暴除害爲務非而有是言歟大意不過欲
極兵怒而務攻取耳鮑既考之不精且謂卿不
如謬矣補曰蘇氏論荀卿歷詆天下之賢人以
自是其愚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
以激之也韓非此書歷詆秦之謀臣蓋指魏冉
范雎之徒他日謂申不害徒術無法公孫鞅徒
法無術張儀以秦狥韓魏甘茂以秦狥周穰侯
應侯攻他國以成其私封所詆者亦非一人其
剛愎不孫自許太過則亦卿之風也終以忤李
斯姚賈而殺其身太史公謂非知說之難而
不能自脫可以爲
騁說者之戒矣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人奪
之也爾雅鬲鼎也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雎安平匿之時安平擊趙
以二萬人降趙王稽通諸侯也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
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
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
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

戰國策卷三　三十七

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
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
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晩也夫四
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
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
秉義質猶體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
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志也辯志者志期得此應
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理治也萬
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

繼其統（統繼也）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言其兩全美）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補曰一本此下有與天下終一句）豈非道之符（言行道之効）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衛人仕魏後相楚而死）越之大夫種（姓文越王句踐之相）其卒亦可願與（元作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極身猶竭已）盡公不還私（還反顧也）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素其所蓄積正曰素憭通誠也）蒙怨咎（集韻冢覆也蒙冢同鞅嘗刑太子之傅知必見怨咎猶冐為之）欺

舊交虜魏公子卬（卬則鞅之舊也）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元作固補曰姚云曾作顧）毀譽必欲（元作有）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離罹同集韻遭也）悉忠而不解（解懈同）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離猶去）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

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僖五年）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戮殺也殘之如刑戮詬辱之人）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間言有隙可乘）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

（補曰姚本以君臣論之）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任猶信）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批撓同匹齊切擊也集韻撓或作批又蒲結切）廣地殖穀（殖種也）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

余有丁曰陳然真指若利刃銛達得寂即入安得不迎刃而解乎

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補曰一本有九合諸侯一句）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杜注陳留外黃東有葵丘）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傳九年）吳王夫差無敵（元作適）於天下輕諸侯陵（元作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大史周官其人未詳史作太史敫豈君王后之父邪）叱呼駭三軍（叱訶也）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

陸隴曰叙三子之功與前所叙無一字同妙甚

戰國策卷五　四十

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曰史此下有矣字）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屬南郡）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屠言殺之酷）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有帝之業）自是之後趙楚懾服（懾失氣也）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十里）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

國之俗南攻揚越（越屬揚州）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斷其四支）（按起傳宗戚大臣射刺起死也）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剏邑（墾耕剏造）辟地殖穀（殖植同）率四方之（補）士專（補）上下之力（補曰史方下有之字士下有專字恐此有缺）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棓而殺之（棓憂同棘也蓋逼之楚記言賜劍死補曰棓姚本作掊）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居陶易姓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大投言

戰國策卷五　四十一

全勝也）或欲分功（分功者分勝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曰姚本有此字史同）施三川以實宜陽以（補曰一本及史無此字）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斬謂絕之）棧道千里（棧棚也施於險絕以濟不通）通（補曰史）於（補曰此言斷三晉之路）（有通字）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人）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補曰史如時作是）如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

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喬王子晉松赤松子皆不死)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辭去)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篤猶甚)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在五十二年)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

戰國策東卷三　四十二

剛成君(補曰水經云鴈門于延水東逕罡成南澤燕人疑此即其所邑與)居(補曰姚云一本同有居字史同)秦十餘年事(補曰史上有事字)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居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澤傳有彪謂周衰辯士皆矜材角智故趣於利而已唯澤爲近道德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正曰澤知范雎內慙故西入秦志在奪相揚雄所謂搤其咽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乃矜材角智趣利之尤者相秦數月懼誅歸印亦智巧之尤無功而退既無當於道德之旨明哲保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哉補曰爲主爲君爲孝爲楚爲越爲秦之爲去聲)

孝文王(昭王子元年辛亥周亡於是六年矣按史索隱曰名柱)

濮陽人(屬東郡)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孝文王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猶詒世世後世)願往事之(事猶爲補曰不韋鄙耕田珠玉之小利而圖建國立君之大利自以爲計得矣徙蜀飲酖之時能無悔乎)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戚城(趙地缺補曰字書無戚字龍龕手鑑云音鄉)故往說之曰子傒(異人異毋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毋在中今子無毋於中(異人毋曰夏姬無寵如無毋然)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禮之故禍福未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爲糞土(棄死賤也)且今子聽吾計事求歸(以求歸爲事正曰劉辰翁云計事猶謀事求歸別句)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

戰國策東卷三　四十三

說秦王后(孝文后華陽夫人)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春秋舉成歲此言其年高)一日山陵崩(山陵喻高且固崩喻死)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

田汝成曰異人雖歸太后之情尚未合苟失其歡心事之濟不濟尚不可知彼

而不壽於朝生（木槿也朝榮夕死今又不如）說有可以一切權宜（也）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泰山四維（四方之隅不可移也正曰以太山爲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離席前請）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

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不決也）是抱空質也（此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必以恩德講好於趙正曰講御好字）秦王老矣一日晏駕（天文志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隕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駁）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服楚製以說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

鮑何益不韋欲得太后心令楚服而見妻由迎合之太后自不得不見而說說則大事屬全無失矣大賈之術故如此　張洲曰留止宮中謂其在外不得視一旦入得閒之也

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補曰大事記不習於誦此焚書之兆也愚按昭王問荀卿儒無益於人之國其來久矣）乃留止（止宮中）間曰（閒政事之隙）陛下嘗軔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陛者云云軔礙車木）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知於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王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介單使也存問也問其存亡）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則然）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

歸有光曰史載太后幸則秦政不韋子也不韋乃於取秦而不能使其子不誅其才覺夫奢之監耶抑其熟有不易明者耶

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爲太后養地也按此是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爲安國君時歸與此駁彪謂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圖贏而奪嫡立庶秦國之不亂敗者幸也以是得贏而歸死於蜀於是知有天道矣凡不韋所立於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衰士之儉險傾邪無輩於不韋者不足算也不足算也子楚之計平平耳孝文稱爲奇而立之非老悖乎）

莊襄王（文王子元年壬子按史索隱曰名子楚）

始皇帝（莊襄王子元年乙卯按史名政）

司馬遷曰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 司馬光曰甘羅以稚子名顯于世非有他奇畧正以說力恐張唐耳雖云慧敏以君子治世無所取焉 按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周制秦制未必盡合然亦有中庶子少庶子疑是中字之誤 或別有少庶子故以爲大[illegible]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秦人）（補曰姚本此下有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一句）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徑者道所出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茂之孫正曰高注少庶子官名羅文信家臣也索隱引策甘羅事呂不韋爲庶子即指此也注以周制言秦官誤庶子說又見後）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

文信侯（元作君）叱去曰（補曰姚云曾作日去訪勝）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櫜（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 正曰無稽）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

茅坤曰切中事情

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起傳言賜劍）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因之請於文信 鮑注孺子童子）令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襄）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

柳宗元曰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秦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由吝間君虎狼之窟攫之徒實使然也

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補）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六縣與秦什一（以十之一與秦也羅傳有 補曰史云以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 索隱云謂以十一城予秦也二說未知孰是）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補正曰一本有姚同）其實而無其名者

張居正曰先教之而後信其說乃此策之常套

陸深曰掩猶被也

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銚芸苗器耨耨罷補曰徐按詩傳錢鎛銚也七遥反子書鍬同耨亦芸田器莊子作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巳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艴同語色艴如也補曰艴如說文文今論語作勃頓弱

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母帝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常又通嫪毐人告之王怒九年遷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資齎同聽之韓魏時不通諸國故請王聽其往也入其社稷之臣於秦說之使歸秦即韓魏從補曰一本疊此三字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横也横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敬且養楚王即位雖

許應元曰直言他國之強不足怖使秦自悟而益消其驕矜之氣所謂隱諷之

張居正曰二國千乘之宋也此句有誤或者以厭案萬乘之國二爲一句作國千乘之宋也亦通

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以王七年殺之此十八年齊補曰一本此下有王字入朝四國畢以元作從齊魏燕趙也殺牧時已虜韓正曰高注燕趙韓魏是上已言齊矣殺牧是要終言之頓子之說也說始皇在十年還太后前此要終言之彪謂頓子之義高於范雎而其說過之遠矣惜其不知擇本焉有仁人君子而爲始皇用哉魯連視之蔑矣正曰大事記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頓子告始皇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所重者獨兼并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諸侯背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愚按頓弱鎮有威掩於母之一言其下即說以兼并行詐未

嘗正諫遷母之失又非茅焦比二人雖異於范雎於義皆不足取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曰猶言如舉左案齊言舉兵於左則齊下案下也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之不一正曰厭益涉反培壓也又伏也二國千乘之宋也宋於七國時爲千乘今使齊魏如之築剛平趙地缺趙成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取我剛平皆不注正曰正義云蓋在河北衛無東野詳此則剛平趙取之衛也芻牧薪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薪小者採正曰芻草也牧牧人也莫

敢闚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
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改事也傳二十三年注委質屈膝也正曰彼
注不明此強飭入質贄通卽下文抱質孟子傳質是也委致也而朝於邯鄲之
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補令朝
行魏伐邯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是以有馬陵之敗正曰在後因退
爲逢澤之遇開封東北有逢池或曰宋之逢澤乘夏車夏取其文禮有
夏篆正曰乘夏車者言中夏之車下文可徵夏亥雅反禮注夏赤也孫東夏篆非天子之車
稱夏王夏中國也一補正曰朝音潮卽下十二諸侯朝天子者爲字疑衍朝爲
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元作太公太公之時無此事也聞之舉

兵伐魏補曰一本此下有壞地兩分國家大危八字也梁王身抱質執
壁質贄同羔爲之屬也請爲陳侯臣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趙成侯二十二
年魏拔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不至如此所稱故定爲宣王馬陵之役正曰按大事記周顯王
十六年魏惠十八年齊威二十六年趙成侯二十二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齊乘
其敝敗之桂陵二十七年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策謂魏伐邯鄲遂爲逢澤之遇按魏
既克邯鄲卽爲齊楚所襲天下未嘗皆從當據史書秦顯王二十八年魏惠三十年齊宣二年
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敗魏于馬陵魏世家書魏伐趙乃往歲事是時亦田忌孫臏將而桂陵
馬陵易混故爾其後惠王用惠施之言朝齊以怒楚魏策有題王三十六年魏惠後二年齊宣
十年楚成六年楚伐齊大敗申縛于泗上今以此考之伐邯鄲乃魏惠十八年事逢澤之遇秦

陸深曰壁言從不可恃至末復以楚發明之亦是結注

爲之非魏也敗魏馬陵而魏朝之者齊宣王也舉兵伐魏一語在魏逢澤後則亦指馬陵之役
而上文伐邯鄲乃敗桂陵時事天下皆從指服泗上十二諸侯言之亦未免纇外也大事記又
謂魏爲逢澤之遇天下皆從又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語雖不可盡信但魏自拔邯鄲後
稱王則無可疑者也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郢楚都也亦避始皇
父諱楚威七年伐齊敗之徐州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
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縛齊將也水注申諸姜之而大敗申
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注根桑一曰平桑疑卽此此魏地也蓋赴
魏之難也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二地缺
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押夜戒有所擊

引也釋二者不自衛示卑也補曰摽側侯反委南聽罪委去南面之尊正曰聽罪
於楚西說趙說使人辭之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
乃齊釋不攻齊也於是天下補正曰一本於是夫天下夫之訛也積薄
而爲厚聚少而爲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
間高注紂當爲補臣豈以郢威王爲政衰謀亂以至於
此哉郢爲強絕句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補曰同言郢威王云云言天下又欲謀楚也此章先言趙強而魏伐之魏強而齊伐之齊強而
楚伐之楚強而諸侯又謀之言殆者之不足恃召天下之所惡而欲共攻之者也言此欲以止
秦之攻故云爲大國說也

四國爲一（荆齊燕代見下文正曰見下也）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内（財力困也）而百姓靡於外爲之柰何群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絶其謀而案（元作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衣之寵之也）舞以其劒（古者飲則以劒舞之以王飾賜之使爲舞時用正曰姚本舞劉本作帶也）姚賈辭行絶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説賈封千戸以爲上卿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王説之賈與李斯毁之死也）知之

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元作吳此章無吳事此四國後亡者也三晉咸久矣正曰無考當從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内是賈以王之權（補曰一本此下有國之寶三字）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賈其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礪同礪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

張洲曰戰國之世所謂使貪使詐使勇使怯使愚之曰也取其監門耳安問其盜於梁臣於趙邪以非孔非韓之席箴乎

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有婦功也）天下願以爲妃（妃匹也補曰妃當音配曾參止之身云云卽陳軫説）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元作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不經見）朝歌之廢屠（朝歌屬河内賈肉不售故曰廢補曰楚辭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集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

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此與獵渭濱而得之説不同蓋當時好事者之言猶伊尹百里奚自鬻之比惜乎孟子時無問者不得并掊擊之也）子良之逐臣（未聞）棘津之讎不庸（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釣於棘津今存讎售同蓋嘗來售與人爲庸不見用也）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五鄙爲鄙蓋鄙鄙之人爲賈者仲嘗與鮑叔賈補曰鄙下人字疑衍）南陽之救幽（修武南陽也仲穎上人嘗以貧困隱此敝困幽隱也）魯之免囚（見莊二十九年）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秦養牲者以五羖羊皮鬻之補曰説見上説苑鄒子説梁王曰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牲也棘津迎客之

故劭曰非李死
子蓋由不能察
愛憎而察言也
矣哉
按史記以李
斯遭非藥死
自從韓非發
自陳不得見
遂死此則以
秦王誅韓非
未知孰是

舍人也云六亦此類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
而勝於城濮傳二十八年晉文公用咎犯之謀敗楚成王於城濮與此不同杜注
城濮及史注止云衞地正曰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與上句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意同
此但言用人不問其出於賤惡而卒有知是之功耳按文公有寺人披斬祛豎頭有竊藏二事
鄭陽書文公親其讎而強伯諸侯注以為寺人勃鞮新序文公用其盜以為里鳬須即豎頭須
也二事皆可通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恥也天下
補曰姚注曾作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補使
若卞隨務光並湯時人辭湯之聘申屠狄紂時人自沉于淵並見莊子
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

察其為已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為用則或聽取察言聽取之故可
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
咫尺之功者八尺曰咫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
望於上無功而願賞虛願也補曰魏無知之論陳平曰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
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即姚賈之說也燕策蘇秦蘇代之辭亦此類秦王曰然乃
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高誘妄人也注此書謬妄非一處如此此策以姚賈為
陳賈齊策以伐燕為齊宣王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皆嘗
伐燕而之謄之役實閔王也誘之率意如此愚天下後世甚矣彪之校注蓋為此發憤故其所
稱皆必有依據攫獲罪於後人也正曰鮑注是書謂高氏以姚賈於孟子書陳賈以伐燕為齊

李上秦王書諫逐
客起何即見事
頁最妙中間論
不出於秦而秦
用之獨人才不
金曰李斯

宣王為是發憤凡策之書宣者悉據史記改從閔大誣高氏而以此為稱首夫學者考訂於千
載之上義理事徵而已歲月名字之差互者當傳取徵驗而折以事理之是非信其可徵者或
彼此有據則並存之可也擇焉不精惑私臆決妄詆前人輒改舊文何鮑氏之果哉考之趙策
趙使姚賈約韓魏時雖不可考其云趙使則趙臣也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趙王秦
武魏襄時也其云秦令則秦臣也此策姚賈梁監門子則魏人仕秦並始皇李斯時者殆非一
姚賈矣姚以舜姓得為陳高不為無據使誠孟子書所稱當與秦武魏襄相及並始皇李斯者
則非然非知的為一人而高輒以此姚賈為孟子書譏周公不仁不智者固非矣唯之謄之役
則有可言者史記年表齊宣王立十九年卒僭王立燕謄七年當湣王十年書謄子之皆死推
孟子以為宣王而策之文與之合此鑑所據秦也通鑑宣王二十九年伐燕視史記下移十年

宣王伐燕即堯次年湣王立宣湣之年或亂而失次通鑑必有所據而大事記亦從之伐燕之
事莫詳於孟子莫著於國策史記年表無明文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剟取國策而易宣以湣
耳安得據史記之畧而廢孟子國策之詳且明哉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宣王
伐燕孟子所見也史記所傳聞者也安得廢所傳聞而廢所見者哉或謂荀卿嘗事宣王為之
諱也孟子之書幸有國策明徵不然則非孟之徒得以肆其說矣策文書宣非出高氏豈為率
意繆妄鮑之詆高氏乃所以自謂也高注呂氏春秋陰康氏據漢書改為陶唐氏昔人譏其不
視古今人表妄改本文鮑之失正類此學者之所以慎於傳疑也
李斯為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
渠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

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强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

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强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

孫其先曰觀李斯逐客之書開秦迫以客興觀今人於栢之歌則不召又以客之秦所不肯文在官所謀其子已孟子謂鄉子願亦當許之秦以如何處之不知何用之則秦之客人何足道

某坤曰斯文之工千年以來所比少者

楊愼曰逐客書又擅議論組織[illegible]所而意切至

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戰國策譚棷卷第三下 終

戰國策譚棷卷第四上

齊

東方諸川東萊鄭郛高密膠東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樂高城重合信陽西有齊南平原[illegible]按[illegible]川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東萊今萊州府鄭今淮安府海州古紀國郛今鄒縣高密今膠州高密縣膠東今平度州泰山今泰安州城陽今青州府莒州千乘今濱州清河今淄川縣渤海今北京河間府滄州高樂今滄州南皮縣高城今滄州鹽山縣重合今滄州信陽今滄州慶雲縣齊南今濟南平原今德州平原縣

威王

田齊桓公子元年安王二十四年癸卯按史名因齊

濮上之事 此東郡濮水之上實衛地 **贅子死章子走** 皆以名子之猶

許應元曰始因困而易之糧既收宋而責之粟又以夥兵為齊入多詐如此

黃省曾曰盼子在田臣之一威王所誇以照千里者而為此若此豈足宇哉然則王之所寶亦[illegible]

何孟春曰餘糧收宋齊之詭也善為宋謀者必不以餘糧收禍雖然宋屢圖也豈眼深計哉

嬰子文子 **盼子謂齊王曰** 田盼也威王言使 **不** 章匡章守高唐者並齊將 **如易餘糧於宋** 易移與之 **宋王** 辟公正曰辟公說見宋策桓公未嘗稱王宋偃十一年稱王當齊宣王二十五年此非威王時 **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 固猶信 **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 可責其償 **不償因以為辭攻之亦可**

盼子威王臣威自九年後未嘗敗挑此言二子死巷九年前也正曰盼子雖見稱於威王宣王二年馬陵之役盼為將十年楚敗齊令齊逐田嬰張丑說楚王云嬰逐盼子必用則盼先著於宣王之世伐燕之役章子將兵亦宣王時且策有齊國復強之言決非威王時也

邯鄲之難 補成侯二十一年魏圍邯鄲此二十五年 **趙求救於齊田**

田藝蘅曰前既稱王此不宜復稱田侯乃誤也況後篇又稱威王

許相卿曰此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也軍於郊則魏爲主齊爲客攻襄陵則齊爲主魏反爲客鄧欲敵趙不可得已

許應元曰鄒子以救趙成師而直言利已非道矣乃必待邯鄲之拔而承敝於魏爲人排難解鬪固如是乎馮托救趙之名而陰收敝魏之利齊真工詐哉

董份曰齊威於章子可謂相知之深而相信之篤矣知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若三至而投杼者比哉

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名忌二十一年相明年封下邳號成侯曰不如勿救段干綸補曰史作朋後語作萌曰勿救則我不利我齊田侯曰何哉對曰補二字補曰史有對曰二字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補曰一本甲作曰是言將屯于其郊故後云乃起兵南攻軍於邯鄲之郊以軍法隙之於此正曰高注軍屯也愚謂凡言軍於其地者猶言師於其地成列則云陳于其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且猶與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道不拔而魏全也兩國不戰故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襄陵屬河東魏

邑也攻之使魏困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承言繼其後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諸注止言魏地齊記有云二十六年正曰正義云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北又說見後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徽幟也以絳帛著於背章其別也補曰此引說文又左傳揚徽注若今救火衣又孩王莽傳殊徽幟注通謂旌旗屬以雜秦軍候者言齊之偵者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衍之字之

張洲曰相知以心自古難之齊王之任章子三告益篤此不特章子之賢足以孚君心而任賢不二亦非庸主所及矣

按孟子稱匡章以責善得罪於父鼓說其殺妻事則其父之凶悖甚矣母死不葬此生今大僇出妻屏子益有甚不安者不止爲不得近父也章子之行不獨其君信之而當時大賢亦信之可謂賢也已

田汝成曰仰孟子所嘗稱許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然乎

楊慎曰忠孝一也故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天下未有能行德而能事君威王知不欺父者必不欺君真使臣之道幾矣

正曰有頃之間也句奇下頃間變文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三者而猶如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發謂罷之補曰發一本作發是既降矣安用發爲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元作拜西藩之臣按威王與秦獻公孝公同時齊雖強而秦不弱此語未詳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其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棧爲棚以立馬正曰高注棧狀也補曰章子通國稱不孝孟子以爲父子責善而不相遇者恐因此事也

後語馬屎之中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教命補曰後語未赦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彪謂君父一也雖無父命而以君命更葬何損於義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過孝正曰此是章子言所以不更葬之故未見其終拒威王之命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彪謂周衰齊威不世之王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如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杼乎哉

許應元曰欲使中立而先弔之所謂危以動之也

劉辰翁曰古之國君亦稱足下與今天下倂矣

唐順之曰丑之弔魯在不與齊謂齊敗則魯不能得志於楚必且漢怨於魯矣

楚將伐齊魯親之（親楚）齊王患之張丐曰（齊人疑即張丑）臣請令魯中立（於兩國之間無所親疎）乃為齊見魯君（康公）（正曰無考）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楚時未敗而云然者蓋楚有勝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死魯合齊以兩國擊之楚必敗故言其不勝）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補曰言其力適均）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

戰國策卷四　四

王鏊曰齊為勝言為楚所勝也故首弔魯則可因敗為勝故必見德丑之所謂獨得勝者也有光曰張丑之論勢也以道則齊楚相之國而楚亦屢之雄也今齊楚勢此縱衆之最近者向倫兩國之勝不勝乎　按史作成侯忌

良士選卒（材武見選者）必殪（殪死也）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不必見德今以全衆合敗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敗者因見德矣）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德敗者）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敗者德之）魯君以為然乃退師（補曰為齊楚為去聲）

成侯鄒忌為齊相（補曰高注成齊邑按史曰封以下邳號為成侯）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閈（齊人補曰閈史作閱）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直前而敗）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天下畏其威聲正曰其聲畏懼天下）欲為大事（反齊而王）亦吉否卜者出（田忌之人正曰公孫閈所使者）因令人捕（捕取也）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齊記三十五年有彪謂齊威賢王也其知章子察阿墨大夫明矣獨於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譴之也正曰史以公孫閈為鄒忌云云附戰桂陵之前文小異操十金卜市以下在威王三十五年下云田忌聞之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宣王趙後位遂有馬陵之戰按策言忌伐

楊慎曰曲撓言詐謂以退撓不進坐誅也

許應元曰公孫閈之計至淺也而田忌遂走以不勝鄒忌之詐而以宣王之闇懦之也

戰國策卷四　五

魏三戰三勝忌戰可見者桂陵馬陵二役策併言之也後章記忌係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忌曰若是則齊君可正成侯可走忌不聽遂不入齊又記田忌亡齊之楚楚封之江南則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宣王之世明矣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復位忌既襲齊豈得再復成侯猶在豈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其必有誤也以威王之明成侯公孫閈之詐豈能行其間其為宣王無疑也大事記謂桂陵馬陵二事多混而書忌出奔在威王時亦乃史之舊耳）

沈懋孝曰私我畏我求我是他主意而文氣三疊則章法句法亦有之矣李元齡曰昳麗即美字之探旨態後美字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徒結切日側也故有光艷意又疑作佚正曰高注昳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

張洲曰人若不自知鄒子之不如徐公美鄒子日知之故人言不能蔽也

許應亨曰鄒子之論國事可謂竿辟而諭

張洲曰賞諫者明王之盛典齊君一聞鄒子之說即懷然行之此列象所以相率而朝也

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旦明也）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補曰一本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一無客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親）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

戰國策卷四　六

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進諫者有暇隙）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鮑謂鄒忌嘗以詐走田忌則其人亦須儉士耳惟此言者萬世之言也）補曰大事記威烈王二十二年按外紀宋昭公

李夢陽曰張丐之論得正田期思之計知兵然齊先救韓亦未必遽伐彊魏兵早不見德敗則有功兵數然也

許應元曰韓恃救而易戰齊待勝而驕此二者必敗之道也

出亡謂其御曰云云事與此類又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賢王聘而問政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云云恐與鄒忌事有訛外

宣王（威王子元年斷王二十七年己卯補曰名辟疆）

南梁之難（春國蕃鄉有南梁水此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正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梁者別於大梁少梁高注韓巴大梁在北故曰南梁○大事記此魏伐韓也謂伐趙者往歲桂陵之戰與此混而誤爾）韓氏請救於齊田侯（猶上陳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補曰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期）

戰國策卷四　七

（即田忌也）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也）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承繼其後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之也）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補曰虞喜云馬陵在濮州鄄城東北六十里有澗深峻可以置伏龐涓敗即此徐廣云在魏州元城縣東南司馬彪引杜預說亦然按齊使田忌將直達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則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東北六十

田雯曰此計啟田之篡事亦全何以謂賢之

楊慎曰此以兵勝之也郎知是鄒子必有以待之豈遽走哉

出汝成曰彼如自爲其主耳何必責于臏哉

里是也豈合更渡河至元城哉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齊記有爲兩章一爲桓公臣思一爲宣王孫子臏謂臣思之策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況朝韓魏乎正曰今按桓公田臣思事自與邯鄲之難及韓齊爲與國二章相亂非此章也說見後章

田忌爲齊將此二年召後位正曰說見前係梁太子申禽龐涓魏將孫子臏也齊人武之孫爲田忌軍師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田忌曰柰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救於先罷疲同彼謂齊齊軍已與魏戰雖勝亦罷今使當前弱守於主弱弱卒也忌所自將使齊不疑也主地缺蓋齊險隘補曰姚云曾先皆作老愚恐上句多於字謂以罷敵老弱守險敵衆而以精兵攻齊下云輕車銳騎者也主者循軼之途也軼轍同車迹也言其險狹不得方軌適相循耳鎋擊摩車而相過鎋牽同車軸耑鍵也路狹車密故相擊相摩使彼罷救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得地利故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在太山博縣西北左濟右天唐蓋盼子所守所謂高唐屬平原軍重踵高宛重輜重也後志高宛屬乘安使輕車銳騎衝雍門始皇紀注在高陵正曰高注雍門齊西門名按左傳襄十八年有雍去聲若是則齊君可正正猶制治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虎謂臏非武流也武

唐順之曰人臣莫貴於能進士鄒子所進賢也何嫌衆所進不賢也鄒一人積事矣王嘗謂賢不賢耳始以其衆而怒今又以其言而怒人失權輿矣

雖運奇用詭豈嘗語人以是乎忌不聽忌賢也補曰使田忌無鬪於齊孫子曷爲而有是言必公孫閈成侯讒搆之時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補曰前云鄒忌爲相田忌爲將田忌走此云代之相恐有差誤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返杜赫曰臣請爲留楚本爲鄒留田於楚補曰一本爲下有君字留下有之字謂楚王威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補曰當有欽字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爲鄒忌游說也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薦於王使之仕宣王不說晏首齊人貴而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言其不薦達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事在楚威七年此十年補曰徐詞余反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郐欲逐嬰子於齊遂使齊逐之曰嬰時未封故曰嬰子猶盼子嬰子恐

張洲曰張丑蓋以所畏於楚王所謂勢爲之也

田藝蘅曰楚何以如此其愚而信之

許應元曰遇猶言旗鼓相當也

張丑（齊人王曰丑又見韓魏燕中山等策）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不與盼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附補曰姚云一本有）與（史曰不附）百姓弗爲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楚記七年有）

權之難（後志南郡編注闞駰以權叛又當陽注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益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於楚境燕策爲文公時正曰大事記燕齊交兵必非此地史記合燕策並載而取鮑三說文公末年云云並屬中山云云燕齊合云云故於此條著其說而斥其非者不著鮑氏取長棄短之意也）

田藝蘅曰以此止趙亦猶計許非鄉曰趙非齊敵也秦不敢救齊而責趙使趙聽秦助燕齊必去燕秦甲而釋憾於趙趙未能支耐也

許應元曰觀秦取封此戰國之恒態本無計其

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冉傳言自惠王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出兵助燕擊齊薛公（嬰時未封後人稱之耳嬰傳言自威王時任職）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正曰大事記起用事者也）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東猶斂燕齊和成斂兵不戰）爲燕取地也（齊取地）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趙之助燕不力故齊無危急之勢）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罷疲同）趙可取唐曲逆（並屬中山國言二國戰不暇比顧趙可以其閒取中山也補曰高注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陰）戰而不勝

若欲兵修好以自全又曰中立自可息二國之兵故此動有所制也楊慎曰自此至志高而揚言齊宣王之強

命懸於趙也（懸繫）然則吾中立（吾趙）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割齊地正曰割齊燕地）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蘇秦爲趙合從（趙肅侯十七年此當十年）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徐州郡補曰孟子注琅邪齊東南境上邑）西有清河（冀州郡補曰正義云今貝州）北有渤海（幽州郡補曰正義云今滄州）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四方皆有險固）齊地方二千里（補曰史三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管仲軍令於五家爲軌）疾如錐矢（錐鏃也補曰呂氏春秋所貴錐矢者爲其應聲而至）戰如雷電（其威大也）解如風雨（言疾也）卽有軍

何洛文曰只此論齊委曲而細

黃震曰蘇秦列敘六國風俗形勝各極其致辭不諳悉非躬歷目擊不能詳覈若此

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屬齊郡補曰青州臨淄縣古營丘地城臨淄故云見正義及水經注渤海後語北海今青州北海是也）七萬戶臣竊度之下（補曰史無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似笙三十六簧）鼓瑟（似琴二十五弦）擊筑（以竹曲五弦之樂）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蹹鞠者（劉向別錄蹵鞠黃帝作蓋因娛戲以練武士蹹卽蹵也補曰王逸云投六箸行六棊謂之六博蹹史作蹋說文徒蓋反卽蹹字）臨淄之途車轂（元作擊正曰擊者轚之訛說文轚車轄相擊也周禮舟車轚互穀梁傳轚者不得入釋文音計又古

康濟曰家敦而富志高而揚便見齊俗皆有不肯下人之心以感動齊王恥心

田汝成曰先爲大王言之後爲群臣之計過[illegible]

的反此章史作轂擊按秦策車轂擊馳說擊人
先齊人好轂擊揚雄書辨者轂擊讀亦通
肩摩連衽成禕帳屬在旁者舉袂成幕也袂袖揮汗成
雨家敦補曰史作殷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
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
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此有以字補曰史畏秦者以與
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
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折猶敗以秦敵強雖
勝猶爲失半也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
元作後補曰姚本作故是史同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

戰國策卷四　十二

云云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不知秦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所以爲蘇秦也

楊慎曰自今之攻齊至不能害齊亦可明矣言秦之不能害[illegible]

楊慎曰說齊則以齊之強秦之不能害齊爲言

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倍言二國在其
後至衛元作闈補曰姚云至一作過衛史作衛陽晉之道魏襄十六年秦
拔魏蒲地陽晉張儀傳劫取衛陽晉注皆無地
蓋衛地時屬魏也正曰正義云衛曹濮等州陽
晉在曹州乘徑亢父之險屬東平補曰亢音剛
氏縣西北又苦浪反高注任城
縣車不得方軌爾雅方舟併兩舟則
南此亦兩也軌車轍馬不得並
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
顧驚貌正曰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
疑虛喝元作猲恫痛也言疑之甚集韻喝呵也高躍補曰史作驕矜而不
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

言之以齊之強而事秦則不能[illegible]

田汝成曰古語千里一賢猶比肩

許應亨曰甚哉宣之闇也[illegible]

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補曰一本此有
也字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元作同正
曰策固故通願大王之少留計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
敏此敏謂猶明明則疾於事補曰一本注見本此下有云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
聞餘教今主君補曰主君稱蘇秦衍主字史作足下恐以趙王之詔
告之也詔告敬奉社稷以從凡蘇張從橫之說本傳皆有此在說燕趙
韓魏後

淳于髡齊人見滑稽傳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
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此謂有相次也

戰國策卷四　十三

言士難得千里有一猶爲並肩也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
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
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補曰
後語鳥同翼者聚飛獸同足者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二草山生
而沮水也故求不可得孟子注菹澤生草者水
名出漢中正曰沮澤但言漸濕之地如漢書所
謂坐於沮澤之中者不必因下文求地名以實之則累世不得一焉及
之睪黍地缺疑爲負黍蓋此與梁父皆東地也補曰高注睪黍梁父皆山名愚按皋字
或作睪梁父之陰梁父在泰山山北曰陰則郄車而載耳郄郤
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耕治之田禾所聚也故爲類正曰疇類也今

霍韜曰齊衆國多士然惟賢知賢耳髡豈能得七士哉當時有一孟嘗而髡之言是欺無賢者也髡豈能得士哉

田藝蘅曰韓盧今作子盧見亦異稱

李東陽曰此卞莊刺虎之說也兩虎共鬭必有一敝善爲國者愼無交鬭以貽田父之利

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挹酌也而取火於燧也火燧鑒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補曰兩見字賢遍反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元作爲補曰此書爲謂字通用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逡𨓜同狡兔名海內之狡兔也集韻狡猾也疾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擅者無與爭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頓亦勞敝敝其衆臣恐

戰國策卷四　十四

許應元曰保境睦鄰守國之善道齊之伐魏寔好殆畫危莫甚焉而形之以辭以醜璧馬乎其論名醜實危則善矣

彊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謝辭去之言不用也補曰此與蘇代鷸蚌陳軫虎爭人之說異而同者也逡七倫反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文毛色成文馬四匹爲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畜朝齊齊楚王怒伐齊則此所言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言楚將因齊兵勞而伐之名醜而實危伐與國醜也而有楚伐之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

張洲曰受賂敗主大罪也何論國之益損髡竟以此得免怪矣哉

田汝成曰末三語大是名言

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益也此設辭也正曰強注終不通說見下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補曰姚云若誠下劉本無不字愚按上句當無不字義乃通恐有誤舛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元在魏策正曰爲魏而說當從舊

戰國策卷四　十五

王守仁曰顏斶之論蓋出於田子方

馮覲曰慕勢趨士四字乃一篇主意先提出在此爲妙

王祖嫡曰此詞太似危切乃戰國之士氣習使然

齊宣王見補曰見賢遍反顏斶集韻音斶引呂春秋齊有顏斶補曰春秋後語作蠋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並使之卽巳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趨就也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壟其冢將秦伐齊先徑魯故云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

洪邁曰立引齊事以證宣王見謂洪流一柱
黃省曾曰材哉齊處房於萬室上陣二嚮下樂三王肅師響謀形神飛姑終身不敢野蠢有光
孫洲曰左右之說益附鷹後且以翁鵝體亦齊東之人而已

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先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一石百二十斤）萬石簴（鍾鼓之柎）天下之士皆爲役處（役爲之使處在其位補曰姚本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恐仁義字當在之士上）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元作服求）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五鄙爲鄙郊外曰野亦所處也補曰鄙五百家）監門閭里（閭在鄉里在野並五百家皆有門正曰周禮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閭里皆二十五家鄉謂之閭遂謂之里二十五家共有巷巷首有門）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言能貴士故德厚下）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失策故誅滅而寡得策貴士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元作以之）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

戰國策卷四　十六

許應元曰矜功位立古今通患故齊桓一言而叛者九國也
鍾惺曰戰國之士開口立談動輒權利顏斶上陳皇王之術下究商周之繫推本興亡根極理道士之深於理要者即彝連亦可並焉

（補曰据倨通借）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削地也正曰削弱也）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言禍辱隨之不捨也）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矜大好功之志而不爲故功不立）虛願不至（不求不爲而欲得之虛願也物不自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九官也）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見陶淵明曰七臣正曰雄陂云云又見皇甫謐逸士傳不訾或云不識不虛或云不空尸子無靈甫愚謂此類皆不可深考或後人所妄造之）禹有五丞（楚辭八師三后外有益稷皐陶垂契）湯有三輔（商書伊虺二相外有誼伯仲咎咎單豈此未詳）自

戰國策卷四　十七

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亟猶數也）不愧下學（學於臣下）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元並作刑）者形之君也（無形謂削約之未著者也）無端者事之本也（正曰無形無端皆指實德言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明學學之明者言上見下通聖明之事）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猶言非邪補曰疑非字當作歟字上句夫音扶屬下句與下文豈非下人而尊貴士歟夫堯云云同）

一本作今與無非字義同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
以自謂豈非下人（以身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
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
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
寡人自取病耳（補曰此取病謂斶言士貴王賤）及今聞君子之
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細人王自稱正曰細人所謂無實德不貴士者也）
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
（牛羊豕具爲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皆美麗）顏斶
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制裁斷之）非弗寶貴

戰國策卷四　十八

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
尊遂也（遂猶達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
當肉（晚言饑而食也其美比於食肉補曰當敵也如字）安步以當車無
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娛同樂也）制言者王
也（言謂命令）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
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衍字）而辭去君
子（補二字）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正曰曰者斶既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大璞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云文意甚明添字謬

先生王斗（齊人補曰一本標文樞鏡要作王升）造門而欲見齊宣
王宣王使謁者延入（謁者掌賓贊受事延引也）王斗曰斗趨
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
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使待其至正曰使無趨至）寡人請從
（就之也）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
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
對曰王聞之過（不如所聞）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
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
先君桓公（此桓公雖非田氏之先斗齊人也得稱爲先）所好者五（補

戰國策卷四　十九

曰一本標文樞鏡要有五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元作受）
籍（籍土地人民之籍猶賜履也）立爲太伯（伯二伯之伯）今王有四焉
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抎之（抎失也春
秋傳抎子辱矣）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
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
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元作是正曰姚云劉本無是字）
王不好士（補曰先君好馬以下說苑以爲淳于髡之言小異）宣王曰當
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
字書不說騏驎不載唯玉篇云馬黑脊亦不言良馬陸璣疏麒麟行中律呂則此馬以麒麟比

也騄耳八駿之一正曰玉篇單言騶爾此二字單言如詩及說文爾雅不一王之補
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補曰一本作逡前有盧氏之狗王
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莊小疏毛嬙越正發妾西施越
吳女王姬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
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
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縠細緗也正曰增韻縠縐紗齊
三服官輕綃注今紗下章曳綺縠又章帝省齊氷紈方空縠知齊產善也說文縠細縛恐此注
字誤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
便辟便順其所好辟避其所惡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

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
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
任官齊國大治彪謂王斗之義無所取造門求見自卑甚矣而徒以趨見於咫
尺之間以爲高此孟子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者也抑其陳詛迂而不切獨所謂學縠
者可知耳然不若魏牟之言之懇而彪爲序舍年而取斗爲年之言出於斗也正曰王斗造門
來見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爲高鮑論當矣其言王不好士不可謂不切也特桓公好狗馬酒
色之說亦管仲不害霸之意此其所以爲辯士之言而非君子之正爾學縠之言與魏牟合又
何不若之有戰國論說相類者甚多牟豈果出於斗乎補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列第爲
上大夫者七十六人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非不盛也然鄒衍淳于髡之徒類

皆詭誕無實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顏斶勸以貴士王斗譏其不好士有以也然
若斗與斶者亦未知其何如也有一孟子而不能用安用彼數百千人哉
齊人見田駢齊處士曰聞先生高議補曰恐是義字設爲
不宦設者虛假之辭而願爲役爲駢給使田駢曰子何聞之
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
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
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猶已言過於嫁已矣今先生設爲
不宦訾養千鍾訾貲同所貲所養也昭三年左四豆爲區自四以登至於釜十
則鍾又桌氏注四升爲豆則鍾凡六斛四斗也徒百人徒從車者不宦則然

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之也
管燕齊人正曰無考新序作燕相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
孰而與我赴諸侯乎而辭也左右默然莫對管燕
連然流涕連與漣同泣下也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
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饜飽也而君鵝鶩有
餘食鶩舒鳧下宮糅羅紈下宮後宮下列糅雜紈素也曳綺縠
綺文繒而士不得以爲緣緣衣純且財者君之所輕
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
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補曰田需見魏策與公孫衍並

相者豈卽此人歟說苑宗衛相齊罷歸召田饒等問饒對亦與此合

閔王（宣王子元年顯王四十六年戊戌正曰此據史通鑑閔王元年當赧王二年視史下移十年大事記司按史作湣王名地）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楚懷六年此元年正曰宣王二十年）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衍使守史言軫爲秦使齊齊問之爲齊卲陽）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問此外復有貴者不）曰唯令尹耳（楚相也）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

戰國策卷四　三十二

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祠春祭正曰高注祠祭）賜其舍人（始皇紀注王厩內小史或云侍從賓客者正曰顏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後遂以爲私屬官號）卮酒（卮罷也）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恃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

鮑愼口按習本記言云爲蛇畫足之說世之屬人固多以爲口實然戰勝而不知止謂之畫足可也如未爲然則矣尺之云芟兄擇以踰皆未嘗爲蛇者也

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國故史言爵等）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楚記同彪謂此策雖其指爲齊亦指勝之善補曰爲楚爲齊爲公之爲去聲）

黃省曾曰陳軫之說行矣昭陽聽之而竟以罷兵非純臣也夫將當之必有進無退兵者志也奈何以私計罷兵乎然則李同曰兵凶戰危軫政驗而已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惠文）趙足（凡趙皆趙人）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則齊無患矣

李元齡曰齊安肯使以十城求秦哉

戰國策卷四　三十三

齊將封田嬰於薛（定封在此三年正曰宣王二十年又說見後補曰索隱云嬰諸田之別子非宣王弟也）楚王（懷）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集韻輟止也）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閈爲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彪謂此說不可行也嬰齊相也雖得薛不決裂於外猶齊地耳齊薛爲一如穰侯應侯之於秦也何弱小）

田藝衡曰薛去楚甚速何遽大怒

何孟春曰齊楚勁敵封嬰則楚增一敵矣故怒

陸穩曰嬰之始封未必便存孫齊之忘田文之橫公孫閈實啓之

乎其初哉正曰史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王畏君與連和後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鮑謂分封不足以弱齊未睹末流之害也

靖郭君 田嬰謚正曰此據史文索隱云靖郭或封邑號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 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 所謂鼎鑊之誅 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 言此言外應復有正曰高注於此止無走也 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 亡無同言無此也 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

戰國策卷四 十四

而失水 集韻蕩放也言自放肆 則螻蟻得意焉 螻蟻蛄一曰螢天螻得意飲飽也 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 雄長之長正曰見下 奚以薛爲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 正曰一本君長有齊姚氏奚以薛爲夫齊句按新序作無齊雖隆云云是蓋夫無音訛又因上夫齊字混 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 曲禮司徒司馬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計其事之凡也正曰注家謂此殷制非策所指按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高曰計簿書也 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厭之 言汝既說我則不得自厭故以委之正曰也字當在覽下王曰說吾有鈌誤姚云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通鑑云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權 今與靖郭君 以五官之計委之補曰姚云今一作令

靖郭君善齊貌辨 齊人補曰姚云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引此按一本標云修文御覽北堂書鈔同呂覽作劇貌辨元和姓纂崑弁 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 疵病也謂過失補曰此人蓋有奇節而不修細行者呂覽作訾 門人弗說士尉 齊人 以証靖郭君 証諫也 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 嬰子文補曰孟嘗邑名在薛旁按詩居常與許即此嘗也 又竊以諫 竊猶私 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 集韻剗翦也以翦草爲喻

戰國策卷四 十五

而汝也類族類 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 集韻慊愜也 吾無辭爲之 言有可滿貌辨之意雖家族破滅猶爲之不辭也 於是舍之上舍 猶甲第正曰此本高注按田文傳傳舍幸舍代舍索隱云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以此推之則代舍乃上舍也 令長子御之 集韻御侍也正曰爲之御也 旦暮進食數年宣 元作威下同 王薨閔 元作宣下同 王立 嬰之封薛在閔王初下言之薛則此不得言宣王立也正曰說見下 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

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元作子曰）靖郭君之所聽愛夫（愛而聽用其言）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過謂豐頤過人豕多反視補曰呂氏春秋過頤豕視注頤不仁之人其說未詳劉辰翁云過頤即俗所謂耳後見腮豕視即相法所謂下邪偷視）若是者信反（始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補曰高注郊師衛姬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

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封嬰於薛閔王也而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吉封之正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於閔王元年此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梁惠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爲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誤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言無以告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

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爲二閔王太息（長出氣也）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補曰姚云舞劉本作帶）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強猶固）不得三日而聽（聽其辭）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集韻沮止也）此齊貌辯之

所以外生（以生爲外物無所愛也）樂患趣難者也（彪謂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曰辯之爲人多疵論其迹也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爲知己者死此辯所以不求生歟正曰心迹之論未當說見章首條下補曰趣卽趨）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言其更相伐）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爲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罷疲）而兩歸其國於秦（兩彼我也）此臣之所以爲山

鮑曰王必死兵民必死虜極大暴秦虎狼之……猶尼切恥

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以割肉喻秦曾不出力

補曰……大事記三十……天下爲秦相烹煮也秦曾不

出薪鮑……事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

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

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反古王必死辱死於

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戰死者多也而齊

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

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絳屬河東秦得

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補而東攻齊舉

齊屬之海舉言其地得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之南孤謂

新孤以臣之正曰諸國勢不得合故曰孤北向而孤燕趙絕句齊無所

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

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

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怨齊不與

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

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許應言曰後多言且諸擯秦之師先伐齊也

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此六年正曰

按大事記顯王四十七年當秦惠後三年魏惠

後十三年齊宣二十一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

解題軫說齊不知在何年以其說明切附見于周

此軫與張儀相惡去秦事楚而懷王合六國伐

秦非此時軫或在此時未可知也愚嘗按

趙策謂秦王章韓策或謂韓王章燕策或獻書

燕王章皆勸三晉諸國合從其論秦之情與欲

國事勢猶陽深切如虎狼之貪與比目引車同舟

之譬說皆可喜合如秦之欲伐韓梁東闚周室

甚惟齊忘之如約出東皆以銳師戍韓梁如秦

見三晉之堅以南伐楚其言皆合是必一時之

事一人之言也考之此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

而東謂齊王其論山東之愚秦之智爲秦相割

而秦不出力爲秦拘烹而秦不出薪則亦三策

之取譬也秦欲攻梁絳安邑今三晉已合約出

銳師以戍梁三晉合秦必南攻楚則亦三策所

言之事也況策無說楚魏之辭而說四國者皆

有戍梁之約攻楚之計於是竊信其並爲陳軫

之言無疑也楚懷王受張儀商於之欺軫諫不

聽諫攻秦又不聽其後懷王入秦屈平昭雎諫

而軫無言意其必已去楚矣今言楚王入秦正

誘會武關之時而軫力爲魏說諸侯是時固在

魏也軫善楚者約從獨遺楚又勸三晉之移禍

於楚豈略不爲楚計哉蓋其知楚謀之不可爲

入秦之不可止而諸國之擯秦非特爲魏所以

爲楚所謂陽擠而陰助之者歟蘇氏兄弟猶說

多浮辭數策非軫不能大事記既著軫說附於

顯王四十七年於韓策謂論秦最得其情因其

言梁絳安邑附見於赧王二十九年魏獻安邑其

之後皆不能的指其時今徵以楚王入秦一言

當在赧王十六年蓋秦取曲沃平周距五國伐

秦前四年慎靚王三年五國合從實懷王爲長

蘇秦之約而無與於軫也懷王入秦次年田文

合韓魏伐秦猶能成一戰之功未必不因軫之

說也反覆參合可決其爲軫矣獨燕策言秦伐

韓而中山亡此事據史乃中山未亡四年之前

且年表滅中山在主父死後而出家先一年大

楊慎曰齊欲救韓倚有徊翔之指然終不能起者爲其不得天下之勢也

張州曰齊之謀燕權兵欲爲兵端而俱諸侯之議其後也秦代韓而楚趙救之齊得間兵況燕又諸侯所不與者乎以全齊之勢五旬而舉燕燕秦不能者二縣諸人力不至於此齊之輕於論天也未是夫

事記取世家史遷所紀周不能無失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連歲攻中山畧地得城邑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傳國子何稱主父欲畧胡地襲咸陽遂許入秦是後已不言攻中山矣惠文三年乃書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意者攘地之時中山已定而未滅其君後四年始遷其君如西周既滅六年遷其君于𤈦狐之類通鑑綱目武靈二十五年書中山君奔齊而魏策云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政是年事則是其國已亡特其君未得後乃得之燕策所謂中山亡非舛也故愚並著其說以候知者考焉

中山餘見燕策

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儀復相時補曰伐韓下有缺文必著韓之請救以下文許韓使者知之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燕王與子之國之燕相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補曰下字衍一本無大事記從之以燕賜我也我我齊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補曰一本作遣是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燕噲七年此十年補曰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敗三爲五補曰按史田齊世家桓公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桓公召大臣而謀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救之是天以燕與齊也因襲燕取桑丘策即本章○齊威王二十六年魏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謀騶忌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六云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而乘魏之敝王從其計敗魏桂陵策邯鄲之難章威王作田侯段干朋作綸餘畧同○宣王二年魏伐趙趙當作韓說見前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南梁韓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如早救之孫子曰云云宣王曰善起兵擊之敗之馬陵策南梁之難韓請救於齊田召大臣而謀張丐曰不如早救田臣思曰云云餘皆畧同○史凡三節與策三章互有同異邯鄲之難與威王條合南梁之難與宣王係合但史爲張丐田臣思策爲騶忌孫子唯桓公取桑丘與威王伐魏宣王伐燕相亂按威王二十一年騶忌始相上距桓公取桑丘之歲二十餘年忌豈得已爲大臣史誤以邯鄲一章勦入之明矣田臣思即田忌宣王二年戰馬陵後出奔至二十九年子噲之役凡二十七年不應復見使忌果在齊則王安得棄之而將章子策或誤載其名也且桓公時秦魏攻韓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襲燕宣王時秦魏伐韓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舉燕何其事之脗合如此是必可疑考之桓公時秦魏攻韓事無見年表魏韓趙伐齊至桑丘齊伐燕取桑丘意者齊取桑丘而韓魏趙伐之韓且與趙魏攻齊則與未救於齊之文戾且田臣思之辭曰是天以燕與齊而僅爲取桑丘乎是史亦誤以宣王伐燕章附之桓公也故太事記書韓魏趙伐出齊至桑丘而不書齊取桑丘於宣王伐燕則引策之文謂秦伐韓楚趙救韓即岸門之戰而齊之取燕雖因子噲之亂亦猶諸侯連兵不解無與競者也故愚具列史策所載而著大事記之說俾覽者得以考正焉正義云桑丘在易州遂城縣東

張儀爲秦連橫儀傳連橫在鄭袖出儀後說楚說韓齊趙卒說燕歸報而惠王

楊慎曰蘇秦說……

而不能自全者

本之有也

林夢鶴曰秦以趙爲之障蔽故舉而言之

許應元曰當是時六國猶能勝秦者其力完也自范睢之說行而諸侯戚困

死則此富秦十四年此三年正月湣王二年此說衍補曰此處當有說字 齊王曰

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異補曰……比周 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魯戰勝齊史傳不書時魯故在有亡形耳正曰此取譬之說猶

孟子言鄒人與楚人戰與下文不同 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史不書說文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沾山大黽谷入河南漳出南郡 再戰而再勝絕句正曰誤當以勝秦句同 秦戰於番吾之下不書蘇秦傳注常山有蒲吾 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儀說懷王亦云然 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屬弘農補曰今河南府黽池縣水經

羅洪先曰張儀之欲去梁蓋以避武王之怒

注穀水出澠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川漢景帝因崤黽之地以爲縣……

反 割河間以事秦當在齊前據此則……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悉恐……河關屬今……史作虎河是也正曰河之關亦通 指博關蘇秦傳注……有博平以爲博關今按秦由……曰後語注云今兗州傳城縣有……馬貞云在博州 臨菑即墨今屬膠東國補曰今萊州即墨縣 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禮大行人大客之儀 幸而教

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三百里也補曰一本有里字○爲秦之爲去聲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當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而秦任之故齊以此責秦 張儀補曰一本此下有聞之字 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王曰奈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兵言有 然後王可以多割地諸侯割地 今齊王甚憎衍張字 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

梁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解）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所不備公又出以路秦）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補曰後語作魏襄王）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籍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使事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

戰國策卷四　三十四

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之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音疲勞師故）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

曰善乃止（儀傳有彪謂此計之必售策之所行者也儀之所說於時有妾婦之所羞市人之所不爲者若譽南后以取金欺商於以賣楚皆可鄙也唯此爲文無害儀亦明年死矣宜其古之善歟補曰大事記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儀見秦策儀之逐其衍之力歟正曰鮑謂將死言善附反覆詭詐之衍死儀未已何善之可稱）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本宋地見陳留襄邑注補曰大事記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而不勝張儀謂梁王（正哀）曰不用臣言以危國王因相儀（魏九年此十四年正曰此四年）

儀以秦梁之齊合横親（補曰猶言從親）犀首欲敗（敗其横事）謂衛君（嗣君）曰（時儀過衛）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爲國

戰國策卷四　三十五

者不同耳（值適當也）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儀使之釋怨）衛君爲告儀儀許諾曰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三人合坐）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衍嘗與齊戰）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補曰一本與衍）謀吾國矣遂不聽（彪謂此一時苟免乎殆哉一言一動益爲機穽豈可與同群哉此在衍術中而不悟是以知儀之疎也故其智暗於秦其辨詘於輅而此謀敗於衍也補曰爲儀之爲如字）

楚王死（懷王）太子在齊質（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名横是爲頃襄王按史楚三十年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頃襄王立三年懷王乃死與此駭）蘇子（元作）

張洲曰挾質而劉利春真頗詐雖耐哉

陸□曰一事而反覆作十段節節字換亦敘事之一法戰國書其本意爲文

唐順之曰從橫所借揣摩盡露在此

李蓑曰上面可以文法長短不同昌黎作文常本此

李蓑曰前總敘後逐段解而應之此文之法也歐陽公作論常用此法近來作

秦下並同秦死至是二十年矣此非代則屬也補曰字誤下並同謂薛公四文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楚策云與我東地爲楚國之東其連之齊楚地高而北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皆與秦韓魏敗楚三國謂此重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此著書者敘說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並新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此二字因舊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補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負荷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得猶與也齊求地而楚與之爲得成則君無敗矣

家亦有用此者名曰立柱取其形體有依亦易成篇也

許應亨曰已得下東國而復謂多割地不亦無厭乎

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七字元作注字此類亦著書者敘說補曰敘說者分其文而屬之故以此著例姚云曾此七字不作注謂楚王太子也以爲新立王則頃襄外無他王未詳以爲懷王則上言已死以爲頃襄則頃襄即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倍多於前而使齊奉己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謂告蘇子辭也告以楚獻地之故使太子謁之君君薛公也使太子白以亦欲割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長行也故有饒益意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者輕重所在故臣能去太子使人去齊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多割

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馳亟往）齊辭（說齊之）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因蘇子交齊）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剬斷齊也猶制補曰剬本多凡反史漢作制字）（正義論字例云）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功謂入地）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

戰國策卷四　三八

楚也（太子去楚之便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沒其便楚之跡）今勸太子去（補曰一本標鼎本有）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代太子立為王）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因為之約）（齊補曰一本固約）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君（封以美名非邑正曰姚注楚邑）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

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言如之者少）君因（補曰姚云劉作固）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於猶與）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齊為讎也（此亦非薛公之恐楚王立未能自定安能難齊哉故彪於楚策謂蘇子以此策干薛公不見用世猶載其語也正曰謂不親楚則與楚為讎以事理言爾干薛公不用世猶載其語亦臆度之辭）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

戰國策卷四　三九

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按此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頃襄非太子也史不謂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畧補曰史稱懷王入秦而頃襄立策獨以為懷王死而頃襄立前後屢見竊以事勢言之楚人知懷王之必不歸而秦要之以割地故立王以絕秦而喪君有君所以靖國頃襄之立非懷王死後明矣史謂當時以詐赴之策猶仍之爾特所謂新王及太子不可曉然以逐節考之皆有事實又非飾說也或者太子未返之時郢中立王邪姑缺所疑○為之為交為武為讎之為如字）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言其親幸）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瑱也所以充耳）美其一明日視美

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補曰與楚策謂聯魚云云類韓非子淮南子皆有之）

孟嘗君將入秦（補曰言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故將入）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正曰一本作蘇秦今從史傳）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水上）有土偶人（偶相人也比土爲之正曰索隱云偶類於人也）與桃梗（集韻梗略也荒也此盖枯木海外經東海中有山名度索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荼與鬱壘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刻桃畫其首正歲置門上辟鬼正曰梗枝梗也補策蘇秦說李兌作土梗木梗謂木梗曰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是根皆可言梗此謂刻桃木爲人也安及說苑作土偶人木偶人索隱謂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時秦昭王使涇陽君爲質以求孟嘗○高誘注荼一本作余）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挺拔也拔於土中正曰挺他鼎反直也藝文類聚及鼂本作延）至歲八月降雨下（降大雨自上下也異於飄西）淄水至則汝殘矣（殘敗壞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

許應元曰說者以微詞相感動而聽者立悟中事机也論救薛而舉先王之廟齊急之矣

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如往也不知其所在正曰如何止是語助）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補曰此時不行其入秦蓋在後）

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在薛時未相也正曰代立在薛歸老亦在薛此不可知）荊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薛（何時）孟嘗君（補曰姚云一本有君字）令人體貌（有禮容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言且死）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悉報齊）王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詩注祭有清德之宮正曰按本文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集韻痛也正曰徐云痛而呼之言也和其顏色聽其言也）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痛而呼之傷宗廟也初不相礙）顛蹶之請（此著書者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功顛倒蹶僵也言其請救之遽）望拜之謁（望而拜之言謁之恭）雖得則薄矣（言他人請謁雖有得不如髡之厚）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方大畧也）人之急也（言應之疾）若自在隘窘之中（隘險也）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齊人無考 正曰下同以四馬百人之食音嗣 之厚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毀之厚董之繁菁人名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君所以得爲長者長者有容之稱高注曰爲其毋不長者以吾毀之也補曰一本以吾毀之者也者字恐是長者字下脫衍在此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待元作持補曰姚云劉作豈待言也 歲是持者待之訛得者待之訛衍言

也彪謂君子所以報知我者亦多術矣豈必毀之而後爲爲之哉此其說有似侯嬴而不及嬴非正議也

孟嘗君讌坐讌合語也正曰讌飲燕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補曰高注先生長老先巳以生者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訾不稱意也言孟嘗有不得意於諸侯者有侵君者侵凌也之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湔濺同集韻水激也田瞀曰車軼之所能至也軼轍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言欲得之如使而弗及也若有使之如恐弗及勝勝元作臂元作膌字書無之亦可作服齊人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與猝同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二人文侯師友此臣之所爲君取矣求以此爲孟嘗所取正曰爲孟嘗取此人也

戰國策譚棷卷第四上　終

張州曰孟嘗之厚舍人仁而過舍人之報孟嘗義而能丹子以爲賢有失馬[illegible]

唐順之曰孟嘗之遣舍人非故遠之與得其力非知楚莊表絲出於無意所謂好人之雄

田藝衡曰此盟可補入風雅逸篇

戰國策譚棷卷第四下

齊 輿地見前

閔王 名號見前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夫人姬媵之過稱非其配也與或以問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下十紀同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錯措同也勿言也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衛嗣君與文布衣交言交於未貴時請具車馬皮幣皮羔狐之屬宗伯孤執皮帛正曰羔乃生贄孤執皮無據禮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虎豹皮爲飾宗伯之制恐難引以言此高注皮鹿皮幣束帛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字補三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欺者已不肖而孟嘗言其賢也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歃其血又壓羊殺之以盟使諭者如此正曰高注壓亦殺也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

諸葛曰盟不可欺好不可失此事理之所[illegible]者且以衛之弱當齊之強而[illegible]而衛之無幸可立見者舍人計不出此而欲以力劫衛君無謂甚矣

黃石齋曰骨鯁論人長短甚直而正更其遺詞値未免縱橫之習風氣然也

歸有光曰魯連論棄士短非計是也而曰來害相報何其鄙哉

君勿以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言或以此人爲不肖補曰若疑者字訛輙以頸血湔足下衿衿交衽也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古可與語正曰語姚云語劉作謂宜至矣字句善爲事矣轉禍爲功彪謂周衰禮義消亡以若孟嘗者爲能愛士愛則愛矣然非禮之愛也以若舍人者爲能強爭強則強矣然亦非義之強也補曰事亦可醜而論著者以爲美談邪袁盎從史事類此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齊人仲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言自置木上補曰錯措也據水一句錯舍置也則不若魚鼈據猶處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

狸曹沫音昧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魯記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昧執七首刼桓公歸魯侵地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壠田埒補曰銚七遥反與鍬同鎒呼高反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說文拔去田草也鎒即薅之猶於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黨友以此士見棄逐不胥與處已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來而害我報其棄逐之怨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視此爲戒孟嘗君曰善

乃弗逐（彪謂仲連立言士也言必有中）

孟嘗君出行國（拔行之行兼相他國故正曰行當去聲）至楚獻象床（象齒為床）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正曰屈平為左徒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鮑見此故以登徒為官名未見所據然彼云大夫登徒子則非官名）直使送之（直猶當）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補曰戍音恤）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漂飄同言其細若絲髮補曰姚云別本作標）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劒願得獻之公孫戍（補）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

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補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五國蓋首句作出行五國也）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才出萬人曰英千人曰傑）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諉諉之以事所以累之）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善今何舉足之

許應元曰孟嘗賢此登徒辭贈公孫謁將象床卒遂一事屢失宜可三緘

田藝蘅曰象牀若髹漆即今之雕花象牙及牙簟類也載古之象簟又當何如哉

羅止光曰登徒之言何其開截以一象牀故設此說之大夫且今有賣妻子之者其權臣嬖媚之熱如此可畏可

鄙可惟

歸有光曰公孫戍之智雖以止登徒之行其言則出文之藥石

田藝蘅曰孟嘗君能知人公孫戍能遜隱

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劒一（重言三喜外復有此）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輸亦送也）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彪謂孟嘗君於是能立德矣吾知欲止吾過而已彼得寶於我庸何傷且諫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摧折之後孰敢以過聞乎吾哉）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並況袁反補曰煖即諼故諼或作諠）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屬囑同）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不精也具饌具○正曰草菜也陳平傳惡草具注云肴肉云云）居有頃倚柱彈其劒（補曰以下文例之疑當有鋏字）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劒把也欲與俱去補曰莊子音義鋏從棱向刃）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補曰列士傳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一本比門下之魚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

司馬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諼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者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孟嘗君有焉

楊維楨曰使戍無私利則不諫矣文之許非也為文之計使文之徒不納而賞戍之計則戍不必以求君之言不必不潤好利人皆以為上諫以售者安得至諫於文之聽乎

張洲曰此先言無好無能後一篇言其所好所能薛廟所曰古人懷瑚璉於今可思惟幔直云無好無能便非常情遊士所及孟嘗固已心識之矣故既之以試之也

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劒（集韻揭舉也擔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以客待我）後有頃復彈其劒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補曰吳氏韻補家叶工乎反）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總合也 正曰會古外反周禮司會注大計也小宰要會注計最之薄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能爲

戰國策卷四　五

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韻適財也）馮諼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國事正曰一本是作事蓋因音而訛說閔王章則是作則事亦此類）憒於憂（憒潰同憒亂也以憂思昏亂）而性懧愚（集韻懧當作懦弱也）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罪於諼自我啓之補曰沉沒溺也下沉於義同）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契別書之以刀判其旁）辭曰責

田藝蘅曰此問得最巧應亦最妙

書顧之曰收責直是好利亡義馮諼之問固已先與孟嘗之答矣

田藝蘅曰應上驅字

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求聽命補曰一本赴作起則起屬下文謂作起而矯命也合讀起句亦通）矯命（汲黯傳注矯託也託言孟嘗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齊（不行留也）晨而求見孟嘗君見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問也）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猶列）君家

戰國策卷四　六

王鏊曰孟嘗之說亦矯其情耳一本作不說意是然則不說不若作說甚

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循猶摩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乃（補曰一本作不）說曰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補曰此遣其就國而爲之辭猶漢世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正）日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

許應元曰狡兔三窟之說畢竟是戰國人口吻
按史記馮驩西說秦而此言說梁予謂當時惟秦強足以與齊抗未詳孰是
許應元曰市義可也後二策乃馳騁之術耳

羅洪先曰田文舍客三千而卒以馮煖一人復其位賢士誠不易識

田藝蘅曰應上開罪於先生字
黃震曰按孟嘗君好客僅得一馮驩平原君好士僅得一毛遂而二君者其始皆不能知之尚何以好士爲哉愚謂二君者不足以知二子而二子歸之者以貧無聊知祿士于亂世死死而已其後因事而顯然非二子初心所期二君其亦幸而得此二子與

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元作今補曰姚本今作僅）得免
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
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
梁謂梁（元作惠）王（補正曰文奔魏在昭王時此固辭不往事必在前史作秦王）
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非當時所補追書云爾）於諸侯先
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
上將軍（補曰徙故相爲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遣使者黃金千
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
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

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
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四文彩繪也）服
劍一（王所佩者）封書一（補曰一本書下無一字則上當以封字句）謝孟
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
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
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集韻統攝理也）馮煖誡孟嘗君曰
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君時既立廟矣今又請立則所謂宗廟者非一王也）
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
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

尹起莘曰田文齊之臣也彼其招致遊士食客濟門而出相諸侯致覆其宗國乃無一忠信之人諫止其惡而卒使淪亡未及身宗姓汲汲謝賓客皆妾人也已何足貴哉

按此段史作馮驩語

歸有光曰譚子以小人之心試嘗文而文卒然之此所謂驩雖之怨必報者也
張洲曰譚拾子之言衰世人情也然豈君子之交道也
唐順之曰譚子之言市道也非士人之行然求士於戰國之世欲無市道得乎用以示

之禍者（介獨也獨則不衆故爲微細之詞一說豁草介也正曰介芥通）馮煖之
計也（孟嘗傳有彪謂能者客之人孰不能客無能者孟嘗於是爲不可幾也煖之市義賢矣而爲之營窟則亦辭利之客耳嗟乎氣俗之移人莫覺悟也以煖之賢而不能自推於衆況不賢者乎補曰史文稍異末無三窟之說爲勝正曰馮公自言無能非眞無能也孟嘗蓋已知之故聞其署則曰客果有能也魏子予粟馮公焚券孟嘗卒蒙其力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豈迂也哉○食以食之之食音嗣爲君爲文足爲之爲去聲）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此三十年孟嘗奔薛此言復反傳言王召之因謝病老於薛與此駁正曰二十年）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
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

滿意殺之乎（拾子借以殺之爲愜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
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
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
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
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
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者存故往趨之）亡故去願君勿怨
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牒札也書所怨人）削去之不
敢以爲言（馮驩傳畧同以此策及驩傳考之蓋反而後謝病也）
蘇子（元作秦史作代是）自燕之齊（此三十六年正曰二十六年）見於

李□曰見既正又好句法

張洲曰代爲齊計甚善然其言非也以齊之強力能抗秦固其致帝號罪於天下同力匡周此天下之義舉也代何足知此若急連子或庶幾哉

諸燮曰孰謂閔王愚其於天下大機知之甚審而卒死於淖齒之亂不度德量力也

章華補曰姚及一本作華章南門史作東門注齊都賦小城北門不知是一門非也補曰括地志齊城東有閭門武鹿章華之門齊王曰嘻集韻有所多大之聲正曰嘆聲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於齊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與猝同而患之所從往補曰一本作生是也者微患在後於言從往與從來異也今未著故言微今不聽是恨秦也違秦秦恨之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元作卒也秦爲猶善正曰卒成秦之事勿庸稱也庸用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雖稱有先後無害於帝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衍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齊記三十六年有彪謂此策自爲智則明爲人謀則忠蘇張之巨擘也正曰受帝號以順秦而不稱以收天下無非詐謀耳補曰子以爲之爲如字

戰國策卷四　九

蘇子元作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問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亦問辭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補此五字正曰姚云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六字對曰夫約然然其伐宋之約補曰史作夫約鈞然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愚恐約鈞字訛無然字而以約與連下文讀

田藝衡曰國當量力何如孰能止秦之帝又孰能止齊之帝但齊之不帝限于力不足耳嗟哉

許應元曰此策當與前策參看計慮周悉是縱橫家支派

按啓史作關賦作貲

許應元曰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意佳語亦佳

唐順之曰雖詞句出之不窮自戰國十六文秦漢古作也曰藝蘅曰此策大奇

爲是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倍背同儐擯同集韻棄也補曰擯儐古通用策多有後倣此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次南潁川皆有正曰非衛地史作陽地注濮陽之地有淮北淮水之北淮出平氏桐柏正曰淮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貢桐柏導之東會泗沂入海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莊十八注濟水之西則趙之河東危趙河之東非郡也有陰平陸陰屬南陽正曰陰卽陶說見趙策則梁門不啓大梁之門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

戰國策卷四　十

貳不與秦合也秦約伐趙而此伐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刑猶威也言畏威而服補曰姚本刑作形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非實敬之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孰慮之也齊記與上爲一章今詳上章猶欲聽秦此章快欲儐之非一日之談爲二章可也

蘇子元作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爲天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爲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爲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資權是也而遠怨者時也得其時也人怨之則雖欲乘時不能也是以聖人從事

王士松曰以一二字爲一篇主意乃格法

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上言後起者藉藉此而已）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同猶長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倍背同）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博物志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劒吳王使干將作干將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劒）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劌利傷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銛集韻利也）而劒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衞車舍人（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傳驛遞也言其警急）衞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平成也）衞八

田藝蘅曰篇中用昔者凡八黎氏表曰車舍人似謂以車舍人故曰不休傳恐非官名也

門土而二門墮矣（補曰墮許規反）此亡國之形也衞君跣行告遡於魏（遡愬同）魏王（補曰魏武侯也時未稱王此辯士之詞猶下稱孝公爲秦王）身被甲底劒（底砥同礪也）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騖亂馳也）河山之間亂衞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詳正曰此據地里志贊及索隱以爲非正義云中牟趙邑在相州蕩陰縣西有牟山邑在山側）衞非強於趙也譬之衞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衞五年齊魏爲衞敗我剛平）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州屬河內）出

呂祖謙曰此策深兵主於後起藉權不爲人主怨其云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徧用兵而寄於義最其術之深者

梁門軍舍林中（魏記注宛有林鄉）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屬河東）燒棘蒲（元作蒲下同敬侯六年借兵楚以伐魏棘蒲不注宣二年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滿南滿蒲坂也謂此正曰正義云今滄州平棘縣古棘蒲邑）隊黃城（八年拔魏黃城陳留外黃是正曰正義云括地志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爲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陌所別也大事記從上說當考）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衞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罷疲同音下同樂與衆爲怨）

林希逸曰勸行之者若勸而行之言其決

田藝蘅曰篇中用何也何謂也何則者凡十餘見

張洲曰順民之意此最爲國之道料兵之能不亦以揆矣曰度德量力猶料知勢正名然後可師徒曰料兵則齊之強何以卒破於弱燕也吳子曰上兵家許伐謀[illegible]敗於[illegible]怨也故曰無爲怨府

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長益之）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後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不以兵爲人挫強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衍秦字）楚也（正曰齊閔王十一年楚懷二十六年齊與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秦遂共伐楚閔王十六年合韓魏以伐秦秦昭王九年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等耳）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

許應元曰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好挫強亦不可師然兵志亦有先偏堅者用之勢然也田藝衡曰乃占及今天下事未某而先稱王者未嘗不敗

田藝衡曰二十也所謂常以王人爲意者也何況弱小而謀人哉

唐順之曰後起而重伐不義所以帝秦而使天下憎之之意

田藝衡曰小國謹靜寡信諸侯上策後世惟治國雖保家亦然歸有光曰寡信諸侯言無輕信要約也

爲韓魏主怨也是楚懷二十六年此二十一年正曰此十一年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詳未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欲爲人上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補曰恃謀人以爲利而致殃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正曰主於後起藉權不以伐不義爲急也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人與之多則是元作事補曰姚云劉本作是以衆強敵適元作罷寡也兵必立補曰疑有缺字也

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攘猶取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元作僅下同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莒蔡是矣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稸積元作穑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矯揉箭箝也故有變意此言變其初也正曰別本注矯一作矯去堯切火行也○姚及別本此下皆有而不服矣一句文義明白今添而不服矣小國道此道猶行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貸者代從人求物也故曰祖仁

張洲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此游士之談而識有合于道

許應元曰是策義與幾寓特處勢矣王士騏曰此上策

許應元曰是策士於爲師

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衍強字補曰姚云曾本無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東萊故萊子國補曰春秋齊侯滅萊傳萊恃謀也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莒蔡皆恃遠忽近而亡正曰策但言有恃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

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與猶恃也言與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耳有能元作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不爲主也微用兵而寄於義微猶假也補曰寄怨而誅不直者使人誅之而己不主怨即所謂重伐不義也微用兵而寄於義者隱其用兵之情而寓於義以爲名也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蹻不伸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子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衆事猶共事交割而不相憎交言彼此割地俱強而加以

張居正曰叙事致而痛切西京以下不能湊泊矣

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補曰衆事宜多反覆交割地者宂栩
懵俱強者宜不恤下今皆不然以其同憂趨利故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燕齊戰於桓之曲家語所謂桓山蓋在齊魯之間燕不勝十萬
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樓煩屬鴈門取其牛馬
此甚之會敗時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
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
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
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而爲我役故明主察相相之明察
者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

殘也有害於國而都縣之費也隱元年注邑有宗廟之主曰都周制二千
五百家爲縣正曰周禮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又五鄙爲縣又禮小曰邑大曰都殘費已
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
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有市井焉輸飲食而待
死士令折轅而炊之轅輈也殺牛而觴士觶實曰觴益以
飲之則是路窘之道也路疑作露言國中所有悉出於外又疑作路窘言財
用窘於道路正曰此是道路之路中人禱祝爲國中之人行者祈君翳釀
翳華蓋也故有隱義言釀於中以待飲王通都小縣置社不用命者正曰亦
言禱祀之事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事謂財賦之事警備之事

王士性曰讀至此可淨世乃有窮兵黷武而曰請得與君之二戲得憑軾而觀之者何心哉

王鏊曰十年之田不足以償一戰之費又况師之所止荊棘生焉荊旅之後必有凶年乎

唐順之曰曲盡行師之弊故曰數戰者八臣之利非人主之福也

湯賓尹曰上言行師一害此言百姓之勞苦語語痛心至上隆於教士斷於兵則必下之形成矣故引智伯以證其亡

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屍未殮也
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
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夷亦傷共供同完者內
酺而華樂酺大飲也華猶奢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與均同
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
矛戟折矛首矛也兵車所建補曰詩二矛注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戟注見前
鐶鉉絕鐶刀鐶補曰鉉姚本作弦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
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於農
故私家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廝折薪養馬者
出之

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
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襜衣蔽前者襜蔽疊
言也言士作苦衣易敝故亟治之舉衝櫓衝陷陣車正作轒補曰城上露屋爲櫓戰
陣高巢車亦爲櫓此與衝並言亦車也家雜總全家併作身窟穴中謂地
道罷於刀金兵器也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朞
數而能拔城者數數月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
兵斷音短截也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
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
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

許應元曰戰國之士大抵稱我能爲君約與國我必先而蘇子備深悉戰攻之禍似可語言者

歸有光曰此言國無小大好戰必危

國而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補）患也（患在滅二子）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相次）此用兵之上節也（節猶等）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此二十九年書佑趙滅中山補曰說見前及燕策）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嗇吝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補 補曰事下或有缺字）今世之所謂善

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窮兵）而守不可拔（守城期於不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爲善者保持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屏人故暴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的即鵠也所謂侯中補曰栖皮曰鵠）非咎罪於人也（補曰姚云咎一作柩劉作喜按呂春秋亦有柩罪於先王之語）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審弓得便巧乃發）中者則善（人善之補曰一云劉作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

歸有光曰天下仇之則雖強必弱

唐順之曰此言明主之攻戰云云亦可謂知兵第未嘶其原也明主之攻戰先內治文德修而遠人服然後有吊伐之師

張居正曰一段議論自恣無少拘牽排偃之態

李元齡曰絕下當有下闕二字爲是

人以難也（的以難中人爭欲貫之如惡之然人如的者人所惡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猶常也言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此補曰事下當有也字）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注刀劍矛戟矢正曰此據淮南子注今按諸說不一周禮司右月令注弓矢殳矛戈戟司兵車注戈殳戟夷矛酋矛穀梁注矛戟鉞楯弓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

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曠闊也日雖闊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師旅也言不用師）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補曰比當作北諸本皆作此不知何故此注亦作敗釋矣章本字同）雖有闔閭吳起之將（闔閭將孫武也此以君臣互言之正曰將若闔閭之善用兵）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俎肉在豆上）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鄭玄記注衽臥席也）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

唐順之曰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此非仁義之言田藝衡曰此老子之策也

侏儒之笑倡優倡樂也侏儒短小人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言其功德之崇雖名利若此猶不足稱也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言無一夕之憂正曰宿留也猶宿諾何以知其然也補補曰上文例宜有也字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趨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元作矣昔者魏王惠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補其

張洲曰此惠王所恨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者也不用衛鞅而卒貽後事之禍

強而拔邯鄲十八年西圍定陽屬上黨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此孝公也此史秦人故尊稱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正曰說見前令於境內盡堞中堞城上女墻爲戰具競元作竟補曰即上文境字也堞中爲戰具境內爲守備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諸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

田藝衡曰政所謂常有主人之意者

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箠馬策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爲柱衣正曰丹柱猶衣之也建九斿旗旒從七星之旟鳥隼爲旟又繪星焉正曰按考工記并注龍旂九斿諸侯所建鳥旟七斿鳥隼爲旟州里所建弧旌枉矢畫枉矢此與曲禮合龍旂即青龍鳥

唐順之曰是策不從揣摩捭闔中來直論天下形勢用兵虛實從惓以散兵后事爲意戰佚驗湯下詭於道齊上也

隼即朱雀枉矢恐即招搖注所謂畫七星者又禮百官載旟此言七星之旟而又以天子言戰國不可以古制準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跣足親地也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過信爲次往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垂衣拱手言無所事西喪地於秦謂此歟而不以德魏王故衍故字補曰姚云一本無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補

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補曰見上之堂上禽將戶內扳賊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彪謂此策轅轉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雖鍾竽倡樂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正曰此策談兵主於後起藉權不爲人主怨其云秦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徼用兵而奇於義最其術之深者是豈仁義之師正大之論乎雖其後極言戰之害何救於失哉鍾鼓倡樂之云視孟子與民同樂之意不類鮑之不察甚矣補曰蘇秦佯爲得罪燕而亡走齊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敝齊而爲燕蘇代繼之實祖秦之故智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啓之秦之救宋也蘇代復止之代爲燕反間驕其君勞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說燕曰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獘

又以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云云此策之謀既中而勸燕伐齊也此策舊爲蘇秦實誤前章代誤爲秦或遂以此爲代則亦不然代之謀如彼豈能勸齊王後戰哉一本每章首二字者是矣抑是言也當在滅中山後取淮北滅宋侵三晉之前此士之明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策文甚佳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爲言而以權藉時勢明之今雖千將以下止求霸則遠矣言先天下之禍後藉之得也臣聞善爲國以下此好挫強也言遠怨之得主怨之禍也且夫以下至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爲一節語曰以下至戰攻之敗可見前事爲一節今世所謂善用兵以下至篇終爲一節三節皆推言用兵不爲天下先之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化不窮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複○劇姑衛反分扶問反鵠工毒反射食亦反爲人爲韓爲死之爲王天下之王去

[illegible]之曰才有一正議之孤狐咺而遭斮之閔之昏德稔矣蘇子之策其能入乎鼓里之禍非不幸也

許應元曰[illegible]樂毅積五而湣之亡形成

許應元曰淖[illegible]楚人將兵以[illegible]齊者

旧[illegible]曰三補不知其見殺也卜誤

聲

齊負郭之民負猶背有孤狐咺者補曰孤狐咺孤因孤字誤衍大事記去之呂春秋貴直論孤援云云卽謂此正議也古今人表作孤爰正議閔王斮之檀衢斮斬也檀衢蓋齊市名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公孫家子云猶宗室云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田完之裔爲景公將去此時遠甚蓋誤其名正曰大事記引蘇氏謂史稱齊景公時晉伐阿鄄燕侵河上晏子薦穰苴斬監軍莊賈國以成功春秋左氏無此事意穰苴嘗爲閔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記妄以爲景公時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樂毅魏樂羊之後將而擊之齊使向

子及下達子史不書補曰呂春秋作觸子將而應之後起爲應齊軍破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元作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此四十年正曰三十年淖齒數之曰夫千乘青州郡博昌之間屬千乘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二縣屬太山補曰禮檀弓注今泰山縣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闕門觀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補曰三不知字春秋後語皆作知之通鑑從之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

因鑒齋曰當與復齊閔王之見殺一段相接

歸有光曰王孫賈之母賢於貂高

孫洲曰王孫賈之初其賢哉觀其詞氣義正而卒能成其子之忠卽丈夫未易辦也

王廷陳曰王孫賈卽齊之宗人也君政走死而不能捐存保其毋夫非其母之訓耶誅淖齒其何以自立於世

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莒中里也太子名法章是爲襄王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溉園溉灌注君王后太史后氏女后姓也以其姓后不可曰后后故曰君王后也正曰姚本作太史氏女無后字後策正云太史氏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卽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紿欺也劫燕將代樂毅者務傳言單設詐誑燕軍遂以復齊襄五年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時立五年矣迎而立之齊耳襄王卽位立補曰位下有

戰國策卷四　三十三

缺字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補曰爲音預爲溉之爲去聲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責其親王不如我之親女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衍閔字正曰追書之辭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右肩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補曰袒蕩旱反今循習作徒案反說文裼也露背

襄王閔王子元年愼靚王三十二年戊寅按史名法章

蘇轍曰仲連辭過侯羿秦兒行而損終之附不入亡心回事放言坊中机會排難解分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矣

真德秀曰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于特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以叛燕歸齊者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于其文而不察

何孟春曰此策融潭且奇警

張洲曰人以魯連聊城之箭功爲天下名在宇宙愚以為悖義傷道之甚者爲人臣子守土地之責乃教之釋兵又以叛詐之豈可哉愚以爲聊城之書不若東海之語蓋其內自有所不足也

董份曰本言齊雖棄南陽尚必聊城今楚魏既退則齊無事可益專意而攻聊城必不能支矣其文然錯意派人不易辨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史亦不名攻聊城屬東郡高紀注在平原正曰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人或讒之補曰姚氏曰三同集無初燕止讒之十一字則知此章首有誤脫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補書約之矢繳束書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倍背同勇士不怯補曰史記作却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王非忠也殺身

戰國策卷四　三十四

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補曰一本云見本無此二句而云此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不再計故史云時不再至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史云齊之南陽然則此荊州郡時屬齊補曰索隱云南陽卽齊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平陸補曰平陸見前齊無南面之心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急此二縣故不南面與爭補曰正義云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爲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

許應元曰言齊既決以拒其守

許應元曰以前事動之所以奪其心

真德秀曰此云云皆誘敵燕將之辭非實事也歸有光曰能已見於天下說之巧於自全

下兵（此時齊善秦故下兵救之）魏不敢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齊善秦爲橫）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謂平陸斷亦棄也）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言其皆退）燕救不至（不救聊城）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齊者）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據拘持也）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勝齊）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過猶失）上下迷惑栗腹（燕將）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按燕王喜四年趙孝成十五年廉頗圍破燕殺栗腹在齊襄燕惠聊

城事二十八年以爲此時則自騎劫敗死外不書他將及趙國也正曰說見章末詳之）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補曰一本以敝聊）距全齊之兵（距拒同捍也）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爲城以牒爲械般九設機變墨九距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攘言推臂前也正曰漢書鄒陽傳攘袂顏云猶今人言將臂按攘臂字見孟子即此義）功業可明矣

謝士奇曰射書聊城紓強齊以攘燕耳聊不肯齊秦之心也然此時齊秦之勢已不可遏矣猶書聊城亦矣以爲

歸有光曰說之以利從知所以處勝

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辯說之士資以藉口正曰資給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矯革言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捐亦棄）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陶穰侯邑衛自梁稱君正曰索隱引延篤云陶陶朱衛衛公子荊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謂此云爾姚氏亦引）世世稱寡（補曰一本稱孤字）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也（補曰下無歷數之辭疑一字訛或衍）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

鄒守益曰此篇文勢縱橫詞法蓋客如大將專兵氣乾燕嚴而任倆不紊者

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遺忘也）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桎足械梏手械）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抑按也人所按故爲困）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補曰一本云并鼂作棄）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出計所出也）則不免爲敗

陸穩曰比末一段詞注甚好且有歸結

許應元曰兩舉古人之事使知所擇

董份曰戰國時文辭如遺燕將書當在第一等爲人排難解紛若仲連一生學術

張洲曰魯連之爲辭計得失及諺之指畫歸齊成功立名等有戰國風氣

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正曰遭字句謂曹沫恐耻而與魯君計以爲遭遇也史無此句則尤明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霸則可責以義故沫與魯君計言此正曰說見上補曰有天下有字恐誤史作朝天下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朝王也曹子以一劍之任刼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絶世功

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恚恨也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言天壤敝此名乃敝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元作到讀而去韣弓衣倒示無弓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仲連傳有虎按此書以齊閔爲宣王蘇代爲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殆爲後人傳録之誤至於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横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齊亡不下者惟聊莒卽墨聊卽聊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踈矣故備論之正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書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自赧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二十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凡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騎刼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讒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卽墨起七十餘城卽復爲齊不聞聊城尚爲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與今曰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爲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數破齊不下者獨莒卽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卽墨策亦有三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爲齊守而非燕將爲燕守者此誤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卽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

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爲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爲齊將哉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卽墨之混而誤指以爲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援其言初不涉湣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蓋已復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亦非事實齊前所殺燕將惟騎刼爾不聞其他此因騎刼而訛也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事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者排難解紛又素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致之於死豈其心哉夫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哉燕將死聊城屠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之哉策所云解兵而去者當得其實而史不可信也故論此事者一考之仲連

許應元曰歷叙齊之危而復安以明田單之功

歸有光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略震主者身危田單有復齊之功而人疑之疑之地功名之際固難處哉

唐順之曰左右顧而無人將誰語乎此以詠內於有德剛於岩下之人著書者欲文致其詞遂相矛盾

之書則史策之外詭譎混者皆可得而明矣納不此之察見其不通遂謂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之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因史貞文忠公反援鮑氏爲斷而謂魯仲連之說不可爲訓皆失考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徵（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爲庸人疑之至是始有狀可信也）齊巳破燕田單之立疑（人疑單也）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菑涸）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恐單先發）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齊人補曰姚云別本巖字作藟句絕無下字元和姓纂引策作貫珠人姓名）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副）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巳王

戰國策卷四　二五九

田藝衡曰將何以處貫珠者

歸有光曰田單賢人也聞人之毀而薦之君子之行也貂勃知其爲人矣故借毀以納交

許應元曰以狗立喻蔽罪之常談欲嫁其自而忘其類亦甚無恥矣

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穀養）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鮑彪曰單之取疑以威震主者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闔城陽而王孰敢不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可謂君子人矣爲是言也上足以補王之非下足以救單之死一言而齊國定君子哉補曰斯人者又能免其身不然王惜其以前言告單必殺之矣）

戰國策卷四　二六〇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補曰徐廣云北海東安平正義云在青州臨淄縣東古紀國之鄰邑索隱云單初起安平故以爲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不欲正言其毀）貂勃曰跖之狗吠堯（跖柳下季之弟盜跖正曰此莊生寓言堯跖時不相及蒯通之言出於此）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攫持腓脛腨噬嚙也正曰元作由噬齧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

張洲曰田單之不理也害其權也彼單之存齊有[illegible]幸也

田藝蘅曰二句文法不同妙

王（白王使任用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頃襄）使將軍（淖齒也）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之助）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言勃據單勢正曰言單據勢）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補曰通鑑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謂反畔）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振舉救也）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懷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諸侯之人）其志欲有爲也（爲不善）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肉袒露肢體示欲受刑正曰袒即裼也去上衣曰裼）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補曰本王觴賜諸前愚恐賜乃觴之訛）酒酣（酣酒樂）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

戰國策卷四　三一

唐順之曰貂勃之言君子之言也與策士游說者遠甚

田藝蘅曰三句文法不同又妙甚

張居正曰雖爲依附實則正論

張洲曰貂勃此言大有以動王之心不則未必除讒益封不待詞之畢也

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補曰此下姚本有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十一字今增）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開也）民人之治（補曰姚云曾本作始）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陽兗州國莒其縣也）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主兵之官謂騎劫）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不通王而自王）（補曰春秋後語闔作合）天下（城陽與天下之人）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木閣棧道皆以通險）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元作中山）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補正曰與前連舉不同）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

戰國策卷四　三二

曰藝衡曰此後人之通患也

許應元曰此倡是韻語蓋作勞之歌若後人帳中歌也

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屬淄川又東萊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爲掖不合或不夜省不補曰括地志掖城在青州[illegible]南三十里顏師古云齊記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邑以不夜爲名○使者使楚之使去聲田單將爲大將攻狄狄地古正用史同作狄人徐廣注今樂安臨淄縣正義云淄川高苑縣西北狄故城往見魯仲子連也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器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

壘枯丘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丘言無人物補曰吳氏讀補能叶年題反丘叶一其反盧陵劉氏讀壘枯丘謂空守一丘爲壘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齊景公田於梧丘名也一本引北堂書鈔同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丘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丘義長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蕢草器立則杖插插鍤同刺土器爲士卒倡曰倡導也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久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補曰姚氏云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皆叶平聲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

張州曰帶戰勝之資不能不驕矜驕主之令不必受搏將得卒者者必亡單然日問二誠齊之兵齊未可知也

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若如此也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昭十二年注淄水出碧淄入時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昂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杖狄人乃下補曰馬謖對諸葛亮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其言出於此○夜說苑作掖淄音罨枹音桴○按史趙孝成王元年田單將攻燕拔中陽又攻韓注人援之次年單爲相孝成之元年齊襄之十九年也趙王新立秦攻趙求救於齊齊人使以

長安君爲質齊師乃出秦師退又策云趙王割濟東三城城邑市五十七與齊求安平君爲將攻燕亦是年事蓋齊趙方睦也考之史單自復齊之後唯有伐狄之戰大事記併書於一年而襄王十一年趙燕周取齊昌國高唐十三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秦客卿竈暨楚仍歲攻剛壽以單之在齊而喪地被兵不聞其却戰而克敵也而一爲趙用遂以立功意者單以功高被讒齊襄雖爲之殺讒者所以任單者不能展盡歟不然則單之懼禍持怯而自悔也秦策云田單將齊之良騎横行於中十四年終身馳於封內考之殺騎劫之歲至襄王十八年凡十四年次年而單爲趙將是年襄王死單不復返齊明年遂爲相然單之在趙自二戰之後不聞他功蓋既試其端而亦終不忍背宗國以爲趙用也單之心亦可見矣

孟嘗君爲從文以襄王初中立爲諸侯楚頃襄二十三年天下合從此八年正曰

許應元曰設兩難以惟從之可否

許應元曰公孫弘懼士故欲以詞愧之

田藝衡曰恐此說不足以懼秦

許應元曰田文非能得士也信如公孫之言雖以脅王可也何以卒困於秦而借狗盜雞鳴之力

唐順之曰公孫之辭可謂不辱然文乃竊秦王也據此則田文將爲從乎將遂事秦乎

文以襄王五年中立爲諸侯其後[illegible]年諸侯無合從事此閔王六年文如[illegible]魏伐秦事也當秦昭八年鮑見策有[illegible]百里之文遂以爲文中立爲諸侯時誤[illegible]公孫弘人齊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以元作使人先觀秦王意者之辭疑昭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爲秦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使弘愧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

地數千里猶元作由下同未敢以有難也爲人之難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人賢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慚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補曰而字疑衍治當屬下句或而字上有缺文可爲管商之師管仲商鞅說義聽行所說有義或能聽而行之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集韻刎斷也必以其血湊其衣

田藝衡曰觀此則上公孫弘之法謬矣

薛應旂曰魯連之稱養賢亦爲交飲食耳曾未及孟子所稱士之尊賢孟嘗失之則不交飲食之事尚未能也何以得士

許應元曰此與郭隗之論相類

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論寡人之志也曉以己之志告孟嘗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著者美其不可侵辱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足猶能彪謂公孫弘謂亦士之一槩爾自曹沬劫桓公時說士有不以猶曰彼若未學禮也夾谷之會孔子詔之上有之有司耳矣豈臣柴若世之獗狗然哉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乎此說者之所當知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補也雍門子補子字此士以所居爲稱正曰雍門下有缺文說苑有雍門子狄雍門子周今曰雍門子則亦無考

養椒亦養猶公養之養椒姓亦名雍門子見前之所養正曰未知果椒姓亦名不陽得子養此下脫所養人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並未詳今君之家富於二公雍門陽得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游猶友也言不盡於交游之道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椒亦等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廄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縞鮮色繒也紵𦽰屬細者正曰書注縞白也食粱肉粱米名本草注青粱黃粱白粱粱米之善者有黃青白三種正曰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

徐成位曰此計良是

按蘇子史作周子然此時秦死已久矣意恐未是也

茅坤曰按此議甚確論也惜乎齊不入秦之瞻卒不救趙而使秦破趙于長平然後亦滅而建義遷之共松柏之歌于今使人歎而太息也悲夫

古哉〔補曰君之廄馬至此與王斗云云合正曰連上章有孟嘗君序次亦不當在此〕故曰君之好士未也〔補曰孟嘗君之門爲者如馮驩魏子能免難市譽而已昔人譏其未嘗得士特鷄鳴狗盜之雄世以爲名言今觀魯連曰君之好士未也則當時已有是論矣仲連之言亦引以自謂而非區區於孟嘗嘗者鷄鳴狗盜之出其門宜仲連之不止也〕

王建〔襄王子元年赧王五十一年丁酉〕

秦攻趙長平〔此五年〕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其交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元作秦〕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元作燕〕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元作燕齊〕隱蔽也〔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國必先徑趙趙存則二國得以自隱而有蔽障〕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務趣也事也〕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之急〔喻救〕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齊記有云周子謂最是也此最時三十餘年矣正曰索隱云周子盖齊之謀臣史失其名不必強爲之說〕

戰國策卷四　三七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

□□衞曰即上脣齒之說

許應元曰難是

歸有光曰當是時天下講而秦猶不可綫而又佐秦豈不愚乎昔人謂六國唯齊最愚良是

周韓之西趙魏不伐〔不從秦伐周韓〕周韓爲割〔割地與趙魏正曰割地與秦〕韓却周害也〔言趙魏徒不伐而不救韓則韓兵必却周有秦害〕及韓却周害〔元作割〕之後〔補〕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秦以其不應已又無周韓之捍秦伐必及〕今齊應〔補〕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齊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今齊入於秦而伐趙魏〔今就今也入言應之果〕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補〕於天下乎〔此言趙魏近秦畏之不得不應齊不可以其應而伐之也正曰此上之策正謂秦伐周韓趙魏雖不應秦然周韓既割而趙魏亦不免況齊可以不應秦今應秦伐趙魏趙魏既亡而齊亦不免矣所以言此者欲齊之援趙魏也〕

戰國策卷四　三八

國子〔齊大夫〕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皆趙地缺〕公子無忌〔魏信陵君〕爲天下循便計〔循行順也正曰行便宜之計言竊符奪兵事補曰齊魏佐秦伐因取二地今因公子無忌云云魏實救趙者不應先佐之伐恐當時無忌雖急於平原之請而魏王實畏秦如止晉鄙壁鄴未欲真欲救趙或先取其地也〕殺晉鄙〔魏將〕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魏安釐二十年使鄙將以救趙畏秦不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晉鄙兵符代之將進兵秦軍解去補曰按史年表魏世家公子無忌傳公子矯殺晉鄙破秦兵皆在安釐王二十年通鑑以矯殺晉鄙在前一年大事記以

張洲曰秦得齊則重六國得齊亦重蓋齊當山東之衝負山海之固足以難秦也業敵百二十二之勢非親子弟莫可王齊亦此意蓋東西相制之勢也今之言齊不係天下之重建都在北也然斯聽言則南北道絶田藝衡曰結只一句妙且有力

晉鄙留軍壁鄴在前一年謂以傳脩今按傳亦此作一年事也當考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齊與魏親初雖佐秦今魏救趙亦同救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言其於國如室有柱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壤土界境也言其地相接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覆元作福三國之軍元作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且猶幾今又刦趙魏疏中國疏言離其交封衞之東野封割也東野猶東地正曰封疆之也兼魏之河内絶趙之東陽則趙魏亦

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謂拒之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補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補曰三策大槩畧同謂三晉諸國爲齊之屏蔽相依爲脣齒秦攻諸國而齊不救諸國滅亡勢必及齊第三章謂三國與秦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而患緩秦得齊則權重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說猶明切初策攻長平

陸穩曰此篇不惟見威后之賢而文字沖雅有味能使乎口兩偏皆問自是作文大法順去后問乃使者得命亦能發明問答之占可謂專對耶

時次策周韓未亡時三策則韓既亡後也始皇十八年滅韓自秦人行遠交近攻之術善齊而不加兵君王后謹事秦王建不修戰備不助五國其墮秦計中久矣長平之戰當王建五年滅韓當三十五年三十餘年間士之爲齊謀者其智非不及此而卒不用宜其及於亡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孝威太后書未發補曰未發其封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恙憂也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

吳寬曰齊有二子都國具知其賢而君相咸不能用不亡何待

士曰鍾離子鍾離屬九江正曰路史云沂之承音徵有鍾離城乃晉吳會處成十五年杜云淮南縣今屬濠州者非應劭云鍾離子國在九江蓋其後徙于此吳滅之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補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言不得在位成其職業葉陽子諸書葉陽皆不地范雎傳注華一作葉補曰正義云葉陽今許州葉縣又見魏策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息生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集韻徹去也通作徹至老不嫁以養

許應元曰北宮里名非王之北宮也

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情猶誠胡爲至今不朝也命婦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於陵屬齊南皆以所居爲號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巳是七八十年矣補曰路史於陵今甾之長山正曰此言於陵仲子之行與孟子所稱者合彭即此人也趙惠文王與齊閔王同時惠文后再宣甞后之世其任惠文時則仲子猶栢又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彪謂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詭於聖齊有此數士不能致至使鄙國老女子愧之王建不足道也持君王后故無恙胡爲亦無無察乎正曰問王而不及后必非

戰國策卷四　四十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傭庸同均庸也太史敫女敫音躍補曰徐廣云一音皎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亡臣之出亡者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皇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

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衍字十有餘年不受兵正曰此要其終而言之建立字可見建四十四年爲秦虜補曰秦遠交齊而善之故齊事秦謹不悟其計也與諸侯信此恐未然史稱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四十餘年不受兵此實錄也齊與諸侯信則安得不恥上國乎秦昭王元作始皇按后卒於莊襄之時不逮始皇也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兩環相貫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

戰國策卷四　四十一

曰善取筆牘受言牘書版也君王后曰老婦巳忘矣詳其指蓋恕建之不心受託以病昏耳君王后死後后勝疑即后之族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辯變詐之辭恭使者還以恐動王也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彪謂君王后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烈男子也義不能疾利不能回其斷人乎正曰策云君王后賢不失人子之禮又秦王令解環以齊多智爲言故鮑以賢賛之不能正始旣不足言賢信秦之謀不助諸侯又何智之有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謂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

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元作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衍可）爲謀（謀又疑可爲謀本注字）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元作百下同）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illegible]）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臨晉屬左馮翊）鄢郢大夫不欲爲秦（不屬之也）而在城南下者百數（齊城）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始皇紀注武關秦南關在陝西）

（弘農）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此亦秦人之亂時未有此　正曰謂其棄王而爲臣也）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齊客之入秦者　正曰上章謂齊賓客入秦皆爲變亂又陳爲齊姓故云然不可考）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蓋僞許之）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共屬河內　補曰衛州共城縣）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客謂陳馳自秦稱之曰客　虎謂建之聽雍客以失所不卒於卽墨雖不明故也不明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爲先乎　正曰專指陳馳非自齊稱之曰客爾史謂建聽姦）

（人賓客以亡秦策秦王資頓弱以遊齊王入朝知客非一也□忍出正心誠意一語論雖正而不切上言不明而此曰以爲先烏睹大學之序）

戰國策譚棷卷第四下終

許應元曰以弱宋干強楚是誠非計且以齊之強不能逞志於楚宋自謂得天其實小國也又何能爲齊當楚氣乎又曰齊急宋非夫策蓋以分楚力也楚兩敵則不支故亦欲止宋非畏宋也

戰國策譚棷卷第五

楚 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巴東有雲夢之饒○按南郡今荊州府郢都江夏今武昌府江夏縣零陵今永州府縣桂陽今永州府武陵今常德府武陵縣長沙今長沙府漢中今陝西漢中府汝南今河南汝寧府江陵今荊州府巫今夔州巫山巴今四川雲夢今德安府縣

宣王 肅王子元年烈王七年壬子按史肅王弟名熊良夫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 告急於宋補曰請字宜在急下殺脫於此中立豈待請邪 宋許之子象 楚人 爲楚謂宋 補曰姚本有此字 王 公剔成正曰剔成未嘗稱王此偃也與懷襄相接 曰楚以緩失宋將

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埶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 言以助齊犯楚之怒補曰將法齊之急言楚今結於宋齊後將常急言楚之攻齊未已齊戰勝楚勢必危宋言齊強必併宋 而今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邯鄲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此十六年補曰大事記昭奚恤爲相附宣王十五年謂此章爭論乃明年事按史年表圍邯鄲在此年拔邯鄲齊敗魏在次年 昭奚恤謂楚王曰王 元作里補曰姚本作王 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 使魏爲強 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救也 兩國相持必俱救 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 如與魏共攻之 害必深矣 趙之害 何以兩救也且魏令兵以割趙 補曰一本以深割趙 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 言雖有楚而不見救正曰姚云有劉作知恐按見有二字恐殺舛上下文可證 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救而齊秦應楚 應言乘此

張洲曰救災恤隣古今通道俾知鄰邦可伐之罪以兵威天下諸侯豈能堪之而共伐之以寬猶稱誠有罪逆且爲趙伐不諭越之當救與否不從欲坐以收田父之功避士之挾詐如此

田成曰少兵以挾趙使是兩敝之術亦從取名高而已

起兵耳非與楚合也 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 楚兵少故 楚取睢濊之間 後志梁國睢陽注征北記南進有睢陵孚國有濊陽南臨濊水補曰大事記取濊陽作睢陽濊呼外烏外反

江乙爲魏使於楚 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譖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正曰據居魏語以爲魏人未知果不 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 遂猶成白公太子建子勝哀十六年建以讒奔鄭鄭殺之勝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劫惠王 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

唐順之曰不蔽善不言惡故是美俗然奸人往往藉此以肆其蒙蔽人主徒好虛名而不彼其固者自非大舜之智胡能察此

歸有光曰何必州侯古今權臣

權臣執國命而左右相隱蔽何可指類比其擁[illegible]而大命[illegible]

此昭奚恤雖楚兵而能北方畏之不可謂無才顧其人忠國之謀不足尚耳

陸深曰江乙之行不可知其論昭奚恤之專楚似能直諫者而首鼠持兩端不能正諫其是非開人主狐疑之心其人不足取也

瞀甚矣而主斷謂其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之如

出一口矣

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補曰大事記江乙之言如此則昭奚恤爲敵國所畏可知○一本標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啗我又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子有

昭奚恤與彭城君彭城屬楚知爲楚人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補曰姚云一本更有言其後三字此謂慮賢也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已復言之將使王疑彼思慮之也正曰謂使我疑慮賢者爲疑詞以兩傾之也

江尹乙也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

濟應元曰山陽君蓋去梁而奔楚者在楚故得與江尹共惡昭奚恤

歸有光曰昭屈景皆楚之宗姓也魏氏惡昭子而王以告之蓋猶未甚疑之也

張州曰此人臣之通惡

何景明曰江乙之譏昭奚恤以鄰自居以勝人以譬其主以溺狗譬其臣其輕楚甚矣何宜之爲其以侮而不自責也

山陽君山陽屬魏知爲魏人正曰策文明曰梁山陽君注贅請封於楚知其無功奚恤必諫而山陽怨可以爲黨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

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以山陽君故補曰疑卽山陽君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言入惡奚恤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苦猶惡也此指江乙夫苟不難爲之外爲其泄外謂魏也豈忘爲

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幾日也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執言善守其狗嘗溺井溺去音正曰奴弔反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此言邯鄲事在乙居魏時故升邯鄲之難於前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

危下分爭則上安（分爭不比爭則不　鬥為揚惡張本）王亦知之
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
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
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
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illegible]）
（劉曰[illegible]）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
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處謂兩聞之[illegible]也　然[illegible]以明大荀不）
（明則[illegible]江乙[illegible]之[illegible]補曰大事記曰乙之言[illegible]數家之論也[illegible]上下[illegible]危矣荀下皆）
（分爭如齊之田嬰[illegible]上下豈能安乎愚按此以前章言[illegible]云云意同）

江乙說於安陵君（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召陵有安陵應屬楚而魏策亦有同號者別一人也正曰按說苑作安陵纏藝文類聚同壇纏字有訛彼以為得幸於楚共王今次之宣王非也○正義云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李奇謂六國時為安陵按鄢陵召陵皆屬魏又按元和姓纂安陵小國後氏之安陵纏楚王妃則以為女子）曰君
無咫尺之功（元作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
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物委物必下其手皆卑下意正曰撫猶偃也委曲也補曰衽衣衿也）何以也曰王過舉
以（元作而）色（言誤以色見舉）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
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華菁華渝[illegible]）

變也是以嬖色不敝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敝而愛弛）寵臣不避
軒（遊猶退軒曲輈藩車也車敝則退去今不及然御曰姚本作嬖女又云不敝言不久之意）
（避是敝字無疑真誥曰女寵不敝席男愛不盡輪或出于此）今君擅楚國之
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
則柰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此乙辭補曰姚云柰何下有曰字）
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
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君
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
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澤名）

（在南郡華容補曰楚辭集注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今下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夢音蒙亦作去聲）結駟千乘（補曰結連也四馬曰駟）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蜺虹也）
兕虎嗥之聲若雷霆（兕若牛而青補曰一角重千斤）有狂兕䍧（元作䍧）車（集韻䍧音許趨行也若䍧則羊耳補曰于書有䍧字兹郎反又狀與䍧通發也）
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補曰宋玉招魂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云云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殫青兕文頗與此合）
王抽旃旄（旃曲柄旗旄幢也補曰爾雅旄牛尾著竿頭）而抑兕首
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

（鮑彪之曰此數句形容游雲夢光景令人神飛）

殹大任曰令之 所未有欽輕于 者令之

許應元曰昭奚 恤以辭色之微 能得客之隱亦 可謂善於揣摩 者

楊慎曰萬歲千 秋之後後如左 傳謀寧參寧夜 之類皆見人臣 不敢斥言之意 ……

之後誰與此樂矣（問安陵）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編次簡也言與王相次如此）出則陪乘（……上也此言二人同車）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願為蓐以辟三物蓐陳草也補曰……論云……試錢劉曾又作式……以……螻蟻藝文類聚引試黃泉驅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補曰……此……言……也安陵君……者安有君子而……此……哉）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

罪（有罪則宅入官故……請……測知之也）客因請（元作謂下同）之（補曰依姚本刪此上說一字此下鋘一字）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故謂設事以探己意）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補曰姚云劉曾作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補曰如猶而）

威王（宣王子元年顯王三十年壬午按史名熊商）

蘇秦之楚三日（補曰一本標後語十二國史皆作三年）乃得見乎

許應元曰桂王 …喻難於令適用 …鬼見帝以 …動其君

小……成曰海陽 ……史……安休寧 古稱海陽正在 楚之東也 ……此王 ……言 楚國之強

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補曰一本標題要引作宣王 乃秉書鈔）

蘇秦為趙合從（此在連衡儀入秦後當為七或八年正曰大事作威七年）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中屬……郡補……黔……巫郡南郡之……）

（西界）東有夏州（車……云夏口城上有州曰夏州補曰左傳楚莊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即此正義云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一本……盧……後語……維騷過夏口子西……）海陽（……海之南耳非……也正曰……盧……是……也……在廣陵東……揚州海陵縣……）南有洞庭（補曰洞庭在今巴陵）蒼梧（……交州……正義云蒼梧山在道州南按此乃楚粵之……窮……處……州蒼梧則粵地也）北有汾陘之塞（……陘……召陵陘亭補曰陘見秦……汾陘乃韓地此句有誤……宇連……陽……亦不順史作陘塞是大事記……即……山也）郇陽（徐注今順陽屬汝南正曰正義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隱云郇音荀郇陽當汝南潁川之界當是新陽聲近字變爾汝南有新陽縣在新水之陽……益跡）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

茅坤曰楚與秦爲兩大故以抗秦激怒

楊愼曰秦楚不兩立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illegible]

劉辰翁曰當時山東之國惟齊楚之强可與秦抗衡[illegible]

楚以勢不兩立激之此其徒也

楊愼曰大王不從以下言不從之害大王誠能聽臣至實外廐言從合則楚王之意

張居正曰從橫之士所以恐惑世主者以聲色玩好爲言

王維禎曰從合橫成兩語利害甚明

王樾曰孟子對時君以聲色貨利進觀爲無害今從衡之士率粗之以淺諸侯皆由其入也亦是此法

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補曰一本與大王〕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記〕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補曰鄢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言諸侯輕去其國以從楚正曰委置其宗廟社稷以託於楚〕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劍奴奇畜〕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呑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

戰國策卷五　九

張居正曰一意兩轉古有奇鋒

董份曰前所云但帝秦而已猶未切身也至此以割地言之則利害尤著故重言之

楊愼曰秦虎狼而下衡成則秦帝之意

歸有光曰蘇秦說六國合從皆漫然從之耳惟楚爲能知其計

董份曰心如搖旌此段作懸旌而備搖搖二字雖不如詩之簡深而義實明暢

張洲曰計安社稷人臣之義顯崇尊領祿人主之與威王之問爲能得士哉

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肅侯〕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旌析羽注竿首以精進士卒〕而無所終薄〔薄泊同〕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傳有在說五國後彪謂五國之聽蘇子也章面而已非能深究橫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有難秦之心念之熟矣甚夫患諸國之不可合從稱從命者也補曰大事記取〕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

戰國策卷五　十

田藝衡曰一本補有於其身於其志以安社稷者十二字按此下五昔者與此五者照應當從之

陸深曰廉義當從廉薄之廉猶曰豈無一介之弱不也

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
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
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脰項也）一
瞑而萬世不視（瞑不視也謂死）不知所益（言於死乎不求利也）以
憂社稷者亦有（補曰姚本有此字）不為爵勸不為祿勉
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言謂誰）莫
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鬬穀於菟）緇帛之衣以朝
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
夕無一日（元作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

戰國策卷五　十一

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名諸梁）身
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財材同柱國以子高為於）
定白公之禍（見哀公十六年）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
揜方城之外（恢大也集韻揜覆取也言取地以大先君之封）四封不廉（封封域廉猶稜不廉言無事故不察治正曰廉隅之廉謂四竟完固不見廉隅也補曰一本四封不侵）
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
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畛井田間陌補曰周禮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朱子曰溝間千畝畛為阡）
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
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

陸深曰與卽助也

田藝衡曰寡君猶孤君也故臣言之後作君王身出此也

王世貞曰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為申包胥戰國策以為楚人蚡冒勃蘇此非二人戰國策之誤也

許應旂曰觀棼冒勃蘇至秦請救求祈請雞死不顧義深得古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可謂忠無薄止也

（定四年注楚地）兩軍（補曰姚本有御字）之間夫卒交（千夫百夫之夫）莫
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一本子作予）
楚國亡之日（元作月補曰姚云月一作日）至矣吾將深
入吳軍若扑一人（若猶扑擊也正曰若發語辭扑普卜反）若捽一
人（捽持髮也）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以厲眾也）
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
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傳不書正曰柏舉之戰楚大夫史皇以其乘廣死司馬沈尹戌傷而死句卑剄而裹之司馬戌即大心也葉公諸梁之父也王氏應麟謂鮑失考）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

戰國策卷五　十二

出（昭王）大夫悉屬（屬連俱亡）百姓離散棼冒勃蘇（定四年以為申包胥補曰棼冒卽蚡冒勃蘇包胥聲近豈蚡冒之裔歟棼符分反冒亡北反索隱云蚡音本作扮音憤亦符分反）
曰吾被堅執銳（堅甲銳兵也）赴強敵而
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
崢山（崢嶸之山）踰深溪蹠穿膝暴（蹠足下暴傷也）七日而薄
秦王（襄王）之朝雀立不轉（雀立踊也）晝吟宵哭七日不
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瘨狂殫氣絕也正曰詩瘨我注病也非癲狂之癲）
旄不知人（旄眊同無目也正曰旄眊耄字通並昏也）秦王聞
而走之（走去音疾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

口勃蘇乃蘇（蘇死更生也）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言非它人）楚使（去音）新造盩（是官 正曰鮑見秦官有上造大良造遂爲此謬說按字書盩叔劉氏引擊也山曲曰盩此無義盩音侜字過人守刑罪也當是此字新造盩似首構盩人陰與之人當有說蚌或在吳字下）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不虎作）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出齊郡廣之嬀山東北入齊楚壤界）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補曰一說在彼一在此楚地缺或吳夫遂也蓋聞與沂注楚地當考夫子滿左傳子蒲云在稷與遂見前秦策）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楚將）結鬬於宮唐之上（結猶交宮唐豈爲吉邪）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楚國法也雞一作離是所以治離局名正曰姚本雞一作離是時典守者皆離其局故負其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

戰國策卷五　十三

法百姓昏亂（補曰五官見齊策）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血謂牲牢）餘豈患無君乎（補曰餘當作余）遂自棄於磨山之中（後志磨城子胥所造蓋以此山名城也正曰高云漢注引歷山姚氏引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策吳楚戰于柏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云云苟利社稷余豈患無君乎至今無冐（冐謂犯法）遂棄於歷山也磨字說見秦策正曰一本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

戰國策卷五　十四

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約猶節）馮而能立（馮依也）式而能起（式低貌小補曰軾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馮之據而後立馮而後能起言以約食故無力也或疑士不能一當言細腰荀子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本標墨子云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而後帶淵墻而後起尹文子韓非子皆言一國有饑色餓人今按墨子三卷中無此文三卷者別本也古墨子篇數不止此）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補曰姚云一作就而）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車攻注決鉤弦拾遂也發發矢正曰詩注無此三字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亦名遂）君王直

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資爲□資藉）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王所愛者必不□）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愼大臣父兄（言不輕用之）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補曰此下有缺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王死易垂沙之事（未詳其畧訓楚）（□□□□□不注）死者以千數（補曰爲王死易止千數下句同如此則意明）爲王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此策本次蘇秦之楚之上知蘇子秦也然不可先於□楚故次之□□□□此策人主所當先務人臣之上節也蘇氏弟兄言之若此者二三策而已）

正曰蘇子未知果秦否序次無據進賢之說□出於蘇氏不過欲特君用己而發言是偏意則非也

懷王

（威王子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癸亥按史名熊槐）

許應元曰韓相公仲四字衍

唐順之曰秦魏爲好會而楚使與之疑於謀齊故怒

韓公仲相（衍韓公仲相四字章內初不涉韓也補曰此四字必錯簡）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于楚楚王（補）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於其遇時與焉秦策有且事在惠九年後懷王初也）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楚謂鯉）爲有陰於秦魏也（恐齊以此謂楚有私於二國）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己於秦而攻於楚也（將絕齊於楚而楚使與焉故齊疑之）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視示同示齊以楚有二國）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疑楚使之疑）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位次也下衍王曰向也止孰使也凡九十字元在韓策）

許應元曰答覆之善

王曰鄉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

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敉楚也強楚敉楚其於王孰便也正曰姚本凡九十七字在韓策自爲一章乃楚策虞卿謂春申之文脫簡誤衍畧有不同鮑於韓策旣刪去全不見其文而於此復不明言在楚策后章補曰與魏之與爲有之爲如字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習逐之儀初相魏時此七年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

[illegible]曰巳之不恤而謀入之臣懷之謂甚矣比儀之閒楚而活之若神明何哉

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此言魏恥之桓十三年主城下之盟諸侯所恥正曰十二年

五國約以伐秦秦惠後七年趙韓魏燕齊共攻秦此十二年正曰五國伐秦可考策併言齊不可考懷王爲從長率五國伐秦之明年齊敗魏趙于觀津卽策所謂齊反趙魏者歟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圖楚楚正曰楚句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爲楚之助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營猶求可使求我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

許應元曰五國約以謀楚此正楚人自治之時昭陽欲敗從約甚失計且秦方憂五國何能圖楚乎

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正曰無考一本大作太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未詳馬陵之難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正曰注鈇惠上字親王之所見也王請公仲此言齊強不可使益強補曰親字疑當在見字上一本主作王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效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元作啚於齊此下著書者云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王鏊曰厚賂以集事事定而背約此縱橫所甚羞也楚既不恥爲之商於之辱又何責於秦乎

五國伐秦魏欲和補曰大事記此六國既敗求和於秦之事也使惠

施之楚魏相楚將入之秦納施於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據此則楚時與伐非燕也正曰凡爲伐秦者楚也指爲從長而言餘說見秦策義渠君章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以和請於秦而聽其命補曰姚云劉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元作將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正曰哀襄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補曰折閱之折減損也食列反

田藝蘅曰杜赫兩言之而昭陽兩善之良可取也

李屏曰請一作謁

田藝衡曰向日更端之法

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此折猶屈子何以救之救其折東有越累元作纍此言越有爲楚之心越近楚故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此赫言益兩忠楚魏正曰赫陳楚陰請秦之謀以詆魏令恐魏之折入秦而復爲是說非有忠魏之心也昭子曰善因令人請和於魏補曰爲之爲去聲謂陳軫曰秦王惠必外向言合他國不一於楚楚之齊者與齊善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兵力不屈向曰秦

戰國策卷五　九

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雖欲合齊楚今必背齊合秦以強秦而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元在韓策

張儀之楚貧初至王未之重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王后鄭褎美人補曰袖褎同周紫芝楚辭說云鄭國之女多美而善舞楚懷王幸姬鄭袖當是善舞故名袖者所以舞也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嘗欲逐之於魏正曰彼此前後不可考疑此爲初見楚王時事當在前

張洲曰張儀非能爲楚計者顧用之不善楚亦不害楚有一士不能用使之縱去晉而復以黃金珠璣犀象之富誇之一何恃也儀非能遂亦知楚王之好色而欲羊大恐動鄭袖以取貨鄙夫之行耳

田藝衡曰二女以贈金不然其所以然更妙絲所謂意在不言中也

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璣珠不圓者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黑言其髮正曰墨別本作黛畫眉墨也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補曰此當有見字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

戰國策卷五　二十

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秣飼馬鄭褎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補曰上林賦酒中樂酣注飲酒半醉半醒也中直衆反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便所安者習所昵者補曰便習猶便嬖便毗連反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褎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釋猶置吾固以爲天下莫若

是兩人也（儀仕厚於楚相大嘗至楚其弃楚仕復相秦之四歲此十六年正曰不可考補曰大事記引蘇氏云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愚謂此正孟子所謂妾婦之道莊生所謂所治愈下則所得愈多者也策南后鄭褎爲二人蘇氏止爲一鄭袖一人也）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敗楚）將欲殺之靳尚（楚人）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褎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褎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

戰國策卷五　三二

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衍字正曰一本無）麗好翫（人之可翫者習曰翫人喪德）習音者（習音所謂習於音聲者）以懽從之（懽也以從愛女正曰習於音聲者）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以邑爲女湯沐之具）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絕句）秦女資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必（補曰此下疑有缺字）爲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褎曰願委之於公爲之柰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

□曰懷王之於楚之禍曰亟子有臣如□而不能用其言而委國命於佞臣嬖妾之手哀哉

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利在爲王）鄭褎遽說楚王出張子（此十八年補曰史楚願得張儀而獻黔中秦王欲遣之口儀請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鄭袖袖所言皆從遂使楚楚囚儀已將殺之此中矣）

楚王將出張子（正曰姚本自爲一章今從之）恐其敗己也（補曰姚云敗一作敗）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魏之用事者）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

□□□曰張儀自足以殺靳尚何必小臣乃張旄也

戰國策卷五　三二

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微不顯也使若儀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補正曰彪謂怒秦句張旄欲窮儀則如殺儀斯已矣今不殺儀顧從說者殺尚以儀之智爲足以免於死也補曰大事記靳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福也反以殺身事變之來亦安可逆料哉此可爲小人之戒屈原曰前六已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于豈請屈原雖庸人孰不謂然懷王聽靳尚之讒之言而出之既出之又恐其欺已而使尚隨之不悟其詐尚之見殺則雖怒而終不能誅儀也性忠言感邪說巧弄於儀掌握之上可哀也師喪國亡身死有餘責特以爲秦人所誘天下）

歸有光曰靳尚小人也敗楚一罪足以殺身張旄能無及乎

唐順之曰士衆以下言將智以武之無敵也

唐順之曰此句及下凡言約從者皆名言足以破從之弊

[illegible]汝成曰兩利一作兩立

反從而怜之許其愚闇強復六國之王無與輩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說楚王 在瀕測出儀後 曰秦地半

天下兵敵四國 四方之國 被山帶河 補曰姚及別本有四塞字史同

以爲固 其說被寢衣也前其巨廷 虎賁之士百餘萬 漢官儀虎賁戴鶡冠屬中郎將正曰救誓注若虎賁獸言其猛也周禮有虎賁氏非始漢 車千乘騎

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 死難其華 之事 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

之險 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恬山屬趙之元氏此作常劉向避文帝諱也補曰正義云常山在鎮州西正曰史記已作常漢時傳寫所改 折天下之脊天下後

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

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 格猶敵 今大王不

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

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 侔齊等也 其勢不兩利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

韓之上地不通 上流之地補曰後語作上黨地 下河東取成皐

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

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

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敵而

[illegible]

[illegible]正曰前事引補

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

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 持相持 夫

從人者飾辯虛辭 飾緣飾非實也 高主之節行言其利

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 秦攻楚之禍史作秦禍意同 無及爲

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

積粟起於汶山 [illegible]

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 舫平音併舟也正曰舫甫妄切 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

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

十日而距扞關 距本雞兄故訓至楚記晉伐楚楚爲扞關以距之儀傳注巴郡魚復有扞水關正曰徐廣云魚復有扞水扞關史楚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作扞關以拒之 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

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

地絕 北竟之地非幽州郡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

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

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强秦之禍此臣所以

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 史作不書 三

勝而亡之陳卒盡矣 陳猶故正曰陳古陣字姚云曾作陣 有偏守

李維楨曰此數語可念

許應元曰有謀人之心者必示人以弱秦之不出兵山東者明此術也

張鳴鳳曰卽前事之恐喝之其以易拙

新城一偏之戍繕築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補曰攻大郎下功字攻諸侯自當作攻不出甲函谷關十五年此辯士夸詞非實史作攻齊趙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衛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陰謀作無謀字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徹侯漢諱武帝作通此亦劉向所易也正曰說見前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補曰諸本有此四字

鮑本無今依諸本增與秦戰於藍田又卻秦惠十三年取漢中又敗之藍田此十七年此處與上章所稱楚王皆後人追書耳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救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元作開補曰姚云一本作關史同按諸本多作開或作大關不若關義長扃天下之匈上二邑天下之中也故喻之匈秦下兵二邑必拒之則閉不通故楚可以此時與宋正曰索隱云以常山爲天下脊則衛及陽晉當天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關天下匈他國不得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

張鳴鳳曰顯暴蘇秦之短以明其言之不足信

董份曰論蘇秦一段雖是彼此相知然亦名言

董份曰說諸侯皆曰事秦獨楚曰入質效地亦以楚之強足以敵秦

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閔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事覺在其死後儀以此明其以詐死耳補曰蘇秦爲客所刺設計以取賊故車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乃借事爲說破從親也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

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帚箒也以洒掃之役自居補曰大事記其說諸侯皆曰事秦獨楚曰云云以楚取強故爾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書國書非此書將迎之際必有風焉不敢當立故言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言其爲從時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制詔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綫置米其上以飼雞見之驚故

王士菘曰有人惜亡其姓名

凌之象曰唯楚懷之暗故儀敢以此語欺之

于汝成曰二字誤一作工宜衍之

名駭雞犀夜光之璧鄒陽言魏文侯歸白圭夜光之璧於秦王傳在諸國
之先補曰大事記六國連衡魏先聽儀說事秦
故楚赦儀之後所說止五國儀說楚王與秦和
親楚王既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欲許之屈平
諫不聽卒許儀遂說韓齊趙燕皆聽儀歸報未
至惠王薨而約亦解○爲秦
兩爲大之爲去聲挑上聲
張儀相秦復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
更得乎此皆楚之要地無此則危亡安能有他曰無有曰無昭過
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二臣楚之良也無此二臣不能
復得良臣此儀爲秦謀去楚謀臣也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過
陳軫請復鄢郢漢中秦惠十三年取漢中故至是許復之鄢郢此時不書

戰國策卷五　二十七

此策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雎言之二人逐則楚無良臣雎必得其處也昭雎歸
報楚王雎蓋畔楚善儀者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
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周策陳作師求
周使相之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
也周曰補曰姚云一本有曰字是列縣畜我也待我如縣吏今
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
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元作行不如周
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
秦也欲立功名於秦所欲貴富者魏也取富貴於魏欲爲攻

呂原曰張儀相魏懷王嘗欲逐之矣其因魏又

嘗欲逐之矣既堅故而愈信且欲令秦重之秦之重儀豈待楚哉

於魏爲魏伐人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交謂與國
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國也習於三晉之事
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
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
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
絕補曰姚本疊齊交不絕四字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
矣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而與之地則楚益勁儀必不爲也是昭雎之言
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說秦使重之未至惠王死

戰國策卷五　二十八

武王逐張儀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收捕繫之也雎善儀而齊
惡儀秦既逐儀楚故捕繫雎以外儀而合於齊補曰以收爲捕繫則與收韓魏字義頓異恐有
差誤桓臧楚人爲雎謂楚王曰從元作橫親之不合也
儀貴惠王爲王所貴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
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
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言昔重之
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困謂
見逐於秦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郝與茂二人者補三
字補曰姚云一本復有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以楚嘗重儀故

唐順之曰惡一人而使鄰國不敢留儀之所險可畏哉

王鏊曰惠施一□耳何必如□紛紛

歸有光曰惠子名宜非斷儒哉負賢者之名既不能重其道又不能黜其身朝夕見逐無所託足以使冀所謂此筆直束之高閣者也

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復其位)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絕句)王亦不從(不從秦補曰姚云王三本同作韓愚謂此義長)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儀時隙秦相魏十九年)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楚人)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與施相結)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來者(者元作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此設辭也施以儀逐之而來必有惡儀之言使施善儀爲儀而來豈行此惡儀之言哉正曰謂逐惠施者張儀而王與施結約則是欺儀臣所以爲王不取惠施爲儀逐來歸而使王與儀交惡施亦不必行此)且宋王(君偃)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今謂施)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今爲楚國事)棄所貴於讎人(貴謂儀讎謂施不善儀也)(楚王嘗貴儀而今受施是爲儀之讎而棄儀也)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邪(誠有意爲國事者)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令必德王(今謂儀補曰一本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補曰以爲之爲如字)

吳簡齋曰今之妬婦尚有巧於此者嫉賢之臣能不害乎而區區哉

胡翰齋曰惜乎美人何不先以此意叩王而知

其惡鼻與否又可以先破鄭褎之奸計也何其愚甚 何孟春曰婦性陰陰知此小人陰類也其嫉賢害正之心根自天性隱奸伏計羅誨叵測固有深於女婦之智所爲者惟能早察而預是之耶死之死非不知也吁可畏哉可畏哉

陳軫去(元作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哀正曰當是惠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未詳)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儀言已爲楚因以其言聞之楚)而得復楚(楚聞其爲楚故復之)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補曰魏策有同)

魏王(哀正曰無考)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褎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褎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爲此惡鼻故正曰爲如字)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褎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褎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褎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蓋有臭疾)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不逆新人之言補曰雖惡之惡)

王祖嫡曰此策未全然則又有闕文

王祖嫡曰不成策

張洲曰老萊以齒舌之說教子思而其孫孔光用之以取富貴卒頹先德老萊之說善道也而佞人藉之以爲容悅之資者多矣

如字

楚王后死自張儀拘時獨言鄭褏則后死久矣正曰無據使眞爲懷王鄭褏死亦不得視珥所在矣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新所立后補曰一本立作於然則說者辭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補曰不買上宜有何字說見齊策此等何足紀載

齊明說卓滑疑即淖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蓋自秦來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

戰國策卷五　三十

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此明因敗爲成之說也樗里滑之所欲交也滑不聽明明懼見輕爲善於疾而言以此報疾故滑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皆楚人公不聞老萊子楚有道之士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補曰姚云一本齒下有曰齒二字六十而盡相靡也靡摩同研也今富摯能有材能而公重不相善也重猶甚是兩盡也補曰謂兩殘俱斃若齒之相摩以就盡也諺曰傳言曰諺見君之乘下之乘馬也在車則下見杖起之在坐則起補曰下音戶起音去

田藝蘅曰貫述上文甚妙

上聲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彪謂臣之所愛誠善人也正人也尊之敬之禮也如不善不正方當爲王力排而亟去之今曰王愛之亦愛何義也此事盍以富摯能爲足愛也大能之不善不正亦多矣不可不察也補曰說苑常樅告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敝按史記及漢志並云孔子與老子老萊子同時孔叢子所記舛也

秦伐宜陽此二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侈下同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公仲時守宜陽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

戰國策卷五　三十一

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鹿屬補曰黠慧也慧者儇敏也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即人不趨網至數獵者知其詐補曰數音朔僞舉網而進之僞舉網使其進而即人乃以網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仲實守宜陽故作朋正曰說見秦韓等策

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楚令昭雎將以距

唐順之曰昭雎不欲與秦戰善秦故

許應元曰是策甚得秦人情狀

田藝蘅曰雖詐新城令亦利于楚故其說行

（拒同）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堅其伐楚之心）秦王（恥）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利（衍王曰令天下謂以相敝令於天下使知）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見楚將必戰必割地與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收猶息正曰秦惡與楚相敝而不戰則楚可以少割地而收秦一本無害字是）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周人）出周（自周出正曰出周下連三人之文疑爲人名有誤字故大事記止云城渾南遊於楚）二（元作三補曰二字恐有誤）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曰耦兩也此蓋一人先二人後）南遊於楚至於新城（莊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也漢北海河南皆有此屬楚蓋河南密也正曰傳作莊誤新城說見秦策下章言新城陽人陽人在汝州當是與此近者）城渾說其令曰（補曰周顯王十九年秦置令丞趙策受馮亭上黨亦云千戶封縣令令楚亦有此稱變古者非特秦矣）鄭魏者楚之耎國（集韻耎弱也補曰而充反）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此山陽故梁近楚故也正曰故梁在汝州西南）

唐順之曰傳曰人臣無境外之交况人子乎太子者君之貳也患不孝不患不得忌乃以強援以劫父爲人子者固如是乎

（說見齊策此云上梁非是）宜陽之大也（時秦已得之）楚以若新城圖（元作圖）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此言百里之地不相知況于五百里邪）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漢志楚分野言江南地廣云此皆遠哉故非所恃漢志言楚分野云江南平地故知其稽正曰策語難曉注強解尤甚）故（衍字）楚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主猶守也爲郡則士馬盛可以備秦正曰大事記郡者縣之主故謂之主郡又郡縣說見秦策）邊邑甚利之（此渾言其欲說楚王大意）新城公（楚縣尹稱公）大說乃爲（衍王字補曰姚本無王字）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盡（衍盡字補曰盡贐也字通借姚本無）

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城書作成補曰當作城從政文）韓公叔有齊魏（得二國之援）而太子有楚秦（太子幾瑟也韓襄十二年蘇代曰我叔伯嬰恐秦楚之納幾瑟是也此二十九年）以爭國（補曰公叔主伯嬰公仲主幾瑟也伯嬰說見韓策）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秦記注南陽縣有陽人聚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陽人在汝州葉縣西）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得其

許應元曰取趙謂講於趙使親楚非伐趙也
張洲曰賢五大夫而與十乘恒人必怒而沮行陳軫及赫而逆其必怒故曰赫不能得趙此亦小人之用心然赫亦必不能得趙何責楚不能
旌趙亦不能害趙也
蕭興曰秦有賢相非楚之利亦是如使我無罪

國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
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不勝公叔 奉元作然）而不死今
將倒冠而至（言其歸楚之疾）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
不罪也（韓襄策 鮑同）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補曰一本作且與）之五
大夫（楚官）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
五大夫不可收也是（元作得 補曰姚云得一作是）賞無功也
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不賞其善 如不有之）王不如
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

戰國策卷五　三五

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
臣不足以知之（補曰史楚懷王新與秦婚而懽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云云 環史作蜎）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
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
知（元作知下同 補曰姚云一作知下同）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
聞於世（苛小節）甘茂事之順焉（言大不失其意）故惠王之
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
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

劝而修德善勝彼且事我矣服讙我
田藝衡曰瀨湖即瀨鄉以瀨水得名
田藝衡曰范環敗秦也
許應元曰是策欲携秦魏之交以善楚

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補）滑（補曰史作召滑）於
越（召滑見甘茂傳）而納句章（屬會稽）昧之難（昧唐昧楚將此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殺昧）越亂故楚南察瀨湖（察猶治也言楚亦而治之 南陽有厲音賴 正曰察瀨湖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恐有訛字塞作塞勝）而野江東（以江之東爲野此言楚雖有唐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計王之功所
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
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鉅大也 正曰鉅詎通）
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
之於秦王（昭）親也（補曰史作向壽）少與之同衣長與之

戰國策卷五　三六

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言其素重）眞大王之相已（秦相而曰甘茂傳有人地）
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王之相益楚相之必右楚也 補曰上蔡史俱作下蔡 小異 補曰蔡末云楚使使請秦相向壽茂竟不得入卒於魏）
魏相翟強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言危）
公子勁也（秦人）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勁秦 欲相之人而魏相之故 正曰俱無考）
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
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閔）好高人以名今
爲其行人（楚爲齊請如其使者 禮行人使適四方）請魏之相齊王
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

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貿首猶易取其首）而魏秦之交必惡（疾相秦茂相魏故）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爲質（此二十九年太子橫）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取猶收）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收前所効者蓋二人之辭曰楚出地秦收所効必收二人也正曰楚取齊先許與地何是與地秦收之以責楚取其所効之地恐非）公事必敗（楚不得秦楚必怨翠賂齊楚必怨翠）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二人得楚賂不復爲秦收地矣）秦恐（以齊楚必合故）必

不求地（不收所効）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兩國各不取地而止攻是約者復和也與如與國之與和好也言翠能和兩國之約正曰戰國之時秦之割地希矣唯赧王十七年割三城和齊韓魏一事爾懷王末年楚益以弱雖合齊秦未必遽懼而割也効地於楚者令楚効地恐若恐或如此之辭也景翠必與景鯉蘇厲不合者故雎言翠既以地賂齊則秦恐或且因蘇厲景鯉而令楚効地是翠出地取齊而二人收所出之地以取秦翠事豈不敗乎令不如重賂二人使入秦爲解則秦恐或必不求地而與楚合齊見秦楚之合若不求地則是公能和好結約也二人○秦恐必不求地秦字宜當作齊謂重賂二人入秦則齊知秦楚之和恐不敢求所賂之地若果不求是公能和好結約也說亦通）

術視（人秦）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

李東陽曰漢中重地兵不可分昭雎蓋勝楚亦必不分此兵以益之蘇厲以是取悅昭鼠耳

吳寬曰秦不用[illegible]以客死秦中

秦於重丘（屬半原正曰恐非）蘇厲謂宛公昭鼠（鼠宛守）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乘猶凌 王楚王）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出兵伐此）請爲公令辛戎（元作戎）謂王（戎楚人貴於秦如以私告楚王者）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欲其備秦故不分其兵）

秦敗楚漢中（此三十年秦伐取八城自得其中）楚王入秦秦王留（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畏畏秦）必不敢背盟背盟（補二字補曰宜復有背盟二字）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彪謂此言亦可聽也而秦志在亂楚不爲之動所以卒併天下後人守此）

頃襄王（懷王子元年赧王十七年癸亥按史名橫）

張居正曰凡語皆兩用而不厭陸機曰敘事反覆詳盡

田藝蘅曰東地當是淮揚一路

唐順之曰賢人之子閔然而娶地得地而後歸之[illegible]

[illegible]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閔）而歸齊王隘之（隘猶阻未即許求地也 補曰隘從阨音下同）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退元作追）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致命即歸誠之言正曰送致命令如項羽使）

必☆

張洲曰不可不許者是也而曰與而復攻之夫之夫者也不若與之而使之自取之以守之之臣不吾聽而難君王之兵力是

視也慎子蓋知此矣

人致命懷王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
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
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柰何慎子曰王
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
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而得）王墳墓復群臣（復見之）
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令使來求地爲
之柰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
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
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

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
爲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
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
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
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
五百里爲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
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
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補曰姚云曾本圈去王身止獨守二十七字）
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

張居正曰語意簡而工有救拯

陸深曰悉五尺至六十或作率吾之士卒

因藝衡曰五尺之童自年十五以上者

因藝衡曰終篇究轉詳然而文亦不亂可稱妙批

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
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
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
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
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怫鬱也正曰怫音拂常與而予艴然之艴同義怒變色也）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
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
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
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

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
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
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
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典猶職主猶守）且
與死生（地有則生失地死之）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
甲鈍兵願承下塵（凡人相趨則有塵戰亦有塵不敢與齊抗故言下也）齊
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
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
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

張居正曰移篇皆奇古

田藝衡曰古之䢔皆曰栖如鳥栖也

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
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廢也益束之不然則願
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
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彪謂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若人豈能反國
愼子能兼用其最優乎方之晉五臣其舅犯歟
此書三書懷王薨而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
而王乃薨又謂王逃歸不達薨夫秦能劫留之
豈不能禽之孟嘗之逃先以計免猶危不脫楚
王何以能逃可疑也楚王亡死太子在外郢中
必立王以絕秦望太子以齊之重歸義嗣也其
誰敢爭之於是王乃定齊策乃云忠王而走太
子則是太子卒不得位亦非也蓋郢中立王時
蘇子以此策干田文而語文以九可文不之用
世猶載其語也正曰頃襄之辭於齊齊隘之以

戰國策卷五　四十二

割地雖不與非不信也齊使之來當直拒之昭
常之不與是矣然不知出地而較計於大小之
間抑末矣子良之與而復攻繆矣景鯉爲之索
救於秦夫不共戴天之讐在所當絕尚恐乞哀
而求援哉鯉罪特甚也愼子不知擇其是非泱
以大義請皆用之則兼其失矣且秦之責齊曰
隘楚太子不仁奪東地不義斯言也出於讎國
之口而四人皆無一語及之尚何足稱乎○餘
說並見齊策○春秋戰國之時在他國而逃歸
者多矣豈無備之者邪以此疑懷王之逃不可
也俌曰使車使人之使
如字爲身之爲去聲
女阿未詳謂蘇子曰秦栖楚王懷王見刼客秦如栖危太子
者公也今楚王歸以此書及史考之王皆不歸今此益其喪歸正曰此謀度
之言太子南自齊歸楚爲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

王汝成曰不見策之奇

田藝衡曰此段宜附前東地復全之下

按此即前策前而集出於此蓋謀當時言人人殊各以所陳爲忘

田藝衡曰東方朔飲長生酒之說祖此乃滑稽之談也楚襄好女色死之事所以有神女之遇漢武好不死之藥所以有西王母之遇皆求仙之論也

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
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入言其歸之之
深正曰使太子得入也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於
蘇子詳此亦無走太子之事補曰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首女阿二字又他章
錯脫文說薛公策末欠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此爲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舛
長沙之難長沙荆州國懷二十九年秦大破楚楚王恐使太子質齊楚益破於此
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
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本其初言之亦明此非新
立王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
也

戰國策卷五　四十三

新字疑衍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上言齊與兵攻故地此恐其敗
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
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此即子良之策蓋與署也秦王昭聞
之懼令芊元作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
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
士射人之在中者正曰韓非子注中射士官有上中下問曰可食乎曰可
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
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

按此亦何必真有此事鮑氏之駁大類痴人聽夢矣

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彪謂此射士乃不可不殺荆王赦之以不能荅之也於荅是也何有謁者曰可食非謂汝可食也藥之能不死者乎人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以獻王何與汝而問之是安得無罪也[正]曰人獻藥於王奪而食之固不得為無罪而罪不至於死者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臣之欺王此士之欲以悟王也其志則忠矣鮑謂不可殺悖哉補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蔓延漫滿不獨燕齊然也屈平遠遊之篇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長生久視之方無以易此惜乎楚王之不知也此策時亦無考）

許應元曰淖君之亂疑即淖齒並楚將之救齊而殺湣王者楚討之故親秦也沐夢鶴曰一作秦明

齊以淖君之亂事（補補曰姚云一本添讐字）秦其後秦欲取齊（與齊合）故使蘇涓之楚（涓固皆秦人）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昭）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有楚之親示齊）以資固於齊（為任固資）齊見楚（見其納涓）必受固是楚（補補曰一本此有王字）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齊楚也（所謂資固）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補曰一本此下有之辭二字）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涓之辭必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厚齊而薄楚）王不如令人以涓之辭謾固於齊（謾欺也以涓薄齊之）

陸深曰此文乃策賦之流唐順之曰文亦奇胡時化曰抑于厚渾者對智伯做此

（辭告齊則固言厚齊者非實齊必以固為欺已）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補補曰一本有攻字）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元在齊策正曰從舊可）

莊辛（楚人補曰元和姓纂莊辛楚莊王之後以謚為號）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輦從謂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悖背道也正曰悖亂也言老而耄辭也）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

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淹亦留）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此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置南郡）襄王流揜於成（元作城）陽（流謂走揜覆也謂自匿成陽屬汝南若城陽乃齊也補曰史東北保於陳城當是指此城爾）於是使人發騶（騶廄御也）徵莊辛於趙（徵謂召索）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閑養之圈）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

陸深曰綠字一作斷
胡時化曰禍機所伏徵矣數童子之於蜻蛉公子之於黃雀射者之於黃鵠物且不免況人乎然襄王之事尊王可悟矣其敢辛臣之不可逃也

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
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
乎蝨一名桑根也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
蝱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
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元作鉛膠絲
飴米糱所煎調以飼之又施膠於絲以擊之正曰顏師古急就章注以糱消米取汁而煎之溲弱者為飴形怡怡然此謂調以膠絲也淮南子鄭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跖蹻得飴以開閉取楗皆以黏也補曰一本標膠或作繆
言糾繆纏繞也加己乎四仞之上八尺曰仞而下為螻蟻食

戰國策卷五　四五

也補曰姚本此有夫蜻蛉其小者也七字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
噣啄也蓋以喙啄補曰一本噣作囑仰栖茂樹鼓翅奮翼翅強羽自
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
彈右攝丸攝引持也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
招補曰一本標後語云以其頸為的的或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
酸鹹以為餌也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
者也黃鵠因是鵠鴻也正曰水鳥也以游乎江海淹乎大
沼俯噣鱔元作鮆鯉字書無鮆字仰嚙蔆衡衡香草正曰周禮蔆
芰蔆蔆字通凡將篇蔆從遴今俗書作蔆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衡與菱並言

田藝蘅曰其說從小而至大從物而至人從外而及內緩而不觸故婉而納之乃游說之法

胡時化曰漸說到襄王身上文極委曲

郎若按余水草也以奮其六翮翮羽本而淩清風飄搖乎高
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
修其碆元作弁盧字書無弁字碆與弁聲近集韻碆可為鏃盧旅同黑弓也正曰治其矰元作繒繳弋矰
下文碆郎若此不當復有黑弓之注恐是此字形聲訛
射矢繳生絲縷補曰繳音灼也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㔉元作盬
磻無磻字集韻㔉利也磻以石着維繳也正曰廣韻盬力卄切治玉之石引微繳
折清風而抎矣以繫矢從高集韻抎下也如折然補曰磻補左補何二反抎羽
粉反徐按呂春秋與隕同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鼐鼎絕大
者也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元作聖下同侯之事春秋及史

戰國策卷五　四六

無聖侯補曰聖當作靈或者古通稱歟下同因是以南游乎高陂陂阪
也正曰池也此引說文上一句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茹飲馬也故與
吐反正曰姚云後語飯茹溪之䟕注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湘水出零
陵屬長沙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
中郎上蔡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
乎靈元作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
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益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道應訓子發
伐蔡宣王郊迎人間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
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

鮑有光曰襄王聞言知懼雖莊辛之戰言有以入之亦異乎拒諫飾非者矣

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也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塡黽塞之內塡負滿也正曰有鄳郎鄳策鄳隘之塞補曰策本韓鮑改作虢故云然燕策亦有案左氏定四年左司馬戌謂子常直轅冥軛注漢東隘道史春申傳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蘇秦傳塞鄳阨正義云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州有清平關蓋古鄳阨之阨塞又云石城山楚毋家涉鄳塞亦止此而正義誤以爲河東太陽郞城初不與楚相涉何遽忘前說也大事記作鍾山縣按唐志申州有鍾山羅山兩縣申州今信陽軍也黽鄳字同說萌反隘當從阨音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

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彪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爲無事此策爲有力焉補曰與淮北云云句上有欽文新序曰身體戰慄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鄢陵新序作新安○大事記項襄既失郢都復召莊辛聞其言至於色變體慄此其所以能稍復故地也後取江南十五邑在頃襄二十三年新序又載楚襄用莊辛計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益衰亂之後補敗扶傾之計皆出於辛特不能大有所爲耳劉辰翁極詆辛小人謂何策之有皆失言

齊韓魏共伐燕燕惠七年書韓魏楚共伐燕他不書則楚當是齊此二十七年正曰策有宋益宋末滅時豈特改楚爲齊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

許應元曰師行營壘之處斂人必均視從而得地斂人已畏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景陽之於師整而知田藝蘅曰圍魏救趙之法

王鏊曰景陽之[illegible]知天[illegible]地理救[illegible]辯江[illegible]所謂攻[illegible]救者及開西門以疑齊又兵法所謂虛則示以實實則示以虛景陽可謂無愧將才矣

使景陽將而救之景陽後至考烈六年猶爲將史闕補曰世家景陽救燕楚齊滅宋當頃襄十三年至考烈王六年凡三十年猶相及唐裴行儉討突厥從營事類此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壘壁軍已植表如華表以別所舍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滅猶沒也此欲明其衆因以示神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雝雍同屬陳留取之以與宋宋時已爲齊未曉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

通使於魏補曰姚本車作軍通作見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元在燕策正曰以救燕故在燕補曰雖及通使之使去聲

考烈王襄王子元年赧王五十三年己亥補曰名熊元

黎民表曰善諭爲進身之策張洲曰言齊人飾身修行而已修之者明己不恥自獻以求歇

唐雎元作且從秦策見春申君黃歇楚相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益謂有祿位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言雖險不避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大言其高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孟賁專諸諸吳人刺王子

唐順之曰一梟不如五散可味

慶忌者言二人不待盛兵而後稱勇而天下爲勇補曰爲當作謂西施衣
褐褐粗衣補曰說文編枲韈一曰粗衣詩豳風孟子書禹貢傳注並云毛布而天下
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
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爲能
元作能爲者補曰正義云博頭有刻梟鳥形者以散棊佐之也散謂衆棊
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獨善不如衆智補曰當云一梟之不勝不
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
散乎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皇覽今穀梁熟補曰史正義引括地志云宋州
穀熟縣西南南亳故城即湯都宋州北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所謂北亳河東偃師爲西亳
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云湯即位後都南亳後從西亳武王以鎬元作鄗屬
京兆正曰鎬通使復都豐鄗國語杜伯射王於鄗鄗一音黑各反公羊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
鄗常山有邑名鄗是也故與鎬異案鄗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此鎬鎬陂皆不過
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補曰荀作孫避
宣帝諱也君藉之以里之補勢時爲蘭陵令臣竊以爲不
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
子去之趙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趙以爲上卿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補補曰鈌尹字去夏入殷殷

田藝蘅曰春申君不足以知人安得謂之佳公子
許應元曰君藉之以里之勢豈上當有百字

唐順之曰以一人言而謝卿又以一人言而請卿嘗未執黑白也假令楚有侯嬴毛薛歎能禮之乎

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
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
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
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癘雖惡疾
猶愈於劫弒故反憐王補曰癘癩也劉辰翁曰此韓非語孫不應用不知非正用孫語也此
不恭之語也雖然補曰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諺四字不可不審
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
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專斷其國私以
禁誅於己也察其私則恐人誅己故主斷以禁之故弒賢長而立

按竟當從土

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
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
殺之因自立也昭元年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
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
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
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襄二十五年近
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
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擢引也懸於其廟梁宿夕
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補曰癰委勇切胞當拔交切上比前

孫鑛曰佩異
欲
入曰嫫之韻

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
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
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
補曰賦曰以下卽佹詩文小異寶珍隋珠隋侯見大蛇傷療而愈之蛇銜明珠報之
世之所寶所珍不知佩兮禕衣與絲禮后服禕衣謂畫袍不知異
兮閭姝子奢姝好也奢卽子都美人也補曰荀子作閭娵章昭云梁王魏嬰之美
女楚辭注云奢或作都故以爲鄭之美人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嫫母醜婦
也正曰醜婦人楚辭注云黃帝妻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
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羅洪先曰賦終
而引詩又以咏
嘆之不盡之懷
悲傷宛曲使人
觀者短絕

言舉世皆然正曰朱子謂此言褒亂之極人懷
私意乖異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
爲而可使之同乎同則合乎天理之公是非善
惡皆當於理而天下治矣明天意悔禍則轉禍
爲福撥亂反正不難矣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瘵病也言天理
甚明如是者必有患禍彪謂春申君之愚甚
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豈有知之以一人言
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特操安在也荀卿絕
之宜哉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之
趙失之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李
園之禍此書蓋知之矣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
無之二句乃荒憮之辭神詩作蹈傳謂當從策
也詩作焉本言人誰不欲朝事王而王甚神朝
之無不自取病兮借以言天之威神甚可畏不
可不畏天而自取禍也○朱子謂黃歇亂人卿
乃以爲託身行道之所則已誤矣愚謂卿雖非
孟子比然以詩書禮義言治禁暴除害言兵要

爲異於戰國之士者此篇不載於其書賦卽佹
詩末章其言哉賢良而立幼弱瘵正適而立不
義遠引楚國莊猗近述李兌淖齒劇切春申甚
然首以法術知姦爲言則亦出申商可謂惑流
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策獨載此而不及其他
其人又可知矣○史荀卿年五十始游學於齊
襄王時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卿三
爲祭酒劉向曰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
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號
曰列大夫是時荀卿年十五始遊學至襄王時
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卿三爲祭酒
焉據二書之文則襄王時三爲祭酒也大事記
取史文書卿爲列大夫祭酒在襄王五年是也
朱子采劉向而文稍異曰卿少游學於齊歷威
宣王襄王三爲稷下祭酒按史春申君死而卿
家蘭陵春申之死在考烈王二十五年齊王建
之二十七年也上歷襄王二十九年湣王宣王
通五十九年乃及威王之世自王建二十九年

許應元曰春申
基楚之渠蓋餘
於此

至宣至元年已爲一百有五年卿之不逮事威
王明矣蓋向之言但爲歷叙威宣之多士其言
猶先宣而後威不主爲卿言也祭酒者古人飲
食必祭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後因以爲官號
髡衍爲列大夫之時卿年尚少其徒既死齊修
其缺而卿與焉故卿在襄王時最爲老師而三
處衆士之上也向之言視史猶明朱子偶未之
察耳史云五十始遊學向云十五史字倒置無
疑朱子改之當矣
虞卿史不書何所人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補曰此二字恐
因下文行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
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
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補不免殺

秦海曰商君之見殺以刻薄亡其躬冉子之見奪以擅行損其權豈以近封故哉虞卿不究其致奪之故徒以地之遠近言淺甚

陸疏曰大公召公之善之東穰者以德澤人人之深非以其遠王室也燕言若北其亦觀當時後之燕攻之害故以此言稷春申歟

錢福曰虞卿不勸春申爲周召之忠蓋乃勸其過魏攻燕計已踈者且曰以宗自封吾見其遠宗國而務立能保他國不奪之乎

之秦惠王封冉子穰侯也先王日嬰子文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趙自燕王喜以栗腹之謀伐趙起燕四年至十二年無歲不戰十二年此二十一年正曰不可考補曰一本趙怨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踐奄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補曰此數語與秦策謂穰侯章趙策齊將攻宋章齊攻宋章皆相類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景陽救燕之役正曰燕策齊韓魏共攻燕楚使景陽救之昭字誤陽稍前昭攻魏雍兵以與宋云云時猶有宋去此時遠甚鮑指以爲懷王二十七年此爲考烈王二十一年就使果然則相去亦皆遠策固云魏齊新怨楚豈得爲彼時事哉楚軍元作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景閔王可言聽其道魏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爲所可信者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補曰王曰以下脫簡誤衍在前章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鈞三十斤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

張州曰楚自懷王入秦不返國日削於蜷蜷焉慮爲秦所吞噬故此以禍福死

張之象曰此文奇奇倔出於莊子

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元作我補曰姚云我一作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補曰按史考烈王元年封歇春申君賜淮北地後十五年以地邊齊言於王以爲郡請封江東因城吳故墟大事記謂利吳之安富也此策言楚王春秋高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則在未封之前頃襄之時予頃襄之三十四年趙嘗伐燕豈或此時勸以踐燕定封亦欲其取地於它國如魏冉予洪北邊齊猶鄭之說燕地予亦非計之便也然遠楚從封卒用於城吳之時皆斯言有以啓之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燕昭末年用蘇代說復約從此二十二年春申遂爲從長正曰此策時不可考以爲春申合從無明據與下章不同正曰不專指此夫因詘爲信詘謂懷王劫死奮患有成奮於患難以能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補曰攝收也裁少爲多智者官之官尊榮之稱正曰義之謂制其宜也官之謂主其事也夫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屈伸禍福相反不一墨墨之化墨默同化猶治也言治之其未著正曰報報之反言反復相尋墨墨之化言變化無形惟大君能之者言其轉旋變化之妙又非勇智者所可及也新序晉平公謂師曠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曰天下有五墨墨史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亡漢書寶嬰傳墨墨不得意皆同此字義或有異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貫猶通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死謂患難不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臂重

字之說恐對之意亦善說矣情乎無以報懷王之雠告之者

唐順之曰横入嚂口疑作横人嚂口

唐順之曰趙必有所羞欲使將楚

歸有光曰更羸欲虛下飛鳥而聳動斯來疑當時未必有此事或者魏加之游

於天下者不足以載大名正曰載承也不專一於致死不專一於求生者不足以承載大名無所寇艾寇外兵艾已所懲創正曰寇猶賊害艾卽刈不遺賊害而懲創則不足以横行於世不足以横世横言其之敵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横入嚂口集韻嚂聲也言聲說所利之事利機正曰嚂力暫反食貌利機者利其發動之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牟取也公舉而私取利舉謂舉措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補曰此主從而黜横者之說然意多未詳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晉舊姓正曰鮑見策云趙使故云爾無據

戰國策卷五　三十五

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未詳補曰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注楚將劉向稱卿至趙與孫臏議兵於孝成王前臏爲齊宣王軍師世遠非是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姓名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正曰或臺名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有隱痛於身猶孽正曰徐鍇曰妾隸之子曰孽

說耳

田藝蘅曰獨不有曹沫之三北乎禾然

許愍元曰汗明欲盡言以深結春申

張洲曰旣以舜擬汗明不思謀置之左右乃著客籍五日一見不知堯當時所以待舜果如此乎此汗明所以復有驥鹽之對也

孽之言孽也女沒藏而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枿故於文子孽爲孽孽者罪也按此則哀痛而復生之義以譬傷弓之鳥乎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補曰一本未忘聞弦者音烈而高飛烈猛也高飛欲避箭補曰姚及一本無者字列烈作引其義爲是者音之訛而衍也列引之訛也故瘡隕也以瘡痛而墜今臨武君嘗爲秦孽害敗於秦未詳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未詳見春申君候問補曰姚云問一作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

戰國策卷五　三十六

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異於小休汗明蹙元作懱焉字書無懱字蹙踖驚貌正曰蹴不安貌蹴踖之蹴非蹙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固陋也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者書此

唐順之曰今古遭遇之數類如此士君子所以甘心岩穴長往而不顧也三復[illegible]車之喻[illegible]以[illegible]嘆之

語也正曰著其名字於賓客之籍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言可服乘之時服鹽元作鹽車服在車前而上太行蹄申膝折申猶展皆用力故然尾湛胕潰湛沉同汗多故然胕當作胅與膚同亦汗出於膚如潰漉汗元作汁灑地滲漉之汗正曰下有汗字汁與汗對汁言其重者白汗交流白汗不緣暑而汗也正曰白言其色外阪遷延阪坡也遷延不進貌正曰姚本中阪負轅而不能上負所載也[illegible]言步發[illegible]名在背姚本作負轅是伯樂遭之補曰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冪覆也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補曰[illegible]聲字宜衍者何

也何問其聲以然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集韻部統也界也堀穴窮巷堀窟也以窮巷為窟穴沉洿鄙俗之日久矣洿濁也君獨無意湔祓僕湔手洗也祓去惡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聲已之屈梁南梁彪謂世之懷材抱德之士陸沉於時若此驥者不少而伯樂之不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為之大哀邪故招延不可不慎試用不可不詳也補曰高鳴屈於梁疑明嘗困於梁者○一本標云類要高鳴作長鳴李善注廣絶交論曰翦拂使其長鳴引策云

蘇轍曰黃歇相楚王惠王無子而以己子盜其後雖使朱英[illegible]殺李園終擅楚

楚考烈王無子補曰此時無子也右史云楚幽王悍卒同母弟猶立猶庶兄負芻之徒襲殺猶而立負芻司馬貞云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劉向列女傳猶乃考烈王遺腹

園亦將不免大咎何也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以不韋歇皆謀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必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救于中乎令行丁曰春申君之死智以利昏也[illegible]

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期後於所還謁自趙還入謁春申君問狀狀事狀對曰齊王遣使齊王建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

妹也

歸有光曰女弟之言皆園有以教之不然婦人固寵者有矣未必如此之深且遠也

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王後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補曰兄上恐亦當有王字疊上文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補曰後語云江東十二縣之封湖州圖經有春申君封邑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四封之內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

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
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
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
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
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
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 楚人正曰後語云觀人朱英正觀地在河北平原史觀津人朱英班志信都國觀津縣觀古坑反正義以爲魏州觀城縣觀音館者非是又見韓策觀鞅章鮑移在魏作魏鞅 謂春申君曰世有無
妄之福 無妄言可以正曰朱子解易無妄云史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義亦通 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

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
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楚
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
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 謂攝也 當
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
不反政 不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
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 言非將相 王之舅
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

園必先入據本議 據言不移議欲殺春申也 制斷君命
君楚王也 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
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
君王崩 此章唯楚王更立是上可曰楚上餘皆後人稱之正曰策中有當曰王當曰楚王亦有兩稱皆通者 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劃其胸殺之 補曰劃玉篇作剸又庸反制也爲君之爲去聲 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
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
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 衍楚字
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

內 宮門以棘衛之 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
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
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
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
九年矣嫪毐 呂不韋所進以說始皇毋帝太后者也 亦爲亂於秦
不常傳毒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與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後補曰策於章末並敘嫪毐之事豈無意哉二國宗姓已滅絕呂政雖一天下世僅再傳奚異楚幽也趙與秦同姓王迁毋倡族類不正亦以滅亡蓋倫紀瀆亂其不永也宜抑諸國運盡祚窮乖矣併於一時也歟 周
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彪謂春申君所以至於此錮寵而暗於事也使萬有

一如李氏女所陳若歸相印而老江東之封不已優乎春申於楚非若禽君之與惠文又如不可則杖策而去扁舟五湖爲世陶朱抑可矣春申不爲此而計出於滅宗蠢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可不戒也朱英之言深矣然未聞道也春申之納女前日事耳英不以此時匡之以大臣之義而以一卒自任雖多言亦何救於亂哉正曰凡鮑氏責春申以歸老江東杖策扁舟之事在未納女之前可也既納之後又入其乘間之言禍根已牢異時縱欲歸印杖策禍亦隨之豈有脫理邪其論朱英以未聞道尤謬納女事秘人豈知之英之事歇又淺觀其說而不聽可見責以匡正大臣之義豈其然乎補曰越絕書記李園女弟環謂園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園難之又令來謁於春申才人言之遂得幸云云烈王死幽王立環使園相春申後告園以吳封之三年徵春申爲令尹自使其子親爲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併殺之二

君治吳凡十四年姚氏全注其文謂隋經籍志稱越絕爲子夏作今雜記秦漢事出後人不敢盡信史記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名乃見於此書策始終謂皆出環尤爲異也其言烈王死後春申事亦皆不合姊記以廣異聞云

許應元曰楚王不知正之可以爲國宜及于亡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方術也曰治列子圉寇之言圉禦同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

吾顧之曰烏鵲之喻佳

皆楚官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元本韓策正曰爲韓使楚故在韓從舊可按此言循名任法有申韓之意而以爲列圉寇所治何歟抑申韓原於道德本不異歟補曰爲韓之爲去聲

余有丁曰觀此詞當不是楚之恆人惜失其姓氏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

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

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以石傳弋）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益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翄（音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

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擊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正曰楚王將出張子章元與楚懷王拘張儀章相連為一章今別為二

戰國策譚棷卷第五　終

戰國策譚棷卷第六上

趙 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鄚東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挾晉山西趙都今平陽府趙城縣信都今保定府真定今府常山今真定中山今保定府涿郡今順天府涿州高陽今保定府安州高陽縣鄚州今河間府任丘縣廣平今府鉅鹿今順德府鉅鹿縣青河今廣平府縣河間今府渤海今滄州平舒今霸州大成縣中邑卽中丘今內丘縣文安今霸州文安縣東州今河間府成平今河間府章武滄州鹽山縣浮水鹽山縣繁陽今內黃今大名府縣斥丘廣平府成安縣太原今山西大原府定襄今忻州定襄縣五原今大原上黨今山西潞安府雲中今大同府

襄子 簡子子補曰名無恤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滅智伯分其地

管子[illegible]通篇詞旨與策與韓策[illegible]鄭趙篇[illegible]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補曰范氏士會之後中行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 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 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補曰姓譜段鄭共叔段之後 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 鷙發鳥也喻其殘忍 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 補曰姚云復劉作愎韓子作鷙愎 君其與之彼狃 狃犬性驕也補曰狃習也 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

國次戌曰此句及下二句足形容智伯之爲人[illegible]成[illegible]者

[illegible]曰智伯[illegible]狃[illegible]勝[illegible]代趙狃於[illegible]之要之不亡不止者

欽大任曰應曰善者二

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 元作宣下同 子欲勿與趙葭 魏人亦晉舊姓 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自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 蔡非趙地皋狼屬西河補曰恐名偶同漢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藺縣蔡或藺字訛 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

欽大任曰應曰諾者三張洲曰以襄子之賢又能從張孟談之策[illegible]

之爲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 他山陰跡今則顯矣 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於簡子 補曰一本作主 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 君澤趙臣繼安於者補曰大事記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一本尹澤大事記謂澤字誤韓子國語作尹鐸 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 君謂襄子 乃使延陵君 元作王此襄子臣不得稱王當作生正曰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今將云云凌儀王氏謂鮑失考 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 案按同行也 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

許應亨曰趙簡子以尹鐸能和晉陽而戒襄子必歸晉陽甚已知智伯必且作難

陸穩曰不厭重復此叙事之妙也

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也）皆以荻蒿苦楚廧之（荻萑葦屬爾雅蕭荻注即蒿又蘩醜秋為蒿苦蓋也楚荆也以是為墻廧墻同）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補曰箘音窘簬即簵見禹貢）君曰矢足

田汝成曰臣聞者凡四皆著不出自己見也

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䥫也）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

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元作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謂將降）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

李元齡曰勿復言也勿出于口慎勿復言

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

陸深曰篇中各言智伯之為人雖多並佳不厭其繁

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

歸有光曰虞聞而假塗虢亡而虞隨之轍號惧而存脣齒存而韓魏寒之當趙之會何宣審矣

親（麤粗同疏也亚曰粗厲少仁愛）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

王繩鏞曰此處期日夜稱用日夜期顛倒甚妙

期日（補曰姚本原有日字）夜（曰既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遇智過（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補曰晉語智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智果別族於大史為輔氏通鑑取此與策先後不同）轅門之外（以車為門而轅外向）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

田汝成曰智過之智僅過于人其名稱

何如（君智伯）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

許應元曰志矜而行高喜於戲行色動而意變憂其情露

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親與二國約）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補曰恐缺韓字）康子之謀臣曰段規（二謚皆恐非當時之語）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

司馬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

小人挾才爲惡恐無所不至愚人才不足爲惡故也自古昔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顛覆者多矣豈特一智伯哉

黎氏表曰二句結前有味又不疎陋

王埜曰郄疵之智與智過相似察事机觀人情

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言決之有矣）（感動）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補曰姚本有軍字）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夾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彪謂段規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在其目中可謂明矣已夫此一時三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灌晉陽城之不沈者三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次欲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爲與智伯惟沒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從之）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

王士性曰主當爲人或如上作二家好許應其曰二家之說所謂因其間而搆之

呂鑿衛曰智過同姓故變姓郄疵臣也故可去以遠害

楊慎曰鮑注非智伯之心豈真謂韓魏將反而

城之下（元作不）沈者三板郄疵（晉人。補曰郄刺黎反孫本作郤說文作絺姚本注元和姓纂郤已姓青陽氏之後）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補曰一本作夫夫當屬下句）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補曰如猶而）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元作三。補曰姚云錢劉作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補曰愚下恐當有必字）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解懈同）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矣（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辯屈也）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彪謂智伯至是）

所以子宗信其不以而親以郊疵之言告之以暴巳之無疑志也

[illegible]成曰霸一作屬是[illegible]廟也

張洲曰張孟談[illegible]

唐順之曰晉以六卿分國君權削也孟談損功去權欲伸主威蕃錯宗國之失故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許應元曰恨然愴然各極主臣去留情態

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魄者至以諫臣之言質人以反夫非狂悖癡瞢孰肯自承其反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補曰談史作同太史公避父諱也〇一本廟作廣是發五霸元作百下同伯業不振今復發之補曰即伯古通乃稱簡之塗稱者舉其說也此士國地君之御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國地猶武安之頻御則之塗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約者自斷之辭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兵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

願損補曰一本作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補曰姚云劉改乎作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必相疾臣主之權均之補曰外紀之作而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一說決猶別襄子去之卧三日使

何孟春曰東坡[illegible]

劉辰翁曰兩負親同不應異注

陸深曰握虎在山藉籍爲之不食孟談一出而四國阻謀國不可以無士如是夫

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不爲自用何如對曰死僇僇戮同張孟談曰左司馬失其名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行猶用也疑當作任補曰左司馬恐孟談自謂之辭行之者許之僇也君曰子從事乃許之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其薦賢自代故許其去張孟談此下著書者美之也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名其重損名所以安其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缺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襄子耕三年韓魏齊楚元作燕補曰下文有楚無燕必有一誤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納親今背之正

曰上言負親之丘不應此義頓異恐負親字衍或上有缺文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以爲言矣今復來也而今諸侯正曰復衍孰字來字恐衍誤在上當云而今諸侯復來句似順謀我補曰孰爲我謀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國君自爲御舍臣於廟授吏大夫授談之吏以爲大夫示尊顯之也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

賈誼曰豫讓欲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於列士人主使然也董份曰飲器之非感過死骨之所謂者何以有乎蓋深怨而辱之爲度髑耳胡寅曰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富貴無所可求予孫無所可託而讓也不忘誠至之過以死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

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爲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爲而爲善雖大本之道不過是也穌轍曰豫讓爲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仇之義田藝蘅曰智伯何以能知豫讓而不知智過郄疵也於天下之哉茅坤曰襄子斯言也有君人之度矣

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默若是之裕哉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一間也正曰孟談可謂謀智之士有道則未也

晉畢陽畢萬之後正曰無明據晉魏伯宗索士疵州犂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犂于荊讓乃其孫義烈有自來矣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補曰史漆其頭說苑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後敗智伯漆其首爲飲器索隱云按大宛傳匈奴以月氏王頭爲飲器裴氏引韋昭云椑榼也晉灼曰虎子也皆非椑榼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漆智伯頭以爲飲器故也豫讓遁逃山中

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修其容色補曰司馬子長用此語死作用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扞銲同集韻釬鐏謂之銲刃施刃其端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補曰索隱曰癩惡瘡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讓以漆塗身令若癩厲癩聲近假借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

董份曰妻不識而友識者妻熟其形友知其心耳然此非心知之友此讓亦必不以謀告之

茅坤曰豫讓志甚厲故其言甚悲歸有光曰公孫杵臼存趙孤而爲程嬰言爲其此易者爲其難者讓亦曰吾非從易而從易者甚易而從難者甚難古人

爲義非以得其難易求吾心於心而已方孝孺曰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何也既謂智伯待以國士當於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諄功懇告三諫不從伏劍而死伯雖不靈幾幾或悟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雖然朝爲晚爲君臣顧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王安石曰予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

補曰史作行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補曰無字下恐有缺字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

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補曰一本伏所當過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補補曰姚本有此字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蓋一國者臣故國士報之爲國士所爲以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

許慰元曰是時魏方攻中山則已跳矣不假道魏且恐趙是代中山受兵且

嗟乎豫子（子衍字）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補曰故伏通）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望不及此）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呼也）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刺客傳有彪謂襄子）

豫子皆千載人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天下後世之為臣故他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苦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吾何以必之哉智伯有如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郭君善善為輩者歟補曰讓義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秦氏古史亦謂之非賢夫之矣朱子綱目附見於三晉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爾大事記解題畧見而記不書未知呂子之旨按索隱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今無此文或以其非而刪之歟

烈侯（襄子孫元年威烈王十八年癸酉按史獻侯子名籍）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魏十七年此元年）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

兩國勢均中山之亡固非趙之唇齒也

罷（音疲）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補曰姚本彼將知矣利之也又注劉無矣字此本趙利又）

舉人姓名皆難解疑有舛誤

中

肅侯（成侯子元年補曰世本名言索隱云名語成侯名種顯王二十年壬）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六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

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秦傳言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妬嫉賢也正曰奉陽君說見後）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疏之也）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

鮑布令重略歷經在前可楊愼曰君民無事之說皆君謝反自攻歌事故以此言泄公其意而開悟之正揣摩之術安民之本在於擇交又此一段之綱要言齊秦皆不可倚而爲之攻激後與秦與齊之害故謀攻伐足絶人之交以明交不可不擇而亦不可失也

楊愼曰君誠能聽臣至此臣之所以爲願也先言所以說之所以言交得之利楊愼曰與秦固不可與齊亦不可應前倚秦倚齊之意蓋與齊秦則弱魏楚弱而上郡絶道不通而且無援則趙被秦之害秦欲已得山東則必舉兵向趙而戰于邯鄲之下復言害以暢之所以言交不得之害也

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王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其力)斷絶人之交(橫人蓋然)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補曰史作請別白黑所以異大事記謂兩端策按索隱引策作白言尤明)陰陽而巳矣(陰陽言事有兩端指謂從橫)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正曰下文封侯之類)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氊裘之類)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

以放殺而爭也(補曰此非所以言湯武蓋游士之辭)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補曰正義云河外同華等地此即西河之外也)韓弱則效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效則上郡絶(并州郡正曰正義云上郡在同州西北則廣記云今鄜延安定中部敎夏綏德保安之地)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秦紀庄亭名在鄘陵正曰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以下言修武之南陽知之按大事記顯王十一年韓使計息以軹道易鹿於魏水經注年表報王三十六年秦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茅坤曰此言韓折於秦則禍入趙

茅坤曰此言魏折于秦則禍入趙楊愼曰自當今之時至東有清河言趙之地大以見秦當其陀諍其勢也

按此意與說燕同茅坤曰趙所患者韓魏不支而入秦故親韓魏以擯秦陸樹聲曰天下事勢實如此非如橫人徒以強詞惑世主者比

楊愼曰秦之所忌者莫如趙而秦不伐者以韓魏爲之南蔽也秦若去其蔽則禍以中趙矣此亦吾云齒寒之意亦所申言交不得之害也楊愼曰臣聞而下至冥冥決事

(皆魏之軹也軹迎策又作〓〓秦〓〓云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又云我下軹道南陽封冀亦指此其言秦者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去霸水百步軹道亭秦王降處也蘇代云楚得枳而國亡則巴郡之枳也)則南陽動者(修武)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補曰正義云番音婆又音蒲音盤徐廣云常山蒲吾縣淇常山有漳清河皆見前)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

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下獨畏趙言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傅附同止兵止於此)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中猶射中的)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此未爲庶侯時正曰此說士無據之辭且舜顓頊後有國於虞其側微特在丁爾禹)

哉欲其審覈利害而决之也

楊慎曰臣竊以下至豈可同日而語哉所以言從之利害擇交而得之意

按臣人者我能臣服乎彼也見臣于人者我入臣於彼也觀上見臣于秦自見

楊慎曰夫横人者而下至顛太王熟計之也所以言横之害實擇交而不得之意

乃崇伯鮌子亦有國土者今日云云豈足信哉枚乘書舜無立錐之地禹無十户之聚李善注義引韓子云云皆此類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内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

西面而攻秦秦補補曰一本復有秦字姚同破必矣今補補曰一本今見破於秦西面云云姚云一無見破於秦四字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横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曰臺有木曰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補曰史有臺榭一本無笙琴字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卒猝同而不與其憂是故横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元作猲正曰喝猲通見齊策此章史作愒相恐

陸深曰合從之說傳以衡秦不言所以圍秦陸機曰經理天下如指諸掌此秦兵不敢出也林夢鶴曰六國白馬之盟

楊慎曰此下至篇終言合從之意

脅也前三子汝來坐恐偈並許葛反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補曰洹水見秦策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并州郡秦攻齊則

楚絶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北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爲子午道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所通者因秦也正曰索隱云當在趙東齊西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從一横爲午道謂交道也按下張儀說趙王章亦有趙涉河漳博關補曰博關見齊策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擯秦儐元作擯無異義今

田汝成曰從亦其可以作業若橫則成王業矣於秦孚用之必定于一也王世貞曰秦退而合從以爲離其計秦氏之揣摩乎聽蘇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詳氏之解行六國自解也

並從前作備正曰說已見前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秦傳有在說燕後彪謂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欲償之此其心也河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踈日此其勢也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勢如水之就下孰能禦之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其所不可者諸侯之心不一失其心不一者非明計智筭也或見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眩於名實

而爲橫人之所恐喝此張儀所以投隙而起使諸侯之智少靈於連雞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能圖併吞之舉即儀謂秦地刑勢便兵強士武足以橫天下然則天時人和道德之威仁義之澤舉無與於興亡之數乎雖然一從一橫皆一偏之論有王者作則從橫皆黌而天下定而非所以論於此時也補曰壁純並見秦策

許應元曰此亦類淳于滑稽之談而亡失事端者必有缺誤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本傳不書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蓋砥柱正曰無考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招其徒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事猶分補曰故固通吾所苦夫鐵銛然作銛下同然自入銛言鐵之利若銛則鐵鍬也義不合此正曰銛王篇其沾赦淹二叉鍬音鍤後漢章帝詔有銛鑽字蒼頡篇銛持也甚字與銛同以鐵有所切束也而出夫人者人謂木骨自鐵言之爲人正曰難通其義未詳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爲元作謂補曰錢劉作爲臣爲鐵銛者乎無有言得無有也

田汝成曰樂毅在趙固已有破齊之心矣

武靈王肅侯子元年顯王四十四年丙申按索隱名雍

齊破燕子噲之亂燕七年此十二年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若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也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齊破燕所謂地

近趙趙以河東易之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非郡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與之易地是助之也天下憎之害其強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補曰大事記按樂毅傳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納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立蓋燕人不受也

田汝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將欲伐之必因交之將欲斥之是以必固易之也

許應元曰此即孟子所謂諸侯將謀救燕者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斥王也補曰御

何洛文曰亦猶辭之謂

張洲曰趙聽蘇秦而合從故言蘇秦不得其死以怵之

鳩慎曰趙爲從盟主故儀說之與齊楚異

史周官以中士下士爲之特小臣之傳命者戰國其職益親故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前掌記事綜察之任也秦益重矣大王收率天下以
儐秦秦兵不敢出元作去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
之威行於天下山東補曰一本無山東字敝邑恐懼懾伏
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
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高誘注督視責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飾兵故西舉巴
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史不書正曰遷鼎之說大言之也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悁亦忿

戰國策卷六　十九

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元作宣君有敝元作徵甲鈍兵
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
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
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
之計秦補曰史有蘇秦字熒熒火光也猶眩惑諸侯以是爲非
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
之市補曰說見楚策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
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補曰一本東藩之臣史同
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

芋坤曰擯秦者趙爲首故儀之說趙獨以秦所斷者恐嚇之許應元曰趙首擯秦故言秦之積怒於趙而辛張秦之威力以懼之

楊慎曰說趙王之詞又與說齊楚者異矣蓋齊楚爲從首趙王也趙王爲合盟之主故言秦王之積忿含怒于

趙而以合兵請戰之詞脇之於前又以面相見相結之計怵之於後故趙王懼而割地謝過也

田藝蘅曰當以澠池擊缶之事同看則事体相様

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
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補曰說見前章告齊使興
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歐韓
魏歐驅同而軍於河外補曰正義云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
於澠池約曰西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
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元作切
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
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
先王之時奉陽君相補曰奉陽君說見後專權擅勢蔽晦

戰國策卷六　二十

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
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
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
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事
趨趨趣同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
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傅在楚韓齊後蓋此十五六年
彪謂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
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
惑於横人之說皆辟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
可作則三國横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
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
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

堅守一詞凜然不可以也大胡人亻

導今人故爲對偶之病而亡無氣矣

張君正曰作十三大節文最宕蕩峭鐵論本此

折儀也燕昭末年蘇代重燕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比十八年又比

之趙冷向謂強國趙人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

以與齊韓秦市齊王閔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

氏地缺韓欲存宜陽必以路涉地缺端氏屬河東賂趙

秦王武欲得宜陽不愛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茂敗其

約也秦賂則欲出之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茂不

還秦則二人用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猶平日間居肥義趙相也餘並公族正曰鮑

戰國策卷六　主

括公子成王孫緤趙文趙造言文造無他據元和姓纂引策云肥義趙賢人侍坐曰

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權猶度念簡襄之迹

計胡狄之利補曰姚云曾本利下有乎字王曰嗣立不忘先

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錯猶委臣之論也

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補曰姚云一

本靜下無而字有明古先世之功先猶高爲人臣者窮有

弟長辭讓之節弟順也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

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

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正曰正義云卒盡也愚謂

茅坤曰武靈王胡服騎射其所北略林胡樓煩并中山以西通雲中九原於窮秦可謂奠武矣惜也不幸中殂至于病立公子分王其地卒之沙丘宮悲夫

田汝成曰袒入裸國事殊不經此必無者

鍾惺曰胡服則非王言則是其言直非而文則佳

猶言沒世敵弱者與弱爲敵謂胡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

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

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俗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

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補曰一本標恐劉作怨今吾將胡服騎

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補曰正義云胡服今時服廢除

裘裳也○姚云曾本改矣字作奈何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

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心不爲俗移殆

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干羽欲以服人亦異於

戰國策卷六　主

俗正曰舞羽非爲服苗苗格非因舞羽舜修德教苗至適當其時而禹袒入裸

國非中國禮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

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

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

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異趣知俗必見遺

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

笑我胡地元作服補曰姚本作地史同依服字則句中山我必有之

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

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

陸深曰此處又分三段

王鏊曰行政先信於貴所謂行法自近始也

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伸同所謂行法自近始正曰信知字言必行於貴者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猶至補曰姚云曾本攺互出止字愚按此據史文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補曰叔字宜衍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

康海曰自中國至行也似周官大司徒文

許應元曰公叔之言典而訓

王鏊衡曰達用入也序

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補曰索隱句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故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爲有義有行補曰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大司徒文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

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列立言無禮容補曰索隱云錯臂亦文身謂其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謂右袒其臂也愚謂既言文身則畫臂爲複恐後說是錯或袒字訛姚云劉無錯臂字一作拚百吳世家斷髮文身應劭注常在水中故以象龍子不見傷害劭語本說苑被字姚云三本作被史作剪甌越之民也即漢東甌閩粵補曰漢東甌閩中地輿地志交趾周爲駱越秦爲西甌索隱云今珠

田汝成曰大吳一作大戎

董份曰儒者一師宜俗之同也中國同礼宜教之合也然礼異而教離則礼不足恃而治無常法也

厓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文選三越注吳越南越閩越東甌即閩越駱越甌人即南越也姚云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黑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爲黑雕題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鯷冠秫縫鯷大鮎以其皮爲冠秫綦鍼也言女工之拙補曰秫即鉥字通借脺補反鯷大計反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異俗曲學多辨不知而

茅坤曰子招譬武靈王之胡服具所明吉族臣者曰將以此伐中山卻林胡樓煩也觀其異日胡服西北畧胡地欲從雲中九原南襲秦不幸而詐為使者入秦欲為秦所覺已以武靈王因西招胡地遠近引弓之國於以長驅秦中未可知也

董份曰興舟楫將何以守者反言也衣服以備者正言也戰國先秦之字多如此

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涇水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後志安定烏枝谷名補曰淮南子嶢山崩而薄洛之水涸土謂薄洛在馮翊臨晉今按本文謂在趙東與齊中山同之恐皆非此所指未詳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補曰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括地志云東胡漢初匈奴滅之餘保烏丸山因號烏丸又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趙邊邑也秦隰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趙兩境也

唐順之曰趙襄無恤不列爲諸侯故武靈王尚稱簡主襄王不得以子孫加其先世也

張洲曰靈王欲繼簡襄之志富國強兵堪爲要道乃必欲易服更制用夏變夷始足以廣前人

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元作其補曰史作燕姚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參錯居其邊地正曰參史作三因音而訛也據上文則參當作東字訛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畧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累纍同引水圍鄗鄗屬常山補曰光武即位於此改高邑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

之業甚不過以此言服人之議論使不得不從耳余爲之發其隱

許應元曰札其大於承先紋闡欲繼簡襄之意順先王之志若服從然而論服非常以爲胡服之實不可諱置騎射

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補曰一本聞作問與下文同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補正曰勞下恐有缺字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蔽猶伏國之祿也祿猶福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撓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忠無

過罪過者罪之小者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當猶順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元作修補曰姚云一作循禮商君傳正作循朱子韓文考異著方氏說云唐人書修近循楚辭亦有誤者則此字古已混矣此下文兩有循法字爲循無疑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若今胡服自我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

汪道昆曰武靈之論幾於懷諫類其志意信非尋常所可測以覽闢於諱詰論聲人

教而政(政言治行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用私意)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改前之爲)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令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賤謂輕國)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滅其宗有元作反)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

何孟春曰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沿樂俗豈必循哉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堯舜所以垂衣裳而治也茲欲去法服而服胡服是亦不可以已乎

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補曰一本讓作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據猶依)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喩其省便)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

王世貞曰趙武靈胡服而強雖夏文夏胡服而弱而前後一事爲出不爲彼也君子謂武靈之不善求強沙丘之禍天實報之以悖倫矣

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禮施於世補曰宜從商君傳作治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屬魯國言二國詐無奇服不無奇行正曰趙造言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故此舉

董份曰鄒魯逢掖儒衣也何以謂之奇服所云二奇字皆奇邪之意言服奇志淫則鄒魯當服不奇者邪之行哉蓋當時鄒魯之服雖儒而斷棄多奇行實多欺也

其言而詰之○索隱云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僻辟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無奇行哉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季札大夫種之屬哉今欲畧改云方俗僻陋刋處山谷三字)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補曰史進退之節衣服之制無兩謂字接下文爲是)故聖與俗流(言其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張憲登曰武靈欲胡服與漢高祭溺冠之意相同田藝蘅曰變服可言丁大事取其成功亦已矣何必太非之

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詞彪謂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小大之差也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鉤金一輿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譏故備論之備曰史衛鞅傳與此章多同今考列于後○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肥義曰同○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王曰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者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肥義曰同○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則民不循其禮○王曰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

戰國策卷六　二十九

不變法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趙造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言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杜摯曰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趙造曰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王曰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不足多也○衛鞅趙武靈所稱民不可慮始治不必相襲者初不全非但所以行是言者悖耳商君傳語策具有之唯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語不襲用而用其意也史遷於趙世家所不載者二趙諫詞耳二事皆變古者也當時紀載與遷所錄固不能無混殽然商君傳文法而簡策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辯難之辭亦類此亦間采其數語○史云趙文趙造周袑音紹趙俊皆諫按周袑即後章周袑傳王子何者袑辭傅而未嘗諫易服也趙俊即趙燕後服者王讓之即受服史誤云諫也牛贊嘗有諫而史不言

歐大任曰上下三節用一事看之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補曰去聲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禮洗王石注乘馬石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壁問以禮遺之遺子以

戰國策卷六　三十

李蔭曰此段似國語文法

許應元曰胡服騎射猶可說也胡服以傅王子非名也古者生子使之所見無非正者奈何以胡服二子之禍基於是矣

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危言有危苦之節正曰危高峻也忠可以寫意寫猶宣信可以遠期久而不渝諺元作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去音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順行之佚元作失而不補補曰以下句刻之此恐缺不字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正曰上言勇智爲事之計指胡服言行學爲事之經指傳言循計謀之事雖有過失而無累訪謀議之行雖有窮急而不憂訪議文疑放義謂放於義也故寡人欲子之胡

田汝成曰旃毛飲血卉衣皮衣太古之道也雖弓胡服亦不過如此耳何時俗所見之隘乎

張洲曰周紹稱六才以辭傳而卒受胡服其義安居

服以傳王子 元作乎補曰乎當作子大事記敗 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 素位而行不為威嚴所移 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 快謂從逸 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 隱匿也中謂情實此疑與趙造諫本一說補曰不竭一作不竭中一作忠即趙造語 臣之罪也傅命僕官 傳附同比也僕猶辱 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

張居正曰無所見醜猶言事勿露醜也勿令王子溺于若李是欲

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 補 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 溺苦皆勞也勞於學以無導之者故也正曰醜言惡事也學言誦習也謂厚愛教之毋使見醜事以行義道之毋沉溺困苦於誦習之末也武靈安知行義蓋習聞古語猶紹之論立傅爾方務胡服騎射宜以誦習為溺苦也泰異人不習於誦而王罷之當時氣習類是焚書之禍兆矣 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 先先君 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

之祿也子能行是所 補 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 禹謨 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 帶飾之備也猶具劍正曰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音義云寬中大帶補曰淮南子云趙武靈王具帶鵕冠而朝此以具作具漢書佞幸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鶲貝帶注以貝飾帶 黃金師比 未詳蓋依章主衍訓武靈三具帶鵕冠而朝注鵕鶲讀曰私鈚頭二字與此小異正曰漢書黃金犀比師古云胡帶之鉤也延篤說同大事記引又謂師比史記胥紕師犀胥一也 以傳王子 補曰大事記善趙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解題云惠后吳娃也娃方死憐其子而將立之廢長立少之意已見於此而其論傳時有古之遺言愚謂吝孤服而誦古之遺言豈其然乎

張洲曰趙燕之後胡服其喪必有所見及靈王以逆主責之則默默順從而已忠臣之事君者尚不若是唐順之曰武靈之言可謂巧文辯慧其不亡趙幸矣其能沒身乎

趙燕後胡服 服後於衆 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 譁譁也 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 惠猶慈 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 政胡服之歟 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 燕公族也故稱親正曰親身犯之也 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 前前日 施

田汝成曰習胡以攻胡此古今之上策也何時人之不達耶

張洲曰牛贊之言誠是也惜乎當王以讓勝之幸而成功不足取也

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更猶反侵辱刑也言已宜服刑王反不刑而教之正曰更改也侵辱教刑也）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善也補曰施以豉反更居行反）王破原陽（屬雲中）以爲騎邑（居騎士於此正曰破者破卒散兵以爲寄）牛贊（趙人）進諫曰國有固籍（固言不變籍猶令甲正曰固故通）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便其用者（此言本國械用）易其難（補曰易以豉反）今民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

戰國策卷六

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補曰此亦商君傳杜贄語俗作法）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易入音）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時猶俗也視俗而變不爲俗所窺）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正曰陰陽之宜言天地氣化之運人事剛柔之節其詳則若范蠡之所以答越王者語見國語大事記解題周元王元年載之）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

羅洪先曰短兵相接彼勝相當彼武靈王習騎射騎射虜之長技習騎射則不得不胡服但不當施於國中耳王祖嫡曰至一作王是

田藝蘅曰太行山有九嶝此第五嶝在趙也嶝

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交猶接）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爲之封城）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元作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其甲之輕循言其因舊正曰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行不可以踰險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此言胡者）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胡者古今所遺正曰集據而務）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

戰國策卷六

里（補曰胡中一本榆中世家二十年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正義云勝州所治榆林○大事記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引水經注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貂服即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前插貂尾爲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大冠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漢官儀又名鵕鸃冠愚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一本標春秋後語云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武宮乃召肥義與議天下事五日而畢遂北略中山登黃華之上注云黃華山名也戰國策云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按史十六年游大陵夢處女十九年大朝信武宮召肥義議事略中山至房子之代地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先後不同所載戰國策云云者今鈌姑記以廣聞）

按二策於楚威無關係疑有缺誤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靈未立懷二十八年秦齊韓魏攻楚殺唐昧此二十五年明昰昧之訛邪楚王懼令昭應奉

太子以委和於薛公懷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赫元作郝下草同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元作會補日字恐訛趙宋楚與二國合正曰無據齊元作魏之和卒敗楚得二國之援故不與齊和正曰楚王禽以下有缺誤

趙使仇元作机下同史作仇液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齊人郝客正曰無據史作宋公索隱引策云宋交謂仇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秦時相緩巳公不若陰辭樓子辭告之也請無急

秦王昭王言為緩故請之不力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公謂郝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以史補此六字補曰史此下有以德樓子事成六字恐策有脫文魏冉固德公矣穰侯傳有云秦昭七年此二十六年補曰史趙人樓緩來相秦因不利乃使仇液丘云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

張洲曰是策料事定謀確而中三晉合而弱秦此山東百世之利也三晉離并力合謀而弱秦雖完保之秦其敢牧馬山東哉其曰智不如禽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補曰明下疑有脫字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補曰有者善之也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

魏之名言哉

山東不能易其路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正曰山東六國不能易其合秦之道以合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元作楚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

李庭曰摹嘗而劫許應元曰此即田父之喻

走獸總名禽不知虎之即巳也而相鬬兩罷補曰音疲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巳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巳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元作亡補曰姚云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

之大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罷兵復攻補曰復扶又反巳五年矣先是秦取漢中取召陵又敗之重丘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茍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懷三十年秦昭去然此二十七年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巳必入於秦秦補有謀故發元作殺補日姚云殺劉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趙攻燕而離三晉韓魏時不合秦而趙合之必不善趙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巳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

田汝成曰切中時病獨為得不從

楊慎曰論天下人執六國固當從親以抗秦論三晉之勢則趙韓魏尤宜相親蓋其勢相附而秉禍也

王士性曰論從橫之利害甚得其宜

而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說故不救韓亦離三晉之策也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補曰一本作兎下同而西走割地挈而走秦疾於馬兎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禍兵禍敢言其不勞正曰姚云改安作案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案安同故荀卿書多用案字此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環中一作移於字可也正曰姚本案擾於趙愚以穫即移字訛當作移於鮑未說是補曰姚注引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將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云云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

璽辟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爲語助或方言耳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患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秦割趙地國之舉此國謂趙舉猶行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堅其約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而攻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補曰一本無急字是

許相卿曰合從之效三可見而六國每自離者偷安之習勝也

按此策吳[illegible]當在前策之[illegible]前是前策[illegible]趙王曰發[illegible]富丁謂之也

此下蓋叙述者之辭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以偏秦戍元作翟補曰一本作戍韓梁之西元作惡補曰一本作西邊補曰姚本有戍無伐山三字是或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彪謂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效已見是以知張儀之可折也然其劾不大見於後則是諸侯之不一也是其計之不明不智也吁惜哉補曰此策自割必深矣以上其論從橫之利害當矣自事有可急者以下勸三晉之相堅而移禍於楚亦未得爲盡善蓋陳軫不得已之計也愚考齊策秦攻魏陳軫合三晉而東章及燕策與此章多合此章言楚王入秦正秦誘懷王武關之歲在赧王十六年詳見齊策○所爲爲楚爲來之爲去聲富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

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秦今順之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得取其隙也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伐者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必以趙爲辭以趙不順齊伐秦告二國則不補補曰則下宜有不字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西不伐秦韓必聽秦違齊畏秦故違齊而親秦親韓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元作而西日者言昔日

雪頤之曰趙不聽富丁合離而魏遂合秦趙之禍亟矣與其效地於魏聽田文孰若與富丁而舞故地哉舞棋既秦斧著又因爭封而失重地趙之謂矣

樓緩坐魏時欲離齊魏坐言有所待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宜與之伐秦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罷疲同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爲三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講御名元作構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兵也此二十七年趙破中山未滅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趙使宜自備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王國與中山講饒中山而取地也饒猶益也以三國欲和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中山不聽三國必絶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

戰國策卷六　三十九

也我分兵而孤中山中山必亡之我已之猶去補曰一本之作亡是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補曰中山說見齊策此策當在上章之前多誤字○爲富之爲去聲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魏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齊魏教子欬或者教之欬趙人正曰無考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合秦故言橫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

許應亭曰富丁不得於趙而遂賣於秦小人哉

今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而舍之相魏秦必惡之故二國不合虛言其不合也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哀王正曰襄聽是輕齊也齊亦惡最故正曰最於齊厚語見周策魏用齊所厚以爲相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武靈王子元年補曰名何赧王十七年癸亥

田藝蘅曰三國上宜補魏齊韓三字

三國攻秦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元年正曰襄趙攻中山取扶柳屬信都補曰漢志其地有扶澤澤中多柳故名五年以擅呼沱擅言固有之齊人戎郭宋突雖齊人而倍齊謂仇赫元作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元作坐武后時字耳今並從古此謂扶柳正曰姚云

戰國策卷六　四十

寶苹唐史釋音云埊地字見戰國策今策中閒作埊安和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惠之類然古文乃作埊又鶡冠子亢倉子皆有埊字恐有自來愚按鄭氏書畧籀文地作埊武后蓋有所本意本書埊而後轉從埊歟後多此字以義通不復出

按此策亦疑有缺誤

中山案此言於齊猶據曰四國趙與上三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地缺蓋章子以齊軍守此正曰無考齊聞此必效鼓莒鼓里是也濟南又有二鼓

劉辰翁曰謀對也

腹擊他國人仕趙爲室而鉅荊敢楚人仕趙正曰無據荊軻衞人荊豈專爲楚姓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帑金

許應元曰人臣友羈旅之地抱危疑之迹亦有不得不藉財貨宮字以自堅者

幣所藏正曰帑李通詩注子孫也金幣與衆義不協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此曰主曰主君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三正曰齊侯使高張言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芇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暴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晉以大夫爲諸侯故猶仍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策後亦多稱主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此策時不可考鮑妄置於惠文時故爲之說又齊韓魏攻秦在惠文元年滅中山在三年大事記從世家以年表爲誤愚考中山亡實在前見齊策主父死在四年上章五年自有所指初不與此相涉安得以此改彼文也補曰鉅宮以信百姓誑王甚矣

田汝成曰李兌之不納蘇秦豈疑其反覆也哉直恐其傾權且

蘇子元作秦下同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其元作秦補曰一本乘軒里既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駑馬則此作里字爲是河南志洛陽城東御道北孝義里西北隅有蘇秦冢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罷疲同猶敝也車芳則救桑輪蓬篋羸元作嬴正曰說見秦策蘇秦章縢負書擔橐補曰姚本負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元作漳河補曰蜀漳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入東而漳自入海策中凡言漳河河漳者以漳入河相連也此下又有漳河字足重繭繭足胝也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

李九齡曰重出無味

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郭門後至不及其開時藉席無所得藉謂借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補曰叢見秦策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木爲類也補曰說見齊策鬭曰汝不知我我者乃土也補曰姚云曾去者字愚謂有者字語勝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能沃物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此喻不切於兌之事蓋以鬼事發其言耳今君殺主父

田汝成曰不斥其言之粗與辨也去之可也

而族之殺在四年言族則其宗多死者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求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

田藝蘅曰此韻詩被一作披音同

王士禎曰所命止此二言則其它可知矣吳汝綸曰發宋人作廢謹作僅

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 言使兌厚而用之正曰用財貴也 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 覽宜訓注隋侯珠云 和氏之璧 卞和所獻楚文王者補曰趙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李兌所送必非 黑貂之裘黃金百鎰 元作斤 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補曰蘇秦之死在慎靚王四年去主父見殺時遠甚此策言殺主父事非秦明矣其代厲馭首尾亦與秦策蘇秦章類抑本言秦事而勦入後事數土梗木梗之喻與齊策上田文說同彼亦秦死後事而指為秦皆不合大史公所謂異時事有類之者皆謂之蘇秦其此類耶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 屬清河即下東武城北當田文奔薛後正曰無考

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 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云然蓋常常馳被而弗愛也 借衣者被之哉 補曰被姚叶音披 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文 訾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知其善任人也補曰一本知文也 謹使 遣吏之辭 可全而歸之 正曰謹使屬下句使知字補曰一本標御覽發作廢謹作僅

許應元曰李兌反復無信如此誰謂兌賢哉

齊欲攻宋 閔王十八年此十三年正曰閔二十八年 秦令起賈 人姓名 禁之齊乃援 元作挾 趙以伐宋 以趙自助補曰齊欲攻宋乃收趙以助已實未伐也故趙李兌合五國以伐秦大事記秦王二十九年先書趙李兌約五國伐秦後書齊滅宋解題云此大事記見於策者前後非一章史畧不載策亦不載伐秦之年然兵端起於秦怨趙助齊伐宋故附齊滅宋年 秦王 昭 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 韓趙魏燕齊也史不書獨趙策見之補曰大事記書楚齊趙韓魏救魏策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復秦兵罷而留成皋與此李兌約五國攻秦無功留天下兵於成皋無合文謂兌雖主謀楚猶以大國為從長據此故也按楚王為從長乃懷王十一年蘇秦約楚齊趙韓魏燕伐秦也秦紀無楚年表無齊故以五國稱楚世家書特詳諸侯

至函谷關擊秦不勝而歸其事又相類兵罷留成皋一語記者遂誤附之非李兌合從時也按兌伐秦時當楚頃襄王十二年七年楚迎婦于秦十四年與秦昭王好會於宛中間未嘗構兵大事記據下章書楚齊趙韓魏又據魏策因遂長楚考之下章雖有楚而不明言在五國之數後亦屢言燕是時固有燕矣又此章勸齊劫天下未及秦而後楚下章云齊將攻宋秦楚禁之可見秦楚方睦必無楚伐秦之事矣鮑以五國為韓趙魏燕齊者得之然趙當首書 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講 元從才從講補曰姚云曾作講大事記同以下有已講字故也 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 解秦怨 而取封焉 自封之封非封地正曰下文言取陰定封 魏王 昭 不說之齊人 補正曰大事記魏王不說齊人謂王云云愚謂之齊上有缺文當是人姓名

王祖嫡曰文甚沉著可誦

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本以秦屬怨於趙故五國伐趙此說辭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齊逐李兌講齊背齊不伐宋者兌也正曰姚本作秦逐大事記取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

田汝成曰此言魏王奉趙無失禮趙背之不祥

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成屬涿郡又孔子世家注大山鉅平有武城正曰陰成未詳鮑注皆非魏地負蒿缺葛薜元作薛趙記注在馬丘又葛城在高陰屬涿郡補曰當作薜正曰抱負言其勢按魏魏策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薜陰成以爲趙養邑據此文則蒿字因葛而誤衍四邑皆魏地趙世家遇于葛薜則知此文薜字誤也徐廣云蒿三在則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魏縣西南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內姑密密茂同鼻卜縣有姑茂城封其子兌子正曰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正曰陰一作陶宋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相比乃可知如王言如今王者正曰下有若字如王若用不成文當以王字句言人以精相比知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

戰國策卷六　四十五

許應夔曰此言事趙得禍事齊有功必感動魏王

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虛國謂悉出兵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補曰一本齊甲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元作氓從韓策後並同下曰珉氓未知孰是當各依本文處於趙氓下皆齊人之去齊者正曰韓氓必韓人韓策云氓相齊趙將有韓徐趙世家惠文十三年虞高無見除薛公爲齊人餘無考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氓處趙意別有謂以其在趙疑齊相趙曰有秦陰疑齊親趙因私於秦以趙嘗講秦也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史稱文去齊如魏在閔王三十八年後按此則其如魏以齊王驕也伐宋前已去齊矣正曰大事記孟嘗君去齊相魏附赧王二十九年齊滅宋前說見東周策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

張洲曰此舉魏失齊之故以惧魏

商以爲大客皆齊人之去齊者王顧元作固可以反疑於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可疑齊補曰此語大事記取於補曰此下恐當有是字魏王聽此言也甚詘此下比七自陳其說魏之效詘猶順正曰韻書詘辭塞也其欲事王齊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齊比於怨趙則又順也正曰循姚云曾作修則當屬上文愚謂以甚循句文勢順於趙下有缺文或其怨於趙句因下文衍臣願王之補曰臣願王之王謂齊王下並同函元作日聞魏與魏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

戰國策卷六　四十六

推猶移怨魏怨願王之陰重元作曰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治猶狡三國事趙補曰姚作五國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言趙居亦上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私則所謂無使見也甘言說之補曰偏劫者衆脅之以威私甘者獨說之以言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冊也甘之冊順皆人名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甘且劫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

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自以見偏於秦也秦於天下有偏而已不如齊之有劫有甘也正曰相與偏秦也偏者侵迫也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此章亦可爲齊姑因舊

龍德孚曰秦楚一作秦陰禁之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補曰姚本楚作陰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閔曰正曰下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也其下豈得爲兌言乎又後有循燕觀趙語以爲兌言則不通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不以毀秦爲齊之利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太子爲王及走史不書太子爲王矣而走必王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

許應元曰國亂則殆危太子在外則人心動故曰舉宋之時

也已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蘇秦從時已言奉陽死豈或襲稱如馬服者乎補曰按史蘇秦傳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弗說蘇秦去之燕奉陽君死秦復說肅侯稱奉陽君捐館舍而張儀之說武靈王亦謂先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然武靈胡服請於公叔成而成與李兌弑主父則是肅侯之世成未亡何其前後相戾邪故大事記從古史定以奉陽君爲公子成而削去捐館之語考之策屢言奉陽君而

趙策尤著見於李兌約五國伐秦後謀取宋之時蘇秦說趙當肅侯十六年而五國伐秦在惠文十三年相去五十年公子成執國柄何久也史策明言捐館舍豈得皆誤武靈易服之請猶惓惓敬事其答張儀豈得公言其罪而無所諱哉荀子以奉陽君爲臣而楊倞注亦疑非公子成蘇秦所值者必別一奉陽君非公子成明矣然則奉陽君果公子成乎曰謂奉陽君爲公子成亦史遷之言而策無明文也五國攻秦時成兌方並用以成爲奉陽君其時則可矣愚嘗反覆策文而有疑焉趙策言李兌約伐秦無功陰講於秦欲與秦攻魏以解怨取陰以定封又云齊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定封又云公孫衍說奉陽君封地莫善於宋莫如於陰又蘇代謂齊王臣爲足下說奉陽君天下散而爭秦陰必不可得既言李兌取陰又言奉陽君取陰不應爲二人事竊以爲李兌即奉陽君也何以明之趙策說魏之辭曰李兌留天下之甲於成皐今

秦攻魏以成其私王嘗身朝邯鄲抱陰成負爲
尊爲趙燕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魏策則曰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云云正
與前同則知葉陽者奉陽之訛奉陽君之爲李
兌其徵一也趙策蘇代說奉陽之辭曰五國願
得趙與韓氏六吏東勉齊王必無召元作名有
說見本條吳燕策代舉奉陽君之辭曰齊王使
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其事亦
同奉陽自稱說說者兌之訛奉陽君之爲李兌
其徵二也燕策又有奉陽君李兌甚不取蘇秦
之言奉陽君李兌者並舉其封邑姓名言之也
其下誤以蘇代爲蘇秦則亦因蘇秦所云而然
說見本傳奉陽君之爲李兌其徵三也按趙世
家公子成李兌既殺公子成田不禮而定王室
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則安平乃成之封史表
安平屬上郡吾志深州有安平縣元屬定州皆
趙地也奉陽則未有考而非奉陽矣史遷不明
奉陽君爲二人又誤以爲公子成是以紛紜殽

誦論者莫知所從今以策文考之而得其說如此餘見各章可參觀也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近秦故燕楚僻元作辟中山之地薄補曰時中山已滅此言其故地爾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元作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元作食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可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

曰藝衡曰陰一作陶是也陶字誤作陰耳後皆然

許之而未與故曰縣循有燕以臨之猶言與燕順臨猶制也不徙其之必或制之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將忠猶實也王許之封而已實之正曰勸之定封故曰牾豈將忠之以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效於襄安君蓋趙人正曰無考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言有齊又得宋正曰兩地言齊與趙可並得宋地此謂齊王言豈得言有齊乎足下何愛焉若足下本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與國趙也言奉陽襄安不敢望封正曰上言兩得地此言齊不得志則趙不敢望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觀言其無所事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潰潰壞也蓋喻其制天下之易也決猶制正曰潰壞也此喻宋

歸有光曰興矣撝怨寡人之子寡人之過斯分翔軒拉金鉅而徒以爲自封殖之計策士頌陽有如此者

擊潰壞之宋而決制天下矣補曰公孫衍爲秦相而逐在秦武王四年武靈王之十九年也後爲魏所殺雖不知何年然去李兌合從時已遠此公孫衍恐非犀首也考之秦策亦有宋罪重止百世之一時已數語彼以爲穰侯之言亦此時事也說見後○爲足爲君之爲去聲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元作衛楚僻元作正蓋僻四聲近匹又訛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補曰趙策說奉陽君取陰之辭自宋罪重以下至百世之一時也凡兩見而秦策亦有之以爲謂穰侯趙策又曰魏冉必妬君之有陰按陰即

按此策大有遺漏

許應元曰奉陽急於得陰故蘇代請以所欲中之

（陶宋地冉所封也秦紀以王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爲相十六年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爲諸侯冉傳云免樓緩而魏冉相冉謝病免以燭壽爲相燭免復相冉乃封於穰後益封陶號曰穰侯大事記先書穰侯魏冉爲相從本後書後以魏冉爲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爲宛侯公子悝爲鄧侯從傳又謂三子之封皆取於他國秦去年取宛今年取鄧穰陶雖不載何年得之蓋亦近歲拔韓王十四年秦伐韓取穰大事記已書之矣獨以陶爲近歲所取則眩於史文未考其實且據秦紀則冉始相已封穰後相封陶於傳則後於時封穰後益以陶已有不合大事記從之亦偶未察獨見於策者可考李兌約五國伐秦後欲取陰定封說穰侯者亦勸之策文容有後混而其事實並一時是時齊欲攻宋秦禁之齊欲與趙故說者勸李兌上距冉復相秦九歲爾使冉已封陶兌安得欲之而言者亦安得云冉妬君之有

陰因此言而知冉之未封陶而欲得之也其後齊滅宋兩年而爲五國所破趙既不取陶而齊亦卒不能有穰侯之取陶在此時歟或謂魏策謂穰侯云君攻楚取宛穰以廣陶封似封陶在前竊謂秦之取穰冉之封穰固無疑矣獨取陶定封歲月不載而史所謂後益封陶號曰穰侯者辭亦不明意者陶之封大而入厚冉國於陶如取剛壽之類皆云廣陶封故魏策之言如此而宛亦非冉封不足據信使冉封陶當曰陶侯而稱穰侯知始封穰必并誤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講（元從才從講下同正曰本文惟堅約而講君必無講二處作講字今當悉從舊）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爭一作事爭先事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肱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爲一也不懼秦矣）若不得已而必講（據此時趙可以無講故云正曰不得已而必講非可以無講也疑此句已字誤上句得陰而講此句當云不得陰而必講乃順）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伐後講則不示弱）五國（補衍字）

願得趙（時趙強故）足下雄飛（雄者衆雌所從）與韓氏大吏東勉（元作免）齊王必無名禁（補正曰姚本必無召呡也此名字訛當作召）珉也（元作呡下同前齊嘗使韓珉處趙有秦私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止珉使無私秦正曰燕策蘇代說燕之辭曰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云云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此名字當作召無疑前策言韓珉處趙魏疑齊有秦私韓策秦王曰韓珉與我交又云韓珉相齊此下文云天下爭秦秦內韓珉於齊珉蓋韓人之善於齊秦者今代勸奉陽君合諸侯與韓氏大吏勉齊王共令從則齊必不召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秦本非與今講必使之如與也正曰與國言五國也故云有倍約者則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敗約則五國復堅擯之）有倍約者（倍並音背）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儐（元作賓）之今韓魏

陸慎曰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而秦侵約五國堅而擯之秦雖強焉能

拒同盟之師哉惜也不堅

休齋鶴曰爭秦一作事秦

田藝蘅曰不得陰六句文法者有焉

張州曰秦用其私人於諸侯而諸侯皆爲秦趙韓魏讓於秦秦弗善也

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此同舊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躋元作躋下同重者矣角一俯一仰曰躋言布一重正曰公羊傳躋問何休說開一扇閉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曰躋說苑切躋即倚字義皆訓偏後合與躋重者皆非趙之利也補曰後合即上復合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天下自爲秦用趙無所用之也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秦有六舉補曰爭秦一本此下皆作事秦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貶受負海之國山東皆負海正曰三晉非負海也恐爲予因下文衍合負親之交天下嘗攜而親秦矣

已而負之今復合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正曰韓珉非齊人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懷因使合之正曰公孫衍非犀首說見前交兩王秦魏正曰上言齊韓魏此兩王謂燕趙也王賁韓佗之楚元作曹此皆秦人正曰下有皆字文勢宜然五國必無楚韓作恐韓人餘無考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魏據猶臨之而求安邑秦求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此倍一也補曰姚本倍作信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不論其他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正曰已以通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邑按魏獻安邑在赧王二十九年大事記書於五國伐秦之前據此策則伐秦後事也○此下姚本復有是秦之一舉也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伐齊得之則珉爲用正曰前言內韓珉於齊者謀如此也珉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其有秦私必不

合於魏故使之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得以此時收攻二國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地缺正曰女戟地名在太行西韓之太原絕補曰太原正義以爲太行當是說見燕策下軹元作朳補曰說見前道南陽而元作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爍矣國燥於秦燥猶爍補曰姚本注燥一作爍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元作曹補曰一本作財屈三晉破屈屈也而兵東分於

許應元曰給言終不得陰矣不得說和曰終身不得陰又終身不得爭之曰何暇以陰爲博狀縱無際可尋只一言曰君必無講陰必得矣使奉陽聽之不亦傾倒

田汝成曰講於秦非趙之福也然欲講者趙也得陰者奉陽君蘇代一言而去君之志卒以得地之故而移於臣權之不足其矣

齊兵分謂魏正曰謂三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此與上始罰兵而攻收收同正曰不同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補而按魏安然正曰即上文按兵之按是以攻齊之已救救之而字正曰一本無救字救郎赦字訛衍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合合秦補曰馬於虔切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有猶又補曰姚云劉作又天下爭秦秦案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勝山中之後正曰無據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與宋同也何暇言陰六矣

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補曰蘇代爲燕反間勸齊伐宋將以敝齊其勸趙之共攻者恐趙之合秦而齊秦方惡爾然趙卒不合齊伐宋者害齊者驕而止歟抑別有故也按燕策蘇代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又代謂燕昭王曰臣離齊趙齊趙已孤矣趙之不合齊其後竟合燕以破齊殆以此歟○大事記齊湣王與魏楚滅宋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考之史年表齊魏世家皆止言齊滅宋獨宋世家稱與楚魏伐宋三分其地此大事記所據也按蘇代說燕之辭曰齊王南攻楚西困秦又以其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謂秦之辭曰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西事秦使當時齊與楚魏合其言豈若是乎史稱齊既滅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是其乘滅宋之強併奪楚魏地而謂與之分宋地豈其實哉樂毅勸燕昭王約趙楚魏伐齊其言曰王若欲攻齊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年表燕破齊之年書楚趙取齊淮北大事記因之按此言則楚魏分地當是樂毅破齊後事宋世家所記者豈非得邪

戰國策譚棷卷第六上終

張洲曰蘇厲止趙伐齊不首言齊而言秦之害與秦則不利與齊則利此固從橫家之常談而能言播佚論說精深卒上家亦當究心

許穆元曰秦豈愛趙憎韓哉直欲兩斃之耳故陽收其名而陰制其利

田汝成曰此段明目張膽直寫秦人挾詐胸臆

戰國策譚棷卷第六下

趙 輿地見前

惠文王 名號見前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秦為補曰去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穀熟曰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惡心不安也以其無以致之故補曰一本喜之今足下功力謂戰伐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補曰曾恐卽增姚云曾本作非素深於韓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言行之不疑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已也補曰秦兩憎韓及以韓為韓之韓史並作齊說見後且亡韓吞兩周文義明作齊則不順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補曰微下有缺文史作微兵於韓以威之韓以貳之貳猶疑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

鍾有光曰此雖以秦之禍趙切之然天下大勢必至於此非若橫人徒以虛聲恫喝諸侯者

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如上文則伐韓非秦所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在秦掌握中物耳故不急於伐恐趙不以為德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吞周而非愛趙也正曰實欲伐空虛之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議猶意正曰一本議以為秦計謀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晉國謂安邑是元作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唇齒之國故韓亡則魏滅魏滅而禍及於趙不待韓也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之故秦昭八年再敗楚遂言趙破中山正曰大事記中山恃魏楚魏楚久連兵中山失助而亡今詳此言亦失考年表武靈王二十五年攻中山而秦韓魏齊擊楚敗唐昧亦此時也說見燕魏等策今燕盡韓之河南盡言得其地補曰盡韓之河史作燕盡齊之北地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州郡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屬金城五百里補曰距於云云史作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榆中上郡見前自上郡至榆中則千五百里為是楚有扞關說見前策大事記云扞者扞敵之扞非關名也此趙扞敵之關非獨楚有之趙之扞關陸地之關楚之扞關水道之關也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謂國趙邦屬而壤挈者言為秦所取挈言取之易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元作虞唐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

張洲曰此段言秦之害以見秦之不可與是以言易亡形之當秦之根本

吾之中國有成者從以代馬胡駒崑山之玉哉策國而從以代馬胡駒寶王為名此秦之所以欲攻秦也

許應元曰著之盤盂猶言勒勳於鍾鼎也屬之讎柞言數有以用之示不忘其功也

田汝成曰此言齊之兵力足以制秦而能補兄趙之當事齊

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屬鴈門補曰括地志云勾注山在鴈門縣西北非王之有也今踰元作象勾注禁常山而守守猶閉三百里通於唐曲逿元作遇吾正曰當作逆曲遇遇音不顯史注中牟曲遇聚鄭州縣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燕戰勝兵罷趙可以取唐曲逆唐即唐縣曲逆蒲陰縣並屬中山此曲下必逆字也一本止作唐曲亦鈌誤此代馬胡駒不東補曰胡駒史作胡犬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而崑山之玉後志金城臨羌有崑山正曰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爾雅崑崙虛之璆琳琅玕李斯傳崑山之玉正義云崑岡在於闐國東北出玉按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故號玉所出日崑崙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今從於強秦與國元作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齊楚魏韓燕補曰姚本五國上有昔者字嘗合横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取太公爲武王作盤盂之銘補曰言其目見而不忘屬之讎柞讎柞作酬酢同言其相屬伐趙於酬酢之間五國之兵有日矣齊元作韓下並同乃西師以禁秦國禁閉拒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今令其國素服者兵敗以喪禮自居也史不書反溫軹元作枳並屬河內高平於魏高平屬臨淮安定亦有正曰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言臨淮司繆安定秦地亦非溫枳皆河內故當以懷州者爲正反三公什清於趙三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勃海有三戶皆近趙張儀

張洲曰此段言齊之利以見齊之當與是以勸誘之正言齊之不當伐

塞什谷之口當作留之道則什近也留後志中牟注有清口皆趙地也正曰三公二字有誤史云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根柔未詳反文已明括地志云勾注山一名西陘山爾雅云北陵西隃鴈門是此巠分乃巠山先俞即西俞也此王之明知也夫齊韓事趙宜為上交以其有志爲趙閉秦今乃以邸罪取伐邸抵同坐也正曰姚本作抵當也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補曰一本事王者之二云今王收齊補曰姚云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齊補危社稷以事王補曰危曾從抱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抱義行天下之交而屈就齊故齊以爲義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就之上也故收言下正曰就者屈就之收

者收結之是一世之命至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趙惠文十六年有正曰史趙世家惠文十五年燕昭王與趙韓魏秦共擊齊齊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云云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大事記是時齊地皆入燕獨莒即墨僅存蘇厲之書皆不及之恐非此時事按策多爲韓言乃趙藉擊韓而厲爲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郡韓而首云伐齊爲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爲齊抑馬遷之所敗歟然趙伐韓事亦不知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舛異不同強爲之說鮑專據史文輒改大不然也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補曰郚音吾爲質於

閔本先曰趙習於秦之不以楚商於也所謂我可以不與秦焦黎牛狐何不論若非詐曰何以怒許不與許而不與由在我也即無禍敗君子恥之
田藝蘅曰戰國許地易地何皆無信若此所以自取禍敗也不过救一時耳

秦而請內焦弘農郡有焦城正曰大事記據此愚疑非此地姚云一作應下同黎東郡有黎即黎陽牛狐之城地缺以易藺離石祁於秦元作趙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昭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不及先王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補曰鄭朱之對聲氣類左氏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史無易字補曰秦紀中更胡傷說見後

戰國策卷六　五

楊慎曰師克在和是時趙魏方睦閼與受兵則公子咎制其後幾邑被伐則廉頗撓其歸秦雖暴其能當趙魏之和那惜其不能守此以攜秦也

伐趙攻閼與後志上黨涅有閼與補曰大事記潞州銅渠縣西北閼與聚閼阿葛切與音預趙奢將救之此二十九年破趙閼與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挾牽制之正曰夾持之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罷將正曰幾邑名正義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幾音機一音祁廉頗救幾大敗秦師補曰按西周策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則此乃起將也按顯王四十一年秦敗趙殺趙藺取離石赧王二年秦拔趙藺虜趙莊藺亏而此言取二城在伊闕戰後史載於赧王三十二年豈戰國地里不常後復屬趙而今為秦所拔乎赧之三十四年當惠文十八年前一年秦拔我兩城是年秦拔我石城豈即此三邑而石城即離石邪末言戰閼與攻幾事皆因此按史趙奢敗秦閼與在惠文二十九年廉頗攻幾在惠文二十三年今策戴閼與而後攻幾前後不同大事記謂幾本屬齊廉頗取之自是遂屬趙秦師既為趙奢所敗師還因擊幾故下文稱救幾也又按秦紀中更胡傷攻趙閼與在趙奢破秦次年年表秦擊我閼與城不拔是再攻閼與也與策亦異大事記從史書之而不辨當詳之

孫洲曰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故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此仁者之言也趙王曰不好鄭同乘机而以道義說之無不可者乃引喻以言兵之不可已噫亦陋矣
龍德孚曰徂喜即徂詐意

鄭同北見趙王鄭同鄭人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在趙之南博士辯博之士補曰秦官有博士或戰國儒士有此稱姚本作博士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鄙猶野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補曰故為反辭也鄭同因撫

戰國策卷六　六

田藝蘅曰善于一轉甚有巧力
許應元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豈可去者先王之治兵也曰除戎器戒不虞而已豈好兵哉文德之不修而徒曰尋干戈焉曰吾將以安宗社拓壤土也能無云乎有寵好兵此州吁所以殺也
汪汝成曰喻得切有以動之

手仰天而笑之曰撫摩也兵固天下之徂喜也徂覆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喜正曰徂猶揚雄所謂徂詐也言此固詐者之所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補曰故固通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昔日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元作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此下同對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脫一字丘之環末詳萬金之財時補曰一本標作特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荊成荊蒞睢傳注古勇士又慶卿古字通應訓荊有佽非

李榕曰一作戰國守御同

楊慎曰此策當與秦武王甘茂息壤之盟同觀然皆不出二子所料甚矣之不逆不億者相去遠矣

斬姣孔子聞之喟然志以爲荆軻非也又或是
成荆慶忌二人說林訓曰王子慶忌足躡麋鹿
手搏兕虎補曰吳越春秋慶忌吳王僚子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
一宿一夕初夜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
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
非戰國守禦之具守禦亦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
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illegible]
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孟皆以爲諱今舍俎豆之事仁義之說而專談兵此蓋多之
論也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曰以隱伏之事要
王使信己也正曰伏事句隱秘之事也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
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
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宋公子之於宋
乎非肉不食言其貴莊十年注肉食在位者文張他國人正曰無考也善
宋宋王善之正曰此引前事惡公子牟夷宋寅元作然之補之字言
牟夷之親而文張以遊宋能使宋聽其說況巳乎正曰寅然上下有缺誤今臣之於
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
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
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書補曰中

許相卿曰甘茂之伐宜陽也要以息壤之盟而不能止讒兵之召樓子不入候者之言此其過秦遠矣

張洲曰秦此言當時惜平原不能用耳至斷安平兩言必是一確有真見亦人情之必然者若欲自將云云於理則是而事已則非也

許應元曰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而奢已舉燕燕甚亦不必求安平君也

田汝成曰服君述之賢將拙於不用而借才於

牟趙邑也見前策趙敗長平後欲割地構秦樓緩自秦來趙王與之計云云此章皆不可考以
中牟反入梁或者秘謀之事歟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
樓子有言矣此言姦人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蚠補曰蚠符分反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
王因割濟東三城合元作令下同盧屬泰山高唐屬平原
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平原青州命以與齊而以
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
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
合令曰姚云一本無大事記去令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
夫夫辭也補曰大事記并謂三城子刪夫子二字與敵國戰覆軍殺
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割之也今君以
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補曰
一本此作甚也應上甚哉蓋反覆嘆惜之辭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
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
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
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
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
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

异國趙之無敢甚矣

歸有光曰智則矣以趙之強爲趙強則明安平君雖來無益於趙

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邪 謂即墨之後也
其於奢也不然 奢於燕之仇正曰人以爲不然 使安平君愚固
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
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
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
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 杜猶拒 曠日持久 兵相持曰久
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
羽毛裂敝 羽毛謂箭裂即裂字正曰羽毛即羽旄 府庫倉廩虛兩
國交以習之 習言玩其兵 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

戰國策卷六　九

田汝成曰是軍也作是夏得三城可通

田藝衡曰多懸釜而炊四字大事記無此七字

劉辰翁曰只宜作安平君是

之兵無明此者矣是夏 元作 軍也懸釜而炊 補曰未詳
恐上下文有缺誤懸釜而炊前章圍晉陽云此時或有水害大事記無夏止炊七字云已而得
三城 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 隱元年注方丈曰堵三堵爲雉
果如馬服之言也 彪謂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
齊宗也其不強趙以奪齊之霸人之情也此言若易聽而不見聽豈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 元作都平按史單無都平
之稱魏策三言平都今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
將趙師攻燕二年爲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
惠文至孝成乃攻燕復相也正曰史趙世家惠
文王三十三年卒孝成王元年田單將趙師攻
燕及韓二年田單爲相此稱都平君是仍齊相
之號都平即安平也故大事記俱作安平君魏

吳大任曰衆即下十萬二十萬之謂

許應元曰帝王之師吳事三萬革車三百虎賁三千武王所以克殷也

田藝衡曰李陵以五十兵補行於紋所以挫戰而敗

策長平之役平都君云云不言是田單也惠文
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閼與後一歲單未至趙
也疑三十年下有缺文 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
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
得耕作糧食輓賃 賃所稅於民者 不可給也此坐而自
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
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
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
補曰馬服注見秦策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西山上謂之馬服山 君非徒不達
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 兵器吳干之勢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 夫

戰國策卷六　十

劉辰翁曰田單之論兵不知兵矣彼所謂用寡亦許勝耳而謗稱帝王誣矣且用奇不若持重持重者百不一失用奇者一戰不勝所損良多是以古人尚節制也

田汝成曰引譬決宗橫佚是深於兵法者

吳干之劍 吳王使干將鑄之故云 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
截盤匜 匜盥器補曰荀子作盤盂注銅器引策文 薄之柱上而擊
之 薄猶迫補曰薄音搏 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 質以石爲
鑕 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
薄柱擊石之謂也 補曰言劍雖利然薄之於柱質之於石而擊之則不敝於
柱石之堅必折且碎一本之謂作之類荀子注引吳干將 且夫吳干之劍材
難 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 夫無 元作毋 脊之厚而鋒不入無
脾之薄 脾近刃處 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鉤竿 元作
罕下同正曰一本作罕是下同罕即咢字鍔同刃鋒也 鐔蒙須之便 鉤頭鐶

劉辰翁曰所論[illegible]

張洲曰談兵者或主少或主多雖各有一理而以戰國事勢論之則地醜德齊權力均而強者勝怯者敗兵多者強兵少者怯馬服之言是已田單獨曰北兵論兵耳獨不論將何哉將兵與否將者不在多寡之間也許應元曰吳氏論將亦有未盡王翦伐荊請以六十萬人豈不善將哉所處之勢然也韓信國士無雙亦曰多多益辦信亦不貴少也如彼泥曹公赤壁之

竿與梓同集韻桁也鐔珥鼻也蒙須穎爲劍飾猶蒯緱也爾雅草有夫須丞以草爲鞘[illegible]曰鉤亦劍屬如云曾本須作項亦未詳補曰鐔徐心反 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若無十餘 補曰恐即上文萬字 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 集[illegible] 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 補 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 言以三萬拒數十萬以敗亡也齊嘗爲燕昭所破故云正曰能具云云即下去齊以二十萬衆攻荆五年之事 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 此言雖衆猶不亟得志況三萬乎 今者齊韓相方 方猶比猶敵也 而國圍攻焉 兩國或圍或攻 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 索猶求之 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 言城大兵少曾不處城之一角豈能合圍 而野戰不足用也 既不能圍亦不可戰 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至猶及也言慮不及此彪謂兵不期少多商敵爲數耳單也以少擊衆奇兵也奢也以衆敵衆正兵也論兵者當以正爲常而用之則務出奇奇不可論也單也狃於即墨之勝欲以奇爲常而廢正此其論所以屈也補曰兵不期多少商敵爲數此論是已而有所未盡以其論兵而不論將也單之破燕恭乘衆之憤懈而設奇設之奇之侵闕與曰道遠險狹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其後卒以計敗秦而長平之役括以將十五萬之衆而不免於已起將善則能以少而勝不善則雖多而亦敗雖然人知少之害而未知多之累曹操以八十萬而敗于赤壁將非不善也故韓信之論亦曰不過能將十萬而多多益辦信能之論兵者可以不知將哉

此節[illegible]以寡敗多敗兵必曰善可以多亦勝少以少亦勝不善者反之

楊慎曰人常以所愛養所不愛長安君太后之所愛也使長安君世世補寡後之所不愛也況以存亡之故賜之予是太后之從左師觸讋言者得其所故也不則之愛者何心而復乃省君使之哉唐順之曰觸讋可謂善學孟子之間矣王維禎曰以一段敘事如身于其時者安得不動人目

孝成王 惠文王子元年補曰名丹赧王五十年丙申

趙太后 惠文王威后 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 長安孝成母弟補曰索隱云趙亦有長安今地缺按趙世家封長安君以饒正義云即饒陽也明長安是號 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官名 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補曰觸讋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亦作龍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讋以別之○願見太后姚本復有太后字史同○史云胥之入徐趨而坐胥字當是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 久不見宜得罪今自寬而求見 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 郄郤同以

余有丁曰按此是惠文王后吳娃已前王交死東說而之歸焉先曰先以食息起居相勞所以和其心氣此最善說者

黃份曰不以少子不足以發問端最妙

林夢鶴曰古太后亦只稱意

唐順之曰鄭侯說德宗無懸太子亦得此意

已病足因恐后不能前亦自知以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補曰望見太后姚本後有太后字史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補曰鬻粥同云一本去兩字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尻祝之服所謂袨服又蕭望之傳注朝時皆著皂衣曰袨服韻書好衣也按晉輿服志秦人以袀玄爲祭服鮑其說以袀爲袨乎增韻黑衣戎服左氏均服振振均即袀以下文衛王宮推之戎服是也補曰數史作缺願令一本願得以衛王

宮沒死以聞沒者沉溺之辭補曰沒史作昧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死則塡壑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后太后女補曰一本標媼一本作太后太后稱媼非也春秋後語並作太后媼烏老反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

許應元曰程子釋易納約自牖曰左師觸讋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招四皓亦然

按戰太后不肯以少子質齊國陳莘愛少子之說而許與趙太后愛少子事相類

田藝蘅曰計短復而計久長陸深曰既載左師觸讋之言而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例也徐中行曰觸讋樂毅皆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於廷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二士有焉

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乃反爾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補曰史此下有曰字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補曰一本作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正曰位字上下文可考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

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趙記元年有虎謂觸讋毅皆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於廷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二士有焉補曰程子釋易納約自牖曰左師觸讋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招四皓輔太子亦然愚謂二事同傳可也燕策陳翠說

王鏊曰攝於大國之間動息由人而反覆如此未有不亡其國者

許應元曰吾去我者先治其腹心之憂韓亡而秦無內顧之憂此范睢所以先近攻也

大后章與觸讋類亦可並觀諒殺事不同後亦失對辨說見後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殽地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平之敗在七年秦惠七年五國攻秦至孝成二年凡五十四年秦惠十三年敗楚藍田距此四十九年又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距孝成二年爲三十五年稍近然遠引前事者祗欲言韓之不可不伐耳年表破長平在孝成六年與世家異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展轉猶反覆日者秦楚戰於藍田秦惠文後十三年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

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勞陽一軍臨太行韓補曰姚本有此字恐使陽城君疑當作成陽秦昭十七年入朝者也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元作䵡字書無此字下同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桓惠令韓興兵恐守不效地故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補曰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大者衍字愚按史文止一稱大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决非衍當時已

唐順之曰爲人臣於主儋爵受土守之寄而忘挈瓶之義者愧於靳黈多矣

張洪曰戰國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曠日持久所得不能踰一城一邑而趙氏曾無亡矢遺鏃之費坐受七十城可不思懼乎及聞趙豹無故之論而曰人懷吾義樂禍甚矣欲無亡得耶

有此稱矣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挈瓶之人之智不失守器所守之器謂瓶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元作亦其猜焉嫌其不能守臣請悉發發兵守以應秦正曰悉發守兵若不能卒言我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補曰史作十七下同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才財裁同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平原

史作平陽君趙豹是也若果平原下文不應復云召趙勝補曰原當作陽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人以爲禍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

吉應元曰不用兵而得七十城故不可爲也

許應亨曰新鮭不失守馮亭不忘義韓故多君子也

田汝登曰辭封入韓與漢書戰死長平不同

糧（牛田秦地鉄因其水爲漕正曰牛耕積穀卜漕通糧秦於渭水漕東入河洛或以爲漢山始用牛耕竊以爲古用木耜未有金耜用人耕未有牛耕耦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犂從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不可謂牛耕非古也）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流正曰地之上者）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

十（補此二字補曰史此有七十二字）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守有詔（補曰語告也謂太守有告）使臣勝（有詔秦人語耳）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補曰縣令說見楚策）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元作勉免辭也補曰此書勉免通）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戶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補曰漢書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拒秦戰死長平與此異）

按申曰虞卿可見者只合從摑齊以拒秦一事

按史卷甲作束甲

司馬遷曰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

按此段論不當講秦

茅坤曰秦攻長平實欲挫趙附楚魏以和秦趙不聽故秦卒不和而趙大敗其後趙將割六城事秦虞卿使于齊以謀秦而秦反和趙又魏欲與趙從約從則卿必勸成之卿無言不効無謀不忠大要歸于結和鄰國以自重而使秦反輕此王當之說也

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趙記四年有馮亭下彪謂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曉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勝禹入而順旨以濟其欲不幾於一言而喪邦歟故爲邦者以遠佞人爲急正曰勝禹淺謀非佞也補曰公孫起卽白起史王齕非齮秦將有桓齮此恐訛）丼

秦趙戰於長平趙（補曰姚本此有不勝二字）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正曰姚本係作復史同）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襲之也）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講（元從女從冓求和也與講無異義而此書兩字互用今以御名並作講）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爲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制言聽否由之）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講（與從之也）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

講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虞卿傳有）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之圍非秦德趙而解也趙賴魏之力爾何事朝秦而講以六城此策以長平破懼而賂之是也）趙計未定

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稱是人不予之也）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補曰正義云相室傳姆之類愚按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云云與樓緩之言相出入辯士之言或過史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文人字乃八字之訛）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猶飾辯）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

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樓緩）樓緩曰（事正曰史云趙郝新序同止其勢必無趙矣）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力所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而已乎）誠不（補）知秦力之所（不元作）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

李元齡曰此亦人之情故自難言

陸深曰古今主和者率如此

田藝蘅曰前第有負親者二當是加字

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之今爲講所以解也啓關通幣元作敝齊交韓魏使其交秦與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爲秦所取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補兩字補曰史此下復有虞卿字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

按此段因怯猶以動講秦之心耳

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疲我以六元作五下同正曰此五城與後五城賂齊得王五城之五且當從本文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元作貴補曰史作功而

許應元曰虞卿所言萬世藥石

董份曰論德之害如此明切而其主愚而不悟何也

挑秦禍也史記挑戰爲致師則此言禍自我致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補曰新序同史作益強然有愈字亦通益謂增益之也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補曰按此飾說二字與前相應則文有亂脫無疑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

㐌膺曰樓緩以趙日亡何秦之圖一說進聽之者豈十之九矣趙王豈不爲之寒心故歸曰危哉樓子之爲秦也如腰有力非以一繩釣千斤者哉

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乘猶陵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補補曰史有勝字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分其地如破瓜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爲秦計深而趙勢危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

張若止曰謝秦易首若言勝在趙何不在秦也蓋其將國之臣惟論去其君以鎮前肯其者倚勢於國而取重於人之國甚者猶取其而反倚其國疏竊奸其慕以自禍其宗院忠于所事者惟虞卿也

黃震曰魯連闢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閔王之事爲證可謂深切著明矣

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嘗爭爲帝正曰不特此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國與齊爲三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次第不同先云秦既解邯鄲與今所衍二十四字同次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則勢必無趙矣次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止此飾說也次王必勿與樓緩聞之止緩聞之逃去彪謂虞卿可

謂見善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孰不鬼奪氣喪願講秦以偷須史之寧卿獨爲之延慮却顧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辨士策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正曰大事記引蘇氏云虞卿終始事趙專持從說非說客也鮑以卿與陳軫並稱軫料事明切不下於卿其勵懷王賂秦而取償於齊意亦類此他雖辯給可善而言稍浮至其往來秦楚爭寵張儀激貴犀首未離說客之習也豈卿比哉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屬河內補曰姚云錢劉改蕩作湯正義云蕩天郎反相州縣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則衍他國人仕魏也補曰

楊維禎曰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驅車馬承王帛奔走關中秦且儼然以肇帝之閒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敝屣吶千金之壽輕於鴻毛高節雅度卿權千古

王世貞曰魯仲連行儀秦之材而所道者也救其言不欲以寫貴言生也又不欲以生擒名

許應元曰平原傾國而喪師辱國故不復敢持論國事

張洲曰魯連深責平原志氣消阻不足與天下大計

元和姓纂衍畢公高之後間入邯鄲閒謂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衍閔王字今乃襄王爾史亦誤閔王益弱正曰謂今之齊視閔王巳益弱姚本作巳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稱謚非當時語補曰追書之辭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

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謂齊補曰一本先生者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也補曰索隱曰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故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

沒行既知仲連之高士而顧不願見之平原知其不肯帝秦耶　洪邁曰此章重沓文法如駿馬下千丈坡其文勢止而氣行十止而不改自生天下之至文也若如今人減省其文便不見得當時反覆詳及摘先生尊崇仲連氣象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白之）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元作若）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補曰韓詩外傳云周時隱者無子徧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人謂之然）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亦然）彼秦棄禮

吳師道曰仲連不肯帝秦是戰國一大節目　王孫曰仲連之不肯帝秦志則大矣易不曰周天子也秦諸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從帝秦是大陽之尊下同萬物蕃生何由仰魯連不蹈東海而死耳豈不名正而言順哉

義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尊上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所虜獲）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補曰正義云舊讀帝過句謂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愚按此句亦難通過即過甚之義史作過而為政）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元作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

陸深曰魯連謂威王微於此周昔亦以不忍且求故取然周以天子而求於諸侯亦事之常無庸者怪者也蓋謂趙之於秦敵耳尤當不忍其求而秦尤不當求之於趙也

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嗟咨也訃）而母婢也（補曰正義云赴告也今文作訃索隱云下席言其寢苫居廬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正義云而母婢罵烈王后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固猶必）

真德秀曰魯仲連反覆言帝秦之害有功于當時而確俊明辨足為論事之法

董份曰比之於僕所以甚辱而激之術既甘處為僕則義分不能激矣故以死生而駭歎之　田藝蘅曰三然字自妙何乃多補一則字　楊一奇曰仲連徒知秦之不可帝不知周室所當尊仲連不肯以秦為帝不能必秦不為帝

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醬也）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補曰嘻句言也句）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徐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侯（鄂屬江夏正曰左傳隱六年納諸鄂注晉別邑路史云在大夏世本云叔虞居鄂未知即此否）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

董份曰此一言其力千鈞方見能不臨梁王也

田汝成曰齊閔宋偃至死不忘其愚可爲千古笑端

晏壁曰魯仲連其高節遠謀真天下士也李白詩云獨立千載間清風洒蘭雪乃顧著知仲連矣

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牖里在蕩陰）百日而欲令之死（補曰姚本牖里之車欲舍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策馬箠也補曰索隱云維東故晏子爲萊之夷維人是即維地志維水出密州莒縣東北維山北至今維州昌邑海萊夷即今萊州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筦鑰也鍵其牡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几所據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補曰一本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史同退上有乃字）魯人投其籥（籥鑰同關下牝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言背之去正曰索隱云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弔之也）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

董份曰激昂慷慨雖憤夫吐氣又曰其文亦有驅世肆志之氣

許應亨曰說秦人狂暴之行使人目皆盡裂魯連一世人豪哉

余有丁曰衍庸下人也雖窺國利害僅未已至以寵任子奪言彼方恐懼而驚拜也

孫鑛曰前責以大義不動至此利害切身遽起拜謝此孟子之言所以不如衍

秦易入也司馬光曰按仲連所言不過言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慙作而去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此亦遊談者之誇大也

田汝成曰秦將聞之爲郤軍五十里十字當衍

養（齊時強二國不納必見伐國人不得事老生時劉正曰索隱云謂時君弱臣強鄒魯君生時臣不得盡事養死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其臣皆不果納之是循秉禮而存大體也）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此謂鄒補曰飯扶晚反含胡紺反）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者正曰無已必欲爲之而不止也）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補曰史無兩謂字）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郤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引軍而去（補曰秦將聞仲連之言爲郤軍五十里說者以爲辯士誇辭愚竊以爲信蓋仲連毅然不肯帝秦則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矣是時公子無忌且至連之智足以知其事之克濟不然則目有俶儻非常之畫以佐趙之急彼秦將

之兵接遼會公子公甚好張俱曰東坡於戰國之士取舉仲連睹蝎而皆措其未聞焉 [illegible] 信匹夫之筆首蠢出頭者下哉

者必聞其言而憚其謀故爾不然豈爲虛言却哉於是平原君欲封魯

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

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所元作此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

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

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仲連傳有虎謂仲連孔子之所謂逸民非詞衰辯者之比也太史公贊之與矣夫說人者不可一槩或委而順之若觸礱或折而服之若仲連然後齊天下之務不然謏且復矣正曰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大義固未當鮑以爲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賤肆志然時出而救時亦非逸也大事記引蘇

戰國策卷六　三十九

氏曰辯過儀秦氣凌髡衍從横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一人而已斯言茂以加矣愚謂仲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偉戰國之士皆以勢爲強弱而連獨以義爲重輕此其所以異爾補曰請爲所爲爲却之爲去聲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

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

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頓鈍之頓正曰頓二見秦策而

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補曰一本有也字用人之力

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

田藝蘅曰平原 [illegible] 待公孫龍之言矣

鄧賓曰親戚不可計功乎無功而以親戚封封而有罪可讓也有功不可計也雖親戚也而計以功者大十一皆罪者大十也罪有至于不可赦則功有至于不可不封以是推之與得之矣許應元曰平原和魏以存宗國不爲無功斷趙亡則身與之亡趙榮即身與之榮不必計功也且始以受地召亡既以致人邦歉功罪適等耳

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距是遠甚豈同姓名如公孫弘者乎正曰莊子稱公孫龍之學合同異離堅白而史平原傳稱公孫龍善爲堅白同異之辯荀卿傳末以爲趙人又見列子等書同此人也史稱莊子與梁惠齊宣同時楚威王欲以爲相威王元年當顯王三十年故大事記以楚相之事附見下至赧王十七年趙勝封平原君則周距平原未遠也莊子書稱之噲之噲事當宣王末年赧王元年也下至魏破秦軍邯鄲之以爲赧王五十八年則周之稱公孫龍龍之在平原君門皆相及也惟以爲仲尼弟子公孫龍者則誤益相去遠矣聞補曰姚云劉原聞字史有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以公子耳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道所尊補曰秦漢以前用右爲上如云位在廉頗右而君爲相

戰國策卷六　四十

國者以親也補正曰故句史作親戚故也故夫君封以東武

城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

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必計其功與平原異補曰勝本無功向之受封也已不當得今又欲益地是在親戚則無功受封國人則計功乃受賞輕重不論也漢光武封陰興識引此語爲君計者

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平原虎謂失計於馮亭以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馳致邯鄲之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又桑榆之收不可忘也虞卿之請帝王懋賞之舉公孫龍之辭明哲讓功之誼皆君子之善言也正曰趙勝功不贖罪虞卿此爲失言

張[illegible]曰此[illegible]妙處有不追不徐操縱有法而後一段更快人意非[illegible]可及

康海曰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行人得人則有以暢擴我之悰通二國之好苟非其人鮮尤取蒙

秦攻魏取寧邑 秦昭五十年拔寧新中邑徐廣為趙非也後志朝歌有寧鄉蓋秦圍邯鄲魏信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正日按秦紀王齕取邯鄲不拔還奔汾軍取汾城即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正義云今相州外城年表止書新中大事記因之又虞韓魏楚救趙新中此策秦攻魏取寧邑非寧新中也寧鄉在朝歌屬魏或知鮑所云然以策文稱趙豹平原君為母弟推之知為惠文之世而與孝成邯鄲圍後取寧新中事不相涉也秦昭王少而魏冉為政葉陽涇陽貴四十一年冉免而二貴哀趙惠文王元年平原始封二十七年豹封平陽君此策不稱豹封則在其未封之前按魏策秦拔寧邑魏冉曰云云此策正冉用事時也鮑誤次於孝成之世而不察母弟之云何也 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 日猶有 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 昭 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

田藝蘅曰諒毅不惟辯士知以孝治天下可謂賢者矣

王守仁曰戰國之士大都反覆欺詐蔑棄彝倫獨諒毅推原孝弟根極人情懇切痛快辭以虎狼之秦一聞其言不能不心折

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 欲戰而言受命謙辭也 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 史注葉陽一作華陽華陽芊戎也此言葉陽為王之母弟則非戎矣葉不可作華補曰葉陽公子悝涇陽公子市大事記謂范雎論四貴王弟二人曰高陵曰涇陽獨無所謂葉陽者高陵或其別名又按趙惠文王元年封公子勝平原君二十七年封趙豹為平陽君魏公子傳稱勝為惠文王弟而豹無紀其為王弟以策知之也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彼又一趙豹歟不然則有舛誤也大事記解題引此而止云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豈有所疑而刪之也 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 啗食也膳之可食者集韻嗛愜也補曰嗛口簟反口有所銜也鳥獸頰貯食通作嗛 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 夭么同小也正曰王制不殀夭注殀斷殺少長曰夭夭烏老反少詩照反又毋殺胎夭䚡胎腹中未出者夭胎已出者補曰麟鳳兩語史孔子世家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亦云梅福書載

鵲遭害則仁鳥增逝類此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彪謂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產相與周旋於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毅其深於春秋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讋同傳可也正曰惠文王之世趙勢尚強秦雖屢奪趙地而趙亦屢伐秦闕與之敗秦終不能逞志於趙當時之臣外則廉頗趙奢爲之禦侮內則藺相如之徒一璧之微一鼓瑟之恥爲之

死爭今而告其使曰必殺而二母弟以聽命則雖善亡之國猶有所不受而秦豈能必趙之從哉特大言以虛喝之耳諒毅之對婉而不迫稱譬當於人心秦知其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從政其情亦窮矣毅因而順其意則未免失辭使毅應之曰敝邑之君之有母弟而授之以政也亦惟先王之故以共衞社稷大國憑恃其威日尋於兵是以二子大懼殄滅之及以與寡君周旋其獲戾於大國則職此之由忠而不貳臣之職也討貳勸忠大國之義也今將討二子之忠而使之釋敝邑之政其何以爲勸雖大國亦將有不利焉臣不知所命以是告之庶幾不失其政矣○蕭同叔子云云此傳語○所使試使王使所使今使勿使之使如字

趙使姚賈約韓魏正曰姚賈說見秦策此章特不可考韓魏友之補曰兩友字姚云劉作反茅舉元作舉茅趙人爲姚賈謂趙王曰賈

張洲曰欲得之故友之以鞅問於趙范雎爲魏使齊而齊厚禮之用此術也如作反之於義不順

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元作招之補曰姚云劉黜此二字皆作之招謂皮相國趙相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據猶任建信趙幸臣涉孟蓋爲橫者與建信異趣故趙讎之補曰涉孟之讎四字未詳或言建信涉孟二人以其反有害於趙故以讎稱之讎然者何也補曰然者下章亦有此文法當至也字句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正曰句建陵君此從如字知從之無功建信者補曰姚云一作君安能以無功

惡秦哉惡猶害也從有功乃能害秦爾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爲從無功則反助秦不則分齊齊雖不爲從然與秦爭衡故助秦則分齊之地分分其地則是強畢矣言建信圖強之計盡於此補曰謂不能害秦則可助秦攻魏怒齊之不從則合楚以分齊二策必居一焉則圖強之計畢於此矣建信春申從春申倬襄四年主從約發議於此時也則無功而惡秦言楚趙合則雖未見功有害秦之形秦合元作分齊秦見二國合亦與齊合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齊本不從建信今秦來合故助之攻魏以善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與補無功爲知哉兩齊趙也趙知據建信而不知其不合楚不能成功齊不從建信而不知其合楚足

以成功不知所擇也補曰之字疑當在無功下正曰秦分齊齊亡魏語不可解疑有舛誤當是
分齊亡魏而衍秦齊二字葢曰建信春申從則雖無功而其勢可以惡秦此合楚趙之策也分
齊亡魏則有功而可以善秦此助秦之策也兩君指皮相國建信君成指建信君涉孟將何所
擇於有功無功二者而爲智哉
謂皮相國曰補曰章首姚本有或字魏殺呂遼魏臣秦所重者正曰
魏臣無考後章作呂遺未知孰是又言收河間何異殺呂遺則呂爲秦重者而衛兵
正曰衛兵句亡其比陽屬南陽衛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衛爲之亡魏之鄙以危
之正曰衛附魏者也衛兵衛被兵也兵秦兵也一本此作北而梁危河間封
不定而趙元作齊正曰河間近齊後言攻齊必此時併欲攻齊危時魏趙欲以封

文伯而不果正曰秦策所謂不果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在前事也戰國封地往往取之他
國是時秦以河間地封不韋秦策稱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間是也時趙方與諸侯合從欲收河
間故言封不定文信不得志文信呂不韋也莊襄元年封此十七年也未得河間
故不得志正曰按史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河間後封三晉倍之憂也
文信欲得河間必伐趙韓魏趙之與國故其憂倍正曰倍猶背也三晉之憂也倍字疑信字訛
衍今魏耻未滅言嘗分魏之憂正曰見上文趙患又起患文信也
文信之憂大矣文信爲三晉之憂補曰文信之憂未詳恐字有誤齊不
從不與山東約從三晉之心疑矣疑從之不可合憂大者不計
而講元作構下同言趙必求和於秦不待計也正曰下文言秦魏無趙心疑者

張洲曰虞卿此言乃不揣之辨不爲之爲蓋深於長短之術者

許應元曰言魏過者見從之利不待於魏請而人人知之言王亦者見從之利人人知之而亡不聽爲過總見從之當合

田汝成曰明於強弱之勢勝敗之机胸中籌策若運掌然馮忌亦察於事勢者

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凡講必割地今急於成不待已割益先講也
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趙近秦秦攻之不待楚魏齊
趙必俱亡矣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信封也下有一章合此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
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爲我爲虞卿入王曰今
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
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
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
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

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虞卿傳有彪謂虞卿之言爲皆不倍道非
反覆揣摩爲人緩頰人也從之利害正爾雖微平原之託卿亦必云爾終之趙利魏亦利矣惟
不能必趙聽已從而先有輕發則是有受害之形也
平原君謂馮忌後稱外臣知非趙人曰吾欲北伐上黨出
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
公孫起補曰卽白起前有乘七勝之威勝趙而與馬服之
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
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敝守守邯
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

黄氏曾曰論攻守之勢曾於此觀火趙以貪地之故挑強秦殺於覇國幸以無忌之衆得免危亡而徂于一勝又謀代燕不有馮忌之説及禍而已

然以攻難而守者易也（補曰姚本無然字者下有以字）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罷音疲）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休息之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公子卽下魏牟若莊子所稱中山者不與應侯同時正曰按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下云魏牟萬乘之公子也是中山公子牟

卽魏牟非二人也又云公孫龍問於魏牟公孫龍至平原君之門正應侯同時也史赧王四十九年范雎爲相封應侯赧王之元年之踰死莊子書及稱之豈則魏牟之上及莊子下及應侯無疑說苑載此以爲公子牟謂穰侯）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魏東歸）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自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

陸深曰應侯謝川印不獨悟蔡澤之説亦魏公子牟有以警其机耳

歸有光曰石碏曰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君子處寵利之地不可不鑑孔明曰惟寧靜可以致遠惟澹泊可以明志有貴哉

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彪謂此言者富貴之金石也有能書諸紳銘之凡杖勤之盤盂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補曰魏牟始言身居江海心在魏闕莊子告以重生則利輕則曰雖知而未能自勝於是又得大重傷之説焉故莊子許其雖未至道可謂有其意其人可知矣所以告范雎者亦以富貴驕奢警之是時雎方擅秦權廣身封快意恩仇沈於富貴公子特自其所急者言之其微旨固非雎所得聞也正曰此二章平原君皆當與平原君不受封諸章相次舊策所載是矣）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嘗懷梁而鄙趙者正曰無考）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少多猶薄厚）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補曰黏一本作黐女乙反問禮注黐

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見膠漆）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後志滏水在鄴）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元作齊此言蘇秦從時也）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正曰此不可知爲何時考之史自慎靚王四年齊敗魏趙觀津軍二十六武靈九年是後趙伐齊則有之惠文之世而不聞齊伐趙也所謂強齊當是指閔王蘇秦約從擯秦不久而解趙雖強非秦敵不得所欲亦大言耳然與抑強齊）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之言不能無輕重矣）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

張居正曰不可得猶言不可知

田汝成曰即建信君之助秦爲衛則不可任之明矣 許應元曰即冠論國蓋因所明以通之亦相治于之説者

張居正曰此數句文類孟子 田藝蘅曰國君尚不可以不賢者治國而可與色幸者同治乎吾見冠之將降而爲履也

小梁不可復得歸也意者相國以罪亡梁歟正曰無考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正曰相國稱君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迎客而之有顧則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補曰句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

戰國策卷六　三九

於顏色曰先王元作生補曰姚云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補曰郎中官不獨秦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虧猶損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爲虛戾補曰虛戾見秦策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趙岐曰艾美好且王之先帝帝王皇人君之尊稱此與稱秦孝公爲先王者同也駕犀首駕驂以御馬喻也陳軫傳言衍與燕趙之王有故㤅衍雖相魏實趙任之爲外相也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角有鬬爭意秦當時避元作適其鋒今在憧憧往來不絶貌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元作椅也輢車旁也以輦喻故云補曰詩猗重較兮猗隱綺反注依也此椅雖不同然義亦當與輢通○餘見齊策王斗章正曰舊本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章在此章之後下章之前今按二臣皆衛幸臣亦建信之類宜屬上下章不應自爲章也彪延以其章置之衛非是

許應元曰建信君者豈亦有龍陽之寵乎

宋元齡曰能言而行不避小人之常也

或謂建信君君補正曰當有缺字或曰君字或君字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葺趙人名補曰字書解葺字葢葺儀禮注婿俗作媚晉唐人書葺多作咠前章盛氣胥之一本按之魏策胥中一本胥亡一本

戰國策卷六　四十

晉亡云韓策咠夫一本咠臣葢月耳字易混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音疲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不與之分治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其事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於上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令折矣不勝多事之任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元作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彪謂奸人之不可知矣智知所無奈何彼厚此

任以事莫以爲不世之遇矣殫力畢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因之也故國有姦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楊愼曰棄地以媚人非守國之善策且河間之籍朝入而邯鄲之圍已解合矣苦氏之策爲秦不爲趙也

苦成常未詳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公猶同補曰一本公作合而獨以趙惡秦言從者皆惡秦也而世獨言趙何也魏殺呂遼元作遺從上文而天下交之天下惡秦秦重遼故殺遼而諸國交之然則秦惡趙深矣補曰交下當有缺字卽上章衛兵之事令收河間不封文信正曰不當欲攻趙以廣河間趙欲收河間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文信亦秦所重今不與也秦必惡趙君唯飾元作釋虛懼秦覺也僞文信侯虛與之河間猶且知之也如是秦猶知其不善已況收河間乎正曰一本侯作疾亦難通疑侯

字當在文信下敝亂上文從僞字句意明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正曰君唯飾虛僞謂合從之國虛僞難信君獨釋而不合則文信侯猶且知之也上言天下合從獨以趙惡秦故此言文信侯知趙之不合猶可以免攻也補曰從皆之恭反

張洲曰建信君以近倖取寵已之無禮多矣而責人以無禮希寫以相抗以權陷之智失矣

希寫趙人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使爲丞相官屬爵五大夫補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劉昭曰軍吏也據此策則不特秦官趙亦有之戰國設置遞相效也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言已待之厚彼不宜無禮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

許應元曰文明柔順以蒙羑里之難文王豈將於賤待貴以衛商耶武王伐紂以應天人之會固亦非商賈之事也希寫舉文武之道而捻之以沮抗以權何其言之橫也誣聖人甚矣

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司伺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王門項羽紀成皐北門注王門此事不經見卒斬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旗名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魏尬音介元作尬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尬楚辭九尬北斗星名記文尬𢈪尬行不正貌公介公鎋二反字亦不從犯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

田汝成曰此設爲建信君討論當矣建信君果能圖之否也取譬亦佳

用繩以繫獸蹄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蹯獸足補曰蹯音煩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言王且以愛國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羅洪先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鼓鐸之音聞於北堂此先爲聲氣以奪人之心耳如此則恐懼則爲衡也速且堅矣希卑知兵故聞聲而審其智矣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趙人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兵趙兵內應者蓋以鼓鐸爲信必有大臣欲衡者耳衡卽橫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群臣而訪之贊者美其事以開說者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

田藝蘅曰孝成王知人不然鮮不投杼矣

信君果先言橫補曰魏牟謂趙王曰王之先帝駕犀首驂馬服令王乃輦建信君則在孝成之時明矣建信始欲合從令先言橫爲國召兵罪不容誅然以嬖幸小人委國聽之罪在王爾大事記謂孝成雖有上黨將趙括之失猶能用頗牧以持國李伯之事猶能駕御豪傑愚觀其時秦兵日至疆宇日蹙客所謂賊在內者切中其病未有內治而國不強者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匕筯異矣正曰大事記不驚故食不墮也愚謂墮祭食猶放下也見儀禮墮許規反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伯之使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

按鮑本趙下當有王字

歸有光曰坐而致名實孰不樂有此厚利於天下而當時說者徒曰能亡燕亡韓魏能攻秦孤秦見以爲有強大之名而考其實無一效驗蓋空言無當者

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兩國戰必有一疲因以兵邀擊之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爲齊獻書趙補曰姚本此下有使臣與復丑五字注云曾本無愚按其文未詳恐他簡脫誤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元作實卽下致地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困也困於不得見群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重猶難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若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言責趙與諸國爲私非

陸深曰一篇只用戒語助變換神駿許知史記最長此法

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補曰姚本云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愚按此文爲是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效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

無齊故重王燕韓補魏自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四國無齊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重趙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補曰能卑者才能卑下也○此策時不可考

許應亨曰此必趙莊之人耳齊人知賤莊之可以無效地必不爲此言以責莊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爲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效地今

而輸地也

張州曰田駟之意何言哉謀八而自刑君子不爲也况殺一人以利己乎此戰國小人之尤者

聞趙莊賤張懃貴懃蓋敗從者齊必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正曰按史年表武靈王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趙莊此策必未虜之前豈得爲孝成王將哉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楚官蓋趙亦有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客謂章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其疑殺章欲以專事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救以殺章故建信交之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楊慎曰趙王之逐盧陵君以燕爲說耳非馮忌[illegible]秦事燕之說[illegible]不得不以情告嗚呼行逐愛弟者工之踈忌甚矣

王守仁曰此策與范雎初見秦王景象相似而

馮忌補曰姚本忌作惎爲盧陵君孝成母弟見趙記正曰趙記未見謂趙王曰王之逐盧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無如二國正曰言不畏之也對曰秦王昭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前事爾非今正曰一本秦王以以下文一以字推之當是王字誤今燕一以盧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盧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所行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交兩手俛元作

忌之推交之

王士崧曰服子疑馬服子之謂

免補曰此書俛免通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未詳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倍言背其師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席說而廕庇桑桑之能庇人者於下取蔭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補曰伊尹負鼎俎干湯孟子集註所謂戰國時有爲此說者指此說

苑堯舜相見不遠桑陰亦此類姚氏云天下傳劉去傳字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此忌初見之談也應在平原謂馮忌之上然亦得爲此史本其所言之故因舊

吕德秀曰王斗顏斶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同然者與張居正曰此段又與魏牟同不若牟之簡而工但末三四言奇傑可愛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補曰一本相馬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

張洲曰建信君之不足與治人人知之而趙王乃舉國而聽之甚哉色之足以移人也

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將補曰姚本作治天下舉錯非也舉置也有舉有置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桑摘同桑中有蠹所外磔碟如人之癰正曰桑中有蠹以膏攻潰於外如癰潰然說云習劉立作桑雍下同補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法晉掌卜大夫郭偃乃卜偃也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

田藝蘅曰乘醉而求欲得內而枉外嗟乎古今皆然也許應元曰嬖寵求欲於內大臣枉法於外國之不亡者鮮矣

孺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倡補曰一本便辟左右之近者○孺子見秦齊策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補日朱子云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食又謂蟾兔桂樹之說其惑久矣然策正以此爲喻姚注云東坡本日月彫暉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彪謂王斗魏牟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與至於此章肆直而慈惠尤可喜可愛有國有家者宜寘之座右

悼襄王孝成子元年補曰名偃始皇三年丁巳

唐順之曰春平侯趙王之所愛平都侯春平之所愛君臣各擁其所愛而忘國得制其權以寵之害於人也如此

秦召春平侯及平都皆趙人正曰徐廣引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正義云太子即春平君也因留之泄世元作鈞秦人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趙記二年有

幽王悼襄子元年補曰名遷史作幽繆王始皇十二年丙寅

山汝成曰司空馬智士也文信侯相知之深故與之俱亡

張洲曰司空馬料事之明若燭

文信侯出走始皇十年免相就國十二年徙蜀飲酖死與司空馬不韋吏之趙補曰與字疑衍趙以爲守相馬爲之守假官也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秦官屬少府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設者無其事施陳爲之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

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非正爲之猶秦王謂陳軫以其餘爲寡人計也正曰高注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秦雖說於得地趙猶有守之者秦所患也）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患於有守有救則其受之不得不急）秦受地而郤（元作郤）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有脣亡之憂）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易補曰王之言是馬之計非更如字可）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謂爲尚書也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者）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爲吏補曰姚本作小官）未嘗爲兵（爲猶治也馬謙言）臣（元作百）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接戰）趙王不能將（不用馬爲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猶乞骸骨）司空馬

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列女傳有趙津吏蓋此官也）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元作勿）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不正也）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惡牧）王令人代（使趙葱顏聚代牧）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列其罪）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上趙王壽）而捍匕首（刃名蓋其首如匕漢鹽鐵論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捍衛也謂其以匕首自衛如欲刺王然補曰姚本注捍一作捭按李善注文選引此說文捭兩手擊也希買反匕短劍也補履反捍捍衛匕首也）當死武安君曰繓（繓牧名補曰此因高注繓子活反說文結也）病鉤（短傴如鉤正曰病鉤卽所謂臂短也）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起居問王起居也不及地爲不敬）恐懼死罪於前（不敬者其罪死）（故以死懼）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梱就也蓋爲木接手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集韻梱門撅也又梱拊也與揮同音衣摯絿也疑此木類此故名）

李東陽曰李牧用兵以全取勝矣是故始驅匈奴中而以滅終而壁秦所向皆克此誠戰國之良將謀氏之元勳晉何趙王遷之聞乃也郭開之說一入遂乃斬於市亡趙夫趙何足惜哉所惜者牧耳

正曰一本作捆集韻以因爲捆今鮑本作捆而
說乃作捆恐刊本誤捆乃木名鮑先据捆字以
就地因舉身爲說迂曲又以爲捆若本反門捆
也此字頗近而通既又引相揮爲言則泪矣揮
呼歸反捆自爲胡本反也蓋牧右臂短故爲木
材接之如振動捆撅也七首挾以刺人牧爲壽
王前不敢出其振動有若捍七首
故以挾七首罪然云捆曾本作捆 纏之以布願
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
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之命〕縮劒將
自誅〔縮當作摍集韻引也抽也〕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
〔元作遇補曰姚氏云劉作過〕司馬門〔宮門〕趨甚疾〔此言牧之知禮也而史言〕
牧不受命捕得斬之不知遷含此何所聞而云
手補曰大事記牧之恭如此傳乃謂牧不受命

趙使人微捕得斬之非也使不受命蒂倉安得
不數之豈非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載乎愚按
〔下章始明〕出誃〔元作誃〕門也〔誃別也〕右舉劒將自誅臂短
不能及銜劒徵之於柱以自刺〔徵猶驗也口銜劒不自知其可〕
死卽柱以爲驗也正曰銜劒於口
因柱以自刺驗其手之不能及也 武安君死五
月趙亡〔此七年誅牧八年邯鄲爲秦補曰終上文之日〕平原令見諸公
必爲之言〔補曰一本言之〕曰嗟嗞乎〔嗞亦嗟也〕司空馬又以
謂〔元作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
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補曰一本而國亡〕非無
賢人不能用也〔元在秦策彪謂從橫之說皆有所偏而從人欲合六弱以攻一〕

張居正曰趙亡本不係司空馬之去故于李牧之死事猶加詳末復歸重于司空馬乃結法當然耳

強其勢若可爲也患諸侯之不一耳使諸侯而
明於事變不惑小利不修小怨併力合處而西
雖不可以大有爲其於壓秦有餘借乎當時不
知此也自蘇秦死從衲不堅秦兵四出諸侯推
於走北其氣奪矣司空馬欲以此時割趙之半
說秦而反其兵因以復合天下之從豈不謬哉
夫以全趙猶惴惴不自保安能守半趙以自存
乎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雖得半趙不盡不止而
何以說之諸侯勢去自春申不能從以難秦司
空馬獨能之乎故趙幽之亡罪在用郭倉而殺
李牧無與司空馬平原令非篤論也補曰秦策
秦王資頓弱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
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而殺牧廉頗
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以張釋之
傳云趙用李牧幾霸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
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
倡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
之李牧諫云云不聽後生子遷立爲幽閔王后

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
趙亡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害殺李牧乃殺
倡后滅其家諸說皆可互考卜史因廉頗不受
代事而誤以爲牧恐郭開韓倉亦有差誤耳○
三請爲其爲以
爲之爲去聲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元作御〕之李
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
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
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
及顏冣〔史作聚補曰一本葱作思注一作忩〕代將斬李牧廢司馬
尚後五〔元作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補曰〕

貞寶曰李牧養威持重戰無不勝與廉頗齊名而即皆學于讒人郭開之口趙之亡忽焉悲夫尹起莘曰趙國危若累卵僅有一將若可少延晷刻之命而乃無故殺之果何爲哉然知趙之爲國用人若此欲無亡得乎

史作趙卷 虜趙王遷及其將顏冣遂滅趙 校傳

戰國策譚棷卷第六下 終

戰國策譚棷卷第七上

魏 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隱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按高陵今陝西西安府高陵縣河東今山西平陽府河內今河南懷慶府陳留今開封府陳留縣汝南今汝寧府召陵今許州郾城縣隱彊今鄭州武彊新汲今衛輝府汲縣西華今陳州西華縣長平今西華縣潁川今許州舞陽今裕州舞陽縣郾今河南府郾師縣許州郾城縣許今開封府許州傿陵今開封府鄢陵縣開封今河南省中牟今開封府中牟縣陽武今開封陽武縣酸棗今開封府延津縣卷今開封府原武縣

桓子 魏侈之孫名駒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共滅智伯分其地

張洲曰段規任章所入智忠謀相似其論智伯驕敗之跡亦若所必然趙魏察之而與智伯昧之而敗非天也能用人與不能故也

張居正曰轎一作驕

全東陽曰爲智氏資此言最婉初智伯率以驕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隣國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憍元作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補曰王應麟曰周書云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氏之言出于此朱子曰老子爲柱下史故見此書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釋猶舍也何舍此而不爲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資元作

盡皆三家而滅其族

田汝成曰并趙策同看之

唐順之曰文侯非徒以不借兵講於二國蓋欲信於諸古之善沽名也其祖訓而氏以遷卒能其宗

質乎（含此不圖遽足爲智氏來伐之資且曰寘之以地猶質也）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元作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桓子之孫補曰名斯元年威烈王二二年丁巳）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補曰一本以講）於已也（二國不伐知魏和之）皆朝魏

田汝成曰不罷兵則可食之過也盡一杯尤過也何其忍哉真功利之士耳非父也

王鏊曰吳起殺妻以求將樂羊啜羹而結君二子皆起於貪功信者固如是乎且樂羊之食子尤[illegible]爲此中山餓殺其子則中山吾仇也張國成仲[illegible]其時矣[illegible]羨而後[illegible]上心哉

歐大任曰罷一作板

張洲曰樂羊之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歠也）盡一杯文侯謂覩斯贊（魏人補曰姚云後語作堵師愚按左傳褚師段宋共公子石食采於褚其後可師號褚師後因氏焉又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有堵汝父但此作堵師則恐字有訛）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彪謂樂羊所謂隱忍以成就功名者也于則既烹矣敵人遺之羹將以亂其心也有如不忍而以慈愛沮其殺敵之心則大事去矣何救於亡）

食子受謗可爲貪功者之戒

歸有光曰中山殺子遺羹鮑氏以謂欲人得亂其心非也信然不唯不足以亂其心益以增怒而堅其必拔之心耳中山之殺子不過以快一時之忿耳其亡固不恤也鮑言樂羊怒衆以成功亦非衆之怒不得於羨之食不食借曰怒衆孰無人心將曰子不恤而恤其地服道也何功之足成哉許其功元曰文侯之求鄴令也有人君之言焉獨

（子故羊忍爲此以怒衆而成功乃其情則非恕然無以天性爲者也覩師贊之言其謗書之張乎雖然羊之義視分羹爲有餘比覆醢爲不足使其投盃慷慨一鼓而擄家國之憤亦收功必矣介胄之士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王曰舜竊負而逃林回棄千金之璧輕重之分審矣豈肯以彼易此哉劉子政以此事與西巴放麑並載而曰巧詐不如拙誠真名言也鮑雖爲之曲說萬端奚救哉項羽坐太公俎上高祖杯羹一語貽愧千古亦幸而不殺爾不然何以自立於天下乎）

西門豹爲鄴令（鄴屬魏郡）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補曰一本子往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

可議者成名一語耳光武之命其臣也亦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衆則異乎文侯之言矣

歸有光曰似是而非最難察識非精心無平者鮮不爲所擒矣

矣（補曰一本有之夫夫屬下句）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於衆）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禾下生草幽言其色茂正曰說文本云禾粟下傍生草莠今狗尾也）黧（元作驪）牛之黃也似虎（黧黑黃色也驪乃深黑馬耳正曰驪牛猶言犂牛狸牛不必拘以色論黧亦黑色也爾雅倉庚黧黃蓋言倉庚色黧黑而黃增韻注黧黑而黃誤也）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似王補曰武夫即碔砆）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補曰夫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文侯之言亦此類而曰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參驗之則其好）

王士菘曰此句上尚有缺文不然不續

唐[illegible]

揚椿曰田子方而下[illegible]大諫而[illegible]止要非戰國之士氣有西河之風焉

其論樂官樂音深得君人之理

史臣曰吳起之對得告君之正非立國之寓言亦守國者必設險故王公設險

賢也不誠而且將以來讒賊之徒意則異矣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正曰孟子注守苑囿之吏鮑誤以書註官言之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昔與之期今往會之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洛文侯曰鍾聲不比乎比猶協補曰比音毗不毗言不和也左高言左方之聲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

以治官爲樂正曰通鑑無兩則字樂仍音岳下文二語甚明可推愚恐則乃明字訛衍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審言聽之察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彪謂周衰世主無如魏文侯之賢者夫其師友淵源有子方子夏之徒誨誘規切之雖欲無賢可得乎然則用真儒無敵於天下信矣補曰大事記史以田子方爲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子方曰公孫成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蓋得其實故書曰晉魏斯好賢師卜商友段干木敬田子方

武侯文侯子補曰名擊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補曰正義云西河卽龍門河也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補曰姚云鍾一作錯侍坐元作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修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補正曰姚云下句一本無有字是按史及下文可見彭蠡之波彭蠡湖在豫章彭澤右有洞庭之水汶元作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衡山在長沙湘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後志高都有天井關註云戰國策桀居天門卽此關也而右天

以守其國是德固本而所當先險亦末而不可廢故為治者非修德無以守險而修德者又不可以不設險也修德設險本末俱備此立國之常也起為武侯恃山河之固而不知修德為本故特略其末而不重雖知者者告君當不尚此

田藝蘅曰政所謂在德不在險有信乎能言而行不逮耳

谿之陽今按天門卽史太華伊闕彼言右故此言左之陰天谿卽河濟彼言左故此言右之陽正曰按史左河濟右泰卽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文不同廬睪在其北地缺補曰一本廬作盧未詳伊洛出其南孔曰伊水出陸渾洛水之上洛正曰伊水出今商州上洛縣南熊耳山至洛陽縣入洛洛水出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至鞏縣入河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太公世家註晉山險補曰索隱曰在朝歌東北而右漳滏元作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補曰姚云劉本此添也字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

許應元曰吳起亦徒剽在德之言以欺武侯耳彼烏知聖人之德哉

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起傳有小異補曰起傳與說苑文同末云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史遷曰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揚雄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二子論之當矣然其言不可以言廢也西河龍門之河地卽同華等州魏之險阨也一傳惠王其地日削於秦至納上郡之時盡矣險豈足恃也哉起之言於是乎驗矣

惠王 武侯子補曰名罃元年烈王六年辛亥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此二年敗韓馬陵敗趙于懷補曰痤徂戈反禽樂祚趙將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閑田以待賞有功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直且前倚邪行撓揀撓折也揄敵之壓已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地形之險阻脈見其幽形見其顯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二人下所謂能士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

陸深曰棟撓以屋壓喩脈醫家所謂方脈猶察也張洲曰公叔痤不貪賞比之以功以受賞者得居功之法而曰見敵之可擊鼓之不敢怠則居然以大將之体自任而比將士之功皆其功矣其文隱約可玩茫通說王舞舞乎吳之功歸出於此張居正曰收豢

田藝蘅曰共一百八十萬魏安得許出乃太多乎

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既亦盡也已愈多公叔當之矣彪謂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之郤至驟稱其伐彼已監矣補曰按史田文旣死公叔爲相而害吳起以計疑起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卽痤也澮北之戰痤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其嗣受賞何其前後之戾邪大事記顯王七年魏公孫痤敗韓師趙師於澮秦虜長國伐澮獲其將公孫痤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公孫痤惟趙世家秦魏年表云虜太子痤孟子梁惠王長子死焉蓋太子申戰沒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虜太子痤者非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死者人之所不能避故云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此公族官別於國官及太子官正曰公叔曰痤有御庶子知爲痤之家臣如甘羅爲文信侯少庶子之比說又見秦韓等策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

黃震曰魏惠王問公叔痤病痤薦其子公孫鞅且曰弗能聽弗使出境惠王謂其言悖歟果之秦而魏日削矣曰此非公痤之悖悖者固以不悖爲悖爲悖謂國彼亦何事而非悖哉悲乎不能信痤之言固悖矣摩爲人父而㑹其君殺其子非悖乎歟爲人

子而訓北父所事之國妖非悖乎且史記載鞅爲座之中庶子中庶者官稱非婿然之庶也策之所載亦悖矣黃震曰溫公謂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使爲國害于稿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妄庸可知矣溫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

鞅不亦悖乎補曰史載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由是觀之公叔知鞅而不能進將死之言上不能量其君之聽否下不能測鞅之去就非悖而何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補曰大事記顯王八年公孫痤卒解題痤去年爲秦所獲尋歸之而終於相位也今年衛鞅自魏適秦則痤死必在今年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商君傳畧同

秦圍梁按鮑說以爲秦獻公二十三年戰少梁此九年正曰即獲公叔痤之戰不聞燕趙之救也時方敗趙趙豈得救之此皆無據之言且策云圍梁不云少梁圍梁必惠王徙都大梁後不可考矣徙都大梁在惠王三十一年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楚宣策言此人王同時也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新鄭鄭近梁故云正曰韓哀侯二年已滅鄭此鄭即謂韓計者爲梁計不如構三國攻秦元在趙策正曰據不明且當從舊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

戰國策卷七　八

解縉曰甚哉魏惠王之蔽也知三言之足以成市虎而孚疑其子內無所主而不能勝其惛惑也

許應元曰范臺於志無所考今汴州有樊臺疑范樊相誤也

鄒守益曰諫文直敍議論雖備引證典雅句句着意無一字虛濫歸有光曰凡文章前立數柱議論後逐一應或意思未盡雖再言亦可只要轉換得好如此篇唯見其情而章法亦甚整齊魯共公此篇可以爲式

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元作矣王曰寡人自爲知言不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章年時因舊次之於此正曰此策言邯鄲去大梁也遠則徙都大梁以後事惠王三十一年秦虜公子卬後徙梁而韓宋魯衛之朝乃惠王十五年也舊次恐不如此

梁王魏嬰史作罃音相近觴諸侯於范臺此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補曰大事記書韓宋魯衛爲序解題云是時魏惠王方強諸侯相率而朝之也索隱按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趙釐侯桓侯即公剔成釐侯即昭侯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共公補曰李善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作舉觴大事記魯君舉觴古者於旅也語於是道古即晉所謂杜舉也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正曰無考蓋堯舜女令儀狄博物志言禹時人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口有所銜也言不善食補曰嗛苦簟反高注快也則當苦劫反易牙太公世家註雍巫字補曰知味者乃煎熬敖元作燔炙燔火爇物補曰有汁而乾曰煎乾煎曰熬肉爇之曰燔近火曰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寢安補曰覺居效反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

戰國策卷七　九

許應元曰魯君之論深辭與俗萬世龜鑑雖以梁王之樂愚猶能稱善相屬

公得南之威，詳未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視下曰臨集韻彷徨傍佯彷佯徙倚也補曰姚云強臺一作荊臺崩山一作崇山藝文類聚引彷徨一作方湟亦藝文類聚引也其樂忘死，補曰說苑云楚昭王欲之荊臺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王不可遊也後漢邊讓遊章華臺賦云楚王遊雲夢之澤息於荊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荊臺即章華也淮南子云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云云莊王曰吾聞子樂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注料山名方皇水名右三說聊記以廣聞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書注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亡其國者。蓋莊王云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補曰閭須見荀子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臺林地缺各在其國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云周禮盡在魯矣仲尼氏作縉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爲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與

戰國策卷七　十

田汝成曰各國有同其策者見後注內

唐順之曰欲樹德猶可言也為王不既甚忍乎客之論固不主於王之聽之也

李家曰客字誤當作徐子

鍾惺曰晉強而申生處危疑之地故論者知其不終魏衰而齊負強大之勢故論者極於無魏

鵠一時而爲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補曰觀魯止深矣二語大事記取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弟也正曰註以下說推之無明徵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彪謂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於樹德爲王則譎矣故夫譎正之間不容髮人議論豈不或出於正言未卒而譎隨之惟其心之不正故也

戰國策卷七　十一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補曰高註太子申也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雎陽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爲王之外無加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希賞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

唐順之曰以惠王之昏豈復里克之諫耶

歸有光曰惠子之論審矣乃使魏僞服齊以間楚而坐收其敝豈固人之言乎

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必卒不
得魏元在宋策魏記三十年有彪謂此申生伐皐落之例吾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
非忘之而恐爲之故孟子以爲不仁補曰以過宋而徐子言之從舊可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
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
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
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法度而霸者知計
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
怨於趙記三十年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伐魏正曰按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

伐魏乃惠王十八年敗于桂陵時事此三十年魏龐涓伐韓齊田忌孫臏伐魏以救韓魏大發
兵使太子申將與龐涓合軍拒之戰于馬陵魏師大敗殺太子申龐涓魏龐以下並大事記文
從孫臏傳誤又見秦齊策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
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謂
得度知計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不爲人君服折
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王游人而合其闘游謂
使人游二國之間也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罷音疲
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
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畜自比犬馬也田嬰許諾張

張洲曰張丑可謂知兵不可謂知道也戰策秋將臣魏而申秦若可以得志矣因其戰而講之不猶少戰其暴矣乎奈之何其不欲內也齊之敗於楚非以矣魏也盛衰之世也

田藝蘅曰齊先因救趙而伐魏今趙何以又應楚伐齊也

徐民表曰此策不全

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說辭也而得朝禮與魏和而
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勝謂不敗耳非戰勝今戰勝魏覆十
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申秦楚居二
國之上補曰姚本申作卑此其暴矣定矣言二國謂齊暴矣夫矣正曰定止也
謂齊之怒止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
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
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
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彪謂施之策齊楚如視白黑數一二可謂明矣
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邪豈言之而不聽邪以施之智其於策馬陵之戰不勞慮矣張丑者亦

施之論歟

惠施爲齊元作韓魏交爲猶合令太子鳴魏記唯申及赫名餘
不名爲質於齊王欲見之魏王朱倉魏人謂王曰何不
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
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
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襄王惠王子補曰名赫元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正曰大事記周顯王三
十五年魏惠後元年解題云史記魏世家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
哀王立按通鑑考異汲冢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稱惠

田汝成曰不曰不孝而曰不義何哉不義與下二義字應照

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也哀王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今王者襄王也今從之愚按秦惠之十四年亦改後元年卽惠王之比而襄之爲哀直以字近而訛爾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以及其日爲深候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弛解也昔約今解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

戰國策卷七　十四

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未得其說以說是其唯惠公乎施也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欒漏流也補曰姚云後語作欒水註引荆楚記宜都烏水按季歷卒葬鄠縣之南皇甫謐云楚山一云滈山鄠之南山雖有楚山之名不宜得欒水齧欒音鬻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漬也墓爲漏流所漬故云呂氏春秋作葬於渦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初學記引一作渦山論衡作滑山見棺之前和和棺兩頭木補曰玉篇栿胡戈戸卧二反廣韻作脉皆云棺頭也此作和蓋音通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

田汝成曰弛期更日凡三發言之劉辰翁曰以下乃議論之詞

許應元曰陽交陰叛此是戰國最無策者雖可苟且目前其害滋多魏王不用五餌之言而徒欲以詭計復讐其將能乎

楊愼曰說魏王其意大槩與說韓王之詞同蓋韓魏一体也其要亦在乎[illegible]

爲之張朝張慕幨如朝廷然補曰姚本張於朝註後語張張以朝按周禮掌次以待張事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秦稱民黔首非此特諱避正曰禮祭義亦有黔首字非始於秦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爲儀撰正曰下文有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

戰國策卷七　十五

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補曰兩去聲爲之爲及之爲去聲張之反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十年此二年正曰惠王後二年補曰徐州見齊策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乘楚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正曰卽楚敗齊將申縛泗上之役見秦策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讐報矣太子申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項羽紀注詳在滎陽補曰蘇子秦也下南有字恐衍陳汝汝水出弘農入淮補曰陳宛丘

秦之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與不戰而地以削之語正同中間明衡人及群臣皆不忠而公私内外之言尤為明白

豫州界汝恐連下南字汝南郡也而下衍有字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駆下並屬潁川正曰駆史作郾索隱云潁川有許鄢二縣又有郾陵縣故所稱多或昆水出南陽昆陽舞陽屬潁川邵陵屬汝南新郪屬南陽正曰索隱云屬汝南郡郪郪丘七思反又音妻史有新都字新都屬南陽鮑誤入東有淮潁水出潁川陽城補曰淮見前沂水出泰山蓋縣黃即陳留外黃正曰黃說見秦策大事記如鮑說煑棗無踈補曰姚本煑棗下有海鹽字徐廣云煮棗在濟陰宛句正義云冀州信都縣東北有煮棗田宛句者在河南信都者在河北無踈姚註曾作無胥史同按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徐廣云紀年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云魏志武帝於清淇口東岀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西有長城之界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補曰大事記今開封

陽武將魏惠王十二年魏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長城即上所指又十九年魏築長城塞固陽正義云自鄭濱洛北定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固陽有連山東西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按蘇秦說合從在惠王後二年後七年納上郡地則此時固陽之長城猶魏地也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補曰正義云河外謂河南地卷丘權反在鄭州原武縣北衍燕酸棗見秦策史無燕字按張儀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正義謂河外即其地也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廬田間屋廡舍下周屋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居人多故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行人、多故如軍陣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

許應元曰說魏之強富使人色飛

張居正曰夜一作下

黃震曰從人曰衡人挾強秦之勢以内劫其主而衡人亦曰從人鬻杜而害秦可信要之皆不可信者

按此意與武趙同

訹元作誅史作怵正曰怵音黜恐也訹音血誘也策字通見前然作謀自可謂橫人為王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國謂魏不被其禍謂橫人夫挾強秦之勢以内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為秦築宮備其巡幸受冠帶受服於秦祠春秋助秦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散則非梟勇禽夫差於干遂補曰干遂見秦策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

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蒼以青帕首項紀註士卒皂巾補曰史記註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大事記荀卿所謂魏之武卒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補曰正義云廝徒謂烹炊供養雜役廝音斯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且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

張居正曰此文與蘇說同義蘇魏一休也

茅坤曰魏所患者以割地田藝蘅曰重用上文刧足以動人者在此

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刧其主以求割
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綿薄弱也
正曰詩綿綿瓜瓞傳不絕貌蔓蔓元作縵若何蔓延也若縵則無文之稱耳若
何言不可柰何正曰蔓縵字通借毫毛不拔翁衛之萌將成斧柯柯斧
柄補曰家語孔子觀周廟金人之銘曰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
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云云策謂周書其指此歟前慮不定後有大
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
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
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

戰國策卷七　　十八

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
從有秦傳

張儀欲并相秦魏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正曰秦惠後三年魏惠後十三年
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
陽約謂使韓以此與魏韓氏亡史厭韓氏之亡史名厭謂趙獻與厭
俱在楚正曰無考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
恐亡必南走楚補曰走音奏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
并相楚韓也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韓儀必援收韓亦德獻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補曰大事記魏惠王後十三年張儀相魏

按當時謀臣之計不過若此曾無一人憂及國事者欲不亡得乎

魏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
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
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
矣子盍少委焉請以事委衍以爲衍功有功魏乃任之正曰大事
記令韓以與魏南陽爲公孫衍之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魏任衍則聽其
所爲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
以爲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衍傳有補曰大
事記魏王不聽儀者公孫衍間之也衍傳稱衍相魏張儀去則不然以儀傳考之儀慙無以歸
報留魏四歲而魏王卒復說其嗣君久之始去魏相秦爾愚謂儀說魏合秦襄王久而後聽惠
王之崛強猶未入其言故公孫衍之間易爲力也

戰國策卷七　　十九

□有光曰伐齊存燕可以申大義於天下魏之不德是矣而卒奪於張儀游說之術不能自強而恒聽於秦故也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
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燕必反燕地此齊宣因
喪伐燕所得正曰按史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必非此
時策云伐齊存燕蓋齊人破燕後事也以下楚正曰姚本下句亦云失謀於楚趙
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
於齊秦也齊遂伐趙趙魏鄰也伐之以動魏取乘丘屬泰山補
曰正義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收侵地虛頓丘危補曰虛謂殷虛
今桓州所理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括地志二城時屬魏餘見秦策楚破南

陽九夷疑當為九嶷正曰此南陽堵赭同陽屬荊州者以下文連九嶷許鄢言之故也
大事記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即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
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集註異愚謂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內沛豫州
郡內言入其地正曰內沛地名必屬豫州者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
新觀也屬魏郡補曰正義引括地志觀津在貝州棗陽一云武邑縣東南本趙邑今屬
魏今詳名新觀者恐以此大事記主屬清河又云魏惠王三年齊伐魏取觀津赧王四十二年
魏冉敗趙魏取趙觀津所屬不常而道涂宋衛為制言雖得新觀路所從
出又限二國事敗為趙驅敗謂楚不與也楚不與則齊伐趙亡將及魏故奔走
援之事成功縣宋衛成謂楚與之地受地必由二國縣言輕重係之魏王

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
外賞猶勸也韓時饑因勸之就粟於河外河外近魏故魏恐韓王宣惠也正曰此句不可解
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衍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賜近河外之民魏王懼
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補曰此河內修
武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言無他且以遇卜
王兩君相遇則講信修睦故遇者相好也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
王祖繡曰卜一作于
矣決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知其惡我必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
信韓尚言欲之甚廣魏救趙廣猶心廣體胖云樂之也此著書者述其遇秦
之效魏昔懼而今心廣又豈能止齊伐趙也正曰寬廣也寬魏之憂也斥元作尺楚

人遽於華下地缺華豈鬲邪遽傳遽楚以傳來許地魏斥之也補曰姚本華下遽
未詳恐有缺誤華疑華伐齊之事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
甚力左華未詳補曰楚策作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
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
補補曰如下宜有以字楚策有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反言報之
王懷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軫自是如楚正曰楚策云
楚王喜欲復之未知即以此時如楚否策云儀善於魏王王甚愛之當是惠王時事補曰軫之
答秦王曰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臣不忠於王楚何以

臣為忠斯言宜若自信矣今也因張儀謂其善事楚為求壤地乃以為資而反楚則前日所云
一時口給禦人耳豈其情哉
許應元曰來將[illegible]為[illegible]求則害之不以為相也[illegible]是時軫既去魏[illegible]猶不釋其怨也
張儀欲窮陳軫時在楚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
元作悟音背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公翁同項羽記
註謂父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湛謂其謀之深鄭彊出
秦強自秦出在楚補曰韓策鄭強載金入秦請伐韓此云出秦也曰應為智言能
止其父補曰姚本註曾智作之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軫在楚必
合齊而魏欲離之故迎軫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
王鏊曰多其車以掩其疾軫之詐今之修郤而
王多公之車王楚懷補曰郢中止去也讀車字句公至宋道稱疾

誘爲親厚者往往用是術

而毋行使人謂齊王（閔正曰大事記張儀相魏在惠王後十三年尋以公孫衍代襄王二年因請成于秦爲秦相後八年秦出之魏次年死其在位多惠王時與齊宣相涉）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絶齊楚也齊王曰子東（使東來齊）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姚序曰此八句言小事兩段前四句爲一段是發其救後四句爲一段是當其非知又其舒徐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所猶處）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

群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亡得無也正曰姚本亡作而下文有）群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知是其明也而群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明）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事不明而欲王必從是劫王也王而從之失其半矣正曰此策言小事人皆同聲必非皆知其可否者且正半而此大事人皆同者則明與不明者居半也彼劫王必以從失其明者之半也此策云欲以魏合於秦韓亦當是惠王時）

因燕銜曰儀自知其耳令楚攻何益說攻之則宗魏之文爲固兵斗策也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魏人）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

吳師道曰儀相魏必借秦之勢而後齊楚敵二國怒而伐之又曰儀知其合秦魏而所相必不焉二國之攻雍沮之說蓋張儀之所使也

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閔懷）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惠）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秦攻齊楚正曰言魏割地合於秦齊楚復攻魏而秦救之則齊楚罷救不足以應秦）（此策亦當在惠王時）其弊不足以應秦（二國嘗戰今此弊故不能當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

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補曰齊策秦惠王死儀乞之梁以致齊伐儀使馮喜說齊王云云其言頗與雍沮類）

哀王（襄王子元年慎靚王三年癸卯正曰哀當作襄說見前鮑所次多惠王時事見各條）

謂（補補曰章首有缺文）張儀臣（補）謂齊王（閔正曰見前）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使相之）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此士言其效也齊廢公仲而逐儀故公仲據儀）

田藝衡曰軫又過於儀哉

(不合齊)是公無患(此士許非先逐張儀不能得行合魏非合魏不能廢朋朋怒則復善儀矣於此然後知公仲之名朋也元在韓策正曰事與公仲公叔相涉當從舊策有魏因相犀首之語當是惠王時說見下章)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之見)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諸多趙人)以車百乘

戰國策卷七　二十四

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軫教)(衍)臣與燕趙故矣(言與之故)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言不久於彼)旬五之期(期以十日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爲行具(行所當具)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閔)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得魏後於諸侯)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

鄒守益曰張儀因秦以逐陳軫陳軫因犀首以逐張儀戰國之士動相傾覆如此

林希元曰犀首用間以携三國之交此是常策而自明其用間於齊王最爲出奇譚揆之間焉勝韓魏亦用此術

李元齡曰安一作與

魏王止其使(衍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且任之故止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懷)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爲主約故諸侯因衍以合魏)犀首必欲寡人(從與)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衍皆爲魏約耳而因衍者衆故楚亦因之皆從者欲專於衍也)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不可任)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復言得因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又復衍傳有在張儀初相之後彪謂軫之所立雖此有七國捭闔風氣不然醇乎醇矣補曰軫傳以李從爲田需正曰陳軫過犀首而不見宜若有憾焉而必見之

戰國策卷七　二十五

又敎之以收天下之事任何也二人皆不善於張儀者也敫犀首以重任皆所以傾儀而已鮑氏於軫深所歸重此章知其失不可掩則曰不然醇乎醇矣鮑因軫答秦王之楚之對而亟加矜獎曲爲之說故遇亦屢捷其微非奸爲攻繇也犀首相在惠王時說見下章)

齊王(閔)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不親之)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度其至衛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補)以百金(間私見之正曰間居諫反投間隙也行以百金猶云行幾金於其)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

張洲曰魏將犀首而聽田需之計此蓋危於偏聽生衍獨任生蔽之說也旹死命於踏陣決機之間而使所忍參之能無敗乎田汝成曰掣肘之弊甚於不可以一步况百步乎

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元作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按上章張儀將相魏犀首以計去之乃得相而儀相魏四歲則所謂以計去之在儀欲相之初衍得相亦在儀復相秦之時也正曰大事記書魏惠王後十三年秦張儀免相相魏魏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解題云衍傳稱衍相魏儀去則不然儀勲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惠王卒後魏襄王二年始去

魏復相秦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毋恢教之語曰無多

割補曰一本此下有曰字乃教衍說秦之辭和成固有秦重和補曰一本標孫本無和字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衍已相秦故正曰此策惠襄之世不可定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元作繻從下章及史不善季子未詳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彪謂此用賢而使不肖間之之說也而衍也非其人也補曰此策若作魏將則恐在襄王時

歸有光曰天下之事未始不成於難而成於易田盼知犀首之易見以取敗而卒用其說何哉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閔王正曰事在齊宣十一年魏惠後三年趙肅侯十八年公孫衍欲敗從田盼本非與謀故其閒衍之說猶能以用兵難之既而誅於其言勸兩君以聽衍而身將齊魏之兵益狃於戰鬪之習墮衍計中以成其欺以敗和好快鮮秦之欲皆盼之為也觀馬陵之役魏客之言張丑說楚之辭知盼為鄰國所畏百姓所服今以此事觀之盼亦優於勇而短於謀者也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

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二士衍盼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搆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補二字補曰姚氏本有二字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楊維楨曰孟子謂我能為君辟土地今之良臣古之民賊犀首果能為梁廣土取尊名亦既非矣況不能乎內不能自善而惡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補曰一本標君一作臣又作之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

人之疑且以亡要其君妾婦之道也
唐順之曰無入于事入于事殺之亡之非人臣之言也

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肱猶股肱）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補曰一本標云有外之字）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內謂親之稱羣臣則約與焉正曰言殺之亡之天下之人與內之羣臣皆不以爲然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居）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猶何）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田文）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補曰田文爲魏相蓋犀首約結於嬰召其子而相之也下章與此同事宜在襄王時非文奔魏相昭王事也○身相韓衍欲相韓也下言置田需以稽二人則衍仍留魏矣○一本此下別爲一章姚本注云曾題劉連）

田藝衡曰二人者連五用之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衍陰晉人時屬韓故下蘇代說昭魚亦云正曰陰晉魏地衍實魏人其善韓非以此）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若言助之力正曰時尚右）文將右齊而左魏（說見趙策）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道猶中立也言不能兩全二國）且王無所聞之矣（不聞所以救之正曰彼有外心王不得而聞之）王之國雖滲（言浸微浸弱如漏罷然）樂而從之可也（言如漏罷尚足樂雖從二子可也然從二子必亟亡不得如是也補曰滲樂未詳）王不如舍需於側（舍猶置）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之黨）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厝同措）以稽之臣以爲身利（身利王）而國便於事（補曰一本而使於事又姚注云劉去身利字一無而字叙義長）王曰善果厝需於側（彪謂哀王於是有人君之言不下需）

史舉（即茂所事）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衍以此說儀使之爲王已解舉故舉後見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弗受國故致邑）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任猶信也舉既非之而數見之故王疑之）史舉不辭而去（補曰據此讓國之說不特鹿毛壽之愚燕噲也此恐惠王時事）

楚王（懷）攻梁南韓氏因圍蔿（元作薔下同）成恢（魏人）爲犀首謂韓王（襄）曰疾攻蔿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蔿魏無

韓恚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
存黃乎若戰勝兵罷敝罷音疲 大王之攻黃易矣
正曰此策時不可考
張儀為秦連横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
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如木枝分布而四方輳之如輻於轂
無有名山大川之險從鄭至梁
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
倦而至梁言陳鄭所至皆平地 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
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他國境或有山川關塞惟此無之皆以卒
戰國策卷七 三十
戍守 守亭障者參列千里一亭障隔也築城壘為之補曰障關塞邊候開封有古東門關 粟糧漕庾漕水運庾水漕倉 不下十萬魏之地勢
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
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
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
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
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
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
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

張居正曰內作乃

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
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補曰史作陽晉正義云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 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
從道絕上從者趙故不言其他補曰一本復有從道絕二字史同 則大王之
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
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
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
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
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
戰國策卷七 三十一
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
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患補正曰史作悉
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
攻楚而適秦適猶歸 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
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
且夫從人多奮辭言猶大 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
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補曰姚本作而反成而云云
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
腕搤把腕手也 瞋目瞋張目也 切齒言之力也正曰荊軻傳索隱云齒相摩切

楊慎曰衛之說大抵與從相反從者謂其國強衛則以兵弱國危從言爭奪則不失強國之害而衛反以為利以不事秦之行恐唱之以從不可成離其心大略如此

唐順之曰始終謀翻秦梁也洪六事秦最誠而報先亡

奮怒意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補曰周語衆口鑠金註衆口所毁雖金石猶可銷史下又有積毁銷骨一句亦見鄒陽書積毁銷金積讒磨骨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儀傳在諸國之先彪謂魏為秦所無謂固凡橫人之辭若可聽準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動矣敗從之約魏其過毀從魏而繹其說曰秦豈能有愛於我哉兵來不除道何爲以說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詠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而無憂哉如是展轉計之則儀之辭屈矣魏不搖諸侯將又曰彼魏四達之國又邇於秦彼猶堅約不動我何懼乎秦

戰國策卷七　圭

如是則諸侯一矣惜魏之不知出此也補曰史張儀留魏四歲而襄王卒實惠王哀王立實襄王張儀復說王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敗魏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諸侯震恐張儀復說魏王云云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事在襄王二年正曰顯王三十六年蘇秦約六國合從次年秦使犀首欺齊魏以伐趙而從約解慎靚王三年蘇秦約六國伐秦再申前約也兵至函谷關秦擊之而走次年齊敗魏趙觀津則齊故約矣既而韓與魏趙伐秦而敗張儀留魏六年說而不聽今因其兵敗從散而說之得其隙矣魏不得不聽也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劫於秦之強而患於與國之不一後三年魏復背秦合從其情可見矣惜其自同連雞中兄弟爭財之料而相與以趨於亡從之不可合合之不可久其勢則然矣鮑之責魏殆未深究夫事情也補曰搤音厄惷愚也書容抽江丑用陟降四反義

田藝衡曰殺一叔若殺一人則後之爲質者矣毋敗宜質也

歸有光曰此策雖爲解質解紛然於齊言乃救質見其生魏獻

並同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皆魏人盱一本作吁劉作于姚註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言縱楚使深入乃擊之也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貰補曰姚註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正曰時不可考

張儀走之魏傳言秦武元年群臣惡之乞之梁此九年正曰按襄王九年儀走魏

戰國策卷七　三圭

田藝衡曰既有妾婦之言是以爲妾婦之行張洪曰張丑之不欲內儀為其害寵也詭言老妾之誚以譏其為主而彼豈不許也將如國計何

魏納而相之此云不內恐非是時事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王不聽也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重猶再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彪謂丑之自比若此豈可望於士君子之行哉哀王聽其說是亦魏媼之耄者耳

田藝衡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三八亦整錫之勢故易敗

文子田文正曰提魏事也田需周宵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正曰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

閔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二人雖善文今衍薦文文必善衍善衍則復背其所善）

魏王令惠施（施自孟子時至此亦三十餘年正曰施屢見策文蓋惠襄時人此策不可考）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言恩禮之等）乘數鈞（車乘之數）將測交也（測猶卜也視何國厚吾使因知其厚我）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施欲楚之厚己）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補曰姚云倒劉作側愚謂倒字勝）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補曰此與孟子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云云語相類而意在自樹又云子必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嬰正曰史索隱以爲田文按嬰卒於閔王之世大事記附見於閔元年此事在四年後）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爲梁王（君若汝也補曰一本君其爲考下文是）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

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以史補王曰下八字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蘇代請昭魚爲王而說爲說王之辭無此固可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子爲非固相也（固猶久補曰不以一本作皆以）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印也補曰史同秦武王初置丞相用樗里子甘茂在張儀死後此云丞相璽則魏已有此名）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魏記九年有補曰大事記赧王八年書秦逐公孫衍謂衍已去秦事不復見韓非子載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然則衍

諸樊曰六國之未亡亦虛位耳置副置相不能自主而恒聽之秦一失其意而詬讓至矣其何能國

去秦後終爲魏所殺也愚按陳需卽策中田需
而策以田需死後魏欲相犀首其說不同當考
又報王二十二年伊闕之敗策云公孫衍割地
和秦大事記猶著其名豈別一人耶李兌約五
國攻秦時亦有公孫衍去此又九年上距犀首
爲秦大梁造時幾五十年嘗疑其甚遠說見趙
策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
子聞之因使其人儀之人爲見者嗇夫見者寡與強見王也
正曰見賢遍反見者謂引見傳命之臣儀使其
臣爲見者之嗇夫以間伺之補曰嗇夫書註王
獎之官秦制鄉有嗇夫職獄訟收賦稅
漢有虎圈嗇夫所職不同皆小臣之名間見者
問以候
伺之因無敢傷張子此九年儀再相魏時正曰無考

周最入齊魏不善之正曰周策爲最謂魏王曰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又謂最曰魏王請
貴合秦伐齊而公修虛信云云不如謂王曰請
入齊此語在田文相魏昭王時是最先見逐於
齊今復自魏入齊詳周策所載必最
後欲之齊而魏聽之非不善之故也秦王武正曰昭
怒令姚賈讓魏王此最茲秦所置以相魏者補曰因下文爲王通天下一語
生說無據魏王爲之爲最茲秦亦怒最之去魏正曰是時齊秦交惡而秦欲合魏取
自齊走魏人言其不恐背齊而今復之齊必復
爲齊所厚者魏雖欲合秦而猶牽於收齊之說
其入齊益魏聽之故爲
之言於秦其辭亦姚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
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
通於天下矣齊秦爲敵魏既以最通天下於秦則外齊矣今最入秦天下不知以

張居正曰二事一反一正作四大段
陸隴曰此文法韓文嘗用之

陸深曰智能以爲知能也
張洲曰強人之合者交益堅寔今與者交益勁此天下恒情非直爲信安解紛

謂魏使之齊敗齊事因不通齊矣正曰齊秦爲
敵齊逐最而魏收之天下信魏之不與齊故曰
爲王通天下今最遁入齊則天下知魏
絕最而齊收之齊何以通於天下乎敝邑之
事王亦無齊累矣齊納魏所不善則可以絕之正曰最遁魏入齊而齊收之
則齊魏之絕明矣秦可
以不疑魏之與齊也大國欲急兵伐齊則趣趙
而已倪使應秦也魏不善最而言爲最所以自
爲也按此姚賈與始皇所問之人相去八
十餘年高誘欲以爲陳賈若此人者可也益陳
齊後得爲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相及
獨以毀韓非相毀之人爲此人則年時相絕太
遠矣可乎哉補曰趣趙說見周策正曰姚賈說
見秦策
秦召魏相信安君史不書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

說秦王武或昭正曰無考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爲信安說疑於
黨之黨不必忠今臣願爲補曰願下有缺字大王陳臣之
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要領斬刑
也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
信安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
信安必右趙者秦召而代之欲魏不通趙臣又恐趙之益勁也交魏益堅
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魏信卽信安省言之其智能
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惡猶憚
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

許應元曰此策疑爲上書秦庭者体氣俳甚大是東漢[illegible]篇

田汝登曰先後連用六矣字句法

田莘衍曰恐魏交之葢疑分處上二句

葢也若用〔用秦所使〕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葢疑也且魏信舍事〔亦去信也〕則魏〔元作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此舍猶弃不奪其愛習是秦棄魏也〕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我魏也秦本欲塞趙而云然此魏自疑之辭非必秦意〕趙亡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將與秦戰〕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葢勁也〔魏不能獨〕

〔抗秦必繙趙正曰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今其所愛信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已亡趙安而我獨危則必戰必守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也〕大王欲完魏〔補補曰姚本有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搆〔元作講〕難於秦

許應元曰約秦魏言要約秦魏之交也

兵爲招質〔言於用兵爲招爲質招言召兵質猶本也爲之張本正曰招質未詳〕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得地則益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庞謂堯舜讓天下而何愛於地此特辯士欲重其事而言之過若此者不一也正曰此類註不必辯〕

樓梧〔魏人後又作梧補曰一本作許姚同註引管子六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註許古伍字謂偶合也愚按王篇無許字有牾字五故反觸也逆也策後作梧韻書梧忤梧午〕

〔荀子午其軍蓋莊子悟燕策韓于迕前漢志迕逆梧抵梧梧枝梧凡十一字典籍往往通借上去聲〕約秦魏魏太子爲質〔此十二年朝秦正曰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抜我皮氏未抜而解此策云太子爲質既而留於酸棗昭衍說後不云復遣當缺〕紛彊〔魏人正曰高記魏臣〕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猶反也兩國相與好惡循環不定補曰高註還周旋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言魏得利而強將不事秦所謂還反〕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卽所謂糞之正曰糞棄除也〕太后坐王而泣〔使王坐而泣於前〕王因疑於太子〔不怏遣〕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

唐順之曰此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又曰臣恐其害於東周意切而語婉使人不覺其爲樗子遊說出於成己不全

周夢衡曰傾危說計

歸有光曰楚懷之闇甚矣雖以魏之無策而能愚弄之欲不愚於秦不可得也

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爲期與我約矣言期以太子結約而不遣爲此故伐邪　正曰言與我結約矣何爲而伐　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昭正曰無考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與國共伐魏臣恐其害於東周不欲正言魏受伐魏與周鄰言周則魏可知元在秦策正曰交戴秦魏事從舊可補曰爲周之爲去聲秦楚攻圍皮氏亦十三年補曰一本攻魏圍皮氏屬河東爲魏謂楚王懷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元作矣必合

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豈秦歸太子而攻耶正曰說見前章秦恐失楚必效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昭欲效城地前許之未入也而爲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此疾速也非名正曰作名通楚王曰諾乃

許應元曰此以激怒之

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補曰大事記赧王九年秦甘茂樗里疾伐魏皮氏未拔甘茂棄軍奔齊樗里疾與魏和罷兵按茂傳茂言秦昭王以武遂歸韓向壽公孫衍怨讒茂茂輟伐魏云

魏太子在楚爲元作謂樓子庳也從太子爲質而楚任之於鄢陵楚用事者所封正曰此語本記其人與樓子言於鄢陵之地鄢楚別都在宜城此鄢陵郎策所謂許鄢陵者魏地也樓庳主合楚之謀非楚太子而楚任之也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強也魏人仕齊正曰魏王所用下文甚明楚策魏相翟強死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無如鄢陵正曰公指樓庳其人皆欲合齊秦

外楚以輕公人翟之人公必謂齊王閔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此士言齊本自欲爾補曰故固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言儀往日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言魏襄爲齊逐儀正曰策謂齊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者謀如此耳魏襄之時不聞逐儀也且此語本謂以儀有秦韓之重而齊王惡之魏王不敢據之以爲安一國之於儀猶如此也令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約言齊與楚豈若由楚乎

歸有光曰直約出樓里心事不得不從

秦疾攻楚還兵魏王必懼正曰楚還兵者復兵與秦合攻魏也故魏王懼公因割元作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汾北魏地鄢陵宜因其懼使割予秦此所謂由楚合親以孤齊秦楚魏合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昭與樓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謂樓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首言出兵正曰首事猶言第一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樓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故史書未拔而解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意猶度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

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於守爲有餘力何故而弗有也樓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庳翟強也補曰庳字書無此字韓策作鼻郎庳也策又有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云云與此事合疑樓庳卽管鼻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言欲講秦攻秦皆於我夫魏求救欲講而已而齊兼言攻故下言主兵正曰講當作搆講攻猶言搆兵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懷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和齊秦怨顏已絕之矣怨魏欲絕之見於顏色魏王之懼也見亡以有亡形而懼翟

田汝成曰先後委曲探揣人情以齊其說而隱約其端使人不知其所發端

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庳此強之和樓庳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補曰此二語當時事情也公不如按魏之和按謂主之正曰按止也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疾言此事吾所欲爲樓子與楚王必疾矣言應之速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強亦魏人必爲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庳翟強以爲佐主魏言之故言內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言且得皮氏按此蓋庳存楚欲因楚和秦以息攻鄢陵不順也故此

士說之又說樓里凡其辭兩言齊楚翟樓示無所偏也而於楚獨曰吾事則是爲樓子也

瞿景淳曰此爲魏救亡不得不設此喻以天下大勢論魏亦未正爲天下之脊秦守近攻之說恐此言亦不入也

田汝成曰二要恐無異詞

獻書秦王昭正曰無考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之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腰也腰人身之中有蛇於此兵法所謂率然補曰見孫武書及李靖問答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補曰一本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要猶欲正曰要同上義山東脊天下要與上互言之示者顯取之之意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

許應元曰秦亦幸用此策以弱楚

王鏊曰湯恐不必試也自無敵于天下也

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不（補曰作必不語順又下必字恐當作不）必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地）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試謂先之以其弱可以克也周紀註密須在安定陰密補曰密姞姓國在今寧州史周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説以爲湯又云試之於弱戰國游士言聖賢事多妄謬此尤顯然者也）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藍田秦地疑衍文彪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故司馬爲秦議以伐蜀爲先而我藝祖欲平太原諸國亦先平屬正曰秦之攻楚多道藍田武關以出攻如敗楚藍田之云○秦人善遠交近攻之策蠶食諸侯先三晉而後齊楚卒以成功其用兵之序可考矣此策魏畏秦攻移禍於楚故飾爲之辭而鮑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夫豈識當時大勢哉又以司馬錯先伐蜀宋欲平太原亦先平蜀爲試於弱之徵謬矣）

徐成山曰兩虎相鬭之説張冲曰與魏攻楚者秦也秦方欲坐收其獘之魏之敝魏安能使魏攻楚秦楚攻魏魏又安能交制二國

魏秦伐楚（秦昭六年與韓魏共攻楚此十八年）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王不如令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緩時爲秦計耳故明年相秦）

戰國策譚棷卷第七上　終

許應元曰秦既勝周及魏其志已萬且長天下之誅之不講固無宜也而絡於其秦不勝其忿故

戰國策譚棷卷第七下

魏（與地見前）

昭王（哀王子補曰世本名遬元年赧王二十年丙寅）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此二年）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講若秦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既去則無及已補曰公孫衍説見前）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爲竇屢（魏人）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侯於關內耳此爵未爲爵補曰關內侯之稱不）

趙（獨起於秦）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地因）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講秦補曰奉陽君即李兌説見趙策此言與穰侯貿首之仇則二人欲陰取以定封之事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后穰侯之姊）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補曰淮南子孟卯註齊人）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魏人）使謂趙王（惠文）曰（引策芒卯）

李奎曰古形刑通

陽維楨曰郭魏之藩蔽無鄭是無魏也不[illegible]勢而交魏攻反矣[illegible]

田汝成曰割地不成反失五城愚哉甚矣

夫鄭寡人固形（元作刑）弗有也（形猶勢也高註爲刑法雖通而此書多作形）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鄭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鄭事寡人使寡人絶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鄭今不用兵而得鄭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鄭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絶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鄭也今效（元作郊補曰當從上文姚註云孫一作効）鄭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此六年書卯以詐重者此也彪謂此馮亭上黨之事也惠文失之於魏孝成失之於韓雖所喪敗有多寡之差其貪而不明真父子也）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中謂用事於諸國之中猶內應云）臣聞明王不背（元作耳）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元作羊下同屬汝南）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洛林（即蘇代所謂林中河南宛陵林鄉也）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本司官此所謂爲之中）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上流之地近秦正曰未知所指）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可有責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補曰姚本作懼）然曰國有事未贍（元作澹）下兵也（贍給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陽[illegible]曰秦得長平王屋洛林之地則日中無魏矣安能復保上地顧可使秦下兵攻齊乎

田藝衡曰此一說行甚好

唐順之曰秦兵卒出亦少與之以觀齊耳擊地啓地史無考當時策士虛張之以誇後世

許應元曰宋是時未下請以宋封涇陽言爲秦伐取之以爲涇陽奉邑亦設言也時涇陽方貴用事

蘇代（元作秦下同）拘於魏欲走而之齊（元作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時未舉宋此候伐所得耳正曰正義云涇陽君秦王弟悝也齊蘇子告秦兵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伐）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

唐順之曰魏邊宋秦得宋則日有侵虞故曰非魏之利

王（閔）與蘇代也（疑其善魏）今秦見齊魏之不合如此
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
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
蘇代（使之齊）得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
下無憂（補曰一本憂一作變）伐齊成則地廣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地蘇傳有在齊伐宋之前補曰燕策及史曰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云云於是出蘇代代之宋）
五國伐秦（成皋之役此十年）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
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

戰國策卷七　四

田汝成曰此篇可與蘇秦之說參看

李本曰禁一作合魏一作宋

陸深曰用伐宋之策牽魏

（昭）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
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
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齊閔王）楚魏也請為
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
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皆必伐之）如宋者欺之不為
逆殺之不為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
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
而竊為王患（元作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用楚伐魏）又
必且劫（元作曰）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

吳興曰鬻主以為資戰國之士比肩而立而此豎不恥言之悖詐欺乎

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惡也）又且
收齊以東索於王（補曰一本更索）秦嘗用此於楚矣又
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
知也已（言不可信）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
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使已詐佯通史多有偽字句佯請於秦此即趙策所謂不得已而必媾則頓五國復堅約者此賓即擯一本作離）秦齊
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講）
秦權重魏魏冉明熟（元作孰）是（言慮此明且熟）故有謂（元作為）
又足下（或人謂魏王當如下）傷秦者（傷猶）不敢顯也（恐秦覺之）天

戰國策卷七　五

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弄敢圖也見天下之傷
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為之非我也）天下
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
可則先去（皆諸國也）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
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
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補曰三節即上文太上其次之說）
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
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生猶進言伐之不已亟已不能伐不能擯又不能擯必為秦所伐則瞥鬪而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殘秦姚本許云而一作兩）使秦皆

陸深曰歷叙為之苦也

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已止曾則也言使秦見殘不擇利害惟務止魏之殘以自安也）無（補）令天（元作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所謂鬻王以秦為上交者補曰令字上恐有缺誤）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聽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兩國自宣閔易昭再世相讎）秦兄弟之交也（燕齊與秦猶兄弟也此士欲為魏合燕齊以伐秦）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為之苦矣（言伐秦之難所已為之）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元作起言帝王用兵猶有不從者不經見）以燕齊（補）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

戰國策卷七　六

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元從口）周冣周韓餘為徒（與為徒友）從而下之（補曰韓餘疑即趙策韓徐周韓之間有脫字不然衍周字○為徒從而下之句謂徒黨合從也又恐從徒字訛衍）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與秦惡）扮之（扮并也握也言合諸國補曰扮撫吻反）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傳之諸國）次（元作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不通秦補曰燕策蘇代謂焚天下之秦符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皆與此合）奉陽君韓餘為旣和矣蘇修朱嬰（此皆三晉之吏也）皆因在邯鄲臣又說

陸深曰果決也

邱汝成曰所見甚明

齊王而往敗之（敗宋郭合秦之約）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天下之語（游揄揚之）而以齊為上交（蓋詐）兵請伐魏（修在邯鄲）（兵齊兵齊之西也報以齊不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臣非不知秦權（元作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彪謂此非蘇代不能也故史言代復約從親如蘇秦時獨所謂行其上不可則行其中下為不可用也夫伐秦不勝寡走求成之不給安能賓之諸侯見其敗輕之矣豈有聽其堅約之說哉蓋代之計專以伐之為上而游辭見其多策耳計不出於此矣正曰按趙策五國伐秦章蘇代說奉陽君云云中有與此章出入者知此必代之辭也三策並陳上則伐之中則擯之下則犢之未及伐之敗也鮑說謬矣）

戰國策卷七　七

葉陽君（趙人）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孽（元作薛）陰成以為趙養邑（供養之邑）而趙無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元作問）陽姑密（元作衣）乎（趙惠文十三年有與此語同云封李兌子則葉陽君兌之封乎）（補曰葉即奉之訛李兌也說見趙策）臣為王不取也魏王乃止（惠之十三年此十年）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惠文正曰無考）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為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

王世貞曰爲趙之計莫若善魏而拒秦善魏猶義秦天下猶或義之而忘虞虢之社稷以及於亡悲夫

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秦王昭正曰見下賢而有聲者相之并猶兼聲威聲相助也言趙強矣兼得秦助正曰今國莫強於趙而兼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句言趙強兼齊秦王既賢而又有聲望者相之所以爲秦腹心之疾也知此乃協此士引喻明切謂春秋罪虞亦不悖秦使趙攻魏之事無見或因其言而止歟所以爲心腹之疾者趙也言秦以趙爲疾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本傳齊閔驕故奔魏魏相之此十一年正曰見後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惠文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魏在趙西爲之蔽秦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

張洲曰孟嘗君田氏之妾腐人耳盜齊之權以收天下之譽其才遠出信陵之下獨此策稍明天下之勢

王士騏曰甚易見之勢

許應元曰歲飢民困越千里而赴閔其危道也燕王甚知計上蔡嘗曰說趙易說魏難今兩得之可謂善說也

歸有光曰從遠之國利守而不利戰文此言非也

秦歃之血也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公子稱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不暇游觀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輸以餉軍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

陸深曰魏已折而入秦又效地請和自救不暇豈能越趙而謀燕故必曰因趙之衆以攻燕懼情見也

歸有光曰因趙伐燕則勢便故燕懼而聽文

按從郢北攻魏則似出襄樊攻汝潁也則此郢為今承天是已若謂江陵為荊郢則江陵在西於魏甚遠矣

許鄢元曰穰侯以自封穰侯之罪魏人知之而秦王獨不知之何者爲於太后也

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彪謂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遡而不偪其說燕也直而不倨與夫臨口虎喝者異矣補曰孟嘗相魏在齊滅宋前大事記附見於昭王十年詳見周策此事實昭王十三年秦紀秦昭二十四年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穰侯攻大梁秦昭二十四年攻魏至大梁此十三年乘郢北元作北郢郢楚別邑其北近魏魏王且從從順服也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並屬太山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愚謂剛博當卽是剛壽正義云壽鄆州縣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補曰得許上當有攻魏字鈌脫秦王昭不問者何也

戰國策卷七　十

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其不當得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補曰魏昭王十三年秦兵至大梁卽取魏安城之役安釐王二年秦魏冉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割溫以和二役皆冉相時而敗芒卯則冉將以伐此策當在其時大事記載須賈說穰侯云云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前功必棄矣下註此章謂與須賈同一術亦以為此年事矣然秦攻取剛壽在秦昭三十六七年後此數年而策已云得剛壽而又不可曉也當考○宛穰廣陶說見趙策○許鄢陵魏地見前秦得其地不知何時

白珪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為周人非也蓋至是三四十年矣正曰秦昭王初年魏冉已用事則芊戎之貴已久十二年而當魏昭元年則其初年猶與魏襄相及正孟子時也趙岐以爲周人何以知其非也但戰國人姓名多偶同者鮑以在魏策中而卽爲魏人謬矣又按燕策白珪逃於秦則嘗仕秦新序孟嘗君問白珪恐亦此時史白珪傳首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珪樂觀時變後復引珪之言曰吾治生產如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則其人在鞅後首句特與李克對論非言其世也以二十取一語孟子正欲以其貨殖之術施之國家者也又新序紀白珪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白珪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則文侯時又一白珪歟或因史所書而訛舛歟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戎貴於秦王宜為秦王今珪說之豈非珪使魏戎來魏不能禁人議補曰姚本云有臣字於君也秦策段產語同正曰段產策不在韓鮑以史註新城君爲芊戎故曲爲之說未知卽是此人否

戰國策卷七　十一

唐順之曰昭忌之說是也而魏之救韓未可謂甚失何者啓函之勢也魏救之太早耳若韓急秦於管而徐乘其後魏可得志也

秦攻韓之管後志河南管城註在京縣東北補曰鄭州管城縣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言地與秦接秦元作梁補曰姚云劉作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柰何昭

田汝成曰昭忌之說離合肫脫可聽宜秦之解魏不崇朝也

李袞曰精字用得妙

張洲曰太后養地蓋魏地而割以奉秦者故收之以激怒秦

忌乃爲之見秦王昭正曰時不可考曰臣聞明主之聽
也不以挾私爲政與正同是參行也以諸國參考而行言參彼
已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
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
下之合補曰一本此下有也字以王之不必也猶言不可測也方攻
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伐一不移伐則諸國知免不急於從
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
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精猶明以爲秦之求索必
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制元作齊趙秦已制

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荆楚齊正曰一本
荆齊是未有稱齊爲濟者字多傍水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言諸國合
而競與秦敵則秦弱秦王乃止彪謂隣國有兵救之卹鄰之義昭王言是也秦伐韓
而魏救之挑秦之禍昭忌之言亦是也要之從約堅則宜救猶救同室之鬭也無從約而救之
則是鄉隣有鬬被髮纓冠而往是豈不可已乎
芮宋魏人欲絶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
養地宣太后秦王昭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
王委與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趙人謂臣
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收

李維楨曰秦所謂坐制天下者也六國從親即不攻秦秦僅畏之乃互相攻伐而仰於秦秦陽恥而陰收其利昔人謂六國自亡是也

邑收之秦王怒遂絶趙補曰姚本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云
云與此文有誤當云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芮宋謂云云
爲魏謂楚王慎襄王正曰無考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索於秦
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
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天下不欲秦伐魏
遂伐齊與魏便地言以所得齊地與魏易兩便兵不傷交不
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魏人正曰該作鼻之名謬下兩之字亦語助管鼻恐即樓鼻說見前令翟
強與秦事鼻之不欲故推之於強謂魏王曰鼻之謂之鼻之與

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劒
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
舍鄙食其傳註止息傳置之舍舍不足以舍之守衛之盛舍不能容強
之入無蘇於秦者言秦輕之無與爲樵蘇者正曰一本蘇作薮是言無人從
之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秦待巳巳厚可以不
與秦事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正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合
秦楚外齊以輕翟強鼻強不合而謂鼻令強與秦事者鼻客強爲之秦入鼻言故輕強此士基
爲強言以激魏王者也此當在襄王時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於此知爲韓人不疑欲以韓魏聽秦魏

本維楨曰意思淺短當時人人辨此策載之亦以備一國之事耳

董份曰此亦可明不當割地之效而六國皆坐困何悲夫

許應元曰論甚是而當時無人聽之迫於目前也

歸有光曰穰侯柄秦用事而須賈斥言其貪戾無親直爲壯也

王弗利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徐安猶）求質於秦（質事有不留之驗乃可入正曰質子之質）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昭王子元年赧王三十九年乙酉按索隱曰系本安僖王名圉）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華陰秦紀作華陽註亭名在密縣事在此二年正曰華陰之華去聲華下華陽史無音）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

時惠王伐趙戰于三梁（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内有梁周小邑也陳留浚儀大梁爲三皆魏地正曰索隱云云梁即南梁又說見齊策）十萬之軍拔邯鄲（秦十二年攻趙虜莊賈正曰魏惠王十八年拔趙邯鄲二十年歸趙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補曰通鑑大事記在宣王二十九年）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此臣魏大臣所稱）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

董份曰自臣聞至不割必見欺皆須賈述魏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於魏也下其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詞意鮮明

田汝成曰此言秦間以堆

楊士奇曰秦敗六國非直用天幸策六國必入其彀中耳

按運用臣以爲字文法無限曲折頓挫

地（欽正曰皐土刀反睪羊益反又凙作澤古書三字皆通此未有據史睪作暴下同徐廣云暴鳶也大事記作暴鳶未詳）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梁之北非郡正曰史記作宅策字訛下同正義引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循猶順也以下文考之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見二國爲秦用遂欲講秦不反覆思之也正曰循即徇）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

質（亦事驗也正曰索隱云少割地而求秦質子）不然必欺（補曰索隱云必稱秦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爲多矣（補曰漢史天幸語本此）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

張洲曰陰必亡以私計動之

城戴補曰一本標孫作賊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
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
不能拔秦兵必罷音疲陰必亡陰穰侯別邑正曰陰卯陶說見趙策
則攻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補補
曰史願君逮楚趙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未以攻梁
自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
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
已兵未至而與秦講必爭事秦從是以散從横之從而君後擇
焉擇其所與於散從之後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

按須賈剖析利害處如指諸掌雖爲梁作說客實爲穰侯謀也以故亟罷梁圍

以兵哉先割取時不用兵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
爲陰啓言得亡國以拓陰之封地補曰又爲止已合策文有脫誤見後兩機盡
兩謂得縣邑封盡無遺也故宋衞效魏自比小國二國二國也尤憚憚元作憚尤
秦兵出地而小故愈畏秦已合魏合秦而君制之補曰史云又爲陶開
兩道機盡故宋衞必效單父秦兵可全云云按此文明顯姚註亦宜引從之正義云故宋及單
父是陶南道魏安邑及絳是陶北道索隱云穰侯封陶魏効絳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通陶
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愚謂可全卽上言不用之意何求
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
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彪謂賈之說不足以已秦也爲其爲魏也過深

而說秦者不切夫以秦爲天幸而欲其無行危
也秦豈信之哉秦行是何危之有且其爲魏之
過深也適足以疑秦豈沮於是哉梁圍之解將
別有故非賈力也正曰大事記畧載此章及穰
侯攻大梁章謂同一術愚謂魏利於少割穰侯
喜得此地而罷兵亦無不可大事記周赧王四
十年秦昭三十二魏安釐二韓釐二十一趙惠
文二十四年秦以魏冉爲相國伐韓暴鳶救魏
魏冉破之斬首四萬鳶走開封魏割八縣以和
魏冉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割溫
以和四十一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魏冉伐魏
拔四城斬首四萬四十二年趙魏伐韓華陽秦
魏冉白起客卿胡傷救韓敗魏將芒卯華陽斬
首十三萬取卷蔡陽長社又敗趙將賈偃沈其
卒二萬於河取觀津魏予秦南陽以和以其地
爲南陽郡遷免臣居之○通鑑綱目書畧同不
著暴鳶芒卯等及以地爲南陽郡一節補曰按
史魏安釐王二年三年四年連歲魏冉將兵來

伐二年之戰自暴鳶救魏敗走年表秦紀魏世
家魏冉傳皆云兵至大梁次年之戰下地最後
華陽之戰趙魏伐韓秦救韓敗趙魏走芒卯但
史所載有差互紀以擊芒卯華陽傳以走暴鳶
此爲次年事華陽之戰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
趙韓魏八縣三縣之殊十萬十五萬之舛故大
事記參定書之今考此策須賈之辭謂戰勝暴
予割八縣地未畢而兵復出此大事記所以書
此後繼於走暴鳶之後但策首書秦敗魏於華
恐於華二字因下章誤衍也○又按秦紀昭王
三十四年書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
臣遷居之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大事記於魏
予秦南陽後書以其地爲南陽郡遷免臣居之
卽以此爲是年事按南陽凡二其一河南之修
武其一鄧州之堵陽免臣者以罪免遷守新邊
秦不信敵國之民故徙其國人使錯居之前此
二十七年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大事記必謂
前已備楚故今以新得之南陽而不知紀書乃

許應元曰以名毋喻朝秦其詞迫其情哀

王鏊曰此轉妙 唐順之曰許綰當是勸王朝秦者入而不出綰之閑尚可食耶訢論是也縮切何思

謂秦與韓魏上庸地爲一郡於南陽上庸屬漢中今房州竹山縣則正鄧之南陽也次年乃書置南陽郡秦南陽郡卽鄧而修武更置河內郡不聞兩南陽也昭王四十四年秦白起攻韓取南陽絶大行道使秦已置郡不應復云爾大事記亦書之矣此條蓋因魏入南陽以和偶與下文南陽免臣相次而致誤爾因上論大事記文附於此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補曰一本訢作訢是下同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所學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補曰姚本也作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

戰國策卷七　十八

歸有光曰至此辭愈迫而情愈哀明白痛快可爲涕下

黄虎臣曰秦未索其下而先効其上是欲安鼇之慝

許應元曰長信侯疑卽許綰也許綰相魏不見史然長信侯亦無名故疑爲一人詳入王於秦句可見

按周訢善設詞支期善用計盡魏之不入而先請應侯亦者兩人力也

歐大任曰三句側應得妙甚

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頃襄楚王入秦句絶王以三乘先之先楚至秦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魏相之善應侯者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

戰國策卷七　十九

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問何所安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緩也候其入欲與之議正曰無考之緩樓鼻韓策並見樓鼻皆此時人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令王見而辟疾臣已恐

許應元曰又期先以死恐長信故其心先折而不待王之畢辭也爲人臣厚一比暱之友而責其君長信何復道哉

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
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雖死於路猶將行長信侯曰
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能使應侯止王之行願王
無憂彪謂周訢之愛王也甚忠其諭王也甚切賢智人也釐王不能聽而聽支期期豈賢
於訢哉蓋期之所効者事而訢之所諭者理庸人固可以事而難以理諭也微二臣者釐其
爲楚懷義號曰爲我爲王以爲秦以爲魏之爲去聲

田汝成曰善用不勝不如用不勝語險約可觀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
講孫臣人並魏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請當其
時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

戰國策卷七　千

且曲中事理

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計不
及也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得秦封受其璽段干子也

歸有光曰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勢必無魏不待明者必能察之奸人以地事秦此猶是當時之害孫臣之言可謂名言唐順之曰設喻當

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元作
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
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
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
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

田汝成曰好譬喻切中

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革更也對曰王獨
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猶上善用勝矣補曰正義云博頭有刻爲梟鳥

許應元曰安釐好博以其所耐遇之孫臣善於諷人

形者鄭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爲餘行也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
食也食者行棊握不行也故史曰便則行不便則止今君刼於群臣而許
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
乃按其行按猶止記四年有補曰史安釐王四年華陽戰敗後段干子請予南陽以和此策云按其行通鑑綱目云王不聽卒以南陽爲和

茅坤曰唐雎之說中情事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
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元作且下同者
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
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

戰國策卷七　王

許應元曰魏故多奇士唐雎侯嬴朱亥其選也

秦王昭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
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
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
任矣不堪其事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

田汝成曰稱東藩如此則非但與國乃帝秦也恥哉

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
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
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
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
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

楊慎曰虞卿之計知矣然後百范痤不能合從也何者秦王遠交近攻之說而且禁出兵撓之說聞與相借以昭其救又虛聲以聳其心六國之醒猶矣又何能從親以擯秦乎

田藝衡曰魏王何其不省事也買州如此欲圖長存得乎

張洲曰插國用事已攝其主於危亡救死無計而以市道說君聊哉痤也

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記十有年

虞卿謂趙王惠文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魏相補曰一本作痤史與此同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主從也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本周卿此特主徒隸者耳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

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猶細事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元作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用言可任者補曰一本國內無用是外

按痤言蘇趙之欲此有以亦中信陵之長矣是以信陵言于王而免之

呂祖謙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料秦莫納竭力助韓則韓不至失土黨而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為秦所吞矣其後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于外六國盡亡魏雖再用猶能收合諸侯折挫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

徐成任曰此篇論秦最切

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襲言猶因趙之故態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十一年有與其以死市下元在趙策補曰從舊在趙可

魏將與秦攻韓朱己史作無忌補曰史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云云大事記據之以其辭云秦太后毋也以憂死故附載於宣太后之薨之後在赧王五十年按朱己即無忌字訛也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

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秦昭四十二年此十二年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為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補曰一本標也作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此十二年桓惠立八年矣補曰大事記云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毋后用事也愚按是時秦宣太后趙惠文后齊君

茅坤曰千年以來絕調之文絕世之筆
真德秀曰按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為論事之法

按何也以下指攻秦亡韓之後必不伐楚與趙之故

許應元曰歷陳秦所不敢以明當時諸侯坐失機會

張居正曰又字變化

王后皆專政韓亦然也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地蓋嘗喪地於韓今欲取之而今負強秦之禍也補曰史負強秦之說據此則負當從特訓從策文則負任在背以為喻也史義長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補曰便事史並作更字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補曰史作絕上黨正義云韓上黨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則是復閼與之事也先時趙奢敗秦於此補曰復扶又反閼與音遏豫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倍音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元作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補曰三十史作三千者是危隘史作冥阨即黽阨也說見楚策大事記秦向楚有兩道涉山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此是榦索隱正義之文按二家本文似以涉谷為地名當考正義云從褒斜入梁州即東南至中州攻左城山險阨之塞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補曰大事記引正義云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

戰國策卷七　二十四

按秦故有以下直指亡韓之後必首伐魏

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大事記今本作東向鄭州者恐因上文訛○史右蔡左召陵正義云上蔡縣在豫州北召陵故城在豫州郾城縣東並在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召陵在南面向東皆身之右定無左字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補曰衛齊皆在越韓魏之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垝津池缺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補曰史作秦固有懷茅固故通正義云懷州武陟縣西故懷城括地志云懷州獲嘉縣東北有茅亭即蘇忿生邑攢茅○邢丘見秦策○史城垝津索隱引策云邢丘安城今本無安字恐之字即安訛也史此段後有安城字正義云在鄭州原武縣東南垝津索隱云在河北垝九毀反正義引杜預以為汲郡城南延津愚按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廩丘故作邢丘鄭丘餘無見蓋地皆壤界也索隱云共汲皆縣名屬河內共居庸反又見下劉辰翁以為共汲河者也

戰國策卷七　二十五

秦有鄭地得垣雍秦紀註河內卷有垣雍城補曰正義引括云垣雍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雍於用反決滎澤屬滎陽書註在敖倉東南補曰史作滎一本同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補曰正義云言韓亡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滎澤決溝歷雍灌大梁也大事記云始皇滅魏果用此策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安陵魏之不欲攻韓者與群臣異故惡之秦之欲許之久矣許言聽之久言秦之先自惡之正曰史作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大事記策文則以策為明順許史作誅正義引括地志云安陵在鄢陵縣西北詳見前

司馬遷曰晉適太原之據壘中中人曰秦之敗梁引河溝而灌太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蓋秦實用此策
按安陵魏人不欲攻韓與群臣異故惡之
按許史作誅

謝肖光曰懸言諸國之危以撼諸侯坐待其斃

〇大事記按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葢安陵趙襄子所封其後遠別為十國附庸於魏今魏反令使者許之於秦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高陵屬琅邪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昆陽葉陽鄰故秦久惡安陵正曰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誤也注尤非正義云葉陽今許州葉縣昆陽故城在葉縣北舞陽故城在葉縣東此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大事記葉陽今屬汝州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周紀註南國江漢之間又曰南陽也今詳此時屬韓正曰正義云南國今許州許昌縣西南許昌故城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大事記安陵在鄢陵縣西北則去許汝不遠矣愚按韓公云燒舞陽葉襄城其地皆壤界也

戰國策卷七　二六

張居正曰慎危而力

唐順之曰此論甚正非深於事情者不及此

按異日以下追論韓未亡而魏且困於秦兵如此

故曰南國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補曰魏國豈得安哉史作國無害大事記註引策文當從策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補曰史不愛安陵氏下文可推〇大事記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為非己地而不恤也異日者異猶他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絳安邑時有補曰史無上文餘字卽以有字屬河山云云策文則當有有字河山以闌元作闌下同闌入之闌正曰按字書闌門遮也闌門也牢也通作蘭王莽傳牛馬同闌師古云蘭謂遮蘭則闌亦可通闌入之蘭本作闌亦作蘭於此義不切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橫元作林軍橫之軍正曰史作林鄉軍林鄉地名見芒卯謂秦王章大

吳寬曰信陵君說魏且無親秦且料秦必滅六國乃休可謂先覺之賢者矣

事記自秦伐林鄉以來至于今也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句陽有垂都亭正曰北引徐廣說彼文元無都字補曰索隱云有廟曰都正義引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宛句縣索隱云文臺臺名大事記不取者豈以飽策有臺已播游已奪之云與此類特泛言之邪墮許規反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補曰大事記報王四十年韓侯圍大梁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衛在河淇之間與陶拔故范蠡亦云北至乎闞魏記註在東平須昌補曰史北至平監正義云平卽兗州平陸監卽故闞城在平陸縣西南所亡乎秦者山北山吳華之屬正曰史出南山北兼無山南字疑缺文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鄭州屬韓汝州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綏並

戰國策卷七　二七

唐順之曰論至此非深識范雎情狀者不能詳悉若是其較量六國存亡先後形勢了然蓋信人傑也

按異日以下直說韓亡則魏受秦之禍必烈

魏地也河外河內補曰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陝虢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大縣數百名都數十補曰史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補曰史作由此大事記從策文改異日者從之不成也元作矣補曰姚云矣劉作也史同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兵秦撓之以講以求地猶撓之韓知亡猶弗聽補曰史識亡宜從策投質於趙質約也見下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鴈行言以

何孟春曰秦之無厭而六國適以無策卒滿其欲

一按是故以下講說從楚趙以存韓爲刋

次進補曰爲去聲以臣之愚補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
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補曰史之下有欲字大事記從之之無
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
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補曰史無乎字大事記從策補王速
受楚趙之約而挾韓補曰大事記以策補而字之質以存韓
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
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
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
大時已補曰史作天時大事記從策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

使去音通其道不通他使將爲關也正曰莫句補曰史作共甯下云使道安城出入賦之云云大事記從之正義云共衛州共城縣甯懷州修武縣解題云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蠶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故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爲韓而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賦征取是魏
重質韓以其上黨也質有要也正曰質猶贄韓以上黨爲質也共有
其賦韓魏共之補曰史作今有當從策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
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
得韓以爲縣則魏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已附梁今
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秦輕之也正曰易攻易也楚

呂祖謙曰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蚕食其地使與韓中間絕故信陵君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爲韓而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許應元曰受魏重魏畏魏必不敢反魏使有扼吭拊背之勢

趙大破魏齊甚畏皆爲秦所勝制天下之西鄉而馳秦
入朝爲臣之日不久記有與上二章相次彪謂言秦之情者衆矣無白於
此者也補曰大事記云信陵君之諫世家不載其從違亦不書與秦同伐韓取故地必以其言
而止也信陵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失
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爲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於外六國垂亡魏
始再用之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雖雄之勢未可量
也○此章大事記據史文具載又以策文易史之難通者註釋甚詳而於信陵惓惓歸重焉太
史公謂說者皆以魏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
乎劉知幾譏其舍人事而言天大事記之言殆爲遷發也愚謂戰國四公子並稱特以好士之

故黃歇亂人其事惡矣趙勝不能用趙奢廉頗而割地以召田單受馮亭之嫁禍幾至亡國田
文怒小丈夫之譏而滅一縣不忍呂禮之嫉害而爲宗國召兵尚奚足言哉其合從難秦歇既
敗衂勝僅合楚趙之交以佐魏救獨孟嘗信陵兩戰敗秦又臨函谷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名義
索然信陵存趙郤秦義烈甚高河外之戰威震天下且退讓不伐閽過能悔其才與智皆非餘
子比也因大事記稱惜之言輒附著之
長平之役此十七年正曰秦趙之戰多矣此策時不可考謂
秦趙搆難而戰
魏王曰不如收元作齊趙而搆之秦搆者合其戰也收趙而助之趙必與秦合戰
王不搆趙趙不以毀搆矣毀折也言不收趙趙不能以毀折之兵獨與秦合戰
而搆之秦趙復闘闘必重魏是

張洲曰秦之患六國也往往以地寄之而六國之君往往受其欺而不復悟

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荊欲意或欲也欲焉而收荊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也荊齊在魏東不樂屬秦而欲魏爲之長待之也待魏之東正曰荊齊趙皆在魏東長之爲之長也待之待其事也欲王者此士願之之辭與上王欲焉不同也姚本長之下無也字

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正曰注非說見趙策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韓所得魏地補曰垣雍見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

許應元曰王知空割之不敢責之之計而不能不從者貪與長相兼也

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

魏王曰善

何良俊曰此樓梧必有與秦人善者而欲相之

王士性曰將管十三字一句文法

樓梧約秦魏補曰姚注一作郜前有樓郜約秦魏卽此人此時事也將令秦王昭正曰無據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正日未見非梧遇而無相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補曰一本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

何孟春曰三晉天下強國不能置相而聽與齊秦削甚矣

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正曰註謬甚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群臣能得齊事者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補曰此時必魏合於齊○將令之令平聲

許應元曰特援而無政者國必亡

田藝蘅曰若但與國不可恃雖己亦不可恃也

十補八年此八年春申未封正曰追稱之辭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漦正曰此不相涉齊策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釐字卽萊左傳公會鄭伯於郲杜註釐城劉向引來年作釐牟古字通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宋滅之哀公八年正曰卽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分曹衛田事凡言亡非必國滅也繒恃齊而輕

越繒禹後屬東海補曰姚本恃齊以捍越春秋鄫穀梁作繒杜註今琅邪鄫縣齊和子亂太公田和正曰恐非而越人亡繒哀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補曰左氏莒人滅鄫鄫恃賂也註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此或說爲齊鄭恃魏以輕韓魏補補曰此宜有衛字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正曰大事記安王三年楚歸鄭榆關十一年魏韓趙敗楚師於大梁榆關正義云榆關在鄭之南大梁西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僖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衰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補曰周策宮他謂周君曰云云畧同○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襄王十八年秦韓魏齊共敗楚將唐昧事大事記謂史稱趙與燕齊滅中山齊非

許相卿曰賓秦非失也獨信春申乃魏之大失春申之和於魏豈爲魏哉今魏

代楚受禍耳

林夢鶴曰詰得妙且盡情僞

唐順之曰此等折難皆因其自知者令人不得不心服

中山與國若亦未然說見燕趙等策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亡作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補曰一本畜作稸此書多作畜或化於利化猶移比於患比猶近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元作質秦而久不可知久猶後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猶是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咠亡乎咠胥何待也補曰一本咠作胥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問以何國爲強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

田汝成曰此句非是與定于一大異矣

何景明曰此客亦反覆小人哉

田汝成曰冉策之善非請冉專扒計不爲秦哉小人之為智也動相傾而已矣

韓之事王自知矣補曰此恐與信陵所諫同一事

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異基補曰索隱云酈審趙三人並以六國時衛有司馬食其慕其名也曰慮久以天下爲可一者慮久熟慮也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指合從之人補曰茲公未詳史夏侯嬰食茲氏注太原縣名春秋昭王年注莒邑老又地不相涉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爲期言期於不可必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倍從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從食其所資者從也而以資子之讎也謂橫人將以食其之從惡之於秦讎秦也正曰時與人不可考

秦拔寧邑此二十年正曰秦昭王四十一年魏冉已免相此十一年餘說見趙策魏王令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元從才從冓下同謂與秦講魏冉曰王無聽無聽其講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正曰邯鄲趙都凡攻趙皆言邯鄲此策罷邯鄲

許應元曰吳慶之言是也易制者攻之則以爲力而畏強者已入脩其北秦人之游說也

必非赧王五十八年解邯鄲圍時事且秦紀書
拔寧新中次年赧王五十九年年表韓魏楚救
趙新中而秦兵罷不聞卒拔也是歲赧王入秦
而此云過二周攻王是二周無恙時也決爲在
前無疑寧新中非寧邑詳見趙策吳慶吳人正曰無考恐魏王之講元從
遣再從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
乎天下皆曰王近也近親也天下以魏爲親秦故外之秦因攻之王
不近秦秦之所去去猶遠正曰王非親秦乃秦之所欲攻去者皆曰
王弱也無秦之助王不弱二周言實不弱視二周猶強也秦人去
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
弱之召攻乎若講於秦復示弱也

許應元曰莊子所稱蓋左傳所載季梁在而楚不敢者隨大夫也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魏人非莊子所稱正曰不可考亦不知何時聞
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此於行路犯風日故焦焦故不申濡潤乃申耳
頭塵不去皆以欲見之速故不暇補曰焦卷也申舒也文選申作信去作浴往
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補曰行道也方北面
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
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
曰吾用多所用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
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
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

田藝蘅曰此必爲從說者故不欲魏之攻趙

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
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疑即胥正曰孟子記魏人以爲此人明非安釐之世矣若謂宮他曰子
爲肖謂齊王王庭正曰無據事必在前曰肖願爲外臣令齊
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肖魏臣而假重於外
是示齊以無魏之重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所不重爲
無肖是也正曰齊必不以無魏重者而害有魏重者不可示以無魏重也故公不如
示有魏公曰令肖以此說齊王齊之所求於魏者臣請
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因齊

歸有光曰周肖小人也詐已設外而示人以弱宮他雖得正論以彼較此相去殊倍矣

之資以得魏重肖當作胥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成
自郊迎唐雎元作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
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
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
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
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
忘也補曰史云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
願公子忘之也語尤簡潔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

楊維楨曰予謂信陵之客一人而已公子有功于趙而矜我公子曰願君忘之予以唐雎爲上客

王紱曰千古名言當書之紳

黃約言曰不可忘者以施報德也不可不忘者應德于鄙施勞然四豪之客若唐雎者其言之近理者與

鍾惺曰客說公子其詞甚長而公子能聽之此信陵君美處

王鏊曰縮高明于父子之義安陵君明于君臣之義信陵君可謂知過能改者矣

何洛文曰復致也

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卒猝同）

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鮑謂唐雎此十一年求救年已九十餘至是又十年其陳說益高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歟賢矣正曰史不二語且恐有誤姓說又見後章）

魏攻管而不下（補曰管見前策）安陵人（魏記註召陵有安陵）縮高其子爲管守（補曰秦攻韓管而得之縮高之子爲秦守者也通鑑綱目縮高之子仕於秦）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尉之持節者）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

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復猶重也信陵言之矣今申之）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守人其子之人正曰守字句補曰一本標一作人之所大笑）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王魏王正曰秦王）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正曰說見下）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管在秦東可以捍魏正曰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補曰姚本此有也字）無忌將

陸深曰戰國惟此策大類左氏辭令

張居正曰敘事從容

歸有光曰信陵之爲人非悍而自用者聞安陵之言必釋管也縮高以忠義不偏死以全安陵善矣能偶得其子心乎攻管之事不再見爲縮高之子亦不忘死以報其父可也

田藝蘅曰縮高之死忠矣義矣信陵君能不衡而謝之義亦有可取

發十萬之師以告（補曰姚本作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王也安陵屬召陵召陵屬魏而此謂成侯爲先君蓋先特爾屬趙）受詔襄王（魏故上曰猶魏趙襄子補曰大事記引作襄王見上）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大府謂魏受詔襄子而受魏之憲則此爾屬明矣憲法令也正曰大府之憲卽受詔於襄子者上篇猶言第一篇也）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補正曰有常卽常刑也）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正曰亡人）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補曰一本集謹字姚本謹辭則雖乃謹之訛）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

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元作爲）人臣之義矣（正曰無爲人臣者不事二君之義）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困猶不通）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拜所以謝也以安陵釋其罪故謝鮑謂縮高之義直而善處死夫以信陵之復而好遂高不死必加兵安陵城破之日固不免死而以此死易一國之命可不謂仁乎正曰信陵君賢而服義使其再聞安陵之辭亦將翻然而悔矣陣不以直逞欲殘民決不爲也縮高不

許應元曰安陵之世國危孔棘矣猶恃色寵以自航也能無亡乎

按龍陽君當是王幸姬詳有言美人者族何可見其稱臣則臣妾通稱今代婦人奏疏亦稱臣

田汝成曰以幸臣而惧美人之進豈同類耶可發一咲

黎民表曰以下是餘語閑推

恐須臾之死而成其過惜哉補曰按上章無忌書謂王之使者譖安陵於秦而此策云云未詳管守子守之守使者大使之使皆去聲

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正曰幸姬也策言美人又云拂枕席此并楚安陵君鄢陵君壽陵君趙建信君之比長孫左輔于武陵等詩用前魚字皆以宮人言之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臣元作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

戰國策卷七　三八

惡而得爲王拂枕席補曰一本今以臣凶惡按孟子惡人註謂醜貌人此疑衍凶字或之字訛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在庭則人爲之趨走避人於途在途則行者避補曰避一本作辟宜音闢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褰揭也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以不若爲誤正曰誤猶言謬矣當句然恐是誤字訛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元作乃其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摯猶進正曰摯說文握持也又字同摯贄

田汝成曰游當作斿字之誤多水旁也

義亦可同其自纂元作纂繫元作繫也完矣纂覆也言自結於王正曰高註帽覆似亦作纂義按纂組類固結之義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我謂欲進之人正曰爲我用猶言如我寵上句言未必得幸此句言假使得幸未必知我也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正曰此策不知何王未可以安釐襄哀之世遂附之也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將出兵先令以警之其從於王者凡兵械當從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

戰國策卷七　三十九

旌旗之舟上繫之之猶於也亦以楚攻秦臣爲王之楚王耳補曰一本作胥即此說者臣之反而行行兵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欲其亟反不必見考烈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莊襄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自足不待楚也今詳春申在時魏歲受秦兵惟此三十年無忌率五國攻秦可當此語此及下二章元作韓策正曰事譏未明

魏鞅魏人爲魏說正曰一本魏鞅史作觀津人朱英見楚策○史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諸侯合從西伐秦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皆敗走考烈王以咎春

許應元曰言不然王見春申之弱楚

君順之曰不能愛其許鄢陵尚能為楚蔽乎

申君以此盜跡客有云云於是去陳徙壽春 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也其於執也不然先君者先春申用人事之 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鄳元作澠 隘之塞魏記所謂冥阸為江夏鄳縣註楚險塞或以補曰詳見楚策註 不使補曰史作使是不使句絶下與不可對文 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倍音背此昔者所以未嘗見攻 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梧屬楚國此時爲魏正曰漢潁國梧屬彭城與許鄢陵不相接左傳襄十年晉師城梧及制杜註皆鄭舊地制即虎牢梧必相近此時鄭爲韓按史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予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以此參較則策有缺誤徐廣云陳在許東南蓋此時楚徙都陳也 割以予秦相補 去百六十里言秦伐楚之近不須假道 臣之所見者秦楚鬭之日近元作也正曰史作秦楚之日鬭也此策鬭字銜次在之日上 已正曰元在鬭策今詳其文當屬楚

由汝成曰意見沒御不成策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輸安邑里名 爲之謂安邑補補曰宜有邑字大事記有 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今闕王言故立其次補曰一本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大事記前漢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此策云云六國已遣御史監郡矣非獨秦也正曰魏都安邑在惠王未徙大梁前昭王十年獻安邑於秦章次不當在此

景閔王安釐王子補曰名增元年秦始皇五年巳未

許應元曰至此魏之亡形成割地亦亡戰亦亡宜地則亡差緩戰守非所用矣

秦攻魏急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城此十年正曰說見後 或謂魏王曰補曰孔叢子云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吾私其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云云下文並同 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棄謂戰而喪地割地賂之正曰見下謂 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死謂敗死 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補曰孔叢子註言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爲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爲易蓋當計其勢如何爾在棄之用之得其宜 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

王鏊曰魏能不恥之能

許應元曰呂氏必主代魏者故曰王之怨報

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元作質正曰孔叢子註云景閔爲太子時嘗質於秦 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怨謂不韋主攻者也 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執政之臣 至於長輓者長爲輓車之人 故畢曰畢猶盡 與嫪氏乎嫪毐秦太后私人 與呂氏乎不韋也此言與嫪氏耳 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因毒而割故功在毒 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

張洲曰秦攻殘忍秦虜人也不難竊其母以逞其志而終聽太后廢婢之言亦人之討跡若

國贊嫪毐毐貴矣今又因之以割是以魏助之也以嫪毐勝矣以敗爲不勝王以國贊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補曰孔叢子註言太后德王則秦不加兵是乃王以此交秦爲天下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言昔之交在卒歸於欺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時二人已惡天下必舍元作合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正曰大事記以此章附見於始皇八年封嫪毐長信侯之下謂嫪呂爭權畧見於此景閔元年秦拔二十城策言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則此在後矣二年拔朝歌二年拔汲大事記所書則拔汲之年所謂秦攻魏急者葢其時矣補曰大事記曰子順進退有聖賢之風寧忍出此乎

許鼎元曰安陵蓋魏之庶尊封於安陵者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元作且下同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十八年亡魏二十一年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補曰錯置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

田汝成曰唐雎安得此時甚亡將一百四十餘年矣唐順之曰秦陵詐無信之國也得安陵直復以五百償之哉安陵君之不與是也

田藝衡曰觀安陵君爲縮高之言則亦能自守其封者

廣其地正曰設辭易也實欲得之當識其意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搶突也補曰太史公語本此說苑作顙地師古曰搶千羊反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僚吳王昭二十七年彗

張洲曰唐雎能扯新抉秋胡虎徒之秦而與之爭卒令安陵奇甚北其賢於荊軻遠矣

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傀韓相見韓策及刺客傳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吳越春秋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倉鷹擊於殿上補曰倉即蒼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吉徵祲灾氣自三子言之爲吉正曰說文祲精氣感祥也此休字猶言祥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擾也正曰撓屈也奴効反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諭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

田汝成曰以秦王之執安陵使長跪而謝皆解上之寓言

者徒以有先生也 雖自鼂十一年請救至是五十餘年矣彪謂諸刺劫之上

自曹沫以至荆軻皆不聞道惟若唐雎者可也爲其激而發不專志於此也正曰唐且之名見於策者不一秦策應侯遣唐且載金之武安散天下士魏安釐王十一年唐且說秦是時應矣始相雎老於魏不應復爲秦用又一唐且也且爲魏說秦時九十餘至與信陵君語猶夫十年已百歲爲安陵君使秦有滅韓亡魏之言魏亡在始皇二十二年上去說秦凡四十二年尹不存矣又一唐且也楚策唐且見春申君又一唐且也新序秦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云云當文侯時又一唐且也魏謂此策文甚明諸事多難信以始皇之兵威何憚於安陵而易以五百里地是特爲之辭而使之納地耳唐且之使愚矣雖於言不屈豈終能沮之乎荆軻之見也匿匕首於圖秦法侍者不得操兵此云挺劍而起何也其辭固多誇矣

戰國策卷七　畢

戰國策譚棷卷第七 終

戰國策譚棷卷第八

韓 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illegible]農得新安宜陽○按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潁川今許州父城今封丘縣古封父定襄今山西忻州定襄縣襄城今許州之縣潁陽今河南府登封縣潁陰今許州臨潁長社今許州陽翟今開封禹州汝南今汝寧府弘農今陝州盧氏縣新安今河南府今縣宜陽今河南府縣正曰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城陽鮑引漢地理志爲言鄭亦韓地而猥謂不取誤矣

康子 莊子子補曰名虎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共滅智伯分其地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 補曰見秦策 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 溜言甚無積潤補曰溜多山石水所溜也 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 言地薄鄭人不備正曰言地險寡足破衆 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 正曰取鄭在哀侯二年 王曰善 諸稱王皆非當時語 果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大

皷大任曰古作石留許應元曰石留倘言石田非沃野也田制鄭曰一里一人一作百里一人一作十人

君臨之曰是時鄭已亡古鄭所寄地

戰國策卷八　一

烈侯 景侯元年安王三年壬午正曰當云景侯虔子元年史列侯取列烈

通按史名取

韓傀相韓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今註本無俠字俠、又累力追反鮑韓于傀作鬼藝文類聚引作韓傀今按傀字呼爭徒回姑回那鮑中號等三十一傀與俠累字音有差互訛韓說又見後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政正周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猶以此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以救得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軹之里名齊中補曰軹即河內軹縣一云深井里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政時去游齊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

補曰一本問曰姚同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薄猶迫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補曰一本具酒觴姚同仲子奉黃金百鎰仲子遂字補曰索隱引高誘云嚴遂字仲子今本無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補曰一本固謝史姚同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肉之肥美者正曰說文甘美也脆小耎物易斷也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辟除屏闕去之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

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麤糲之費丈人尊稱政也粟十六斗為一東春米一斛曰糲補曰一本夫人史姚同韋昭云古者尊大嫗為夫人又或作大人糲落蓋反又力制郎達二反以反足下之讙補曰一本交足下史姚同反字必誤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illegible]為辛老母在前[illegible]政身未敢以許人也補曰一本居市井者徒幸乃養老母老母在史姚同無前字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

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補曰一本至淺鮮矣史姚同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補曰一本我不受史姚同雖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感言動心睚眦怒視也補曰師古曰睚音厓舉眼也眦即背字罪引匡也言舉眼相忤者即殺之也一說睚五懈反眦士懈反瞋目貌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補曰濮陽濮陽縣

楊一奇曰無故而致百金不義也無故而擇一死不仁也

屬東郡表秋時帝丘也 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補曰一本無而死二字姚同 仲子所欲報仇者補曰一本無仇者為誰史姚同 請得從事焉補曰一本無此五字姚同史有 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補曰一本韓相傀姚同 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設陳也補曰一本無多居處甚四字史有 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衞相去中間不遠事泄易[illegible]補曰一本韓與衞中間不遠無相去二字姚同史有○司馬貞引高誘云韓都潁川衞都東郡濮陽故云云今註本無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謂相可否 生得失則語泄補曰索隱云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語泄今本無此文 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次兵罷也蓋以劍為兵正曰仗執持劍也 韓適有東孟之會東孟地缺補曰索隱引高註東孟地名今本無 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衞侍者甚眾補曰一本無侍字史姚同 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補曰姚本無殺字 韓傀走而抱烈元作哀下同 侯按鼇侯策及傳皆言哀侯而記及其表皆書列侯策傳可

田藝衡曰荊軻所與非人遂敗迺事政之見得之
唐順之曰機事不密則害成聶政蓋工於為機者
董份曰聶政獨行仗劍至韓即一言可見其氣如荊卿欲易水之上就車不顧只此時構士生色
又曰直入登階須刻事成雖亡其身要亦卷夫

許應元曰面皮作皮面
劉貴棠曰皮讀作披
陸深曰此屠不露主意

為誤年不可移也補曰說見後 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補曰一本無擊字姚同史有 因自面皮去面之皮補曰索隱云以刀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列女傳作披益以刀旁面而去其皮也 抉眼屠腸抉排也補曰史作央一本自屠出腸史姚同 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縣金募知者 久之莫知誰補曰一本誰子史姚同 政姊嫈補曰一本無嫈字姚註劉有嫈么莖反史作榮 聞之曰吾弟至賢補曰姚本無吾字 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哭自吾意耳 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持也 是其軼賁育軼車相出

田藝衡曰應上勇敢士

董份曰政猶春秋間刺客常事然以為烈若姊則尤奇故斥次其事令人撫劍於數千年之下猶為歔噓者
楊維楨曰政孝義人也使生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吾為仲子輕殺哉始以母在而得身毋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嗚呼身豈有二哉自非闇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死之之所猶不可以不慎而況死其非所乎此予感政為孝義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

也 高成荊矣說文成荊古之勇士今對賁育復以兩人補曰姚本而高呂氏春秋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王而周人皆畏按此對豫讓言則一人也 今死而無名不顯其人 父母既殁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不顯其名恐累及姊 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衞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列義列可陳正曰列烈通補曰一本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姚同 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姐不避菹醢之誅菹酢菜也言剉斮之如此補曰周禮註醢蠹菹之類菜肉通稱全物

於人不得爲仁人義士守死之善道也

若聶爲苑記文醢肉醬**以揚其名也**此三年書政殺韓相俠累刺客傳有彪謂
政之始終於其親孝矣其臨財也義矣嘗欲評
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偶以謂人之居世不
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爲人知也遂唯知政故得
行其志借手遂論猶細人三政不幸誤爲所
知故死於是使其受知明主與賢相則其所成
就豈不有萬萬於此者乎哀哉惜引大事記按
大事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
年烈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
嚴弒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與哀侯之弒相
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
俠累有郤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其氏偶同
故刺客傳誤以爲哀侯之時策曰東孟之會韓
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曰聶
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蹴哀侯而殪之是故哀
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弒
其子懿侯即立許異將誰相哉俠累既死烈侯

猶在位十年謂之終身相可也則此乃烈侯三
年之事但戰國策誤以爲哀侯耳又烈王五年
韓嚴遂弒哀侯解題引正義云紀年晉桓公邑
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若山
堅即韓嚴也若山即懿侯也愚按此事國策誤
合二事爲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故溫公與劉
道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大事記考之未盡
且史記年表世家兩書韓嚴是聶政之事乃嚴
遂而弒哀侯者乃韓嚴大事記謂氏偶同又不
知韓嚴遂韓嚴國氏名交混也通鑑書嚴遂弒
哀侯大事記因之未改當從史書韓嚴綱目書
嚴遂下註哀侯以韓廆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
害嚴遂刺廆于朝併中哀侯亦仍誤也正曰史遷
作刺客傳失在與盜而年表書盜殺韓相俠累
獨爲得春秋書法綱目大事記不能易也父母
遺體不敢毀傷以不義而滅其身得爲孝乎非
有夙昔之遇如智伯之於豫讓非有累世之恩
如韓之於子房以欲報仇之故厚已而使爲不

田汝成曰此交相重之計詭哉

唐順之曰人臣進說視國之大計何君若先探人主之欲而後言之此正妾婦之道比其說合而又揚揚於人曰吾能得君歡夫耳

田藝衡曰揣摩之術亦旌之於君

徐中行曰勉其臣之盡忠已先爲許何以事君

許應元曰昭侯可謂善行其術者

義得爲知己乎鮑陳說區區陋矣補曰姊嫈之
狹蓋兄弟之義策述其言以爲不愛身以揚弟之
之名而說者徒知論名而不及義此皆晉國之
習也史記云向政知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
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
者亦未必敢以身許仲子也列女傳云嫈仁而
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云云此之謂也愚謂子長得政之情子政得嫈
之志然一則曰列其名一則
曰不滅名猶免世俗之失也

昭侯 莊侯子元年顯王十一年癸亥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
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
也 補曰史申不害者荊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爲相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
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
吾誰與而可 與魏耶趙耶 **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
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 惟亦思 **乃微謂趙卓**
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
用 可豈可 **盡忠而已矣二人各各進議於王以事**
補曰一本各進 **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
之 補曰此術之最下者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 仕其從父兄以官正曰註贅 **昭侯不許**

楊維楨曰世以申子爲術非昭侯乃以謂學於申子入和之私謁使之辭下請罪而昭侯固賢於申子而申子又奚足以師昭侯也哉 [illegible]

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德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此如此補曰此當屬下句讀）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蘇秦爲趙（元作楚下同）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並屬河南）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常史作商殷紀註商今上洛是也補曰正義云商坂卽商山在商洛縣南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穰洧水（穰屬南陽洧水出潁川陽城）南有陘山（補曰見前）地方千里

導行之

楊愼曰六國惟韓最近秦患亦難爲力也

按此皆寶劍名

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下皆弩名僞眞訓註谿子國名夷名又谿子陽匠名徐註少府所造）時力距來（徐註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勁足以距來敵正曰徐註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云云）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皐蹠踏弩）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箭中心上如掩）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司馬彪註冥山在朔州北汝南吳房有棠谿亭修務訓註墨陽美劍名合伯地鉠鄧師豈南陽鄧耶猶云洛師滎陽有馮池正曰朔州北非韓地餘見下）龍淵大阿（吳越春秋楚王召風胡子曰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因二人作劍風胡見二人作劍二其名云以上類言以地名正曰修務訓文云墨陽之莫邪則墨陽地名合伯史作合膊姚本合山膊註曾無伯字索隱云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名宛馮晉大康地理記汝南西平有龍泉可淬刀劍今按上說冥山棠谿龍淵地名鄧師宛馮人名兼地大阿劍名合溥等未詳）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卽斬堅甲盾鞮鍪（居櫓鞮革鍑鍪兜鍪說文鍪鍑屬鍑大口釜蓋鍪如之補曰韻書鞮鍪首鎧也）鐵幕革抉㕮（音筏）芮（史並不註補曰索隱云鐵幕謂以鐵爲臂脛之衣以革爲射決決射鞲也按詩決拾傳決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闓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恐此革卽拾抉卽決也索隱卽以爲一物蓋據說文鞲射臂決之文也亦通索隱云吷與㕮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愚按吷音伐卽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史云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吷芮無不畢具故說者上文以甲字句謂其劍皆能斬之策文不可從此讀當以斬堅句而甲盾以下屬無不具之文）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

葉份曰以韓卒四句時前西事提結西漢未俱用此法

詩應元曰一人當百語皆後人無不一當百出此

茅坤曰韓所患者在割地

陸深曰凡言衡害未不能外此

余有丁曰論衡害可謂微盡蘇明允六國論全出於此

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

鮑洪先曰舜用十六相而天下治人主用人當須與人之賢否不當兼用便能虎國語曰偏聽生奸獨任生亂穆留之論猶未

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補曰正義云雞口雖小乃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大事記取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傳在燕趙後云宣惠王十八年趙肅侯十六年此二十五年又蘇秦傳說六國後去趙而從約解是歲燕易王立係云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宣惠之元年也此時從已解則說從時非宣惠明矣沈括辨以爲鷄口牛後今按秦稱牛後蓋以惡語侵韓故昭侯怒而從之鷄口牛後謬誤也正曰大事記顯王三十五年蘇秦說燕與趙合從燕文公納之趙三十六年蘇秦說趙肅侯以六國合從按史年表是歲韓昭侯二十六年高門成而昭侯卒子宣惠王立蘇秦說宣惠王蓋昭侯卒後爾鮑序次非○索隱引延篤云寧爲鷄口不爲牛後口鷄中主後牛子也沈說亦有所本也

宣惠王 昭侯子元年顯王十七年己丑

宣王謂樛留韓人補曰樛居尤反漢有樛氏通鑑事記作繆監即闕䰟策闕史作監田世家亦作監上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齊事見哀十四年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秦惠八年魏納河西儀時爲秦客十年相魏也後至魏襄十三年方儀儀留四年去而衍相未嘗兩用未嘗亡也此豈爲秦良造儀爲客卿時魏以事聽之耶正曰大事記魏惠後十三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秦以公孫衍代相儀留魏四歲後說襄王久之乃云二人更迭用衍相儀留猶兩用也魏亡河西地大梁言之不以西人爲相時也大事記魏惠後五年以少梁與秦引此策云秦至是盡得河西地則犀首張儀之力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云云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補曰擅于作驕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彪謂此非天下之議也顧所用如何耳

愛也 吳國倫曰晉用六卿而國分其先世亦以六卿強國在人與時不在參任

戰國策卷八 十一

使得人如周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也一之謂甚何必兩補曰胡氏管見謂樛留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爲法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況二三其衆乎意者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大事記云韓雖兩用仲叔以戰國策較之仲實專政叔亦謂用事終不若仲之權寵也愚按鮑說有與胡氏合者而不得留之情故引以著之按此策宣惠欲兩用非已用也當時叔之事不著意其止於用仲而仲叔並用實襄王之世以其爭王幾瑟公子咎知之也公仲卒不勝公叔則公叔又重矣二人爭權樛留之言遂驗是以帝王之要知人而后官人九經之序尊賢而后敬大臣則無患乎此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

吳補曰是時秦楚相惡故相昭獻而秦攻韓楚秦親多詐即相韓楚不固也

許應元曰馳南陽之地當作弛言弃南陽而不守也許軫說馳割意可見

李先芳曰定南陽而攻陘秦之無厭甚矣蘇子曰以有盡之地逆無厭之求其謂是乎

歸有光曰當時爲說未有不言利者固是習氣然稱仁義未必不能動人而卒無一人言者見效緩也

何景明曰以一易二謂效地於秦而取地於楚是時楚強而韓弱恐未必能得地

公叔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正曰此策不知何時按策有云幾瑟公叔之讎而昭獻公叔之人也又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在先圍雍氏時其相韓見周策必在宣惠之後

秦攻陘此時史不書後至桓惠九年秦拔我陘然陳軫張儀同時義死至桓惠九年四十六年矣軫必不存故因舊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示服也秦已馳之馳進也韓避之而秦進也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惠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

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絶上交而固私府也言利移於下正曰即所謂無以馳割事王者竊為王不取也

秦韓戰於濁澤長社濁澤補曰大事記韓與趙魏伐秦秦使庶長樗里疾與戰脩魚虜韓將申差解題二濁澤即脩魚之戰韓氏急公仲朋元作明大事記赧王三年魏公子景賈伐韓與韓將韓朋戰於陽此人在公仲前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與謂山東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儆猶戒將

唐順之曰陳軫之說所謂伐謀

許應元曰不爲鴈行以來言將服屬於楚也

康海曰疊用儆字又是一段文法

楊一清曰公仲審於虛實

諸儀曰非兄弟之國言楚強韓弱勢不相等

西講於秦楚王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賦爲兵備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補曰一本伐矣王聽臣為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使其或不能從我以與秦戰補曰一本救已也縱韓韓之德王也恩救我補曰一本韓必德王此以上姚同文勝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絶和

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補曰一本復作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殉言以死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絶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

孟序曰公仲一聞楚計而卽知其出於陳軫可謂知彼知己惜其言不用
田藝衡曰凡用八矣字
許應元曰韓人不用公仲之言而敗卒中陳軫之計
孫陸曰用三句未便是賈誼之秦與祖
田藝衡曰用二句鍊文法甚健有力

補曰一本矣作也姚註劉作也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
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
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
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絶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
與韓氏戰於岸門後志潁陰有岸亭事在十九年此要終言之也補曰徐廣
云岸門卽岸亭正義引括地志云在許州長社
縣西北界韓世家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魏年
表又書秦走犀首岸門蓋救韓而敗也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
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
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記十六年有虎謂二子皆僨中

戰國策卷八　十四

之材也宣惠詠於其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
謀固難以入至於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救
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正曰鮑
嘗謂陳軫少捭闔風氣故此以意中稱之此策
非捭闔
而何

許應元曰有過而求正言之士此於公仲無損顏率以陽見棄而復以陽見收爲士亦巧佞矣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
公仲必以率爲陽也陽佯同不實也補曰一本陽作惕姚註劉作陽故
不見率也公仲好內齊世家註內婦宮也率曰好士公仲
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所謂不實自
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
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彪謂顏率此言可行公仲而已誠有是人雖陽

楊慎曰說韓襄王說人抵言韓之弱不能抗秦之強……

言何益於德苟無是也正言之吾何懼以是知公仲非躬行者也
襄王宣王子補曰名倉元年赧王四年庚戌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補曰此元年韓地險惡山
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
羹藿菽之少者補曰姚云史記後語作飯菽而麥下文亦作菽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呼豆
按此非麥卽豆也麥少又以豆飯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
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
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負荷養牧之人正曰索隱云負養者負擔
以給養公家厮徒見魏策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徼巡也亦

戰國策卷八　十五

許應元曰秦之強大以摧韓之……

關境上補曰漢書徼外顏云徼塞也取徼遮之義字音叫見卒不過二十萬
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鷙元作摯正
曰鷙摯通禮記鷙鳥猛摯獸之士摯摯鳥正曰凡鳥之勇獸之猛皆曰摯跿徒音跔
音俱說文天寒足跔與此不合史註跳躍也補
曰跿猶下文徒程此謂徒跣也義與科頭協
科頭不著兜鍪貫頤不貫人之頤正曰此說似與上文
不類索隱曰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貫與捧亦不通劉辰翁曰貫頤謂見
射猶奮擊不顧死也則此連下文奮擊爲義
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
前蹶元作趹後字書無趹字蹶跳也正曰說文趹馬行貌西都賦要趹追蹤字古穴
反索隱云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趹於後趹謂
抉地言馬走勢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二尋也

田文武曰戰一作卒

徐中行曰從人者以其言好辭若說人者卑思計耶

歸有光曰韓近秦故秦言下甲宜陽以其便如水之下流

鼓大任曰上地即上黨之地

田皮戌曰割地以求安國未安而地已先失罷者之所不為爭一邑而殺人盈未有全而亡死者衆矣亦仁者之所不為欲其上交而貽攻則以自強其次莫如合從以自固遠禍求福計未有便於此者

八尺日尋蹄間三尋補曰一本此有騰字姚註曾添騰者二字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胄兜鍪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裎裸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其不破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

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詿亦誤也補曰漢語詿誤本此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桑林在亳修務訓言湯禱于桑山之林則似指言多桑之山非地名也正曰鴻臺桑林韓臺苑非湯所禱者也太平御覽作樂林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元作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

張伊曰未說秦無異於韓後畧說秦有取於韓才見捭闔手段

諸葵曰合從連橫其術皆相然可說張儀以[illegible]而未及揣而詐然上[illegible]者[illegible]高下不明曰計而乘其[illegible]下之攻也

田藝衡曰築帝宮則帝秦矣與魯仲連異矣

李元齡曰韓亦不得已而從之計則勢然也

唐順之曰此左道也

歸有光曰此亦法謂之攻暇其時惡下以款張儀矣況東以求王之怒乎

許應元曰周室共主九鼎重器楊侹徒欲逞其踐囂而不諱以臣伐君且曰以九鼎市甘茂叛道誰甚真大

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字衍為敝邑秦王必喜惠文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虎謂橫人之辭真所謂虛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為強以寡為多乎世王不少察於此也補曰甘茂攻宜陽在後此云效者請效之也儀歸而約敗矣

鄭彊鄭公族韓滅鄭故為韓人補曰此人嘗請秦伐韓魏策亦有其人恭游說秦楚之間

者此豈以為韓而走儀故次之韓策之走張儀於秦譖之於秦使逐之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楚官強謂之曰公留儀之使者留之者欲詐為儀使之致地強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補曰姚本作而請秦王武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秦惠十三年取上庸今言儀致之楚欲以怒秦故使使臣再拜謁彊僞為楚使白此於秦秦王怒張儀走武元年此二年

宜陽之役秦三年此四年楊侹秦人補曰侹即達字訛姚本亚作達餘說並見秦策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茂與顯爭國顯得九鼎其功大秦必棄茂用顯不然

鍾景淳曰韓用張儀計劝宜陽故秦圍之游騰爲公仲計使無劝宜陽

田藝蘅曰連用五矣字決之也

唐順之曰去害得功故宜陽必不拔

許應元曰語曰獸窮則鬬此即兵法所云窮寇勿追也

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補曰宜依此舊次刪去秦策所增
秦圍宜陽秦三年此四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
藺離石祁趙地韓嘗取之今使歸之以質許地韓地趙嘗取之質易地也
正曰藺離石祁見周趙策宜陽之後去秦前取藺六年藺離石祁不聞屬韓許亦與趙遠恐與
趙下有缺文以質許地者以質音贄子而許之地也則樓緩必敗矣緩害韓者
趙韓合故緩敗收韓趙之地以臨魏補曰一本地作兵樓庳元作
鼻必敗矣庳亦以魏害韓者韓趙補補曰姚云一本作韓趙爲一魏
必倍秦倍音背卄茂必敗矣茂攻宜陽韓得趙魏則不易拔故茂敗補

戰國策卷八　十八

日一本茂作戊後章多同不復出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
矣元作之齊楚敵也齊得地則益強可以敗楚時楚助秦故必敗正曰樓緩欲以趙合秦當
勸趙割地事秦見趙策樓鼻爲魏合秦楚外齊翟強爲魏合齊秦外楚見魏策皆有事於秦者
故策云然須秦必敗須言少待以趙魏救至而楚不助故敗秦失魏宜
陽必不拔矣秦魏隣也失魏之害重於趙故獨言魏爲公仲謂向
壽曰補曰一本章首韓公仲據史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此章首及仲字下或有缺文當
云蘇代爲戎云使蘇代禽困覆車禽所獲獸也能覆獵者之車不可忽正曰逐獸
困急猶能奔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
自以爲必可以封補曰史註公仲曰以爲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

許應元曰謁之公仲計的絶

田藝蘅曰此又三擧公孫郝甘茂二人[illegible]

唐順之曰攻其所甚惡則易入

許應元曰自爲貴句殊可玩

王廷陳曰[illegible]巧於用間

解解言復好補曰見下中封小令尹以桂陽中言使楚自封之國中桂
陽荆州郡補曰史與楚辭楚地索隱云秦地名近韓桂史作杜索隱云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
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相令也今按策文中字恐是小字訛秦楚合復攻
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謂且眩壽於秦
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令秦楚非以當韓
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
願有復於公復重言之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貴人
所同貴正曰所以得貴也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元作
赫下同補曰一本作郝姚同史作奭並見秦策其智能公也不如卄茂

戰國策卷八　十九

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
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卄茂
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
是與公孫郝卄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
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非貴所同貴公
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
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卄茂是
韓公之讎也言以韓爲讎今公言善韓以待楚補曰一本
今公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避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

鮑有表曰此韓有于對乃不如此說何為之意不堅決矣

[illegible]以攻韓何佳

歸有光曰只言甘茂公孫郝無事便見向壽已重於秦向壽自不得不傾耳聽之

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補曰取其地而還其民也今公徒收之甚難徒言無地與之向子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茂已許之已無以易之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此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補曰走音奏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過謂以攻韓為楚罪補曰姚本收韓史同此利於秦向子曰柰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

戰國策卷八　手

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宜陽益壽議攻而甘茂攻之收楚韓以安之使楚歸潁川則楚韓講故曰安而誅齊魏之罪誅猶求也求其過失以為郝茂之罪正曰誅責也正義云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晉陽以為功收楚韓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郝甘茂無事也言其失權正曰正義云二子不得合韓魏以伐齊也補曰按史甘茂傳秦拔宜陽韓與秦平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伐韓公仲使蘇代謂壽云云而甘茂竟言昭王以武遂歸韓由是壽奭怨讒茂

客卿韓為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

□□之曰是時秦之權大抵移於□大故范雎亦以為言

訂應元曰武王惡張儀武王立張儀竟逐也

之詘貶下也以補秦之強首之者首言以兵向之珉為疾矣珉者公仲所善公仲受兵則珉病正曰珉之議為其國之病也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之補曰首垣魏地見秦策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反不合也兵薄梁郭疑於不合而合補曰一本不及魏姚同似義長以為成成予也猶和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韓宋齊魏所以不者言欲攻秦而不果者正曰見下皆曰燕亡於齊亡謂喪地補曰前此四年齊破燕魏亡於秦孟子曰西喪地陳蔡亡於楚此亡國也皆絕地形言其大小相絕而四國輕以小敵大故亡正曰所以不者再申不及魏之說燕魏亡地於齊秦陳蔡亡國於楚則地形已絕不可復通韓齊宋之於魏則不然絕地形以

戰國策卷八　壬

下當有缺文引言秦事群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言武王能正貴賤之位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元作赫下同補曰姚本作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從臣謂儀大臣郝也事言不得干其事正曰見下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近臣謂茂正曰大事記此秦武王未逐張儀前時事也大臣從臣之名始見於此大臣者張儀甘茂也從臣者公孫郝也秦武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輳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言急於得二國補曰疾字恐有誤而不

吳曰欲攜其刑以堅其不用左右之心而後秦之交可得而合也

張洲曰甘茂之攻宜陽也竭而畏不止於此懷此其不勝謀也而曰息壤在彼此其聰非下鬥也而卒不能保主猜而鄰國猶有人也

加貴（貴言不厚二國正曰言郝不加厚也）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群臣以爲能矣外内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補曰王之明一也申群臣比周蔽上之說王之明二也申大臣爲諸侯輕國之說）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陳軍陳以不攻敵辟散補曰四辟當作而）王猶攻之也（宜陽之役）甘茂約楚趙（欲攻魏）而攻敵魏（適其初約）是且構我（初約攻而反敵之是欲與三國難我也）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茂攻宜陽可以贖前若他人則置不檢校正曰按史茂攻宜陽請約於魏此言在求攻宜陽之時茂黨魏者楚趙當時恭與魏不合茂約結二君而反其敬魏且將構難於我其欲攻宜陽王猶檢察之以此二事病王之明智）群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幾近猶）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元作國以）待於王（待待其命）而無自左右也（自猶由也欲秦王聽已勿用左右之說正曰謂公仲一心聽王不由左右補曰大事記引此策在韓襄二年秦武元年解題云韓客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當時所謂從臣指愛習而待從者也秦用其愛習爲人主私人其權至與大臣抗古無是也愚謂公孫郝挾韓而議大臣必不得與而爭於中故此士欲王自聽公仲之待事而不由左右陳駕御之術以稔強明猜忌之見爾張儀出走毀者固非一人而茂攻宜陽亦以冀爲憂大臣卒爲從臣所勝愛習真可畏哉）

田藝衡曰以五聽字起欲勸其聽矣九聽字

唐順之曰中立於秦亦非善策孟可以成其身而已

唐順之曰先以己意隱度其所必從而後狹雜此戰國之習兵能摩之術也

王鏊曰數言秦輕犯其所甚諱而必行其說蓋秦人者爲名易而棄爲厚利者也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謂聽於衆）非必聽實也（實謂見事）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立謂立於齊魏之間此章實右魏）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郝善齊故善郝則善於齊之攻魏茂善魏故難茂則可以止魏之攻齊勸言茂欲爲之補曰一本勸齊兵姚同）楚趙皆公之讎也（詳此則公仲與齊者也二國不善齊故讎公仲）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元作赫下同補曰姚本並作郝○秦王當是昭下文言惠武）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

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人姓名）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無私秦信之故可因）臣請爲公謂秦王曰（補曰請行願爲公仲言於秦王）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離以交言別以兵言正曰合離別合反覆言之）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元作不）求割地

鄧有光曰以下
首言不敢謁二
言收甘前段議
論令秦必聽韓
之中立

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不如
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時先以伐魏故令
秦王聲言救魏以勁韓之攻齊齊魏不能相聽必離秦救魏則魏不[illegible]齊
亦不合於齊兵交元作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欲言或欲
此或欲彼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穀水出澠池此惠王
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
以郤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中立以
攻元作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
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茂羈旅之臣故言薄此欲攻齊故其辭與茂止

戰國策卷八　三四

許應元曰公仲
數反覆故諸侯
不敢信之
陳[illegible]曰反[illegible]
[illegible]注不謂不
信[illegible]

劉[illegible]曰伏字
[illegible]不必作伏字

唐順之曰方其
爲尾生之時言
今乃可信

曰薄即上文不善於公薄下或有缺字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
之熟計之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補兩字補曰一本復有此二字姚同錮
之不行其說南委國於楚以國事聽之楚王懷弗聽蘇代
爲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反亦謂不信朋
之反也常仗補曰仗倚也字與杖通趙而畔楚仗齊而畔
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甚患此
方其爲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患其反之不利故欲爲信尾生再見燕策
蘇代言名高蓋論語微生汎論訓亦云補曰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
死與燕策所載同高誘注衆人今註本無或謂即論語微生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張之象曰揚河
外之揚作如字
意[illegible]所謂揚
壓河外也[illegible]作
傷字誤

張洲曰秦人[illegible]
於[illegible]之
地其[illegible]
楚[illegible]爲韓者
之下可[illegible]也且
已爲秦謂秦亦
不能[illegible]於之
地其[illegible]爲韓求
地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
河外也揚猶動補曰年表襄王五年秦拔宜陽涉河城武遂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
秦復取之正義云武遂韓邑也近平陽非堯都楚昭睢曰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
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揚疑傷字訛公不如令人
恐楚王懷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
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昭聽是令得行
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限元作恨秦無元作毋

戰國策卷八　三五

張洲曰此策宜
與前策參看

李袞曰無非爲
秦計也

秦患而德元作得楚韓楚之縣而已言役屬於楚秦不
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補補曰恐交字下有缺字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
而輕陽侯之波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八目伏羲六佐一曰陽侯爲江海益因此
爲波神歟補曰此出陶潛聖賢群輔錄侯一作使博物志晉陽國侯溺水因爲大海之神則
舟覆矣今公自以爲辨於薛公辨猶布也猶言布於高傒薛公
田嬰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
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韓滅鄭有其地故多稱鄭補曰韓哀鄭徙都之故稱鄭猶魏都

許應元曰當是時諸侯知有宗周者周最一人而已

李維楨曰是說很夫然不能解公叔之心惱

吳氏表曰今最但犬耳何足言

張元曰以狗設喻娓娓文理俱讓一時昏昧不足動人

田汝成曰鄭王宜作韓王

大梁稱梁立韓擾韓公子蟣立為札正曰無據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已不可以廢之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補曰一本令我從上文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色作色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絶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舍齊韓史與最同使正曰史或姓入見見公叔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為公也補曰最固不欲來使臣實強其來使也一本臣之強之也上無使字是姚同公叔

戰國策卷八　三六

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以禮陳說不急也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閔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羅洪先曰韓得地於秦楚固無奈韓何也韓以楚而弱故畏楚之議之然卒不得志於秦故借以結韓

俞貞曰韓求武遂於秦本與楚無涉者而畏楚者徒武遂故楚地也

張洲曰當時東上相傾之術一言動間極其機械

王廷曰此事勢必然無足怪者吾怖甘茂之不早耳

許應元曰樗里子號為智囊正傾甘茂故足以數耳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楚人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善楚絶句王曰唐客以楚懷王告公仲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初恐楚怒已使珉今欲相珉則不怒也仕元作士補曰姚註錢作仕唐客於諸公甚薦之於韓之大臣乃得仕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戰國策卷八　三七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此六年補曰史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韓氏委國於甘茂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既而甘茂竟言秦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得由此怨讒茂○此九年秦復取武遂已而秦王昭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韓人補曰姚本上聊字作赫疑聊字誤為公仲謂秦王曰朋元作明也願因茂以事王若公仲與茂善以實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彊以韓滅故正曰無據補曰一本並作彊一本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冷補曰冷向卽壽秦策高

鄭考光曰令向欲止鄭彊之伐韓而爲彊言歟大無當疑有脫誤

田藝衡曰計隱而迂

田汝成曰鄭彊之欲伐韓必以公叔故然其言不足以疑公叔

以爲秦臣詳此章爲言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韓秦之與
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昭疑公叔鄭彊曰
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幾瑟太子嬰弟
時質楚公叔所不善補曰幾瑟史作蟣虱後並同故言伐元作先楚也正曰以攻楚今已令楚王懷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
令昭獻轉而與之處獻本不善幾瑟令之迴心相善旬有餘彼
已角角古二人爲稽補曰姚本角作覺是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
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幾瑟
韓愛子而在楚秦固疑其合楚公叔與幾瑟讎故秦不疑今叔所善與之處而禮焉然則秦安

得不疑其爲楚楚秦所惡也其伐韓不待請矣

吳寬曰公叔之亡必內不得於韓安能講楚趙而敗易乎我謂之不聞而尚能謀人者未之有也

張之象曰易地非韓利也公叔爭之是矣史惕乃謂言能牢楚則非也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
韓史正曰或姓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
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
於上上上流魏之上正曰上謂魏則害於趙趙魏隣也魏地廣趙之害也
魏易於下下謂韓補曰一本魏地易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
趙楚趙楚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
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鈞宣韓人之教韓王取秦取言與之合曰爲公叔具車

游震得曰鈞宣太子之人也

許應元曰秦惟狼之圖即出幾瑟子其取三川尤捷也韓亦徒抱空質矣

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昭曰三
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我三川也韓王之心不可解
矣言其聞三川之言恐空失地故來與楚易補曰三川見秦策王何不試以
襄子王秦王襄子秦諸公子不善太子者正曰無考爲質於韓令韓王
知王之不取三川也韓之易地畏秦取之也今秦入質則不取可知因
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史不書補曰襄陵見齊策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
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咎元作
高從史後並此書亦或作咎置不立也事見十二年必以兵臨魏魏欲立咎故

公何不令人說昭子陽也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
兵以之魏韓起兵子有辭以毋戰楚臨魏欲置咎也韓令起兵故
可以無戰於是太子幾瑟也與元作扁昭陽元作楊梁王皆

王鏊曰蟣虱即幾瑟也

德公矣陽得毋戰梁得免兵補曰大事說韓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
蟣虱爭爲太子時蟣虱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蟣虱竟不得歸韓立咎爲太子戰國策
與世家所載參錯重復不可詳考大略二公子各有所主公仲主蟣虱公叔主咎愚按楚策韓
公叔有齊魏而公仲有楚秦據此則公叔挾齊魏以主咎公仲挾秦楚以主蟣虱也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並韓人正曰陽向未必韓人
說秦王昭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韓之嬖馮者以留之爲善非

許應元曰福人之國本而謀曰王擊馮君與万復之人也又曰害韓作善韓是

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

王恃秦以自大補曰廣字未詳而有誤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

太子爭也時未定所立故幾瑟咎嬰更稱之補曰此太子指咎也秦王幾瑟者馮君爲順秦之辭按大事記云國策中庶子強謂太子云云史蘇代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然則幾瑟嘗立爲太子不勝公子咎之徒乃出奔也索隱曰伯嬰卽太子嬰嬰前死故咎與幾瑟爭立愚謂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國不和故

補曰害疑善字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立爲相見後鄭彊爲楚王懷使

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幾瑟也以與公叔爭

戰國策卷八　三十

張之象曰鄭彊前以八百金伐韓疾公叔也以新城陽人許世子以與公叔爭國非計也楚怒而不罪鄭彊世子何地

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

臣曰言其言然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

得全魏必急韓氏魏欲立咎故急攻之韓氏急必懸命於

楚又何新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幸元雅走而不

死今且以至言歸楚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

罪楚策有大同鄭作申

李袞曰国小政乱者必危韓之制於秦亦亟矣世子願本乃與公叔爭立而至於日尋干戈亂其失能無亡乎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庶子本周官秦置中庶子爲太子官補曰新序楚莊王涖政云云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卽十三年矣燕策有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衛鞅爲公叔痤庶子甘羅事呂不韋爲庶子則中庶子者侍御左右之臣

而當時家臣亦有此名非後世制矣秦官太子庶子中庶子此云中庶子強謂太子之宮數強或是鄭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欲函公咎急

曹明之曰世子之言庶長可畏然則咎爲太伯乎又曰不聽幾瑟公叔可謂有人君之風矣卒不勝者命也不足也元臣何似

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

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爲太子弗

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彪謂幾瑟之及此言也義嗣也而卒不得立小人勝故也正曰幾瑟之不欲戰慮國之分耳非有息民全民之意退讓之義也何義嗣之足稱乎

歸有光曰其國之不容而又欲寄之於他國公叔之忌之甚矣明反爲之忌哉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

甚公何不令齊王閔謂楚王懷王爲我逐幾瑟

戰國策卷八　三十一

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

是有陰於韓也陰言私厚之然則公叔不可不備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

按此幾瑟走而公子咎立爲嗣矣此謂者所幾瑟之人也其計則是而爲慮甚不賊

咎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

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

無幾瑟之患時在楚故言外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

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

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

張□曰纵觀所以爲公叔謀甚周密矣然逐人之子而又爲之交亂其國貪人敗類其楚之謂乎

陸□□曰合數條觀之公叔之惡可勝道邪

王慎中曰是時齊魏方睦

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補曰大事記云內得父兄指公仲也令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言小國不之有補曰未詳必陰事伯嬰秦楚有韓則事太子無韓故也無韓乃事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弗殺絕句伯嬰恐必陰保於公嬰與太子在韓皆幾瑟之仇幾瑟在故嬰恐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幾瑟入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塞障也不使與事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十二年昔太子嬰死

因言公仲伯嬰六事六事豈與太子同名歟正曰索隱說伯嬰云云見前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不入質以此卜之楚不主幾瑟則必楚王懷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不合齊是齊孤也公又令秦來質子於楚同卜其與秦否也楚不聽則恐結於韓此韓皆王公叔伯嬰爲言韓挾齊魏以眄楚眄眄睨也正曰眄恨視也五禮反楚王必重公矣新城貴於秦楚欲秦援之故重新城公挾秦楚

許應元曰胡衍小人之尤反覆變詐可恨

王世貞曰大臣擅權於身作人而借敵得人幾瑟亦難矣公仲之志亦悲也

許應元曰公叔伯嬰權力已定而幾瑟欲復幾瑟亦不可得

唐順之曰王業之成敗不係於伯嬰之立與否

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記十二年有左楚冥蔡氏下補曰史以此爲蘇代之言新城君芊戎也

胡衍韓人之出幾瑟於楚也出而歸韓教公仲衍之教謂魏王襄王正曰哀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幾瑟在故惟其爲韓王元作公正曰謂魏王之言止上二句言韓所以不敢離楚之故以解於魏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此勸公仲之辭試字可見大事記引此亦云公子咎反不若存之之明也何不試奉公子咎此後並因舊字而爲之請太子請韓立之因令人謂楚王懷欲立咎故幾瑟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

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補曰德王之王謂楚王○大事記謂公仲始主幾瑟後持兩端幾瑟既不得入遂改主咎以此章爲證愚謂勸仲試奉咎者將以行其謂楚之謀激楚王之早入幾瑟耳非果有奉咎之心也楚既敗雍氏幾瑟卒不得入公仲直以勢窮力竭而遂止耳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相謂昔日正曰翊助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已元作邑補曰策文如此句者每作已然邑字自通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楚主幾瑟而今立嬰故絕韓其事秦

楊慎曰是策亦跌宕雄奇必不為縱橫人言所累都於雍氏

諸葛晴曰內太子於秦此至先策使令伯嬰入秦必且留以為質伴幾瑟之入韓而以伯嬰為餌矣

鍾惺曰云馬行非敢當兄弟之國謂之羽翼又曰使者冠蓋相望而不能奪一唇齒之前以出秦師西截

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史有公子咎有韓咎補曰史冷句作蘇代愚謂咎即太子咎豈有內幾瑟之理豈是謂公仲之辭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幾瑟亡在楚楚

王懷欲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

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

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

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記十二年有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欲立幾瑟恐秦立嬰故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嬰謂伯入秦秦必

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言已得立而棄之向蓋爲鯉者彪謂太子國之本也而紛紛不定若此韓有相其皆何事耶正日已若入秦而秦與楚復幾瑟反爲自棄也○大事記云置嗣不定大臣外連敵國相與爲市國之不亡者幸也愚觀咎與幾瑟爭立實大臣輔之爭而鮑謂置相何事獨弗考乎

楚圍雍氏此十二年補曰圍雍氏見周策五月韓令使者求救

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

秦謂王昭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

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揭猶反

其齒寒願太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

歸有光曰當時引喻如此切甚多取其俊切發而已若此語則甚無恥矣后郎深決語要依其嗣以醜之

田藝蘅曰豈婦人所宜言況加之于己身乎又何必曰利而且曰少利

孫鑛曰張翠亦其詐

張洲曰後甘茂之說亦如此

張洲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其不入於楚者以幾瑟在楚也秦師不出則勢不得不合於楚而秦坐失韓吾知秦師必出也向靳尚為之喻善矣抑揚詐耳不足以動秦張翠之說即宣后所謂利秦者也

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

曰妾事先王也補曰一本也作日姚同先王以其髀股也加

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

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補曰宣太后之言汙鄙甚矣以愛魏醜夫欲使爲殉觀之則此言不以爲恥可知秦母后之惡有自來矣今佐韓兵不衆

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

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以書歸報韓王

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

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

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補曰一本智作知姚註云錢改作之韓

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

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

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柄猶持補曰史記枋有得秦按字書枋與柄同此恐字訛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

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不意貌

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

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

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

王鏊曰韓方告病仰救於秦秦顧乃出師而使公孫昧之韓所謂覘秦也韓弱則必劫以收之強則坐視以斃之

謀又曰不合於南鄭則韓必受兵故公仲危之

下師於殽以救韓甘茂傳有茂入言下補曰大事記赧王十五年楚圍雍氏引此章云此卽周紀所載之事楚前圍雍氏在赧王三年秦惠王猶在位安得有宣太后楚後圍雍氏甘茂出奔已數年兩者皆不合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補曰昧當音莫葛反公子眛唐眛皆然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中補曰正義云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東南歷藍田出嶢關俱繞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遲緩近不合於楚矣按史止作殆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字竊謂史爲是若雍氏在陽翟而此言合軍南鄭殊不相涉且上文請道南鄭而此曰不合軍於南鄭豈非誤乎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與楚戰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者所謀補曰秦策有說見本條

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魏之與補曰一本固其與國也姚同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爲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攻皮氏楚攻之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惠八年補曰說亦見秦策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

茅應元曰居兩大之間苟有此患陽取而陰收之小國信之而起與敵戰必有覆亡之禍

按先身後儀言欲秦之救已而不欲其勁韓也

許應亨曰客言先韓后秦先身后張得美欲令韓合於齊楚失之失者也韓雖弱力戰不見自守有餘而猶未合於秦楚長秦之詐已或可以釋韓

秦之不用也不爲韓用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之也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秦人補曰康史作庚三反之郢矣下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此楚之攻韓正曰收取也璽卽印也如楚置相璽又云索隱以爲弛璽欲得秦官之印璽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約攻韓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先巳所見後儀之所智者欲秦之救巳而不欲其劫韓以爲儀在之曰不云非也正曰先韓者言其援後秦者不望其救先身者言巳之所欲後儀者不墮人之詐徐說見後臣以補曰姚註云劉去以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外猶後也此言不恃秦耳承上故言儀正曰不墮儀之詐智爲外於儀耳其實猶之不失秦也雖合齊楚圖國事耳秦無辭怨之記十二年有正曰卽上文秦委國於公云云補曰徐廣云秦記惠王後十三年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惠五年秦助韓共敗楚屈匄又云齊宋圍煑棗皆與史記年表及遷世家符同此是前圍雍氏事也後圍雍氏是赧王十五年事大事記書楚景翠圍韓雍氏秦樗里疾帥師救韓敗楚解題具載徐說謂世家合而爲一者誤又按正義云徐見張儀尚存生此前後之見此是公孫昧却說張儀時事愚謂此策雖曰祖張儀故謀其下云先身後儀又云所外者儀似非

歸有光曰是謀者徒稱國之利害而所陳利害寔公仲之利害皆公死黨浴之說愈蕩甚

唐順之曰兩束之謂勸成秦魏之交

儀死後之辭然楚圍之解實以秦救公孫衍之言爲不可信耳此章宜在前紀字欠誤○又按大事記云韓年表書秦助我攻楚圍景痤楚將之名與紀年不同蓋紀年云屈匄也愚按韓楚世家並云敗楚將屈匄丹陽夫丹陽之與雍氏相去遠矣景痤恐即景翠聲轉而訛景痤之敗雍氏之戰也屈匄之敗丹陽之戰也丹陽之役其雍氏之後數大事記首書丹陽之役後書景翠圍韓且丹陽大敗之餘楚力未蘇何暇於圍韓哉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孿一乳兩字補曰孿音患力負二反）惟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補曰一本利害無夫字）惟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爲之則主尊而

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與二國和）而非公適兩束之（束猶約）則韓必謀矣（謀謂和不堅而復議之）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從人而已非自約之）則韓輕主卑矣（補曰一本韓輕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之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輸兩國由之）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爲德於秦今責其報）列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言當務此）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兵國爲上則相猶爲下也）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相惡）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紛齊魏割紛制之補曰齊怒詳文意當作秦怒姚註擇布綫作擇稀）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龍德孚曰是客自託於智者其言雖不外於縱橫家而計慮周悉習處得當正自婉婉

張居正曰今字作令字文叶

張洲曰事秦則輕離秦則弱此誠韓之大患蓋最近而患最迫故然合而離秦者上策也合天下而事秦雖可見德而秦於韓非真親愛之必且謂韓見可謂自前之安耳

歸有光曰此篇大乃保境息民之術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補曰姚本無今字）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之猶此）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御名）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

張彪正曰先討謂不待先討而知韓之重於周也

李攀龍曰信如客言則秦之德韓至矣韓置德忘與秦存亡可也而卒先六國以滅者國近而受兵易且秦未嘗一夕忘韓也

民以待其釁釁寡鋳也公行之討是其於國也大便
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大原榆次有梗陽鄉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
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討而秦之爭機
也在巳之討無先於此在秦則爲爭言欲之急機言不可失萬於周之時今
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
明示天下公行之討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
加務也

釐王 襄王子元年赧王二十年丙寅按史名咎

鑿洪先曰是時則雖異於列國其位則天子其名則共主而不耻驅馳之詐漫欺諸侯先王之法度斬截盡傷哉

徐中行曰是時周衰之甚故云之無日首鼠兩端以解於韓不得已也然其事則無義特甚

韓咎太子咎即釐王立爲君而未定也幾瑟伯嬰難之補曰韓襄王十二年公子咎公子幾瑟爭立楚圍雍氏次年魏襄王與齊閔王會於韓立咎爲太子此策必其爭立之時若既即位則何未定之有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
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
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爲戒所謂兵餽補曰姚註云劉攽因作曰
不立則曰來効賊也得立者以咎弟爲賊正曰公叔公仲之用事仲先而叔後韓咎既立則公仲之權寵衰矣伯嬰幾瑟咎之爭立伯嬰必先死鮑序次錯亂非是
五國約而攻秦趙惠文十三年此于年正曰說誤見下楚王項襄正曰
此懷王爲從長合齊趙韓魏燕及匈奴伐秦時事在懷王十一年韓宣惠王十五年說見趙策

許應元曰沛丘必秦屬所屬之國而孤懸者不然五國何緣以爲兵端而自代其邑

王汝成曰何以知其必攻沛丘哉

王慎中曰五國移兵於沛丘蓋怒於室而色於市者

○此策文見孔叢子以爲子順之言其註謂魏公子無忌率五國兵敗蒙恬爲左誤爲從
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皐魏順謂沛元作市下同
丘君大公世家君其長也曰五國罷必攻沛丘註沛丘爲具曰
其丘爲清河正曰成皐與清河絕遠恐非以償兵費君元作君資臣臣
請爲君止天下之攻沛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
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
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
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
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五當作四正曰是從本六國言五國重王

唐順之曰楚之貴輕何用與於沛丘而沛丘得存耶又曰注言沛丘爲韓楚地大誤

則楚在外史年表等書五國故因此稱五國此明是楚約從時事大事記以五作四遂以此策附註李兌約五國伐秦之年亦誤其曰合五國之衆一籌不畫逡巡而卻乃欲攻一小邑以償費楚王爲從長不知諸侯與己之深淺始欲卜交宜乎秦以術籌咎之此言移以論懷王尤爲切中者也且聽王之言而不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
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
卜交而沛丘存補曰留成皐而將攻沛丘沛丘必韓地不然則策當在楚不在
韓
韓人攻宋齊記閔三十八年書韓爲齊攻今從史定爲此十年秦王昭大
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新城故

陸深曰秦之橫於是益甚
許應元曰是時秦雖強猶術與韓珉交
田藝曰爲韓非爲秦也
羅向辰曰蘇代之說所謂狐假虎威有識者皆復求之蓋亦快過之言

唐順之曰此言副是腰膂

按稱晉者指趙魏

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又見楚策韓珉與我交而
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元作秦今從史爲韓說秦王曰
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
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
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禱言
以此求事秦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
其說何也韓難知而代說知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
矣言非獨代知之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
輔萬乘秦也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不能自安中

戰國策卷八　四十二

國白頭游敖之士敖出游也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
伏軾結靷靷駕牛具在胷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
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
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
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亦圖也小言之正曰伺窺也韓秦合必
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齊記有韓字並作齊補曰趙策謂魏
王曰韓珉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五國伐秦無功蘇代謂齊王舉說奉陽君之辭曰天下爭秦秦內韓珉於齊又云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召珉而韓策云韓珉相齊蓋韓珉爲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韓人攻人卽珉之說蘇代爲燕反間勸齊伐宋

按此魏人欲說韓伐魏以敗韓秦之交

黃肇曰爲韓計猶宜中立雖無山東之援亦不被兵

田藝蘅曰喻以父子兄弟亦亡也伯夷聖桀紂惡小皆亡也的的明見時勢

田汝成曰終始知秦必并天下此人智矣哉

張洲曰是時六國之亡已成所可恃以續亡者獨有合從一策然合從亦不足以長秦何則勢分而情不相洽雖合不能堅也

將以救齊而爲燕恐秦之敗其事故游說以止之爾史記恐有所據當考
或謂韓王曰秦王昭欲出事於梁而欲攻降安
邑韓計將安出矣謂有齒寒之憂秦之欲伐韓以東闚
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
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
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攻之深使之懲創不敢離秦補
曰一本固欲痛之姚同註云錢劉作痛王不察因欲中立不助秦亦不救
魏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
矣願王孰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

戰國策卷八　四十三

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
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
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
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
桀紂猶將亡之也言志於亡之而已無擇也雖善事之無益
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
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彪謂秦之大情
此策陳之無餘蘊矣非蘇氏兄弟不能也說之著明如此而聽之者藐藐豈天亡之邪蓋漢運
將興而秦爲之驅獺也補曰大事記引此策自秦之止益也謂論秦最得其情附見於赧王二

陸深曰一篇雙關

十九年魏獻安邑之後思以齊趙燕策考之宜附赧王十六年說見齊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一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靡蔑視之正曰靡敵也忤皮反補曰昭釐侯朝魏見魏策）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元作免）於一人之下而信（申）於萬人之上也夫弱

田藝衡曰應上亦當以忠臣為賢士或俱作忠臣得可

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補曰孔叢子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珪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隣而動有滅亡之憂獨動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鄰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按此文與策上文畧同其下則異子順之言主除忿全好策文主尊秦非子順意也今全錄以俟考者）

田藝衡曰今字凡八昔字凡四皆據古證今法

按此策盖秦人合韓者

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不以尊秦為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晉詔斃於原註晉韓原后志在馮翊夏陽補曰左氏僖十五年傳在同濮韓咸）而霸西州（徭言西方）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僖二十八年補曰策云曾改子作下）此皆以一勝立尊（尊謂霸）令成功名於天下（令猶使正曰立尊令句）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

田藝衡曰昔先王以下又開說一例

張洲曰攻心之說始於此

羅洪先曰吳之許越豈知服其心哉臣破楚南八越背天下莫不右也服而臣

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諸侯不從其令）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言志於尊王而已）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服而已）為實者攻其形（形在外者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徧至其家撫安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禽鳥小贄也正曰執禽鳥服役）而隨諸御（吳之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

之文以爲莫予毒也耳玩國前之計而忌夫終之敗吳之謂矣

吳人大敗亦謂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補曰一本台爲一章恐非聶政陽堅堅政之副猶秦武陽正曰說見前刺相兼君

王慎中曰此段文亦出秦朝近似擧

許異韓人蹷烈元作哀下同侯而殪之殪猶皆勞蹶擊王曰佐使之佯死補曰蹷一本作蹶字通說文蹶蹶也蹶蹈也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

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烈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烈侯也補曰按烈侯既弑則無終身相之事以爲烈侯則又非陽堅爲賊之事哀烈二字說幷不明且從本文讀之而已今日補曰一本日作曰鄭君不可得而爲也爲去音謂廢之正曰下文天子不可得而爲與此同則爲當如字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言無前日之難而可以久相而日不爲者過也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侯之與於合者猶其尊襄王

田汝成曰此亦欲秦稱帝者

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然而補此兩字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此欲其尊秦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烈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知所尊而已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舋謂秦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補曰一本避作辟當音闢然則強國事成

則我立帝而霸立言彼爲帝由我尊之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今謂韓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正曰此策時不可考其說雖多務尊強國而已非善謀也○爲名爲實爲爾爲之先之爲去聲

韓陽役於三川征伐之役而欲歸足強韓人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役役人公子謂陽等輩貴言立之爲君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正曰時不可考

許應元曰六國惟韓最小而最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爲秦所親

亂觀此其無策可知記者載此其詐策可咲甚無謂也

田藝蘅曰何遽三千金況三千金秦何足貴

歸有光曰既已令美人淫用論情作奏矣而后止淫用可以頗可及耶

日坡或曰此策決未全

補曰一本然而正曰然而上以之字計之恐當作之計謂見親於秦之計非金無以爲親韓

補 計之非金無以也事秦金少故賁美人美人之賈
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
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
於秦曰韓甚疏秦美人怨韓賁之又知韓之情從是觀之韓
之美人與金此兩者其疏秦乃始一衍於字補曰一本無始同益
明故客有説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也淫侈以是爲
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
內行者也謂國中隱事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見顯示之

戰國策卷八 四八

補曰見賢遍反正曰時不可考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
攻魏之鄆元作運下同後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正曰非魏地運未詳魏急則
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
戰與齊楚戰戰勝攻鄆而取之易矣勝則兵敝又無齊楚之助韓可取鄆
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內於韓公仲曰諾張丑因
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與之講正曰公仲事當附襄王時以爲
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從丑之言齊楚
恐恐韓魏合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按鄆故魯地后屬齊又屬楚今曰攻魏鄆蓋魏又攻得之

諸變曰張丑之計最易知者公仲不察而緩攻齊楚不察而講魏蓋闇於機之所隱唯明哲能辨之

計謀元曰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惡無臃腫而善扁鵲此等治國與治身者也許韓者亦論平原之有益於韓否耳惡論秦之惡耶

唐順之曰平原君亦徒取奉耳無能難秦

謂韓相國公仲也正曰無考未必釐王時曰人之所以善扁鵲
者爲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
之爲之也無爲善之今君以所事謂王善平原君者爲
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故善之以支秦而善平原君乃所以
惡於秦也秦以平原難之故惡之而韓與之善故亦惡韓願公之熟計
之也

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昭説之韓
侈在唐晉陽註詩唐國正曰唐未詳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
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

戰國策卷八 四九

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言約攻魏使者曰秦
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
秦必弗入補曰一本復有入字姚云曾有又奚爲挾之以恨魏
王昭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
侈且伏於山中矣懼罪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
權也權猶變也始説侈而今不入是變也補曰權未詳字疑有誤令安伏秦人
召韓侈而仕之正曰無考補曰公仲珉策屢見此稱言入仲珉不可曉公仲即公仲侈此云公仲死後韓侈云云則韓侈別是一人他又亦多難通疑缺

歸有光曰秦王之權詐至此亦不覺發露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齊人正曰無考大元作又怒於

張洲曰是兩人者亦無能難張弓俾能入秦楚而讎韓且掉臂不顧矣何用喋喋為

周之留成陽君（君本在齊爲秦善之珉欲使之之秦過周周人留之故怒正曰成陽君韓人飽於魏策已言之今於此言韓珉相齊而怒之故又云君本在齊又因魏策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故生此說皆非）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周謂）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竪楚王（頃襄正曰無據）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明謂暴不二大國惡之天下不能善也）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張洲曰附前湯莘之說術士大率類此

吳寬曰國勢方急而謀詐以激怒大國非計之

謂山陽君（韓人）曰秦封君以山陽（兗州郡）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下不交齊次弗納於君（弗使入莒）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猶難也楚攻齊而不納秦之所封山陽又韓人故云正曰棘義未詳詩傳多訓急楚攻以下本文自明其時不可考）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以急告也）冠蓋相望秦不救（補曰攻華陽事見魏策）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

善者也宋謀曾以取敗前事之明驗

按田苓史作陳筮言以韓急則將變之語所以激穰侯不敢不救也故能八日而兵至

主使乎（公猶國也言其不任）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記二十三年有補曰與前章張翠說同）

徐中行曰為向晉計則得為已計則謬

韓氏逐向晉於周（晉周人使周逐之正曰無據）周使成恢爲之謂魏王（安釐正曰無據時不可考）曰周必寬而反之（反謂還）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言得其用）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道猶由）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不反之則然）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田藝蘅曰不知費緤之為人何如止言其家万金遂可以為三川守乎

許應元曰國家建封疆之臣而徒取萬金之家其敗可謂亂矣

張登（中山人見其策）謂費緤（韓人）曰請令公子年（補曰一本年作牟同）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三川近西西周讎之故緤有戒心）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止韓勿使爲守）韓王必爲之（此下登言其効也）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守三川非緤之欲登云云解其罪耳正曰韓釐王元年趙滅中山大事記）

何异明曰或周梁許使天子其可復乎曰可梁其人[illegible]非其人[illegible]非其人則不復矣梁方帝秦之不報備敵復周[illegible]房喜謂[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後[illegible]然之甚也何必出計以挽之乎唇順之曰有天子則將行天子之事故大國惡其害己小國則得其庇故利之然韓魏皆出於晉而韓差弱

立天子未必非韓揚房喜乃謂魏小國利之而韓大國之患非實録也陸深曰天子義牽房喜不能倡大義於天下發之自與而喜沮敗其計可勝詠哉

按桓惠時未嘗爲從史蓋闕之韓叔必與於從盟者

許應元曰秦之收韓非一日矣陽文而陰奪之柔之牢服之上而韓不知也

載韓燕中山稱王在周顯王四十六年當旨悉王十年中山策有張登去此時甚遠然此策本不可定爲何王之世鮑強附之

魏王安釐爲九重之盟九重謂王城欲城之先盟其衆正曰一本九里大事記引之姚同說見後且復天子赧四十二年馬犯請梁城周有復之之語正此二十三年復復其尊正曰按周紀復之之文謂許梁以鼎事正義云復一音扶又非謂復王之大事記按韓非子魏惠公爲曰里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云云藏岡東所載與此同但止言魏王而不言惠王以乃里爲九里以彭喜爲房喜以鄭君爲韓王所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爲天子也或者猶咎孟子勸諸侯行王道何哉盟不知何年附載於慎靚王三年魏惠王處之前按此策當屬惠王房喜韓人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此言韓亦大國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桓惠王

釐王子元年赧王十三年己丑

建信君趙人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君元作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趙魏爲隣故其勢如此不可無而從者韓也欲爲從必得韓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此爲從者說也從宜善韓而善此二國者非也正曰初無此意但謂今君之輕韓熙因交善於楚魏故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秦之志常反諸國補曰一本之交之善從則韓輕從必得韓而反輕者固小不得正從横則韓重最近秦故則無從輕矣韓以爲甚輕可已無從者輕於趙言也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謂穎川鄢陵汝南二蔡邵陵魏急上三邑皆近魏正曰鄢謂屬魏者策於魏多言許鄢陵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讐

田藝衡曰方田五矣字峙是色足爲天下[illegible]

戰國策譚棷卷第八終

戰國策譚棷卷第九上

燕[東有魚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代郡鴈門南有涿郡之易容城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西而樂浪玄菟亦屬焉○按魚陽今順天府薊州北平今永平府遼西今永平府遼東今遼東都司上谷今順天保安易州代郡今代州鴈門今山西代州涿郡今順天府涿州易今保定府易州容城今保定府縣范陽今順天易州新城今保定府縣故安今安州易州涞水縣涿縣今涿州良鄉今順天府縣新昌今保定府新城縣渤海今滄州樂浪今遼東永平府地亦是玄菟今遼東朝鮮]

文公[桓公子元年顯王八年庚申]

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正曰奉陽君李兌者通封邑姓名言之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奉陽君不說之語而訛也此策有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蘇秦之事也李兌因爲蘇秦云云此李兌二字誤羨也大事記以此章備載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之下又據古史謂肅侯將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亡削去揣館之語愚嘗辯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爲一人奉陽君實李兌非公子成也且此章知決爲蘇代者其言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又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之噲之後昭王未破齊之時也文公據全燕之盛何得若此言哉史遷謂世言蘇秦事多異代屬事有類者皆附之蘇秦則此類也]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姬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未至而卒正曰史年表燕惠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蘇秦說燕之歲爲二百有五年不應遠舉此事此必齊破燕昭王既立之時也以此言知非蘇秦約從時事說亦見趙策]其以權立[權謂外與貴也]以重外以事

田汝成曰以蘇秦之智又何必資於李兌也

貴[並謂齊趙正曰以權立者謂燕破亡之餘太子平以權宜立其勢微弱必重外以事貴外與貴謂他國齊趙之屬也]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與之交]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在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合趙而外已齊疑燕燕亦不能信齊矣]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宣正曰湣]曰疑蘇秦則君多資[疑其合燕於趙]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正曰此策非文公時]

蘇秦將爲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樂浪補曰朝鮮箕子所封今高麗國索隱云音潮仙]遼東[并州郡]北有林胡樓煩[補曰見趙策]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補曰正義云雲中]

[illegible]曰燕[illegible]

郡城在林榆縣東北九原郡城在林榆縣西界二郡皆在勝州南有呼沲易水出涿故安補曰呼沲見前正義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中之東東南流與滹沲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良鄉西山大事記引此二條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并州郡補曰正義云碣石山在平川燕東南鴈門山在代燕西南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

戰國策卷九　三

戰補曰鼓辭也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彌猶亘踵猶繫正曰踵足後也徐曰猶言繼踵也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垣謂城正曰正義云東垣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故常山城度呼沲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

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補曰一本南近齊魏齊趙強國補曰一本有也字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傳在說諸國之初

權之難與齊戰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子噲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雖不救我後必事我文公曰善令

戰國策卷九　四

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策此從言及魏冉知為文公末年補曰大事記從鮑說

易王文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己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二十年正曰史二十八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補曰索隱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辭史不錄耳齊王按戈而郤曰郤秦使退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本草烏頭一名天雄以為雖偷充腹而與

董份曰方說六國皆有秦此即以秦不覺其反覆不從連如此伊誰[illegible]諸之何[illegible]所[illegible]

張洲曰齊取燕地則秦執之以爲齊罪矣歸燕地與否秦不以爲德也張洲曰始以禍怵之既以利誘之戰國之士生性以以術爲實主而盜世資

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爲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王曰齊伐宋章蘇代曰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齊人紫敗素也而價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帛染爲紫其價十倍按二章所稱文意正同蓋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名益尊也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于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鄢陵楚敗績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

田藝衡曰真反覆不信人也

田汝成曰後一段代亦云此句

詹順之曰凡十信字

張洲曰孝如曾參可移孝爲忠廉如伯夷正一心事主與其反覆不常寧信是生哉此秦說之不足訓也

後頓首塗中塗泥也自卑之甚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傳有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初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補曰姚本作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詩註素空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中北國漢屬遼西令支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註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

歸有光曰儀秦二子皆反覆小人然以儀較秦秦爲差勝以其說信近事忆獨此說孝義爲道以終行爲自覆以右爲無引河壞心術其比爲甚

田汝成曰此喻本警人

劉知幾曰蘇秦答易王稱婦將殺夫令妾進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游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劉向著書乃用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何其妄哉

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補曰燕秦秦字疑衍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比護也自護其名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太公所封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

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隣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笞擊也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補曰陽僵覆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室大夫妻○一本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云云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

許應元曰忠信獲罪自古有之君子不以主闇易心不以時危改行其素所蓄積也且覆卮之妾寧當以獲笞忘棄酒哉

田汝成曰凡十一聞字皆託於成說若不出自己意者

陸深曰趙王惡秦陽之專權故蘇秦初說而短之燕之權在于大臣故代初說而即揚其群臣下吏此皆揣摩之術也

唐順之曰燕楚南北相距不相習楚代說誤矣

義益國亢高極也言高其義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而畧

補曰此與後章蘇代謂燕昭王章同惟中一段彼言燕欲伐齊事爲異記者或有差互不可考也人言秦不信故秦言已之不信乃足下之福如尾生亦無益謂守行義不成功名者之不足貴也又曰僕所謂以忠信得罪則又以信自待公爲反覆以誑時君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易王子元年愼靚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

東周之鄙人也臣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知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讐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

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言雖知其讎以其強故秦之不敢伐曰夫
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
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
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因先見伐之怨正曰說謀見後身
自削甲札札牒也甲之革緣如之正曰札木簡牒之薄者甲用革爲之左成十六年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馬注言能陷堅札側滑反妻自組甲絣絣緜也治之爲組以穿札正曰景帝詔纂組註組今綬紛絛也顏書以繩直物曰絣此謂編組穿甲之繩也絣悲萌反鮑因莊子洴澼絖之文生義不知彼字與此不同曰有大數矣補曰一本身自削甲札曰有大數矣與下文同大事記引此姚本同有之乎王曰子

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
報之二年矣自卽位至是正曰二年字必誤齊者我讎國也故
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
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
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
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
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
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補曰司馬貞云年長也或謂齊強故稱長主而
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正曰自恃其強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

吳寬曰燕趙皆與比隣趙近秦而多故燕遠秦而無事故趙常自強而齊數謀燕

□份曰韓王至一節尤精采

稸亦積西困秦三年爲秦所困正曰秦爲齊困民憔悴士罷敝罷音疲
比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並不書而又以其
餘兵南面西舉補曰姚本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舉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王二十六年此時未舉也而下一章亦言齊以宋地封涇陽君蘇策齊宜也所拔五城正曰此言舉五千乘之宋非僅得其城邑而已蓋在滅宋之後明矣下章包十二諸侯卽史所謂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者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
欲得也得其欲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
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兼不戰言之王
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

足以爲塞補曰清濟以下說見秦策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
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
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役者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補曰濟西濟州以西也河北謂滄德等州在漯河之北者正義云今濟西河北盡
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
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毋弟以爲質寶珠
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爲之然則前言舉未亡也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補曰一本有

解縉曰以久困之齊猶能覆燕舉宋包十□候見齊之猶足以制燕

歸有光曰夫差以不好計而亡吳宰嚭以貪財而喪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長國家者監諸

田藝蘅曰二句千古名言

歐大任曰所謂天授名言

丘鑒曰羈旅之士疎遠之臣內無與援而欲託迹於人鮮不比三旦而市人不顧矣

張洲曰爲質不足以爲功而不質則于燕實有害陳翠之言於燕忠矣於公子未必利也何也宗留而質者二國之交惡則質

(子字姚同)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寇猶亂與猶和)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治其外(謂敵齊)臣自救其內(請亂於內補曰爲燕閒齊救其內也)此乃亡之之勢也(彪謂燕昭之舉實自亡發之正曰大事記云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辭誤以爲噲使噲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乎論其世考其事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比猶連)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補曰還當音旋義同)臣

戰國策卷九

請獻一朝之費(費元作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馬自喻也)莫爲臣先後者(爲之助也)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自喻爲馬則此所獻馬之食也正曰獻此以爲馬之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代傳說王噲已乃使一子質齊正曰鮑因此指爲王噲事然史云一子質齊而此云燕王之弟則不合矣其時未可定)燕王許諾大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

者受其害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有味哉其言陳翠不知此而說于公子終身於婦人之聽論矣

李元齡曰與左師觸龍之言大略同

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毋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殺辱之爲快)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臞少內)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者(補曰姚本無者字)臞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爲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封亦公子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

戰國策卷九

職(持猶守也封無功者爭之端也)群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也(補曰一本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幾同)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爲行具(補曰此與觸讋諫趙威后同戰國所載事多如此然觸讋言尤婉切所以人多稱之)

田汝成曰事強特是斬秦之事

田藝蘅曰一喻魚

田藝蘅曰再喻車

田藝蘅曰三喻越人由物及人由小及大故曰三物

淩深曰山東相合數句疑有缺誤

或獻書燕王燕補曰一本無此燕字姚同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得援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補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爲無如之何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

弱蓋韓魏趙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物猶事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主補曰一本主上有之字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補卑名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惟不羞自卑者可也之卒者之猶其也卒猝同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句不然卒者下有缺文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補曰一本必北攻姚同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服救故趙亡之正曰秦非助中山者補曰一本之伐作人伐下句同姚並同○按趙策蘇厲曰楚人久伐而中山亡魏策曰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大事記謂楚與魏連兵中山失助而亡史稱王父與齊燕共滅中山則齊非中山與國也愚謂中山近魏二國相善信矣趙與齊燕滅中山乃年表惠文四年所書已與世家差一年且趙之有事中山久矣自武靈十

九年胡服以來攻城略地無歲無之何至此而始合齊燕滅之邪而秦韓齊魏伐楚敗唐昧垂丘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年表書攻中山通鑑綱目書中山君奔齊齊策稱中山君臣於齊蓋四國伐楚而趙不與趙得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奔也史所載與策合者莫明於此中山君見奔齊則與齊共滅之言未可據秦韓齊魏共伐楚則所謂楚魏連兵非此年齊策曰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則史記之言有誤大事記或未察也今燕策又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亦助中山者是年秦伐韓取穰豈其事歟愚嘗列此策與齊策陳軫合三晉事同而辨中山非至惠文三年始亡特遷其王繇以此數策觀之尤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楚亡之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

司馬光曰堯舜之聖非以其能輕天下也乃以其能全天下也夫雅重天下故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之傳於子非私之也苟天下無聖人以授之則非子莫之專矣天又之與子非至禹而後有之也蓋自

兵南合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彪謂此三物喻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正曰此章當是昭王時說見齊策秦伐魏章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下並同正曰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齊湣王元年齊伐燕子之子噲死在赧王元年正宜王時事與孟子合甚明辨見秦策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補曰徐廣云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音昔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厝韓子作潘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付與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爲吏以啓臣爲益吏及老而以

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補曰姚本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補曰一本無也字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補曰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于此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離婁下正曰即此人何以知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飭戒也猶正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補曰正義云先後並去聲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元作恐補曰姚本作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補曰此當時所謂孟子勸齊伐燕者也使無孟子之書則人將此言之信乎要知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後世之誣罔聖賢而

無徵者可知

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即大邑 補曰索隱云五都即齊也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地之衆（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元作公）子平是爲燕昭王（記三年有）

虎謂王噲七國之愚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筭齊閔所以請大子者近於興滅繼絶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正曰大事記云子噲安知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徒惜是名以簒國乎噲特爲說客所愚耳方子之未得國也則說以堯讓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噲於是乎以燕讓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

以禹不如堯薦益而以啓人爲吏已而攻益奪其國噲於是乎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効之其愚至此尚足論乎後世因此遂有不可慕虛名受實禍之論是論肆行則利祿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無非實禍人紀滅矣此君子之所懼也欲不惑者其唯知實理乎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秦爲燕謀齊故）欲囚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元作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

林夢鶴曰終字及後之事田汝成曰何不執而殺之

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正曰襄 哀）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代（補曰史復有代字）之宋宋善待之（補曰此策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策疑自爲一章而復出姚本別提行）

昭王（噲子 補曰名平 元年赧王四年庚戌）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謂燕王曰（補曰儀說在昭元年）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元作王 策稱襄子 襄子也 正曰魏策謂襄王 即此類）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補曰勾注見趙策）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補曰索隱云凡方者爲斗若安長柄則名科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按韻書斗科音同索隱皆云斗）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歠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

唐順之曰此衆趙之狼戾無親以恐動燕王

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斟羹 斟注也補曰卽酒酣樂中讀進熱歠句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句正曰索隱云熱而歠之是羹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 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塗猶汚補曰一本腦塗地正義云反斗而擊之代王反斗倒柄擊也 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 笄筓 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 補曰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事亦見趙世家大事記元王元年晉趙無恤滅代解題代北狄之別也其國在今蔚州史記誤以簡子卒在貞定王十一年十二年滅代今從外紀古文又云襄子夏屋之役見史記行如虎狼蓋生於兼并無親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規遂以爲臨大利決大計非用仁義之所也 夫趙王 武靈 之狼戾無親 暴戾如狼 大王

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 趙燕記皆不書 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 補曰一本今趙王姚同 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 補曰一本此句無今字姚同 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 齊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正曰易水見前章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 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 昭 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

張居正曰六國怵於秦威而聽張儀皆嬰兒哉不獨燕王也丘瓊衡曰秦真以六國爲嬰兒

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 補曰裁史註音在僅也 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 補曰尾猶末也恒山之東 五城 傳有在楚韓齊趙後處謂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有父子不相肖者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卑甚蓋摒摩斯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爲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横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 哀正

璟孔暉曰苟欲見客遂不畏誣聖人傾詐之習如此

楊一奇曰昭王禮賢亦有激而然也不得不然也雖然猶愈乎不能然者

曰無考 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 客卽他 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 補曰西周等策有宮他未知卽此人否○事苟可聽云云語燕客之言以利誘王使見之也 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彪謂是客也以隣國爲壑者也彼惡知所謂天下爲度者乎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 補曰一本此有以字姚同 報讎故往見郭隗 補曰五罪反 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 補曰

田汝成曰此處向稱先生年必尊者
田藝蘅曰四句名言妙
張居正曰詘指作屈巳

陸深曰隗之所陳說美矣但其所論致士之道為出于有意而非秉彝好德之良也然區區狗報怨之為亦不類三代之事

邵寶曰隗賢於札之誠是也使其未賢能無累于明哉且復隗而至者札之能如隗乎才能如隗是廣其途而自塞之也譬之動物尚矣以虛致馬者未有能得實應者也其固哉

（一本此有少字姚同）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記有此文）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役僕役）詘指而事之（屈枉也正曰屈也猶言折節）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彼而趨後彼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補曰一本人趨已趨是姚同）馮几據杖（馮據也）眄視指使則廝（音斯補曰）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睢仰目正曰恣睢暴戾也後荀或傳註暴恣貌睢香萃反唐史音雏）呴藉叱咄（呴呵藉踐也當從足集韻咄呵也正曰呴呼俱呼其二反咄都括反下言叱咄上有呴字為後呴藉義亦不類當是呴藉見韓策釋為跳躍此謂跳躍踐藉也）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事有道者）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謁者也正曰楚世家涓人見國語常昭云今之中涓漢書顏注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主通書謂出入命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

楊一奇曰士可求也不可致也從隗始以致士故稽燕者皆可致之士如樂毅等皆也至于當時命世亞聖之才如[illegible]者亦士[illegible]致之稻燕[illegible]取為隗者動君[illegible]斯人而[illegible]之則地方[illegible]而可以王伐又[illegible]下齊七[illegible]餘城如數之足云

楊慎曰斷曰燕君日夜謀齊之心無須[illegible]報殆與勾踐謀吳同轍

楊一奇曰昔齊伐燕取之今燕代齊取之乃報復之私情非吊伐之公義也
諸葛曰報怨之師可也取寶器過矣燒宮室宗廟抑又甚焉仁義之師不混久矣

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記無之）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記同彪謂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為國雪恥君臣問對無他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競惟人之誼也欲無與得乎哉臣役之對天下之格言市馬之喻萬世之美譚太史公獨何為削之亦異於孔氏刪修之法矣正曰立國用賢固三代之道未可即以為三代之人太史公固為疏畧然孔氏刪修之法則不係此補曰大事記解題引國策說苑云云今按說苑文小異鶡冠子傅選篇亦用隗言此則柳宗元所謂偽書取以充入者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

丑汝成曰此與後策參爲一名字然而實則利也

李夢陽曰說齊以是此游說之常策至謂因其強而強之因其廣而廣之於策誤當

趙之衆猶鞭筴也（御諸國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卽雖
五燕并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客遣使者）散游士頓齊
兵（頓勞救之也）救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
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
說奉蘇子車十五乘（補曰姚本五十乘是）南使於齊謂齊
王（閔）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
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興起之王補曰舉字恐因下誤）
（衍）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句舉之之舉）攻不義今宋王
（君偃）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屏廁也當作并匽路）

（厠補曰周禮宮人爲井匽注井漏井所以受水潦鄭司農云匽路厠也鑄諸侯之象卽後章秦王所謂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
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補曰太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啓之引策曰今宋王無道云云）且夫宋中國高腴之地
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者處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
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
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
聞之絶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
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

田蘇衛曰五名字泪作父𦕓目

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己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勞而後可以乘人之獘王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孟子所謂以燕伐燕不行仁政動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此豈天下之正誼哉）
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
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如質子寄寓）名卑而
權輕奉（元作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
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淺補曰此已申淮北明矣下文又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

肥大齊（肥亦大也）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
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
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
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
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
（負猶荷也）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國也）
（又加淮北則萬乘而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北國）
（正曰索隱云北夷謂山北狄附齊者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方七百里加之
以魯衞（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

陸深曰爲燕謀而弄齊秦于股掌蘇氏兄弟蓋天下第一舌也

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爲紫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遥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從使齊主盟補曰一本使使明於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

待破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正曰姚本長賓之秦史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爲是按魏策有此文法賓卽擯二客字因賓字誤衍秦王昭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爲

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華後也當作躧正曰躧所綺反說文舞履也徐云躧足根不正納履也引漢志邯鄲女跕躧字與蹝屣通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

張居正曰伐作虐

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正曰心痛如刺補曰然字句可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王噲策言魏出之之宋宋善待之今在宋也正曰按此策文蓋

許熛元曰兄也牧言傷敗彝倫不可以訓又拚捨其兄之飾鮑以取世主可默可默

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後勸之尊齊擯秦而謀秦已伐齊非將伐宋時事也策云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之齊使人謂魏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紀代事前後固多誤如舉五千乘云云以爲說子噲之類代爲燕間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至此時尚留宋而爲之說燕哉此策不能無舛而史尤失之也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代傳有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衛卿子魚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憂故曰完又曰憂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地缺三王代立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籠竹器何爲煩大王之廷邪煩浼也昔者楚取章武屬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蓋嘗攻得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正曰此句未詳恐註非言同軌而朝燕

張洲曰燕宿小弱自春秋時尚不得與中國會盟何能攻得周之上地若言周以上地與燕其後削弱失去之耳苟爲無失此地則燕固強大以鈎諸侯也舉以之曰兵志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己自其弱強而謀人者鮮不覆矣

與斬秦是同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矜矛柄戟蓋爲矜施戟砥柔石所以礪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爲燕間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補曰與平聲姚本下復有則字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負言背倚床立未能行也不得此屬皆不得不處與車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

塗泝曰不得蓋單語反辭今人循然

鮑彪曰即前兼不信人忠信等字

因燕王謂曰亦前蘇秦之言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補補曰此宜有主字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躓跲也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補曰此策說見前蘇秦章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沈州謂欺曰訑

啓順之曰旨銜自媒士如鬻行忠信鬻莫如孔子愛人用之三月大治矣以訑者言也吳鮑之說均非使愚使貪雖在御得其道然用人之道中或不得已而行之交弑之中耳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補曰訑徒案反或作誕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救而不售救猶敗成事也無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彪謂訑亦吾所惡而實不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已則否正曰利誕譖之人以爲用此不正之諭也使過之道不類使愚使貪使勇亦謂御得其道耳非此之謂也

蘇代謂元作爲奉陽君正曰說見趙策此亦其後襲稱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人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召蜀子齊將正曰無考使不伐宋者補閔蘇子也使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言與之合正曰按此策下文所云是以爲不若逃而去之以歸魏猶自齊而爲之取秦深結趙以動之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告子名不害代請之使爲已請齊正曰無據妄引韓爲謂代皋或人告奉陽君之言請者或人之請爲趙言於齊也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果者必欲告子

陸深曰與一作令

陸深曰遁取陰取也與下文無涉

如是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不聽則然正曰謂告子齊果守趙質子以甲則吾將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人所告奉陽之言於代爲惡燕王善待必患之故代告王以告子爲其亂齊趙所以利燕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惡代出爲之以成所欲出若奮不顧也言知其有累而奮爲之欲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也持臣非張孟談也持猶使補曰待字疑特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言然二皆趙人齊王使公玉曰齊人姓名正曰一本公王按字書三畫中近上者子方反三畫

匀者虞欲反隸始加點以別字新序有公王丹史公玉帶此公玉姓也此疑有缺誤命說奉陽名補曰說卽究之訛說見趙策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反前下類此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元作令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玉父名正曰無考鮑因下言有甚於其父遂云爾按趙策正欲攻宋章以三晉劫秦使順也並之恐卽此人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讐見之如元作知無厲補曰無害也今賢之兩之兩謂封與相正曰賢之謂以代爲賢兩之謂與之並處已矣吾無齊矣並述奉陽之言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自言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

陸深曰倍燕因齊不信忽與奉陽君遂倍齊者可備也句疑有誤注皆不通或可上當有不字又按得下文或可刊不字於代言謂使代死而齊趙不相順可也使齊趙以交之分爲罪於代惡之而復相順此代所以爲患而未然也

君也待之爲小人因是而倍之音背言燕宜然正曰言齊因是倍趙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柰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循言順燕死不足以爲臣患代本以二國之令必不順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罪正曰言二國之合必害於燕苟順而無害國之利也故已之死逃禁辱皆不足論逃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禁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補曰厲史音賴見秦策死不足以爲臣患及堯舜之賢而死兩節與秦策范雎說同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三國皆惡代矣然二國卒不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交猶皆而後

相効交後人見其不可因而効已是臣之患也患其後時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人之必然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補曰一本此有爲字不若逃而去之詐以罪逃去臣以韓魏循自齊言逃燕則自韓魏順行至齊而爲之取秦言勁齊以怒趙深結趙以勸之此勁趙以怒齊也結亦以韓魏趙自燕結之勤猶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爲之不補累燕正曰臣雖爲之累燕下文引奉陽君之言而釋之曰臣雖爲之

陸深曰代既不死而爲逃又謂韓魏之順皆出於齊下是取秦而深結以勸之[illegible]近於相攻雖爲之[illegible]

陸深曰疑疑代之無燕也不欲王不欲燕用代也

陸深曰伊尹而下祭上文逃之戰且戰而下再申所以逃之善反覆言死言逃王於紛齊盖齊得趙猶不紛故紛齊在於絶趙于齊此伐之本言也然游詞甚矣

不累燕

奉陽君告朱讙曰（亦代稱之）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以用也吾指奉陽）弗予相（予謂讙正曰予謂代）又不予卿也（補曰一本不予相又不予卿也予亦爲蘇子自予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燕王善代而奉陽謂其怒燕者疑也）故臣雖爲之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雖爲燕紛二國二國不怨燕也）又不欲王（欲猶須也言其自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補曰一本此句上有再逃湯而之桀六字姚本同）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栢（元作伯正曰古字通古今人表栢虎栢益栢樂之類）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

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儀傳不書正曰郎儀至楚之事）白圭逃於秦（未詳）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毅同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未詳）薛公釋戴（不乘車也）逃出於關（齊緡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因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馳去變姓名出關）三晉稱以爲好（補曰士上恐有缺字）士（補曰太史公曰好客自喜）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絶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補曰此策文多未詳註多未安）

鮑有光曰燕之謂指齊非一日矣其以二下勝望閒復合哉彼王孫具言以往齊容之爭耳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預言不勝與齊合補曰一本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之志謂此少年狹猾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聊爲之此其所以不王也補曰當此以下紀述者之辭）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補曰音的）予也

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魏（補補曰姚本有此字）得燕（元作趙正曰魏得趙燕因合於魏而得趙也）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燕獨入臨淄此二十八年）

燕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間（元作聞間猶項也正曰間去聲致隙曰間間隔也）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而陽攻以疑齊正曰晉地名下文云晉下可見）令人（代令人之）謂閔王曰燕

呂安成曰不知當時齊國諸臣何在而任蘇代之弄則又王也恐無是事

許應元曰閔王喜存王也老以故復無可倚者矣

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欲復王噲所失）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用他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救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

（晉之下地）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正曰據此策則燕取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無狸陽疑字誤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陽城及狸則正義說亦未可據）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

何呂曰以閔王之昏虐而當蘇代之陰詐雖其得全乎死又以昭王之堅忍樂毅之善師耶

張居正曰爲人謀者均有此六患

[illegible]文曰以即用也

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彪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嘗陰而復善之情禮均也而獨爲燕圖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糜爛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爲也獨不念嘗委質於齊乎補曰蘇代傾詐不義一至於此其罪浮於張儀矣）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譖之）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者以書）曰臣貴於齊

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責）齊有不善（謂惡燕）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元作鄮）臣（貿猶賣）臣之所重處重留（元作卯正曰一本卯作卯姚同據此則重當平聲重卯猶言累卯謂已處危也上文恐多重字）也（重猶難也留謂處於齊爲難）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無可疑補曰列眉未詳一本猶刻刻者也姚同龍龕手鑑刻古劃字愚謂即刻字也刻刻者斬斷果決之意）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猶以由）與

王世貞曰爲人臣者不患人之疏而患己忠信之不立以蘇代之傾險其能免人之讒耶

之言曰王與之去燕之齊可也期元作其於成事而巳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正曰以齊爲任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實欲離齊於趙代因與趙謀齊以成燕之謀正曰見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虛言不設備齊北近燕行其兵以此兵伐他國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讒代者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且辭也犬馬言巳賤齊如之又不逆燕之謀補曰一本犬馬駿姚同字書無駿字恐卽賤今王又使慶燕臣名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補曰姚本

王苟欲用之無中間五字文義爲勝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醳臣醳釋同見鄒忌說琴補曰魏世家如耳云以秦醳衛張儀傳醳之索隱云古釋字專元作鄣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彪謂爲人間者均有此六患非燕昭之明代其危哉功成矣猶不能爲此尾況他人乎代之謀齊亦異乎豫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補曰此策蓋代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代以書自白文多未詳燕昭卽位志復齊讐非一日矣樂毅以趙亂遼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遑也蘇代之徒爲之間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怨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蓋毅之爲燕約結信義服人卒用此以勝何假乎代之爲哉代之傾訐反覆效用於燕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倚以成功也

陸深曰言秦之情僞此報游詞茅坤曰蘇代說燕大略祖兄秦以破六國之事秦人而其說詞不逮秦遠矣

馬甄曰行暴二字一篇關鍵

黃汾曰此篇畫盡秦之強詐反覆

黃汾曰盡蘇言韓撤民蘇後爲備國驗動之意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止曰楚得枳屬巴郡而國亡告魏失地秦昭此七八九年連拔楚郡齊得宋而國亡卽此二十八年入臨淄三十二年下七十城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補曰姚本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亡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蜀山徙曰汶眉貧反卽岷乘夏水江夏[illegible]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正曰索隱云夏音暇謂夏泉之水盛漲時也下文乘夏水兩出可見矣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

巴乘夏水下漢補曰一本而下姚同四日而至五渚史註在洞庭正曰今詳本文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屬南陽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榆易也正曰射隼見易解卦正義云隼今之鶻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范睢傳伐韓少曲補曰本文少曲高平正義云相近高平在懷州河陽縣西北一日而斷太行補曰正義云太行山羊腸坂道此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卽近武遂韓墳墓所在者二日而莫不盡繇我

陸孫曰封當如封函谷之封

黃份曰雕木而為偶象寄又曰前誑正告此乃誑告也

繇由同正曰索隱云繇音搖搖動也我屬下句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
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
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正曰安邑女戟見前太原在河東
時屬趙卷見魏策正義云卷猶斷絕軌免反太原當爲太行蓋曰秦舉魏之安邑塞魏之女戟
則韓氏大行斷絕也按趙策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氏太原絕正義以卷爲絕據此下軹
枳元作道道南陽封冀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冀亭註引此補曰南
陽即修武封封陵杜預云在蒲州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
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之口補曰索隱云滎澤口與今汴河
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公子無忌亦云然大事記灌大梁之策戰國以來人皆知之秦卒用

戰國策卷九　卅九

此策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
口徐註紀年曰敖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云水經註河水舊
在白馬縣南決通濟陽黃溝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縣史作外黃濟陽大事記作黃濟陽說
又見秦策宿胥虛頓丘並見秦魏策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
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
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補曰一本作寫
蓋古象字作寫訛也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
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
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幦元作齊恐天

吳氏曰蘇代約燕上不朝秦言秦之行暴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以詐欺詐諸侯以欺且攻敗自秦之行暴正告天下詭其下告楚告韓告魏之言此以威恐

喝諸侯以事秦也遠燕者以膠東而下所以繳前秦欲攻安邑以下之語此以詐欺諸告諸侯以成其欺歟之計也秦村如此其大秦又行暴之其此言秦用詐力洞燭其情

馮觀曰通燕以下五句所以繳前欲攻安邑以下之節

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補曰一本人作王姚同
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
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
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補曰藺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姚
註石字三本同作君詳此當缺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
重楚恐其後楚擊則以南陽委於楚補曰鄧之南陽曰寡人
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正曰正義云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蓋均
陵也塞鄳隘補曰見楚策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
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爲楚罪兵困於

戰國策卷九　四十

林中補曰見魏策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項紀
註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元作至公子
延秦子正曰魏子因犀首攻趙補曰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三字史姚同索隱云
謂連兵相屬也行胡郎反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
則以葉蔡委於魏補曰馬陵葉蔡並見前史離石作譙石馬陵作陽馬索隱
云並趙地名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
太后穰侯爲和贏則兼欺舅與毋贏謂勝舅謂穰侯適
燕者曰以膠東適讀同補曰適即上所謂因以爲罪者適趙者曰
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

陸深曰蘇代諸說惟此深穩動合事机

田蘇衞曰代厲皆以壽死亦世天幸哉

遺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補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用兵如刺蜚集韻蟲名爾易也補曰蜚匪微反又上去二音一本刺繡姚註云錢本添入蜚字毋不能知補曰一本知作制姚同勇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拔我龍賈軍補曰此據世家年表在二年大事記從年表云魏惠王後二年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恐岸亭在潁韓註記岸門封陵亭名然則封陵亦屬潁川正曰哀當作襄封陵見封冀註補曰岸門之戰韓王曰元年當韓宣惠王十九年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肅侯十三年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補曰死於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正曰西河上雒魏地三川韓地言秦已得三晉之半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補曰之下恐有缺字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齊事後彪謂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彪故曰秦橫之成天幸也補曰文甚明快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

唐順之曰乘人之危者不詳況人之議其後乎吳越之事千古之龜鑑也

歐大任曰重出而少異當并較之

恢曰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除患者燭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亡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乃還張孟談患者皆救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謂救患者補曰一本遺作道下無者字非是義是而無先元作使除患無至者今與補曰一本作予姚同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楚使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惠文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元作承正曰此書乘承通後呂圖君章有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恢也恢蓋趙之仕魏而爲燕者爲燕亦所以爲魏也正曰無據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蚌蜃也而鷸啄其肉鷸知天將雨鳥合而箝其喙箝鞘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

張州曰自卞莊刺虎之說出而後世遞相祖述或爲田父之說或爲蚌鷸之說皆眾中寓宜使人憬然

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 補曰姚注諺語彭詩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卽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脯卽見蚌脯此則叶韻然不鬭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讀雨作兩兩謂鬭口恐別有據愚按說補蚌叶彼五反鷸知將雨爾卽解去爾○一本雨作相字通鷸音聿亦有衍音 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正曰燕惠武成皆與趙惠王相及此策時不可考

戰國策譚㮰卷第九上 終

司馬遷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惠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蘇軾曰論者以樂毅之不肯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所以罪成者出於不幸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取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

戰國策譚㮰卷第九下

燕 輿地見前

惠王 昭王子元年赧王三十七年癸未按索隱云名樂資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 趙傳云并合趙楚韓魏燕之兵 補曰正義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 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 聊莒卽墨 補曰毅傳唯莒卽墨未下燕世家云聊莒卽墨未下蓋因燕將守聊城不下之事而誤說見齊策 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 補曰史趙封毅以觀津號

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而城之殘宦而數歲下大師老于外此亦有所不虔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于外當時雖太公復直不能無敗矣援昉曰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李性李曰樂毅答燕惠王書見諸葛亮出師表不必言忠讀之可想見其忠李令伯陳情表不必言孝讀之者可想見其孝杜子美之詩首最直

望諸君索隱云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 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元作承 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 暴曝同 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 元作郄隙不合也 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

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補曰自先王舉國止此一節恐當在後章燕王書寡人不佞云云之上餘說見彼章）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荷罪在身）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白猶明）故敢以書對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上言毅自魏往見王正曰毅傳毅為魏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正義云假魏節使燕）而以身得察於燕（補曰毅傳趙人因沙丘之亂適魏至燕故大事記附見於燕昭王十七年）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亞次也）臣自以為奉令承

此書其殆庶幾合道以禮始終者與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其遺王仰望風聲投誠不易得哉 許應元曰毅書情至委曲通達婉暢深切不得已之意實諠文遵蓋出於毅

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元作勁一本作徑補曰）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許燕）約楚趙宋盡力（宋雖已舉其遺民怨之補曰一本約楚魏宋盡力姚同史云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其文為明）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顧而反言其速）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閔）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補曰此數語毅罪狀也）大呂陳於元英（大呂律均元英燕樂名正曰索隱云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故鼎反乎曆室（故鼎齊所得燕鼎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曆室律曆之室正曰曆史作磨周禮遂師抱磨音歷又史表磨侯漢表作曆古字通用說見秦策正義引括地志云元英曆室燕二宮名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古鼎今註本無）齊器

歸有光曰三代之後師行有大義之名者唯樂毅近之而不免於齊積之矣此其自陳而猶以為五伯之功是其短也

董份曰言先王功大隱然以自明

董份曰兩言可幸無罪詞體謙而意難奪

何孟春曰此與[illegible]辭情之最[illegible]深入室之戈者所謂[illegible]何如也

董份曰乃至[illegible]等語見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不宜初死而遽背之易將更令以自取敗也又曰慎庶孽者見不宜任左右言萌隸者見大將[illegible]之宜轄

馮夢[illegible]曰以闔閭比昭王以夫差比惠王[illegible]據引甚切而詞法蒼練引子胥[illegible]以悽惋感慨所謂長歌之悲勝於痛哭

設於寧臺臺燕薊丘之植薊幽州國植旗識之屬植於汶篁汶水出泰山萊蕪原竹田曰篁言燕以齊爲塞正曰索隱云薊丘燕所都言燕薊丘之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非比之謂北言燕薊丘之所植移植於汶上之竹田索隱云亦然據防集古今文以毅書爲首有策陶云夷門之植植爲燕雲甚用毅語也愚謂左氏以太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句法正同補曰一本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于其志補曰一本以爲慊于志以臣爲不頓命頓猶墜故裂地而封之補曰謂封昌國君也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

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伯歲之蓄積通太公數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能預順之施及萌隸萌氓同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榼名馬草爲其形以斂骸骨正曰史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云取馬革爲鴟夷榼形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補曰史不化索隱云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罹也猶遭正曰離罹通遭也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補曰正義曰不說已長而談彼短忠臣之去國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

許應元曰寫忠臣胸臆千載下泣

陳仁子曰世稱[illegible]以王佐以今觀之特詭詐之三而已毅恃材以驕列國而不循節以全大義知去國不惡其名歸不知忠臣[illegible]東澗曰反覆背叛之世而有如毅者可不謂賢哉觀其言教奉教于君子則所本必有自來矣

張洲曰謝然去國不領嗣君之命在毅以爲忠前王之領託此所謂不棄其名也毅知返而必誅且啓嗣君之令名則寧使忍薄之罪在已而不忍以殘暴之惡歸君此毅所謂奉教於君子者也

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傳有補曰大事記延平陳氏曰樂毅之下齊也止侵暴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末逸民顯而禮之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凡可以悅其民者無不爲之此孟子所以教齊者齊王不能用之於燕而樂毅能用之於齊○呂子讀書記曰樂毅伐齊云云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推此言則世之論毅者豈其然乎○朱子曰樂毅亦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又曰毅初合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舉下齊七十餘城湣王死人心之怒已解恐三國分功故急遣之以燕之力亦止於此況田單忠義死節堅守二城自不可攻非不欲取盖力不能耳毅在當時亦恣意擄掠正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爾○愚謂樂毅

唐順之曰丑之得罪未可知要必有人以譖之成其得罪於王王欲得其珠皆嘉謀說以脫耳境吏甚愚

王祖嫡曰巧甚可發一笑

黃震曰按今王喜方自救不暇反用栗腹敗趙以自敵其從皆必丹軻之謀而後燕滅哉

田藝蘅曰以前者觀此篇大不同矣

之伐齊取寶器燒宮室見於田齊燕世家毅傳國策皆然微以毅之自言益誣矣陳以首以止侵掠爲美似未察其實也齊以燕伐燕燕以齊伐齊孟子所以教齊王者毅實違之是尚爲能用之乎雖有寬政除暴反賦禮賢數端不足以揜其罪也故愚著朱子說併記呂子他日之論以見其不滿於毅如此而取陳氏者特一時之見未爲定論也

張丑爲質於燕正曰丑見齊韓魏中山等策與楚威王田嬰公仲張儀相涉恐非惠王之世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

刳子腹刳判也及補曰姚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放之補曰韓非子記子胥語楚邊候同此

王喜惠王曾孫元年赧王五十三年丁未按喜失國無謚故稱今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毅子補曰史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間爲昌國君索隱云間紀閑反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

楊愼曰燕王以不用樂間致使入趙其過本自不容掩此書首尾咎己自罪然其大旨歸在責間自責者特爲責間張本以使間之終不怨也

馮覲曰不能用所使之去亦不爲不肖也去燕以招王之過間爲未當也一篇俱是自訴不肖之罪所問失厚之非

唐順之曰此書怨而不怨有先王之遺風焉惜其闇於用計以敗國也

馮覲曰雖然至未爲盡厚也一段直責間去燕之罪又曰只把微出明怨一意辯難攻擊到底樂間亦自不能逃其失厚之罪

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補曰史作卿秦一本標後語作慶奉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毅之族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記元年有正曰史在王喜四年餘說見下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

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蔽覆之王喜所望也不虞君之明罪之也虞猶圖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補曰此當有也字姚本作以訛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

許應元曰王此處委曲温厚詒本人情探彼最已極得書意

歸有光曰靄然可思彼燕明智者信有罪矣見此而不慚然思歸者非人情也

楊愼曰文章固能達意亦能饒意燕王遺樂間書本是絕間責間然詞氣婉悅請若不盡其有怨責非以其文之次耶

之過非君孰(元作恐)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
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
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
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反惠愛任用之。正曰有過失當棄反順用之)今使寡人
任不肖之罪(任猶負)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
之也(擇其所處)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補曰一本此有猶字姚同)
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補曰惡如字)室不能
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
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

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
不內蓋寡人(蓋一作盡)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
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
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
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
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
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
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
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

許應元曰反覆稱仁智厚薄以絕之意以深責間之昧於此道

唐順之曰此書甚婉而切文法而筆段稱佳絕

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補曰此論語所記便不及)柳下惠不
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
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偏天
下語曰論不修心(凡有修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補曰修字必有誤)
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猶棄也)簡棄
大功者輟也(輟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
怨而累之宜在遠者(疏遠之臣可爾)不望之乎君也今
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
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度其然)余且慝心(待之以不善之心)

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
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間量我也)唯君圖
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
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鮑謂過而不改然後爲過燕王喜過在於愎諫伐趙其於間未見其有可絕之處而能悔如此禮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間絕之深也柳其書辭條達明麗婉轉屈曲天下之偉文也正曰責其出奔以明怨薄巳而揚過悔艾懲創之意少未見其果可以釋憾而反國也補曰新序以此爲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謝之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策以此爲樂間答書而末云間乘怨不用其計於乘)

堅案曰秦趙伐燕而求補秦兵此然後可以賀秦秦恃其強大而眞云燕無道吾使趙有之辭氣一何悖也

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
虜慶秦樂閒則是閒爲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
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
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
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
舛故知此書非樂閒事而新序之說爲是云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台也迎以兵迎之燕王聞之使人賀
秦王始皇使者過趙趙王悼襄繫之使者曰秦趙爲
一而天下服矣燕元作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
秦也言燕先時服趙者以秦與趙合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
趙有隙秦趙有隙補曰一本並作郤亂同天下必不服而
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

戰國策卷九　十

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也燕王竊聞
秦兵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
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
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
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
報也言數爲秦敗不能報而勝之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
北并燕此并謂兼有之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補於秦
矣臣竊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燕趙悼
襄九年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此十九年

張居正曰一篇中如田光荊軻樊於期乃斬雖皆激烈上何其巧紀位也
田藝蘅曰此篇當細玩之方見其精彩
陸樹聲曰此與聶政傳並載史記文未奇偉雖馬遷亦不能措一辭也
董份曰鞠武可謂知言而丹不納宜其禍也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
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
補曰一本鞠作鞫下同索隱云音麴又如字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
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
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傳言丹質
秦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說難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
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補曰一本批作排姚云曾錢作此字太子曰
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已乃圖之居之
有閒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補曰姚本客之太傅

許應元曰客之足容之何其弱耶

戰國策卷九　十一

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皇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
亡歸足爲寒心補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又況聞樊將軍
之在乎是謂元作以委肉當餓虎之蹊也蹊徑禍必
不振矣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
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
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
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思昏瞀
且死須臾不可待且非獨於死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
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

孫洲曰約三晉連齊楚講匈奴是合從之遺意何以號云不可以救亡然至此府雖有智勇亦難爲功後雖幸矣願日將久猶有觀焉一償之不勝而已愚不保丹爲欲有國議亦自快耳

鮑彪曰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荊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所光不能哉

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爲之自疑於命止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沉猶深補曰一本其智深其勇沉史姚同）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不敢背之）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

王安石曰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若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按列士傳云燕丹使光往候荊軻荊野嚐其耳中軻齊曰光出口入耳言之必大事出而往見光吹此叙鄙語亦并見叙事

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圖有闕）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補曰一本卽趨出姚本卽起）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補曰正義曰俛音俯按俛卽俯字漢書晁錯傳俛仰韓信俛出東方朔俛啄顏註卽俯）僂行見荊軻（僂致敬貌禮一命而僂）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

陸深曰作文至中說爲難雖古人能之後世不免爲贅語矣任子方內尤多却言讀之極有味而不見其贅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

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疏於軻）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補曰一本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荊軻（言其死非爲泄欲厲勉軻使死之耳）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曰光已死致光之言（補曰一本此四字作明不言也姚同史同）

高誘曰其死非爲泄實欲勉軻使死之耳

司馬遷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然荊軻事或不成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今本）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不立故言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尚在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亦稱孤也又劉向曰燕王喜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補曰荀子註引策作牢天下之王）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秦十七年虜王安）盡納

何孟春曰秦虎狼之國燕太子丹所使荆軻乃欲為曹沫刼齊桓之事不可則因而刺殺之豈不謬哉昭王嘗仇齊矣卒報齊為燕用矣丹不知效法先王之禮士夫而顧非其人也函于期之首為使秦之資是燕仇未報而先為秦報仇也軻之事必不足賢也燕之患固在也何事不成而累丹以子燕乃墜燕之社稷耶

芈坤曰燕太子之計拙矣而謀荆軻軻無一言為太子謀固知軻非國士也顧舞陽一笑稍有志士輕生之風耳

又曰荆軻不逮聶政遠甚聶政之辭仲子也以瓦全荆卿則恣于車騎美女之間矣

王鏊曰燕丹厚事荆軻而軻未有行意知秦之未易圖也使深以秦之暴不宜攖其鋒睨太子而止且償豈不明智之士哉

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補曰一本此有能字）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闚言示之以利使之見而欲也）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

得合從其償（補曰一本此有破字姚同）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猶言不知死所）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收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畧經畧之）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

楊士奇曰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資人秦之詐欺天下之信者非軻乎

董份曰欲輕易得之一頭其豁語如是不容人不刻骨而伏劍也

楊一奇曰不為萬全必勝之計徒為匹夫投死之計誅壯士一去不復返宜也

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亭註引此補曰正義云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劉向別錄督亢膏腴之地蓋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

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柰何（補曰一本爲柰何之柰何姚同）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揕刺也知鴆反補曰揕一作抗故他本連有二字下文同索隱云抗拒也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

茅坤曰荊軻請樊於期頭一節愚竊謂非人情也當時必軻與太子坐取之好事者飾奇而戰國策倣節者爲之也

董份曰敍匕首精煉亦借荊軻之虛驕也

董份曰以十三歲之童子輔行卿亦疎矣按卿既欲有所待矣丹乃強之使行而卿亦竟從其狂圖蔡如是安得不取敗哉

張洲曰軻欲留待其客竟不知其客何人後人謂俗軻與其客偕往未必無成愚以爲荊軻之擬秦雖爲所擒率所令得客其舉動亦止此耳

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補曰勇者奮厲必以左手扼右腕也切齒前見一本拊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刎斷也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補曰索隱云徐姓夫人名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淬當從火堅刀刃也若淬則滅火罷爾正曰淬焠通敗內反說文徐云淬劍燒而入水也此謂以毒藥染鍔而淬之也後語註云以藥水鑒匕首爲淬鑒古電反以試人血濡縷沾濡衣之一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行具也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

戰國策卷九　十六

三殺人人不敢忤元作悟忤逆也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祖行祭補曰詩毛傳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跋軷謂祭道路之神封上爲山象伏牲其上既祭處者餞之飲畢

王宇仁曰白衣冠送之將以必死易水之訣已存不還雖復悲壯要有死且強行意

黃震曰荊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抗激慨生至今讀易水之歌使人悲慨

董份曰觀此景象千載猶令人悲憤

陸隱曰悲歌抗慨讀之亦自流涕

來車轢之而去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地形訓云變徵爲商益悲音補曰應劭云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後劉子云荊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北音怒忼慨壯士不得志也補曰一本慷慨羽聲失于楚聲後語作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補曰中庶子說見前新序鄭陽書作蒙恬恭說後語蒙嘉註云蒙恬地也嘉爲先言於秦王曰

戰國策卷九　十七

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下同不敢興兵以逆軍吏補曰一本以拒大王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禮正曰大事記相如奉璧入秦齊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註引正義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徧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爲釋愚按漢漢書大行設九賓恐即秦儀也見燕使者咸

陽宮補曰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南水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嵕諸山之南故曰咸陽自始皇及胡亥皆都此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升高陛也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顧武陽而笑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慴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劒劒長操

戰國策卷九　十八

其室操把持也與操同晉人多煞扣室劒鞘補曰索隱云古者帶劒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劒時惶急惶恐也堅在室牢也劒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驚愕愕相遇驚也卒起不意卒猝同下同盡失其度而秦去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提擿也補曰且即于反提姪帝反史提文帝提吳太子語同此秦

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衍擿字本註字也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踞坐展兩足而箕補曰既斷左股何云展兩足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

戰國策卷九　十九

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並此二十九年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五年此三十三年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傳有彪謂

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一夫行劫刺於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質責使悉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持匕首之所可待鞠武初謀似矣太子不用不

人燕丹既[illegible]之不能救之[illegible]使軻函其首以爲見秦之[illegible]是燕未報而先爲秦報仇也嗚呼荊軻之負丹不足惜也而負於荊者義士千載之痛也[illegible]丹旨以報於秦勢不得爲人子尚復誰[illegible]王[illegible]曰[illegible]鄴觀[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illegible][illegible]較[illegible]荊軻[illegible]張君[illegible]有爲[illegible]政之[illegible]皆天

生奇絶也

能力爭妾婦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之亡皆武
實爲之荊軻之事甚似曹劌其所不可者劌發
憤於一朝而軻畜謀於積歲且白衣祖送者甚
路其不漏露而先敗拆已幸矣軻不足道也張
後留侯亦袖推竊發此其人豈愚哉蓋積志伉
秦不知所不可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以爲期
不能一日而忘秦也豫子于高漸離張留侯三人
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也唯軻於此則無處
焉補曰胡氏謂秦皇狠詐之智虎狼之威千騎
萬乘之衆揮從奮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
能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畧之妙固已視
呂政如且中免何敗獲之憂魁以三人並論恩
謂三人報仇之志則同以智畧言之則異胡說
當矣○宋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
北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丹之淺謀而天下之
勢已至於此雖聖賢復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
也

戰國策譚棷卷第九下 終

戰國策譚棷卷第十上

宋 亦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潁昌壽張 補曰漢志壽張下有今之睢陽四字○按亦今徐州亦縣梁今碭山縣楚今淮安府山陽今山陽縣濟陰今曹州東平今袞州府東平縣東郡今開州滑縣潁昌今河南許州壽張今東平州縣睢陽今歸德府

景公 嗣元公元年恭王四年乙酉補曰史年表景公名頭曼漢書古今人表作兜欒及冢師春作欒頭曼兜欒音讀固相混若欒則豈先二名而後一之者邪黃伯思考辨秘閣古器有宋公欒餗鼎與汲冢合因知異書有不可廢者設記于此

許應元曰義不殺王與義無當太似矣然作殺臣亦非戰國時安有用武氏字止作殺臣近之揭近快也以殺王殺少尤無

公輸般 魯之巧人補曰高注公輸般魯班之號也它書或作班古字通漢書班師之 **爲楚設機** 機天地疏機關也雲梯之屬補曰高注云機械雲梯之屬也索隱云械者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 **將以攻宋墨子** 宋人名翟 **聞之百舍重繭** 百里一舍補曰此據高注下有重繭累胝也一句又莊子百舍注百日止宿也按繭即跰字吉典反增韻謂足胝起如繭胝音支 **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 聞其善 **吾欲藉子殺王** 正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臣云人臣並而鄴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臣如臣字作思臣卽人也 **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 梯之高上入雲 **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

出襲衡曰以堯攻宋何說輸能止之

許孫元曰後世攻石田論本此

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翟於王

墨子見楚王非昭卽惠正曰當缺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

軒車有雕飾者正曰文錯之車高注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

錦繡鄰有裋褐竪使之衣補曰一本裋褐姚本注短一作裋韓入考異云裋褐一作短方云貨殖傳用裋字董彥遠洪慶善皆辨古無短褐字按裋褐字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論漢書作裋文選則用丁管切是唐儒所用之故少陵以長鑱短褐爲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語皆傳寫之訛今按國策短一作裋史士不得短少陵以長綴短褐爲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語皆傳寫之訛今按國策短一作裋史安不得短褐司馬貞亦音竪班彪王命論短字韋昭云當作裋襦也又淮南子巫馬期絻衣短褐而高誘無說

未必皆傳寫之訛枷子厚亦嘗用之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存以俟知者而欲竊

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

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疾猶癖墨子曰荊之地方

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

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

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鮒魚之小者正曰爾雅釋鮒鰿也今作鮒

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楠

豫章大小凡五正曰高注皆大木也補曰楩楠豫章書注楩梓一本楠作柟章作樟姚同楠卽柟

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臣元作惡

薛應旂曰譚觀趙以辭於趙譚攻趙以解於梁宋亦巧於爲計者

林雲銘曰當時未有不忍者

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

攻宋彪謂翟之說美矣然此時諸侯固有竊疾強吞弱大并小直患其力不給爾豈爲若說止攻哉意者墨守之嚴輸般服病焉假此說以縮兵則有之彼楚國非上足而無有竊疾者也補曰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雖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史云墨翟宋之大夫或云並孔子時或云在其後索隱云按別錄墨翟書有文子子文子夏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作七十子後愚按孔子以敬王四十一年卒景公以元王七年卒

相去十一年檀弓季康子母死般請以機封則般亦與孔子相及大事記云楊墨之說肆行於天下必在春秋後蓋異端之說非王敎盡廢不能興也

梁王襄正曰惠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

於趙王武靈正曰成侯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

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扶謂助之

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

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補曰一本不足如梁高注如當也

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補曰高註梁必兼宋故宋不利之矣

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

田藝蘅曰此策前已見之同意

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應梁 補曰姚本註臣字曾本自此至卷畢皆作惠）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攻之不力使趙無失城）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補曰一本趙王亦說曰姚同）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君偃宜無此善以在犀首伐黃下蘇秦論攻宋前故次之此 正曰大事記周顯王十五年梁惠十七年宋公剔成十六年宋伐趙圍一城解題曰梁惠王伐邯鄲引策云云又按史世家景公六十四年卒左傳景公在位四十八年卒大事記定從左氏景公卒）

鮑有此七曰叔寥短注不足以傳？

（當元王七年鮑以此次之景公繆甚）謂大尹（宋卿 正曰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得與啓畜諸公宮於是云云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杜註近官有寵者鮑因大尹字遂傳會爲景公時蓋無稽之言也）曰君日長矣（君宋君）自知政（言親國事）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后時與政）則公常用宋矣（見用於宋之人 尹蓋太后 正曰皆無考）

田藝蘅曰以楚視宋安得爲兄弟 張洲曰蘇秦之計是也才得楚之重而即以講於齊宋之反覆甚矣楚之救宋

宋與楚爲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賣謂衒鬻之）齊不聽蘇秦爲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講（聽其）以明宋之賣（元作賓 補曰一本作賣 姚同）楚重於齊也楚怒（怒其背己而與齊講）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蘇秦與剔成齊宣同時知非閔時 正曰此必非景公時）

徒以宋之賤也講於齊楚無怨予

剔成（嗣辟公 正曰桓公元年烈王七年壬子立 正汲冢紀年作桓公辟兵莊子曰桓侯公此前驅呼辟蒙人以爲往而史記作辟公辟是名辟謚辟事必不爾史記蓋誤）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威）大說許救甚勸（補曰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此四章有蘇秦語得爲君偃弒立怒隣宜不能由折如此故係之剔成然斯孟子所稱者亦皆剔成也 正曰此章詳下之可也鮑妄爲傳會至謂孟子所稱者剔成孟子謂戴不勝孟子之王薛居州居王所王非偃而誰）

鮑緒曰齊楚兩大勢必相制宋之援否非楚之所患也況勞民動衆取地於敵而齊大伐楚之情可知已堅我謂堅其拒齊之心

君偃（辟公子剔成君弟弒立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癸巳 正曰按世家剔成四十一年弟偃攻襲剔成敗奔齊自立爲宋君故大事記書宋公剔成爲弟偃所攻出奔齊偃自立）

宋康（衍康字 下同）王之時（按史君偃在位年表世家傳並不書謚 正曰索隱云戰）

刃攻成曰王偃第不備策必不全錢福曰國之將亡也則天必出妖孽以警動之而昏闇之主必且以為禎祥而恣其淫虐以速成其敗亡之兆宋康是已

張洲曰宋為無顏之冠而亡晉為無顏之冠而國大衰亂近服妖也且無顏之名豈美稱乎而施於元首悖矣

朱碩㷆曰而字上有誤

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康王**有雀生鸇**集韻音斯今江東呼鴝鴿為鴟鵂正曰此與爾雅鴒鴞鵜鵊註同文鴒音格鴞音忌鵊音斯按史記好射鵜鵊鴈鵜小鴈也音欺愚按策文云小而生巨以雀生鴈言則也云是祥而不祥鵂鴿非祥也黃公紹韻會鵜鵊並為一字音斯者非新序作鸛所載比策文為祥今通鑑作鸇**於城之陬**陬隅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謚言遜也補曰高注太史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危行言遜之史有焉**康王大喜於是滅滕**廣七年註在沛國公丘縣補曰大事記云杜氏世族譜滕為齊滅觀孟子所載滕定公文公則於說誤策所記是也**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

下鬼神罵國老諫臣元作曰**為無顏之冠**冠不覆額補曰史丁偃盛血以革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鍥刻脛斷也**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侯其臣也正曰無稽**遂得而死**補曰世家云殺王偃年表云死於溫溫魏地新序得下有病字**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補曰元高誘云禍謂齊湣王與楚魏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家語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正而名益昌於是帝辛持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又說苑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云云一段亦同愚按宋殷後也疑即此一事而誤者不同

戰國策譚棷卷第十上　終

康順之曰衞靈公在春秋時非戰國時此當時非人猶遷厚於約不以戰國書於陰巧說移此策蓋後之人僞爲之

戰國策譚棷卷第十中

衞 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内之野王朝歌後文公徙楚丘濮陽是也○按東郡今兖州魏郡今彰德府黎陽今大名府滑縣野王今懷慶府河内縣朝歌今衞輝府楚丘今東昌府及兖州單縣成武縣曹州曹縣濮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

靈公 襄公子元年景王三十年丁卯按史名元

衞靈公近癰疽 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補曰癰疽瘍醫 彌子瑕 補曰靈公幸臣其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亦見孟子 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 衞人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務異云侏儒言假夢以見主道忍此復塗偵字或侏儒之訛然彼以癰疽爲雍鉏則誤也 謂君曰昔日臣夢見

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 煬炙燥也 補曰煬餘亮反莊子煬者避竈釋文炊也蓋炊而向竈者 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元在

趙策正曰宜從舊說見趙策

許應元曰此豈色衰寵弛之時耶不然靈公非二人食不甘寢不寐而烏能以社君一夢動兩公也

悼公 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癸酉正曰杜註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史作黚二字並其淹及大事記周貞定王元年衞悼公元年解題引古史云左傳出公後入八年悼公立事甚詳史記出公後入二十一年卒黚攻出公子自立悼公五年卒

犀首 魏官也非公孫衍正曰據左傳南文子相衞悼公悼公與智伯並時則犀首非公孫衍矣司馬彪謂犀首爲魏官以此策考之悼公元年當貞定王元年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三晉始爲諸侯時六十餘年是時已有犀首非魏官矣意嘗其爲姓名或號說見秦策然則此犀首者亦三晉之臣歟 伐黄 言補曰舊註黄國名按策黄不一處此未詳 過衞使人謂衞君 此策以南文子與智伯同時知爲悼公補曰左傳出公之入也奪南氏邑杜註子南之子公孫彌牟彌牟與褚師比等逐公越皐如等將納公文子致衆而問曰彌牟亡有益云云遂立悼公南氏相之事在哀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 曰敝邑之師過

康順之曰江黄在春秋時已爲楚所滅此蓋代楚取黄非黄國也黄地今黄州所見

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黄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 已言已下黄 衞君懼束組三百緄 組斜文紛綬之屬十首爲一緄補曰組屢見前緄古本反說文帶也詩緄縢傳繩也皆與此不協鮑因高註 黄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 衞大夫 止之曰是勝黄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黄城則攻大名美内臨其倫 臨言以功處其上倫其輩類 夫在中者 國中之臣 惡臨議其事 議謂譖短之 蒙大名 蒙冒之也 挾成功坐御以待中

用汝成曰已將傳言師將注非然說同此處難於南文子辨之矣有襲人之心而先使人知之得無備乎歸有光曰鄰兵入郊而一介以驗其行李亦非地主之禮田蕃衞曰連用三是字又一法

唐順之曰智伯之以賂衛蓋重幣以觀釁也衛無南文之智必且交而無備衛之亡也忽諸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智伯之賂不虞之恐也文子度之審已

許應元曰兵貴伐謀南文子知此矣

之議坐且御言不營爲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貌也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騊駼也四百璧一補曰一本白璧姚同衛君大說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一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補曰一本有也字姚同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

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補曰說苑吳赤市使智氏及趙簡子以乘璧遺衛事相類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顏太子名君謂智伯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彪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慮無遺筭補曰大事記貞定王十二年晉荀瑤襲衛解題曰失其年國語序藍臺之宴云還自衛姑載于此未必果此年也戰國策云云並載此二年

張洲曰衛於戰國特弱小不敢與諸國馳行而能自立於戰伐之日以其臣猶有明智之士也攻城而使他國有之且生患焉秦必不賴之矣

許應元曰使人有疑人之心秦之諸君大抵如此胡衍以樗里之言秦善觀以恐動樗里亦兵法所謂攻瑕也

王士駿曰金以利而行

嗣君

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年丁酉按索隱名樂咎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正曰年表世家拔魏蒲坂蒲坂在河東非衛地世家獨有濮陽按史秦昭王元年樗里子伐蒲索隱云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云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此即子路作宰地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賴猶利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恐秦取蒲必自入之魏衛必折於魏往求援也補曰一本蒲入於秦司馬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魏亡西河之外秦惠六年正曰秦惠八年魏納河西地後二年魏入上郡於秦

而河西濱洛之地失而弗能補曰一本有復字姚同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元作害補曰一本作善姚同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戒告之以釋攻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元並作溢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

坐纍曰使人事人而不見答可以見衛之輕於宮時然而不甚收兵者幸不見恩也

唐順之曰梧下先生蓋淳于優孟滑稽之流

田藝衡曰豈有賢者而先使之得罪又欲贖之哉

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補曰史樗里子有傳）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恭以所居為號補曰高註家有大梧樹因以為號猶若柳下惠藝文類聚作梧丘）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正曰無考）曰臣聞秦出（元作入）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博）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客謂梧下）至郎門而反（補曰姚註續作郭門按韓非子使郎中自弼道於郎門之內愚恐郎即廊見秦策）曰（拜若不為衛客偶思念得之）臣恐

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多）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王問）衛客曰（梧下稱之）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彪謂此一時氣俗無不汲於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薄矣而以百金諾人為之行狡猾之計況小子乎彼哉彼哉正曰此策時不可考何得附之嗣君）

衛嗣君時胥靡（註有罪人蓋賢者也正曰此本高誘註竊以為不然有罪而逃何以知其賢此慕傳說之事而誤說者也衛君以金贖之者恥其失政察刑爾觀其言可見補曰華氏云史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顏曰連繫相隨而服役之猶今之囚徒莊子註以鐵鎖相連繫）

歸有光曰賢者得罪古今多矣於人知而罪之約知而贖之猶未為也越石父豈有罪乎而得罪而晏子贖之則晏子非也許謙元曰魏君之言古人之言也而以爲將不在後戰之世而不亡者其賴是乎

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衛地缺請亦贖也）群臣諫曰一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大小謂國）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補曰三百或言家）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彪謂衛君之言及此足以興起而不得霸豈輔之者無其人乎以群臣之所諫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為治之言允蹈之者歟正曰罪人而逃可謂無政矣割地以求胥靡可謂無謀矣其言雖善事則疾矣補曰韓非子有畧同）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皆衛人正曰古人以且名者皆子余反如夏無且唐且龍且之類是也）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

也（使之一如其教）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凡有養於口體皆得言食補曰食高麗疑人名）所用者緤錯挐薄也（二臣名）群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補曰子謂君以下令教之以說君也上言死之心異故言此可以動之）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繆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衛國姓也故商君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正曰高註公孫氏謂嗣君也商君說見秦策）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

若泉曰衛之末世數有賢君猶用賢去佞象衛至亟能前而札斯不上周公康叔之澤所流者長也

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補

期子嗣君繅錯挐薄之族皆逐之也彪謂嗣君賢君也富術稱之必矣蓋諫孝子之言多務爲深切諫激之辭使嗣君不賢安能受其言而矣之乎正曰鮑誤釋背靡之事遂以衛君爲賢其實非也然能從順上之諫使制二子猶愈於迷後者也補曰繅先緒反挐女居反

李光縉曰此言必有爲而喻今不合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

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皆言愛也拊尤愛之正曰高拊擊也車兩傍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兩服馬皆勞苦也鮑以爲借馬故曰愛者非是車至門

扶人扶婦下教送母母送婦者將還故戒之曰滅竈將失火入

戰國策卷十　七

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

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

也初爲婦而云然失之蚤也正曰此策時不可考補曰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云云與此相類

薛應旂曰忠言至計言之非時鮮不爲人所訕比其事後皆驗而後人始其言不見用也已晩矣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古今同槩此智士所以扼腕也

戰國策譚棷卷第十中　終

戰國策譚棷卷第十下

中山

漢[illegible]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苦陘安國曲逆望都新市補曰索隱云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路史杜佑云常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城中有山故號中山庚中山上王萌始移居盧奴大事記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又按左氏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鮮虞鮮虞滅肥是冬晉侵伐鮮虞杜預云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始見定公四年晉合諸侯召陵謀爲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是時勢也○按中山今保定真定二府盧奴今永平府北平今保定府蒲城縣新城今保定府縣唐今保定府唐縣深澤今祁州縣苦陘今真定府無極縣安國今順德府曲逆今保定府完縣望都今慶都縣新市今真定府定州新樂縣

戰國策卷十　一

田藝蘅曰并前策同看乃詳許應元曰中山與魏強弱懸殊也兵在近郊而發其大將之子以快心計中山之不祀也宜哉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補樂羊食其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爲之求爲殉國之法也補曰說見趙策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惠顯王三十五年王趙武靈獨不王其後秦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明年秦惠始王秦惠改元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相王即秦七年也正曰大事記周顯王四十六年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其後亦稱王解題按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高氏以爲齊趙魏燕中山鮑氏以爲秦韓燕宋中山

二家之說皆非也齊魏王已久秦之王出於張
儀宋中山俱小國使宋是特稱王齊何爲獨怒
中山況偃之稱王又在趙親之三年乎然則羣
首所立五王其可考者韓燕趙中山其一則不
可考也趙武靈王初稱君世家十一年書王召
公子職於韓則是時已稱王矣七國惟楚皆王
遠在春秋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又
顯王三十五年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
州以相王解題云齊魏之王以國策考之蓋在
魏敗邯鄲之歲顯王十六年而秦紀今年又書
齊魏爲王未知孰是然策所載以得其實蓋魏
以邯鄲之勝齊以桂陵之勝各僭稱王若今歲
魏方衰弱齊亦未有大功何爲驟稱王乎今年
書相王者齊魏僭王已久至是共會諸侯欲其
皆王以同已之僭也秦紀所書或者齊魏前此
稱王於其國至此名號始通於諸侯乎又顯王
四十四年秦初稱王解題云張儀之請也秦紀
書魏君稱王衍一魏字愚按趙世家武靈王十

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
國人謂己曰君十一年始云王召公子職也然
則云五國相王者謂五國皆稱王非謂在此年也鮑誤　而中山後持（持猶疑也）
立之後而復疑正曰高注持中山小故後立　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
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
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
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
在索王（今所謀者救亡爾不求爲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
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
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

歸有光曰中山已滅而魏大封其子於中山此云中山蓋魏之附庸而亦僭稱王者故諸國羞之狼戾收爲中山害大無別也田於新曰前有張登

許應登曰張丑之討是也然中山以王與不王於齊何與哉天下之共主相與弁髦之而與秦爭帝矣何羞於中王

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
王（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爲趙
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趙魏也主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爲趙
魏驅羊也（補曰高註是君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
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
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
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
（難則所謂羞與爲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爲廢之所以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

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
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
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補曰高註齊不欲與之同王則與如字）
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憂齊廢之）今召中山
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元作五下同）國而益負海
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
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
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
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果召中

吳寬曰齊貪而無親其所策盡力併往為人所紿

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元作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補曰一本作千姚同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正曰正義引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見趙世家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補曰索隱云戰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指為毅則誤矣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謂背約補曰一本好位姚同註曾作倍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固言輔之堅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閱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

薛應旂曰中山小國也齊雖至愚必不割一邑以攻一邑而勢貴不與焉此亦張登瞞以恐喝中山耳

諸煐曰中山蕞爾一邑也危亡之不暇計而區區欲與諸國並王豈不愚哉張登反覆小人也幸燕趙之狃於其說而聽之不然亡中山者登也

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為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正曰王發重使之王指齊王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補曰隘當讀作阨王苟舉玉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正曰王苟舉趾與即佐王之王指中山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乎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中山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之而不往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

張㴻曰取中山之利小滅國之罪大燕趙雖貪收百乘邑之賂豈肯以攻中山卽得中山燕趙何以爲鄰無依登之計燕趙之兵必不出也

田藝蘅曰前有公孫弘

許應元曰司馬喜爲相必殺御外家使有所不便故陰姬忌之又曰田簡司馬喜私人也

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
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
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
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彪謂張登臆則屢中言之必可行若也雖其用智有裨闔風氣而文無害亦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正曰捭闔狡獪豈非君子之所排者因其文之可喜而謂其術之無害悖矣
司馬喜 中山臣補曰姚本喜作憙後同 使趙爲已求相中山公
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
公孫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已求相於

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
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 補曰恐缺曰字
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 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
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補曰太史公自序司馬氏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云名喜鄒陽書司馬喜臏於宋而相中山按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卽此人與漢平津爲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 簡陰姬名也難謂忌之 田簡
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 霍光傳注屬泚也正曰詩耳屬于垣

田藝蘅曰此事同前可并看之

鄒守益曰忌之[illegible]

史記注屬猶注也言趙使屬耳中山之事 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 使趙
近王宜有報否故云爾報使白之趙也 趙必請之君與之卽公無內
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
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 補 君弗與司馬
喜曰君弗與趙趙王 武靈 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
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
者也田簡自爲取使 取請爲使也正曰自謂可以取趙使此書取字如此
者多爲與之善而得其心之義 可以爲司馬喜可以爲陰簡可
以令趙勿請也 簡請使耳實喜自使見下正曰此章以爲語趙使下章以爲司

馬喜使說趙王此正記所傳之異○兩可以爲之爲去聲 陰姬與江姬爭爲
后司馬喜謂陰姬公 姬父也 曰事成則有土得民
言公得封 補曰一本子民姚同 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
臣乎 怪其不來謀 陰姬公稽首 首至地也 曰誠如君言事
何可豫道者 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 司馬喜卽奏書中山
王 補 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
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
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
之 商較 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 武靈 曰臣

王鏊曰毘勸以美中山以聳動趙王使趙王有必求之心中王之亡若朝露矣

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元作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頞權衡（准鼻頞鼻莖權輔骨當作顴衡眉上正曰准鼻頭頞額也見孟子蹙頞注蔡澤傳蹙齃索隱云鼻蹙眉）犀角偃月（犀角前骨偃月額骨）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

程敏政曰趙苟不欲耳欲之又何論后與姬哉立姬其國振以子女后寧得全耶

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隣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此兩章一事爾而曲折小差著書者自以所聞駁異也然則此書之作亦至愼矣補曰司馬喜纒陰姬以語趙王而脅君以行詐取寵視張儀於鄭袖其惡尤甚記者好奇何愼之有）

王守仁曰李疵知中山之未可伐而主父之意未可遽罷故設此以寬之勝因此而戰兵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傾者却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禮者補曰一本車下無者字姚同）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君而朝士亦尊禮也）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本謂農業）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皆不強力也以賢者不耕戰故）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彪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

人君廢賢而置士夫賢者在位將使耕者愈力戰士愈奮而誰敢惰且不賢而耕且戰民之分也何敢與賢者並民惟不務名耳豈有務名而不趨於善者乎若疵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補曰韓非子有末云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嘗讀商君之言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民求官爵不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惠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敵主必削下民必貧此商君所以遺禮義上首功而富國強兵之術也武靈胡服騎射一反先王之教其禁驁之志使卒不死而獲逞有以異於秦乎李疵者竊見其所大欲故以舍士急耕戰之說導之當特風聲氣習不約而合其悖繆固不足辨也抑其所稱中山之事者殆未必然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大史屠黍謂周威公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淫亂國無別焉其主弗之

惡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其亡之故可考矣使賢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

唐順之曰司馬子期小人也羊羹不遍而懟其宗國

中山君（史不書不名諡）饗都士大夫（霍光傳都士注都試也此言已試而饗之）司馬子期（中山人後為楚昭卿）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亡去國也）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臣父（下以與之飡小食）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戎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將為君死）中山君喟然而仰

張洲曰中山以壺飡得士而以羊羹亡雖士固不在乎日養也

汝父子曰嗚呼刖足者之報子

善亦此意也民心至隱可以識感誰則欺之哉

田鉴齋曰一作得二士無下人字

歎曰與不期眾少其於當厄（其指物辭猶在也言施與當在厄時）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雖淺怨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

魏文侯欲殘中山（殘謂滅之）常莊談（趙人）謂趙桓（元作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女）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魏必不殘其女之封）

戰國策譚棷卷第十下 終

戰國策談棷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文燿撰文燿字維昇仁和人是書全用吳師道補正鮑彪之本惟增入李斯諫逐客書楚人以弱弓微繳說頃襄王中山君饗都士大夫三章為吳本所無註中國名人名或間補數言餘皆采諸家評語書之簡端冗雜特甚所謂談棷即指是也棷集韻蘇后切與藪同談棷即談藪特變易其字以見異耳

七雄策纂八卷

〔明〕穆文熙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陳禹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七雄策纂八卷》提要

重刻七雄策纂引

敬甫穆考功彙其所著書八種為一帙名曰逍遥園總編余購得之携至維揚以便觀省閒示督學詹公塩法陳公俱各大加賞譽而七雄策纂者繕刻頗未工於是陳公惜其為狐裘羔袖而慨然捐俸重刻之字依宋板役用吳人比於余所梓春秋戰國評苑尤稱善本而人人羨愛矣乃陳公命余引其端以蜚同好之意顧余不佞無足為役乃謬為之言曰昔人謂食肉者不

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蓋言馬之毒在肝食之或至殺人故食者禁之然其味之美擅於金馬往往亦為知味者不棄故比之於書若曰戰國從衡壞人心術不習其說者不為不知今古嗚呼此言似矣然而未

達也胡不曰太牢肥羜黄茂佳蔬少食之則皆養人多食之則皆殺人願食之者何如耳而何獨忌於馬肝故深山之中虎豹終歲而食一人則人必忌之至於室中之事傷人者甚多乃玩之而不知然則

馬肝虎豹亦不幸而為人所指名耳豈其利害之勢本然乎知此則知諸策士之謀於是乎不可癈矣夫以戰國之世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士生其間而能以功名顯者如儀秦之捭闔從衡誠無足道若夫

魯仲連之却帝射書千金弗受拂衣東海允為古今之冠張孟談滅智氏存趙氏分榮不居則亦即其流亞觸龍之說趙后宛切動人甘羅之行張唐利害指掌樂毅之謝燕王智氏之保身也范雎之報王

稽義士之酬知也虞卿之閉戶著書賢士之守道也無忌之虛左迎侯嬴王公之折節也故疆埸之士用之可以駕馭虜諫諍之士用之可以批逆鱗山林之士用之可以厲高節搯觚秇苑則雄詞足以華國借箸席前則奇謀足以濟變揮麈高座則英論足以絕人故晉人有艷慕其書者而謂之曰天下之事惟有戰國策而已此語雖過亦足以見茲籍之奇而策之言亦有曰亂不可使治危不可使安則無

以爲智士矣考其實信然哉策之不可廢若此乃徒習於博士之說以爲從衡而諱言之豈不悮乎今穆公既爲策纂使策士生色而陳公又復梓之爲茲籍增價兩公嗜古崇文蓋相等夷若余案牘之暇校讐魯魚頗得十之一二則不敢自謂有微勞於茲籍矣

萬曆十六載首夏日河南道監察御史東明劉懷恕書

七雄策纂序

余生長趙魏之間乃蘇秦氏約從六國於洹水上謀仰閱而攻秦者也於首途路東指齊疆西臨黃榆馬陵爲韓地七國五當其衝西蒙有其過半今其人與事雖往而遺跡尚存故余於耕壠之暇間取國策讀之參驗合否久之淹貫其事扼掌可悲乃隨意所至採隱括數語揮闔從衡判其得失總約之以正道而又取縉雲鮑氏西山吳氏元人吳氏諸評國策語綴集其上

拔爲八卷名爲七雄策纂於是開府嶧山賈公見而擻梓澶淵而吳郡金公新至乃旋其事余手之捶然曰文之顯晦蓋亦有時云夫以國策所載皆策士傾危之術漢唯子長並堅劉向氏治之而唐以下至宋元士皆諱言之故有談蘇張之說者則人皆視之爲魍魎魑魅而不食其餘故其書應千百載皆秦灰遺燼及魯魚半居其間而無善本晦斯極矣迨至我

明弘正間乃刻於大梁而李獻吉

序之為如頭近刺於金陵為再頭今賈幺復刺於集于澶淵則其書愈益顯矣夫策自秦至今如故也何始之晦而今之顯也夫其晦之也以人習從衡之名而不知隨時變化之道者也其顯之也則以從衡之術貴在善用故為儀秦而儀秦反覆詐偽黃金相印遝遝然日致於利益軻氏之所謂妾婦也為仲連而仲連却秦帝下聊城辭千金而蹈东海則太史公之所謂天下士也又使當其時有明王在上取一時策士而

隨材器使之以無忌樂毅為大師以聶政朱亥荊軻為偏裨以甘羅樗里子張孟談為奉使以觸龍虞卿知果郄疵為輔導則固不必借才異代而治道可登於上理矣夫遺刃亡鏃戰鬬之具皆良材也斑劍紋琴塚中之物皆珠器也而何必戰國之士不可用哉刻其文詞變化無微不入事有雖言一語立斷而其色蒼然其氣沛然又猶虎豹之皮可以為君子之容而魮珠犀角象齒翠羽足以華服御而助觀美者也

而摘詞之士又何可不手一編乎善
乎蘇洵氏有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
秦有術而無心使有其心而兼有其
術而又以之濟餘為文顧不大善也
耶自洵為此說而人遂謂蘇洵從
衡者也今余纂其書而又為策士解

嘲人之謂我其又何如

萬曆十四年端陽日前吏部考功
司員外東明穆文熙撰

重刻七雄策纂序

今博士家勦襲宋儒緒論大都鄙國策
而宗秦漢秦漢之文尚矣迺漢所稱良
史孰如司馬遷氏遷之作史記也采摭
經典上下數千載獨戰國世家列傳輒
按策而評隲何則彼其危詞雄辯隱語
婉諷類能度時勢當事情闔闢變化奇

而且正直令人有慷慨悲歌勃勃焉虎視
龍騰之想子長即睥睨今古固宜有味乎
七國之雄哉自是班劉梁曾諸家代有選
校徒以儀秦妾婦卑卑不足道唯其言之
不以人廢故國策猶有存者迨宋譚理學
槩其文詞詆為萎弱且謂傾危之書壞人
心術寧弁髦之至疾仇之不足嗟嗟宋

儒崇論高標誦法孔孟蹟所注厝豈不
欲撳揭彪炳奉其主於二帝三王之隆
卒也武備衰而成功少國之不造大為
元人所訾咲無亦浮慕道德潤略經綸
家詩户禮修心繕性人人有君子長者
風而當撓則朒致用則踈辟諸麟甲鳳
羽儀觀甚都驅之山林功不淂與鷹狗同

日語當宋之季也士大夫畢忠罄憲捐
體裂肢見謂臣力竭矣而大事不旋踵以
去有如郄衍獻計甘羅行役窶卿条謀
荊軻聶政親矢石無忌樂毅田單總元戎
而以天下士仲連者輔導其間即無救
於天巳之數當不至束手㨖耳坐視胡
虜長驅中原竟莫敢攖其鋒而奪之䰟

者由斯以譚宋儒不為策士宋之所以興
也其不能為策士非宋之幸也策士在宋
或亦能闡天人說性命儒者經術將為
世用而絲絲泄泄曾不若策士有裨於緩
急嗟嗟此七雄策纂所為作也策纂於
吏部郎東明穆公而制府賈公壽諸梓
同年劉心田氏携之江淮余幸而卒業復

梓以廣其志而運長楊君寔贊成云
萬曆戊子閏夏吉旦福建道監察御史
武林陳禹謨撰

七雄策纂卷一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西周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周地。周公營河南以爲都營洛陽爲下都。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而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

西周

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赧王親王子徙都鎬京爲西周）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齊閔王善最欲其爲太子以賂進之最時求立周以最不肯立告齊）臣爲君不取也函冶氏（冶鑄鐵也函姓）爲齊太公（田和）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千金猶爲虧折其價）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欲使衆共識其良）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子）而讓之於最（讓飾說也）以嫁之齊（言欺齊）也君爲多巧（巧猶詐）最爲多詐（心欲之而言不肯）君何不買信貨哉（可信之貨非獨知也）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

穆文熙曰布之爲最所說不足道然謂太子不可獨知則深有得于重國本之道焉

契猶符驗也

游騰爲周說楚

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百人爲卒）

樗里疾居渭南陰鄉樗里故號樗里子後相武王

敬楚王（懷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周人）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恐秦亡之）而憂大王（爲楚王憂）楚王乃說

穆文熙曰游騰對楚雖刖慢辭實爲防變之策憲與實因何其妙而切也

蘇代爲周說韓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謂楚王（懷）曰韓氏罷于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因其饑攻之）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猶以饑疲告之）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

穆文熙曰無徵甲粟所以不示楚病與之高都所以激秦之怒上策也識下策雖見欺公仲始怒而終善之

陸深曰二語凡五出而不溉

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綦母恢爲周君取溫囿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周以魏怨之故往求救魏王昭以上黨之急辭之意者有趙兵周君反見梁囿林池曰囿而樂之也綦母恢周人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溫屬河南而又近近周臣能爲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爲天子故而設以國爲王扞秦設施陳扞衛也而王無之扞也無爲周扞者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絶矣言趙韓援魏之路絶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許爲周扞秦與溫囿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私元作利溫囿以爲樂得戍公也得囿私也必不合於秦臣常聞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貢其上之數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韓必不加兵而贏

鮑彪曰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於囿其志荒矣恢雖能得囿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

陸深曰善射不然之詞教射客欲教以射也

四十金贏有餘賈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齊人即芒卯致溫囿于周君致送也而許之戍

蘇厲說白起勿攻梁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魏將攻趙取藺離石祁者藺與離石與祁皆地名皆白起是攻工字通用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如支撐之支左右謂臂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反也矢鉤矢鋒屈也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起封武安君武安杜郵之禍盍蚤圖之于善息矣

東周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大事記云東周惠公班重政洛陽采邑在鞏

顏率爲周欺齊以遏秦師惠公威公子封於鞏號爲東周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顏率

考王封其弟爲桓公桓公子[illegible]公子惠[illegible]惠公名著

見而東周患此策所書豈得其時事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即田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一作壺醯）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漓然止於齊者（漓流貌）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士卒服所之具）所以備者稱此（士衆齎械）具備輓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一萬　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

陸深曰秦周之間鼎本以親周不可謂無但顏率至齊請救與郤鼎事則似兩事者飾之且其交大梁縱為不知而中間寄徑於梁尤可疑也

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周累說景翠背秦援韓

秦攻宜陽（秦武三年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士之有材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羇旅也（集韻羇旅寓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得留秦）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蓋援宜陽而有秦私故說之云）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乘謂因而攻之）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屬濟陰宛句）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受寶而德東周

穆文熙曰秦韓相拒權在景翠翠有秦私故宜陽可拔周累之辭蓋以利害動之而堅其救韓之心也

煮棗宛句

蘇子說西周下水於東周

東周欲爲稻（爲種之謂）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流）東周患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望于上則仰）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鮑彪曰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爲東遊說西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爲下何補哉

鄭朝爲周取祭地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人）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金爲一斤）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譴謫問也）周之祭地爲祟（神禍也）趙乃還之

與左傳事相同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不可勝賂故宜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求之無益）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言不終窮或且爲大人者指翠）故能得欲矣

穆文熙曰有鳥無鳥之處易見而且爲大人者難識故必有杜赫之論而後景翠可重

[illegible]

馮雎爲西周殺宮他

宮他（人名）亡西周（以罪去國曰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輸言委以告之）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爲反間書以遺之）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亟急也）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與書）東周立殺宮他

穆文熙曰馮雎之遺書宮他乃兵法之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其告候者蓋令吾間以告彼間者也均之謂反間而傾危甚矣

周文君相呂倉

周文君免工師藉相呂倉（史書東周策甚宜惠公別有此君耶不然則惠公別稱也鴻烈道應訓亦稱周昭文君）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亦不說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閭里中門也爲門爲市于宮中使女子居之）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蓋三取女也）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爲此人皆毀之仲非樂于毀也）春秋記臣弒君

鮑彪曰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齒見譽者於弒君之列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而可以安于朝廷之上不仁哉此言也

穆文熙曰此引春秋謬矣大臣

可無賢乎崔子州吁夏徵舒又何必有蕃譽哉

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

秦

衛鞅相秦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商屬弘農）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極）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猶避也，強宗大族）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爲惠王）黥劓其傅。（墨涅其額曰黥，截鼻曰劓）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身）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穆文熙曰鞅之刻深少恩秦雖殺之然實始終用其法而不變以至始皇二世虐焰愈熾遂以滅亡立法之不可不慎也若此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惠文君，孝公子，顯王三十二年立）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

吳師道曰秦時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故蘇秦未可得意

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法令）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此以下一段叶韻之文

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約親也）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辯）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言有司文書多闇者）百姓不足。（昏亂）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文章法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明言者教令，辯言者游說）天下不治。（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辯言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

穆文熙曰方惠王之時秦方始盛未有吞併之志而蘇秦即以此說之宜其說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於和故為之連衡六國卮雖知秦厭內亂故為之驅逐四晉凡以中其欲耳比秦之揣摩成而六國之厭苦秦兵者即嚮然為之合從矣

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君相攻迫（近也）則杖戟相撞然後可見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沉于辨溺于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羸與纍通縢行纏也）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切近過之）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

以議論入序事

鄒彪曰秦之自刺可謂有志而志在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嫂婦此史乃極稱誦之惡睹所謂大丈夫之事哉

陸深曰末數句乃一篇結構而戰國之習俗蘇秦之人品居然見矣

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四端曰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于趙而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勝）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猶用）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後車之盛）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為門）桑戶棬樞（揉木為之如棬）之士耳伏軾撙銜（頓銜勒也）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寒泉子請使張儀

示天下無楚句甚妙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之號）曰蘇秦欺寡人（言以虛恐之）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負猶恃）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繩繫之棲雞所宿也）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以告諸侯不可一之意）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稱國家之美）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景鯉反說秦王

楚王（棟）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衍下不字）與不如景鯉者（元作留）是便計也（便猶利安）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權猶勢也天下所輕）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又）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圖秦）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穆文熙曰破舌破老二語甚奇故秦王聽之而不信張儀乃上兵伐謀之意也

田華爲陳軫說秦王

田華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舌指諫臣）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人）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時亦未王謂其欲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秦將）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穆文熙曰順王與儀之策一言即令人洒然何用多兩婁之談以文爲戲愈見高手

陳軫對秦王之楚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爲國事之隱者）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約纏束之）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

鮑彪曰軫之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於人心不絶於言論周秦以上人有若軫之絶類離群者也

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誂者對）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今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吳師道曰秦為無道魯仲連不肯帝之彼誠豪傑之士也軫往來其間又與張儀爭寵鄙哉雖其為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

公孫衍教義渠襲秦

義渠君（西羌也北地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請謁事情（謁白也情猶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焫亦燒也言火其國以得其地）中國為有事於秦（事皆謂戰）則秦且輕使重幣（輕言其行疾）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之事）義渠君曰謹聞令（令猶命）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遺贈也）義渠君致群臣而謀（致之使至也）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帛作伯地名）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誅討也）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王伯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

穆文熙曰周雖微弱名器猶存張儀乃教秦兵臨二郊誅周王之罪何其無人心如此乎司馬錯之論既遏暴亂又致富强可謂正大

水經云秦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藏之

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 蜀川 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 不貪暴名也得國實也 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 韓無罪而伐之 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 天下皆有尊周之志 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幷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 解免秦兵 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强富厚輕諸侯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相權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幷幣 言幷則幣非一物 臣請試之 不自必之辭 張儀南見楚王 懷 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 大猶過 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 唯辭也傳稱 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 閔 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 言得罪于秦重也 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 事猶聽從 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絶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 時去秦在楚 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之於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

高誘曰：軫之策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其死于秦也宜哉。

吳師道曰：張儀商於之欺，雖豎子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為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能入也。

洪邁曰：齊本楚之與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賂秦以攻之，軫說謬矣。

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援故）。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于張儀（言儀必背約）。受欺于張儀，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弭止也），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今至也），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度為廣直為從）。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貧窶之稱，言不能多與），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都邑有聞于時者），與之伐齊，是我亡于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言無所喪）王今以絕齊而責欺于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元作固）必大傷。楚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彼安能用屈原哉）。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

穆文熙曰：秦王語意微婉，可謂能馭策士。

高誘曰：詳秦王為子主計，則以齊楚正相伐故也。今軫言無伐楚，亦所以忠為主也。

穆文熙曰：陳軫雙虎之喻，似若不忠於楚，然楚不被兵而齊遂失援，不言彼事而其事自解，策士之巧無以加矣。

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記）。

陳軫為楚嫌於秦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躬親）。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懷王），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吳）。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作吳人呻吟）。今軫將為王吳吟（言不忘秦）。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管豎子）。有兩虎諍人而鬭者，管莊子將刺之（傳管作卞，刺直傷也）。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諍人而鬭，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者也。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一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覆逆言不順于理），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一二言反）

覆計之也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七雄策纂卷一終

七雄策纂卷二

吏部考功司員外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扁鵲以醫諫秦王（武王）

穆文熙曰大凡才知之士所見超越爲人畫策多爲左右所阻則古今投石而走者豈獨一扁鵲哉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砭也）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如此）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之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三縣財賦歸之）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背同）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

穆文熙曰甘茂不難宜陽之拔而難於樗里公孫之譖故與王為息壤之盟卒之二氏之言不入而伐韓成功可謂識先后著矣

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惠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媒孽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朋公仲名）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姓也）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同啻）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中）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吳師道曰古已不如古人機更深險

甘茂阻公孫衍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間之間暇隙也因暇與語將置相也）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聞之于道）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或諫秦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王約而不忿（生天下之要約）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于宋遂為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太子申）身布冠而拘

星字作終字大奇

鮑彪曰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名

吳師道曰仲尼之道無道桓文之事者茲策惡足以擬孟子其言驕者必敗亦論之常而較計強弱則不過以力服人者而已

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同壅）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侵逼之）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言善其後）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行九十里適足以為五十里）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非楚受兵必秦受兵也（皆驕強故）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權言能輕重四國）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楚）必為天下笑矣

客為中期說秦王

陸深曰此亦戰國之高士尚在司馬錯下

秦王與中期爭論（秦人）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勇者多迮）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甘茂自託於蘇代（昭襄王）

秘文熙曰馮驩借秦以重田文蘇子借秦以重甘茂二事機軸頗同而蘇子之說尤為有力

吳師道曰註言不為茂游說然此言激秦王與之上卿使齊亦重茂豈非游說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于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為茂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偽為齊王（閔）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一名池

高誘曰緩時相秦對以公子他之言豈爲侵官哉而曰此父兄之任焉用彼相哉

吳師道曰緩之不自言他以兩悔言皆毋其主之術

秦以河東講三國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與齊韓共攻秦）秦王謂樓緩（趙人相秦）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族）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鈞均同）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補此二字）之兵乃退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襄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不利

陸深曰晉楚強故不能制婉言以動之不走且走者是言不走彼則走此以不聽劫也

頓下也

穆文熙曰上言助趙伐齊有五不可下言善齊則保安邑而取

上黨皆以利害劫之也然安邑屬魏上黨屬韓與齊何與而乃欲竊之以獲利乎吾惑之

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趙也以趙破齊齊敝趙亦敝）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敝秦無後慮可以南制楚）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多兵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爲二國出兵）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與秦伐齊）以齊破秦（爲之頓劍是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取）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如之）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客卿勸穰侯攻齊

秦客卿造（造其名）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借以制天下之權）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益以齊地）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

君悉燕兵以下乃正意君穰侯也

恤(言近于憂)而莫之據也(無援國可恃)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謂燕相)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惠王在昭王前有誤)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卽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于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楚黃歇說秦昭王(此春申君未封時書)

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極)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置之物上)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陲)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

一段

二段

三段

穆文熙曰以上言秦之强及有戰功當愼重以保終始

又曰此言智伯夫差恃功之害吳大國故獨結之

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惠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齊通)以絕從親之要(約也)今王使成橋(秦人)守(侍也)事於韓成橋已入北燕(使燕入朝於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燕入秦必出地割于秦)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魏邑)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散也)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可畏)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王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楡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于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于艾陵還爲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

又曰此言韓魏伐秦不可借以後楚亦不可由其地以出兵而楚地又不可出兵皆極理勢

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于鑿臺之上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狐爲妖者）無所食（無人爲依）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于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齊趙魏韓必躡秦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故皆宋地）齊人南面泗北必舉王破楚於以肥韓魏于中

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敵）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于齊齊魏得地葆（保同）利而詳事下吏（詳其事）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猶屬）地於楚詘（猶屈）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侯（比之侯吏）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韓魏不通）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言秦地自西海至東海中斷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齊楚（持劫之也）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

段產越人說新城君

段產（秦人）謂新城君（韓襄十二年注芊戎也）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郎與郎同漢官表注主郎內諸官）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

也。

又說

段干越人（魏人今在秦）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其言然）。馬遇造父之弟子（學出于造父者稱爲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不然）。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駕車四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纏索也）。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常相以其得國事稱之）不釋塞者（言薦之于王不解），是纏牽長也。（詳二）

（臣之言則戎之寵少衰矣故范雎得而間之）

陸采曰此下四段可通作一篇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范子（魏人）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達）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

豈敢以疑事嘗試于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于王前耶（言薦任者得人無有前后反覆獨不可重之）。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不能別之）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割榮也（猶厚重彼有之則此無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人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同合）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望見足下。書上，秦王說之，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論遠交近攻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猶傷）然不敏（自傷見雎之晚），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

張居正曰非有所畏句乃患憂恥三句之綱死不為患三句又為三段之綱

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

患憂恥三段相照

蔆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于時猶為之今為而有補故以為榮）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就也）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于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

恩汙也溷也

穆文熙曰雎懇切數百語無非激發秦王欲得此語過此然後惟吾所言無不聽矣策士之術深哉

鶩本馬借言其不狡

此言穰侯失計而以齊人伐楚之失明之

多以當諸侯譬如施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揣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已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國謂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于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側手曰扶通作膚）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疲敝暴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

虛丘墟

鮑彪曰遠交近攻雎之計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復

欲伐之之設之間矯亂若此使人上何適從乎若曰其策爲上其次之其可也

穆文熙曰雎謂親魏非真親伐乃且伐也惟親之乃可伐之也彪論非是

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雎復說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于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雎危言論太后穰侯高陵涇陽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母弟）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言不白王而擅遣使于外）涇陽華陽擊斷無諱（謂刑人無畏）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剖其地）剖符於天下（謂軍符）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于諸侯（國謂秦御言爲諸侯所制）戰敗則

穆文熙曰此又特言穰侯者穰侯妬賢又多才自不亟蔽之必

亦傷也

吳師道曰雎欲言太后穰侯先以摩切齊上下既悉以消其譴言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此第七之深術也史所謂未敢言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俯仰是矣

怨結于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詩逸)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管專之也)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于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于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范雎再論三貴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地名)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輿載)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

稱猶等也

鮑彪曰人君生事之所嚴有母而已范雎說昭王乃以太后爲構亦忍哉君子所以進其身豈舍此獨無說乎

不稱瓢爲器則已(謂比于瓢)國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于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

中期諫秦王輕韓魏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人)魏齊(魏相)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

徐無鬼曰在左爲驂在右爲御

鮑彪曰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聞眼宜數聞之

吳師道曰秦自孝公商鞅以來政俗稱惡當時動以虎狼目之蓋聖賢之所絕也凡委質于國

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

杀雖有隹言忠謨皆不得在君子之科

穆文熙曰死之無知婦人何足以知之太后雖强言無知而實畏其有知也

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
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
願王之勿易也

庸芮止秦太后殉葬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
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秦人）為魏子說太后
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
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
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
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
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
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
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勝也
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
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
以自贖于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

穆文熙曰降王父乃李兌事何以為平原此亦無論有無大抵人之徒有名而無實者皆朴類也然物之朴易辨而人之朴難識矣

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則王之所求於韓者
盡可得也

應侯論平原君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
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
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貶損之也）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
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于名不知其實也

應侯說秦以利散六國之士

又云狗以槃士嘻大甚矣雎之受金使眾或以自喻乎士之不為狗者獨無魯仲連在耶

穆文熙曰此處原文有誤意遂不通今為倒一句

吳師道曰六國如連雞群士如鬬狗所以虎狼秦張頫哆其口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
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
攻秦者以己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
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忽）起相
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
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
謀者固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能動謀也）其可得予者與之
昆弟矣（言與之和好若昆弟）令人復載五千金不問金之所之
金盡者功多矣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

之士大相與鬬矣（士得金復爲秦故其謀不協）

客勸應侯無亡趙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曰然又卽圍邯鄲乎曰然曰（惟）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馮亭事）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割地求和）因以爲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功雖不爲之下）

應侯僞言不憂汝南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應侯嘗取得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曰公之愛子（衍也字）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卽與無子

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爲子（此臣應侯子餘子也此時無地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卽與（元作與卽）爲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任之餘爲餘子）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秦人）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問其心誠然否）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于秦國乎今傲勢得爲秦王將（元作爲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節著）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虜也（汝南民爲韓虜獲者）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陸深曰敘事典勁切至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饋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

陵

[illegible]日詳觀[illegible]後[illegible]陵許趙和以阻撓武安而又勸秦王强起武安以重兵[illegible]而杜郵之[illegible]成矣雖直殺起哉

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相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幷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旣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雖稱王命）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强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項襄）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斥亦踈）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旣無良臣又無

倍以背向梁橋也

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城邑在後故言倍）發梁焚舟以專民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孤勢）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國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幷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

鮑彪曰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假使再起今於無功[illegible]何破國[illegible]有[illegible]請行[illegible]自[illegible]也

吳師道曰應侯納蘇之說許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隙不欲伐趙者爲此也大事記謂起之死皆雎之力鮑可謂不探其心矣

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成)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猶威)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秦以反誅王稽而欲連范雎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某夕某孺子(婦人之美稱)內某士(內私之也言嫗之言亦有必行者)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有猶欲有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行)欲教(猶告)之者人心固有(孺子內士人心固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令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者)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言且告猶)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楺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稽之副也)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

此處有缺文某士以下似有此言有必行也一句

策中多此雙[illegible]文法韓蘇祖之

蘇子勸秦勿攻趙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不順伏也)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元作趙怒)必于其已邑(汝欲戰服使爲己邑)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時攻邯鄲不破故曰今雖)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言爭事不止)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其子使必爲不可得)

楊文熙曰蘇子也數語可作名言詮謂縱橫家皆桿蠱也

無已之求君不得于臣故知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所輕也重不伐人人焉莫大 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屬河內 服其人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趙鮑楚四人本起救懷而不救又聽秦之自去不隨擊也 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秦耶亡其有無亦云 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楠 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以不救不從為能知秦之不可當也 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客說秦王以破從之策

穆文熙曰此篇大都言秦之謀臣不忠及失伯王之道其病皆在使諸侯得合從焉故欲伸說以破之

張儀說秦王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后事 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言已未能知言 臣願悉言所聞悉詳盡也 大王裁其罪裁制也 臣聞天下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報九年九十與諸侯從 臣竊笑之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

非字衍二句

首段言謀臣不盡其心以激怒之

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張去音 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詐不進戰者故在後 而皆去之不能死不戰死也 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亦殺之 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名言有勇決之稱 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與言與之爭 天下不足兼而有也然而甲兵頓此頓言其勞弊 士民病蓄積索索盡也 田疇荒疇耕治之田 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者齊南破荊

次言齊閔王一戰而亡以聳動之

即清濟濁河

此言秦一失伯王之道

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其役 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中破之類 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事 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頃襄亡走東伏於陳見白起傳 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被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 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強下二國 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

二失伯王之道

行（舉猶行）。四鄰諸侯可朝也（使之朝秦），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為木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言其志親），而軍華下（即華陽之所）。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梁以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荊、趙之志絕（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與國，故舉魏則二國不通）。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尤近秦）。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

三失伯王之道

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壽剛以廣陶之類），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士民潞病於內（潞即露耳，故高注為羸），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當是時，邯鄲不守，拔邯鄲，引軍而去，西攻脩武（屬河內），踰羊腸，降代、上黨。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

按策自此下三段與[illegible]伐趙一段[illegible]權[illegible]拾甚是[illegible]

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沲（沲元作池）以北（中有中分之呼沲，在代鹵城）不戰而已為燕矣（燕乘敗取之）。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流猶灌），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合從者）。大王拱手以須（須胥同，待也），天下偏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怒且懼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猶大），又交罷卻（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盡其力之所至）。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亦竭也），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絹素為之，非金華也），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戰，遂克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

天下莫不傷（傷殘之）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王（錯措同）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王錯龜（置也）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爲可）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主言以爲首）

蔡澤說應侯辭位

唐宋曰此數語乃一篇綱領

穆文熙曰澤之宣言奪相長揖不拜與對曰然凡皆奪氣法所謂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鬲鼎也人奪之）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

奪氣之法以下皆盛衰倚伏之理深中雎心故雎自不得不輸服耳

君何見之晩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辯智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統統緒也孟垂統同

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絶豈非道之符（行道之效）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爲不可

又云以下利害較然讀之令人凛凛有懼心

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竭己）毋二盡公不還（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罹同）困辱悉忠而不解（懈同）王雖亡絶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

穆文熙曰談吐及此若刀鋒急利直排大窾不由應侯不稱善焉

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戮之如刑戮詬辱之人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于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

又云未知何如一句乃睢心事

固信也殖阜也

又說至此極矣下雖有數百語無加也

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于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幷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于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刱造也邑辟地

穆文熙曰世人皆謂澤推辯能奪睢相印而不知睢之得全首領僅以功名終者皆澤之力也澤善說睢二睢善用澤兩人皆奇士而睢尤奇

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拮（勞也）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言全勝也）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言斷三晉之路）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

[illegible]

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智趨於之大者道德之旨明哲保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

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呂不韋計令異人還秦

濮陽人呂不韋賈于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孝文王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于趙處於扅城故往說

穆文熙曰[illegible]故禍福可知也[illegible]

之曰子傒（異人異母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禮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棄死也 賤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以求歸爲事）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孝文后華陽夫人）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槿也朝榮夕死今又不如）說有可以一切（權宜）

（軔車句謂嘗居趙）

（穆文熙曰不韋教異人間出奇語以聳動秦王故秦王終立異人）

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字）寧於太山四維（四方隅不可移也）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離席前請）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不決也）是抱空質也（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必以恩德講好于趙）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服楚制以說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常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止宮中）間曰（間政事之隙）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知于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問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則然）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高誘曰少庶子官名羅文信家臣也）

甘羅說張唐相燕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人）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于秦）孰與文信

杜而童子豈應有此也異哉

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郡名三十六縣與秦什一以十之一與秦也

頓子說秦散六國之從始皇帝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于山東而掩于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燕魏趙韓頓子之說也

如矣

韓非短姚賈于秦王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于內而百姓

辭於外爲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絶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絶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常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礪同）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恥）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己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察其爲用則或聽取之）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穆文熙曰士之用世以才而非乃短姚賈之行不達己甚且非

七雄策纂卷二終

鮑彪曰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

七雄策纂卷三

吏部考功司員外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齊

威王料章子必不背齊（威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兩軍相對曰交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徽幟也章其別也）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如也）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教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

鮑彪曰齊威賢主也其於章子[illegible]阿即墨大夫[illegible]獨於是失[illegible]欲忌之走亦非威王護之也

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公孫閈走田忌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閈（齊人）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直前而敗）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天下畏）欲為大事（反齊而王）亦吉否卜者出（田忌之人）因令人捕（捕取其叛辭也）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昳徒結反

鄒忌諷齊王納諫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日側也故有光艷）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

穆文熙曰形貌美惡雖為近易知然人往往為人所蔽鄒忌不惟能自反觀而又能引以告君達矣

頗謂且矣云云恐與是事有訛舛

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田臣思論救韓宜晚

南梁之難（一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韓氏請救於齊田侯（猶上陳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丏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

穆文熙曰封田忌以安鄒忌此兵法之所謂內間

又云田嬰盼子未可優劣然敵有才將非我之利其說詞自高

亡必東愬於齊（愬告也）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承猶乘其敝後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之也）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杜赫說楚王封田忌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返）杜赫曰臣請為留楚（為鄒留田於楚）謂楚王威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為鄒忌遊說也）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張丑說楚王勿逐田嬰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逐使齊逐之田嬰時未封故曰嬰子猶盼子）嬰子恐張丑（齊人）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不與盼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

穆文熙曰以兵助齊則我為敵國中立勿出則餘于兩之權利實說使令人警動

論事曲細

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

魏處說趙勿助燕擊齊

權之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于楚境）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冉傳言自王惠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未卒也）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東猶斂燕齊和成斂兵不戰）為燕取地也（取齊地）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趙之助燕不力故齊無危急之勢）緩必復與燕戰

戰而勝兵罷敝（罷疲同）趙可取唐曲逆（並屬中山）戰而不勝命懸於趙（懸繫也）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割）（齊地）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蘇秦以合從說齊（宣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四方皆險固）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

蹹即蹙又即蹴

穆文熙曰此言韓魏小弱而近秦故以事之齊強而遠秦無如之何利害所切皆本事勢

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秦自疑懼虛作恐喝之詞）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穆文熙曰淳于髡滑稽者也故二說皆孟浪而能感人說士往往宗之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皆山名）之陰則郄車而載耳（郄郤同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顏斶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

穆文熙曰斶前王前語甚奇可消人主自勢之心但論太危激人主難聽晚食安行歸樸返貞則其言近乎道矣

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王自稱）願請受爲弟子且言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

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饑而食也）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娛同）則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眞反璞則終身不辱

王斗說齊王好士

鮑彪曰王斗造門求見自卑甚矣而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以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

爲高此孟子之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者也

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失也）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驥

陸采曰詞近譎玩吳師道曰王斗造門求見飽論當矣其言好士不可謂不切也特桓公好狗馬酒色之說亦管公不害伯之意此其所以爲辨士之言而非君子之正爾

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縐絺）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又云宣王喜文學之士賜列第爲上大夫者七十六人稷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非不盛也然鄒衍淳于之徒類皆詭誕無實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何賴焉顏斶王斗譏其不好士有以也

齊人譏田駢不仕

穆文熙曰語大鄙褻不宜以此曉人且天下亦安有此女乎

齊人見田駢（齊處士）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設者虛假之辭）而願爲役（爲駢給使）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猶已言過於嫁已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訾與資同所養也）徒百人（徒從車者）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之也）

陳軫爲齊說昭陽（閔王）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

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楚相）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巵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恃其强）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

鮑彪曰此策雖直爲齊亦持辯之善

[illegible]熙曰客言[illegible]故薛亦平平以海大魚三字間端反走令人求旨其說則進言之機括其妙耳

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死後爵歸於國）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靖郭君（田嬰謚）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 誰復有）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言無此道）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放也）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雄）齊奚以薛爲無齊雖隆薛之城到于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善齊貌辨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人）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謂過失）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諫也）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嬰子文）又竊（猶私）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

劉辰翁曰過頤即俗所謂耳後見腮豕視即相法所謂不邪偷視

鮑彪曰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謂辨爲人多疵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爲

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言頤過豐）豕視（豕多反視）若是者信反（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王所賜）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

知己者死此辨所以不求生與

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趨難者也

陳軫說齊合三晉

穆文熙曰爲秦割亨數語論事精切比於蘇氏兄弟合從之說尤爲動人

吳師道曰軫善楚者約從獨遺楚又勸三晉之移禍于楚豈略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言更相伐）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强秦也不憂强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彼我）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

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哭戰死者）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擧言得其地）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南孤謂稱孤以臣之）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

不爲楚計哉蓋知諸國之賓秦非特爲魏所以爲楚所謂陽横而陰功之者歟

秦搆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張儀以連横說齊

陸深曰獨言趙者齊以趙爲障蔽故云

穆文熙曰不言齊而言趙又先言魯魯趙勝不免於破國況一敗乎總見强秦之不可不事也

張儀爲秦連横齊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强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

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士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强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儀說懷王亦云然）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屬弘農）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悉悉起其兵河關清）

（河是也）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三百里也）

張儀止齊伐魏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害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亦所惡也）（而秦任之故齊以此責秦）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王曰奈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言有兵）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諸侯地）今齊王甚憎儀（衍張字）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解）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廟宗社禮器）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事使事）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

穆文熙曰儀此策可行於秦不可行於齊也且秦之伐韓何害

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疲因勞師敝）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

於齊何補于魏韓小弱不能支齊以謹魏故事安在其爲厚託儀耳

鮑彪曰此計之[illegible]傳梁之必行齊也儀之所說於特有要婦之所善市人之所不爲者若縱之南[illegible]以取全歐[illegible]於以齊楚皆可鄙也唯此爲文與害儀亦明年死矣其[illegible]言[illegible]善與

吳師道曰鮑謂儀將死言善誤矣儀反覆詭詐之徒死猶未已何善之有

蘇代諫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以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

註[illegible]範也

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淳于髡說齊王救薛

孟嘗君在薛（言文代立在猶將不相也）。荊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薛。孟嘗君（補）令人體貌（有禮容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言且死）。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悉報齊王）。王曰。

穆文熙曰淳于髡其神於爲說乎不言本事而人之從之若挈馬兔而走蘇張去之遠矣

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譆（補歎也）。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此者講者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攻顛倒蹶僵也言其請救之遽）。望拜之謁（望而拜之）（言謁之恭）。雖得則薄矣（言它人請謁雖有得不如髡之厚）。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方大略也）。人之急也（言應之疾）。若自在隘窘之中（隘險也）。豈用強力哉。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錯舍置也）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黨友以此士見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來害我報其棄逐之怨）。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視此爲戒）。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公孫戍止孟嘗君受象牀

穆文熙曰公孫戍說孟嘗君之詞甚正而乃以賓劍行之何其

孟嘗君出行國（兼相它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楚官也）直使送之（直猶當）。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漂飄同言其細若飛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

觀庭曰孟嘗君於是能立德矣吾知欲止吾過於外復有此諫臣何傷且諫者士之所難因得諫而推之後孰敢輕以過聞乎吾哉

之士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重言三喜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輸亦送也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馮諼彈鋏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具麤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劍把也欲與劍俱去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國事憒於憂憒貴同憒亂也以憂思昏亂而性懧愚懧常作懦集韻弱也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罪於諼自我啓之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券取者與皆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命矯命託也託言孟嘗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齊行不留也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

原缺第二十二葉

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 孟嘗問也
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
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 陳猶列 君家所寡有者以義
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
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 拊循猶摩也 因而賈利之臣竊矯
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
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休息也 後期年
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
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 元作

正 曰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
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 元作令 得免其死耳今有
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
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
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
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
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
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
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 本周官此齊大臣也 齎黃金

鮑彪曰能者客之人孰不能客無能者孟嘗於是為不可幾也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
秦使魏冉致帝 致帝號於齊 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
也卒 與猝同 而患之所從生者微 患在後故言從往與從來異也今未著故言微
今不聽是恨秦也 違秦秦恨之 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
聽之以為 元作辛 秦 為猶書 勿庸稱也 庸用也 以為天下秦
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
雖稱有先後無害於帝 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
天下此大資也

鮑彪曰此策自爲對則明爲人甚則忠蘇張之壁也

蘇子勸齊王釋帝償秦

蘇子 元作秦 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
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 問蘇子 則天下愛齊乎
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 亦問辭 約伐趙孰
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 此五字補 對曰與秦為帝而
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
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
償秦 倍背同 償擯同 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
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
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 大梁之門 故釋帝而貳之

穆文熙曰上言相機稱帝此直言償秦夫稱帝之也償秦義也兩策得失懸甚

以伐宋之事（前不與秦合也秦約伐趙而此伐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刑猶威也言畏威而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齊記與上爲一章今詳上章猶欲聽秦此章決欲僨之非一日之談爲二章可也）

蘇秦說齊閔王

蘇子（元作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爲天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爲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故孤）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而務興於時故無權藉倍時勢（倍背同）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劌利傷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衛入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遡愬同）魏王身被甲底劍（底砥同礪也）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騖亂馳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詳）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今世之爲國

（[illegible]不主怨不挫強乃一篇[illegible]餘言皆不外此有味乎其言之矣）

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鞠躬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人（字衍也）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長益之）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後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不以兵爲人挫強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秦字衍）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等耳）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欲爲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

（應前二語）

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illegible]）小國之情莫如謹（元作僅下同）靜而寡信諸侯（[illegible]）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illegible]）小國道此（道猶行）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昔者萊莒好

（又云此段談大國後起重伐易知其云小國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蓋微乎其微非愚主之所悟也）

吳師道曰此策談兵也於後起秘權不爲人主從其云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最其術之深者

謀東萊故萊子國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莒蔡皆恃遠忽近故亡蔡恃晉而亡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而元作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不爲主也微用兵而寄於義猶假也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蹻不伸也故明主察相相之明察誠欲以霸王字衍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利乃發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以難中人爭欲貫之知惡之然人知的者人所惡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戎刀劍矛戟矢而諸侯從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倡優倡樂也侏儒短小人不乏諸侯可同

又云是言也當在滅中山後服淮北威宋侵三晉之前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

張居正曰策文甚佳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爲言而以

椎駑時勢明之後分三節皆推言用兵不爲天下先之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伏變化不窮且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複

日而致也何以知其然也元作矣昔者魏王惠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箠馬策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爲柱衣建九游旒旗從七星之旟鳥隼爲旟又繪星焉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跣足親地也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往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illegible]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垂衣拱手言無所事西喪地於秦謂此與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補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鮑彪曰此策輾轉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雖鐘竽倡樂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

汴深曰渾辭所仿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忠）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不再計）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南面以應楚魏）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即聊城也）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故下兵救之）魏不敢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齊善秦合爲橫）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亦棄）右壤（謂平陸）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不救聊城）齊無天下之規（規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齊者）與聊城共據（相持）期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勝齊）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

張居正曰楚攻南陽以下乃懼之以獨歸報燕王一段乃動之以利未總歸一智字

鮑彪曰此章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擬爲之以補亡而其文意氣橫溢肆筆而成其以閔王爲宣王蘇代爲蘇秦大與時事不

過計上下迷惑栗腹（燕將）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公輸班爲雲梯以攻宋九設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推臂前也）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給）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穰侯封陶商君封衛）世世稱孤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

今太史公愛其文遂爲僞誤而今卒莫有知其非者也

吳師道曰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勸以歸燕厚齊亦度其事之必可者真文忠反據鮑氏爲斷而謂魯連之說不可爲訓皆失考也

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計所出也）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罰則可責以義故決與魯君計此）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韣而去（韣弓衣倒示無弓）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疑遲是遲疑也

貫珠者爲田單解疑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徵（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爲庸人疑之至是始有狀可信也）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菑淄同）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恐單先發）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齊人）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副）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穀猶養）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衍擧字）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鮑彪曰單之取疑所謂威震主者與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闔城陽而王孰敢不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之言上足以格王之非下足以救單之死又言而齊國足君子哉

貂勃欲附田單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不欲正言其毁）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illegible]

穆文熙曰貫珠者與貂勃皆異人欲貫珠言公而意正貂勃言公而意私

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

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來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

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以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魯仲連論田單攻狄不下

田單將爲大將攻狄往見魯仲子連也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

鮑彪曰威后賢矣其言是非乃不詭於聖齊有北數士不能察至

一篇皆同

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箕畚器)脩劒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丘枯言無人物)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久)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昂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杖)狄人乃下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

伊洛國老女子知之王建不足道也將君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察乎

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不得在位成其職業)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情猶誠)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命婦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以至今不殺乎

齊君王后之賢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庸傭同)太史敫女(敫音躍)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

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

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齊王建客死於秦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爲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臨晉屬左馮翊鄢郢大夫不欲爲秦不屬秦之也而在城南下者百數齊城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武關弘農東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蓋僞許之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共屬河內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七雄策纂卷三終

七雄策纂卷四

吏部考功司員外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子象爲楚說宋

齊楚搆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於宋）宋許之子象（楚人）爲楚謂宋王（公剔成）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言以助齊犯楚之怒）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急宋猶言迫脅之與下文方合註非

江乙論州侯於楚王

江乙爲魏使於楚（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讒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遂猶成）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謂其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之）如出一口矣

無有正是不言其惡註非

江乙論人畏昭奚恤之由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子辨魏氏之惡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惡奚恤之言入）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若猶惡也此指江乙）夫苟不難爲之外（爲謂泄外謂魏）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幾日也）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於楚王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狗其爲有執而愛

之(執言善守) 其狗嘗溺井(溺去音) 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再惡昭奚恤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爲揚惡張本) 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鮑彪曰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苟君不明則適爲江乙讒口之資耳

江乙說安陵君(名壇史失其姓)

江乙說於安陵君(楚之幸臣)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猶偃也委曲也) 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敝而愛弛)寵臣不避(猶退)軒(車敝則退去今不及然)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亡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嘷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音詳行也 趨)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謂席相次)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大王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吳師道曰避是敝字無疑真誥曰女寵不敝席男愛不盡輪或出於此

鮑彪曰安陵君妾婦也江乙爲之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蘇秦見楚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

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說楚王合從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巫屬南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郡）北有汾陘之塞郇陽（郇陽屬汝南）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元作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記）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强則秦弱楚弱則秦强⋯⋯

陸深曰縱橫之士所以熒惑世主者率以聲色玩好爲言

一意兩轉舌有奇峯

不西（元作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記）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槖駝（匈奴奇畜）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天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

其禍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敝邑趙王（肅侯）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幷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

穆文犯己萬乘不可得罪一士此言可畏古人謂匹夫匹婦能勝予者殆此之謂然士難得亦難識也

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也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爲以屬衆也）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强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襄王）之朝雀立（踊也）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狂）而殫悶（絶也）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疾趨也）冠帶不相及

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言非他人）楚使新造盩（作盩罪也）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楚將）結（猶交）鬬于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也散失）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

此文與上同近人多知其文而不知其用於上爲魏之求于而惡其不忠不信其所乃數爲張子

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矢發其臣決拾決以象骨爲之着于右手大指以鉤弦拾以皮爲之着于右臂以遂弦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陳軫勸楚王勿逐張儀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楚逐之儀初相魏時此七年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言魏恥之城下之盟諸侯所恥

所欺以至客死而不悟何其愚乎陳軫之言蓋預知之矣

昭王勸楚王以地欺韓

五國約以伐齊衍字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圖楚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爲楚之助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營猶求可使求我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絶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未詳馬陵之難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親王之所見

懷王以地欺人所以終爲秦所欺詐道蓋反中其身矣

穆文熙曰張儀初以好色中懷王繼又爲南后鄭褎上求美人

也王謂公仲此言齊强不可使益强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

張儀見楚王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王后鄭袖美人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嘗欲逐之於魏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珠璣不圜者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

此皆無風起濤無貲行敗反覆詐僞不足爲人者也

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言黑其髮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補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秣飼馬鄭褎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

蘇氏曰張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

鄭褏即鄭袖其善舞故名袖蘇氏謂與南后爲一人

而觴之（便所安者 習所昵者）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褏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釋猶置）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靳尚鄭褏爲張儀行說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以商於故）將欲殺之靳尚（楚人）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褏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褏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冶）麗好翫（人之可好可翫者 書曰翫人喪德）習音者以懽從之（習音者謂懽也以爲愛女）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句絕）秦女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褏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隱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

鮑彪曰張旄欲窮儀則如殺儀斯已矣今不殺儀顧從說者殺尚以儀之智爲足以免于死也

穆文熙曰儀策無他奇但虛誇秦强盛足以害楚而五國遠不可恃直恐喝之詞耳使乞日齊楚不絕武關不入秦且奈楚何

之利也（利在爲王）鄭褏遽說楚王出張子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己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魏之用事者）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微不顯也使若儀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補）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張儀以連橫說楚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鄭褏出儀後）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 恒山屬趙）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爭交（侔齊等也）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

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流之地）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秦西有巴蜀方舫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并舟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楚記）（昔代楚楚為扞關以距之）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北境之地非幽州郡）秦兵之攻楚也危難于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徹侯漢諱武帝作通）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戰於藍田又卻（所稱楚王皆後人追言耳）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凡

（史記蘇秦下復有一蘇秦文氣似通）

（穆文熙曰蘇秦始說六國合從攻秦何其壯也後乃欲敝齊為燕并謀甚矣死而車裂徒為張儀借口）

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閔）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事覺在其死後儀以此明其以詐死耳）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帚箒也以丙掃之役自居）效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于此者故敝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言其為從時）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制詔）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抱朴子通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之驚卻名駭雞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以地逐陳軫昭過

張儀相秦（復相時）謂昭雎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雎言之二人逐則楚無良臣雎必得其處也）

昭雎歸報楚王（雎蓋畔楚善儀者）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雎曰
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陳籍（周策陳作師求周使相之）
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補）
是列縣畜我也（待我如縣吏）今楚萬乘之强國也大王天
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
待（[illegible]）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欲南伐
楚故外絕其交（交謂與國）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國也）
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
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

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
絕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與之地則楚合動儀必不爲也）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鄭襃讒劓美人

魏王（京）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襃知王之說
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
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
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襃知寡人之說新
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

所以事君也鄭襃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
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爲此惡鼻故）則必
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曰何也鄭襃曰妾知
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襃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
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王蓋有臭疾不通新人之言）

陳軫論韓朋智困

秦伐宜陽（此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侈下同）
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公仲時守宜陽）爲
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

（穆文熙曰詐僞者人亦詐僞待之舉網僞進因敗愈速韓朋其何樂于爲麋哉）

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
（鹿屬）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卽人）
（不趨網）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僞舉網使其進而卽人乃
以網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
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
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仲食守宜陽故作朋）

范環論爲秦置相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

穆文熙曰爲人置相而必欲以不賢者在敵國之心宜然耳不知當時人主肯信以爲賢而任之乎我以不賢者人人亦必以不賢左我何益哉

凡語皆兩用而不校

孫鑛曰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與若人豈能反國愼子能兼用其最優乎夕之晉臣其舅犯歟

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元作如下同)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苛小節)甘茂事之順焉(言大不失其意)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召滑見甘茂傳)故楚南察瀨湖(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而野江東(東爲野以江之)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鉅大也)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昭)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言其素重)眞大王之相已(秦相而曰王之相蓋楚使相之必右楚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甘茂傳有人地小異)

愼子謀不與齊東地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阻)之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愼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

子良計在與齊地而復攻之

昭常計不與齊地而請守之

景鯉計不與齊地而索救于秦

吳師道曰項襄之辭於齊齊隘之以割地雖不與非不信也齊使之來當直拒之昭常之不與是也子良之與而復攻繆矣景鯉忘不共戴天之仇而索救於

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愼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愼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而得)主墳墓復群臣(復見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

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戰則有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穆文熙曰此四人之策皆平平耳愚以為許人地而背之不信使人守之不義背恩而索之仇不智慎子何取此而兼用之乎且以虎狼之秦必不能無媾而使救與其媾秦寧媾齊

陸穆曰終篇皆奇

中射士食不死之藥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人）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鮑彪曰此謾士乃不可不殺荊王赦之以不能之任……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留揜（匿）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

絕字一作斷

鮑彪曰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

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蝱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持）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以其類而招誘之）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陵衡（香草）奮其六翮而淩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茹溪之……）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於申）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

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西方金其所貢）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塡黽塞……）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唐雎說春申君

唐雎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脩行得爲益（謂有祿位）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爲能者（梟勝也）以散棊佐之也（散謂衆棊）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獨善不如衆智）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荀卿以書絕春申君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時爲……）

穆文熙曰春申亦平原無忌之亞耳奈何輕於用舍如此真史之所謂施矣其行有李園之禍乎

（蘭陵令）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史言孫子春申死而廢因家蘭陵不言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柎）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弒故反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專斷於國）私以禁誅於己也。（察其私則恐人誅己故主斷以禁之）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擢引也）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

鮑彪曰春申君之愚昏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豈有知之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特操安在也荀卿絕之宜哉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中必無李園之禍此書蓋知之矣

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褘后服褘衣謂畫袍）不知異兮。閭姝子奢（姝好也奢即子都美人也）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言舉世皆然）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或勸楚王合從

吳師道曰此主從而黜橫者之說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詘謂懷王劫死）奮患有成。（奮於患故以能有成）夫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官尊榮之稱）夫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伸屈禍福相反不一）墨墨之化。（墨默同化猶治也言治之其術著）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貫猶通）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死猶患難）不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臂重于天下者）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寇艾兵艾已所懲創）不足以橫世。（橫言莫之敵）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口利機。（集韻嚂聲也言聲說所利之事）上干主心。下牟百姓。（牟取也）公舉而私取利。（舉謂舉措）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

山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晉舊姓）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未詳）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姓名）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下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烈猛也高飛欲避箭）故瘡隕也（以瘡痛而墜）今臨武君嘗爲秦孽（嘗敗於秦未詳）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孽謂有隱痛于身猶孽子也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休也）矣汗明憊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陋也）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

穆文熙曰膚淺之人聞言即以爲知而不思再求如春申者甚多汗明比堯舜之喻可謂明切然

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湛沉同胕膚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言步蹇）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湔洗其惡祓除不祥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聲已之屈梁南梁也）

終無補于春申漸枝之望爲贅詞矣

鮑彪曰世之懷才抱德之士陸沉於時若此驥者不少而伯樂之不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爲人之大哀乎

李園進女弟於春申君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自趙還入謁）春申君問狀（狀事狀）對曰齊王遣使（說言王建）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

○虞云君相楚二十餘年矣云春申在楚二十三年后又三年秦始皇立九年李園蓋嚳閨呂不韋之屬而興起者也

穆文熙曰語甚危足亂愚夫不知免禍自有方徼倖邪術禍且愈遠

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王後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四封之內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楚人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可必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

鮑彪曰春申君所以至於此固寵而躬于事也使萬有一如李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之封不已優乎春申君于楚非君君之下惠王又如不可則秋篆而去爲舟五湖爲世陶朱柳下矣春申君不爲此而計出於藏宗蓋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可不戒也

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也謂攝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不不反政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王之舅也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制斷君命制斷矯也君楚王也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此章唯楚王更舞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後稱之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劃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宮門以棘衛之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嫪毐呂不韋所進以說始皇母帝太后者也亦為亂於秦不韋傳毐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與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后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七雄策纂卷四終

穆文熙曰段規之免患於時趙葭之不欲先怒智伯二策脫然利害比于張孟談尤爲未病之劑

七雄策纂卷五

吏部考功司員外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趙

趙襄子滅智伯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鷙殺鳥也喻其殘忍）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狃犬性驕也）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于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魏人）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于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藺（元作蔡）皋狼之地（皋狼屬西河）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

預儲矢銅安于亦知有晉陽之變

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他日陰疏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曰諾乃使延陵君（襄子臣）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案按同）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也）皆以荻蒿苫楚廧之（苫蓋也楚荊 廧牆同）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

臣聞以下數句孟談自有甚高然亦得襄子能用之

之其堅則箘簬（音窘 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

穆文熙曰孟談反閒二國才智可謂過人而志矜行高乃為智過所識然孟談又知智過疑之而請早斃智伯則兩人固敵手之碁也天下之策士何限趙氏用而智氏不用耳

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麤粗同 疏也）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丘文使在其閒故得）遇智過（過一作果 智伯之族）轅門之外（以車為門而轅外向）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

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

鮑彪曰段規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在其目中此時三晉皆有士而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

伯曰破趙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決有感動也）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郄疵策韓魏必反

穆文熙曰智伯不納郄疵之言而復以其言告韓魏玆其愚不數爲人矣郄疵既以人事占韓魏之反狀又以潛視知智伯之露語使齊自免可謂策士之最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從之）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郄疵（晉人）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

奇者

鮑彪曰智伯至是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鬼者至以謀臣之言質人以反夫人非狂昏癡瞶孰肯自承其反哉

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辭屈也）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張孟談去趙

穆文熙曰孟談與襄子居圍城中三年竟滅知氏全趙氏功烈可謂無比乃一旦愉然決去若脫屣然豈非萬世人臣之高蹈者哉留侯二疏蓋聞其風者矣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伯業不振今復發之）乃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聞往古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

鮑彪曰張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消國家之難比於范蠡始終之間賢矣

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襄子許之張孟談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楚（元作燕）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親今背之）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諸侯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爲御）舍臣於廟授吏大夫（授談之吏以爲大夫示尊顯之也）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爲厚趙也）

豫讓報智伯氏

晉畢陽（畢萬之後）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矛鐏謂之鋘刃施刃其端）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

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蓋一國者）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

鮑彪曰襄子豫子皆千載人也或以其無成爲空自苦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吾何以必之哉

穆文熙曰以豫子之賢而智伯以國士遇之然晉陽之圍未見一籌即豫子非國士也徒刺客耳

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呼也）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蘇秦以合從說趙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六年）始合從說趙王（肅侯 成侯子顯王二十年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秦傳言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賓客之也）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其力）斷絶人之交（橫人盖然）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

擇交一語乃一篇章本

言事止有兩端謂從橫 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氊裘之類）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效則上郡絶（郡并州）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亭名在霸陵）則南陽動（修武者）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于天下獨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

穆文熙曰舉甲向趙兵戰邯鄲二語劫藥不由病者不飲

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止 兵止於此）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强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節目）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 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卒同猝）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

楊文懸曰六國以下聯絡布置長山蛇勢也故稍一行之逐令秦人閉關而不敢出秦真第之雄長哉

穎彪曰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呑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欲擯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

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子午嶺南北直相當塞之使不得通）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儐元作擯 今並從儐）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涖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張儀以連衡說趙（武靈王）

穆文熙曰連衡之說不利六國張儀之才不逮蘇秦然而儀得以行其說者以蘇秦之死也秦不□□信不與兩□口吻六國存亡係之矣

張居正曰趙爲從盟主故儀說之於齊楚異

鮑彪曰約從以離秦者趙也使秦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擯約可立解而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言此不敢斥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責）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飭兵故）而舉巴蜀并漢中兼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猶眩）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皋毆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

坐破也此時武靈王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耳昭末年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人心之勢矣哉

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胡服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猶平日）閒居肥義（趙相也餘並公族）侍坐王曰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俗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称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心不爲俗移）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此以異趣知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

世以笑我胡地服元作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中以國爲有義有行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甌越之民也漢郎東甌閩粵黑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爲黑雕題者刻其肌以青丹涅之鯷冠秫縫鯷大鮎以其皮爲冠秫綦鍼也言女工之拙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

穆文熙曰靈王此論甚雄然擬胡裝非何必變服公子成從之非心服矣

[illegible]衛鞅[illegible]權民不可廢[illegible]治不必[illegible]法[illegible]不全非但所以行是言者悖耳傳文策文可以參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辨難之詞類此

一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參錯居其邊地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略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累同縲引水圍鄗鄗屬常山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便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造諫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illegible]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illegible]之

又注鄒魯好長纓乃有孔顏俗陋如吳越乃有季札大夫種　鮑彪曰殊地闕與非有風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故兵而已兵嚴而不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

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魯國言無奇服不無奇行　閩越）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言其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傅王子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石乘馬石也）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之）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有危苦難之節）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服猶胡服）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順行之）佚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辯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快縱逸）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隱自匿也中謂情實）臣之罪也傅命僕官（猶孱官）以煩有司（立傅而令之孱官以煩有司之養）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師傅之官）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言厚愛以教之無使見惡事御道以行義勿令溺苦於誦習之末也）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先君）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

宋曰命周紹一段大似國語文

張居正曰忠謂無所見醜欲其不以王子為醜……勿令溺苦于學是欲

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之備）黃金師比（漢書黃金犀比師古云胡帶之飾也）以傳王子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爲騎邑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居騎士於此）牛贊（趙人）進諫曰國有固籍（固言不變籍猶今甲）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便其用者（此言士卒便械用）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猶俗）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日先君襄王與代交（接）地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爲之封域）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行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言胡）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

穆文熙曰主父反覆辯論無大意致獨利口折人耳行其志耳智伯王子處皆大類是

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或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易謂棄秦之道以合從）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走獸總名）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孰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楚）今攻楚休而復之（兵已罷而復攻）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

穆文熙曰虎禽之喻言甚痛切六國竟坐是以亡或人之論亦蘇子合從之意也

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割地挈而走秦疾于馬兎）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安言不勞）以秦之强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安同）環中（移入）趙矣（令觀趙在度內伽）（物在環中）國之擧此（趙國行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而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以偪秦）戎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鮑彪曰從横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illegible]其效已見矣以知張儀之可折也然其說不大見於後則是諸侯之不一也吁可惜哉

蘇子說李兌

蘇子（即秦）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足重繭（繭足胝也）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門閉後至不及其開時）藉席無所得（藉謂借）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木爲類也）鬬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能沃物）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此喻不切於兌之事蓋以鬼事發其言耳）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而用之）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

孟嘗君傳本此

穆文熙曰二語急切聳聽蔡澤之說范睢亦同此然兌不能竟其說所以雖生而兌死計大規高堅塞兩耳舍人既以告主人而又以告蘇子而又能重主人非常人哉

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孟嘗君擇舍人爲武城吏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蓋常常馳而弗愛也）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訾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謹使（遣吏之辭）可全而歸之

文甚沉著

穆文熙曰趙人與齊攻魏解怨

齊人欲說魏事齊（惠文王）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以趙自助）秦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下文取陰定封）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五國伐趙（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

取封詐謀甚矣齊人說魏叛趙事齊以齊敵秦乃是正論

秦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地缺）葛薜（陰成蒿葛薜皆魏邑名）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兌子）而乃今秦攻王以便取陰（陰即陶宋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相比乃可知）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謂悉出兵）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珉下皆齊人之去齊者）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意別有謂魏以其在趙疑齊親趙）曰有秦陰（疑齊親趙因私於秦）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王顧可以反疑於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可疑齊）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詘（詘辭塞也）其欲事王（齊也）也甚循（順也）臣願王之亟聞魏而（與魏相聞）無庸見惡也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言趙居齊上）臣故欲王之

以上乃客與魏王之言以下則勸齊王善魏

穆文熙曰陰重趙不令五國重趙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此之奸謀又甚于李兌

陰卽上之陶邑李兌之所取封者也

六舉

穆文熙曰首言秦求利三晉必及於趙故不利

二言秦用其所親必謀趙故不利

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衆脅之以威而獨說之以言）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順皆人名）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劫）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言相與侵迫秦也）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蘇代爲齊說奉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乃趙之李兌非蘇秦也）曰天下散而爭秦（爭先事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天下爭秦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內之國（負字疑衍）合負親之交（天下常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一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懷因使合之）交兩王（秦魏）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

三言秦得齊趙親則秦強趙弱故不利

四言秦連橫伐齊因而收楚攻魏絕韓包周趙自消爍故不利

五言秦連橫伐齊則趙疲按兵攻魏則趙不敢救故不利

勝中山之後

六言秦封列國則趙失疆土故

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偪）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益也）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以通）安邑矣（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邑）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珉自善於秦者前時楓疑其有秦私）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必不合于魏故使之攻魏）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得以此時收攻二國）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爍矣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齊或屈分諸三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秦於是時因三晉之敝乃按伏其兵攻魏以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救魏是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韓魏不支必合于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而君有（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宋小弱趙失中山聽命于秦與宋同）何暇言

不利

空韓空虛之韓也

穆文熙曰此言秦不可縱齊不

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絶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蘇厲上書說趙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前王專據(言行之不疑)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爲愛己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今燕盡韓之河南(盡言得其地)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州郡)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元作唐)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屬鴈門)非王之有也踰(元作魯)勾注禁常山而守(守猶閉)三百里通於唐曲遇(元作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後志金城臨羌有崑山)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元作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今

可伐利害分明乃爲正論

鮑彪曰鄭同陳喻甚高然自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孟皆以兵爲諱今舍仁義之說而談兵此益多之說也

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擧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孰圖之也

鄭同以兵說趙王

鄭同(鄭人)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摩)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狙玃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此下同對)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下脫一字)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鬪守禦(禦亦守)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穆文熙曰人臣居外讒主易疑此古今通患也之公子牟爲王精卒之候者之言不入蓋趙王賢君矣

樓緩要王信已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隱也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也）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宋人）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言其貴）文張（宋國人）善宋（宋王善之）惡公子牟夷宋然之（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遊客能使宋聽其說況己乎）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書）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趙奢料安平君

燕封宋人榮蚠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夫辭也謂三城）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割之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

鮑彪曰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齊宗也其不強趙以弊齊之仇人之情也此言於易聽而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

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之役）其於奢也不然（爲奢以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猶拒）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即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穆文熙曰用兵不必多少視吾之帥與敵帥何如耳趙奢以衆而禦白起故爲劫敵括代之遂

田單與趙奢論兵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及也此坐而自破

乃全軍覆沒是又安可執一論乎

鮑彪曰單以少擊衆奇兵也奢以衆敵衆正兵也用兵者當以正爲當單也但於即墨之勝而欲以奇爲常此其論所以詘也

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恃)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劍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迫)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近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鉤竿鐔蒙須之便(鉤劒頭鐶竿柄也鐔珥鼻也蒙須疑爲劒繩)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圍集)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曾不處城之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亦不可戰)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穆文熙曰人臣說國君易而說婦人難左師從容數語而太后不和之色即解可爲人臣進諫之法

黑衣戎服

左師說趙太后

趙太后(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長安孝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以病亦知太后不罪已病足因恐后不能前亦自恕以及人也)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同郤)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子也舒祺名)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沈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燕后太后女)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

鮑彪曰觸讋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强諫于廷怒罵于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觸讋有焉

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之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器謂瓶守之不失則其人智矣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嫌其不能守臣請悉發守發所守之兵以應秦若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于王惟王才裁同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趙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絶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

鮑彪曰平陽君禍之言豈不易曉而孝成惑之昏於利也勝禹入而甘言以啓其欲不幾於一言而喪邦歟

穆文熙曰馮亭何人也始而以禍嫁而辭封而事皆出策士之表然而嫁禍之謀慘矣何忍以空餌釣隣好致成長平之敗死乎

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蓋近上黨者因其水爲漕）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黨）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至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辭也）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封戶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虞卿論講秦不可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

蘇氏曰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非說客也

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趨襲之也）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講（凡從女講求和也與講無異）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爲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講（與從發講之也）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

樓緩虞卿論講秦得失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

湯文熙曰始婦之而言則至言不樓子之意則孫矣故終破于虞卿

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
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
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
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
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
隨（稱是人不子之也）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
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
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
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

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
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
虞卿曰此飾說也（飾猶辯）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
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
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
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
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
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告趙郝）樓緩曰虞卿
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

陸深曰古今主和者率如此

鮑彪曰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長平之下凡趙庭之臣孰不魂奪氣喪以偷須臾之安卿獨折樓緩之口杜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七國辨士來而不失其正者惟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

吳師道曰鮑以卿與陳軫並稱過矣軫雖料事明切然其往來秦楚爭寵張儀未離說客之習也豈卿比哉

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
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
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
告虞卿虞卿（補二字）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
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
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
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
趙雖不能守亦（元作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
（竝音疲）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

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
秦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
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
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
王（建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
聞之逃去。

魯仲連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
於蕩陰（屬河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則衍它國人仕）

魏間入邯鄲(間謂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强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衍閔王字今乃襄王耳史亦誤)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

評文熙曰辛垣衍亦習聞仲連之高故逡巡而不敢見比見遂傾聽其言然仲連一倡為不帝之說而秦將卻聞之而引去此莊尚之所謂廢以也又辭千金之海上渠高士

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謂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也)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白)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

蘇軾曰仲連辯過儀秦氣凌髡衍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一人而已

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人謂之然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此也明已今亦然)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級以戰獲首級者計功首爵時所尊上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所虜獲)彼則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

陸深曰連意謂威王敢于叱周者亦以不忍其求故耳然周以天子而求于諸侯亦事之常無庸足怪者也蓋謂趙之于秦敵

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柰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叱嗟咨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固猶必)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

且九前不見其……手而矣於不當……十之于趙也

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

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

陸深曰先責以大義不動至此始言切身處起辟誚此當時人情之常而孟子之言所以不如

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者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

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所元作此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鮑彪曰仲連孔子之所謂逸民非周泉辯者之比也太史公贊之……者不可一槩……委而順之……擊或折而服之若仲連然後能濟天下之務不然譏且懼矣

鮑彪曰平原失計於此者以挑秦禍也致邯鄲之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有桑榆之功

公孫龍勸平原君辭封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頓鈍之頓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即是遠甚同姓名知公孫弘者乎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以公子耳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道所尊而君爲相國者以親也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必計其功與平原異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鮑彪曰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

諒毅通使於秦

秦攻魏取寧邑寧魏地也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柰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

產相與周旋于一堂之上而折辯豹勝之事何其似子同叔子也殺其深于春秋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讋同傳可也

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言欲戰而受命

吳師道曰諒毅之對婉而不迫辭嚴而當於人心秦知其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從政其情亦窮矣毅因而順其意則未免失辭使再以討伐勸忠之義告之庶幾不失其正矣

讓辭也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葉陽一作華陽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衍使字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啗食也膳之可食者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天小也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

鮑彪曰虞卿之所言皆不倍道非反覆揣摩爲人緩頰者也然從本二國俱有利魏唯不能必趙聽已而先請之則是有受害之形也

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虞卿與趙王論從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爲我）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强弱之舉事强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馮忌論攻燕不可

陸深曰此段文勢如流泉

平原君謂馮忌（趙人）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勝趙）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敝守守邯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言所以然）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强燕是使弱趙爲强秦之所以攻而使强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强秦以休兵（休息之兵）承趙之敝此乃强秦

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

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說平陽君

陸深曰然則應侯之謝相印豈獨悟蔡澤之說蓋魏牟有以啓其機也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牟）游於秦且東（歸魏）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自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或說張相國重趙

穆文熙曰少人不能使人多憎人不能使人愛此理亦甚易知然而不免於少人憎人者則福心之難制也張君可謂善聽說矣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少多猶薄厚）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見膠漆）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成功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强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强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强趙而

蕞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魏牟說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

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駕驂以御馬）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往來不絕貌）乃輦建信以與强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軶也（軶車旁也以輦輸）

或說建信君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人名）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不與分治）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候探其事）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建信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任不勝）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魏尬說建信君

魏尬（音介元作魁字書無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用繩以繫獸蹄）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蹯獸足）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言王且以愛國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馮忌欲爲趙深談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

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背師）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者人所）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蔭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陸深曰此段文與魏牟同不若牟之簡而甚工但末三四言自是奇傑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桑中有蠹則外硯硯如雝）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

陸深曰王斗魏牟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即孟子所謂必使王人彫琢之旨意者戰國之士大都有所授與

右之人及夫人優（俳優也）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泄鈞說文信侯還春平侯

秦召春平侯（及平都皆趙人）因留之泄鈞（秦人）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司空馬料趙速亡（幽王）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嫉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

大事□□公牧之共如□□乃□牧不□分□趙使人欲□得斬之非也

韓文熙曰牧不受命則必如身殺齊趙總廝齊魏誰得而擒之哉二將夫為不可而勢不肯為韓倉之數令人奏上補對

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首。誣其以匕首自衛如欲刺王狀當死。武安君曰。繓名牧病鉤。短傴如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問王起居拜不及地為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之牧右臂短故□□之如振動捆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之命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引也過司馬門。宮門趣甚疾。出諺門也。別門也謂遠宮中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銜劍于口因柱以自刺驗其手之不能及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茲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陸深曰趙亡不係司空馬之去故於李牧之死事備詳末歸重司空馬者蓋結陸也

七雄策纂卷五終

七雄策纂卷六

吏部考功司員外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魏

任章勸魏桓子以地與智伯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釋猶舍也何舍此而不為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此舍不圖適足為智氏來伐之資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梁元作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王應麟曰周書云云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經乎老氏之言皆出于此

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

魏文侯諭西門豹 文侯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

鮑彪曰周衰世無知魏文侯賢者夫其師友淵源有子夏子方之徒誘誨規切之雖欲無賢可得乎

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似禾之草幽言其已成黎牛之黃也似虎黧黑黃色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田子方與文侯論樂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岳文侯曰鍾聲不比乎比猶協左高言左方之聲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官爲樂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審言聽之察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吳起與武侯論西河之美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王元作玉曰此晉國之所以强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彭蠡湖在豫章彭澤

馬遷曰吳起說武侯以形勝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薄少恩亡其軀

楊雄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太公望何以加諸

右有洞庭之水汶文元作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衡南岳在長沙湘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太華伊闕天谿即河濟盧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鮑彪曰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之郤至驕稱其伐彼已隘矣

吳師道曰按史田文既死公叔

公叔痤辭賞田惠王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趙將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閑田以待賞有功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直直前行倚邪棟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形地之險阻脉見其幽形見其顯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

爲[illegible]吳起
起[illegible]夫
之楚乃令北之
戰而座歸功于
起之餘教使其
嗣受賞何前後
之反與

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亦盡）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公叔痤薦公孫鞅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死者人之所不能避故云）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此公族官別於國官及太子官）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若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商君傳略同）

龐葱市虎之喩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

穆文熙曰市中
有虎乃事之最
無理者也而三
言乃成之況跡
之疑似者乎此
巷伯有萋菲侈
哆之喩矣

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言不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共公）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蓋堯舜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徙倚）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

鮑彪曰觀魯君
之所稱說則周
公之澤深矣梁
觴一時而爲天
下萬世之明戒
豈非賢君哉

鮑彪曰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亡於樹德爲王則論矣

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惠王使太子申將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弟）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外黃徐子止太子勿將

鮑彪曰此申生伐皋落之例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爲之故孟子謂之不仁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爲王之外無加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希賞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穆文熙曰魏與齊强弱特雁行

惠施勸魏王朝齊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度法）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年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伐魏）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所謂得度知計）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不爲人君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

耳齊雖勝魏亦非若吳之棲越也惠施爲魏策令折節朝齊何爲哉雖然爲伐齊敗之佐矣

鮑彪曰施之策齊楚如觀白黑數一二可謂明矣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耶豈言之而不聽耶以施之智其於築馬陵之戰不

王游人而合其鬬（游謂使人游二國之間也）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罷音疲）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畜自比犬馬也）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設辭也）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勝謂不敗耳非戰勝）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居二國之上）此其暴戾定矣（言二國謂齊暴戾止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

分爲六張丑者亦施之倫與

趙膺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子說襄王更葬日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以及其目爲候）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弛解也）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未得其說以說）是其唯惠公乎（施也）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欒漏流也）見棺之前和（和棺兩頭木）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張幕帟如朝廷然）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爲猶擇）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

穆文熙曰賢王欲冒雪以葬蓋恐過期非禮也一聞惠子引喻即止不葬人臣勸君不可不明於古典如此彼勞民重費之說宜其不能入耳

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犀首勸魏王陽與齊陰結楚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乘楚）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衍敗字）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太子申）

蘇秦說魏合從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爲秦築宮備其巡幸）受冠帶（受服于秦）祠春秋（助秦祭）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散則非梟勇）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紀注士卒皁巾）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

穆文熙曰蘇秦說魏王之詞簡易明切不避臣下之忌蓋以趙勢脅之如引刀破竹耳

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且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絶（綿薄弱也）蔓蔓若何（蔓延）毫毛不拔（喻樹之萌）將成斧柯（柯斧柄）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穆文熙曰士不相知以此叩之未有不駭之而倒屣者機警有餘殆此之謂

又云犀首詐之燕趙困以驚齊楚不出國而坐受六國之事策之最安閒者也

陳軫以有事說犀首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見之）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諸多趙人）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軫教衍）臣與燕趙故矣（言與之故）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言不久於彼）旬

鮑彪曰軫之所言唯此有七國捭闔風氣不然醇乎醇矣

五之期（期以十日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為行具（行所當具）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閔）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得魏後於諸侯）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且任之故止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懷）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為王約故諸侯因衍以合魏）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因衍者衆故楚亦因之）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不可任）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鮑彪曰此用賢而使不肖間之之說也而衍也非其人也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哀王）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田盼說齊魏將犀首

吳師道曰公孫衍說田盼始以用兵難之既而感於其言勸兩君聽衍而身將齊魏之兵蓋狃於戰鬪之習墮衍計中以成其欺者也馬陵之役盼爲鄰國所畏今以此事觀之盼亦優于勇而短於謀者也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閔王）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衍盼二士）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構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衍字）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吳師道曰魏王始聽犀首而欲外田需復因蘇代而置需以稽二人賢否之不知所舍之不能熒惑於游士之言而拱手以聽之其昏皆甚矣

犀首說魏王去田需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群臣何也（言殺之亡之內之天下之人與群臣皆以爲不然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猶與）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田文）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衍陰晉人時屬韓）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立不能兩全二國）王且無所聞之矣（彼有外心王不得而聞之）王如不舍（猶置）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二人之黨）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王身）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張儀以連衡說魏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它國境或有山川唯梁無之皆以卒戍守）守亭障

穆文熙曰昆弟爭錢數語切中人情便可斷案蘇子

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與韓則韓攻其西不親與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强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

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八字一本作秦韓爲一國之危亡

內作乃

從人爲是固矣不識橫人果何心也

魏不北則從道絶（主從者趙故不言其它）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

鮑彪曰魏遁秦而無阻固凡橫人之詞若可聽者唯魏是也故儀先幾之魏魏摇而諸侯動矣吳師道曰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劫于秦之强而患與國之不一後三年復背秦而合從其情可見矣

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把手也）瞋目（張目也）切齒（言之力也）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惠子說田需善左右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

穆文熙曰惠子之言若鄙而實至理所謂善左右者亦自有策非必阿意徇之也可與達者論之

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蘇代請魏太子自相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嬰）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柰何代曰若其爲梁王（若汝也）代

穆文熙曰擬之請相於敵國何其愚也蘇代之言自是正論至以太子爲相則左之矣將相一也太子申不爲將哉

請說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固猶久)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也(印)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二事一反一正作四大段

智能以爲知能也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爲信安說疑於黨之)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右趙者秦召而代之)(欲魏不通趙)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即信安君)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今王之使人入

此言召魏信之不可

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所使)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謂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信愛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則必戰必守而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大

此言用魏信之有益

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言爲召兵之本)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

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或為魏說秦昭王攻楚

獻書秦王(昭)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之)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明示天下中斷山東諸國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地)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如試兵耳)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芒卯將秦魏之兵以下齊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中謂用事於諸國之中猶內應云)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元作羊下同屬汝南)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洛林(即蘇代所謂林中河南苑陵林鄉也)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本周官此所謂為之中)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上流之地近秦)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可有責于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元作詹)下兵也(澹給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幷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啟地二十二縣。

蘇厲說魏王東蘇代

蘇代(元作秦下同)拘於魏欲走而之齊(元作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時未舉宋此侵)

（伐所得耳）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閔）與蘇代也（疑其善魏）今秦見齊魏之不合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使得之齊）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地）

魏謂趙勿助秦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惠文）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孟嘗君說燕趙救魏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齊閔驕故奔魏魏相之）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柰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惠文）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

穆文熙曰田文養說士而其自為說詞亦若此果自為之乎抑客教之乎

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魏在趙西為之蔽秦）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歃歃血也）是趙與強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公子（稱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柰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燕王曰子行

鍾惺曰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遒而不偏其說燕也直

而不俗與夫監口虛喝者異矣

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白珪謂新城君

白珪（魏人孟子稱之）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戊貴于秦王宜爲秦王今珪說之豈非珪使魏戎來魏）不能禁人議於君也

須賈爲魏說穰侯（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幷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此魏大臣所稱）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地缺）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

鮑彪曰賈之說不足以口秦也爲其爲魏也過深而說秦者不切夫以秦爲天幸而欲其無行危也秦豈信之哉梁圍之解將別有故非賈力也

王循（循順）楚趙而講（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見二國爲秦用遂欲講秦）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質子於秦）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未以攻梁自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未至）（而與秦講）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言從事敗）而君後擇焉（擇所與於從散之後）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

穆文熙曰名母鼠首之喻兩事精切易曉魏王遂止不入秦懷王之臣豈或論不及此歟

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周訢諫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無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所學）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

鮑彪曰周訢之愛王也甚忠其諭王也甚切賢智人也魏王不能聽而從支期蓋訢之所諭者

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

遲而期之所効者事庸人固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諭也徵二臣釐其爲楚懷與

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頃襄）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先楚王至秦）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魏人）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不及也）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受其璽得秦封）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

按猶止也

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猶上善用勝矣）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食也食者行棊握不行也）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唐雎說秦王救魏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甚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元作睢同）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昭）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不堪其事）且夫魏以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

穆文熙曰虞卿策士之雄者也乃以地爲殺痤之計夫我以地殺人人亦以地殺我一痤之命懸於百里何其外謀難行乎

范痤上書信陵君

虞卿謂趙王（惠文）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魏相）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主從也）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

又云痤之獻趙王書求稍緩之其獻信陵書則利害直透人心骨皆策之必行者也

許諾使司徒（本周卿此特主徒隸者耳）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衍痤字）薄故也（猶細事）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元作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尺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用言可任者）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襲言猶因趙之故態也）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無忌勸魏王不可從秦伐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

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蓋背喪地於韓今欲取之）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史並作更字）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先時趙者敗秦於此）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倍音背）絶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元作而）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魏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垝津（地缺）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

此言不伐趙

此言不伐楚

吳師道曰信陵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終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失

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河內有垣雍城）決滎澤（在敖倉東南）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異日者（異猶[illegible]）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猶）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勻陽有垂都亭）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

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爲秦所幷矣

平都說魏王爲從

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韓所得魏地）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

穆文熙曰此言秦之勝與不勝而垣雍皆不可得總見魏人之愚而平都君足以破之矣

善。

或諫魏王信春申君

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後）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一作質）秦而久（猶後）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猶是）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穆文熙曰此策但用詰難不言利害而利害曉然自見何者以此遍列國列國以此自愚而卒莫覺也

張旄與魏王論從秦攻韓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胥同待也）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問以何國為強）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說司馬食其倍從

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異基）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慮久熟慮也）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楢合從之人）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言期於不可必）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倍從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資謂從食其所資者從也）而以資子之讎也（讎謂橫人將以食其之從惡之于秦讎秦也）

季梁諫魏攻邯鄲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卷）不申頭塵不去（皆以欲見速故不暇）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資用不乏）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

鮑彪曰唐雎年九十餘其陳誼益高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與

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唐雎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成）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復致也

守管之人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秦王）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王也）受詔襄王（安陵趙襄子所封後附庸于魏）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孟研曰之成憲憲法令也）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郎全巳之意）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陸深曰戰國惟此策大類左氏辭令

告一作造

鮑彪曰縮高之義直而善處死夫以信陵之愎而好違高不死必加兵安陵而以一死易一國之命可不謂仁乎

吳師道曰信陵君賢而服義使其再聞安陵之詞亦默然而悟矣縮高不忍須臾之死而成其過惜哉

龍陽君泣前魚

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

敢不安乎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臣（元作工）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在庭則人爲之趨走）避人於途（在途則行者避之）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褰裳也）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以不告爲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族其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摯猶進）其自纂（元作纂）繫也完矣（纂覆也言自託自結於王）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我謂欲進之人）而近習之人相與怒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穆文熙曰茲策因龍陽微事乃發弘論近習易圖疏遠難親明著特甚

魏割地賂秦爲嫪毐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棄謂喪地用謂割地賂之）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死謂戰而敗死）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元作賓）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怨謂不甚攻者也）秦自四境之内執法以下（執法之臣）至於長輓者（長輓謂輓車之人）故畢曰（盡）與嫪氏乎（嫪毐秦太后私人）與呂氏乎（此言與嫪氏耳）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因毐而割地以功在毐）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時二人已惡）天下必舍（元作合）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孔叢子曰此言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爲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爲易當計其勢如何耳在棄之用之得其宜

穆文熙曰此邪行媮取一時安耳非策也秦王英主未幾而車裂嫪氏矣可借之以解患報怨乎

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

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突也）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吉祲徵）與臣而將四矣（戾氣自三子言之爲吉）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劒而起秦王色撓（擾也）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鮑彪曰刺劫之士自曹沫以至荊卿皆不聞道惟若唐雎者可也爲其激而發不專志於刺也

穆文熙曰此策萬不可行也始皇之前而可挺虛劒以搶之乎色撓長跪卽懦夫不爲矣

七雄策纂卷六終

七雄策纂卷七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韓

（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

聶政刺韓傀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猶以此）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趨之以救解（以救至得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軹之里名深井）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薄猶迫）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仲子遂字）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肉之肥美者）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辟猶屛闢去之）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

穆文熙曰嚴仲子之所以感動聶政者不在黃金而在屈己故聶政義不受其金而但以為知政政固俠客不足道也而士為知己者死此足以觀矣

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麤糲之費（丈人以尊稱政也）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以有養為幸）老母在前（在未死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

穆文熙曰聶政不難自死而獨慮語泄以累仲子其姊不難自

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感言動心睚眦怒視也）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事泄易聞）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

殺而必欲揚弟之名一時俠氣毅然動人

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謂相可否）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杖劍至韓（杖兵器也蓋以劍為兵）韓適有東孟之會（東孟地缺）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元作哀下同）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去面之皮）抉眼屠腸（抉挑也）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懸金募知者）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

鮑彪曰政之始終於其親孝矣其臨財也義矣甞欲訐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獨以謂人之居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為人知也政不幸其謀為遂所知使其受知明主賢將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萬萬於此者乎哀哉

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哭自吾意耳）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持也）是其軼賁育（軼車相出也）高成荊矣（說文成荊古之勇士今對賁育復似兩人）今死而無名（不顯其人）父母既殁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不顯其名恐累及姊）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列義烈可陳）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成午欲求重於趙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昭侯不從申子之請

穆文熙曰申韓之學皆欲必行其術豈肯為其兄請官乎此乃所以嘗試昭侯而昭侯果能行其術矣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兄以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此如此）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蘇秦以合從說韓（昭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勁足以距來敵）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舉蹠踏弩）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

陸深曰凡言衡害者莫能外此

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樛留論公仲公叔不可兩用

鮑彪曰此非天下之正議也顧所用如何耳便得人如周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一之謂甚何必兩

宣王謂樛留（韓人）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穆文熙曰此言韓不聽我則足以疑秦韓若聽我則秦必大怒皆兵法之反間也

公仲陳軫為韓楚畫策

秦韓戰於濁澤(濁澤長社)韓氏急公仲朋(朋元作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與謂山東)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儆猶戒)將西講於秦楚王(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賦為兵備)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為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使其或不能從我以與秦戰)韓之德王也(恩救我)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殉言以死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潁陰有岸亭)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鮑彪曰二子皆儀中之材也宣惠訹於甘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固難以入至于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

張儀以連衡說韓(襄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鷙之士跿跔(跿跔謂徒跣)科頭(科頭不著兜鍪)貫頤奮戟者(貫被殺者之頤而猶奮戟以戰)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趹後(趹跳也)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

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不破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惠王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鮑彪曰橫人之辭直所謂虛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爲强以寡爲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於此也

蘇代勸楚王納公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不行其說南委國於楚以國事聽楚楚王懷弗聽蘇代爲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反亦謂不信明之反也常杖元作枝不同趙而畔楚杖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甚患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患其反之不利故欲爲信

或勸公叔不可輕秦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陽侯江海波神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爲辨於薛公辨猶治也薛公田嬰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史舍說公叔仲最

齊令周最使鄭韓滅鄭有其地故多稱鄭立韓擾韓公子蓋立爲相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已不可以廢之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色作色今公叔怨齊無柰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齊韓使與最同使入見叔見公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强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强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

穆文熙曰最不欲來與臣强之秦二語乃先以與實順之而後究韓託明爲公叔之意此兵法

所謂因間犬視鄭王亦太甚矣

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以禮陳說不急也）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閔）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視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史惕勸公叔順公仲易地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史）謂

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流魏之上）則害於趙（趙魏鄰也魏地廣趙之害也）魏易於下（下謂韓）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大事記云公仲始主幾瑟後持兩端幾瑟旣不得入遂改主咎幾瑟質於楚後歸故公叔欲殺之

或勸公叔勿殺公子幾瑟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咎）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時在楚故言外）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冷向勸韓咎內幾瑟

冷向謂韓咎（史有公子咎有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尚靳張翠請秦師救韓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昭）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揭猶反）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股也）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以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稱病日行

穆文熙曰宣太后自譬有利之言何其淫穢乎此與愛魏醜夫而使之殉葬者無異也秦爲戎

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柄猶持)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不意貌)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公孫眛勸公仲以國合齊楚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眛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漢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與楚戰)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日所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魏之與)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爲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不爲韓用)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之也)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庚(秦人)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約攻韓)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臣(補)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其實猶之不失秦也(雖合齊楚圖國事耳秦無辭怨之)

或勸韓公仲兩束秦魏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孿一乳兩子)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轉與二國和)而非公適束之(束猶約)則韓必謀矣(謀謂和不堅而復議之)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從人而已非自約之)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之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

穆文熙曰秦魏和則見德不和則爭事此正徼芒之界非智者不能察所以終擧子之意

兩東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踰兩國由之）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為德於秦今責其報）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言當務此）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為上則相猶為下也）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相違）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踰齊魏割踰制之）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蘇代為韓說秦王

韓人攻宋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元作秦今從史）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禱言以此求事秦）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韓難知而代說如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言非獨代知之）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萬乘秦也）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不能自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靷駕牛具在胷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亦圖也小言之）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穆文熙曰秦韓相依而韓弱秦強韓之伐宋是為秦驅逐也故范雎後得以行其蠶食之術

或說鄭王尊秦以宗韓

一篇雙關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靡茂視之）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謂欲人尊視之）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不以尊秦為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先王之

穆文熙曰韓魏既相敵侔非有越人不得已之故而執珪往見以求外敝則申不害非人也若夫秦強國也非齊仲連鮮不事之矣

穆文熙曰止淫用則多金以金事侈秦而不以美人則秦不疏

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服）為實者攻其形（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小贄也）而隨諸御（吳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

韓以賣美人之金事秦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為秦所親）韓（補）計之非金無以也（以金事秦）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美人怨韓賣之又知韓之情）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此兩者）其疏秦乃始（字衍於）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侈也）

奉陽君公子成也

韓矣美人知內行語甚風致天下知內行者豈淺美人哉 又云曰韓以惡於秦而善平原君又以善平原君而增惡於秦然則小國將奈之何有蘇秦之計出而所善不止一平原君則大善矣

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謂國中隱事）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見顯示之謂）

韓相國（公仲）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無為善之）今君以所事（謂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故善之以支秦）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以平原難之故惡之而韓與之善故亦惡韓）願君之熟計之也

燕

李兌說奉陽君善蘇秦

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與之交）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在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齊疑燕亦不能信齊矣）燕齊疑則趙重矣奉陽君曰善乃使使

與蘇秦結文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文公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由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

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城矣度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秦說齊還燕十城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曰却秦使退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本草烏頭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

穆文熙曰桓公之伯豈由好內韓獻子伐鄢陵願與欒子同罪而敗績兩引俱非

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秦兵爲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

秦而以千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徐況也自卑之甚）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蘇代爲燕謀齊（當是說昭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臣知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扎木簡牌之屬者甲用革爲之）妻自組甲絣（絣穿甲之繩）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

陸深曰趙王惡奉陽之專權故蘇秦初說而短之燕之權在於大臣故代初說而抑揚其群臣下吏此皆揣摩之術也

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而自用也（不如照之臣）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三年（秦爲齊困）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得其欲）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爲之然則前言舉未亡也）則齊可亡已王曰

大事記曰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辭誤以爲噲使噲能有志如

[illegible]國事[illegible]其事皆說燕昭之辭也

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在內而不和亂）外敵不可拒（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治其外（謂謀敵齊）臣自敝其內（謂治內）於此乃亡之之勢也

蘇代因淳于髡以說齊

程文熙曰伯樂惜不輕顧所以為重若以一朝之費得之馬雖駿不信矣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illegible]）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猶連）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為之助）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得援）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燕趙韓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以上喻）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鮑彪曰此三物喻從之精者也固雖子噲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任臣而諸侯之心已疑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吳師道曰此章當是昭王

蘇代說燕王讓國子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下同）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

鮑彪曰王噲惑蘇代之說貪堯之名自令身死國破爲世所笑齊閔所以請太子者近於興滅繼絶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竊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

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毛壽之所居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付也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老以不聽政顧爲臣三年燕國大亂齊閔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都大邑以因北地之衆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元作公子平是爲燕昭王

齊說魏出蘇代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

張儀說燕連横

鮑彪曰燕昭賢智之也非儀此說能震動其人之性命乃有父子不相肯者且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狠戾無親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畏其盛附從之民勢不可以久也故國從之者衆故爲早薊以保其國是儀之横有天幸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主元作王襄子也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幷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歠卽因反斗擊之於是飲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斟歠也卽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金斗注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笄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武靈之狠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趙燕記皆不書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黽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詘指作屈巳

郭隗說燕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役僕役）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巳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趨走後彼安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巳者至人趨（使人趨事之）則若巳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跔籍（跳躍蹈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事有道者）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巳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

陸深曰隗之所陳說美矣但其所論致士之道爲出於有意而非秉彝好德之良非古也然匾匾徇其主於報怨之爲亦不類三代

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吊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鮑彪曰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爲國雪恥君[illegible]

蘇子爲燕說齊伐宋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illegible]衆猶鞭筴也（御諸國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使者）散游士[illegible]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興兵之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伯與之之舉）攻不義今宋王（君偃）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屏匽屏側也當作廁）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

穆文熙曰閔王不道甚于宋王故蘇子激齊伐宋亦因其勢而利道之耳非故敝齊也不然閔王且與秦爭強爲帝矣又何有宋乎

鮑彪曰聽言亦

難矣蘇子所言告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妨彊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己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纍而後可以非人之纍

之地隣民之所處也（隣氏鄰宋者處之） 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絶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蘇代遺書燕昭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燕而有一子質於齊） 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宋都也宋破則此地殘） 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 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幷宋與楚淮北則爲萬乘而強） 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即山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且舉宋且幷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

又曰爲燕說齊又爲秦說齊蘇氏兄弟毛天下第一舌也

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齊桓公好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 取敗素以爲紫而價反十倍以比轉敗爲功意）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使齊王盟） 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將割國與齊以爲功） 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王母弟） 先於燕趙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今王

穆文熙曰此以下設言爲秦畫策令與燕趙相信因而驅使韓魏以攻齊所謂窮齊也

危作危

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不從也是國伐也（奉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穆文熙曰孝已尾生誠無益世用曾參大賢何所不可代之引喻謬矣

蘇代自解於燕昭王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

煩完也

身俱達（不自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憂）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正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强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强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飭）戟砥劍登丘東嚮而嘆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爲燕閒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言倚床立未能行也）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

（穆文熙曰代之僞詐恐去後人短之故託言忠信又謂萬乘之主不制於群臣其自固之術密矣）

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疋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鮑彪曰訑亦吾所惡而實不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已則否）

蘇代與燕王論訑者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沈州謂欺曰訑）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敝猶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陸深曰言秦之情狀此無游辭）

蘇代約燕昭爲從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止）曰楚得枳（枳屬巴郡）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乘夏水（江夏注沔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史注在洞庭）寡人積甲宛東下隨（隨屬南陽）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鷙鳥喻易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范雎傳伐韓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繇由同）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下軹（軹元作枳）道道南陽封冀（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冀亭注引此）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錟戟在後決滎口

（封冀如封函谷之封）

（滎澤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徐注紀年曰款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illegible]攻 六伏）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

致藺離（補）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元作至）公子延（秦子）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贏謂勝舅謂穰侯）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謫周）適趙者曰以濟

穆文熙曰秦本虎狼之國而代之墓窩則如鬼魅文詞斡轉大

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集韻蟲名喻易也）毋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敗龍賈軍）岸門之戰封陵之戰（岸門封陵亭名屬韓）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莊與秦戰死）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illegible]呂相絕秦書而秦人終亦莫辨其枉也

鮑彪曰秦之所以王者諸侯及其用詐皆為夫之也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而亦不久死矣穆文熙曰秦禍之成不妄也

七雄策纂卷七終

七雄策纂卷八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趙恢教楚使說趙王止伐燕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此除患者）燭之武張孟談（皆救患者）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謂救患者）而無使除患無至者今與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楚使）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惠文）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乘元作承）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穆文熙曰燕趙皆強無故攻伐則秦禍立至此趙人化魏其妙

楚使之言雖為燕實為趙也除患救患二語深切動人

蘇代鷸蚌之喻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樂毅去燕適趙（惠王）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

首敘毅功簡而盡

穆文熙曰樂毅始以昭王之賢而事之後以惠王之疑而去之……

（上范蠡之亞流耳）

（陸深曰成功立名是一篇主意）

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觀之先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出關則以節傳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

（磨室原本作曆室造曆律之所也）

（陸深曰言先王功大隱然以自明）

（陸深曰[illegible]）

（又云北蓋明其不輔趙攻燕以解燕王之疑也）

（陳埴曰樂毅之下齊也[illegible]孟子之所以教齊者而樂毅能用之矣）

（朱子曰樂毅因[illegible]）

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燕樂名）故鼎反乎磨室（宮名）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言燕之薊丘植齊汶上之竹）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墜）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跡者臣之上計也離（遭）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即所謂乘燕之赦）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

之怨已解故其功亦止此而其在當時恣意擴指者也

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張丑以吞珠恐境吏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刳判也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赦之

傅文熙曰方以五百金壽人而卽乘間伐之燕喜王非人矣樂

燕王以書謝樂間於趙王喜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毅子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

間說不聽而去此殆智士燕王召之書辭徵婉似亦可厭然謙下不近人情亦五百金壽人之意也間之終不返也宜夫

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正其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以明有怨于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

鮑彪曰燕喜王慢諫伐趙其於間未見有可絶之處而能悔如此可謂絶之深也抑其書辭條

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猶負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擇其所處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

而厭天下之倚文也

陸深曰一篇中如田光荆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士何其巧相值也

請入作太子休乃而已圖之也

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

燕太子使荆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丹質秦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救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憂思昏瞀目死須臾不能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爲之自疑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

穆文熙曰田先生既謂荆卿可使又安用自殺以激之壯士不難於死貴在善用光之輕生若此則何足爲人榮事哉

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所圖有闕所善荆軻衛人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刭而死軻見太

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已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

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示之以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

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

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萬斤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柰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痛極)乃今

鮑彪曰太子丹使一夫行刺於大國而欲從容質責使秦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匕首之所能得以白衣送者蓋直其不爲而并其亦已辛矣

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
無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
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
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乃為裝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
不敢忤逆也視乃令秦武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
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
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
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
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
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
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變徵為商聲悲音士皆垂淚
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
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怒忼慨壯士不得志也士皆瞋目髮盡
上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
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
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

穆文熙曰荊容當如急疾之鳥闇不容髮乃兹圖盡而後見匕首把袖而後揕其身亦太從容矣宜其事之不成也

敘事如畫

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
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
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
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
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
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
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
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
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
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
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
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
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
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
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
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
以其所奉藥囊提擿也荊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
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

穆文熙曰秦王既能[illegible]生上引起乃且柱間之所前得觀其倉卒拔劍擊斷荊軻鼻捷可想而軻太易殺之矣

朱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丹之謀淺而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聖賢復生未知何以安之也

陸深曰軻之有高漸離即聶政之有姊皆天生奇絕也

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當坐謂所[illegible]）各有差[illegible]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illegible]荊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illegible]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宋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景公）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百里一舍）重繭（累胝如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眾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竊疾竊病）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鱉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鮑彪曰翟之說美矣然此時諸侯強吞弱大併小且患其力不足耳豈有若說止攻哉意者墨守之嚴輸般服焉惜此說以縮兵則有之矣

宋請緩兵攻趙

梁王（襄）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武靈）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應梁）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攻之不力使趙無失城）

穆文熙曰此善處小國之術也小國居大國之間而兵之合從伐人利則歸人害則歸己固未有不亡者矣

勸力也

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臧子論荆不救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成）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康王見祥不為祥（康王即君偃）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䳰（音欺 新序作鸇）於城之陬（城隅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冠不覆額曰無顏）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鍥刻也）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新序得下有病字）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穆文熙曰大將功成多有內忌

衛

復塗偵諫衛靈公（靈公襄公子）

衛靈公近雝疽（嬖之宰者）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衛人）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奚為夢見竈君而言君也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炙燥也）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雝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南文子止犀首伐黃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已言已下黃）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形文紛綬之屬十首為一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象大名（蒙冐虎之也）挾城

……以待中之議

功坐御以待中之議（坐御言不營爲）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罪也）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衞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衞

南學知智伯之謀

智伯欲伐衞遺衞君野馬（騊駼也）四百璧一衞君大說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衞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衞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衞至境而反曰衞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鮑彪曰此一時氣俗無不沒於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薄矣而以百金諾人爲行狡獪之

梧下先生說魏王急見衞客

衞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衞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蓋以所居爲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曰臣聞秦出（元作入）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博）事秦無有它計魏王曰諾客趨出（客謂梧下）至郎門而反曰（佯若不爲衞客偶思念得之）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多）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矣以知

計況小子乎彼哉彼哉

之（王問）衞客曰（梧下稱之）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衞客

至言失時之喻（嗣君）

穆文熙曰新婦三言雖淺近然切中交淺言深之病世爲新婦之言何限顧不自知耳

衞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皆言愛也）車至門扶（扶婦人）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中山（中山故鮮虞國姬姓）

穆文熙曰四國同欲廢中山而張登乃爲驅羊之說以恐田嬰

張登說田嬰許中山王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而中山後持（持猶疑也立之後而復疑）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趙魏也主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爲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

此郎馮亭嫁禍之術也

負海齊也不與蓋與中山同王也

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絶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必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爲齊廢之所以事齊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爲利田

十九

藍諸或即藍諸

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元作並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絶齊而從趙魏

張登令燕趙輔中山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于我欲割平邑屬代郡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患之

中山相也

設驗

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固言輔之堅而成其王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閔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爲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

二十一

鮑彪曰張登騰此皆中言之必可行者也雖其有推測焉

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王苟舉玉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燕趙聞之必怒絶之王亦絶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中山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之而不往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

氣而文無害亦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

吳師道曰捭闔狡獪豈非君子之所排者因其文之可喜而謂其術之無害悖矣

陸深曰弘中司馬喜而先露言故喜得反客爲主以中公孫弘妙哉

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喜反中公孫弘

司馬喜中山臣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臣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喜辭陰簡之忌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姬名也難謂忌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屬近也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使近至宜有報可因報使言之趙也趙必請之君與之卽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

吳師道曰司馬喜將陰姬以語趙王而脅君以行詐取寵說張儀於鄭袖其烈尤甚記者乃夸其至愼何也

趙趙王武靈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取請使也可以爲司馬喜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簡請使耳實喜自使見下

司馬喜說中山王立陰后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公姬父也曰事成則有土得民言公得封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怪其不來謀陰姬公稽首首至地也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司馬喜卽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商較資也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靈曰臣聞趙王弱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元作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頞權衡准鼻頞鼻莖權輔骨當作顴衡眉上犀角偃月犀角首骨偃月額骨彼乃

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
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卽
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
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
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
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强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
不與卽社稷危矣與之卽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
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
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

王亦無請言也

中山君以壺飱得士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都試也言巳試而饗之）司馬子期（中山人）在
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
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
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
壺飱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
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與當厄
（言施與當在厄時）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雖淺怨也）吾以一

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飱得二死士

七雄策纂卷八終

七雄策纂八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穆文熙編文熙字敬止東明人嘉靖壬戌進士官吏部員外郎是編取戰國策之文加以評語並集諸家議論附於上闌大抵剿襲陳因無所考證

戰國策去毒二卷附編年一卷

〔清〕陸隴其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三年三魚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戰國策去毒二卷》提要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謬誤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

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

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以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註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三魚堂國策去毒目錄

當湖陸稼書先生評選

受業　席永恂漢翼　李光茈象來　倪淑則訪孫　趙鳳翔魚裳　較訂

卷上

卷下

右戰國策一書大抵皆縱橫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而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子弟識見未定而讀之其不爲漸染者鮮矣當時惟孟子一人卓然於波流之中直以爲是妾婦之道而大丈夫之所不爲蓋其視秦儀輩不啻如厚味之中有大毒焉惟恐學者陷溺其中而不能出也今之讀戰國

策者多矣亦嘗以孟子之道權衡之乎余懼其毒之中於人也故取今文士所共讀者指示其得失使學者知其所以異於孟子者庶幾嚌其味而不中其毒也夫南豐一序言其病甚詳故并附焉又此書原本各繫於其國讀者輒迷其先後今一以通鑑編年為次

康熙壬申秋抄當湖陸隴其書於虞山道中

男宸徵直方編次

東西二周考

大事記曰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河南即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謚惠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爲東周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于是東西各爲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王也征伐誅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爲正

吳氏曰按高誘註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今洛陽世本云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及索隱正義所載甚詳獨係于紀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不紀西周公仍舊誤也鮑考之不精卽以西周爲王謂之正統謂東不得先於西亂易舊次此開卷第一繆所當改正從舊又考春秋昔王城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說亦甚明昭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左傳以十二月入王城三十二年城成周蓋敬王定

遷在既城之後而孫莘老胡康侯皆以成周卽京師亦未考王城成周之實而誤合爲一也要之此文古今說者多以迷暗致誤故大事記辨之甚詳且實因鮑氏而發近有著東西周辨者其說亦然而不引呂子豈未之見耶　又云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周地也徐廣曰周比亾凡七縣此是合東西周地言之　又曰王應麟云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統

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則赧後卽係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解題云自赧王降周統已絕東周雖未亾特邾莒附庸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之後亦不以東周係統者其意亦不異綱目之成在乾道壬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又曰鮑註引宋忠說云赧王卒謚西周武公蓋以避秦不敢稱尊楚項襄十八年王赧使武公此武公赧王臣也誤爲二人戰國稱王周之王號

自若不聞其爲秦貶損也王赧使武公徐廣謂卽西周武公大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子於鞏爲東周惠公寔同謚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也旣曰武公則周君也謂別爲一人可乎　又曰東周止有惠公名著策有文君他無見徐廣云紀年顯王九年東周惠公傑薨皇極經世東周惠公卒子傑嗣二書不同則其世系亦難明矣凡策所書豈得如鮑注皆爲惠公時事耶

敬王三十九年魯西狩獲麟○齊田常弒簡公立公
弟驁是爲平公
四十一年孔子卒
四十三年秦悼公卒子厲立是爲共公
四十四年敬王崩太子仁即位是爲元王○齊田
常卒子盤繼事是爲襄子
元王元年晉趙簡子卒子無卹代是爲襄子○晉定
公卒子錯立是爲出公

三年越滅吳
七年元王崩太子介嗣是爲貞定王
貞定王元年魯哀公奔越子寧立是爲悼公
四年燕獻公卒孝公繼
十二年晉出公卒於齊荀瑤立昭公曾孫驕是爲
哀公
十四年晉智伯約韓魏攻趙襄子圍之晉陽
十六年晉韓魏助趙襄子滅智伯○齊田盤卒子
白繼是爲莊子

十九年燕孝公卒子載立是爲成公
二十三年秦共公卒子躁公繼
二十八年貞定王崩太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弟叔
弒哀王自立是爲思王秋八月王子嵬殺叔
即位是爲考王王封弟揭於河南是爲河南
桓公
考王元年晉哀公卒子柳繼是爲幽公
七年燕成公卒閔公立
九年楚惠王卒子中立是爲簡王

十年魯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
十二年秦躁公卒太子昭早死國人立其弟懷公
十五年考王崩太子午即位是爲威烈王○周河
南惠公復封其少子班於鞏是爲東周君
威烈王元年晉趙襄子卒兄之子浣立是爲獻子襄
子弟嘉逐浣自立是爲桓子○魏桓子卒子
斯代是爲文侯○韓康子卒子啟章代是爲
武子○秦庶長鼂弒懷公立躁公孫是爲靈
公

二年晉桓子卒國人殺其子而迎獻子復位
六年晉幽公爲盜所殺魏斯立公弟止是爲烈公
十一年秦靈公卒國人廢其子而立其季父是爲
簡公
十六年齊田莊子卒子和立是爲後齊太公○魯
元公卒子顯立是爲繆公
十七年韓武子卒子虔代是爲景侯○趙獻子卒
子籍代是爲烈侯
十八年楚簡王卒子當立是爲聲王

二十一年齊宣公卒子貸立是爲康公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燕閔公卒子僖公立
二十四年威烈王崩子安王驕立○盜殺楚聲王
子類立是爲悼王
安王二年韓景侯卒子烈侯取立○趙烈侯卒國人
立其弟武侯○秦簡公卒子惠公立○魏文
侯以卜子夏段干木爲師西門豹吳起爲將
五年韓盜殺相俠累

九年晉烈公卒子孝公傾立
十一年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
十五年魏吳起奔楚楚相起○秦惠公卒子出子
立是爲出公○趙武侯卒子敬侯章立○韓
烈侯卒子文侯立
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是時秦晉齊楚
燕趙魏韓齊凡九大國
十七年秦庶長改逆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公
是時秦數有亂益衰弱三晉侵奪其河西地

○齊太公田和卒子桓公午立
二十一年楚悼王卒貴戚大臣攻吳起殺之太子
臧立是爲肅王
二十三年齊康公死於海上姜齊遂絕田氏并齊
而有之是歲田齊桓公亦卒子威王因齊立
二十四年晉孝公卒子靖公俱酒立
二十五年魯穆公卒子共公奮立○韓文侯卒子
哀侯立
二十六年安王崩子烈王喜立○魏韓趙共廢晉

靖公而分其地晉亡

烈王元年韓滅鄭因徙都之○趙敬侯卒子成侯種立

三年燕僖公卒子桓公立

五年韓嚴遂弑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魏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

六年齊威王朝周烹阿封卽墨○楚肅王卒弟良夫立是爲宣王

七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爲顯王

顯王二年韓趙分周爲二

七年秦獻公卒子孝公渠梁立○燕桓公卒子文公立

八年秦孝公下令招賓客衛公孫鞅入秦

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立

十年秦衛鞅變法○韓懿侯卒子昭侯立

十四年魯共公卒子康公毛立

十六年齊以孫臏爲師○齊始稱王

十八年韓昭侯以申不害爲相

十九年秦徙都咸陽○趙成侯卒子肅侯語立

二十三年魯康公卒子景公偃立

二十六年齊威王卒子辟彊立是爲宣王

二十八年孫臏殺魏龐涓虜太子申

二十九年秦衛鞅襲虜魏公子卬魏獻地於秦七百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秦封商鞅爲商君○楚宣王卒子威王商立

三十一年秦孝公卒子惠文王駟立殺商鞅車裂以狥

三十二年洛陽人蘇秦入秦不用

三十三年孟子至魏

三十四年蘇秦至趙封武安君

三十五年楚滅越○魏稱王

按國策説諸合從在趙肅侯十六年則是顯王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蘇秦爲從約長相六國○齊威王卒子宣王立○韓昭侯卒子宣惠王立○燕文公卒子易王立

齊宣王之立史記以爲周顯王二十六年通鑑乃在三十六年其在位十九年史與鑑不

異也綱目考異不詳其說
三十七年秦使犀首欺齊與共伐趙趙肅侯讓蘇
秦蘇秦去趙而從約解齊王伐燕取十城已
而復歸之
四十年楚威王卒子懷王槐立
四十一年秦相張儀○鮑注顯王四十一年宋王偃元年
四十三年宋滅滕伐薛○趙肅侯卒子武靈王立
四十四年張儀連衡秦初稱王
四十六年韓燕皆稱王

四十七年秦張儀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秦陰
厚張儀
國策吳注云按通鑑大事記顯王三十五年乃魏惠王後元年慎靚三年當襄王元年○又云大事記張儀相魏在惠王後十三年蔣以公孫衍代儀儀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惠王卒襄王二年因請成於秦爲秦相後八年秦出之魏蔣卒
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燕易王卒子
噲立○齊薛公田嬰卒子文封孟嘗君
慎靚王二年孟子去魏適齊○魏惠王卒子襄王赫
立

三年宋初稱王
四年齊殺蘇秦○張儀復相魏○魯景公卒子平
公叔立
五年燕讓國子之○國策鮑注依年表云秦伐蜀在此年
六年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稱西周始此
赧王元年齊伐燕殺燕王噲及子之○齊宣王卒子
湣王地立○鮑注張儀欺楚在赧王二年
三年燕人立太子平是爲昭王○韓宣惠王卒子
襄王倉立

四年秦惠王卒子武王蕩立
五年張儀復相魏卒
八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秦武王卒弟稷立是
爲昭襄王宣太后稱制
十年秦宣太后任魏冉爲政
十六年楚屈原投汨羅○秦執楚懷王楚人立太
子橫是爲頃襄王○秦以齊田文爲丞相○
趙武靈王廢其太子章而傳少子何自號主
父

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於齊與韓魏伐秦敗其軍
於函谷秦割三城以和
十八年魯平公卒子湣公賈立
十九年楚懷王卒於秦○魏襄王卒子昭王立○
韓襄王卒子釐王咎立
二十年趙李兌弑主父於沙丘○魯湣公卒子文
公立
二十二年秦白起敗韓魏拔五城斬首二十四萬
二十七年秦稱西帝立齊爲東帝已而皆去之

二十九年齊滅宋
三十一年燕樂毅將秦魏韓趙之兵伐齊湣王出
走楚使淖齒殺之
三十二年齊人立王子法章於莒是爲襄王○趙
使藺相如獻璧於秦
三十四年楚欲伐周王使東周武公諭止之
三十六年秦趙會於澠池○薛公田文卒齊魏滅
之○燕昭王卒子惠王立以騎劫代樂毅奔
趙田單乃復齊

三十七年秦白起破楚楚徙都陳
三十八年魏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四十一年魯文公卒子頃公立
四十二年韓釐王卒子桓惠王立
四十三年楚以黃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燕惠
王卒子武成王立
四十五年范雎自魏入秦以爲客卿
四十九年秦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趙惠文王
卒子孝成王丹立

五十年秦昭襄王廢其母宣太后穰侯出之陶○
齊襄王卒子建立
五十二年楚頃襄王卒太子完自秦逃歸立以黃
歇爲相封春申君
五十三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守馮亭以其
地降趙
五十五年秦白起破趙兵殺趙括抗卒長平四十
萬
五十七年魏遣辛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止之○

魏公子無忌救趙〇燕惠王卒子孝王立
五十八年秦殺白起〇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
歸呂不韋入秦〇魏公子破秦軍魯仲連辭
封隱去
五十九年赧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東周君一年燕蔡澤入秦范雎免相〇楚遷魯君于
莒〇荀況爲蘭陵令〇燕孝王卒子喜立
五年秦昭襄王卒太子柱立是爲孝文王三日而
卒子楚立是爲莊襄王

七年秦滅東周君以呂不韋爲相封文信侯〇楚
滅魯
秦莊襄王一年即三年楚黃歇徙封于吳
二年莊襄王卒子政立
秦始皇二年趙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爲悼襄王廉頗
奔魏
三年魏公子無忌卒
四年魏安釐王卒子增立是爲景閔王
八年秦封嫪毒爲長信侯〇韓桓惠王卒子安立

九年秦嫪毒作亂伏誅遷太后于雍〇楚考烈王
卒李園殺春申君太子悍立是爲幽王
十年秦呂不韋免相李斯諫逐客
十一年徙呂不韋于蜀〇趙悼襄王卒庶子遷立
十二年呂不韋飲酖死
十三年趙李牧敗秦兵
十四年韓非作說難上書于秦王李斯嫉之令自
殺
十五年燕太子丹自秦逃歸

十七年秦內史勝滅韓置頴川郡
十八年趙殺李牧
十九年秦王翦滅趙虜趙王遷趙公子嘉奔代〇
楚幽王卒弟郝立是爲哀王在位三月庶兄
負芻弒立
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不克
二十一年秦拔薊燕王斬太子丹首以獻
二十二年秦王賁伐魏王假降殺之滅魏〇秦李
信爲楚所敗

二十四年秦王翦滅楚置楚郡
二十五年秦滅燕滅代王翦悉定荆江南地置會
稽郡
二十六年秦滅齊○王初并天下更號曰始皇帝

戰國策去毒卷上

當湖陸隴其稼書評定

受業 趙鳳翔漢廷 趙慎徽旂公
後學 張維昫和叔 汪昌廷台三 較訂

趙襄子滅智伯 趙策

智伯之滅在貞定王十六年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

狃習也

一本尹澤大事記謂澤字誤鐸子識語作尹鐸

鮑注案按成行也

鮑注荻萑蒿苫蓋也楚荊也以是為墻廧墻同

經質礎也

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
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
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
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
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
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
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
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

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
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
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
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
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
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
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
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
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

吳注粗厲少仁愛

過一作果智伯之族

著謂附其城

鮑注二諡皆非當時語

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
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
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
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
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
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
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
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
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

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
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
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
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
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
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
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
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
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

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亾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亾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按春秋左傳終于魯悼公四年是爲周貞定王五年也通鑑綱目起威烈王二十三年中間隔六十一年此篇在左傳之後通鑑綱目之前

按范中行之滅在魯哀公五年距智伯瑤圍晉陽時已三十餘年且係瑤之祖荀躒之事作書者不知考核遽而言之乖謬甚矣

鮑注以智過爲即智果愚按國語智果之別族爲輔氏也在宣子之世距智伯之亾已遠恐是二人

張孟談既存趙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此與范蠡同吳注謂孟談可謂誅智之士有道則未也

不近刻歟曰非刻也蓋蠡與孟談所爲皆只是伯術學者於此須想王道當如何假使伊尹周公處此決不坐而待亾亦決不僅如二子所爲蠡猶非王道也而況孟談乎誅智之用亦幸而成功耳使智過之策行孟談又如之何特其功成而退賢於世之恃寵買禍者耳然則智過亦可謂先覺歟曰智過亦只是逆詐億不信非先覺也先覺者以理自處人不能謀謀之亦不能成智過而先覺也當敎智伯善自爲備使韓魏不能反即反亦不能爲害若夫疑人于詞色之間舉素所約結者一旦殺之使智伯行其計能保其無他變乎韓魏之餘卒鬨于外趙氏乘于內亦可以敗何必二子在然後能爲患哉即使盡如其計遂能舉三家而滅之而智伯反覆殘忍之迹著於天下起而圖之者夫豈少哉先覺果若是耶當時又有郄疵者亦智過之流也

魯共公擇言 魏策

吳汪大事記惠王十五年韓宋魯衛來朝周顯王十三年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按此文在周顯王十三年、綱目不載、其明年齊魏會田于郊、惠王猶以徑寸之珠自誇、則于共公之言蓋徒知善之未能身體力行也、是以至顯王十六年有桂陵之敗、二十八年有馬陵之敗、二十九年有公子卬之敗、獻河西地于秦、徙都大梁、國遂以弱、

徽識也章且別也

吳注廢一本作發是既並用廢爲

鮑注未教求有教命

威王料章子不背齊　齊策

此篇鮑吳二注皆不著年月今附于威王之末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按匡章稱章子猶田嬰曰嬰子田文曰文子田盼曰盼子皆以名子之

讀此文則知吳起之殺妻樂羊之啜子皆非取信於人之道也匡章固賢而威王之明亦豈世主可及哉

蘇秦始將連衡　秦策

秦惠文王元年周顯王三十二年

蘇秦始將連横、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横、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

胡地出貉代幽州郡出馬

沃言其肥潤○地勢與形便於攻守入府言蓄聚之富非人力也

文章法令也

鮑注轂輻所湊也相擊而馳言其衆　吳注稠多濁亂也

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于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覇、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寛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强於內、威立于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眞

吳注明言者教令即科條辨言者游說即言語相結文辭者書策即書策稠濁

鮑注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　時君皆繼悖者

吳注羸纏繞也即易羸其角縢脛布詩之邪幅蹻草屩也○紝機縷也不下言自若　索隱云陰符是太公兵法　鮑注練熟也

摩燕烏集是關名摩謂切近過之
抵側擊也
武安趙邑
純束也四十兩爲鎰
六國之關不通秦也

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軾車前橫木撙挫也銜轡也銜勒也掘卽窟字言鑿土爲門
伉音抗當
言伏地也
跪訂跪周曰蘇字季子●
吳註司馬貞曰此嫂呼小叔爲季子未必其字也

吳註謂時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然觀秦王對蘇秦數語何其深厚不露也可爲辭命之法

書言放驩兜此言伐驩兜吳註謂此不過欲售其攻戰之說耳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

按吳註此段最妙此卽孟子所謂好事者爲之也春秋末史已不闕文其流弊便至於此讀戰國策者所不可不知

大抵從橫家專以謀策爲事與兵家相表裏非如春秋之辭命也故秦之言多用兵之事而深以辭命爲不足恃讀上半篇可見春秋變爲戰國之故

秦一生學問只是從金玉卿相起見而作者寫至此亦不覺沾沾動色不特秦陋作者亦陋甚讀此文而不知其陋者必寡廉鮮耻之人也前輩謂太史公將此等文字不知熟讀幾千遍纔有一部史記出來愚謂太史公得力在此受病亦在此所以史記中說到勢利處亦不免沾沾動色學者讀此須要將孟子天爵良貴諸章作箇胸中主張方不被他漸染更須知孟子所謂修天爵以要人[illegible]

不指秦華言。是指世間一種假仁義以干祿者。若秦之所揣摩。只是狙詐之術。並假仁義也不肯。是蓋藥大脅以要人脅。

按周顯王三十二年。綱目書孟軻至魏。正與蘇氏說秦同時。前此則商鞅申不害大行之時也。談仁義於此時。如微陽之在純陰中。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 燕策

鮑註燕文公二十八年周顯王三十五年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

吳注設辭也

彌猶亘踵猶從也猶言繼踵

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强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其言是也其心則欲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耳所以可恥所以人雖一時信之到底不敬重

諸侯賢也

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

兩敵兩爲趙敵

白言所以異史作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猶兩端指從橫

蘇秦以合從說趙　趙策

鮑註趙肅侯十六年

周顯王三十五年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

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

番音蒲

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

傅同附止兵止於此

一夫有田百畝此未爲唐侯時

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

飾飭曰掩猶蔽

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

天文志權軒轅象

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

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當時爲六國計。自應以合從爲上策。然無孟子發政施仁本領。則從豈可久恃者。況秦以狙詐之身。欲使諸侯久相親信。豈可得哉。觀綱目于顯王三十六年書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三十七年。即書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四十五年。書蘇秦自燕奔齊。慎靚王四年。書齊大夫殺蘇秦。蘇凡四見於綱目。而從之不可恃。與秦之不能從。亦明矣。至當時有謂蘇秦約從。秦兵十五年不敢窺山東者。黃東發謂此乃游士誇談。本無是事。猶之謂齊君王后事秦謹。四十餘年不受兵。謂孟嘗君用馮諼之言。相齊數十年。無纖介之禍。實則齊述日爲秦侵削。至亾。孟嘗亦亾滅無噍類。戰國策出於其徒自爲之。類張皇欺世如此。吳萊云。大事記據古史。謂肅侯時。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亾。削去捐館之語。想嘗辨蘇秦所稱。必另爲一人。

南下復有東若乃東南也甌臾一音不明

許音戍謗也

國謂魏不被其禍謂

橫人之禍

蘇秦以合從說魏 魏策

吳註魏惠王後二年顯王三十六年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東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訹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

偷苟且也

趙王肅侯

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以一愧字激之即雞口牛後之意而復引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之語使其速斷鞭策尤緊只是不知有根本功夫此所以爲從橫家也

綱目載司馬公曰史記六國表魏惠王三十六年薨襄王十六年薨哀王二十三年薨汲冢竹書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六年薨杜預和嶠皆以爲史記誤分惠王之世爲二王之年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且竹書魏史所書必得其眞故今從之按竹書紀年係僞書而司馬公

朱子從之者。以其爲戰國人作。雖事多僞。而世次年數則可據也。吳註蓋亦依紀年。故以此篇爲說惠王。今戰國策以此列于襄王時。蓋自漢以來相沿史記之誤。

常史作商谿子國名夾名少府少府所造○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弩是以距來敵○簡中心上如掩鮑石觀草儐索隱曰鐵幕謂以鐵爲臂脛之衣華抉以韋爲射決○按詩注決著右手大指以鉤弦拾著於左臂以遂弦此所云韋抉即拾也說文謂之臂決吳注吸即詩所云蒙伐○吸音伐

蘇秦以合從說韓 韓策

吳註韓昭侯二十六年子宣惠王初立周顯王三十六年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吸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此妙喩也但無發政施仁之本領而徒恃區區合從欲免牛後之辱孟子所謂人役而耻爲役猶弓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矢也

蘇秦以合從說齊 齊策

鮑注云趙肅侯十七年齊宣王十年周顯王三十六年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

[illegible]軍令[illegible]有次[illegible]敗

吳注去逐云投六箸行六棊謂之六博蹹鞠史作蹋鞠蹋即蹹字

二國在其後○國猶方舟倂兩舟則此亦

武也古曰險也鮑注恫痛也言疑之上句可也○吳注高帝紀作驕[illegible]

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很顧恐韓魏之議
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
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
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强國之實臣
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
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孟子謂地不改辟民不改聚行仁政而王莫之能
禦是何等作用奈誇張臨淄之富强只要行得區
區合從一策便可惜了這樣富强

吳注云左傳楚莊代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即此正居離騷過夏口而西浮章臺鮑注秦宮

蘇秦以合從說楚 楚策

吳註云、大事記在威王七年、周顯王三十六年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
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
以楚之强、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
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强則秦弱、楚弱則秦强、此其勢

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
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
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
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
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
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
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
趙代良馬橐駝、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
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

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呑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强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擧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

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治之未亂爲之未有誠是至言然但以合從一策作治之爲之之道濟得甚事

蘇秦說齊還燕十城 燕策

易王元年周顯王三十七年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强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

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

塗泥也自卑之甚

兄弟而請罪於秦

不但從利害上起見絶不知有理義即就利害論亦只說得最淺一層以孟子梁惠王篇伐燕二章較之有是何等規模其胷襟不同況其胸中發出時又只是逆探人主之欲有妾婦大丈夫之分

按黃氏日抄云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于宣王已沒之後故

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止稱王也按黃氏日抄分別二次伐燕最明蔡虛齋亦主此說朱子於孟子集註雖前後俱主燕噲子之言而序說中仍疑而不斷黃氏日抄正發明序說之意也今國策此篇即黃氏所謂宣王伐燕事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帛染爲紫其價十倍益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名益尊也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

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按策中所云韓厥開罪而交愈固當指此事鮑註未確

莫敖楚官名

瞑不視也謂死不知所益言忘身不求利益

子華論憂社稷之臣　楚策

原本在蘇秦說楚合從後是威王末年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于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于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

鮑注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財材同柱國以子高爲材恢大也掩覆取也言取地以大先君之封○吳注四境不廉謂四境完固

不見廉隅也吳注謂大心即沈尹戍亦未見確據鮑注捽持髮也鮑注敖君身出謂郢王悉屬謂連屬供亾鮑注蹠足下繭傷也秦王謂襄王雀立踊也○瘨病也彌氣絶也

曰、嗟乎子乎、楚國亾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嬴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亾、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鬭於宮唐之上

也旄與眊同無目也鮑注楚官名

楚將

吳注雞一作離是時典守者皆離其局故負其典以逃

吳注餘當作余

鮑注約猶節馮依也

式小低貌

○發發矢

合鬭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于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威王所問者只是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一種而子華却說出五種人來所以廣王之意也未言君好賢則賢臣自至亦是見本之論但論人臣之道當以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爲正子華楚臣亦知有楚之臣而已

孟嘗君不受象床 齊策

孟嘗君至楚年月無考綱目附於周顯王四十八年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劒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亾繼絶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劒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

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按司馬溫公極惡孟嘗君之養士曰君子之養士以爲民也今田文盜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侮其君下蠹其民是姦人之雄耳書所謂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至於納公孫戍象床之諫則又極取之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諼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者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孟嘗君有焉愚謂

司馬公之於孟嘗君亦可謂惡而知其美者矣然公孫戍則甚可鄙也蓋戰國習氣無非懷利以相接者

又按綱目顯王四十八年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赧王十六年書秦以田文爲相十七年書田文自秦逃歸三十七年書薛公田文卒齊魏滅薛發明云田文齊之臣也而不繫之齊者著其背國自立之罪且非齊之所得臣也彼其招致游士食客滿門而出相隣敵覆其宗國乃無一忠信之人諫止其惡卒之偃偃中立無所附麗肉未及寒宗族夷滅然則賓客皆姦人也已何足貴哉愚按孟嘗能用諫而卒無善諫者蓋所招致者多懷利相接之徒安知有久長之策孟嘗雖知葑菲之採而不知棟梁之任又非葑菲所能勝也

張儀以連衡說魏 魏策

慎靚王四年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眾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眾口鑠金、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從有從之利害、衡有衡之利害、各就一邊說、不嘗那一邊、同是一種淺陋識見、而衡人尤奸險矣、

按張儀見於綱目者凡六、顯王四十一年、秦客卿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

鮑注梁無山川關塞皆以卒戍之十里一亭障隔也築城壘

為之漕水運庾水漕倉

也作陽晉

亡一本作國之危亡

適猶歸

奮辭猶大言

鮑注搤把腕手也瞋張目也切齒齒言之力也 吳注國語眾口鑠金注眾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

以儀爲相。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陜。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愼靚王四年。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赧王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從。五年。秦張儀復出相魏。合綱目所書觀之。儀之反覆詐僞盡見矣。而此篇說魏。則其連衡下手處也。

司馬錯論伐蜀 秦策

鮑注秦惠王後九年愼靚王五年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

（鮑注誅罰也）

（鮑注成名成霸王之名）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

（鮑注三者於國如人之有資）

（鮑注言四方之物蜀）

兼有之故 蘇秦於巴 蜀陜中獨 曰利○名 實兩附不 負暴名也 得國寔也 二韓無罪 而伐之不 [illegible]

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亾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益强富厚、輕諸侯、

儀司馬錯 請路伐蜀 滅之是二 人同往也

此篇以利害論之、則司馬之從易、與應侯之近攻、皆是秦并天下之良策、後來諸葛武侯先定西南諸夷、而後謀伐魏、亦是此意、以義理論之、不肯劫天子、猶有尊周室之意、然總是從利害上起見、較之張儀、特彼善於此耳、以孟子所謂天吏者觀之、何啻霄壤、

蘇代說燕王讓國子之 燕策

子之子噲死
在赧王元年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

鮑注以啟之臣爲益之吏

吳注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於此

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鮑注飭戒也猶正也）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鮑注都大邑吳注臨淄是五都之一）之兵、以因北地（鮑注齊之北近燕）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蘇代之險。燕噲之愚。固不待言。至謂啟益相攻。矯誣古人。尤可謂無忌憚之極。而作者敘述時事。亦絕不知核實。如謂孟子勸齊伐燕。以湣王爲宣王。皆是隨口亂說。不管眞僞。

伐燕殺噲。通鑑大事記高誘吳師道皆主孟子戰國策謂是宣王。鮑彪主史記謂是湣王。按史記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

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朱子謂其無他據。又嘗謂溫公硬拘如此。故于孟子集註綱目雖皆以伐燕殺噲係之宣王。而于孟子序說中。則備載其同異。謂未知孰是。于綱目顯王四十六年。則特註云。案史記是年。齊湣王元年。蓋疑則傳疑之意也。至黃氏日抄謂伐燕有二事。則又發前人所未發矣。

又按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湣王。一時卒。立年代。諸書皆互異。故不特伐燕之爲宣爲湣多異論。而孟子適齊適梁之先後。亦各持一說。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愼靚王二年壬寅。魏君罃卒。孟子去魏適齊。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孟軻去齊。若以通鑑宣湣之年考之。則去魏適齊。即見宣王。是先適魏後適齊也。若以史記宣湣之年考之。則去魏適齊。乃見湣王。而見宣王又在至魏之先。是先適齊後適魏也。朱子於此。皆疑則傳疑。可爲考古之法。并附記於此。

鮑注言幷閉弊非一物言試之不自必之辭○楚王齊王也無大猶無過也齊王閔王也

鮑注事猶聽

鮑注齊必弱者失楚援故○秦楚因絶齊得報曲沃之役楚之惡也

張儀欺楚絶齊 秦策

鮑註楚懷王十六年秦惠王後十一年周赧王二年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惟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幷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説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絶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説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

惋猶恨

來還也

鮑注張儀至前反而今至也

鮑注廣從者橫度爲廣直度爲從

鮑注不尚尚也言無所表

杜陵楚邑

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絶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絶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絶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絶齊使者未來又重絶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絶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絶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絶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此篇張儀之誦懷王之愚固無足道至若陳軫賂秦攻齊之策尤爲乖謬宋洪邁謂齊本與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後求其援何反欲攻之斯言信矣當時所謂智士如此眞不成世界

按曲沃去齊楚遠甚攻而取之不知如何管理此不可解恐有錯訛

監止舊闕此

樛留論兩用公仲公叔 韓策

綱目在韓宣惠王末年即赧王三年

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吳註引胡氏管見謂樛留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爲法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慮其專擅左右參制不慮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豈二乎意者留于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愚謂所云兩用者恐非左右參制之謂是欲使之權均力敵互相牽制耳自古用人無此用法虞周之時雖衆正滿朝而必統之以百揆冢宰未有權不歸一而天下可治者也樛留之論未爲不是但胡氏謂留陰有所附此則不可知戰國君臣多是懷利以相接言雖正而心未必可問

郭隗說燕昭王 燕策

此昭王初年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讐、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亾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朞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于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詘指猶言屈而、趨在先彼、而息後彼、言見

吳注、恣睢、暴戾也、奮擊、呴籍、踐也、叱亦呵也、咄[illegible]、服[illegible]有道者

說服道致士之法、固是至論、與孟子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意同、但昭王郭隗俱從富強起見、非孟子所謂大有爲、亦非孟子所謂尊德樂道也、

張儀以連衡說楚　楚策

鮑註云在懷王十八年鄭袖出儀後周赧王四年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亾且大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亾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

楮衛敵

鮑注上流之地

鮑注秦伐楚之禍

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三勝而亾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于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亾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郄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

鮑注楚記晉伐楚楚爲扞關以距之

鮑注北竟之地

此所謂吳人必指越言鮑吳二注皆不明楚威越在

威王之世去此將不遠

吳注不出兩各關十五年此辨士分辭不

楚

鮑注微侯漢諫武帝作通此亦劉向所易

廣

吳注按諸本多作開或作大開不若開義長

索隱云以常山爲天下脊則衛及晉陽當天下何其地是斉皆斉從之交道也旅之是關天下何他國不得動也顧注平觀者其得當親也

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

鮑[illegible]以饋米雜其[illegible]之驚獸雞名駭犀

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蘇秦固詐僞反覆矣。儀獨非詐僞反覆乎。從固不可恃矣。衡獨可恃乎。文氣雖奇偉可羞可鄙。

吳注謂不出甲函谷關十五年此辨士夸詞非實然愚按張儀方欲連衡何反代從人作夸詞恐此并非張儀原詞特作書者借口褻人總其非實事耳

鮑注負養者負荷養牧之人○徼巡也○吳注徼塞也阪徼邀之義○跿跔謂徒跣也○跿音徒跔音俱

張儀以連横說韓　韓策

綱目在韓襄王元年。剔赧王四年

張儀爲秦連横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

科頭不著冑　劉辰翁云貫頤奮戟謂見射猶奮戟不顧死也　索隱云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趹於後蹄間者言馬走勢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八尺曰尋

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

蘄之臺苑

鮑注趙元作楚

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
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
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
雖欲無亾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
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於楚
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
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
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
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
宜陽

以從人爲甘言好辭誑誤人主儀獨非甘言好辭
誑誤人主者乎鮑彪謂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獨不
曰從合則能以弱爲强以寡爲多乎總是只說得
一面不提起那一面

張儀以連衡說齊 齊策

鮑註云儀傳連衡在鄢袖出儀後說楚說韓
齊趙卒說燕歸報而惠王死則當在赧王十
三年周赧
十四年

張儀爲秦連橫說齊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臣
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
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
强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强士勇雖
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
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

鮑注比周親則相比

而魯三勝國以危亾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亾之實
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
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
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亾卒數十萬邯鄲僅
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强而趙弱
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
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
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
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

也與論語異○危亡隨其後者時魯故在言有亡形耳

鮑注悉趙悉其兵

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謂從人朋黨比周。不顧萬世之利。衡人獨非朋黨比周。獨能顧萬世之利乎。且說趙則云齊已獻魚鹽之地。說齊則云趙已入朝澠池。負所謂恫疑虛喝。

張儀以連衡說趙 趙策

鮑注。武靈十五年。周赧王四年。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幷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

鮑注御史。周官御史中士下士爲之。若小臣傳命者。

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淸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

鮑注熒火光也猶眩

擊缶之事是惠文王時事與此無干

軍於成皋、敺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鮑彪謂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鮑註此段甚是、

張儀以連衡說燕 燕策

綱目在燕昭王元年周赧王四年

吳注索隱云元方者銚斗若安長柄而名枓尺即斗之柄徽以擊也案飲之熱而啜之是羹也枓謂羹汁

笄簪也

趙王武靈王暴戾如很

秦王昭王

鮑云裁處裁也如嬰兒言無識處之能如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很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郤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

原缺第六十五葉

而不足以二句 鮑注尾猶末也恆山之東

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一極言趙王之狠戾無親。秦王獨非狠戾無親者乎。擊代王之事。尚在襄子之世。去武靈八九傳矣。秦狠戾無親之事在目前者。不知凡幾。何不一提起乎。此篇在說趙之後。處破竹之勢。其辭尤橫。

鮑注三人疑言三人使其母疑 ○下文疑臣者亦疑之於王

鮑注二人在言在中也

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君臣相信。常在平日。豈一時可以要結得乎。日無相信之誠。息壤之盟。豈遂可恃。甘茂亦幸而成功耳。果能相信如曾參母子。雖有投杼之疑。亦不妨也。

按公孫衍。國策或呼爲犀首。鮑註云。犀首。魏官。猶虎牙將軍。吳註云。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愚按年表或是追呼其前官。亦未可知。又按吳註云。大事記魏惠王後十三年。張儀相魏。魏不用衍。以公孫衍代相。又大事記赧王八年書秦逐公孫衍。又韓非子載犀首爲魏所殺。蓋衍一生忽秦忽魏。忽從忽衡。無有定局。

總注卒世稱舉古言衆世無能荅此敵弱為敵謂胡習其即周馬銷欲代獨之意也疑注不爽谷詞俗所遺已疑注定言自定於心不爲俗遺

劍猶委

戰國策去毒卷下

當湖陸隴其稼書評定

後學　程詐风培　沈鑑周右　程雲鵬溟来　趙弘恂信侯　較訂

武靈變服　趙策

綱目趙武靈王十八年周赧王八年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

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

總注舜不用兵而舞干羽

所謂行法自進始止錯其叔字疑衍

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

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

鮑注異出類敏技於事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

鮑注以兩臂交錯而[illegible]古者無禮[illegible]

所敎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敎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

鮑注史注以草染齒為黑雕題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鯷大鮎以其皮為冠[illegible]之錯[illegible]異而不疑各不知其[illegible]而不疑之

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

鮑注言參錯居其邊地

鮑注不塞者志在遠略

鮑注鄗屬常山先武即位於此改高邑

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

鮑注被猶伏祿猶福

鮑注言能之應則不[illegible]過[illegible]者[illegible]常[illegible]

鮑注卿言世俗之聞者言其所言不能出

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撰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聞常民溺于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

俗○論治者言今○服行我始也

鮑注政言治行於下

鮑注能與聞遷者有所聞則改而之爲

鮑注賤謂輕國族滅其宗

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

鮑注據猶依循以步道驗其省便

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

獨施於世

鮑注史記作齊衣服之制非謂學者下文爲是○俗流言與變俱

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鮑註謂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大小之差也。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鈎金一輿羽之類。古所謂以辨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按鮑註此段最是。

篇內言疑事無功。疑行無名。論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古今不同俗。帝王不相襲。皆是至論。然須看理如何。合理而不和於俗。不相襲。這是義、盤庚之遷殷是也。不合理而不和於俗。不相襲。這是適莫商鞅王安石之變法是也。武靈之變服。亦商鞅安石之類而已。

鮑注河東大河之東。井地名。父兄謂公族。吳注池即他

秦講三國　秦策

鮑註秦昭王九年　周赧王十七年

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亾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此即孟嘗君自秦逃歸。與韓魏擊秦之事。吳注云。樓緩之不自言。池以兩悔言。皆譎其主之術也。愚謂池之言開陳利害。亦不可謂譎。但其見識止於如此。若所謂以德服人。以力服人之事。則彼固有所不知。

煖史作驩

馮煖鑿三窟　齊策

孟嘗君就國事年月無考今附於閔王之世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

也揭舉也　客我待我門客也

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

鮑注記疏　憒亂也　憂思皆亂

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廏○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

鮑注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命矯命托言孟嘗之命○長驅行不留也

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

吳注從故相爲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

鮑注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文彩繪也服王所自佩者

鮑注統攝理也

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于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始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馮煖之市義即豆區釜鍾之術也秦策內有一條云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臣見王之狗臥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鬭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鬭矣尉繚說秦王亦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亾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此是以豆區釜鍾結天下之士大抵當時人君不能以禮義廉恥維持其風俗深仁厚澤固結其人心故士與民無不可以利動若在上者能如孟子之發政施仁則此等術皆行不去

鮑注先天下爲天下先也爲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叉爲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藉言有所資權是也○博物志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將作干將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劍○劌利傷也銛利也傳驛遞也言其驚急○言城中創地求成平成也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底礪也驚亂馳也

蘇子說齊閔王　齊策

年月亦無考今附於閔王之末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剛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

鮑注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中牟趙邑○趙敬侯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剛平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八年拔魏黃城

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稽

鮑注物物也言遂事　鮑注挫強言不以兵爲人挫強敵　吳注齊閔王十一年楚懷王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伐楚閔王十六年秦昭王九年合韓魏伐秦　鮑注王人欲爲王人也

鮑注矯當矯擇僞詐也故有變意此言要其初也不服言貸[illegible]足也道當行以襲郢爲夫差以滅范中行爲智伯瑤此皆誤

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覇用兵窮者亾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亾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亾此皆内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

吳注寄怨假手於人誅之而已不主怨即所謂直代不義也○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寄寓於義以爲名也鮑注此蓋之喩取埒

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弱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倶强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

鮑注士衆所聚有市非爲縣有隱言醵於中以侍飲至置社二字當連下讀注俱誤鮑注正事

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王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内

之事謂財獻繫備之事○屍未殘也酺人飲也華猶今也絃一本作弦鮑注官如父子吳言之官者簡兵於農故私家出之○衛兵蔽櫓者理言士苦衣易敵故取路之衛附

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絶傷弩破車罷馬亾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

[illegible]

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

鮑注終謂戰兵守城期於不伐○得而保

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

之言得所鵠為善者質的之○城郭露者外無所入故暴露○便謂巧審弓得便巧巧然

鮑注素猶事也言兵當用略強必弱

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

五兵刀劍戟矛矢也

鮑注師旅也言不用師北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

鮑注倡優俳樂也侏儒短小人○名配天地二句言其功德之

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

祟雖名利若此猶不足補也○無成謀一我之謀不成

鮑注忠王十八年

鮑注堞城上女牆吳注竟再上文境字

鏟馬策

鮑注丹丹畫爲柱朱好旂旒易畫爲旂又綸星爲

鮑注跣足親地也過信爲次往服齊也○乘衣拱手言無所事西戎地於秦謂此歟

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篇中深言好戰之害。後起遠怨之利。其說善矣。然孟子所謂仁者無敵。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彼固

有所不知也。中間雖言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然彼之所謂仁義。亦只指後起遠怨言。非孟子所謂仁義。

依通鑑大事記。則閔王元年。當赧王二年。蘇秦之死已久。固無說閔王之事。依史記則閔王元年當顯王四十六年。蘇秦固未死。然策中稱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又稱中山國遂亡。若臣於齊蘇秦之世。中山固未亡也。則以此策屬蘇秦者誤矣。或指爲蘇代亦非也。吳注引大事記曰。齊之伐宋也。蘇代實敵之。代爲燕反間。驕其君。勞其民。而速其亡也。代豈肯勸齊王後戰哉。抑是言也。當在滅中山之後。取淮北滅宋之前。是士之明。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

鮑注觀其臣知其主

鮑注言雖知其仇以其強故秦之不敢伐

鮑注[illegible]

[illegible]

吳注絣[illegible]組穿甲之繩也○二年必誤

蘇代為燕謀齊 燕策

年月無考、今附於樂毅破齊之前、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王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王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王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身自削甲扎、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

吳注齊強故稱長主

自用自恃其強也

困秦三年

鮑注為秦所困吳注秦為齊困

鮑注欲得謂得其欲也○安猶取言齊不

可復攻取

鮑注不役者發兵以備敵

鮑注臣者易為之然則前言舉宋亡也○寇猶亂與猶和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不

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敝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吳註大事記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詞、使噲能有

可以制外○自存其內謂謀齊

吳注自敝其內爲燕間齊敝其內也

志如此豈至覆國乎論其世考其事皆說燕昭之辭也今按篇內言齊舉五千乘之勁宋則此文在齊滅宋之後其爲燕昭無疑

蘇代之傾危固不必言而燕昭用代以敝齊亦非王道也

鮑注合趙楚韓魏燕之兵○城謂聊莒即墨

正曰索隱云望諸澤名在齊蓋毅有之故號焉

暴曝同

鮑注無罪而殺殺非義也

樂毅報燕惠王書 燕策

綱目毅奔趙在周赧王三十六年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

鮑注畜養也幸親愛之白明也
吳注毅傳毅爲魏昭王使燕燕王以客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爲臣且正義云假魏節使燕

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
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
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
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
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
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
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
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

鮑注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皆惡齊
鮑注言使而反言其速
吳注大呂齊鐘索隱云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鮑注故

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
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
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
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
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
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
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
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

故齊所得燕鼎凡鼎以古休咎故歸以律曆之室植旗幟之屬竹田曰篁吉燕以齊爲界吳注索隱云薊丘燕所都言薊丘之所植種齊王汶上之竹鮑注先見也鮑注

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
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於其志以臣爲不
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
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臣
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
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
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
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
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

之君皆忠廢聲之亂昭王能顧之前吳同鮑注弗是不然子胥之說夷橫縣取馬革爲鴟夷諸子胥背吳注索隱云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臣也

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
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
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
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
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
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
臣之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
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

○離遺也吳注正義云趙策不祇已長前謂彼燕○絕在其暴其君而自潔

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國不潔其名數語有儒者風孔子以微罪行亦是此意至其陳伐齊之功絕無誅殘弔民之意不過誇張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此正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也亦異乎王者之師矣史爕載其有寬賦除暴反政禮賢數事然只是戰國人作用

貫珠者爲田單解疑 齊策

綱目載在周赧王三十六年

鮑注微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至是始有狀可信○菑淄同

恐後之鮑注恐單先發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微、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鮑注稱猶副

鮑注穀猶養

此篇當與左傳晏子論陳氏厚施篇同讀但晏子云惟禮可以已之猶與王道相近只是未免有意貫珠則純乎機權矣人臣能愛民固當嘉獎然不是畏其得民而欲分其功

莊辛論幸臣 楚策

白起拔郢綱目在赧王三十七年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鮑注四人皆楚之寵幸臣也鄢從謂從出則四人從之○悖昏道也

鮑注云城陽當在成陽屬汝南若城陽乃赤地流奔

揜覆也謂自匿

鮑注牢閑養之圈

鮑注飴米蘖所煎調以飼之又施膠于絲以繫之八尺曰仞○蜀豚也

鮑注調酸醎以爲餌也 吳注菱衡水草也 吳注下文磻即碆 鮑注碆可爲微繳利也〇抎下也 高蔡之大名〇吳注陂池也

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

鮑注所封之祿方四方金其所貢也 吳注黽塞即左傳冥阸在申州今信陽軍 鮑注塡兵滿也

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此篇設喻從小而至大從物而至人從外而至內綏而不驟最善爲詞令但當此欵楚王必更有經濟實着惜史不傳決不是只此一番虛話而已此篇只是一箇冒頭頃襄王末年得保楚境綱目於赧王三十九年書楚復取江南十五邑想辛之謀爲多然止於保境偷安數年而已以孟子發政施仁之道求之想辛亦有所不知也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　秦策

鮑注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也、陘山在密縣、華陽亭名、亦在密縣、鮑因枚在周赧王四十一年、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按華陽一役。是三晉敗亾之根。綱目於赧王四十年。書秦魏冉伐魏。韓救之。大敗。魏納八城於秦。秦復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溫以和。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魏冉伐魏。拔四城。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此即華陽之役也。是時秦已有吞天下之勢。三晉同心協力。猶恐其不勝。而況自相侵伐耶。至趙魏既敗之後。趙又欲與秦共伐齊。其謬尤甚。此時齊得免於秦趙之伐。似皆蘇代一書之功。是說士亦有益於人國也。然此特一時徼倖耳。豈可

長恃耶。爲國而不能務政施仁。作根本之計。徒恃口舌以免禍。必有不可恃之時。

吳注一本訢作訴

周訢止魏王朝秦　魏策

六國表。赧王四十二年。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斬首十五萬。在魏安釐王四年。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

長信侯魏相而與秦應侯善者

雖死于路猶將行

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于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于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止王入朝固是老成之見然不內固其根本能保其不逼於秦終不入朝乎是皆未知陰雨綢繆之道也

此依六國表在赧王四十二年是時范雎尚未入

秦篇內言應侯恐是穰侯之誤

黃歇上秦昭王書　秦策

項襄王徙陳在二十一年周赧王三十七年此云二十年者疑以用兵之始言至秦欲與韓魏伐楚黃歇說秦綱目在周赧王四十三年去徙陳特已六年此亦追其始而言

項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闘、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絶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絶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

陳城吳注伯陳城
鮑注先帝尊稱之耳時未爲帝文王謂惠文王非孝文○出言割地燕入者割地予齊之長之由也江一本作杜
物上
誠吳注史作地
鮑注前勝魏有威矣今自伐毀不持守也○小狐不能涉大川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矣注以前之利易後之患
患
鮑注毀楚不能使之故弱魏以足道之居言也之居遠者雖有大不足以涉之也○毚狡兔也言兔雖狡走犬能獲之

夌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是時秦雖因歇言使歇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然使楚果有可亾之形秦豈肯以空言釋之哉恐是莊辛治內之功非專黃歇口舌之力也

（鮑注係虜爲虜之獲也狐之爲妖者無所食無人爲之依也）
（鮑注四國齊趙韓魏）
（也應言以兵從之蓋掘秦也七邑故皆宋地）
（鮑注詳僞同吳注詳其事以下十吏傾吏之意應上葆利言○詘命令于韓魏歸）
（爲帝之重於齊言秦韓魏者強而齊尤甚）
（吳注索隱云首猶至東海鮑注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劫之也）

逆返字通

鮑注集韻椹斫木鑕 鑕鐵椹質 鑕 鮑注得任人必保其後也不如者則爲反 是也有人所重也下 豈得一譬之 乎 隱注聞傷也榮草華也此喻厚也彼獨若之則此無有

范雎人秦 秦策

綱目周赧王四十五年秦昭三十七年秦以范雎爲客卿赧王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芊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

鮑注亾其猶待毋○ 閒令同

姚云一本無說字史同

鮑注閔猶傷疲疾也自傷見雎之晚

史無南字

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亾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

鮑注骨肉謂如言太后穰侯等

厲音癩

蒲服鮑注匍匐同机

闔故

鮑注蹷僵也即就也

鮑注女保女傅非大臣也

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

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蹷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

鮑注恩溷溷亂也

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乃俊犬也

鮑注已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

鮑注閔王二十三年敗楚重丘

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蹇兎也霸王之業可

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

可使為丘魏

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
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
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
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
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
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
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
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

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
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
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
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皋之路
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
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
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
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

吳注云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無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　絕王決裂謂分制其地符信也剖猶分剖符謂擅封爵也　鮑注淖齒楚將楚使

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
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
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
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
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
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
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戰敗則
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
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救齊因相之管猶管權之管轄之也　吳注云走涇陽下一本有華陽字

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
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
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
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
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
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桓公得管
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按司馬溫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用白
起。南取鄢郢。東廣地於齊。功亦大矣。雖其專恣驕

貪足以賈禍亦未至如雎之言也雖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耳遂使秦王絶母子之義失甥舅之恩雖負傾危之士哉綱目發明曰上書秦君廢其母逐再戍下書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則廢母逐諸臣乃雎之謀明矣夫臣猶可逐也母可廢乎既正其為母之名則秦君之惡始著而雎亦與有其罪矣合司馬公與綱目之書法觀之則雎之言雖辨君子無取乎爾特其遠交近攻一策秦人用之以得天下則雎固秦之功臣然不能正其根本雖得天下愈速其亡耳曷足貴哉

廢太后逐穰侯范雎入秦時便挾此主意然不敢驟發只寬寬說來漸漸逼入直至四五年後根深蒂固方露出主意是極有步驟文字是極奸險心腸或疑以此待母后功臣固不可以此待小人不亦得審幾觀變之道歟然君子之於小人亦非有意放逐之也刻刻欲其遷善改過不得已而放逐焉豈如雎之設為機械必奪其位而後已哉

觸龍說趙太后 趙策

綱目在趙孝成王元年周赧王五十年

鮑注久不見言苟罪今自責而求見郄隙同以己病足因恐後不能前亦自恕以及人也鬻粥同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

息其子也

吳注黑衣戎服數史作誤類令一本作願得

鮑注媼女老稱后太后女

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重器謂名位金玉

子義趙之賢士

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此篇要看其節奏。一步進一步。可爲諷諫之法。但惜當時大道不明。士不過用此以挽回一事。救解一人。而於端本澄源之道。所謂格君心之非者。則未之聞也。

前輩評此文謂與諒毅皆以從容成功。按諒毅使於秦。秦王欲趙殺趙豹平原君。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君涇陽君也。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毋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一則於太后之所不欲言者而寬寬說入。一則於秦王之所言者而徐徐寬解。皆神於諷諫者。

不業鮑注言不得在位成其職業

命婦則朝

趙后問齊使　齊策

威后趙孝成王后此當是周赧王五十年以後之事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先歲與民而後君、是知本之論、至惓惓於二士一女而歎息痛恨于於陵、其見識尤非常、此女子不似戰國人品、惜當時諸侯王無此見識、

鮑注謂於陵子仲又是一人、若孟子所稱已七八十年矣、愚按齊王建趙孝成王之初、去孟子亦無七八十年、未必有兩於陵仲子、鮑註不是、大抵於陵仲子之學至晩年怪僻益甚、孟子所云辟兄離母、尚是其少年時事、

原缺第五十五葉

大事記云始皇滅魏畢用此策[illegible]安陵[illegible]不欲[illegible]者

二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衞與齊矣韓亾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亾之秦繞舞陽之

南國以言國之南境[illegible]韓[illegible]者

[illegible]闌入之間

國策以[illegible]大事記[illegible]王四十年穰侯圍大梁○吳注山華山北華山之北皆魏地

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衞之郊北至乎闞所亾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亾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强秦鄰之禍夫存韓

鮑注通共道不通他使將爲關吳注秦初取上黨故[illegible]其地[illegible]新國中絕故物魏[illegible]韓[illegible]上當道○鮑注衞時已屬梁

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衞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

此書史遷不入本傳而載魏世家見魏之存亾係於此也世家中雖不載其從違亦不書與秦同伐

韓必以其言而止寘西山謂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信然但惜信陵雖知秦之不可親而所以折秦者止於合從一策於孟子所謂發政施仁綢繆牖戸之計未之聞也當時可與共國者惟孔斌一人不聞薦用而所折衡者不過侯生毛公薛公之徒可謂知輕重乎綱目書魏以孔斌爲相尋以病免信陵不得辭其責矣

按赧王五十三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絶上黨守馮亭以其地歸趙正此時篇中所云通上黨於共甯正以其中絶也

吳注相室傅姆之類死不恤是人不弔之也

虞卿論趙講秦 趙策

長平之戰在趙孝成王六年赧王五十五年綱目載此策在長平之次年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

鮑注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力所攻止是耳秦力有盡是而已乎

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

鮑注趙嘗親秦而後負之故秦攻之今爲講所以解也

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

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

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

鮑注爲秦計深而趙勢危

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卑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不以六城賂秦。而以六城賂齊。固是妙策。然只是從人見識。但卿與信陵君魯仲連皆是眞心要從。與蘇秦之反覆詐僞不同耳。其不能以德行仁爲根本之計。則一也。

鮑註云。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之解。趙賴魏之力耳。何事講以六城。此策言長平破懼而賂之是也。

魯仲連不帝秦 趙策

綱目在趙孝成王八年周赧王五十七年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内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

鮑注辛垣客將則衍他國人仕魏也

閔王一字衍

吳注補謂追游之辭

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

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

眾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弔之也○以味實寃死者口曰含

吳注無已必欲爲之而不止也

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
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
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
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僕
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
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
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
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
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
之、爲郤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
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
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
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
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
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義不帝秦是也然能保秦之終不帝乎魯連所以
高於當時說士者只是排難解紛而不求利然恐

未免是虛氣若經濟之實固未之聞也視孟子之
省刑薄歛井田學校確有實際者瞠乎其後矣

武安君諫伐趙 秦策

周赧王五十七年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

以食食之曰餔餽謂饋餉也

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

鮑注鹵樐同大盾也

鮑注梁橋也此皆示

以不還使民專於戰也

鮑注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

振震同

吳注長其幼小者推體猶委身謂以身下之也

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

鮑注嚴敬則畏謂愛名

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

知趙之不可伐可謂有料事之明矣而不知自矜其料事之明可以殺身也豈因其殺降而天奪之魄耶

綱目於赧王五十八年書秦殺白起發明云白起殺降有罪故盡削其官然秦人罪之不以其罪故不書誅而書殺也葢秦之殺起不過因其怏怏且爲應侯之所忌耳

鮑注秦王后孝文后華陽夫人

呂不韋立異人　秦策

綱目在周赧王五十八年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嬴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嬴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䣊城、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敎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間曰、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晩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鮑注此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

人苟利之爲見、將無所不至、故商賈之人、不可與

共國不韋初以奇貨視異人卒之陰取其國可畏哉乃知孟子對梁惠王宋牼之言非迂也今人讀書一心只爲科第亦是以奇貨視書其不爲不韋者幾希

按鮑注此是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爲安國君時歸與此異

史記與國策小異此爲本史記○爾雅曰尚辯也

鮑注期猶志也辯智者志期得此

蔡澤說應侯辭位　秦策

綱目在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赧王既亡之次年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强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爲

鮑注極身猶竭已還反顧也

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
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
卬卒爲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
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
顧毀譽必欲霸主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

鮑注解懈同解懈同

離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
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
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
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

鮑注閒言利隙可乘

聖字一本作若臣

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
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
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
以其君父爲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
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
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
爲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
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
願孰與閎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

僖公九年

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
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
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
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强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
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
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
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
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
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

屠言殺之酷

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啟叱呼駭三軍而身
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返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
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
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
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
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幷蜀漢又
越韓魏攻强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
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
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

鮑注梧吳
同棘也蔬
過之

居陶易姓

禾

鮑注大言
各勝也分
勝者所獲

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
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幷陳蔡破
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
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剏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
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棓而殺之此四
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
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
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
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

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
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
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
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
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
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
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
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辨士臣之見人甚衆莫
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

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强起應侯應侯遂稱
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
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
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
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
秦

鮑注以蔡澤爲明哲保身吳注曰澤知范雎內慚
故西入秦志在奪相乃矜材角智趨利之尤者相
秦數月懼誅歸印亦智巧之尤無功而退既無當

於道德之旨明哲保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哉按
吳注最是然雎與澤雖不足當明哲保身之義而
猶賢於世之貪位取禍者但只是從利害起見非
從義理起見故保身則有之明哲則未也

蘇厲說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
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夫射
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
矢鈎一發不中前功盡矣陳軫說邵陽曰楚有祠
者賜其舍人巵酒舍人私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

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地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與蔡澤說范雎同一意

吳注史從秦[illegible]燕王復以其安樂閒爲昌國君

吳注代趙事在王喜四年東周君五年

鮑注端猶專也願欲復用之

鮑注君微出明怨言閒雖無出之迹以明

燕王以書謝樂閒　燕策

栗腹事綱目載在燕王喜四年秦昭襄王五十六年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

有怨於我人亦知之

鮑注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吳注有過失而常棄反惠愛任用之

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

鮑注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

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

鮑注凡有修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簡猶棄也輟止也

鮑注意度其然思心行之負不諒之心

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過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此書鮑注謂其能悔過吳注謂其責人之意多而悔艾懲創之意少吳注是也吳注又據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遺樂毅書章首係錯簡此恐未必然

倍背同 怯史作却

吳注正義云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爲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鮑注此時齊善秦故下兵救之○秦善爲橫○右壤斷平陸斷

魯仲連遺燕將書 齊策

綱目載在燕王喜五年秦孝文王元年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

亦棄也○救不至不救聊城規猶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齊者

鮑注擯音推臂而也○辨說之士負結也○矯華言○變其俗

吳注索隱引延篤云陶衞宋衞公子荊非也王邵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衞

鮑注桎足械梏手械

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衞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道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

吳注有字忘誤史作朝天下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朝王也〇此作名之事欲興伯則可貴以義故沫與爲君計言此鮑注言天壞敝此名

頓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

亦敝〇韣弓衣倒示無弓

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捐燕棄世東游於齊明是教人以叛此仲連之排難解紛亦異乎君子之排難解紛矣

此書通鑑綱目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則與引粟腹事合矣而去騎劫之殺已三十餘年則與所謂朞年不解者又復矛盾且田單於齊襄十九年已去爲趙將不聞復返齊安得於王建之世復有田單爲齊攻聊城之事鮑注謂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黃吳注謂田單之攻自在襄王之初魯連之矢自在王建之世各是一事誤亂爲一史誤因策誤愚按眞西山鮑氏說然以綱目斷之則吳注是也惟謂王建之世不應有田單爲齊將則不然安知單不自趙復歸齊再攻聊城耶

按此篇言燕將罷兵而去而綱目因史記言燕將見書遂自殺吳注謂罷兵而去似得其實然綱目不從策而從史未詳何故

甘羅說張唐相燕　秦策

綱目不載是秦始皇初年事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

高注少庶子官名甘羅茂之孫文信侯家臣也

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

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吳注史云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索隱云以十一城予秦也二說未知孰是

從橫之習漸漬於人心已久、至於孺子亦習爲機變之巧、蓋唐虞三代之遺化至是盡矣、觀成周之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風氣爲何如哉、使曲禮內則之教猶存、何至於是、故觀蘇秦張儀之行、而知大學之不可廢、觀甘羅之事、而知小學之不可廢、

或謂魏王　魏策

吳注云大事記以此附見於始皇八年封嫪毐長信侯之下

孔注棄謂戰國而投地用謂割地賂之死謂取死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亾地數百里。亾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彊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是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

長輓者長為輓車之人。嫪毐秦太后私人

時二人已惡

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以嫪毐勝矣。王以國贊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棄之不如用之之易。此言最是。然只以國贊嫪毐。便謂能用之。何其謬也。孔叢子謂此策出於孔子順。大事記云。子順進退有聖賢之風。寧忍出此乎。可謂知子順者。乃知孔叢子確是偽書。然則如何方可謂能用之。曰如孟子之發政施仁。則可謂能用之矣。

張儀當作韓非不審何上云不智
鮑注陰北陽南西南當作西面
魏上有五十九年字諸侯從
高注囷曰圜方曰倉

韓非初見秦王 秦策

原本作張儀說綱目在始皇十四年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

皆以蘊穀粟
鮑注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
頓足頓踊也徒空手裼露骨也煨盆中火
奮言勇不顧死

五戰言四而及中受兵
路史熊繹初封丹陽

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

今稱歸武王徙枝江亦曰丹陽文王都南郢郎江陵昭王遷都惠王遷鄀○按此所謂[illegible]後襄王徙陳考烈王[illegible]徙壽春楚之所居大約皆有郢名
鮑注魏居荆趙之中而爲與國

故衆魏則亡國不通

吳注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方之人故曰雜

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亾國取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亾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

完韓子作錄

鮑注流作灌

吳注纖次

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亾韓亾則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亾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

鮑注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 ○極言度其力之所至

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亾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亾不亾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

鮑注素甲紂素爲之非金革也

鮑注錯措同置也

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

地絶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
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
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亾韓
臣荊魏親齊燕以成覇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
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亾
荊魏不臣齊燕不親覇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
大王斬臣以狥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一篇主意全在破從却未說出所以破從之策前
輩謂其規模范雎但范虛此實愚謂此亦未嘗用

實蓋其經濟之實乃在孤憤五蠹諸篇此篇只是
一箇冒頭須想到實處方見他眞伎倆其所沾沾
自負者不過一刑名之學其後秦雖殺其身而仍
用其學卒至於亾雖能破天下之從何益乎

綱目載此於始皇十四年韓遣使稱藩於秦條下
司馬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
人之國非爲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
死矣蓋當時之士只欲自成功名多不顧其宗國
風氣至此眞大亂之世

戰國策去毒二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陸隴其編隴其有古文尙書考已著錄此書前
有自記謂戰國策一書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
目而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如淳味之中有
大毒焉故今舉文士所共讀者指示其得失庶幾
嚌其味而不中其毒也故以去毒名其持論甚正
然百家諸子各自爲書原不能盡繩以儒理既以
縱橫爲術又安怪其但言縱橫况自漢以來孔孟
之道大明如戰國策之類不過史家或考其事迹
詞人或取其文章是以至今猶存原無人奉爲典
型懸以立教與釋氏之近理亂眞異學之援儒入
墨必須辨別者截然不同是固不必懲羹而吹虀
也

靖康孤臣泣血錄二卷

題〔宋〕丁特起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張豫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孤臣泣血錄一卷》提要

孤臣泣血錄敘

王峯王在公譔

自古譚應敵者不越戰與和要必能戰者始能和能和者必能戰姑舉宋事若澶淵之役是也逮其積衰之後致金人猖獗始破河東繼陷滑州等縣朝廷之上相顧倉皇議戰議和紛紛紜紜而莫決廼議割三鎮以范宗尹為倡首而和之者甚衆言不可者僅三十人而已然卒無有奇謀秘計佐國家之急者雖一時人十八々 國勢寖弱權在彼而不在我也　及犯宮闕二帝出郊百官終日迎請而不得乃偽立張邦昌

竟擁駕以去當斯時即有忠臣義士惟有
痛心扼腕莫可誰何矣雖然已往弗論即
當虜挾二帝之日苟大臣中有其心為國
擔荷乾坤之人如我
朝于忠肅公者出東明社稷為重之義大
修戰具激發勇敢期滅此而朝食則虜寧
不憚大宋之有備而中[illegible]質何為
其敢悔然數犯乎且未必二帝之不還轅
也又何至根括馬匹金帛至幾匈若掃蕩
戶興嗟耶至考慷慨死難之臣止李侍郎
若水一人尤為短氣太學生丁特起敷上
書言戰和事不報目擊悲憤緝為孤臣泣

血錄語甚具雖無採於一時欲垂[illegible]
意深遠矣長洲張豫誠出其先人藏本付
梓〻成余撮其大旨為[illegible]嗚呼康王既踐
位無志復仇秦檜自金還力主和議凡主
用兵者輒致之死蓋權尚可操而明以授
虜二帝終以不還國勢竟以不振吾知特
起之不瞑也時萬曆丙午歲中秋日

靖康孤臣泣血錄

太學生丁特起

孤臣泣血錄者。靖康二年中事也。元年春正月。金人擁兵犯都城。二月還師。秋九月陷太原。冬十月陷真定。繼陷汾州等郡縣。十一月五日。擁兵再犯都城。閏十一月二十五日陷京師。明年春正月十日。駕幸虜營。皇帝車駕出郊外。二月六日。虜廢帝。九日邀太上皇帝。暨皇后太子諸王妃嬪等出郊外。三月改偽楚。立張邦昌僭號。夏四月一日退師。擁二帝皆北去。四日邦昌偽赦。九日册命皇后。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避位。收偽赦。五月一日迎請康王即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孤臣特起。自春徂冬。羈在京師。初於桂玉嘗為西樞門下客。頗得其事。繼遊賢關與同舍郎講閒。尤為詳悉。痛理主之播遷悶王室之顛覆。咎大臣之誤國。傷夷狄之猖獗。事有不可槩舉者。大懼天下後世。或多避忌。無以激忠臣義士之心。無以正亂臣賊子之罪。無以為人君任人。治天下禦戎之戒。因列日以書之。其間褒貶 直指其寔。皆一時之公議。非敢狥私臆說也。盟於天。質於地。告於
太祖太宗之靈。知臣無媿。其如青史。請俟來哲。大宋孤臣丁特起謹書。

靖康元年十一月初五日。樞密院遣馮澥歸自河東。具言金人索金玉輅。及稱號等。朝廷從之。澥再行。纔三日。中途遇王雲。復同還。云堅欲割三鎮地。是時金人已破河東

襄垣縣次侵滑州州告急者踵至朝廷降
詔使人自爲戰而已十四日河陽告急朝
廷詔文武百官於崇政殿聚議
御批云三鎮與之利害如何不與之利害
爲如何茲事體大朕不敢以自專仍不可
持兩可說是日百官立班各給紙札親書
利害許割三鎮者不勝其多范宗尹其首
也稱不可與纔三十人何㮚其首也言與

者曰三鎮朝廷既嘗許之今不與是中國
失信於夷狄不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
天怒人怨師出無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
者言曰國家更三鎮始得河東陵寢在焉
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
人人民貢賦乃其末耳况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敬瑭之事豈可道乎朝廷竟

從與者說遂割三鎮尋罷何㮚中書侍郎
以資領開封府事是日復下哀痛之詔仍
俾河東河北京畿等路並行清野士民讀
詔莫不感慟
十五日詔免京城公私房緡命尚書梅執
禮爲請盟使
十六日金使王汭等一十三人到闕議割
地其辭頗不屈仍欲大臣親諭東北之人

交割地界等朝廷許之是日邊報益告急
十七日道路傳聞金人遊騎已渡河執政
諸公似未深信皆云自冬末僉樞李回已
將兵防河矣然邊益急殿前司乃遣使人
馬綱作弁候巳而名募忠義團結使民將
以備守禦計是日戒嚴
十八日既戒嚴內外驚擾近城居民遷徙
不絕於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刼掠財貨

焚燒屋廬。得城東巡檢魏清。捕殺三百餘級。稍定。朝廷旨揮城外搬入居民。聽就寺觀居止。

十九日。開封揭示云。前日北來兵。係折彥質潰散人。已招安訖。所有請盟旨揮並不施行。城外居民。各令歸業。太學生丁特起上書力辨。以謂邊報每急。事未可知。堅壁請盟。在今日正不可緩。不應輒罷。書下樞密院。大臣沮難。竟不行。是夜二更。馬綱報賊已渡河。朝廷猶未知信。再遣使劉詞將步騎三百。出封丘門遠探。

二十日。劉詞遠探星馳而還。云兵次陳橋。為賊兵掩擊殺。傷者百餘人。餘衆僅脫。朝廷始倉皇而計無從出矣。是日置都大提舉守禦使司。以樞密聶昌領之。

二十一日。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辦軍期為急。始遣使交割河東河北地界。以通和國信使為名。知樞密院聶昌使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二日。聶昌耿南仲。偕金使王汭等出國門。

二十三日。命保甲百姓軍人僧道等。上城守禦。賊勢益急。執政直宿。令聽聚議。親巡視諸城。又置四壁提舉彈壓官各一員。統制官各一員。提舉官東壁尚書王時雍。南壁舍人李擢。西壁侍郎邵溥。北壁給事中安扶。東壁統制官孫康宗。南壁何特。西壁張撝。北壁劉衍。其餘逐門彈壓統制者。不可殫紀。又命劉延慶提舉四壁。劉韐副之。

二十四日。王瓊鄭建雄。將勤王之師八千到闕。駐劉城內。

二十五日。殿前司以京城諸營軍兵一萬

人。分屯五軍以備四壁策應。前軍屯順天
門。左軍屯五嶽觀。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
封丘門前。左中三軍姚友仲統之。右後三
軍辛永宗統之。是時范瓊張先裴淵汪長
源輩各統兵在城。無一屯駐城外。不知籌
謨廟筭為如何也。逮晚遽傳兵已滿四壁
仍降黃榜告諭士庶云。金人遊騎已及郊
畿。士庶讀之。莫不驚惶

二十六日。傳聞國相元帥來自河東。太子
副元帥來自河北。輻湊闕下。朝廷增遣所
募忠義迨百姓等。諸城守禦甚備。
二十七日。諸城搜索姦細。豪猾因緣擾動。
往往闘及無辜。已而聚衆搥殺太尉辛永
宗。及使臣等。四壁大擾。迨晚捕為首者五
人。腰斬東壁。詔罷百姓。不許上城守禦。散
行名募。忠義敢勇之士。旗幟滿城。投召募

者多井市游手人耳。大可鄙笑。復捕姦細
三人於保合店。僉級號令。繼聞金人欲捕
內官。詔內官不許上城。傳宣者以黃旗號
為。金人約十萬人衆。其間多掠吾河之
民數於其間。復虜近京之民。運石伐木。造
攻城之具。報役者甚衆。太子劉寨於劉家
寺。國相劉寨於南郊壇。四壁諸城皆臨河
劉小寨。圍閉周密。不以計數。旗幟人物。公

然往來郊野間自在。朝廷召募益急。罷相
唐恪。以何㮚代。孫傳知樞密院。曹輔簽書。
何㮚提領召募奇兵。孫傳提領召募忠義。
已而得郭京於殿虎。得傳臨政於草澤。得
楊僧於釋子。自云操六壬妙術。擲豆為兵。
且能隱形。廊廟諸公。以為神人。一京翕然。
共倚為重。傳臨政云。挾術贊力人也。自是
密除擢。不問能否。徹賤。自布衣而為統制。

內役術而掌機謀。令商賈伍將佐甚衆。其弊殆有不可勝言者。例皆領兵往來城市。真類兒戲。有識之士。頗牧如也。民情恟恟。搆造傳播之事非一。軍兵輩復乘間搔亂朝廷患之。散榜立賞。緝捕甚際。斬首號令者相繼。稍息。金人土木之工。日夜不輟。是日諸門已縛砲架造鵞車。

二十八日。南道總管張叔夜。將勤王之師三萬到關。長子將前軍。次子將後軍。自將中軍。屯駐于玉津園。

二十九日。上幸東壁。撫勞將士軍兵。增秩賜帛有差。

閏十一月一日。上幸南壁。撫勞將士如前。叔夜領兵起居於南薰門下。軍容整肅。上喜之。即城褸命解右僕射何㮚金帶笏頭者以賜之。而上幸宣化門。徒步登楊子城親覘賊寨虛實。儀衛悉屏。唯內侍數人從。偶雪作泥滑。身被鐵鎧。步履如飛。然天顏憂動。愁悴病瘠。是日奇兵作亂。毆統制官王健。殺使臣十餘人。內前大擾。殿前太尉王宗楚引兵戮殺渠魁。方定。先是王健創奇兵。何㮚領之。有識者以為唉。蓋自古兵法奇正。皆臨機料敵。未聞預以奇兵自名也。況未嘗出奇。自輒變亂。大抵今日所謂奇兵者。類如此耶。

初二日。上幸西壁。撫勞士卒如前。賊攻善利門甚急。姚友仲選五軍中神臂弓。硬弩手一千五百人策應。

初三日。上幸北壁。撫勞士卒如前。上凡四日巡幸。每巡壁。不進御膳。命取士卒食之令後復進膳餉士卒。人皆感激流涕。上凡四日巡幸。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止。

皇后親用內府幣帛與宮嬪作綿擁項及衣被等分賜將士各一自統制而下賜各有差是日賊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領前軍將副部隊一千八稟應軍兵下城接戰殺傷甚衆

初四初五初六日賊攻通津宣化門甚急朝廷覩賊勢如此猶未有用兵意太學生丁特起上書論列以謂金人有三可滅之理而用兵有五不可緩之說書奏不報金人到闕幾旬見朝廷未嘗用兵攻城日益急而善利通津宣化門為尤急箭發如雨城中避如蝟毛又以大磨石為砲間至城上樓櫓摧毀姚友仲於三門兩揚子城別置兩圓門走馬面三十步許砌以甎石中開小圓門如城門法四圍復置乳墻迎敵人自圓門出入不日而成所賴以固先是

術者言京城狀如卧牛賊至必擊首項通津門其首也宣化門其項也通津在善利宣化門之兩間此三門者賊必攻之後果如其言大臣預知而不問

初七日殿前太尉王宗楚領牙兵一千人下城與賊接戰統制高師旦死之是日姚友仲正稟應南陽子城躬率將校督戰凡數合賊勢少沮復造砲架攻城之具土木之工益不輟

初八日朝廷為防討上幸封丘門城外按砲賜賚不貲砲架砲石迄今盡在城外莫知其數賊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不數日城下立砲殆數百乃盡得前日所按者以為資也

初九日賊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甚急復令護龍河疊橋取道姚友仲選銳士下臨

分布床子弩九牛弩大小砲座又於城上絞縛塵棚人立如山箭下如雨賊橋迫晚不能寸進乃乘橋益造火梯雲梯偏橋撞竿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其疊橋法先用木牌浮水面次用薪以席次土增次渡如初矢石俱不能入火梯雲梯偏橋皆與城樓櫓齊雲梯偏橋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車軸推行洞子可以沿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峻辟上銳下闊人往來其間節次續之殆有長數十丈者以固百木交牙上用生牛皮鐵裹內用濕氈中如大廩矢石火皆不能入戰則要安砲并推梯橋之類攻城則要取土透城其機巧造有未易數者

靖康元年

初十日詔展放公私房緡及縱市井賭博以甦小民內前有斬首號令牓云司文政伏闕上書極無理聖旨取斬士論初以為疑而有免解進士費友端奏劉稱文政上書若止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言路乞以文政所上書榜示使中外曉然知文政所誅之罪迨晚開封府奏曰備及端奏劉榜云教坊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挾持君父助賊害國士論始帖然

靖康元年

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大雪有詔曰雪寒未解士卒暴露朕不敢自安所幸四壁犒勞將士連日鑾輿之出正大雪苦寒甲馳馬戎服露手揎捥其賜賚進膳之類恐如初仍命將士拒城援戰間有得級者又遣使以酒食遺金人寨中云祖宗故事有識者頗擬議焉

十四日通津門砲發中金人金牌榜初傳王嵩繼聞乃金賊謀臣劉安眷奏撻上喜

之命以武功大夫空名告一金帶懸於待
院側募人能捕戮金牌將一人者給之
以揭賞格自獲酋首長小酋等賞格各有
差復詔許人輸財助國曰有獻者皆量多
寡授以官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賊攻諸門
愈急朝廷至是猶未有用兵意但使命數
往來士庶莫測其故太學生丁特起上書
乞用兵議和之計發決無優柔而不斷養
成夷狄之患蓋燬書奏不報統制官姚友
仲奏劄謂金人攻城益急兵既不用乞遣
使議和為便奏劄亦不報先是金師初至
闕下姚友仲與諸將議擊之便率其遠來
賊衆必疲行列未成若選精兵六萬出四
門分布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衆
必潰亂可勝之理過此日後賊勢愈熾援

兵不至事勢阻喪雖悔何及是時唐恪雖
主議和而恬不知信迨賊攻城既急罷唐
恪相何㮚而友仲料勢不可又亦乞講和
是時何㮚復主用兵且料賊兵糧道不繼
不日就擒恪雖主議和而和未嘗決㮚雖
主用兵而兵未嘗用是以特起友仲之奏
俱不得行要之恪謬而緩衍誤國于前㮚
剛而寡謀誤國於後大臣誤國宜為狄強
而中國衰微矣
十九日樞密曹輔右丞馮澥出使寨中莫
知其故是日善利通津宣化等門賊增砲
座幾百拋擲如雨城上迨虛棚之人皆不
可存往往中砲死者日不下數十人
二十日賊渡橋俯宣化門城欲涉河之南
先有黑旂子三人已登城岼統制王燮同
姚友仲率驍勇使臣數十及西兵百餘縋

城下戰殺死數人賊乃退橋之北入鵝車
洞子鵞項窐相何臬巡至城上黑旂子溪
登岸城上矢石如雨賊略不顧城脚之西
前濠下有戰者兵約六七百人見賊引
衆欲與交鋒望風退走賊引兵追逐城下
厲聲大叫云淺面無賊而衆已潰散勢不
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自填陥
坑死者亦近百人賊衆大笑

靖康元年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諸門各有縋城戰者
殺傷賊衆甚多
二十三日統制范瓊撥兵幾千人自宣化
縋城出戰士氣甚鋭追逐賊衆棄寨而北
士卒貪功輒率衆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
閘河氷陥裂士卒驚亂而賊衆邀臨岸交
手迎敵陥河而没者餘五百人自是士氣
益挫折

二十四日賊勢益熾火梯雲梯偏橋列城
下如鱗次燒宣化門敵樓二間發火砲如
雨箭尤不可計其攻甚力護龍河悉填滿
鵞車領兵直抵通津宣化二門下無數步
計攻二城門其勢甚鋭
二十五日大雪賊乘雪攻城愈急詔令班
直悉上城城上及虚棚入物戈戟如織郭
京領六甲正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大開
宣化門出敵城中士庶延頸企踵于門立
俟捷報者餘數千人其餘從行旁觀鼓譟
以助勇者又數千人俄頃云前軍已奪大
寨立旗於賊營矣又報奪馬千匹時有令
云守襜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得上城六
甲兵法能隱形若城上人衆恐為賊兵覘
望言猶在耳賊兵分兩翼而進衝京前軍
一掃迨無噍類餘皆墜護龍河積尸不可

計數復入雲梯偏橋併上城迎敵敵官軍
門雖殺落金人而勢銳略不少退已而數
人輙上城班直官軍雖排布如織無一死
敵用命者輙下城逈避守廩官吏相繼棄
走由是金人登城者踵至揚拆城上衆悉
潰散四壁數十萬之衆為一空棄甲拋戈
狼藉道路居民驚擾悉皆奔走自相蹂踐
而軍民皆輙乘時劫[illegible]尸滿路殺人如
亂麻又播殺太尉姚[illegible]及統制官數人
其餘官屬殺者尤不可計數

靖康元年

太上皇自龍德宮更衣徒步入禁中諸帝
姬亦潛入大内相挽而出迨晚金人縱火
燒南薰門宣化通津善利四門及樓櫓等
軍兵乘時變亂者又多縱火燒劫居民火
光亘天逮旦不滅是夜雪數尺有旨告報
百姓請甲守裏門哭泣之聲震動天地然
金人未嘗下城而殺者皆潰散兵軍輩是
日自早裏城門悉閉城外之人被害者甚
多

上皇急詔大臣親王侍從而至者纔三人
謝克家其首也因與徒步入[illegible]閣中議和
頭遣謝克家及濟王使軍[illegible]請和傳聞上
旨語音極謙皆以全[illegible]活生靈為念

靖康元年

二十六日黎明百姓赴宣德門請甲救駕
使命雜遝滿市傳呼其聲衆怨已而上御
宣德門親諭軍民露臉憑欄大呼於衆曰
事體至此軍民欲如何有謀即以獻朕當
聽從失守之[illegible]罪一切不問仍命百姓請
甲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小上皇[illegible]倉皇不
覺墜幞百姓奏事間稱爾我亦其情倉皇
迫切不暇它言也士庶切慮上有遷徙計
泣告曰陛下一出則生民盡遭塗炭矣上

又大呼曰寡人在此士庶號慟上亦為之
掩泣已而士庶感慨請甲喻三十萬人午
漏謝克家濟王偕金使四人入議和惟止
四軍及班直約四萬衆馬數千疋騎及護
駕人馬等皆欲奔出所統將者虞侯蔣宣
引數百人突祥曦殿中大呼請官家速出
這裏不是官家　住處其勢甚遽
上皇曰教我出那裏去衆兵曰須與官家

一線路去上令左右照諭輙殺之上趨入
因令閉殿後中門衆兵又斫門督上驚尋
親出撫喻稍定宣等徑詣內庫劫掠金帛
酒食等棄家屬遺老小奔走趨走自相蹂
踐莫知其數亦有踰城而出者皆為金人
擱殺之午漏謝克家濟王回自軍中同金
使四人入對議和傳聞克家之初見六酋
徑出示文劄云前此未破城已降號令若

城破日不許下城殺掠且云須過陵寢亦
嘗戒約軍中無私毫敢犯又云若南朝破
城還肯不殺人否然是日金人来已入舊
城外劫掠以五岳觀犒軍軍兵錢萬餘貫
支散百姓並不殺人唯是軍兵乘時作亂
者縱行殺掠無忌憚士庶奔逃城東之人
徙于城西城西之人徙于城東狂行交錯
莫知適從父子夫婦不相保守至有全家

投陷穽或全家自縊自焚者又有由西東
通門涉河而欲通奔裏城者多爭道并湊
冰泮溺死者不可勝計蔡汴兩河潰奔老
幼幾若山積哀號之聲所不忍聞公卿大
夫皆易布袍草屨混跡廛中雖貴戚之家
皆用泥塗面及衣綿絮紙被取類丐者追
晚李若冰再使軍中先是未時若冰以出
使留軍中久之追二十五日城破二酋喻

若氷兵名京城已破可亟歸報少帝勿須摘還五百里内省吾兵矣及請處置内事懇内亂若氷入對上抱太子獨在小閤中内侍十餘侍立閤内外上初見若氷不覺失聲卿元來也卿元來也若氷具對留宿殿陛至是再遣偕僕射何㮚行是夜縱火刼掠尤急一城騷然火光四起城中如晝色

二十七日何㮚李若氷使還金人許和朝廷揭牓云兩國已通和在京城内外放火殺人刼掠財物御前已分遣將士前去殺戮仰居民安業如違處斬是日放火刼掠者殊未息通衢要市殺人奪馬兵華恟恟白晝無人行申刻何㮚還府尹領兵數百人揭黄牓于馬前廵市彈壓斬刼掠者數人僉級從行民情姑少安息是夜放火刼掠者猶未息舊城外尤甚百姓執兵卒三人欲燒太廟者赴官

二十八日宰相何㮚親王出謝二酋開封揭牓云昨在京城文武百官秀才及僧録司衆僧及父老百姓各赴大金軍前求告致謝國相元帥請命頎持金帛牛酒犒設三軍者聽是日内外士民覩請命之牓相顧感泣紛然輸財獻金帛牛酒者絡繹于道各以長竿標掛大揭牓云某坊某人獻物於國相元帥太子元帥荅謝全活老小之恩滿城旂如熾然鄭次往獻金人辭之出城請命獻物者如市未刻有牓云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欣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士民各務安靜無致驚擾却誤大事士庶覩牓各懷疑慮是日潰散殿班軍兵所至為害殊未收集朝廷患之出牓

免罪招誘又分遣将士及開封府捉事人捕緝討虜者甚衆徑於通衢斬首無慮数百人民情頗快凡斬首者須刻淩為軍人百姓剖割殆盡有并骨持去者皆軍民食之所至市井公然以人肉貨賣自是城裏討虜者小戢而裏城外殊未定尚肆焼刼軍兵輩至結構金人下城或削髪偽装金人同兵刼掠貴戚王公富商巨貢之家無不受害如張温誠劉明達高大皇壻婆婆家藍太尉等家皆首被禍其餘士庶被焼趕逐扶老携幼入子城逃避者纍纍然相望於道如是日未息已而流民殆遍於相國寺及寺東西廊廡間啼饑號寒者極可傷惻是夜裏城内外焼刼如前彗星出東北角

二十九日平旦日出如火皆驚視已刻朱雀門始大開彈壓官往来四壁金人斷掘慢道復於城外鍬治慢道以鐵鍤登城先是二十五日将城縦火焼諸門甕城樓櫓火三日不滅砲架並懸中板皆移内向至是又增治及慢道云

三十日黎明揭牓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社稷生靈之故躬往致謝咨爾衆庶自致疑惑平旦駕擁素驌出南薫門何㮚陳過庭孫傅等從曹輔張叔夜留守彈壓官是日百姓父老争持金銀牛酒絲帛獻軍前者自内前至南薫門不絶人跡如蟻迨晩駕未廻民情悩懼俄頃有黄牓自南薫門入云駕前傳報平安詔曰大金已許和議事朕今留宿只俟事了歸内仰軍民各安業無致疑慮士庶讀詔悉還通夕憂慮至有然頂爇臂者是夜所至坊巷百姓少

社自結隊伍巡警達旦盜賊無所施其姦十二月初一日官吏士庶蟻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焚香霧盤結未間黃旗又自南薰門肩報平安詔云和議已定禮数未了仰百姓各安集無致驚擾追號又詔云大金和議已定只候禮數了日入城與萬民共慶士庶又散還

初二日官吏士庶集於南薰門肩磨踵疊尤盛於前携香瞻望者絡繹於道起居南薰門抵宣德門先經兩泥濘百姓運土填路以待屬車頃刻而就申刻駕歸纔及門士庶遥認黃蓋歡呼喧騰一城傳報奔走行路山呼之聲振動天地已而瞻仰天顏莫不嘆惋又皆感泣涕泗橫流上亦為之揮涕及周橋淚已溢帕殆不能言王樊鄭建雄張叔夜叩馬號泣上按轡大慟及宣

德門上始能言嗚咽不已士庶莫不慟哭既而入內士庶分散閭巷争傳人情通悅若再生焚香致謝者家至戶到先是李賊寨長入祗候王嗣者預從行凡三日兩宿未嘗頃步離上左右[illegible]依說上出郊事云初上出自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守城有一人自統制軍厲聲云奏知皇帝若得皇帝親出議和歡好公事但請安心帝欲下馬城上金人皆避走云奏知皇帝不是下馬處遂立馬如初又奏云已差人覆國相元帥且立馬少時容治道俄頃開門凡驅一時許步人鐵騎夾道擁衛直至青城中途金人又奏云請徐徐行馬容安排皇帝行宮又立馬一時從至齋宮門外帝欲下馬金人又奏云皇帝請裹面下馬帝不聽步入齋宮側一小位中粘罕遣人奏知皇帝

二太子在對日已晚容來日相見粘罕即
相國之號也又奏云不知曾帶被褥來否
擬欲供進又恐寢不安是夜駕宿粘罕軍
中翼日未及見上遣使往來議事是日早
堅要上皇出郊上再三説諭稱皇帝仁孝
乃免午漏上與粘罕相見于齋宫相見之
初粘罕先遣人將齋宫鴟尾用氈褁屏壁
上有龍畫處亦蔽以幃幕然後設香案北

望者拜四左右皆歔欷雪大作時城中無
雪獨青城變異若此金人亦為感頌繼而
相賀各命坐上為主二酋次之宰相親王
並列拜于庭酒三行乃起上與二酋語王
嗣皆不得聞但潛聽云首語上皇次語主
上與金人出師之由又云天生華夷自有
分域中國豈可據也況天意人心未猒趙
德恐豪傑四起中原非我有爾又云城中

頗有投城出者皆棄君親之人不忠不孝
何足恤者已盡誅殺禮畢上命左右取内
府寳金以獻二酋粘罕笑曰城既陷一人
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者大事何
用此為果欲分賜可以臣下假須又遣人
奏上云日已晚恐城中軍民望可早回必
欲賜賚臣下但留左右足矣駕與六酋送
上馬遣使數人侍衛詩金人與左右交口

賀云已是一家人出征已十二年矣不知
家中老幼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
之期又云國相太子來時中途傳令期必
破京城萬一不可攻打雖二十年亦更戍
守誓不返國我國術者尅二十五日初三
日城破果如其言二酋人材皆奇偉太子
尤瘦長獨粘罕應答琅琅太子唯唯而已
初上見二酋以降表出亦皆中書舍人孫

親秉筆其略云三里之城遽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為煨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又上皇負罪以彌天微臣捐軀而聽命又社稷不隕宇宙再安粘罕跋扈久之易負罪為失德宇宙為寰區上從之

初三日駕幸兩官安慰命文武百姓僧道父老為大金軍前致謝及南薰門伺候取

大金青已而金使十餘來傳旨國相太子致意百官軍前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意僧道父老云泥雨不煩到軍前但留念經文祝大金皇帝聖壽金使傳報禮意已勤是日朝廷綱紀漸振捕獲劫掠者餘數百人迨晚二酋遣國信持書云既往不念故無可言事已至今良可驚悸康王見往河北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與田未審聖意如何擬冀伏惟善保壽祺其書不名止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大金副元帥朝廷竟遣簽書曹輔行

初四日金人遣使檢視府庫拘收文籍欲盡竭所有以犒軍

初五日移文索馬一萬疋開封揭牓去自御馬以下並拘籍隱藏者全家因軍法許人告賞錢三千貫自是士民止跨驢乘轎

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馬一空矣

初六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揭示許人告收藏軍器者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依私有法先是城陷日軍兵拋擲軍器狼籍道路多為民蓄爾

初七日開封府散牓召募潰散使臣軍兵依前收係支給日食是日陳過庭出使兩河催督交割地界

初八日詔民間權住典顧人口以散失人口甚衆迫晚又有詔撫諭中外遣使命六人分詣諸路仍先往軍中請號以行

初九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金帛犒軍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親屬質于軍曰以待分割地界了當日歸還又取姦臣家屬三十餘家如蔡京童貫王甫又取張孝純察靖部本等家及要李剛吳慜徐處仁陳靚折彥質可求朝廷唯命是聽其或貶所或出京者具以實告是日詔使六人往軍中請號二酋雖聽其請復拘留未許行

初十日有詔大金軍馬登城不下人獲更生已受大賜然而軍兵暴露勞苦除府庫所有盡充犒賞外切慮犒賞不足應戚里權貴豪富之家均是再生之造義合竭其家資以助犒賞不得少有吝惜已令開封府置日下拘收轉送大金軍前是日納馬赴軍中金使督責甚峻又退換羸瘦者

十一日有詔大金軍以登城歛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意甚厚今來公私所有本皆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盡以犒大金軍兵者令開封府具名聞奏當優議與官爵今已差官遍行根括切慮人戶未能通知尚且藏匿窖埋使本朝有虧信義或敢如前窖埋者盡行軍法

十二日開封府揭牓云奉聖旨拘催戚里權貴豪富之家竭其家資以助犒賞大金今來黑白並未見人戶盡數納到切慮為無罪賞致將金銀藏埋許諸色人告以十分為率將三分充賞先以官錢日下代支其犯人依軍法施行知情藏寄之家亦許陳告給賞不為陳告與犯人例罪民情恟

悩殆不聊生午刻有從政郎陳符先於開封府投狀乞以開封府和樂樓正店內金銀盡數輸官以犒大金詔改合入官與堂除差遣一次是日取河東河北等守臣監司等官家屬欲質於軍　開封府至是悉已團結穿以大繩列於廊廡不遺者累日飲食不給寢處不問啼饑號寒之聲通夕不絕有識者聞之頗不平不知其所犯何等罪也

十三日開封府督責金帛甚緊鄭皇后宅隱匿金帛不肯盡數輸納有詔祖父並追毀出身文字其餘奪官甚衆又枷断勾當使臣等號令於市是日金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餅悉與之

二十四日士庶納金帛者紛然朝廷又命開封府曹及使臣等於交引質庫金銀匹帛諸鋪家至戶到攤認拘籍一鋪金銀動以千萬兩計是日傳聞大名帥胡直　領勤王兵至中途遇驍鷂子馬騎八萬之衆潰散直為金人虜入寨中

十五日津般犒軍絹赴軍初金人需絹一千萬匹朝廷盡數搜內藏元豐左藏三庫所有盡數應副河北積歲貢賦盡令般遣及兩浙絹湖南絹悉以充數京師止四庫京

畿保甲蹇充役三衙使臣地分監督每軍各執旗幟保人皆爭先馳納以畢日給然終日所般纔數十萬是夜尚書省大火燒禮四部撤尚書省牌火中褫之乃息

十六日津般犒軍絹如前揀絹不堪者退以墨水退換傳聞酋長甚怒謂使者曰大軍在此已欲踰盟使者委曲致謝怒稍霽

十七日津般絹如前又退換黃絹亦潰以

壘水朝廷乃於府銓擇北絹之奇絶者悉以充數

十八日詔再免房錢一月先是金人索再遣使大人之兩河割地界朝廷尋遣陳過庭而金人拘留是日始遣又增差使十人

十九日督金銀甚緊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勾捕輸納踰限者考治錐戚里權貴豪

族官至丞宣留後婦人爵至恭人夫人者皆枷項栲掠期於必納而後已又詔許納金銀人計直給還茶鹽鈔金每兩準三十千銀每兩準兩貫三百文又榜諸軍州縣鎮公使曾遣人在京買賣交易見在金銀仰日下盡數赴官交納隱藏依軍法又牓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應有居宅居收畜金銀之人並盡數交納官店戶主戶許陳告知情同共隱匿者並依軍法又牓自宰執以下應曾賜金帶者並納赴官又詔毀神霄宮金寶輪悉以充數

二十日津般絹殊未敷數散遣郎官監督使臣於諸門分頭交納傳聞金人掌受納者多不遜求瑕指摘動輙退易官吏極難其責至有以拳歐打使臣者竟欲賂遺乃肯納官吏等多以大蒜沙餹針線花藤略

之

二十一日根括金銀殊未敷數又詔質庫所質金銀盡拘入官

二十二日大雪盈尺詔云風雪大寒小民闕乏柴薪多致凍餒皆朕不德所至萬歲山許軍民任便斫伐是日百姓斫竹木多為軍兵強者獨擅

二十三日金人索監書藏經如蘇黃文及

資治通鑑之類皆指名取索仍移文開封府令支撥見錢收買開封府直取於書籍諸鋪

二十四日金人持書入城督金帛語以書揭示士庶其書云骨盧爾移賚勃傑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書致于

大宋皇帝近日追官入城檢視府庫藏積絹 一千四百萬疋於內准取犒軍所須千萬疋今承來示披尋深意似彷有取需假以為辭准取犒軍所皆初破城時本意縱兵但緣不忍以致約束今欲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鋌銀五百萬鋌段子衣絹數不限官私早望依數應副且在庫絹雖見有餘惟取所須今此金銀衣段子亦係所須之外亦必不敢累承示諭金帛豈耗驗今所諭似證前言且冀亮悉無用浮辭專奉書陳達不宜謹言又牓云備錄

國書在前勘會大金既登城斂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至大犒軍金銀衣段自合竭力應副內藏左藏元豐庫及龍德宮德兩宮御前皇后閤皇太子宮并臣寮之家已根括到數目大段闕少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銀衣段人戶仰聽認大金之恩疋兩已上盡行輸納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陳求道俞大約東壁受納王及之夏承北壁李佩受納王琮業份 受納張著胡思南壁并度受納依諸家元納對封所斤兩重交與管納官總數交納大金軍前如敢隱留及官吏乞覓並仰一面措置施行士庶讀之頗懷憂懼

二十五日大雪民間揭牓云應被討虜去

失人口之家頗往軍詢識認及以物收贖
者從是夜大火燒開寶寺天寧寺及居民
五百餘家
二十六日散牓根括金銀甚緊獄甬爵開列
官資價直及僧道師號
二十七日金人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燒
香還佛

驛百姓乘罰輒擒殺於驛前剖刳之至是
索此朝廷從之
二十九日縱民樵斫萬歲山竹木幾盡又
詣毀拆屋宇以充柴軍民奔趨攘奪蹂踐
墜壓至死者金使在都堂留宿議事聞喍
嗷聲問接伴具以實對金人笑曰使民相
爭如是定知強者得弱者失兼之決致墜
壓損人命何為不官拆俵散予伴者無以
對
三十日津般尚未敷数

靖康孤臣泣血錄

太學生丁特起

靖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燒香僧道出南薰門致慶。二元帥使傳喻止之

初二日搬運金銀已畢數

初三日金人退換金銀未鉟銷者數兩。虧者亦縱。此納官貪恣酷虐故爲是耳。開封府聞命了取稽緩。徑差雜役千。餘人往南薰門復取所退換金銀而入偶奔走去甚迅。百姓從而奔趍妄意謂交割地界爭往觀看。而金人守城者見城中數千人奔走而南。甚疑。恐。亟報軍前。俄頃金人環甲挺刃。備鐵鷂于門外。數千人。繞惹大事。已而呼監官督於寨前。胡虓似。記欲敲殺監官。具言其實。拜。告再四。乃獲免

初四日金人遣使乞朝廷再詔諭河東河北諸州交割地界。而兩河守官百姓等作堅守計例不奉詔。至是凡累月。止得石洲金人患之。乃迫朝廷再以詔諭朝廷不得已而降詔云。勅其州守臣大金元帥府領兵來責失信欲割河東河北地。永圖結好。雖即時應許遣聶昌耿南仲前去交割軍州。撫定了當然後收斂。仍取了應係合交割應官員在京血屬執質。直候撫定了日。放歸團聚其在外者亦別作根究去訖。近刷到石洲种廣秩家屬送還軍前。称石洲早已歸款遣回不用。足知其餘家屬總候撫定。亦當歸還。今聞其州拒守未降。蓋爲勤王保衛社稷不顧歸屬外界。然大軍尚在城上。若迤邐堅守須至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爲宗社之患。豈如早與燒毀樓

榜開門出降。綏定除本土人民。元係河南
客官軍民寄旅者先許放還。則公私各得
其所。再念京師城池深固。尤不能保。若汝
等不豫順從。豈止宗社無所裨益。所在不
難保慎無執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是晚
遣使持此詔詣寨中
初五日初六日津般金銀衣段。動以車計。
又遲換一。為者督責緊急
初七日都巡檢使范瓊。為中書舍人高伯
振致齋於惠林寺收老毋幼種遺骸殯瘞
瓊高義可佳。乃介胄武夫也。是日何㮚使
軍中
初八日何㮚使還。尚書省揭牓云。准御封
付下大金犒軍金銀衣段府庫士庶已到
數目。十分未及所從之一分。專遣右僕射
何㮚躬詣大金軍前懇告。懇問以謂京城

人民衆大。必有隱蔵。契勘大金全活一城
生靈無一以為報。性命既保。財物何惜。仰
開封府尹貢四壁官。盡以根括。須管日下
供納御史臺催促覺察。如有不遵令來納
來之人。一面已降旨揮處置施行。牓云朕
苟可以報大金者。雖膚髮不惜。仰士庶共
体此意。速行送納
初九日根括金銀益急。御史臺置曆鈔日
宰執已下未納金銀人姓名。指揮索開封
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其所勾呼繫禁枷
拷者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以拷訊
前項督促者相望於市。迫晚有詔云朕以
初十日出郊見兩元帥議和徽號事咨爾
衆庶。各宜知悉。
初十日平旦駕出南薰門。開封府根括金
銀未敷。數牓詔云。朕以出各降三官。是日

車載金銀赴軍前送納者不可計數迨晚
牓云朕出睨議和徽號事為諸國未集來
日回仰居民安集
十一日百官僧道父老雲集南薰門呂侯
大　又如昔時午漏有牓云王御帶傳到
聖旨大金元帥為金銀衣段數少聖駕未
得回歸事屬緊切仰士庶各懷愛君之心
不問貴賤有金銀衣段火急盡數赴開封
府送納許人告給賞犯人軍法又榜云大
金元帥只為金銀衣段事為軍官未集留
宿來日定回
十二日津般金銀衣段莫知其數有牓云
王御帶傳到聖旨付開封府大金元帥甚
恠金銀衣段甚少朕再三懇告示[illegible]城居
民衆多兇不止此卿可各告諭[illegible]里
豪富之家各体朕意疾速了納須[illegible]下

了當仍許卿便宜行事開封府至催督愈
急下廂根括家至户到移文及店户客居
倡優家委被攤一城騷然人不安其居是
日又津般景龍門常放燈所用金燈琉璃
珠纓翠羽飛仙之類悉赴軍前交納蓋外
自月初金人索元宵燈燭欲於城外作元
宵十餘日間凡在京道宫佛寺正店所有
津般殆盡稍不堪者輙退易至是復征求
及此是夜　又留軍中
十三日士庶隨坊作隊伍率納金帛者不
可計數俄頃有牓云王御帶到閤傳到聖
駕三日不食大金金帛數少求肯放回仰
尚書省分差官根括事体極緊尚書省遂
差從官卿監四壁直入民居搜檢使臣從
吏所至如捕叛逆其勢極可駭懼所搜多
有獲者又強勒追家婢僕告首尋厚賞聽

逐便廂官人又分頭根括小民五家為保
雖鉢兩悉取之追既又牓云舉御批朕累
具大金高尚書傳元帥台令衣段金銀数
少且拘留在此候見數足可放還可速依
下項須管十五已前送納如有吝情隱藏
被搜檢告首軍令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
公主王時雍僧道伎術官吏放出宮人開
封府戚里醫人樂人百姓老娘諸行彭端

等公吏曾經祗應人入內侍楊戩賈蒙等
已下勾當使臣曹剛等大宗正司宗室三
衙曾御輦官大小園子曾遣還兵級內東
門司妃嬪并龍德宮大內黃院子衛尉寺
幕士又牓云專切根括金銀催促四壁所
契勘開封府牓示大金軍前為衣段金銀
數少聖駕未得回歸事屬急切當所訪聞
閭巷居民各懷愛君之心自相糾結斂環

並行送納切慮京城闊遠未能一体或雖
経送納未致盡絕今措置令逐廂使臣於
逐巷內委請懷材碩德忠義高士一人轉
於逐巷內置曆排門勸誘抄上金銀以一
錢已上或衣段以一疋已上畫行抄㨂徑
赴開封府送納庶得軍前允信聖駕還內
京城居民早有活路須至曉喻又牓云今
聖主兩為百姓車駕出城懇告軍前全活

生靈之恩甚大可排門勸誘依此送納是
夜帝留軍中
十四日官吏士庶侯大駕於南薰門有牓
云應民間金銀限十五日已前納入官出
限不納者依私有法令後不許以金銀造
首飾器皿等是日復以從官郎中分頭四
壁根括繫切僕婢告首紛然有以係隙而
告首者告訐之風盛行官司縱而不問

一璧所括日不下數十萬兩兩禁中諸宮什物諸王主第什物洎宣德龍德二殿所用鈔兩無不括納又膀云大金元帥台令候根括金銀盡絶申來當遣大金人入城搜檢切体此意不可隱蔵士庶讀膀相顧失色莫不疑懼至有集隊伍搆軍器以俻緩急者通夕不寐

十五日黎明膀云駕前人回傳到聖旨軍中供帳御膳水炭什物不闕迎待禮數優異宰執從官次舍溫潔只候金銀衣段數少商議未定仰疾速催促務要日下盡數交納不出一兩日決定駕回保無它事恐軍民士庶憂慮今多出文膀曉喻右曉喻軍民各令安業務要寧靜不得喧閙以聽夕民情頗有動搖故有此膀開喻是日陰雲四垂家家愁苦士大夫憂憤作為歌詩

者甚衆獨著作郎胡處晦上元詩人多傳念一詩云上元愁雪生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孽胡歆舞蒲萄宮抽釵脫釧到編户竭澤枯魚充寳輅聖主憂民民更憂驕子逆天天不怒向來艱難傳大寳父老談王似仁廟元年二年城下盟未覩民臣繼嘉祐路人哀痛塵再蒙冠劒夾道趨郊公神龍只合九淵卧豈得屢辱蛟蛇中朝廷中興無柱石薄物細故煩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送慚趙氏厠養卒今日君王歸不歸傾城回首欲悲啼會看山呼聲動地萬家香霧繞天衣胡兒胡兒莫耽樂君不見望夕月蝕東北角

十六日根括金銀益急先傳元帥留駕元節回至是猶未聞鸞輿之音人心憂疑罔惻其故太學生徐　等欲以書達二酋長

邀駕還闕先詣都堂陳狀。具述執政輒不聽。是時欲達書者數十人。執政者既不聽許。衙挨徑詣南薰門乞以繳獻。守門者從之。已而傳聞二酋以馬取挨赴軍中。覽書詰難。而挨因高論抗辨。被二酋敲殺之。

十七日牓云。駕前傳報到元帥留赴打毬會。只俟天晴燕畢便還內。仰居民安業。是夜曹門外有金人下城討虜者又縱火燒五岳觀者。甚可駭懼

十八日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捕欠金帛者。曲法峻治。未易詳述。哀痛之聲。聞于遠邇

十九日諸司結局罷括金銀。人心稍寬。莫測其故。然聖駕殊未聞回留宿郊外。至是幾旬。百姓父老官吏雲集望駕亦彌旬日。置監國留守司

二十日風雨大作。有牓云。駕前傳報到聖旨。只候赴打毬大會了。當便回內。仰軍民安悉

二十一日開封府揭牓云。諸寺觀祈晴。許士庶燒香。又牓在京質庫戶須於前開張以濟小民。又牓加大金皇帝徽號。崇天繼統昭德定功敦仁体信脩文成光聖皇帝。駕殊未聞還期

二十二日士庶望駕之心愈切。有牓云。元帥留打毬大會未了。俟天晴會了方回。是日軍民見車駕遷移許久。上下疑懼搆造言語傳報不一。又乞請備城處器甲以備緩急。官司不許。往又各家私造。官司復慮生事。乃捕造言者十七人戮于市。又牓禁戢

二十三日牓云。在京元開質庫人戶。須管

仍開張。許人告賞錢五十千。是日監司增
置糴米柴炭場。糴人不得三升薪不得過
五十。其直減市價幾倍。糴買者如市
二十四日借支軍人米。聽從便出糴。欲生
小民也。牓云。為陰雨打毬未得聖駕未回
二十五日大雪。氣候風寒似城陷狩。金人
索內夫人倡伎。及童蔡梁王家聲樂已出
者已從官者。皆要之開封府散牓。遣公吏
追捕巷陌店肆搜索甚峻。滿市號慟。其聲
不絕。又索教坊伶人百工伎藝諸待詔等。
開封府奉命而已
二十六日尚書省牓右僕射何㮚傳到文
字。稱城外傳聞城中百姓凍餒。皇帝聞之
出涕不止。降到曉諭詔書。朕出城見兩元
帥議事未畢。陰雨連日。薪糧闕乏。皆痛在
朕心。已令多方措置減價出賣薪米。庶幾

小民存活。仍不須羣聚候。重有暴露朕負
百姓。出涕何言。故茲詔示。各令知委。士庶
讀書莫不墮淚。先自城陷日物直踴貴。上
出城又甚。小民餓死道路。動以千計。米斗
二千。肉無所食。至猫鼠雜獸掜盡。甚者雜
以人肉鼓皮馬甲皆煎爍食用又取五嶽
觀上蔡真宫花葉樹皮浮萍草之類。無不
充食。士大夫豪右之家皆食之。自爾四壁
增置米場出糴。官廩凡數十所。然官司措
置無法。大抵強者獲利。而弱小受惠者少。
攘奪蹂踐。動致死傷。又如萬歲山樵採時
揭牓。軍人不許糴。又命男女分日赴場。由
是小民得賴以濟。是日捕獲倡優內夫人
等。已莫知其數。悉押赴教坊銓擇
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儀仗法服。鹵簿冠
冕。乘輿種〻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

入內官數各有差併取家屬又索犀象
寶玉藥玉彩色幞頭書籍之屬肩擔車載
徑赴供納者急如星火頃結牓云兩國通
和各敦信誓車駕與二元帥議事漸已了
只候旦夕回仰士庶各安業勿致疑慮及
聚衆劫掠大事是日捕獲倡優內夫人等
甚多
二十八日黎明雪始開霽御史臺告報百
官等並赴南薰門接駕士庶奔湊充滿道
路延頸企踵以候鸞車之塵已而殊不聞
耗謝元及作憶君王其詞甚哀云依又官
柳拂宮墻寶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巢依
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是日金人
又索官藥局藥餌大晟府樂器太常寺禮
物儀仗以至樽罍籩豆微至于奕棊搏戲
之具無不徵索相載而往者不可計數民

情愁擾殊不安怙俄頃有牓禁民兵聚持
兵器者軍令又牓云奉聖旨令多差人兵
般大金所需儀仗等物候般發盡絕車駕
還內切慮軍民疑惑令出牓曉示
二十九日官吏士庶伺駕開封府追捕倡
優內夫人就教坊銓擇押赴軍中者自二
十五日不可計數至是尤甚元征求及戚
里女使車駕往輸轍幾盡至搜求肩輿以
乘載之貨養之家悉取無遺及被選出城
者皆號慟而去又押內二十八人及百伎
藝等餘千人悉赴軍衆號之聲振動天地
是日民情極皇皇迫於凍餓又有剖剝人
肉食者有牓禁戢不止
三十日金人索九鼎八寶車輅等又索將
作監官吏尚書省吏人秘書監文籍國子
監印及取翰林傳神等待詔並節次解發

是日觧蔟內夫人及戚里女使猶未已午
漏又以車載數百於南薰門時官吏亦候
駕於門內夫人女使輩車上大呼斥駡曰
爾等任朝廷大臣作壞國家如此今日却
令我塞金人意爾果何面目諸公回首緘
默而已
二月初一日觧發女伎津般庶物不輟先
籍諱稹家貨白米二千石豆粟如之至是

委官發糶以濟小民又命毀拆高球楊戩
第宅出賣充薪
初二日金人索妃后服琉璃玉器再要內
夫人雜工匠伶人醫人內官等并家屬開
封府追捕尤峻節次觧發悉繫以繩交加
防護如犯大逆市井號呼者不絕於道又
索司天合臺天輪滴漏儀須有牓云奉駕
前指揮仰多差人兵疾速津般大金所需

凡干物候般盡絕聖駕方回
初三日初四日津般器物觧發官物如前
市井哀號者殆不堪聞又迓車輦乘輿稍
與者令重新太常大成明堂司天監應物
悉般遣雖重大者併力相舁而去是日增
米場數十迨晚有牓云大金所需津般漸
已了畢聖駕旦夕回歸仰士庶体兩國通
和之意各務安業

初五日津般先觧蔟者益衆有牓云內官
監訴醫官周行隆樂官朱子書繼元帥下
狀云各有金銀窖埋乞令本家掘取前來
以此元帥怒令再根括金銀赴軍前交納
初六日開封府牓再根括金銀又牓亦根
括馬除從官已下合赴常期外應干馬並
拘根括限初七日盡數再納軍前是日盛
傳駕還迨晚寂然

初七日金人儈盖陳州門莫測其故所向諸門皆多有金人下城討虜因與百姓戰鬬者士庶方切疑于後有内家車子數千各擕被襆于車後指南薰門星馳而去黄門老卒輩從行皆有憂色士庶惶惑莫知其端白晝市井為之還罷迨晚有牓云留守司奉監官令旨皇帝出郊日久未還太上皇帝領宮嬪等出城親詣太金軍

前求駕回内仰士庶安業是夜民情極恂懼留守司急召百姓議事二鼓矣

初八日黎明留守司又集百官議事又申喻上皇出郊止為求駕回内仰居民安業不得搆造語言誑惑衆聽[illegible][illegible]倖壓官四出百姓持兵器巡警者如故[illegible][illegible]南薰門有牓云崇天繼統昭德建功致仁体信修文成允光聖皇帝初四日册立初五日移

初九日受賀十日車駕還明與日回士庶競傳相與致慶且訝明與之章未喻頃之傳聞乃姦人詐出牓示開封府已捕獲根究矣迨晚開封府有牓再申喻上皇出郊事不得持兵器仰居民安業實夜巡警自保是日燕王越王及康王肅王家屬並赴軍中

初九日内前揭示長牓備坐金人節次移

文及孫傳報應文字民間至是始知還廢宗社欲立異姓相顧號慟殞越無所皆悔不令皇帝巡幸主上遷都也留守司等四壁都巡檢范瓊撫諭軍民感泣不已其牓云元帥府近以皇家除衮冕今回降聖旨先皇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求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迹変諭愈速

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軍力擊京城摧
破方俯待罪之請況近尋載書有違斯約
子孫不絕社稷傾危父子叔盟其實如一
令既伏罪宜誓約宋之舊封頗亦虧闕既
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師舉上存[illegible][illegible]本
非貪土宜納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茲土
其汴都人民願隨主遷居者聽所降聖旨
在前令請宰執文武百官在京在京城臣
僚一面共請上帝并已下后妃兒女及親
眷王公之屬出京仍勾集耆老僧道軍民
百姓遵聖主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
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道隆德茂勳業耆舊
素為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衆善有
一于此亦薦舉當依聖旨備禮冊立趙氏
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
國俟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城治臨日

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左金衛大將軍
都監右監軍皇右副元帥骨盧你移賚勃
極烈左副元帥譜涉勃極烈元帥在國中
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今月初日亥
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皇帝聖
旨指揮傳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然念世
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已及朞
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遂遽蒙廢絕實非
臣子所敢聞之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愈切
痛激之詞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
恩畢終始保全之賜傳等誓捐軀碎首報
國萬分謹具劃一下項一太上皇帝已下
不敢有違令旨見發赴軍前同伸懇告之
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即位之來日修德政並無過失
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譴訶蓋緣親政之初

偶爲謀所誤。繼之重行竄責。檢會上皇昨爲大僚信誓。亦緣童貫、李良嗣、王甫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顯見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一嗣君在東宮。即有德譽著聞中外。比既即位。萬民歸仰。今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尚可以歲脩及事之儀。如挽降金銀衣段。日下未能數數。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永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爰。遂同匹夫。縱有報息之心。何緣自效

一伏詳來旨。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主遷居。具見慈仁存卹備至。不唯及民。崇戴罔有二心。萬據令內外。寔未有堪克膺舉者。若倉卒冊立。必不服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非所以上副元帥重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奪之與之。全在元帥。雖大金詔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寄。元帥自專。行如前項事理明白。更望台慈。特霽威怒。終賜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取索所有。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事定之後。退守偏城。以備藩屏。如蒙大恩。將嗣君不見廢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望台令。又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伏覩皇帝詔書。宜納擇賢人。立於藩屏。許令士庶隨主遷居。以此見皇帝息被生靈之意。聖德甚厚。然傅等竊見國主自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並無

出其右者。燕本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姦臣。及國王年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伏望相國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其容退避以責後効。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上皇之子。則乞於神宗皇帝之子。如遐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為依歸。傳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元帥擬孫樞密狀。切為朝廷所以廢趙氏者。豈徒然哉。以其不可與守信誓約。不務聽命。為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如是之甚哉。皇帝以寬恩釋

其[illegible][illegible]貢別立賢人而已。真得弔民伐罪之大義矣。今承示諭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罪亦深矣。此後不宜更復如此。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右傅等准元帥府再遣翰林承旨吳幵前來指揮選立賢事。[illegible]等任宰相。繼以罪罷。將帥士卒皆叛之。其餘臣僚並皆錄錄無聞。此乃帥府所備知。豈敢濫賢不以上聞。若舉於草澤之間。亦未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燕趙氏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它姓。即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重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四方即及安帖。或天命改卜。曆數有歸。即非本國及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選擇

賢人。永為藩屏傳等不勝痛切殞越之至。
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
元帥府看詳孫傅等狀申前日將相多誤
罪廢敗亡之餘其它臣僚皆録録無聞。若
舉於草澤之間。孰能推戴者。夫運數既衰
亦必有繼興者。若敗亡之世必可繼。則三
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
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別依聖旨早

舉堪為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前劄子於行
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會驗在軍皆係北
地漢兒。若舉此人。即與混一無異。實違所
降聖旨。若欲推戴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
亦樞密所共知。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果
有可舉者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
㮚李若水預此議。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
舉。仍請諸官各叙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

所舉推戴狀申。天會五年二月初八日准
元帥府劄子再請恭依聖旨早舉堪為人
主或在京內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具
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府推戴狀申者。右
傅等切詳本國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
日久。累於前狀瀝懇控告。今來渝盟失信。
止是上皇及前主宗子支屬並不干預尚
冀恩造再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至生

事。若不容傅等死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京
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於自舉。乞自元帥
府選擇。敢不一聽台令。傅等無任哀痛惶
懼殞絕之至。謹具狀申呈皇子元帥國相
元帥。伏候台令。是日士庶讀榜。委無生意。
以謂宗廟至此。性命豈保。還家聚首。相與
待死。日未中。半市無人行。入夜乃持兵器
巡警市中。一坊無慮千萬衆巡行達旦。宮

司彈壓者亦然

初十日黎明監國揭牓。仰百姓父老午時前各赴南薰門瀝血懇告大金元帥求駕回。自寅抬午。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門者莫知其數。孫傅。張叔夜親執狀求門吏乞繳申軍中。其狀云。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孫傅等。右傅等已累狀元帥府推慈軫卹。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旨稱藩。永事大國。就立監國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與本國生靈為主。中外安帖。合大國弔民伐罪之義。傅等今日在南薰門拜泣供命下情不勝哀痛懇切惶懼殞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旨。又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右傅等除已同百官父老具狀申元帥府。尚有不盡之意。不自恐死泣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而屈服而舍之。存亡繼絶。唯在元帥。別有監國太子自上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傅等伸臣子之情。則望早賜恤趙氏祖宗。並無失信。內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四方英雄必至雲擾。塗炭卒未得安。傅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世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絶之。又況傅等。世食君祿。君辱臣死之時。上為宗社。下為生靈。茍有可言。不敢避死。伏望台慈。特賜矜察。傅等無任哀懇痛切惶懼殞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謹狀。迫晚金人回云。元帥府劄會朝廷所以滅宋者。緣趙氏罪深也。況聖旨丁寧。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請。復

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衆難服從趙氏太祖孰知推戴自立尚可若今依聖詔擇賢者立孰謂不可兼早来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令諸官僧道耆老軍民既乞行府選擇行府及在京官僚未識可否但恐在京自下為首管勾者必可舉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令官僚等照會此意若所推目下在京官為首

管勾者可以早立具本官名銜状申亦可即依已去文字衆得共薦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状申趙氏支属限不過今日發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禁遣必當别有悔吝無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初十日士庶傳聞此語相與號泣入宮上自軍中批御劄付府尹徐秉哲云我以失德為金人所廢亦可揮壓京城無使喧擾反為我

衆士庶聞之益更慟哭

十一日黎明上自軍中批御劄云二月六日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变盟誓别立異姓仍依聖旨與皇后妃太子諸王諸公以内族出京俾分團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别立賢人其餘萬姓為幸非細令因元帥府遣人賣文字入議附此無拘舊分妄為禍福遂招連累太

上皇亦批御劄云尚頼元帥寛仁使父子團聚速令太子出来是日范瓊領兵往来宣諭百姓趙氏已失國軍中見議立異姓令晚皇后太子盡出不得邀阻先是初八日燕王越王出門百姓攔截謂我國無主不令出去官司捕為首者戮于市方定至是乃預行戒約嗚呼閭閻下賤亦有戀主之心豈謂搢紳端笏者乃甘心於異主乎

血猶可以摧心泣血而號慟者也。是曉皇后太子公主並在南薰門。百官萬姓哭送于門。太子傳令至謝號哀震天。宮嬪輩多有徒步出門者。自皇后而下。止有被袱一附于車後。人人悲啼。皇后太子同坐破車。士庶立傍觀。心骨糜潰

十二日早孫傅張叔夜赴軍前。大金移文城中令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議立左丞張邦昌。邦昌治國事。並不得引惹趙氏。開封府御史臺徑集百官於秘書省聚議之。文臣承務郎。武臣承節郎已下並赴議。頃刻至者無慮數千員。置曆給劄。各令具名銜。及情願推戴邦昌為主。異議者押赴軍前。是日范瓊領兵把秘書省門迫脅之外。開封公吏御史臺疾聲奮呼。勒令速書名銜推戴者迫脅於內。士大夫相顧號慟聲聞于外。然亦無敢慨然立異議者。獨御史中丞秦檜獨狀論列。以謂邦昌輔相無狀不以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付軍前面論。其餘百官所議。其略云奉大金皇帝詔旨元帥令旨欲立右丞張邦昌為主。ム等亡國之臣。荒迷不知所措。敢不推戴。欲別擇賢人。亦取自軍前指擇

十三日以御史中丞秦檜。及百姓所議狀繳申軍前。金人移文追取親王帝姬。及駙馬。并南班宗室。官族甚峻。京城官吏一聽之而已

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開封府解發公主帝姬。及宗室等節次出門。哀號之聲達于遠近。先取官吏及百工伎藝家屬。至是以尚有解發者。自內前徹南薰門貫

[illegible]號呼不絶如是者已十餘日又遣
[illegible]嬪等例皆徒步出門不假乘載是日
傳聞所解發宮嬪已一千二百人親王二
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市井聚觀莫
不憤嘆無一人敢誰何者
十八日金人移文索太學博通經術者三
十人如法以禮敦聘前来師資之禮不敢
不厚學中應募者三十人大抵多闒人[illegible]
兩河人官司支給三百千以治裝三兩
欣然應募士論鄙之是日御史中丞秦檜
赴軍中
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禪學通經德行數人
開封府勾捕諸禪長老及首座西堂禪僧
等應募每院不行十餘人解發中復多有
逞[illegible]才所留僅二十人傳聞寺遇頻畢諸
寨輪請齋襯無虛日是日又索應干經板

靖康二年

官司搜求獲時解發
二十日早解發太學應聘之士三十人赴
軍中官司備肩輿使之去已刻到金人再
移文令根括金銀先是樂官醫官内侍狀
軍前乞取家中所窖埋金銀開封府又莫
敢隱匿徑令掘取前来解赴如是者凡二
十餘人又云軍前籠中皆有金銀二酋震
怒斥責根括官吏以為向以為盡絶各具
結罪文狀今乃如是耶故有再行根括指
揮移文督責至繁至峻官司無復敢拒已
而揭牓曉喻委四壁官根括如初民情惶
惶殆無生意是日解發宗室宮嬪輩猶未
絶號呼之聲所不忍聞
二十一日根括金銀解發宗室如前金人
移文令議遷都事開封府御史臺徑集百
官於都堂聚議後竟不聞所議果如何是

日金人督責金銀尤峻。后妃帝姬首飾之類並皆取索。又入大內宮人釵釧之屬悉皆抽脫。官司尤懼其未能多集。乃於四壁置場各數十處。堆垛官錢。以收買之。金每兩三十五貫。銀每兩。兩千五百。多有赴場出賣者。猶以為未也。又揭牓許以金一兩傳米一石四斗。銀一兩傳米一斗。是時民方艱食。雖有金銀無所用之。往往樂於傳易。官司收金銀者日不下千萬兩。並節次解發軍前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須管二十五日解發盡絕。並不得漏落一人。官司承命一切稟聽。尋悉開封府使臣大小火下輦散行搜索。俠街併巷無不周遍。小人無知觀望。輙於市井奮呼號令云不得隱藏趙氏。如有收藏者。火急放出。庶免連累。如是所至號叫。官司縱而不問。又可以扼腕憤悶而泣血也

二十三日解發南班宗室等絡繹於道。又載宮嬪出門者凡數十車。督責金銀尤峻緊。又有軍前告禁中金銀。及內庫鎮庫銀塊者。並取索前去

二十四日金人移文取太學錄黃宗楊愿二人。皆以舉入舉錄。近年試選每占高等者。似疑為三十入中挾仇者所責。二人託疾供申。後竟得免

二十五日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為峻切。官司驚懼莫知所措。追晚乃追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人並赴軍中。二酋震怒拂臂厲聲斥責。已而命執提舉官四人於監軍處敲煞之。提舉官乃尚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知質與給事中安扶也。既殺之。後

令簽級軍中以令於衆尸首奚南薫門下。
時監軍正處南薫門故也。又命報催促根
栝金銀官四人皆臺諫官各鞭背五十放
還。是日大風折木。至晚尤甚百姓傳聞殺
侍從。播臺諫。上下怖懼。疑啓亂之端。在朝
暮持兵器巡警者。又復如初

二十六日開封府御史臺催科金銀無所
不至。自九品已下折為九等均定。金銀衣
段數各有差。又逐坊陌家至戶到列為三
等㩲諉金銀衣段亦隨等均定。上下催督。
急如星火。一城騷然。不堪其苦。自廢主上
已來。金人之使日夕入城徑造宮闕。如詣
私室。折花飲酒自相娛樂。至于乘醉插花
滿頭聯轡而出睥睨行道。旁若無人。觀者
恨不能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十七日督責金銀衣段。大抵尤甚初昔
時。已刻李若氷兄若水及從吏皁還自軍
中。頗能道軍中事云。金賊初廢上時。蕭慶
持詔宣讀罷。徑逼上脫去赭袍。盡皆撦裂。
是時大臣何㮚等悉在上側。驚愕莫知所
措。若氷抱上呼天聲苦為金賊所擊而絷
囚累令金官高尚書者誘若氷以高爵。若
氷略不之顧。至初八日又呼若氷去議立
異姓。兊廢主事。若氷大聲抗論云。皇帝非
是失信。以祖宗積累之艱。三世方得河東
陵寢在焉。大河在焉。不敢輕與夷狄。唯義
所在而已。且如元帥自去年冬城陥日之
後。再盟主上　歃血未乾。又復違
負。又去金銀所需之外。種〻需索無厭。貪
人土地。取人婦女。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
一巨賊矣。吊伐豈如是乎。二酋大怒。令棰
下殿。於青城東華門敲殺之。臨死罵聲不

絕于口自夷狄强暴傾危王室士大夫能慨然以身死社稷之難者才聞若氷一人而秦檜亦其次也萬世之下而不能掩其惡也

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觧發金銀衣段又如昔時衣段舊不用紬布等至是悉要般擔者不絶於道傳聞城外衣段堆積如山有腐爛者竭府庫困民力可勝嘆哉

三十日上以狀達二酋乞飲食衣服狀達開封府始敢令人般擔御前服用等士庶聞之無不慟哭憤恨

三月一日金人告報城中欲遣張邦昌入城御史臺檢準故事例宰相入城百官合迓于門徑行曉喻文武百官於未時前悉詣南薰門迓少宰公相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者又千萬人范瓊注長源諸統制官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人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詣尚書省百官敦請即皇帝位猶豫未决先是軍前指揮如不肯即位及城中不願推戴者先戮大臣縱兵洗城官吏至是乃不敢不敦請邦昌與庶官相見慟哭盡哀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金人節次移文督立邦昌僭皇帝位文武百官軍民等凡四日並詣尚書省敦請再三邦昌退避而未敢

初六日金人督立邦昌甚峻乃議定令初七日擇時僭皇帝位是日早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等覩事勢至此慨然起兵謀反正班直散秖侯凡三營並殺血屬以應時未起為人所詞范瓊尤言變亂因部兵各

殺五十餘人悉潰散華父子并為首者並
斬于梁門外嗟乎華誠若有志之士柰何
事未及成而身遇害悲夫
初七日辰時邦昌僭皇帝位是日金人遣
使命五十餘人素騎數百從之持册命立
邦昌自尚書省慟哭入幕以吏帝者服少
刻出北面再拜謝恩金使跪進册命國璽
再拜謝金使退文武百官行導入宣德門
服赭袍張飛蓋御文德殿受賀
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百官赴常朝如儀
以王時雍領尚書省門下省事以徐秉哲
領中書樞密院事士大夫請致政者紛然
吏部悉從而不拒
十一日宴金使于禁中
十二日金人移文督索金銀衣段又峻云
金銀元所需千分未及一開封府將在坊
巷見在人户等第敷配限三日納足如不
伏納之人全家押赴軍前先是金人索在
京人户口數開封府張大其事以七百萬
户即軍中詢李若氷亦以此對金人無厭
之欲見京城户口之衆至是乃令將坊巷
人户等第敷配意欲於七百萬户中盡行
敷配所得不可勝計也開封府奉行莫敢
論辯乃以見在人户隨高下配定成數揭
牓門首督責於日下送納雖細民下户亦
不下金三百錠銀三百錠小民以見抑配
太盛復出於衆但相與戲之借使變甑釜
為金銀化屋宇為衣段亦豈如數納金
人自以為必得而催望責督繼踵不絶也
十三日金人督責金銀衣段益峻官司征
催莫敢少息又散牓逐坊巷具人户單名
及所攤認數委本廂地分分頭催督急如

星火小民應之而不拘官司亦且無如之
何
十四日邦昌遣使軍中致書懇免征催事
其書云比以冒膺縟禮顧展謝悰雖歷罄
於忱辭終未達於台聽退思感悚豈易敷
陳載惟草昧之初實軫阽危之慮民志未
定顧未有以得其心事緒實繁念將何以
息其動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衣叚犒
靖康二年
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寔頗知罄
竭委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
吏罔敢不虔仰荷大恩敢不思報剝肌
体豈足論酬然念斯民困弊已甚閭閻日
久饑莩頗多欲撫養則無資澤以厚其生
欲拯殄則乏米粮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
刎縊自尋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在
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

不啻履氷之懼與其跼天蹐地莫救於黎
元曷若歸命投誠仰祈于大造伏望察其
懇迫賜以矜容特寬冒涜之誅誕布蠲除
之恵則終始之德遂全萬姓之死亡報稱
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期於没齒以荅隆
恩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征催金銀衣叚如
前但絶無輸納者邦昌偽命令官司並依
靖康二年
舊修飾職事國子祭酒學官等奉行不敢
懈怠見尋曉喻諸生湏會置課冊假曆簿
書等諸生笑而不荅
十八日十九日征催稍緩莫知其故保康
門清晨大火爇數百家方息
二十日邦昌偽命國子祭酒董逌撫諭諸
生慰勞備至逌承命巡齋宣布邦昌之意
自圍閉諸生困於虀鹽多有疾故死亡者

迨春尤甚日不下死數人至有十餘人邦昌見之乃有撫諭之使又命專選醫官十人於齋日逐看候各人給藥食之資各五千學中被疫氣無甚於今年自春首至此物故者二百人先是日就齋學生綦延世夢有金甲神人於太學前箕踞而作顧左右百餘人令取鍬於東南方有一人回曰此何為者神人曰要葬太學之士復回曰其數多少神人曰幾半中有一人披髮目赤取水南北呪曰得吾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流浹背計自春初在學者才七百人今沒故者已三之一亦可駭者後病疫者往〻只以黑豆湯取効由是一學盛傳服之者無不愈疑其神人呪水之異黑豆湯似亦可廣傳於世因附于後黑豆二合炒少香熟甘草二寸炒令黃色二味以水二盞煎取一盞時〻服之甚良

二十一日先萗解醫官伎藝等有入城者被二酋指揮聽請假入城收買藥材物料之類其醫官各於行李籠篋上揭牓云大元元帥府秖候醫官某人衔李或云相國元帥府小人甘心從事於犬羊之衆尚欲矜耀此所以為下愚無知者與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云節次所需金銀並係犒軍之物雖所需未及千分之一然念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應因征督重困斯民已議稍止邦昌命開封府曉喻

二十三日上自軍中批御劄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素為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裝少厨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庫支(一作借)錢三千貫收津遣至此勉事新君無念舊

主切祝其上王徐二公。士庶傳聞血淚迸
流
二十四日軍前放還僧道官吏百姓入城
者凡數千人。路允迪沈晦亦預其數
二十五日傳聞金人前軍已啓行
二十六日城外火光亘天。傳聞金人焚燒
寨柵訖
二十七日邦昌偕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
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素服。北望慟
哭。太上主上北行
二十八日邦昌服赭袍。張飛蓋乘馬出南
薰門餞別二酋。及午而返。連日之出。所過
設香案望起。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
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輩也
二十九日五更太上皇主上北行。傳聞太
上皇在二太子軍中 在粘罕軍中主上

帶青氊笠子乘馬。侍衛百人。後有監軍隨
之。亦有隨行豬羊十數。自鄭門而北。每過
一城角。掩面號泣。燕王越王各得一牛車。
餘皆步行。不能行者驅之使前
四月一日金人班師。邦昌委范瓊交割城
池樓櫓。後分撥兵衛當開閉守如故。是日
民間闐犬羊之群既空。恍若再生。競欲登
城觀看者蟻集鱗次。惟悵望鑾輿播遷為
之悲涕
初二日四壁下工修飾樓櫓。委侍郎邵溥
都大總管其事。置修城司辟官各一員
初三日范瓊領兵出城搜空
初四日邦昌僞赦。是時天下勤王之師。范
尚書趙資殿領兵南京
初五日王淵到關屯通津門。邦昌册命元
祐皇后

初六日百官起居元祐皇后于延福宮
初七日宗室敦武郎叔向。領七千人到青
城屯
初八日邦昌偽命賜學校恩各有差。是日
開諸城門
初九日有司備禮册命元祐皇后。百官致
慶
初十日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手書
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復回避
內諸門。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
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四方勤王之師到
闕。范瓊揭牓。仰四方客旅未得輕出
十五日李綱檄諸路勤王之約八九路
十六日開封府牓秦鳳漢蕃人馬自備衣
甲。口食去厠殺約三十萬人
十七日范瓊除龍神四廂都指揮使兼四
壁巡檢使
十八日開封府牓兵馬副元帥奉大元帥
康王指揮。會合人馬。掩截金賊
十九日二十日宗室叔向即青城發青旗
入城。召募忠義救駕
二十一日大元帥余 東南道總管趙子
崧。奉大元帥康王劄子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母后劄次
道使迎請康王至京城
二十五日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並赴
南京迎請康王
二十六日太宰邦昌。率百官乘舟下岸赴
南京
二十七日括船綱運及乘載宮嬪等赴南
京
二十八日祭酒率太學生等百餘人捧表

赴南京
二十九日三十日康王節次移文撫諭京
城士庶
五月一日康王即位南京賜赦天下改元
建炎後一日赦到京　赦文門下朕
皇天祐宋卜世過於漢唐藝祖承周受禪
同於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歷保邦崇不拔
之基屬以朝姦稔成邊釁侍中都之安富
忘外敵之憑陵驅致金人來犯京闕衫登
城而不下終邀駕以偕行痛念鑾輿遠征
沙漠宗族從而遷徙宮闕為之一空仍抑
臣僚俾僭位號朕以介弟之親而受指開
元帥府以總師元輸敵愾之心亟奉講和
之詔豈圖変故終致阽危蓋嘗指日以示
三軍使前迎而後請不憚瀝血而檄率土
臭外撫而內親而三軍大夫與萬邦黎獻

共致樂推之懇辭容牢避之私謂疊疊艱
棁難以一日而曠位矧皇皇四海詎可三
月而無君勉徇群情嗣登大寶宵衣旰食
紹祖宗創業之基疾首痛心懷父母播遷
之難顧號令之久隔衆罔繫心軍旅薦興
農多失業慰民耳目之注敷朕腹心之言
爰布湛恩誕綏區夏可大赦天下於戲聖
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同幾之憂思天子免
有所先朕欲究在原之急我文武之烈
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
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其一
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徯兩宮之復
終圖萬世之安副我憂勤濟康乂
詔書五月初十日朕遭家不競二聖播遷
單子一身義不得死三軍大夫群黎百姓
戴宋惟舊用歸屬于眇躬朕欲身先士卒

北首赴難咸曰宗廟之重不可一日乏祀且將攝行國政俟時復辟則又曰天下之大不可三月無君遜避無從百却復至蓋謳謌德澤在人固若膠漆天其或者崇降災咎以警懼我宋是用思慮祖宗之舊仰承天意庶幾悔禍以輯寧我邦家賚及赤子嗚呼惟孝悌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慎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來正論屏側言可以達聽惟近正人遠寵倖可以成德惟守大信可以茂遠圖惟有常德可以立武事不弛不擾慎終如初或積不

庶幾降監俾復我父母兄弟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詔廢朝令不以内侍典兵權容受直言雖有失當不以加罪謹聽斷除苛娆抑末作去侈靡屏聲樂之奉絕畋遊之荒非奉典禮尚方無飾繡繪非急總治大匠無營土木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傳工弗利於衆非飲食衣服皆可廢有宜於國非赴湯蹈火皆可爲斷之必行無惑有一羣臣狃於故習有以祥瑞聞褒頌功德浸於尊謚諱隱過尤務在蒙蔽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臺諫懷恩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赦朕臨之始德意未孚于上下用脩播告以敷朕心茲言不食咸聽毋忽

又六月初九日朕以菲德獲承至尊以臨士民之上屬時艱難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湏於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區夏百有七十餘載德隆恩普亘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因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内義安蒼生蒙福

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　師墜其姦計
都失金湯之守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
遷六宮皆從逮朕叔父兄弟宗族戚屬悉
被驅迫禍故之臻振古[illegible]有是用夙夜震
悼于朕躬念父兄屈[illegible]虜庭憫生靈重
罹于兵革飲泣嘗膽

孤臣泣血錄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舊本題宋太學丁特起撰所紀自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五日起至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止載汴京失守二帝播遷之事徐夢莘北盟會編頗采之文獻通考載其書三卷又補遺一卷此本僅存一卷然首尾完具年月聯貫不似有所缺佚者殆由後人所合併耶其中稱范瓊爲高義而於瓊殺吳革一事亦無貶詞頗乖公論特起不知何許人又直書太學生丁特起上書者三皆不似自述之語前載特起自敘粗鄙少文其敘事亦多俚語豈當時好事者所爲以特起上書有名故以託之歟此本爲明吳思所刊前有思序而附載汪旦復評語語皆凡鄙仍多舛誤如吳革起兵謀反正句實以當時僞楚僭號故以反正爲文乃誤讀正字屬上句謂以謀反書革乃特起之微詞則其謬不足與辨矣

靖康蒙塵錄一卷附建炎復辟錄一卷

不著撰者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靖康蒙塵錄一卷》提要

靖康蒙塵録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京師立春節先是太史局造
土牛陳于迎春殿至日太常寺倫樂迎鞭而碎之比
常儀也是月初五日夜守殿人聞殿中哭聲甚哀々
聞擊朴之聲移更乃止洎明觀之其勾芒神面有淚
痕滴瀝襟袖猶湿其牛首墮于地有刀斧痕吏白有
司遂更修補以終其行事識者知其非吉兆也初九
日邊報金兵留屯河朔犹豫兩持似欲復犯京師太
上皇遂出南薰門往南京十九日報金國大兵已分
布河上敗河進梁師成棄城南走兵已渡河二十九
日兵至毛桃崗駐軍作大寨居民奔入京師老幼
者躪蹂于道間有強壮刼掠外城大火焚燒二十餘
家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師攻諸門甚急十二日以
聶昌為都太守禦提舉司房遣使入城請和乞以黄
河為界二十一日京師戒嚴金人兵退封兵卒需索
金銀牛酒犒師依契丹倍增歳幣朝廷許之三月初
金人退兵北去至壞州相國有文字至軍前乃粘罕
之文也其畧曰今南宋已求和好許增歳幣仍有割
河之請未有定議今大軍已駐河北諸郡已定可否
彼若不從則吾已持其物而求其遺此計之上々也

于是金軍雖明言北渡其寔只在河南未當解也初
九日金國粘罕加封征討大元帥仍令從使行節且
降書曰今南伐之兵已踰河滸洛直犯汴京州邑雖号
武之威不復有過可甘辭誘和以僥其主此闘彼亡
皇南幸可保彼入京口併兵攻陷俘虜以歸繫頸以
帛朝之宗廟我之願也昔我之攻契丹童貫持試以
俟我今既得勢安可不順天命以殲滅而貽萬世之
業昔楚子圖也尚能與滅陳蔡我師威行電掃前破
契丹如摧朽摭腐乘勢不取必貽後悔彼上皇之南
幸也蓋欲料兵江淮以興勤王之師俟其復宗併力
困之此萬世一時也若欲和議以河為界寔所未當
天輔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帥府施行十五日粘
罕遣人入城上書請歲幣金繒及車輅鹵簿儀式及
請移文河北諸日下罷兵交割二十一日金人收河
南北岸兵馬北去五日少帝工書請上皇歸京八月
粘罕大軍屯駐薊郡且遣使至賀上皇歸京其寔探
伺也九月十一日粘罕又遣使入京求和仍需金繒
以緩我師朝廷大臣皆無謀詣幸奏姑息于是上下
苟安不復有边虞之策矣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金
人粘罕不令大兵南行已及河界十九日復圍京師

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
城求兩宮幸虜營南議和入割地事十二月五日遣
兵入城搬挈書籍并圖汴監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
下户口圖人民財物及宗正牒譜初九日又遣搬運
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應是朝廷儀
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斗米三千
貧民飢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剽掠擄
富家有一將在天津橋下蓋天漢也劉坐甲士百有
餘人民不敢過此壯者為之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
者留之往々城中閉戶不復出入時有柔福帝姬侍
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內其賊使人叱止之呼令出轎
帝姬泣曰我貴家子天子為我兄安可出見金兵從
左右急行兵怒使人拽止之又令拖出使徒又行金
人笑田美婦人也汝有夫乎帝姬泣不能對良久曰
今兩國已和汝安可如此無禮其人曰我兄為北國
大臣富貴無比若能為其妻不异為南朝富貴也語
終使之徒行復顧謂帝姬曰小臣有香纓一枚可以
代兄為定物遂于懷中取真珠香囊一枚手持以獻
帝姬不肯受金兵執姬手令受之金人乃笑而退其
後皇族北去帝姬竟為金將兄所得蓋粘罕之次弟

也粘罕兄弟三長粘罕爲金國元師次擇利金國北
部大酋長昔滅契丹首稱天祚者而其人也次野利
爲大將圍京師先登陷京邑領兵駐天津橋是也二
十一日金遣使入城且言國主有令于京師中選擇
十八以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于逐坊巷
二十四廂擇民女子選擇出城父母號呼声動天地
其子往〻爲金人誣汙留而不出城亦不帰家靖康
二年正月一日金人入城朝賀賴不爲礼初九日北
主下令粘罕曰北間已破汴邑所献物色不甚熱急
可速擇異姓主以爲主以慰民望况我所居北國南
地非我所便南京二主可令来朝事貴速行十一日
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十三日金人軍前
降指揮言北國有旨令契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
西夏侯李智先與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粘罕及皇
帝吳乞買同上大金皇帝徽號及命有司擇日行礼
請皇帝詣營署名進奏十四日再遣人請車駕來日
詣軍前奏表十五日車駕不肯出金人特出入城上
金尊號表有云輔天佐應運通法古至今皇帝之文
仍書云臣姪南宋皇帝又于下請署御名上覧之嗚
咽泣下且曰朕上失孝道貽憂上皇下失仁道難稱

萬民今幸兩國和好苟屈已以存孝道朕復何辱金
使持筆進請皇帝書名乃去十七日金人遣使入城
称北主有命宣示南朝太上皇其使命且去須復見
太上皇〻〻令左右辭請使者云北國主一勤請
皇帝自受太上皇呼嘘不得已接之書曰北國金皇
帝書付弟南國宋皇帝近者北遠無道殺伐無上朕
既殲滅以寧人民以開皇圖大有華夏北緣奸臣童
貫蔡京詭謀而朝以致禍亂使勞我師遠至汴京今
以秋時弔伐以遂和好秋姪是虜進幣是行汝可應
令保育天和以撫萬民以河爲界萬載一決吾無仍
言汝其知矣天輔十年月日其辞之徵其偽皆甘誘
不實之語不復備録其使仍口傳北國之意曰皇帝
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結好爲兄弟不請一切生疑仍
可罷兵今將到真珠袍一領是國主皇帝朝服今献
上皇帝請收領良久請皇帝進上謝表太上曰今兩
国通和且可稱書不可稱表使者復言曰北國皇帝
本意廢趙氏立異姓天皇天爲故事我元帥請貴人
勸勉其事且止陛下尚不從順其不可已也今大兵
再至汴邑不比去年章陛下照察不可以小廉而乱
大謀帝嘆息從其請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椅

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令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令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二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㮚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環鈿等星銖無餘如有藏匿不貴出者依軍法動輒殺害往往刑及無辜二十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到軍前面議可否申奏二十九日金人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責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京二主不可復居宜于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国主仍去皇帝號但称宋王封太上為天水郡王少帝為天水公於東宮外築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宋王到軍前共議申奏使者謂少帝曰国相元帥數遣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令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何如少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則福逆則禍陛下為臣下所誤以至于此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況北国皇帝寬慈止直不比你南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郎遊麗將騎兵七百餘人至內門称有兩國利害見国王左右入奏少帝登門郎遊麗厲声曰元帥遣我上聞国王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国皇帝令我来見事国王其若何兩月不見来意禍出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令先此上聞伏取皇帝指揮少帝曰已降指揮令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郎遊麗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復白帝曰我眾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並已罄竭乃于宮中需索得金釵環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阻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立泣下范瓊披鎧怒曰皇帝出為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旦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失怒爭罵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轄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皇帝于小室曰元帥寢未興可俟于此容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国王時帝徒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國酋長不知中国礼義曲折乃揖而升階命左右曰坐帝西向粘罕南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皇帝乃

祇應正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
国詔書別立賢君者皇帝視之不語粘罕使左右白
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願何事不可粘
罕復令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国王陛下帰朝幕等
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帰幕俄有人進酒
食帝不復擧移三時間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師令吾
帰宮矣所請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師造
表請皇帝同發来日早行未晩帝默然左右又進酒
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嘘不能食時夜闌寒甚帷幙風
急坐不能安倚榮凭坐左右勸勉帝泣涕不言而已
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謂國王同元帥發表介人引
至帳下旋次升階惟有一紫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
其表示帝々覩之其詞曰臣姪南宋国主趙某今蒙
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室賢
者立以為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
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從日別具申
請書後復如前請帝署名帝從之封緘畢帳下馳一
騎黄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南向帝東
向少刻有紫衣人至粘罕与帝並與身紫衣人望帳
下馬升階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

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権促陛下議論事帝唯々
復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杯紫衣者曰陛下
且宜止此晩刻面奉北国皇帝指揮事典陛下言之
揖退令左右引帝帰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者尚同
坐復飲帝帰至幕天尚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
右有緑衣者謂帝曰臣河北人也為大兵所虜本是
陛下赤子使令監視陛下今入虎穴出無由矣陛下
若能屈節于紫衣之人庶几有少更改不然無路帰
國矣語訖回顧而去良久再来手持羊肉一塊進曰
陛下可少啗以禦寒帝不能食却之因問緑衣者曰
汝何姓名今為金國何官答曰臣姓趙名保安金國
為相親吏蓋臣有三妹皆有姿色為粘罕寵嬖故臣
為親從以何察陛下行止因問曰早来紫衣何名何
官答曰此北国皇帝之后弟也姓野郎葛名多波今
為十七軍都统住在粘罕之上今暫来此要往東京
取選擇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往北去也
少頃天明有褐衣從者十餘人列帝之左右語言不
不可辨別俄聞统軍来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
帝與之接坐語不可曉帝但加礼告以周旋少不回
顔色命左右指甎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擧大

杯連四五杯帝亦舉一二杯酒退頓左右謂帝曰兀移大多左右解之曰兀移大多安心也蓋夷語兀移安也大多心也揖而退去三月十三十四十五日上在幕中粘罕使人守禦且祢侯北国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俄有吏持文書若案牘者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儇也粘罕使人謂士儇曰今命汝入城說與南朝蹕相於見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明審地申發以准備金國皇帝有旨到來別立賢君長語訖指揮退去又擁一皂衣吏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于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于其中作二王宮遷置吵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具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肯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為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可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箇樂人是大宋人今日驗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聞北国皇帝詔到耳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次坐久有人傳元帥命曰來日一面歸京不可更來帳下也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門遙見禁衛列于外車駕入城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大雨雹城中金人剽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金人引火禁戴樓門二十　日粘罕遣使入城白帝曰前日所說擇賢擇地作宮室二事可迷置一二日間北國皇帝有文字到使要用也帝唯唯曰一面議論時衆議推康王及欲將南安寺為宮以白粘罕二十六日金人復命曰來日文字到請国王到軍前見元帥二十七日帝往擷芳園見太上皇父子相持涕泣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因以擇賢為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為主不失祖宗社稷章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即康王之母也言曰二宮今計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曰方兵起京師金人狡計必未止于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于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二十八日帝與太上同早晚膳粘罕遣人入城餞太上酒十觴言北国皇帝

所賜者三月初二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皇
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
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少帝及太上皇
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絶又云若太上皇未出
城不妨先至皇帝至軍前初三日車駕幸虜營至
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国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
姓為主遣人持詔書遥遠不復可辨使人擁帝降自
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疎鉄守以刀斧自辰至申
未得食帝涕泣而已先是帝將出幸書使可即真來
救父母押九字于衣領付寧相何㮚以召康王興兵
以圖恢復中興且在路中儘旨付開封府曰趙氏孟
子可以為檢討付來其意指延壽宮孟太后也是日
帝室中至暮有一番奴持一盤內有酒一壺于帝前
曰食之〻〻帝泣而言之父母不復碩矣番奴曰無
憂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床席可寢但有木
凳二條而亦無灯燭窓前數聞兵甲声時天氣寒凉
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
見戎衣者數十人引太上皇旁門小道而去帝欲前
問太上左右止之　帝哭不勝初四日至十五日聞
皇族后妃諸王累〻至軍中日夜不至太上與帝各
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其
他王姫帝姫各為金虜貴人分去京師百姓號泣七
日不止以至扳阻大上及帝車駕不使出城復為號
環所般令更不著迷諸王妃事只記二官家行也十
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挾二帝至階下傳北国皇帝
詔曰汝等父子上負祖宗下負民物咎為奢侈忌公
狗愛以至结鲜外國禍起内州天人俱弃不可復君
宜擇异姓以代宋後令元帥府責開封府吏以下保
明策立仍令趙氏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遣
發前來帝與太上聞言相對涕泣不能言粘罕曰所
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也粘罕謂左右曰急持
書開封府索康王少刻与太上共居一室侍衛數人
醌陋而其言語不可辨帝与太上自此日唯一食一
飲而已夜宿竹箪之次時天氣風寒侍衛人取茅及
黍穰作焰火太上与帝同坐向火至明是日粘罕左
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民婦之服易二后之服侍
衛之人特以南家子呼帝及太上飲食皆与彼同窓
户兵中甚衆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太上及帝曰
元帥令遣汝趋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今去
南朝以張邦昌為帝国號大楚矣帝与太上並泣下

時鄭后因此喪亂心腹疾作疼不可忍臥于木櫈幾絕朱后為其撫摩四人相對而泣騎吏怒曰元帥命已下來日發行詐疾欲何為者少帝告曰母后心腹疼痛不可忍君豈不見其面色安敢以詐為某未孝通父母至此倘或見怜以杯爲或沸湯見賜他日厚報衛吏稍顏色曰此間無湯藥或比左右以沸湯一杯進后々飲之痛稍止而泣曰妾之不幸大矣因國破七雖生何益是夕宿于野寺中十八日早騎吏前曰可行牽馬四匹令太上及帝二后乘之北行二后素騎々吏遂挾而來之鄭后病未已伏鞍行十餘里路旁有數人見之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因奉上飯羹二小盂太上及帝朱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人皆衣青袍及二帝不可辨不知阜少何由知之阜老曰吾以面色覩之可見況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有疾有湯藥否阜老對曰無止有鹽酥可煎而食進之騎吏怒其滯往促行之騎吏掌行者千戶可言姓澂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復恣無礼嘗懸行之次朱后下睚闇旋溺骨碌都從之乃執后臂曰能從我否朱后因泣下戰不能言遂亦發病不能乘騎

骨碌都乃挾后同載馬上行至晚約行三十里宿一寺間闃寂一室寺也是夜月初上明照廊廡骨碌都使人持茅爇火烹食以啖二帝于室二后皆病不能食骨碌都乃自手煎羊乳粥以飼之曰休婆婦休惱我保護你四做到燕是夕鄭后病甚而朱后驚悸不已心復作痛骨碌都以手撫腹曰病已々々三視之曰你強々你強々其無礼若此至天明言于少帝曰為我說与你妻善事我々即保汝為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碌都早食与帝及太上二后並食于村店時鄉村荒殘無復人烟百里有屋一二所而后疾愈少帝涕泣日夕不止不能食骨碌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餘口皆流徙于北矣其女子美貌者為人所取何獨眷一朱皇后不能信識諸曹以作前程之托吾素非胡人乃大朝耳亦以妹奉元帥故得身至大將富貴無比今姓西骨碌都是元帥改之耳吾本姓王河洲人也汝父子為官家嘗運花石綱役使天下人苦足不堪言今至此天報耳尚何怨耶少帝于是不敢復言但日吁嘘而已二十一日至封丘鎮早食山坡之下馬踢草而相蹋而飲食皆坐地上復無椅桌時雨霽　路淖不可行帝与太上及后皆在泥

中伏蹲飲食粗糲形容黧黑目睛並昏傍有溝水太
工誤墮其中衣服沾濕骨碌都拯而出之馬驚失躍
傷鄭后之足朱后手絞太工衣其去水而工馬以行
是夕宿館驛中二十一日「十九」行次黃河岸欲
渡有舟自北來工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大呼骨碌都
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
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人知其
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汝本一冗賊吾兄待汝以至于
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于
河頓謂帝曰為我說此婦人為何人也帝曰某妻朱
氏其骨碌都數有無礼侵犯若無告處將軍今殺之
無乃雪我之恥乎紫衣人曰汝識我乎我乃元帥弟
澤利也帝拜謝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岸及衛州垣
邑縣之西安鎮駐軍宿焉是時澤利所領兵甲千餘
人并旧騎吏仍共二千人劄寨夜月明澤利所帯婦
女四人遂置酒命二后同席共飲二后聞之不勝其
辱不能即席澤利曰汝病不能飲乃持此二杯飲汝
上王其恩當倏他日報我乃遣二后持酒入房以飲
帝及太上二十二日入衛州城百姓皆以為金人不知
中有二帝二后時有買賣者入館舍或寺中与金人
皆易飲食及二帝為金人所間居一小室以兵甲甚
嚴密日中始得豆餅四枚四人共食時百姓或有知
其事者自窓隙中令人饋以飲食間或又為守户者
所奪在彼留半月是夜渡出城外二十餘里宿于安
國鎮之北明王寺少帝以飲食不節驚惶漸作泄瀉
之疾日走數十里又為監者所詬惶懼不敢復言二
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至懷州入城澤利往々侍酒元
礼二后或時詈罵二帝城中有富家數十户澤利時
遣人剽刼酒食財帛子女以自娛又常鞭撻下人是
夕帝渴甚告監者以水進偶澤利過前見之遂手殺
其人于帝前帝大驚滋甚頓謂帝曰可安穩到北京
莫得生事若还郎主不是要活底你死已多時自是
帝見澤利必驚惶而後定二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
太上太后皇后自離京未嘗滌面至是日野次清澄
四人方掬水洗面灌滌相視哽咽不勝悽惶有人献
牛酒于澤利者澤利抜刀切肉喫食飲酒速五七杯
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吃也復視朱
后笑曰這一堝最好你自喫之方飲食次或有人言
知縣來相見乃見一金人衣褐淨絲袍皂靴裹小巾
執鞭揖澤利又辨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刻澤利來

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四
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以所執鞭欲
擊之后不勝涕泣乃持杯作歌曰幼富貴兮厭綺羅
衣長入宮兮奉尊陽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化兮
速死為強歌畢兩手持杯向澤利曰元帥上酒澤利
笑曰歌中詞句再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
曰昔居天上兮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
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乃舉
杯向知縣飲之澤利起捉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
手格之力不及為澤利所擊手及賴知縣劝止之曰
更可唱歌勸將軍酒復奪杯付后手中曰勸將軍酒
后曰更不能矣願將軍殺我死且不恨復回身欲自
投庭前井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逼他
北国皇帝要四人活底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
是日四人無晚飯澤利使監視愈甚以至执縛于柱毀
罵百端惟待朱后稍緩蓋澤利思之私也二十五日
至二十六日至徐村自信安縣行至徐村二百餘里
並無人烟至是澤利分兵馬一半先行持文字報捷
先至真定留一半護衛是日中時自北有軍馬三百
餘人首領見澤利下馬作礼語言鄒查不可辨認其

中一句可辨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到建康二十七
日到白水鎮朱后又欲投水鄭后救止之澤利怒曰
可縛之乃與鄭后連索臂腕用馬夹于馬隊中引行
望見一堡極高上有旗幟書周鄭二字良久寨門開
有土豪兵甲約有五百餘人皆長鎗大棒弓箭往來
衝擊澤利與之合戰流矢中太上傍一番人之胷太
上甚惧其來后乃河北鄉民強壯叙集保護鄉民村
者自辰至申鄉民為澤利打圍稍、敗去駐軍大林
中府执鄉民者澤利呼前而謂這四箇是你大宋皇
帝皇后今汝歸去告報諸鄉即日歸降遂令二帝及
后四人言我是南朝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鄉
民不覺淚下謂帝曰我這一鄉周鄭邪聚三千餘人
比連真定南接懷衛約有三十餘處此是鄉兵強壯
者日、奔兵南望要見南宋官兵前去破殺金人今
官家被其执縛我等鄉兵不久自散也又聞康王入
南京做官家不知如何也澤利曰康王也被捉後面
來所执鄉兵令放去是晚帝及后皆宿于野中上无
遮蔽至半夜有微雨雪自北起衣服沾濕至曉大雨
泥中雨前行數十里方及一寺駐軍于中方得少息移
雨止皆水泥適身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並在荒野

中行不知里數其番騎皆于馬上食干粮肉及有擄
掠到飲食隨行取水煮食帝及后微得些食是日晚
澤利解衣數件泥污皆遍令朱后就野水中洗濯末
后不能舉手鄭后洗之二帝亦于水边自洗身中泥
污衣服是日天氣稍和望中林木青翠山色可愛野
水清淺自山中流出正駐軍次北有騎手持黃文字
至澤利前曰速行、、澤利唯、其人向前鞭馬而
去四月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從此催促急行
不得少緩是日不住行飲食令止馬上吃干粮及肉
炒麨至晚約行百里宿一古寺初二日少帝立寺門外
澤利立山門上遙見一簇軍馬自南而來約有五百
餘人中間擁十餘人皆是皇族內有柔福帝姬康福
帝姬相國公可辨餘俱不可識皆著青袍白袍二帝
后遙與視舉声大哭左右催促行不及一語而過移
時又如前有軍馬簇擁皇族又有二十餘人在三十
里外直奔來行不住足又少頃如前軍馬有一軍馬
人至寺前謂澤利曰此隊中有康王先去燕京也言
訖去甚疾移時累、不絕凡過軍馬十八隊皆是擁
送皇族北去二帝二后但傷痛流涕不止不復形容
至日昃猶催行至晚後騎報鄉兵四散約千餘人在北

寺中止住澤利吪左右曰分兵一半前往厮殺乃遣次
將骨夜又將軍馬前去迎戰至夜半令人回報殺得
人兵四散得粮食而返初三日過一坡澤旁其中殺
倒死尸堆積臭穢不可近有狼二頭在其中噬嚼尸
肉見人驚散鳥鵲鳴噪可驚可駭是日在坡野中天
氣稍熱無水可飲帝渴甚不供甘旨自三月半月拘
執甚急雖便溺必使持刃隨從自初五已後不復能
記月日盖行廣野大遂日以飢食為念不復記憶也
但云或日觀者自可見其次第也或至一鄉村數
十家見澤利至俄有一褐衣前拜澤利酹上酒食帝
及二后亦有酒食頗豐腆或日至一縣不暇問名亦
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納有知縣者乃一番官見澤
利畢次見帝及二后曰小番取得肅王小女為妻要
見王后乃引一女子前拜視太后等泣曰吾肅王小
珍、也呼太后為婆、朱后為姆、曰前日為軍馬
擄過至此其首領萬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兄弟
將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前日此縣中諸皇孫凡
十七人皆諸番人分去或為妻者或為妾者東西南
北矣拜說未畢知縣引回是日晚宿一豪家主者接
澤利甚有礼中夜飲酒命妾數人出勸酒于庭上命

兵士數輩執縛帝及后于庭下以至使溺澆之不能
及夕勸酒婦人皆美色艷服良久酒罷澤利與豪家
趋別館美女吁嘆相謂曰吾與汝皆是太上皇女孫
今日伯﹅做官家不好事多不如我公﹅做官家快
活今落薄在他家做婢何有出期再三流淚為人所
呼入庭幃而去或日至一州亦不記州名郭内人烟
稍寡于他州郡澤利在馹中安泊知州與官員来相
見者皆是番人買賣百姓有来舘馹中聞知是二帝
二后被執縛徃﹅亦有淚流者或默然或低聲語曰
南京有官家張邦昌　是金國策立幾做官家便咩

康王即位大金官家怒已差四太子領人馬去收復
也時陽窓聞之方知康王不在番中日前騎兵所言
康王在隊中蓋妄語也是日稍﹅得食但粗糲不堪
尔或日到一縣極荒残有屋七八間城郭皆缺裂有
一女子年二十餘路旁岳泣曰我乃南朝皇孫女因
病為大軍挐到此不能存活見太后遏乃拜曰帶取
奴﹅去后不敢當左右或報澤利視之微笑曰就去
左右遂扶上馬而行是夕宿于夜寨澤利醉深其女
子醜悪之声﹅帝皆聞不敢開目次遇有餘食皆与
女子分食謂朱后曰你不如他也或日行及一城不

是州是縣止有番兵二十餘人並无百姓首領向澤利
再拜懐中出文字示澤利乃呼左右去帝冠幘衣帯
如囚狀坐一小室良久有人持文書示帝曰可依此
式作表達燕京一兩日中到燕京也其文引晋懐愍
及孫皓劉禅石少主故事乃尊大京為湯武北滅契
丹而又滅南宋功德巍巍及請罪免死之意持文書
者呼左右取紙筆與帝曰速冩﹅﹅帝不得已乃作
表書云亡國囚俘趙某及婦妾鄭氏朱氏謹再稽首
拜大金輔天佐運順道法古至德皇帝陛下重念某
承祖宗基業立國為君不能上順天命下撫人民信

謗臣之言結怨外国循賊臣之意積蚌華夏致上国
哭弔伐之師下將作向明背暗之行令一家故屬百口
飛分父子二妻聽命凡下伏惟陛下德過堯舜威勝
湯武既以滅国當異姓而二子之誅尚祈哀念仍与
赦宥云﹅文成多為改削其中猥慢不欲具録其末
句有云愍褒懿厲未知今日之阽湯武文髙吕敵此
時之奔是日作表出行三十里抵深夜月明方止或
日見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救復新门及列兵刄二
十餘人甲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為
執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榆柳少立庭下堂上金紫人

朝服侍衛甚多中坐三人于西向二人于東向引帝
北面再拜上有人傳指揮曰將他二人出去海濱侯
界來日入城見郎主言畢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
下見人胡服兀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
帝曰契丹主耶律延禧也与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
未了言訖復引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頭有巾
幘揖二帝曰吾契丹与南宋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
一旦為奸臣所誤俱至于此為之柰何且曰公父子
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理我已在此三年尚未
了絕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宗真宗皇帝在
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鷄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有
真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以
絳羅承之每日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尺餘
沸湯沃之取其汁洒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香氣
經年不歇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皆降天神香氣聞
之數百里當時契丹為大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今北
国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
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入富家
醜陋者入民庶家帝曰此是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
去燕京尚有七百餘里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
出二帝至廡下又有甲士擁一酋囚至者見車咽起
單子被俘至此其人大罵言語不可辨主者乃命以
刀斷其舌牽出斬之其妻美貌再拜請命怒亦斬之
小兒子四人翁令敲殺主者令引竟出其門見二后
尚立墻下映目而哭同行至通衢乍令上馬而去逐以
復入一城門向北而行通閭花卉甚多有急足二十
餘人來往不止曰郎主召見四太子平江南今日便
領兵前去帝与太上立路旁時有二人皆南朝人為
兵卒者不知為帝也乃相謂曰五月一日康王南京
即位了也今日早已十日四太子去後不知如何餘
語低不可辨少刻路開左右催行至晚行得百餘里
其時盛暑二帝及后衣服垢膩蟣虱不可衣著頭兀
巾幘宛若囚徒行三日不曾見滓利之面亦不知滓
利在軍中左右時、詬責言語不甚能辨別行數里
有人呼帝出謂曰四太子　三軍至汝可見之路旁
有一寺四太子坐胡床于臺上引二帝二后拜于臺
下四太子且詬責曰汝父子無道致有今日若當時
信我国家言誓海上之盟共滅契丹分其土地南北
為国豈有今日柰何不順天命与契丹戢疑連和欲
坐觀成敗彼勝則以彼以敗北、既勝矣猶不能從

我汝之愚一也吾兵已破京師皇帝懸念生灵与汝講和以河為界乃不又伏勞我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且天子死社稷今汝祖宗二百年基業不能守成內則侈奢外則結怨一旦滅絕何面目見國人尚恐死而見我何慙如之汝之愚三也帝為四太子所責俯首流汗不能言但与太上二后再拜而已憤呼左右取筆硯令少帝書召劉光世韓世忠劉琦等歸復曰今月夏至節賜汝酒各一杯令左右于金瓶中斟酒四杯飲之再拜而飲太子復謂帝曰北朝皇帝無殺汝道理不失為侯王言訖上馬而去鼙鼓鐘鉦声動天地

時二后自出京以來足跣不能復行雖乘馬足皆生瘡肌肉瘦瘠二帝亦枯槁不類生形為左右監者詬詈鞭朴欲死無路金人衣服共相結傳夜卧不相捨二后及帝与番奴連腕並手合坐同食似此行路五六日始達燕京蓋契丹旧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内門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后膝跪于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綠或褐或傘或笠或時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傳呼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国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日入遜傳出赦書引帝入都堂見宰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孛堇相公也帝亦再拜孛堇答拜中侍立臺上宣赦其文不復載後云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為庶人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巾幘青袍二后衣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国主自殿上傳刺封帝為天水郡侯太上為天水郡公各于燕京賜宅居止左右唱命二帝及后再拜謝恩左右引去入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并太上二后入一官府門有牌曰燕京元帥甲第至中庭有一褐衣番人坐于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呈文字于元帥筆署

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門徃行獲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座中呼帝与后坐其中並无椅橙惟磚石三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拜又餘食不進驚惶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柱死左右急止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孟在室中外戶鎖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有者粗飯四盂米飲四盂面相顧不能復飲米后有疾卧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尚加詬責少帝語左右曰汝等可閔念我周破亡取些湯水相救左右引去曰我国禁衛諱言犯者過如殺人汝呼閔字已

該罪尚敢呼索湯水再怒之不循而去六月一日又引帝及后至元帥庭下令帝再拜左右唱喏如云旬月見之狀良久乃退時朱后病不能行其左右監人背負及后持后足無礼特甚是日以後朱后病篤初二午死年方二十帝大慟告監者曰其妻已死盍如之何左右白于官良久有皂衣吏引数人扶后屍而出用席薦捲之共扶之而去帝哭甚哀不敢出声恐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于前傳宣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肅軍听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早元帥 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帝曰我母鄭氏病未愈略候晚行如何吏怒曰我北朝不比你南朝令在必行你若守正不至今日到此尚不遵法令此罵 不敢對乃前徒行護衛二十餘人自元帥府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捕司如南朝尉司也鄭太后不能行帝与太上共扶或肩背之而進是夜雖宿捕司並無飲食六月初四甚暑行沙磧中每有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滿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為首者曰阿計替稍怜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飽恐生他疾此中无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

供進因此鄭后疾漸愈初四日行至十一日所過村邑飲食稍為阿計替勸勉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于木陰之下帝時年十九歲太上年三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質若此行非阿計替護衛六月盛暑中一死無疑也十二晚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其門守衛者皆搜撿以至鄭后臍腹間亦不免摸過雖他人出入亦然蓋入城者防内事故也行徑数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 及太上太后至庭下左右唱喏令帝再拜訖知軍者别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帝后飲啖阿計替從外至語帝若相别安慰遂引去自此帝封閉室中如前時帝后自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蟣虱以至循至苦楚不可勝言独有一阿計替自澤利命之監守至今不曾廝離左右時、為帝洗濯但言語不可辨時曉一二句十四日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傳言北国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父子並給賜夏衣一襲視之乃紗綿二段生絹一段令帝謝恩帝拜受使人持其物同歸其物乃為監者取其半復以旧紗稍衣弃生絹付帝曰可衣此庶免汝裁成也自此日坐室中

鎖閉惟得黍漿水米飯各三盂而已餘無所有也十七日晚中夜聞外有喊声衆大驚火起連天殺人大亂不知蓋安肅知軍有二人一是契丹一是大金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知軍劫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易定一路謀尚未發偶以酒醉覷機一从之去告大金知軍遂奔兵圍契丹殺傷殆盡至晚方定其火燒連延廨近百餘間殺傷凡七百餘人火燒至二帝所居室立三大許乃止不尔為火焚死盖拘繫之故也十八日早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你与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也今奏知大金皇帝共

你理會帝曰某在囚中防閑甚密何由与彼通情知軍怒曰見有告首人在你不得胡說煞好公事帝争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口出血齒碎令人拽去拽拘前室中居之以繩傳帝頸不能出声是夜飲食懈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并少飲進三人分飲至夜囚繫愈急至六月二十日並如前二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死且令居止安肅軍郤信還同知奔国意欲反叛未發賜死更令往雲州聽候指揮御安肅發還前去讀訖命吏引去帝再拜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尚

致如此你當在要殺我、今日如何放得你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十五餘下帝哭泣如雨痛楚久之方甦戒左右即令便行至晚出門宿野寺中時甚暑帝身有傷苦痛坐庭中地上不能起止至夜深月出始得少飲三人分食太上因暑熱成病監人取青草野木板布于地　令二帝卧其上云不為地濕所侵可以無病矣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路遭大雨或大風狼狽万状不復抄錄如是數日方達雲州如前拜同知于庭下令右左引帝入土圜中內外有兵守衛雖衣帯皆為取去蓋防自縊也日惟一食至八

月十七日有綠衣番人手持鑰匙開上門呼二帝及太后出門曰大金皇帝赦汝罪赦汝再往燕京可出謝恩時帝以稽首称謝蓋誠心也其綠衣既引帝出土圜復入一室如前日閉之日間得飯一木器漿水一木瓶時天氣稍凉二帝得漿水飯厭作待死而已二帝受禍已及半年置之無可柰何不復愁苦但衣袂經夏縻壞寒不可敵監者或遺以敝衣補、得其相補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声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燭天蓋同知下有將補千戸者三人作亂緣同知奪其妻故率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及市中百

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户者三人皆下馬至帝室前携衣數件自牖中與帝曰与你、、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国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不勉之必有歸去之期監者二十餘人皆吾殺之矣吾不可久留復贈帝干粮屧四各上馬而去是晚城中大乱有千户执為乱者數人斬之于市乃止經二三日别軍始至城中方定先是監人中有阿計替者相從帝已半年稍得侍護之力帝謂太上曰阿計替前日為反者千户所殺矣雖城中大乱父子不敢出此門奈何言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其不死之由曰我于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脱由是阿計替再監視二帝外入來入二十餘人盡同知官属也或曰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番人坐堂上呼曰識我否帝曰不識我盖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父良久屏後呼一人出帝視乃韋妃也太上俟肴韋妃亦俛首不敢相視良久盖天大王呼左右賜酒與二帝太后曰看我此箇夫人面盖韋妃為彼妻也酒罷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帝行再入前室稍稍緩其監飲食畧備自此經一冬衣服亦稍可禦寒矣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例以是日赦放因禁雖死因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緩步但不許出府庭门帝覌玩有一妃婢衣褐衣口称韋夫人遣來手持一合子且曰夫人教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忍耐且寬語曰聞知九哥已即位恐有歸路未晚也其人將合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棗麪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佯言曰是何婢妮送与他人可速歸之乃引帝入室中問曰適聞九哥是何人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親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母來相報也阿計替曰十一官人是誰八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我也遂將其物与阿計替再拜到監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晚更不復出初三日例是日為偷日雖婦女什物金宝宫中皆不禁他日則不論必置于刑法也是日有黄衣數人持飲食七八器將五器与監者食之三器使人賫入至室中謂帝曰食之視其物皆肉糜以肉并米合煑之帝与太上太后食未已為監者持去帝問阿計替曰此食為何者答曰此地風俗無善人惟設衛以食因禁者可与齋僧同功故今日有人賫來此也帝又問此家何人也阿计替曰此亦韋夫人之所遣二帝与后因韋夫人在彼稍護安十四日彼處已赦

灯街市張灯無鼓樂但有金鼓喧天至後而已胡婦
胡女携手于酒肆中遇人即便暗合而歸官長反父
母皆所不禁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二十九日北
国皇帝生日宴天下此処同知大宴罷皆赴燕京去
也蓋北国法先期十日賜宴近郡皆赴燕京上壽是
夜更闌阿計替暗引向来送飯食娘婢至帝前曰夫
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三両日中往燕京去也復
来与不復来未可知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甚速其
他監者已覺爭問其実阿計替責之曰汝等不聞同
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太上太后及帝聞韋夫
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從
前去留下千戸五人内一主首名啜鴣兀領人從者
三十餘人至帝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二
人朕好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間知
蓋天大王不再来共你契勘一場公事呼監者二十
餘人執曰防不　可少從自此帝復為監人拘執如
前阿計替亦不致少有庇護二十八日阿計替前白
曰聞之四太子已上四川及建康府又為四太子打
破康王南渡浙江其勢恐不能反久二帝聞之太息
曰若九哥事不成吾父子惧先所望矣俄有持酒至

曰金国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
探騎至官府中報主首啜鴣兀曰北国皇帝已差蓋
天大王往閲西交点五路財谷别有文字差兀西哺
途来作此處同知也初二日有皂衣持文字前来白
帝曰新同知到来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何
如曰述寫、、諂詈言語不可曉帝不得已乃書如
今之案歟状曰近封天水郡以趙某同男趙某与妻
鄭氏各年若干謹状斎人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雲州
引帝至庭下問訊語言不可辯令左右引去之少刻
阿計替入謂二帝曰今日到者同知兀西哺途乃是
途右之兒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為刘三相以捉
去了今来恨南家將汝三人告禁又移二帝入一小
室湿淖不可居帝泣相謂曰吾死于此矣阿計替曰
兀西哺途使往燕京下文字須一二十日方可還二
官八且忍耐寧心我去燕京一遭与宮人探問南国
仔細来相報也十一日至三十日並如前三月初九
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因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
赦你三人往西汗州听候指揮並繇新同知奏乞也
二帝且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傳驅行
至晩出雲州北行仍二十里方止息自此以後明月

日不復記録蓋阿計替不在帝之左右故也或日其
所行地皆坑塹不出有一監者言語稍順于帝謂帝
曰此長城塞也或日行五七十里或九十里辛苦萬
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
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二帝衣衫単薄
又為時疫所梗不能行困卧古屋中七八日方得少
愈又為監者催行帝后病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患
狀塗中監者作木格附以茅草肩輿而行皆無死而
復甦再行三日自北有騎兵約三四千首領衣鮮艳
郎問左右皆不可記帝卧草輿中微開目視之左隊
中有緑衣吏若漢臣者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吃
粮次以皮篋中取出干羊肉數塊贈帝曰是得此食
之肢休稍甦緑衣語帝曰我漢臣也臣父昔事陛下
為延安鈐轄周忠是也元将中国与西夏交戰為
西人所獲降之父子由是皆西夏臣亦作西夏部中
首領宣和中西夏遣臣将兵助契丹攻大金為大金
執俘降之臣今為雲州總管郎主臣受大国爵剃發
兵往陝西破曲将軍今所領兵是也因言陛下向夏
且契丹大遼王与大金連戰尚且不死今見在昌合
明牧晉況陛下不曾与大金苦戰只是四太子下江
南稍々失利金国中盛言張浚刘琦韓世忠刘光世
四人皆名将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忌陛下如此故
以少肉為献言訖别出徑行已久是夕宿一林下月
微明有番首吹笛声其嗚咽特甚太上亦占一詞曰
玉京曽憶旧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管絃
暮列笙笆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
忍聽羌笛吹徹梅花謂少帝曰汝能賡乎少帝乃徒
韻曰宸傳四百旧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析
地忍聽搊笆如今塞外多離索迤邐遠胡沙家邦萬
里伶仃父子向晩霜花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日所
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黄沙白霧日出尚烟
靄動經五七十里無人迹時但見牧羊児往來甚非
正路時見城邑雖在路之東西不復入城時方近夏
榆柳夹道澤中有小萍禍色不青翠又如此行十餘
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汗州護衛者擁二帝入城其
地非復人烟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因王々侃之
所其中方廣不甚大者有屋數十間皆頽敝廊廡漏
穿籬落蹤虜不類人居其護衛者三百人逐日於代
林木搭蓋屋宇居住經兩三日乃遣兵騎回帰止留
護者六七十人在彼帝与太后只在中間一室不敢

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少羊肉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雲州日前後深得阿計替保護微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別已經兩三月不知其人還雲州也無言畢有人前白帝曰阿計替是我哥〻我名查〻里當時北国皇帝專使我二〻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雲州同知使專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此来緣阿哥能寫文字虜王時〻要中發文字故次須此來阿哥去日亦曾說与我教保護你二人安心不妨或日阿計替回到台中報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雲州從上京又自上京至雲州又從雲州到此處

從後一千餘里不勝苦難于懷中取出一紙令二帝看視其上書云今年南事未定苗傳劉正彥殺了官家（本是劉正彥傳之訛也）主明受太子又云已得建康府車駕入海二太子已得四川四太子已至兩浙越帝視之嗚咽謂阿計替曰二太子已取得四川四太子已取兩浙吾国祚可知矣人云苗傳劉正彥殺如是吾兄子方即位四五年做得甚紀綱良久阿計替收文字入懷自與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初五日後日七夕你二官人在京師樂好快活二帝吁嘆曰到此寧復話此耶言訖有甲士四五十人喊声喧呼曰在此二帝

驚懼不覺仆地且曰吾命今日矣阿計替遂出首力語白其事帝自窓牖中望之兩手足俱戰掉少刻阿計替持刀入帝所帝驚以手捧目太后太上亦然阿計替乃高声曰不干你三人事遂于帝所屋室後執一小奴而付出首力者殺之攜其首而去近三時許帝后神始定尚未能言阿計替入言曰先来驚否帝曰何事答曰此月七日祭神也我金国礼于今日先伏藏一人于暗處然後大領兵馬佯為捉獲斬首祭神以首為上祀身為次祀羊為下祀〻畢人羊俱貴褻喫之使之布福帝曰若非汝喝言不干你三

人事我已驚悸矣太后因驚得疾七日方甦或曰首力持人頭去者以肉一臠詣帝前曰布福肉可食之帝聞其气臭穢不可近辞之欲不受阿計替在旁曰受之　有福不可不受帝乃受之首力舞蹈而去或日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附計替曰秋令至矣俄空中雁声嘹嚦自北而南時護衛者數人皆爲阿計替揮去壁中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雁以卜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然乃接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国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雁以其箭付之阿

計替射之一箭中鳫死轉而下二帝拱手揩額曰誠
如此卜死且无憾阿計替以微笑取茅草焚火破鳫
炙而分食之或日阿計替又窃入室語帝曰聞說四
太子盡得江南迨運洞庭湖又云金国官家近使人
往北国起人兵前向江南厮戰時天氣甚寒帝后衣
服皆腐爛垢膩時〻得阿計替集番婆胡女洗灌或
日大雪數尺室中極冷不可出帝后額膝相極声顫
不能言阿計替持一破毡蓋三人之首稍安煖太后
自雲中一病之後髮退無復生如僧尼狀與番奴剃
頭相類是日極冷又乏粮食止得鳫一隻于火上燒
熟共食之或日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朝已十月一日
也二帝曰十月是天寧節今日与向日不同帝后並
泣下阿計替曰天寧節何節也帝曰生辰節也吾生
于此日未知死于何日求死不得求生不得自古帝
王之辱惟晋懐愍及石少主与吾父子耳或日天氣稍
和日色晴麗阿計替曰今日觀春此間便有少和氣
阿計替執手乳一杯飲帝后曰以此代酒其乳腥穢
遂強飲之或雪霽天晴阿計替呼帝曰可出屋矣帝
后皆以極冷為對阿計替曰春回鳫歸矣空中鳫声
自南而北千萬成群而去先是北地及寒必掘地作

穴以居數月帝室中亦作穴深五七尺帝后晝夜伏
其中其餘守衛人亦如此是日始出不復入穴矣時
天輔十三年乃太宗建炎四年庚戌歳也或日　傳
聞北国皇后上仙阿計替等六十餘人皆以布纏頭
作孝鄭太后曰我何日死也傳聞金主自皇后上仙
之後喜怒不常〻帶刀劍宮人有忤己者必手殺之
阿計替曰你國中有肅王乎曰有〻女子乎曰有近
聞皇帝以肅王女為嬪御專寵由是皇后怒忿自縊
而死金主知其実以手劍殺肅王女以復后仇鄭后
聞之曰肅王女玉箱也此女自小多奇怪乃于兵刃之
間身死應之嘗記肅王妃執中女也孕玉箱日夜夢
有青衣童子自天而下手托一鉄綠箱内有玉印二
紐曰天錫尔皇后妃驚而寤悟曰吾大王也吾妃也
豈得父母為王妃而女復為后乎閲數歳戲于水次
得玉印一文曰金妃之印究其從来于宮中池畔泥
中得之亦頗常珮玩佩不去休金人入城皇族皆為掠
取此女為貴人元顏樹所得每醉酒欲淫之必中昏
冐絶不爾乃于其女進呈于金主〻〻幸之以為妃
生一男後因后兄沮李孛進夏国李氏女為妃兩人
爭寵趙妃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恥偶皇后死妃因

侍奉間多以私意教金主殺左右及殺李妃又因暑
月常以水雪調腦子以進因此金主亦疾時天輔十
四年六月也尋于十五年正月元日宮中飲宴是時
金主無后止有趙妃當寵其所生子因病而死一日
秋深侍坐次金主因問趙妃曰汝南朝族屬豈如此
富貴后福薄以尔為皇后一日因左右奏趙其父子
見住西汴州近者四太子又為韓世忠敗于金山死
于舟中而四南朝之勢漸欲廣大可將此三人更移
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国城時妃在坐曰陛下以
臣妻故倘在其父兄不至凍餓亦妾之蒙恩也金主
曰外事汝何得與妃曰父母骨肉何可不忍陛下亦
有父兄也金主怒曰留汝在宮中外有父兄之仇內
有妬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一
小胡奴侵凌上国南掠宋北滅契丹不行仁德專
務殺伐使我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夷滅也
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日阿計替手持文書至帝前
白曰我共大王又走五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
替曰得旨又移我這數個去五国城來日早行次日
阿計替引帝徒行及護衛者六十餘人出西汴州至
曉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

不告金主就此地便將我敲殺何故只管教我千里
去也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他事但有阿計
替大王且莫憂似此又途行五日鄭后因疾甚不能
行少帝乃負之而進是晚太后崩于林下時年四十
七歲倉卒之際路旁用力掘坑以身上衣裹而埋之
二帝皆哭之偽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罵者催
促起身又經三日始達五国城下入城頗与西汴州
相類有云此処乃是契丹因坦羌西部黑人吐蕃奚
国酋長処城中有居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次入
府官中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護衛者引帝至庭下
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出文字示之老番
唯〻使人引帝左廡之下小廳進一窄室惟有小臺
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墻庭前設木柵護衛之人
緘封而去日晨得食一盂二人分食之五国城中凡
居七八月大槩一日一食此一年中酒食一次七月
七日祭神得酒食一次阿計替与弟查〻里爭一番
中婦遂手殺其弟至十月間天寒乃掘坑以居二帝
因疾瘦不安護衛者二十餘人亦死半矣天輔十五
年元宵此処亦少灯皆于磁椀中貯羊脂以草為柱
燒之有僧五七人作佛事皆胡僧也賛祝官家福祿

萬壽帝問阿計替曰此間去燕京幾千里曰三千七
八百里餘此處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此城乃漢
將李陵昔日戰敗之地日中老番人以乳酪一甌使
人持之時苦雨屋舍崩壞墻壁圯裂有蝎數十枚走
出螫太上之臂疼痛移日其餘蝎少帝以土埋擊殺
之或日庭中列香案庭上紫衣褐衣三番人飲饌云
是日乃金国皇帝生日飲五七杯皆有食次後使人
持餘食自際中遺帝曰此皇帝所賜酒食喫之二帝
食不復辨其名食之皆嘔噦至晝問于阿計替乃塞
清羊腸及馬腸共成之非罔所能食亦此中珍味也

或日上皇因哭鄭后一目失明不能覩物終日合目
坐室中呻吟求死不可時年五十一歲因語帝曰吾
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罹外国之腥膻禍起奸臣之
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見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
落聞之皆為奴婢雄韋妃為盖天大王所得雲州相
別不知今後如何上皇不時泣淚目疾轉甚月餘一
目枯矣或日庭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盖彼
中所重者是夜列灯燭至中夜止少帝于牖中望神
祝曰只願速死南則願中興北則願再近內地是夜
夢神自空降揖帝于庭謂帝曰我実北方神天王者

也上帝命我統攝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是更十年天
下太平矣南朝中興与昔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寤
語上皇曰吾之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日有中貴人坐
庭上与老番人相对引二帝至庭下語曰北国官家
欲趙氏稱是荊王女吴王孫女官家未知宗派逕跡
遣我来問汝可具爲上帝曰亦不知的実族譜不存
難以考也大軍破京師日宗正文字皆北京所取想
尚在何不檢閲蕙問皇后仔細合对便見是何族屬
泣下良久中貴人曰臣亦東京陛下小中貴離京師
日方十六歲今二十六歲矣来時自燕京娘〻私自

遣来中路逢盖天大王韋夫人為我起居二帝及后
餘無所語帝曰鄭太后已死中貴人又曰今月十一
想已冊立皇后矣嘗皇后說在京師日呼太上為伯
公令上皇帝為伯兄后有二子長曰珠哥小曰青哥
早晩必太子也言訖上馬而去或日有中貴人坐庭
上与老番人対坐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祿金国皇帝
与皇后指揮許令鄭太后朱皇后同葬于五国城官
給棺木俄有人以稽荷二竹箒裹二喪皆零落骨殖
復令人取二木函殮之乃許令天水郡随葬于淺山
之下仍有旨進封二后皆為夫人以皇后恩澤時族

二帝囚禁令城中自便往来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于市中民家且詁南朝事民不敢荅但供需少飲食而已二帝以五国城去燕京三千八百里燕京去南京三千九百里相去遼絶不聞中国音耗其中人民亦少知此居民見二帝衣服破敝亦有少遺贈者

建炎復辟録

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師京。三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一月十九日金人元帥粘罕再圍京師。二十五日京城陥金人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議和及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皇帝車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營。十七日車駕還宮。三月初三日車駕再幸虜營。次早見帝太上皇亦到営。初四日至十五日聞皇族后妃諸王累〻至軍中不止。十六日粘罕命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人女服易二后之服侍衛番奴以南家子呼帝。十七日金人以張邦昌為帝国號大楚。十八日上太及二帝并后來馬北行。二十一日次黄河岸。二十二日入衛州。二十三日入懐州。二十四至信安縣。二十六日至徐州。二十七日到泉鎮。四月初一過真定府。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朝金主。六月初二日朱后死。十三日至安肅軍听候。六月末移居到雲州。紹興二年鄭氏崩二帝移居五国城。紹興四年金主亶孫完顏亶即位。五年移居西均從州。六年上皇崩同年移少

帝徃源昌州。八年戊午金人偽齊刘豫召少帝于源昌州。十月九日少帝到燕京与契丹耶律延禧同拘晉鴆冀府随移安普寺。紹興十三年賜帝居于燕京之安養寺。紹興十八年岐王完顔亮殺金国主亶并太后亮即位。紹興十五年徙少帝居于城東玉田觀。紹興二十年從少帝入城囚于右廨院。紹興二十二年春帝崩年六十歲

靖康蒙塵錄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載宋徽欽二帝北狩事與世所傳南燼紀聞文多相同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載所採集書目甚詳亦無此書蓋坊賈改易其名以欺世者卷後附有建炎復辟錄一卷似爲高宗苗劉之變而作而所紀仍北狩本末寥寥數條年月皆舛錯不合作僞之尤甚者也

靖康紀聞拾遺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靖康紀聞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靖康紀聞拾遺一卷》提要

靖康紀聞拾遺

元年春金人退師之後朝廷大臣無復經畫各執偏見自相矛盾己而群姦協謀力排李綱任兵柄將兵四十萬俾解太原之圍意欲以中綱殊不知中綱乃所以中朝廷也种師中五月敗解潜八月敗殺戮潰散殆盡而終不解圍九月三日辰時太原陷九十有五日上下相蒙一人猶未知太原京師之屏翰也太原陷則王室孤立內外無援可謂危矣諸公恬然不恤尚守和議有建遷都之議者有建征兵之議者爲執政者曰方遣使議和此非所急方且今日立春秋博士明日改舒王配享朝廷貴近私植黨與弊乃益甚烽燧不立斥候不遣金兵翔於河上猶未之知

十月二十五日金人還及闕下廟堂始倉皇分遣五路使臣徵召天下兵京師被圍月餘援兵竟不至城遂陷罪誰與歸即王雲自大月使還時太原未下金人亦頗厭用兵遣王雲來只要三鎮租稅限半月復到燕山仍要朝廷遣使命三人分住三鎮

告諭從所請則便可解兵仍不得奘約王雲星夜奔馳才六日至京入奏上大悅顧問大臣皆不欲與之雲與宰相吳敏素不協因以事黜之貴知唐州雲猶再三抗論引列利害吳敏百端阻之竟不遣直至九月始再遣雲使金時太原已陷矣雲十四日回報言金人欲三鎮朝廷雖明有許意後猶豫未遣雲再衝突既行已見殺於磁州守土者詭奏云王雲入境偲馬廟中神馬突死異哉

太上皇初起萬歲山奇花異卉恠石悉聚于山窩奢極侈冠映今古去年金人犯城城上砲石盡取給於此山亦上皇之賜也舊在禁中今年秋屏園圃之觀毀徹垣墻許康民居止由是士民皆得游覧其間山川臺榭不可紀極奇石森列悉有名號如玉京獨秀太平嵓卿雲萬態奇峯祡蓋飛来峯伏走虎之類尤爲特絶又有松陰竹徑花圃石洞村石酒肆莫知其數戒嚴日久殊之樵蘇有旨許軍民入山採斫樓臺閣榭一朝撤去中有一絳霄樓金碧間錯勢極高峻如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且聞即天神每降揢處也自軍民毀撤不踰時殆盡遂成丘墟矣萬歲山始立用此名後改爲艮嶽又改爲壽岳期與天地爲長久今不數年間興廢如此可勝嘆哉

去年十二月立冬術者王俊明以謂国家大忌丙午冬三月可於此日借春致祭打牛如立春朝廷從之聞者或以爲笑天時豈借也但京城之陷竟不出此月理或近似金人亦行夏時去歲年號天會四年閏八月而中国乃閏十一月天時也番漢雖殊而五年再閏不同如此豈曆數有工拙耶未知孰是

粘罕自謂用兵遇孫吳軍中稱二太子爲佛子言不殺人也大抵紀律嚴明故士卒用命京城統制官死事者三人何慶彥陳克死於戎姚友仲死於兵獨劉延慶劉光国父子奪萬勝門帶班直長入紙伿西方萬餘人突出殊不念秉與播遷無所社稷安危在天掌間延慶父子食祿累世荷恩而蹈履又愧於市人要之危難之際始見臣子忠義之節

不必將種相門也

金人每擊鼓以報平安其聲如雷傳聞一鼓凡有數般搥上悉係毬子所以其声疾而大或日暮天欲曉其時不常破城之後又於四壁繞城種栢不知何義

去年春金人犯闕寨皆在西北地牟駝岡金人既去議者引汴水灌岡爲水所壊者凡十有八冀金人不復下寨也識者笑之借使汴水可渰牟駝岡胡不俟金兵復來而後引水灌之則金兵可盡没今乃先引水灌岡是教金兵預備也其謀之不臧每每如此

破城之日百姓軍人即都亭驛殺金使四人剖剥之其一乃監軍之子餘不得姓氏自廢主之後凡欲洗城者數次盖監軍頗怒国人之殺其子也力欲洗城被甲挺刃凡數次登城中有黄旗兵將在空中不可近遂止未知是否但主洗城者乃劉監軍與粘罕也二太子不預焉盖其性善矣

金人自陷城後征求不一鑿府庫竭帑藏至取乘輿服御嬪宮等物上在軍中未嘗動色惟索及三館書籍上喟然嗟嘆久之

上謂和冊博太學諸生辛勤効死弗去即遣中書舍人孫覿燕犒酒慰劳諸生及聞議賞格諸生感激上意流涕泗横泛繼而再幸軍中駕前往来人數閙諸生特有獻書乞詣軍前論列者官司例不許行

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到闕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大雪城陷十二月二十五日大火燒開寶天寧寺及居民五百餘家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大風金人敲殺從官梅執禮等四人及擂打臺官四人二十五日金人前軍啓行乃三月二十五也　自犯闕圍城首尾半年去来皆取二十五日其餘二十五日皆有变異不知其適然耶或陰陽度數使之然也

京城四壁守禦官吏以南壁言之都守禦則有孫傅提擧則有李擢郭仲旬喬師中統制則有王燮姚友仲統制官則有高特范瓊何慶彦石可賓李湜

其餘逐急差到統制統領官不下十數員每一統
制下使臣不下三四十員效用不下四五千人每
使臣一員日給錢八百文或一貫效用三百或五
百卒多親戚門生故吏又有朝廷權貴內侍請求
而至者身未嘗親戰或不出戰而受上賞者用命
當鋒者未必收録至於中傷軍兵有輕傷而得重
賞者有戰死而後作逃亡申舉者其弊殆不可勝
言其尤甚則有統率官論功第賞雖子姪親戚邀
在重湖千里之外者詭名誣奏例被賞典京師雖
陷彼循攜告札以攜子孫歸耀鄉里自以爲得計
者比比皆是守禦將士往往如此奧其死守而不
陷其可得乎
元年冬十一月金人游騎渡河先遣王汭來堅欲割
兩河以和朝廷從之遂遣耿南仲割河北聶昌割
河東二十日粘罕來自太原河陽營青城脊宮斡
離不來自真定渡河營劉家寺先是樞密李回將
兵防河北不能禦敵回引兵遁走金人遂猖獗京
城閉守居民乘城二十七日東壁百姓喧譁殴殺
統制官辛康宗等城幾陷詔罷百姓守禦差官召
募死士登城然守備不戒將卒庸懦又賞罰不明
識者知其必不能守車駕親幸四壁撫軍擐甲服
勞士卒鼓勇造攻具甚急或勸上遣兵出劫結諸
寨以拒金人縱不欲戰庶幾金人不敢近城爲異
議所阻金人築甬道造鵞車洞子欲攻南壁爲都
水聶守決河水灌野所以金人不得攻且遣使邀
車駕和議又欲皇帝遜位於肅王辭語侵侮宰相
何㮚招集流民数千厚賞號爲奇兵又馬步軍太
尉王宗濋舊健兒郭京召游手七千餘人自言有
隱刑秘術且拒金人金人皆以爲笑後盡没於護
龍河中書舍人李擢守南壁不以聞自治甬道上
幸陳州門大怒罷擢拘繫之時天大雪十一月初
十日風暴甚守城者不能彀弓凡二十餘日不霽
雪深丈餘二十四日金人自陳州門推鵞車洞子
界濠城上縱火燒鵞車等風火反燒敵樓三門士
卒惧甚幾於潰散有吉倂力修完敵樓未畢二十
五日金人自所燒城入凡廿四人先登士卒潰散

自相踐蹂死者以千萬計統制官相里宏死之是
日郭京引兵入陳州門或云與金人爲應援就拔
漢幟遂立黑幟歛兵不下是夜大九門城堞内侍
黃經臣死之金人又縱大燒近城寺觀屯兵者凢
五日五夜不息城中不知死所百姓斧在掖門問
車駕所在帝御宣德門撫諭且約死守五日内城
門始開二十六日金人遣使議和何㮚使金求和
明日遣皇子爲質不納堅欲邀龍德出郊衛士蔣
宣李福作亂伏誅時有欲邀車駕南幸者明日上
單騎出南薰門見二酋納款求和迨夜還宫自是
何㮚等李若水及誤國大臣皆謂金人守信不渝
殊不爲備初受羈阻格議臣金人遣使入城需車
馬金帛寳玉綃綺女子百貨動以億兆計官兵守
城者多投金人營言城中匿實取索官司百物玉
寳器玩無不欲者金人又令朝廷使使賫詔四方
勒王退師兩國求和蓋欲絶我外援也凢五十日
而金人斂兵不下伐木爲障蔽若山林内外雖不
相見時有遊騎剽掠近城居民焚劫王侯大第取
金宝婦女小人乗勢剪髮塗面詐稱蕃兵白晝爲
盜官不能禁有捕獲斬首者日數千人凢月餘始
定正月七日金人遣㮚李若水入城責金寳不足
欲挈何㮚家屬又欲縱兵大殺㮚甚懼奏言金人
欲入城上再行出郊議上徽號至乃迫車駕出郊
上雖難其行然甘㮚之詐而不疑也別無一人知
者明日忽傳車駕如軍中百官痛恨後莫能救且
知其必生変異矣皇太子監國孫傅主相張叔夜
主樞密范瓊攝兵政車駕幸劉家寺踰月不得歸
太學生何揆等哭於南薰門金人追至軍前殺之
事見前録

靖康紀聞拾遺終

靖康紀聞拾遺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文獻通考載靖康拾遺錄一卷何烈撰又名靖康小史又名草史疑卽是書也考東都事畧載靖康元年閏十一月癸巳迎土牛以借春不言其故是書則謂去年十二月立春術者以爲大忌因於是月借春此類頗足以攷故事又東都事畧載王雲以靖康元年二月使金十月重使金而是書則謂九月再遣雲使金亦可以考異惟是書大旨在責宋不於太原未下之前早割三鎭與金致有靑城之禍考宋史稱靖康元年十月金人遣楊天吉王汭來欲割三鎭朝廷以三鎭稅數遣王雲同汭行則是下太原之後金何嘗不仍以割三鎭要和宋又何嘗不以三鎭稅數與之然終無解於汾澤之攻陷則此書割地請和之說仍誤國之餘唾矣

北狩行錄一卷

題〔宋〕蔡倏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徐釚家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狩行錄一卷》提要

北狩行録

蔡　倏撰

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發隨行宗族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扎至燕山病者幾半盡出所有衣物命李宗言貨易藥物修合給賜十救八九寓上燕京延壽寺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別居仙露僧舍有粮食不給形體裸裼之人太上聞之惻然謂姜諤曰神器流離宗族若此甚惻念之鄉為分細取索等第具一賜目來紛將軍前所送生絹一萬疋隨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分晝周之言記不覺淚下諤亦嗚咽流涕具目以聞遣姜諤支散餘爲不作會城南面隊南北利害叙結好休兵之意興滅繼絕之道辭義涕零義形於色北人旁觀植立若堵無不感歎至有揮涕者元帥無語但首肯者久之行在統屬之謂都管有職小官卑充其任者既是統轄即合押班起居衙藥揚師道具此以聞太上曰自有本朝雖歷不可為在此間須改舊制自然言遷居屬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寢膳俱廢一日謂都尉蔡倏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觀其前載厄運之困古今未有荷天眷祐建炎中興隐然收踐叁有江

左雖居沉劫思有以少助艱天之祚今〻幸得一書欲
厚遺本路都統求通於左副元帥郷為我與秦檜商
量更潤飾之恐有人至條曰聖述高妙非臣等所及
是時秦檜亦寓中京初大金軍至城下以議上徽號
邀請淵聖皇帝遂留宿青城而改朔不叙請議至二
月六日有易姓之命翼日請太上同太上皇后嬪妃
諸王駙馬一應皇族盡出遂議置君乃令城中共舉
前乞立張邦昌檜職在御史奮不顧身歷張邦昌平
日履行身為宰相奉使不使國難而欲主承上、器非
檜所聞既不能盡忠於本朝則何以効節於大國乞
立趙氏以慰民心不從既而太上北遷如檜等輩欲
立趙氏謂蔡倫曰天祚吾宋宋必有主今即〻初此
定齊昭格文華理勝雖游夏不能措辭明日具酒肴
邀本路都統後聞其書得達粘罕其書曰某自北来
衆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俗不同
也嘗欲通書於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今某聞唯
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敢畧陳固陋惟左
右留神者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為己任故
有一國士者上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士者然後能
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循〻阜夔稷契

之臣明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〻業載在典籍
昭然可考不在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
宗起自晋陽奄有天下征伐甚外西破高昌北擒頡
利可謂黄帝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
知突厥稽首戴恩常為北藩故唐之亡也終賴沱陀
以雪國耻又匈奴冒頓單于圍高祖于白登七日不食
當時若欲取之如憺拾地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
為遠圖使高帝得歸奉祭祀故得歲受繒贇擧中國
珍寶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國亂五單于爭〻一終得
寘帝擁護呼韓遼契丹耶律德光責石氏之失約長
驅至汴擧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地亦不能
守以至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腦塗〻而終
為劉知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
豈不萬萬相去遠哉先皇帝初理兵於遼東不避浮
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先皇帝約為兄弟許以燕
雲適雲中妄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巽懦懷首鼠之
兩端某以過聽惑於謬悠之說得罪於大國之初深
自訟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忘尤近
聞嗣子之中有為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
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一〻當左右欲法

唐太宗冐頓單于受興滅繼絶之名京狄奠玉帛之
好保國活民為萬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
塗炭而終為它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
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
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為萬世之利也哉伏惟
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為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
昔人有為趙使秦者秦王問趙可伐歟趙使對曰里
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恚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則為賢
母妻言之則為妬婦今日之事大類是矣惟麾下多
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覼縷伏望台慈有以照
察章甚章甚天資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精於班史
下筆纚纚有西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北狩以来
無書時一閱目一日聞外有貨書者以衣易之戊申八
月入見盡綴韓州之民出而寓焉春秋博士廢之久
矣諸王有得此書閱者太上聞之不懌宣諭蔡倚曰
春秋之書多弑君弑父之事為人臣子者豈宜觀哉
倚頓首從容對曰春秋者魯之史記也周德既衰君
臣失守上下無別孔子所以懲惡勸善以正褒貶使
後世知懼凡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至春秋而後定
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而不知春
秋者前有讒臣而不見後有賊臣而不知為人臣而
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頃陛下試取一觀之他日倚因奏事太上謂曰比
取春秋讀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晩自是
披覽不倦凡理亂興廢之跡賢君忠臣之行莫不採
摭其華實探涉其源流鈎纂樞要而編節之改歲篇
而成書臣嘗侍乾龍節宴太上賦詩以寄淵聖許令
和進因用親仁善隣事太上曰此出春秋特蒙宣示
以為榮觀太上皇有見聞未嘗隱情每聞獻納喜見
於顔數令楊師道宣諭曰若志慮未及不時見教崇
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強偽為之也每雨南望佇目
久之謂左右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輟膳流
涕盡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而後嘗雖在
蒙塵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每下程後諸王問安必
留之坐而賜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今附于左太上
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鄆王楷對曰正是霜高木落
時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晩莘王植對曰芳草連雲
暮色深餘皆類此宗室晉康郡王孝騫以下九百四
人朝廷遣赴韓州同居相見之日為之感動撫問再
三至於流涕遣杜遵道計置薪米均行於賜莫不安

居善孝騫仲暑主管御名宗職事以寧小有挾私恨而致訟者紛爭不已全失禮容降詔曰日來宗子不遵憲度失於長幼之序各挾私積以成仇怨爭訟不已豈不知自寄他鄉復得聚會何幸如之故閱禮義之言用勸無知之輩且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所謂六順今則不然造六逆者有之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侍中庭訓之方以示睦親之義宗室可體此意今明開諭使同姓曉然知其訓誡如爾後敢以末節韓州事陳訴者並以罪罪之毋作食言各令知悉楊師道

侍燕閣宣諭師道曰近日隨行官吏等悉皆窮困使我傷心初出青城倉皇之際了無一物得齋行道鄉等皆棄捐父母妻子冒涉風霜而隨予今坐見如此不能振濟為之奈何宜諭說惡泣下左右之人無不感動者遂令有司具狀申明金國乞給賜衣物從之時闕滌濯之衣太上皇后進絹十疋然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遂有贊王安石日錄者聞之欣然輟而易之庚戌中元從居五國乘城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至東路都統習古乃奉朝命令減落隨行官吏諸色人等不許盡行將帶太上力懇不從乃面諭之曰公

等冒霖霜涉險阻憂樂固當同之今乃朝命如此事屬他人無如之何已再三力懇竟不可回令選愛者將行公等皆是共甘苦之人豈有愛憎之別君臣之間彼此不能盡其事一面請諸所屬言訖泣下官吏等亦號呼而出一應宗室不許隨行內有神考親姪晉康郡王孝騫嫡孫和義郡王有奕等六人皆乞隨侍從之族屬有出入不節而致物議紛紜者太上聞之降詔戒飭曰艱難之際檢 廟諱為先若復出入不節言語輕易或為狂藥所困舉止取笑有失事體古人謂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係焉

而今而後戒之 廟諱之各宜杜門省事骨肉之間以理過從恐聞惹物議自取悔尤既貽親憂何以自處諄諄誨諭使務體悉聖度如天下有細過具以聞者情恕之如劉定宰羊不如法薛安造飯滅乾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口腹罪人只取戒勵亦可警衆又丑國李堇八昌打下通事慶哥遣人富覆太上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比人聞之莫不加手於額太子餘烏歡遣人奉書云欲於內侍中求曉事能幹人材使典者二人所須卻請批諭當便應辦太上覽書不說曰若應副誰可遣者若不應副五太子又要遣王佃

陳思正往回書云示諭內侍本亦乏材不免於衆中
選擇二人前去皆自汴京隨逐至此艱苦萬狀久處
貧窮敢望優容不勝萬幸紙尾之諭甚荷雅意然以
物易人豈其本心哉又語板齒極烈夫人致書于太
上并惠藥物亦求內侍答曰承諭乃荷不外以本國
分祇有一二人難以輟那送示藥物雖出厚貺以無
官應命不敢輟留好學不倦移晷忘食而動靜語默
之間必有洞論焉因觀唐史至李泌傳復讀不已泌
謁肅宗於靈武披冒榛莽復立朝廷盡忠致力於獻
納之道位至宰相而數為權幸所嫉遂令張瑋錄其
傳以賜章后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㮮駙馬都尉
劉文彥首告謀反金國蔡儔是日聞之於莘王植駙
馬都尉宋邦光徑令徐中立聞達太上太上驚惶未
以為然翼日遣儔渡河以詢虛的既濟朋千戶孛堇
被打曷者已陳兵河濱二逆解發欲彼帳前矣盡得
其所陳之詳儔歸太上即令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
議徐王棣以病不能出餘皆翕然前此已聞有不測
之議至是皆惊慄儔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
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指
驅効命正在今日儔身以貫高自處稱許公盡力以

狥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辭慨慷坐皆泣下
莫不懷奮發心至七月中旬彼遣兩使前來勘問太
上遣植同儔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辯又遣徐王棣
宋邦光再往至則尚執前議乃請淵聖及信王榛駙
馬都尉向子扆內侍王若冲同往儔實從之再三力
懇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側儔所寓之地而引問
焉羣臣力拒往反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吝誣
枉案上復遣前使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
逆雖係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為之使曰若如此自有
宣命並　之使歸儔上疏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
上嘉納之以語答曰老夫自聞男㮮等有誣告之事
深惜衆叛親離反求諸己固知所措若非洗心革慮
則何以全身遠害寡過悔尤顧惟一體其害尚輕苟
使坐累諸人後何面可以自存遂覽上疏嘉謀讜論
非卿不聞此語而今而後凡所見聞雖屬微末不惜
吐露若隱而不言言而不從高天后土神之聽之況
昔人所謂以國士遇我者報之當何如以此食言千
萬死隱一日以書宣示李康曰平平日待蔡儔以國
士今日報我殊不愧德康讀其書而奏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各盡其道今陛下蒙塵之

際遇罹誣告不責彼而求己而能虛懷納誨得湯改
過不吝禹聞善言則拜之道太上曰予之不德豈可
以上比禹康湯對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陛下
上畏天戒下恤人民則禹湯何愧哉臣聞諸故老曰
熙寧富弼為相有於神宗之前言災異皆天數非政
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
天何事不可乃上疏曰願益畏天遠讒佞近忠良神
考親書荅詔曰詢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
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守是戒太上稽首而言
曰神考聽言如是康曰陛下天性至孝每於忌辰輟
膳思泣頓陛下益廣紹述之意太上曰是吾志也後
榜幢書於坐側金國送到令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
見之泣下謂行在羣臣曰荷天眷命未忘趙氏中興
之主繼焉令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後觀盛際
使我回得一日瞑目足矣羣臣皆再拜綠度藥材留
充備用其餘並賜一行親屬官吏皆鼓舞再拜受賜
行宮有回祿之擾嬪御之內及沿燒者本位陳乙聚
夫修蓋太上曰正是農時豈可妨廢止令修蓋官那
容應辦宗室仲㬎等八百餘人自咸房徙居上京至
有闕食死於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左右此
輩何辜至于是令李植宣諭蔡偉草表一通後有回
期欲乞同歸北狩未有行記以批語賜王若沖曰一
自北還于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謂不多深欲記
錄其未有人詢之蔡偉以謂學問文采無如卿者高
居東山躬耕之餘為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將
為後世之戒識虛待下隨行羣臣不以大小未嘗名
呼每有遣使則溫顏慰諭喜為篇章自北狩以來傷
時感事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之後舉
昇炎火以今所得灰燼之餘者僅有數十篇錄之為
別集好生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網捕者必買而釋
之仍戒勵曰毛羽之屬喜生惡死與人何殊今伊子
皆在縶維之中當求諸己欲歸之心頃刻不忘每令
張瑋張堯臣詢訪之少有嘉音喜見於色近渠舉善
等又錄得紹興與左丞相書本進呈大悅

北狩行錄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蔡鞗撰鞗蔡京之子尚茂德帝姬靖康元年從徽宗北行者也然是書卷末云北狩未有行紀太上語王若冲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謂不多深欲紀錄未得其人詢之蔡鞗以爲學問文采無如卿者爲予記之云云則是此書爲若冲所作惟是宋史藝文志亦以此書爲蔡鞗撰疑不能明或鞗述其事而若冲潤色其文歟馬端臨文獻通考載是書亦並列二人之名是時去靖康僅百餘年當尚見舊本獨其以鞗爲條則刊本之誤按宋史條於是時久已流竄嶺南未嘗從徽宗入金也書中多諛頌徽宗之詞在當時臣子之言自不得不爾未足爲異惟稱太上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欣然以絹十疋易之云云則鞗等堅護紹述之局至敗亡而不變爲可恨耳書中稱徽宗在金嘗得春秋披覽不倦凡理亂興廢之跡賢君忠臣之行莫不採摭其華實探涉其源流鉤纂樞要而編節之數歲爲而成書併稱太上賦詩寄淵聖用親仁善鄰事曰此出春秋然則徽宗嘗刪纂左傳勒爲一書此則古來志經籍者所未及朱彝尊經義考中亦未引及是亦可資異聞矣

靖炎兩朝見聞錄二卷

〔宋〕陳東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巴陵方氏廣東
刻宣統元年印碧琳琅館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靖炎兩朝
見聞錄二卷》提要

靖炎兩朝見聞錄

宋　太學生　陳　東著

兩朝見聞錄者靖康建炎中事也元年春正月金人擁兵犯都城二月退師秋九月陷太原冬十月陷眞定繼陷滑州等郡縣十一月五日擁兵再犯都城閏月二十五日陷京師明年春正月十日邀皇帝車駕出郊外二月六日廢帝九日邀太上皇帝暨皇后太子諸王妃嬪等出郊外三月改僞楚立張邦昌僭號夏四月一日退師擁二帝皆北去四日邦昌僞赦九日冊命皇后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避位收僞赦五月一日迎請康王卽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太學生東自春徂冬覊在京師初于柱王嘗爲西樞門下客頗得其事繼遊賢關與同舍郎講問尤爲詳悉痛聖主之播遷閔王室之顚覆咎大臣之誤國傷夷狄之盛强事有可槩舉者大懼天下後世或多遊

忌無以激忠臣義士之心無以正亂臣賊子之罪
無以爲人君任人治天下禦戎之戒臣列日以書
之其間褒貶直指其實皆一時之公議非敢徇私
臆說也盟于天質于地告於
太祖太宗之靈知臣無媿其如青史請俟來哲大
宋太學生陳東謹書

靖康元年
十一月初五日知樞密院馮澥歸自河東具言金
人索金玉輅及稱號等　朝廷從之澥再行纔三

日中途遇王雲復同還云堅欲割三鎭地是時金
人已破河東襄垣縣次侵滑州州告急者踵至朝
廷降詔使人自爲戰而已
十四日河陽告急朝廷詔文武百官於崇政殿聚
議
御批云三鎭與之利害如何不與又利害爲如何
茲事體大朕不敢以自專仍不可持兩可說是日
百官立班各給紙札親書利害許割三鎭者不勝
其多范宗尹其首也稱不可與纔三十人何㮚其
首也言與者曰三鎭朝廷旣嘗許之今不與是中
國失信於夷狄不若姑且與之緩復猖獗則天怒
人怨師出無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言曰國家
更三鎭始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
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人民貢賦乃其末耳況天
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敬塘之事豈可道乎　朝廷竟從與
者說遂割三鎭尋罷何㮚中書侍郎以資領開封

府事是日復下哀痛之詔仍俾河東河北京畿等
路並行清野士民讀詔莫不感慟
十四日十五日詔免京城公私房緡命尙書梅執
禮爲請盟使
十六日金使王汭等一十三人到闕議割地其辭
頗不屈仍欲大臣親諭東北之人交割地界等朝
廷許之是日邊報益告急
十七日道路傳聞金人遊騎已渡河執政諸公似
未深信皆云自冬末僉樞李回已將兵防河矣然

邊益急殿前司乃遣使人馬綱作斥候已而召募忠義團結使臣將以備守禦計是日戒嚴

十八日既戒嚴內外驚擾近城居民遷徙不絕於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刼掠財貨焚燒屋廬得城東巡檢魏清捕殺三百餘級稍定朝廷旨揮城外搬入居民聽就寺觀居止

十九日開封揭示云前日北來兵係折彥質潰散人已招安訖所有請盟旨揮並不施行城外居民各令歸業太學生陳徐等上書力辨以謂邊報每

急事未可知堅壁請盟在今日正不可緩不應輒罷書下樞密院大臣沮難竟不行是夜二更馬綱報賊已渡河朝廷猶未深信再遣使劉詞將步騎三百出封丘門遠探

二十日劉詞遠探星馳而還云兵次陳橋爲賊兵掩擊殺傷者百餘人餘衆僅脫朝廷始倉皇而計無從出矣是日置都大提舉守禦使司以樞密聶昌領之

二十一日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辦軍期爲急始遣使交割河東河北地界以道和國信使爲名知樞密院聶昌使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二日聶昌耿南仲偕金使王汭等出國門

二十三日命保甲百姓軍人僧道等上城守禦賊勢益急執政直宿令聽聚議親巡視諸城又置四壁提舉彈壓官各一員統制官各一員提舉官東壁尚書王時雍南壁舍人李擢西壁侍郎邵溥北壁給事中安扶東壁統制官孫康宗南壁何特西壁張撝北壁劉衍其餘逐門彈壓統制者不可殫

紀又命劉延慶提舉四壁劉韐副之

二十四日王瓔鄭建雄將勤王之師八千到闕駐劄城內

二十五日殿前司以京城諸營軍兵一萬八分屯五軍以備四壁策應前軍屯順天門左軍屯五嶽觀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封丘門前左中三軍姚友仲統之右後二軍辛永宗統之是時范瓊張先裴淵汪長源輩各統兵在城無一屯駐城外不知籌謨廟算爲如何也逮晚邊傳兵已滿四壁仍降

黃榜告諭士庶云金人遊騎已及郊畿士庶讀之
莫不驚惶
二十六日傳聞國相元帥來自河東太子副元帥
來自河北輻湊闕下朝廷增遣所募忠義迫百姓
等諸城守禦甚備
二十七日諸城搜索姦細豪猾因緣騷動往往間
及無辜已而聚衆捶殺太尉辛永宗及使臣等四
壁大擾迫晚捕爲首者五人腰斬東壁詔罷百姓
不許上城守禦散行召募忠義敢勇之士旗幟滿

城投召募多市井游手人耳大可鄙笑復捕姦細
三人於保合店僉級號令繼聞金人欲捕內官詔
內官不許上城傳宣者以黃旗號焉金人約十萬
人衆其間多掠吾兩河之民數於其間多掠虜近
京之民運石伐木造攻城之具報役者甚衆太子
劄寨於劉家寺國相劄寨於南郊壇四壁諸城皆
臨河劄小寨圍閉周密不以計數旗幟人物公然
往來郊野間自在朝廷召募益急罷相唐恪以何
㮚代孫傅知樞密院曹輔簽書何㮚提領召募奇

兵孫傅提領召募忠義已而得郭京於殿虎得傅
臨政于草澤得楊僧於釋子自云操六丁妙術擲
豆爲兵且能隱形廊廟諸公以爲神人一京翕然
共倚爲重傅臨政云挾術膂力人也自是密除擢
不問能否徵駿自布衣而爲統制由伎術而掌機
謀令商賈任將佐甚衆其弊殆有不可勝言者例
皆領兵往來城市直類兒戲有識之士頗嘿如也
民情恟恟搆造傳播之事非一軍兵輩復乘間煽
亂朝廷患之散牓立賞緝捕甚緊斬首號令者相

繼稍急金人土木之工日夜不輟是日諸門已縛
礮架造鵞車
二十八日南道總管張叔夜將勤王之師三萬到
闕長子將前軍次子將後軍自將中軍屯駐于玉
津園
二十九日上幸東壁撫勞將士軍兵增秩賜帛有
差
閏十一月一日　上幸南壁撫勞將士如前叔夜
領兵起居於南薰門下軍容整肅上喜之即城樓

命解右僕射何㮚金帶紛頷者以賜之而上幸宣化門徒步登揚子城親觀賊寨扈官侍衛遝廝唯內侍數人從偶仆作泥滑以被鐵鎧步履如飛然天顏憂勤愁悴病瘠是日奇兵作亂殿統制官王健殺使臣十餘人內前大擾殿前太尉王宗楚引兵戮殺渠魁方定先是王健創奇兵何㮚領之有識者以爲笑蓋自古兵法奇正皆臨機料敵未聞預以奇兵自名也況未嘗出奇輒自變亂大抵今日所謂奇兵者類如此耶

初二日 上幸西壁撫勞士卒如前賊攻善利益急姚友仲選五軍中神臂弓硬弩手一千五百人策應

初三日 上幸北壁撫勞士卒如前上凡四日巡幸每巡壁不進御膳命取士卒食之今後復進膳餉士卒人皆感激流涕上凡四日巡幸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止皇后親用內府幣帛與宮嬪作綿擁項及衣被等分賜將士各一自統制而下賜各有差是日賊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領前軍將副部隊一千人策應軍兵下城接戰殺傷甚衆

初四初五初六日賊攻通津宣化門甚急朝廷觀賊勢如此猶未有用兵意太學生丁唄徐揆上書論列以謂金人有三可滅之理而用兵有五不可緩之說書奏不報金人到闕幾旬見朝廷未嘗用兵攻城日益急而善利通津宣化門爲尤急箭發如雨城中望如蝟毛又以大磨石爲礮間至城上樓櫓擁毀姚友仲於三門兩楊子城別置兩圓門走馬面三十步許砌以甎石中開小圓門如城門

法四圍復置乳墻迎敵人自圓門出入不日而成所賴以固先是術者言京城狀如臥牛賊至必擊首項通津門其首也宣化門其項也通津在善利宣化門之兩間此三門者賊必攻之後果如其言大臣預知而不問

初七日殿前太尉王宗楚領牙兵一千人下城與賊接戰統制高師旦死之是日姚友仲止策應南楊子城躬率將校督戰凡殺合賊勢少沮復造礮架攻城之具土木之工益不輟

初八日朝廷爲防計上幸封丘門城外按礮賜資不貲礮架礮石迄今盡在城外莫知其數賊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不數日城下立礮弟數百乃盡得前日所按者以爲資也

初九日賊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甚急復於護龍河疊橋取道姚友仲選銳士下臨分布床子弩九牛弩大小礮座又以城上絞縛虛柵入立如山箭下如雨賊橋迫晚不能才進乃乘橋益造火梯雲梯偏橋撞竿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其疊橋

法先用木牌浮水面次用薪以席次土增次復如初矢石俱不能入火梯雲梯偏橋皆與城樓櫓齊雲梯偏橋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車輪推行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峻壁上銳下闊人往來其間節次續之殆有長數十丈者以固百木交牙上用生牛皮鐵裹內用濕氈中如大廩矢石火皆不能入戰則要安礮拚推梯橋之類攻城則要取土透城其機巧迫有未易致者

初十日詔展放公私房緡及縱市井賭博以甦小民內前有斬首號令牓云司文政伏闕上書極無理聖旨取斬士論初以爲疑而有見所進士費友端奏劄稱文政上書若止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言路乞以文政所上書揭示使中外曉然知文政所誅之罪迫晚開封府奏白費友端奏劄榜云教坊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挾持君父助賊害國士論始帖然

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大雪有詔曰雪意未解士

卒暴露朕不敢自安再幸四壁犒勞將士連日鑾輿之出正大雪苦寒中馳馬戎服露手宣撫其賜賚進膳之類悉如初仍命將士拒城接戰間有得級者又遣使以酒食遺金人寨中云祖宗故事有識者頗疑議

十四日通津門礮發中金人金牌將初傳王芮繼聞乃金賊謀臣劉安者奏捷上喜之命以武功大夫空名告一金帶懸於待捕院側募人能捕戮金牌將一人者給之又揭賞格自獲酋首長小蕃等

賞格各有差等詔許人輸財助國日有獻者皆量
多寡授以官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賊攻諸門愈急朝
廷至是猶未有用兵意但使命數往來士庶莫測
其故太學生陳東等上書乞用兵議和之計蚤決
無優柔而不斷養成夷狄之患益熾書奏而不報
統制官姚友仲奏劄謂金人攻城益急兵既不用
乞遣使議和為便奏劄亦不報先是金師初至闕
下姚友仲與諸將議擊之便幸其遠來賊眾必疲

行列未成若選精兵六萬出四門分布乘勢而擊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眾必潰亂可勝之理過此日
後賊勢愈熾援兵不至事勢阻喪雖悔何及是時
唐恪雖主議和而恡不知信迫賊攻城既急罷唐
恪相何㮚而友仲料勢不可又奏乞講和是時何
㮚復主用兵且料賊兵糧道不繼不日就擒恪雖
主議和而和未嘗決㮚雖主用兵而兵未嘗用是
以太學友仲之奏俱不得行要之恪謬而無斷誤
國于前㮚剛而寡謀誤國於後大臣誤國宜夷狄

強而中國衰微矣
十九日樞密曹輔右丞馮澥出使寨中莫知其故
是日善利通津宣化等門賊增礮座幾百拋擲如
雨城上迫虛棚之人皆不可存往往中礮死者日
不下數十人
二十日賊渡橋俯宣化門城欲涉河之南先有黑
旂子三人已登城岸統制王燮同姚友仲率驍勇
使臣數十及西兵百餘縋城下戰殺死數人賊乃
退橋之北入鵝車洞子鵝項寨相何㮚巡至城上

黑旗子復登岸城上矢石如雨賊略不顧城脚之
西有縋城下出戰者兵約六七百人見賊引眾欲
與交鋒望風退走賊引兵追逐城下厲聲大叫云
後面無賊而眾已潰散勢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
中傷者數百自塡陷坑死者亦近百人賊眾大笑
而已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諸門各有縋城戰者殺傷賊
眾甚多
二十三日統制范瓊發兵幾千人自宣化縋城出

戰士氣甚銳追逐賊衆棄寨而北士卒貪功乃至
衆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間河冰陷裂士卒驚亂
而賊衆遽臨岸叉手迎敵陷河而沒者五百餘人
自是士氣益挫折
二十四日賊勢益熾火梯雲梯偏橋列城下如鱗
次燒宣化門敵樓二間發火礮如雨箭尤不可計
其攻甚力護龍河悉塡滿鵞車領兵直抵通津宣
化二門下無數步計攻二城門其勢甚銳
二十五日大雪賊乘雪攻城愈急詔令班直悉上

城城上及虛棚人物戈戟如織郭京領六甲正兵
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大開宣化門出敵城中士庶
延頸企踵于門立俟捷報者餘數千人其餘從行
旁觀鼓噪以助勇者又數千人俄頃云前軍已奪
大寨立旗於賊營矣又報奪馬千匹時有令云守
櫓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得上城六甲兵法能隱
形若城上人衆恐爲賊兵覘望言猶在耳賊兵分
兩翼而進衝京前軍一掃迨無噍類餘皆墜護龍
河積尸不可計數復入雲梯偏橋併上城上迎敵

官軍間雖殺落金人而勢銳器不少退已而數人
輒上城班直官軍雖排布如織無一死敵用命者
輒下城遁避守庫官吏相繼棄走由是金人登城
者踵至揚旆城上衆悉潰散四壁數十萬之衆爲
一空棄甲拋戈狼籍道路居民驚擾悉皆奔走自
相蹂踐而軍民皆輒乘時刼掠橫尸滿路殺人如
亂麻又捶殺太尉姚友仲及統制官數人其餘官
屬殺者尤不可計數
太上皇自龍德宮更衣徒步入禁中諸帝姬亦潛

入大內相挽而出迨晚金人縱火燒南薰宣化通
津善利四門及樓櫓等軍兵乘時變亂者又多縱
火燒刼居民火勢亘天逮旦不滅是夜雪數尺有
旨告報百姓請甲守裏門哭泣之聲震動天地然
金人未嘗下城而殺者皆潰散兵軍輩是日自早
裏城門悉開城外之人被害者甚多
上皇急詔大臣親王侍從而至者纔二三人謝克家
其首也因與徒步入小閣中議和頃遣謝克家及
濟王使軍中請和傳聞上旨語音極謙皆以全活

生靈爲念
二十六日黎明百姓赴宣德門請甲救駕使命來
還滿市傳呼其聲哀怨已而上御宣德門親諭軍
民露腕憑欄大呼於衆曰事體至此軍民欲如何
有謀師以獻朕當聽從失守之罪一切不問仍命
百姓請甲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小
上皇倉皇不覺墜幘百姓奏事間稱爾我亦其情
倉皇迫切不暇它言也士庶切慮上有遷徙計泣
告曰陛下一出則生民盡遭塗炭矣上又大呼曰

寡人在此士庶號慟上亦爲之掩泣已而士庶感
慨請甲逾三十萬人午漏謝克家濟王偕金使四
人入議和惟止四軍及班直約四萬衆馬數十疋
騎及護駕人馬等皆欲奔出所統將都虞侯蔣宣
引數百人突入祥禧殿中大呼請官家速出這裏
不是官家住處其勢甚遽
上皇曰教我出那裏去衆兵曰須與官家一綫路
去上命左右開諭輒殺之上趨入因令開殿後中
門衆兵又斫門督上驚尋親出撫喻稍定宣等徑

詣內庫刼掠金帛酒食等爽家屬遺老小奔逃趨
走自相蹂踐不知其數亦有踰城而出者皆爲金
人攔殺之午漏謝克家濟王同自軍中同金使四
人入對議和傳聞克家之初見六酋徑出示文劄
云前次未破城已降號令若城破日不許下城殺
掠且云頃過陵寢亦嘗戒約軍中無絲毫敢犯又
云若南朝破城還肯不殺人否然是日金人軍已
入舊城外刼掠以五岳觀犒軍軍兵錢萬餘貫支
散百姓並不殺人唯是軍兵乘時作亂者縱行殺

掠無忌憚士庶奔逃城東之人從于城西城西之
人從于城東狂行交錯莫知適從父子夫婦不相
保守至有全家投陷穽或全家自縊自焚者又有
由西東通門涉河而欲通奔裏城者多爭道奔湊
氷泮溺死者不可勝計蔡汴兩河潰奔老幼幾若
山積哀號之聲所不忍聞公卿大夫皆易布袍草
履混迹塵中雖貴戚之家皆用泥塗面及衣綿絮
紙被取類丐者迨晚李若氷再使軍中先是未時
若氷以出使留軍中久之迨二十五日城破二酋

喻若氷曰今京城已破可亟歸報少帝勿須播遷五百里內皆吾兵矣亟請歸遣內事恐內亂若氷入對上抱太子獨在小閤中內侍十餘侍立閤內外上初見若氷不覺失聲卿元來也卿元來也若氷具對留宿殿陛至是再遣偕僕射何㮚行是夜縱火劫掠尤甚一城騷然火光四起城中如白晝色

二十七日何㮚李若氷使還金人許和朝廷揭牓云兩國已通和在京城內外放火殺人劫掠財物

御前已分遣將士前去殺戮伈居民安業如遇處斬是日放火劫掠者殊未息通衢要市殺人奪馬兵革悯悯白晝無人行申刻何㮚還府尹領兵數百人揭黃牓于馬前巡市彈壓斬劫掠者數人僉級從行民情始少安息是夜放火劫掠者猶未息舊城外尤甚百姓執兵卒三人欲燒太廟者赴官

二十八日宰相何㮚親王出謝二酋開封揭牓云昨在京城文武百官秀才及僧錄司衆僧及父老百姓各赴大金軍前求告致謝國相元帥請命願持金帛牛酒犒設三軍者聽是日內外士民覩請命之牓相顧感泣紛然輸財獻金帛牛酒者絡繹于道各以長竿標掛入揭牓云某坊某人獻物于國相元帥太子元帥答謝全活老小之恩滿城旂如織然節次往獻金人留之出城請命獻物者如市未刻有牓云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士民各務安靜無致驚擾卻謨大事士庶覩牓各懷疑慮是時潰散殿班軍兵所至爲害殊未收集朝廷患之出牓免罪招誘

又分遣將士及開封府從事人捕緝討虜者甚衆徑於通衢斬首無慮數百人民情頗快凡斬首者頃刻復爲軍人百姓剖割殆盡有幷骨持去者皆軍民食之所至市井公然以人肉貨賣自是城裏討虜者小戢而城外殊未定尙肆燒劫軍兵輩至結構金人下城或削髮僞裝金人同兵劫掠貴戚王公富商巨賈之家無不受害如張温誠劉明達高大皇聶婆婆家藍太尉等家皆首被禍其餘士庶被燒趕逐扶老攜幼入子城逃避者纍纍然相

望于道如是日未息已而流民殆遍於相國寺及寺東西廊廡下間啼饑號寒者極可傷惻是夜東城內外燒刼如前彗星出東北角

二十九日平旦日出如火皆驚覩巳刻朱雀門始大開彈壓官往來四壁金人斸掘慢道復於城外鋤治慢道以鐵鏈登城先是二十五日將城縱火燒諸門甕城樓櫓火三日不滅砲架迫懸中板皆移內向至是又增治及慢道云

三十日黎明揭牓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社稷

生靈之故躬往致謝咨爾眾庶無致疑惑平旦駕擁素騎出南薰門何㮚陳過庭孫傅等從曹輔張叔夜留守彈壓官是日百姓父老手持金銀牛酒綵帛獻軍前者自內前至南薰門不絕人跡如蟻迫晚駕未迴民情恟懼俄頃有黃牓自南薰門入云駕前傳報平安詔曰大金已許和議事朕今留宿只候事了歸內仰軍民各安業無致疑慮士庶讀詔悉散還通夕憂慮至有然頂𦢊臂者是夜所至坊巷百姓少壯自結陳伍巡警達旦盜賊無所施其姦

十二月初一日官吏士庶蟻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焚香霧結未聞黃旗又自南薰門傳報平安詔云和議已定禮數未了仰百姓各安集無致驚擾迫晚又詔云大金和議已定只候禮數了日入城與萬民共慶士庶又散還

初二日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門肩磨踵疊尤盛于前攜香瞻望者絡繹於道起居南薰門抵宣德門先經雨泥濘百姓運土塡路以待屬車頃刻而就

申刻駕歸纔及門士庶遥認黃蓋歡呼諠騰一城傳報奔走行路山呼之聲振動天地巳而瞻仰天顏莫不嘆慨又皆感泣涕泗橫流上亦爲之揮涕及周橋淚巳溢帕殆不能言王㝢鄭建雄張叔夜叩馬號泣上按轡大慟及宣德門上始能言嗚咽不已士庶莫不慟哭既而入內士庶分散閭道爭傳人情通悅若再生焚香致謝者家至戶到先是幸賊寨長入祗候王嗣者預從行凡三日兩宿未嘗頃步離上左右悉能說上出郊事云初上出自

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守城有一人[illegible]統制節度[illegible]
云奏知皇帝若得皇帝親出議和聯務公事但請
安心帝欲下馬城上金人皆遁走云奏知皇帝不
是下馬處遂立馬如初又奏云已差人覆國相元
帥且立馬少時容治道俄頃開門凡驅一時許步
人鐵騎夾道擁衛直至青城中途金使又奏云請
徐徐行馬容安排皇帝行宮又立馬一時久至齋
宮門外帝欲下馬金人又奏云皇帝請裏面下馬
帝不聽步入齋宮側一小閤中粘罕遣人奏知皇

帝二太子在對戶已晚容來日相見粘罕即相國
之號也又奏云不知曾帶被褥來否擬欲供進又
恐寢不安是夜駕宿粘罕寨中翌日未及見上遣
使往來議事是日早堅要上皇出郊上再三說諭
稱皇帝仁孝乃免及午漏上與粘罕相見于齋宮
相見之初粘罕先使人將齋宮鴟尾用氊裹屏壁
上有龍畫處亦蔽以幃幕然後設香案北望者拜
四左右皆歔欷雪大作時城中無雪獨青城變異
若此金人亦為蹙額繼而相賀各命坐上為主二

酋次之宰相親王并列拜于庭酒三行乃起上與
二酋語王嗣皆不得聞但竊聽云首言上[illegible]天語
主上與金人出師之由又云天生華夷自有分域
中國豈可據也況天意人心未厭趙德恐豪傑四
起中原非我有爾又云城中頗有攞城出者皆棄
君親之人不忠不孝何足恤者也已盡敲殺禮畢
上命左右取內府蹄金以獻二酋粘罕笑曰城已
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者大事何
用此為果欲分賜可賜臣下俄頃又遣人奏上云

日既晚恐城中軍民望可早回必欲賜賚臣下但
留左右足矣駕輿二酋送上馬遣使數人侍衛時
金人與左右交口賀云已是一家出征已十有二
年矣家中老幼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
期又云國相太子來時中途傳令期必破京城萬
一不可攻打雖二十年亦更戍守誓不返國我國
術者剋二十五日初三日城破果如其言二酋人
材皆奇偉太子尤瘦長獨粘罕應答琅琅太子唯
唯而已初上見二酋以降表出亦皆中書舍人孫

覰秉筆其略曰三里之城遽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熛燼之餘旣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又上皇負罪以彌天微臣捐軀而聽命乆社稷不隕宇宙再安粘罕改抹久之易負罪爲失德宇宙爲寰區上從之

初三日駕幸兩宮安慰命文武百姓僧道父老赴大金軍前致謝及南薰門外候取大金旨巳而金使十餘來傳旨國相太子致意百官軍前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意傳道父老云泥雨不煩到軍

前但看念經文祝大金皇帝聖壽金使傳報禮意巳勤是日朝廷綱紀漸振捕獲刼掠者數百餘人迫晚二酋遣國信持書云旣往不念故無可言事巳至今艮可驚悖康王見往河北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其書不名止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大金副元帥

朝廷竟遣簽書曹輔行

初四日金人遣使檢視府庫拘收文籍欲盡竭所有以犒軍

初五日移文索馬一萬疋開封揭牓云自御馬以下並拘籍隱藏者全家依軍法許人告賞錢三千貫自是士民止跨驢乘轎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馬羣空矣

初六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揭示許人告收藏軍器者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依私有法先是城陷日軍兵拋擲軍器狼藉道路多爲民取蓄爾

初七日開封府散牓召募潰散使臣軍兵依前收

係支給日食是日陳過庭出使兩河催督交割地方

初八日詔民間權住典顧人口以散失人口甚多迫晚又有詔撫諭中外遣使命六人分詣諸路仍先往軍中請號以行

初九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金帛犒軍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親屬質于軍曰以待分割地界了當日歸還又取姦臣家屬三十餘家如蔡京童貫王黼又取張孝純蔡靖邵本等家及要李剛吳慜徐

處仁陳觀折彥質可求等朝廷唯命是聽其或貶所或出京者其以實告是日詔使六人往軍中請號二酋雖聽其請復拘留未許行

初十日有詔大金軍馬登城不下人獲更生已受大賜然而軍兵暴露勞苦除府庫所有盡充犒賞外切慮犒賞不足應戚里權貴豪富之家均是再生之造意合竭其家貲以助犒賞不得少有吝惜已令開封府限日下拘收轉送大金軍前是日納馬赴軍中金使督責甚峻又退換羸蹇者

十一日有詔大金軍已登城斂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今來公私所有皆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盡以犒大金軍兵者令開封府具名聞奏當優議與官爵今已差官通行根括切慮人戶未能週知尚且藏匿窖埋使本朝有虧信義或敢如前窖埋者盡行軍法

十二日開封府揭牓云奉聖旨拘催戚里權貴富豪之竭奉家貲以助犒賞大金今來黑白並未見人戶盡數納到切慮為無罪賞致將金銀藏埋許諸色人告以十分為率將以三分充賞先以官錢日下代支其犯人依軍法施行如情藏寄之家亦許陳告給賞不為陳告與犯人同罪民情惘惘殆不聊生午刻有從政郎陳符先於開封府投狀先以開封府和樂樓正店內金銀盡數輸官以犒大金詔改令入官與堂除差遣一次是日所取河東河北等守臣監司等官家屬欲質於軍集開封府至是悉已團結穿以大繩列於廊廡不遺者累日飲食不給寢處不問啼飢號寒之聲通夕不絕有

識者聞之頗不平不知其所犯何等罪也

十三日開封府督責金帛甚緊鄭皇后宅隱匿金帛不肯盡數輸納有詔祖父並追毀出身文字其餘奪官甚衆又榜臠句當使臣等號令於市是日金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餅悉與之

十四日士庶納金帛者紛然朝廷又命開封府曹及使臣等於交引質庫金銀疋帛諸鋪家至戶到攤認拘籍一鋪金銀動以千萬兩計是日傳聞大名帥胡直孺領勤王兵至中途遇鐵鷂子馬騎八

萬疋衆潰直爲金人虜入寨中

十五日津般犒軍絹赴軍例金人需絹一千萬疋朝廷盡數撥内藏元豐左藏三庫所有盡數應付河北積歲貢賦盡令撥遣及兩浙絹湖南絹悉以充數京師上四庫京畿保甲差充役三衙使臣地分監督每軍各執旗幟保人皆爭先馳納以畢日給然終日所般纔數十萬是夜尚書省大火燒禮部攛尚書省牌火中禳之乃息

十六日津般犒軍絹如前擇絹不堪者潰以墨水

退換傳聞酋長甚怒謂使者曰大軍在此已欲渝盟使者委曲致謝怒稍霽

十七日津般絹如前又退換黃絹亦潰以墨水朝廷乃於府銓擇北絹之奇絕者悉以充數

十八日詔再免房錢一月先是金人索再遣使大臣之兩河督割地界朝廷尋遣陳過庭而金人拘留是日始遣又增差使十八

十九日督金銀甚緊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句捕輸納踰限者考治雖戚里權貴豪族官至承宣留後婦人爵至恭人夫人者皆枷項拷掠期於必納而後已又詔許納金銀人計直給還茶鹽鈔金每兩準三十千銀每兩準兩貫三百文又榜諸軍州縣鎮公使曾遣人在京買賣交易見在金人仰日下盡數赴官交納隱藏依軍法又榜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應店居宅居收蓄金銀之人並盡數交納官店戶主戶許陳告知情同共隱匿者並依軍法又牓自宰執以下應會賜金帶者並納赴官又詔毀神霄宮金寶輪悉以充數

二十日津般絹殊未敷數散遣郎官監督使臣於諸門分頭交納傳聞金人掌受納者多不遜求瑕指摘動輒退易官吏極難其責至有以拳毆打使臣者竟欲賂遺乃肯納官吏等多以大蒜沙餹針線花藤賂之

二十一日根括金銀殊未敷數又詔質庫所質金銀盡拘入官

二十二日大雪盈尺詔云風雪大寒小民闕乏柴薪多致凍餒皆朕不德所至萬歲山許軍民任便

斫伐是日百姓斫伐竹木多爲軍兵强者獨擅
二十三日金人索監書藏經如蘇黃文及資治通
鑑之類皆指名取索仍移文開封府令支撥見錢
收買開封府直取於書籍諸鋪
二十四日金人持書入城督金帛詔以書揭示士
庶其書云骨盧爾移賚勃傑烈左副元帥皇子右
副元帥致書于
大宋皇帝近日追官入城檢視府庫藏積絹帛一
千四百萬疋於內準取犒軍所須千萬疋今承來
示披尋深意似防有取索假以爲辭準取犒軍所
皆初破城時本意縱兵但緣不忍以致約束今欲
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鋌銀五百萬錠段
子衣絹數不限官私早望依數應副且在庫絹雖
見有餘惟取所須今此金銀衣段子亦係所須之
外亦必不敢累承示諭金帛豈耗驗今所諭似證
前言且冀亮悉無用浮辭專奉書陳達不宣謹言
又牓云備錄國書在前勘會大金旣登城斂兵不
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至大犒軍金銀衣段自合

竭力應副內藏左藏元豐庫及龍德甯德兩宮御
前皇后閣皇太子宮并臣寮之家已根括到數目
大段闕少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
銀衣段人戶仰聽認大金之恩疋兩已上盡行輸
納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陳求道余
大絢東壁受納王及之夏承北壁李佩受納王琮
葉份西壁受納張著胡思南壁井度受納依諸家元
納對封所斤兩重交與管納官總數交納大金軍
前如聽隱留及官吏乞覓並仰一面措置施行士
庶讀之頗懷憂懼
二十五日大雪民間揭牓云應被討虜去失人口
之家願往軍前識認及以物收贖者從是夜大火
燒開寶寺天甯寺及居民五百餘家
二十六日散牓根括金銀甚緊鬻爵開列官資價
直及僧道師號
二十七日金人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燒香禮佛
二十八日金人索役使命四人賻贈疋兩各五百
先是城陷日有金使四人宿都亭驛百姓乘亂輒

擒殺于驛前剖剝之至是索此朝廷從之
二十九日縱民樵斫萬歲山竹木幾盡又詔毀拆屋宇以充柴軍民奔趨擁奪蹂踐墜壓至死者金使在都堂留宿議事聞噪嗽聲問接件具以實對金人笑曰使民相爭如是定知强者得弱者失兼之必致墜壓損人命何爲不官拆俵散乎件者無以對
三十日津般尙未數數
靖康二年

正月一日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燒香僧道出南薰門致慶二元帥使傳諭止之
初二日搬運金銀已畢數
初三日金人退換金銀未銔銷者數兩虧者亦縱收結官貪忞酷虐故爲是耳開封府聞命不敢稽緩經差雜役千餘人往南薰門復取所退換金銀而入偶奔走去甚迅百姓從而奔趨妄意謂交割地界爭往觀看而金人守城者見城中數千人奔走而南甚疑懼亟報軍前俄頃金人環甲挺刃備鐵鷂子于門外數千人幾惹大事已而呼監官督于寨前胡跪供記欲敲殺監官具言其實拜告再四乃獲免
初四日金人遣使乞朝廷再詔諭河東河北諸州交割地界而兩河守官百姓等作堅守計例不奉詔至是凡累月止得石洲金人患之乃迫朝廷再以詔諭朝廷不得已而降詔云敕某州守臣大金元帥府領兵來責失信欲割河東河北地求圖結好雖即時應許遣聶昌耿南仲前去交割軍州撫

定了當然後收斂仍取了應係合交割應官員在京血屬執質直候撫定了日放歸團聚其在外者亦別作根究去訖近刷到石洲种廣秩家屬送還軍前稱石洲早已歸秩遣回不用是知其餘家屬纔候撫定亦當歸還今聞某州拒守未降益爲勤王保衛社稷不願歸屬外界然大軍尙在城上若遁邐堅守須至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爲宗社之患豈如早與燒毀樓櫓開門出降撫定除本土人民元係河南客官軍民寄旅者先計放還則公

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師城池深固尤不能保若汝等不豫順從豈止宗社無所裨益所在不能保慎無執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是晚遣使持此詔詔寨中

初五日初六日津般金銀衣段動以車計又退換不端者督責緊急

初七日都巡檢使范瓊爲中書舍人高伯振致齋於惠林寺收老母幼稚遺骸殯瘗瓊高義可佳乃介胄武夫也是日何㮚使軍中

初八日何㮚使還尚書省揭牓云準御封付下大金犒軍金銀衣段府庫士庶已到數目十分未及所從之一分專遣右僕射何㮚躬詣大金軍前懇告怪問以謂京城人民衆大必有隱藏契勘大金全活一城生靈無一以爲報性命既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責四壁官盡以根括須管日下供納御史臺催促覺察如有不遵令來約束之人一面已降旨揮處置施行牓云朕苟可以報金人者雖膚髮不惜仰士庶共體此意速行送納

初九日根括金銀並令御史臺監麻錢日守執已下未納金銀人姓名指揮督察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其所勾呼繫禁枷拷者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以拷訊前項督征者相望於市近晚有詔云朕以初十日出郊見兩元帥議和徽號事咨爾衆庶各宜知悉

初十日平旦駕出南薰門開封府根括金銀未敷數牓詔云朕以出谷降三官是日車載金銀赴軍前送納者不可計數迫晚牓云朕出晚議和徽號

事爲諸國未集來日回仰居民安集

十一日百官僧道父老雲集南薰門以候大駕又如昔時午牖有牓云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爲金銀衣段數少聖駕未得回歸事屬緊切仰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有金銀衣段火急盡數赴開封府送納許人告給賞犯人軍法又牓云大金元帥只爲金銀衣段事爲軍官未集留宿來日定回

十二日津般金銀衣段莫知其數有牓云王御帶

傳到聖旨付開封府大金元帥甚怪金銀衣段甚
少朕再三懇告示京城居民衆多必不止此卿可
各告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各體朕意疾速了納
須管日下了當仍許卿便宜行事開封府至催督
愈急下廂根括家至戶到移文及店戶客居倡優
家委被攤一城騷然人不安其居是日又津般景
龍門常放燈所用金燈琉璃珠纓翠羽飛仙之類
悉赴軍前交納蓋外自月初金人索元宵燈燭欲
於城外作元宵十餘日間凡在京道觀佛寺正店

所有津般殆盡稍不堪者撤退易至是復征求及
此是夜帝又留軍中
十三日士庶隨坊作隊伍率納金帛者不可計數
俄頃有牓云王御帶到聞傳到聖駕三日不食矣
大金金帛數少未肯放回仰尚書省分差官根括
事體緊極尚書省遂差官卿監西壁直人民居搜
檢使臣從吏所至如捕叛逆其勢極可駭懼所搜
多有獲者又强勒迫家婢僕告首尋厚賞聽遂便
廂官人又分頭根括小民五家爲保雖銖兩悉取

之道聊又牓云奉御批朕累見大金高尚書傳元
帥台令衣段金銀數少且拘留在此候見數足可
放還可速依下項須管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吝
惜隱藏被搜檢告首軍令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
公主王時雍儈道伎術官吏放出宮人開封府戚
里醫人樂人百姓老娘諸行彭端等公吏會經祇
應人入內侍楊戩賈蒙等已下句當使臣曹剛等
大宗正司宗室三衙會御輦官大小園子會遭遇
兵給內東門司妃嬪并龍德宮大內黃院子衞尉

寺慕士又牓云專切根括金銀催促四壁所契勘
開封府牓示大金軍前爲衣段金銀數少聖駕未
得回歸事屬急切所當訪問閭巷居民各懷愛君
之心自相糾結敘環並行送納切慮京城闕遠未
能一體或雖經送納未致盡絕今措置令逐廂使
臣於逐巷內委請懷材碩德忠義高士一人專於
逐巷內置麻排門勸誘抄上金銀以一錢已上或
衣段以一疋已上盡行抄掠徑赴開封府送納庶
得軍前允信聖駕還內京城居民早有活路須至

曉諭又牓云今聖主兩爲百姓車駕出城懇告軍
前全活生靈之恩甚大可排門勸誘依此送納是
夜帝留軍中
十四日官吏士庶候大駕於南薰門有牓云應民
間金銀限十五日已前納入官出限不納者依私
有法令後不許以金銀造首飾器皿等物是日復
以從官郎中分頭四壁根括緊切僕婢告首紛然
有以仇隙而告首者告訐之風盛行官司樂從而
不問一壁所括日不下數十萬兩兩禁中諸宮什

物諸王主第什物洎宣德龍德二殿所用銖兩無
不括納又牓云大金元帥台令候根括金銀盡絕
申來當遣大金人入城搜檢切體此意不可隱藏
士庶讀榜相顧失色莫不疑懼至有集隊伍搆軍
器以備緩急者通夕不寐
十五日黎明榜云駕前入回傳到聖旨軍中供帳
御膳冰炭什物不闕迎侍禮數優異宰執從官次
舍溫潔只緣金銀段數少商議未定仰疾速催
促務要日下盡數交納不出一兩日決定駕回保

無它事恐軍民士庶憂慮今多出文字曉諭有曉
諭軍民各令安業務要寧靜不得喧鬧以明夕民
情頗有動搖故有此榜開諭是日陰雲四垂家家
愁苦士大夫憂愁作爲歌詩甚衆獨有著作郎胡
處晦上元詩人多傳念一詩云上元愁雪生九重
哀笳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羣胡歌舞蒲
萄宮抽釵脫釧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寶貨聖主憂
民民更憂驕子逆天天不怒向來艱難傳大寶父
老談王似仁廟元年二年城下盟未覩民臣繼嘉

祐路人哀痛塵再蒙冠劍夾道趨郡公神龍只合
九淵臥豈得屢辱蛟蛇中朝廷中興無柱石薄物
細故煩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迭慟趙氏廝養卒
今日君王歸不歸傾城回首欲悲啼會看山呼聲
動地萬家香霧繞天衣胡兒胡兒莫耽樂君不見
望夕月虧東北角
十六日根括金銀益急先傳元帥留駕元帥回至
是猶未聞鑾輿之音人心憂疑罔測其故太學生
徐揆等欲以書達二酋長邀駕還闕先詣都堂陳

狀具述執政輒不聽是時欲遣書者數十人執政者既不聽許獨揆徑詣南薰門乞以繳獻守門者從之已而傳聞二酋以馬取揆赴軍中覽書詰難而揆因高論抗辨彼二酋敲殺之

十七日榜云駕前傳報到元帥留赴打毬會只候天晴燕畢便還內仰居民安業是夜曹門外有金人下城討虜者又縱火燒五岳觀者甚可駭懼

十八日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捕欠金帛者曲法峻治未易詳述哀痛之聲聞于遠邇

十九日諸司結局攏括金銀人心稍寬莫測其故然聖駕殊未聞回留宿郊外至是幾旬百姓父老官吏雲集望駕亦彌旬日置監國留守司

二十日風雨大作有榜云駕前傳報到聖旨只候赴打毬大會了當便回向仰軍民安悉

二十一日開封府揭榜云諸寺觀祈晴許士庶燒香又榜在京質庫須依前開張以濟小民又牓加大金皇帝徽號崇天繼統昭德定功敦仁體信脩文成武光聖皇帝駕殊未聞還期

二十二日士庶望駕之心愈切有榜云元帥留打毬大會未了候天晴會了方回是日市民見車駕遷移許久上下疑懼搆造言語傳報不一又乞諸請脩城庫器甲以備緩急官司不許往往各家私造官司復慮生事乃捕造言者十七人戮于市又榜禁戢

二十三日榜云在京原開質庫人戶須管仍開張許人告賞錢五十千是日監司增置糴米柴炭場糴人不得三升薪不過五十其直減市價幾倍糴買者如市

二十四日借支軍米聽從便出糶欲生小民也榜云為陰雨打毬未得聖駕未回

二十五日大雪氣候風寒似城陷時金人索內夫人倡優及童蔡梁王家聲樂已出者未出者已從良者皆要之開封府散榜遣公吏追捕巷陌店肆搜索甚峻滿市號慟其聲不絕又索教坊伶人百工伎藝諸待詔等開封府奉命而已

二十六日尚書省榜右僕射何㮚傳到文字稱城

外傳聞城中百姓凍餒皇帝聞之出涕不止降到
曉諭詔書朕出城見兩元帥議事未畢陰雨連日
薪糧闕乏苦痛在朕心已令多方措置減價出賣
薪米庶幾小民存活仍不須羣聚候重有暴露朕
負百姓出涕何言故茲詔示各令知悉士庶讀書
莫不墮淚先自城陷日物直踴貴上出城又甚小
民餓死道路動以千計米斗二千肉無所食至貓
鼠雜獸捉盡甚者雜以人肉皷皮馬甲皆煎煠食
用又取五嶽觀上葆眞宮花葉樹皮浮萍草之類

無不充食士大夫豪右之家皆食之自爾四壁增
置米場出糶官廩凡數十所然官司措置無法大
抵强者獲利而弱小受患者少攘奪蹂踐動致死
傷又如萬歲山樵採時揭榜軍人不許糴又命男
女分日赴場由是小民得賴以濟是日捕獲倡優
內夫人巳莫知其數悉押赴教坊銓擇
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儀仗法服鹵簿冠冕乘輿
種種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舍人內官數各
有差併取家屬又索犀象寶玉藥玉彩色幞頭書
籍之屬肩擔車載徑赴供納者急如星火每揭榜
云兩國通和名教信誓重如山與二元帥議事將已
了只候旦夕回御士庶各安業勿致疑慮及聚衆
御誤大事是日捕獲倡優內夫人等甚多
二十八日黎明雪始開霽御史臺告報百官等並
赴南薰門接駕士庶奔湊充滿道路延頸企踵以
候鑾車之塵巳而殊不聞耗謝元汲作憶君王其
詞甚哀云依依宮柳拂宮牆寶殿無人春晝長燕
子歸巢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是日金

人又索官藥局樂餌大成府樂器太常寺禮物儀
仗以至樽罍籩豆微至于奕棊博戲之具無不徵
索捆載而往者不可計數民情動搖殊不安帖俄
頃有榜禁民兵聚持兵器者軍令又榜云奉聖旨
令多差人兵般大金所需儀仗等物候般發盡絕
車駕還內切慮軍民疑惑令出榜曉示
二十九日官吏士庶伺駕開封府追捕倡優內夫
人就教坊銓擇押赴軍中者自二十五日不可計
數至是尤甚又征求及戚里女使車駕往輪轍幾

盡至搜求肩輿以乘載之負瘡之家妾取無遺及被選出城者皆號慟而去又押內二十八人及百伎藝等千餘人悉赴軍哀號之聲震動天地是日民情極皇皇迫於凍餒又有剖剝人肉食者有榜禁戢不止

三十日金人索九鼎八寶車輅等又索將作監官史尚書省吏人秘書監文籍國子監印及取翰林傳神等待詔並節次解發是日解發內夫人及戚里女使猶未已午漏又以車載數百於南薰門時官吏亦候駕於門內夫人女使輩車上大呼斥罵曰爾等任朝廷大臣作壞國家如此今日卻令我塞金人意爾果何面目諸公同首緘默而已

二月初一日

解發女伎津般庶物不輟先籍譚稹家貨白米二千石豆粟如之至是委官發糶以濟小民又命毁拆高球楊戩第宅出賣充薪

初二日金人索妃后服琉璃玉器再要內夫人雜工匠伶人醫人內官等幷家屬開封府追捕尤峻

節次解發悉繫以繩交加防護如犯大逆市井號呼者不絕於道又索司天台學大輸渾滿儀頃有牓云奉駕前指揮仰多差人兵疾速津般大金所需應干物候般盡絕聖駕方回

初三日初四日津般器物解發官物如前市井哀號者殆不堪聞又退車輦乘輿稍敝者令重新太常大成明堂司天監應物悉汲遺雖重大者併力相舁而去是日搶米場數十迫晚有牓云大金所需津般漸已了畢聖駕旦夕回歸仰士庶體兩國通和之意各務安業

初五日津般先解發者益衆有牓云內官藍訢醫官周行隆藥官朱子書經元帥下狀云各有金銀窖埋乞令本家掘取前來以此元帥怒令再根括金銀赴軍前交納

初六日開封府牓再根括金銀又榜亦根括馬除從官已下合赴常期外應干馬並再根括限初七日盡數再納軍前是日盛傳駕還迫晚寂然

初七日金人備蓋陳州門莫測其故所向諸門昨

夕多有金人下城討虜因與百姓戰鬬者士庶方切憂疑于後有內家車子數千各攜被複于車後指南薰門星馳而去黃門老幸者從行皆有憂色士庶惶惑莫知其端白晝市井爲之遽罷迫晚有牓云留守司奉監官令旨皇帝出郊日久未還太上皇帝領宮嬪等出城親詣大金軍前求駕回內仰士庶安業是夜民情極惱懼留守司急召百官議事二鼓矣

初八日黎明留守司又集百官議事又申意上皇

出郊止爲求駕回內仰居民安業不得傳造語言誑惑衆聽是日彈壓官四出百姓持兵器巡警者如故巳時南薰門有牓云崇天繼統昭德建功敦仁體信修文允武光聖皇帝初四日冊立初五日移賽初九日受賀十日車駕還明與日回士庶競傳相與致慶且訝明與之章未喻頃之傳聞乃姦人詐出牓示開封府已捕獲根究矣迨晚開封府有牓再申諭上皇出郊事不得持兵器仰居民安業寅夜巡警自保是日燕王越王及康王肅王家屬並赴軍中

初九日內前揭示長牓備坐金人節次移文及孫傅報應文字民間至是始知廢宗社欲立異姓相顧號慟殞越無所皆悔不令皇帝巡幸主上還都也留守司等四壁都巡檢范瓊撫諭軍民感泣不已其牘云元帥府近以皇宋降表申奏今回降聖旨先皇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求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迹變渝愈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

洎官軍力擊京城摧破方伸待罪之請況近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絕社稷傾危父子敗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伸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闊既爲我有理宜混一然念師舉上存弔伐本非貪土宜納擇賢人立爲藩屏以王茲土其汴都人民願隨主遷居者聽所降聖旨在前令請宰執文武百官在京外京城臣僚一面共請上帝并巳下后妃兒女及親眷王公之屬出京仍句集耆老僧道軍民百姓遵聖主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

名位尊卑所貴道隆德茂物議歸者爲衆所推
服長於治民者雖無衆善有一于此亦爲樂當依
聖旨備禮冊立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
並事新君其因倏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城池
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左金衛大將軍都
監右監軍皇子右副元帥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
元帥譜湧勃極烈元帥在國中大夫同知樞密院
事孫傳等今月初日亥時進元帥府公文一道備
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傳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

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已及期
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遂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
敢聞之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愈切痛激之詞仰干
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卑始終保全之賜俾
等誓捐軀碎首報國萬分謹具劄一下項
一太上皇帝巳下不敢有違令旨見發赴軍前同
伸懇告之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即位以來日修德政並無過失惟是失
信一事上累譴訶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

已重行竄責檢會上皇所爲大節信誓亦爲遵負
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顯見嗣
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一嗣君在東宮即有德譽著聞中外比既即位萬
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巳厚若蒙終惠未加廢
絕尚可以歲脩及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衣段日下
未能數數將來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垂
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
心何緣自效

一伏詳來旨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
主遷居具見慈仁存邺備至不唯人民崇戴罔有
二心並據合內外賓未有堪充薦舉者若倉卒冊
立必不服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非所以上
副元帥重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奪之與之全在元帥雖大
金詔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則
閫外之寄元帥自專行如前項事理明白更望台
慈特霽威怒終賜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取索所有名已盡竭顯見
將來難以立國乞候事定之後退守偏城以備藩
屏如蒙大恩將嗣君不見廢立所有稱呼位號一
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帥伏望特加
矜憫早賜允從伏望台令又狀中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孫傅等伏覩皇帝詔書宜納擇賢人立為藩
屏許令士庶隨主遷居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
意聖德甚厚然傅等切見國主自東宮恭儉著聞
若欲選擇賢人並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

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姦臣及國
主年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
典伏望相國元帥皇子元帥察傅等前狀許其自
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其容退避以責後効再念
趙世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
賜哀憫許於國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上
皇之子則乞於神宗皇帝之子加選建立使長得
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族亦使一國生
靈蒙被恩澤永為依歸傅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元帥據
孫樞密狀切為
朝廷所以廢趙氏[illegible]徒然哉以其不可與守信
誓約不務聽命為罪之極也非天命攺卜豈有如
是之甚哉皇帝以寬恩釋其罪負則立賢人而已
眞得弔民伐罪之大義矣今承示諭而輒言及趙
氏雖不忘舊其違命罪亦深矣此後不宜更復如
此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
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準元帥府再

遣翰林承旨吳幵前來指揮選擇立賢事傅等任
宰相繼以罪罷將帥士卒皆叛之其餘臣僚並皆
碌碌無聞此元帥府所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
若舉于草澤之間亦未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
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它
姓卽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重惜
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選主趙氏一人不惟恩
德有歸城中以及四方卽及安帖或天命攺卜厤
數有歸卽非本國及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選

擇賢人永爲籓屏傅等不勝痛切殞越之至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元帥府看詳孫傅等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廢敗亡之餘其它臣僚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能推戴者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敗亡之世必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躬依聖旨早舉堪爲人主者一人當依巳前劄子施行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會驗在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即與混

一無異實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戴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所共知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果有可舉者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㮚李若水預此議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敘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所舉推戴狀申天會五年二月初八日準元帥府劄子再請恭依聖旨早舉堪爲人主或在京內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具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府推戴狀申者右傅等切詳本國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

狀瀝懇控告今來渝盟失信止是上皇及前主宗子支屬並不干預尚冀恩造再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致生事若不容傅等死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京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於自舉乞自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令傅等無任哀痛惶懼殞絕之至謹具狀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師伏候台令是日士庶讀牓委無生意以謂宗廟至此性命豈保還家聚首相與待死日未中半市無人行入夜乃持兵器巡警市中一坊無慮千萬人巡行達旦官

司彈壓者亦然

初十日黎明監國揭牓仰百姓父老午時前各赴南薰門瀝血懇告大金元帥求駕回自寅殆午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門者莫知其數孫傅張叔夜親執狀求門吏乞繳申軍中其狀云文武百官僧道父老宰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孫傅等右傅等巳累狀元帥府推慈軫卹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旨稱藩永事大國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與本國生靈爲主中外安帖

合大國弔民伐罪之義傅等今日在南薰門拜泣
候命下情不勝哀痛懇切惶懼殞越之至謹具申
元帥府伏候台旨又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
傅等右傅等除已同百官父老具狀申元帥府伺
有不盡之意不自忍死泣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
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而舍之存亡繼絕唯在
元帥別有監國太子自上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
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傅等伸
臣子之情則望早賜恤趙氏祖宗並無失信內外

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四
方英雄必至雲擾塗炭卒未得安傅等自知此言
罪在不赦然念有宋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世
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絕之又況傅等世食君祿
君辱臣死之時上為宗社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
敢避死伏望台慈特賜矜察傅等無任哀懇痛切
惶懼殞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謹伏廹晚金人回
云元帥府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者緣趙氏罪深也
況聖旨丁甯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請

復立趙氏甚不應理皆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趙
氏太祖孰知推戴自立尚可若今依聖詔擇賢者
立孰謂不可兼早來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
高卑本欲利民今諸官僧道耆老軍民既乞行府
選擇行府及在京官僚未識可否但恐在京自下
為首管句者必可舉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今官僚
等照會此意若所推目下在京官為首管句者可
以早立其本官名銜狀申亦可即依已去文字界
得共薦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申趙氏支屬

限不過今日發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發遣
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初十日
士庶傳聞此語相與號泣入宮上自軍中批御劄
付府尹徐秉哲云我以失德為金人所廢汝可彈
壓京城無使喧擾及為我累士庶聞之益更慟哭
十一日黎明上自軍中批御劄云二月六日於元
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
仍依聖旨專候后妃太子諸王諸公以內族出京
俾分團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

人其餘萬姓爲幸非細今因元帥府遣人賫文字
入議附此無拘舊分妄爲生禍速請速來太上皇
亦批御劄云尚賴元帥寬仁使父子團聚速令太
子出來是日范瓊領兵往來宣諭百姓趙氏已失
國軍中見議立異姓今脫皇后太子盡出不得邀
阻先是初八日燕王越王出門百姓攔截謂我國
無主不令出去官司捕爲首者戮于市方定至是
乃預行戒約嗚呼閭閻下賤亦有戀主之心豈謂
垂紳端笏者乃甘心於賣主乎此尤可以推心泣

血而號慟者也是晚皇后太子公主並在南薰門
百官萬民哭送于門太子傳令致謝號哀震天宮
嬪輩多有徒步出門者自皇后而下止有破秫一
附于車後人人悲啼皇后太子同坐破車士庶立
傍觀心骨糜潰
十二日早孫傅張叔夜赴軍前大金移文城中令
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議立左丞張邦昌邦昌治
國事並不得引惹趙氏開封府御史臺徑集百官
於祕書省聚議之文臣承務郎武臣承節郎已下

並赴議頃刻至者無慮數千員置麻紙劄各令具
名銜及情願推戴邦昌爲主異議者押赴軍前是
日范瓊領兵把祕書省門迫脅之外開封公吏御
史臺疾聲奮呼勒令速書名銜推戴者迫脅于內
士大夫相顧號慟聲聞于外然亦無敢慨然立異
議者獨御史中丞秦檜獨狀論列以謂邦昌輔相
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
趙氏情願乞押付軍前面論其餘百官所議其略
云奉大金皇帝詔旨元帥令旨欲立左丞張邦昌

爲主某等亡國之臣荒迷不知所措敢不推戴欲
別擇賢人亦取自軍前指揮
十三日以御史中丞秦檜及百姓所議狀繳申軍
前金人移文追取親王帝姬及駙馬并南班宗室
官族甚峻京城官吏一聽之而已
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開封府解發公主
帝姬及宗室等節次出門哀號之聲達于遠近先
取官吏及百工伎藝家屬至是以侚有解發者自
內前徹南薰門貴賤老幼號呼不絕如是者已十

餘日又遣取宮嬪等例皆徒步出門不暇乘轎是日傳聞所解發宮嬪巳一千二百八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市井聚觀莫不憤嘆無一人敢誰何者

十八日金人移文索太學博通經術者三十人如法以禮敦聘前來師資之禮不敢不厚學中應募者三十八大抵多閩人及兩河人官司支給三百千以治裝三十八欣然應募士論鄙之是日御史中丞秦檜赴軍中

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禪學通經德行數人開封府勾捕諸禪長老及首座西堂禪僧等應募每院不下十餘人解發中復多有退歸者所留僅二十八傳聞待遇頗厚諸寨輪請齋襯無虛日是日又索應千經板官司搜求獲時解發

二十日早解發太學應聘之士三十人赴軍中官司備肩輿使之去巳刻到金人再移文令根括金銀先是樂官醫官內侍狀軍前乞取家中所窖埋金銀開封府又莫敢隱匿徑令掘取前來解赴如是者二十餘人又云軍前籠中皆有金銀二酋震怒斥責根括官吏以爲向以爲盡絕各具結罪文狀今乃如是耶故有再行根括指揮移文督責至緊至峻官司無復敢拒巳而揭榜曉諭委四壁官根括如初百姓惶惶殆無生意是日解發宗室宮嬪輩猶未絕號呼之聲所不忍聞

二十一日根括金銀解發宗室如前金人移文令議遷都事開封府御史臺徑集百官於都堂聚議後竟不聞所議果如何是日金人督責金銀尤峻

后妃帝姬首飾之類並皆取索又入大內宮人釵釧之屬悉皆抽脫官司尤懼其未能多集乃以四壁置場各數十處堆垛官錢以收買之金每兩三十五貫銀每兩二千五百多有赴場出賣者猶以爲未也又牓揭許以金一兩博米一石四斗銀一兩博米一斗是以民方艱食雖有金銀無所用之往往樂於博易官司收金銀者日不下千萬兩並節次解發軍前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須管二十五

日解發盡絕並不得漏落一人官司承命一切稟
聽尋恐開封府使臣大小令下輩散行搜索狹街
僻巷無不周通小人無知覬望輒於市井奮呼號
令云不得隱藏趙氏如有收藏者火急放出庶免
連累如是所至號叫官司縱而不問又可以扼腕
憤悶而泣血也
二十三日解發南班宗室等絡繹於道又載宮嬪
出門者凡數十車當責金銀尤峻緊又有單前告
禁中金銀及內庫鎖庫銀塊並取索前去

二十四日金人移文取太學錄黃宗楊愿二人皆
以舉人舉錄近年試選每占高等者似疑為三十
人中挾仇者所賣二人託疾供申後竟得免
二十五日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為峻切官司驚
懼莫知所措追晚乃追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
人並赴軍中二酋震怒拂臂厲聲斥責已而命執
提舉官四人於監軍處敲殺之提舉官乃尚書梅
執禮侍郎程振陳知質與給事中安扶也既殺之
後令貎級軍中以令於眾尸首弃南薰門下時監
軍正處南薰門故也又命催促根括金銀官四人
皆臺諫官各鞭背五十放還是日人願折本至晚
尤甚百姓傳聞殺侍從捶臺諫上下怖懼疑啟亂
之端在朝暮持兵器巡警者又復如初
二十六日開封府御史臺催科金銀無所不至自
九品已下折為九等均定金銀衣段數各有差又
逐坊陌家至戶到列為三等攤認金銀衣段亦隨
等均定上下催督急如星火一城騷然不堪其苦
自廢主上已來金人之使日夕入城徑造宮闕如

詣私室折花飲酒自相娛樂至于乘醉插花滿頭
聯轡而出睥睨行道旁若無人觀者恨不能碎其
首而食其肉也
二十七日督責金銀衣段大抵尤甚初昔時已刻
李若冰兄若水及從吏輩還自軍中頗能道軍中
事云金賊初廢上時蕭慶持詔宣讀罷徑逼上脫
去赭袍盡皆捲裂是時大臣何㮚等悉在上側驚
愕莫知所措若冰抱上呼天聲苦為金賊所擊而
繫囚禁令金官高尚書者誘若冰以高爵若冰略

不之顧至初八日又呼若水云議立異姓必廢主事若水大聲抗論云皇帝非是失信以祖宗積累之艱二三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不敢輕與夷狄唯義所在而已且如元帥自去年冬城陷日之後再盟主上原缺四字歃血未乾又復違負又去金銀所需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人土地取人婦人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一巨賊矣弔伐豈如是乎二酋大怒令拽下殿於青城東華門敲殺之臨死罵聲不絕于口自夷狄强暴傾危王室士

大夫能慨然以身死社稷之難者才聞若水一人而秦檜亦其次也萬世之下知不能掩其惡也

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解發金銀衣段又如昔時衣段舊不用綢布等至是悉要搬擔者不絕於道傳聞城外衣段堆積如山有腐爛者竭府庫困民力可勝嘆哉

三十日上以狀達二酋乞飲食衣服狀送開封府始敢令人般擔御前服用等士庶聞之無不慟哭憤恨

三月一日金人告報城中欲遣張邦昌入城御史臺檢準故事例宰相入城百官合迓于門徑行曉諭文武百官於未時前悉詣南薰門迓少宰公相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者又千萬人范瓊汪長源諸統制官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人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詣尚書省百官敦請即皇帝位猶豫未決先是軍前指揮如不肯即位及城中不願推戴者先戮大臣縱兵洗城官吏至是乃不敢不敦

請邦昌與庶官相見慟哭盡哀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金人節次移文督立邦昌僭皇帝位文武百官軍民等凡四日並詣尚書省敦請再三邦昌退避而未敢

初六日金人督立邦昌甚峻乃議定令初七日擇時僭皇帝位是日早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等覩事勢至此慨然起兵謀反正班直散祗侯凡三營並殺血屬以應時未起爲人所伺范瓊大言變亂因部兵各殺五十餘人悉潰散革父子並爲首者

並斬于梁門外嗟乎革誠若有志之士奈何事未
及成而身遇害悲夫
初七日辰時邦昌僭皇帝位是日金人遣使命五
十餘人素騎數百從之持冊命立邦昌自尚書省
慟哭入幕以更帝者服少刻出北面再拜謝恩金
使跪進冊命國璽再拜謝金使退文武百官行導
入宣德門服赭色袍張飛蓋御文德殿受賀
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百官赴常朝如儀以王時
雍領尚書省門下省事以徐秉哲領中書樞密院

事士大夫請致仕者紛然吏部悉從而不拒
十一日宴金使于禁中
十二日金人移文督索金銀衣段又峻云金銀元
所需千分未及一開封府將在坊巷見在人戶等
第敷配限三日納足如不伏納之人全家押赴軍
前先是金人索在京人戶口數開封府張大其事
以七百萬戶即軍中詢李若冰亦以此對金人無
厭之欲見京城戶口之衆至是乃令將坊巷人戶
等第敷配意欲於七百萬戶中盡行敷配所得不

可勝計也開封府奉行莫敢論辨乃以見在人戶
隨高下配定成數揭榜門首督責於日下送納雖
細民下戶亦不下金三百錠銀三百錠小民以見
敷配太盛復出於衆但相與戲之借使變甑釜為
金銀化屋宇為衣段亦豈如數敷納金人自以為
必得而準望責督繼踵不絕也
十三日金人督責金銀衣段益峻官司征催莫敢
少息又散榜逐坊巷具人戶單名及所攤認數委
本廂地分分頭催督急如星火小民應之而不納

官司亦且無如之何
十四日邦昌遣使軍中致書懇免征催事其書云
比以冒膺禪禮願展謝悰雖歷罄於忱辭終未達
於台聽退思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實軫
阽危之慮民志未定顧未有以得其心事始實繁
念將何以息其動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衣段
犒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實頗知罄竭委
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罔敢不虔
仰荷大恩敢不思報雖剝肌體豈足論酬然念斯

民困弊已甚圍閉日久餓莩頗多欲撫養則無資
澤以厚其生欲拯殄則乏米糧以續其命而催科
正急刎縊自尋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
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暫蠻之憂不啻履冰
之懼與其跼天蹐地莫救於黎元曷若歸命投誠
仰祈于大造伏望察其懇迫賜以矜容特寬冒昧
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則終始之德遂全萬姓之死
已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期於沒齒以答隆
恩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征催金銀衣段如前但絕
無輸納者邦昌偽命令官司並依舊修飾職事國
子祭酒學官等奉行不敢懈怠見尋曉諭諸生須
管置課冊假歷簿書等諸生笑而不答
十八日十九日征催稍緩莫知其故保康門清晨
大火焚數百家方息
二十日邦昌偽命國子祭酒董逌撫諭諸生慰勞
備至逌承命巡齋宣布邦昌之意自圍閉諸逆困
於虀鹽多有疾故死亡者迨春尤甚日不下死數

人至有千餘人邦昌見之乃有撫論之使又命專
選醫官十人於齋日遂看候各人給藥食之資各
五千學中被疫氣無甚於今年自春首至此物故
者二百人先是日就齋學生蔡延世夢有金甲神
人於大學前箕而坐顧左右百餘人令取鍬於東
南方有一人回曰此何爲者神人曰要葬大學之
士復回曰其數多少神人曰幾半中有一人披髮
目赤取水南北咒曰得吾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
流浹背計自春初在學者才七百人今沒故者已

三之一亦可駭者後病疫者往往只爲黑豆湯取
効由是一學盛傳服之者無不愈疑其神人咒水
之異黑豆湯似亦可廣傳於世因附于後黑豆二
合炒少香熟甘草二寸炒令黃色二味以水二盞
煎取一盞時時服之甚良
二十一日先發解醫官伎藝等有入城者被二酋
指揮聽請假入城收買藥材物料之類其醫官各
于行李籠篋上揭榜云大金元帥府祗候醫官某
人行李或云相國元帥府小人甘心從事于大羊

之衆尚欲矜耀此所以爲下愚無知者與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云節次所需金銀並係犒軍之物雖所需未及千分之一然念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征督重困斯民已議稍止邦昌命開封府曉諭

二十三日上自軍中批御劄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素爲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缺少廚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庫支借一作錢三千貫收津遣至此勉事新君無念舊主切祝某上王徐二公士庶傳聞血淚迸落

二十四日軍前放還僧道官吏百姓入城者凡數千人路允迪沈晦亦在其數

二十五日傳聞金人前軍已啟行

二十六日城外火光亘天傳聞金人焚燒寨柵訖

二十七日邦昌僭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素服北望慟哭太上皇主上北行

二十八日邦昌服赭袍張飛蓋乘馬出南薰門餞別二酋及午而返連日之出所過設香案望塵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翟也

二十九日五更太上皇主上北行傳聞太上皇在二太子軍中上在粘罕軍中主上帶青氈笠子乘馬侍衛百人後有監軍隨之亦有隨行猪羊十數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角掩面號泣燕王越王各得一牛車餘皆步行不能行者驅之使前

四月一日金人班師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樓櫓後分撥兵衛當開閉守如故是日民間聞犬羊之羣旣空恍若再生競欲登城觀看者蟻集鱗次惟悵望鑾輿播遷爲之悲爾

初二日四壁下工修飾樓櫓委侍郎邵傅都大總管其事置修城司辟官各一員

初三日范瓊領兵出城搜空

初四日邦昌僞赦是時天下勤王之師范尚書趙資殿領兵南京

初五日王淵到闕屯通津門邦昌冊命元祐皇后
初六日百官起居元祐皇后于延福宮
初七日宗室敦武郎叔向領七千人到青城屯
初八日邦昌僞命賜學校恩各有差是日開諸城
門
初九日有司備禮冊命元祐皇后百官致慶
初十日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手書
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復回避內諸門
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

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四方勤王之師到闕范瓊
揭榜仰四方客旅未得輕出
十五日李綱檄諸路勤王至約八九路
十六日開封府榜秦鳳漢番人馬自備衣甲口食
去廝殺約三十萬人
十七日范瓊除龍神四廂都指揮使兼四壁巡檢
使
十八日開封府榜兵馬副元帥奉大元帥康王指
揮會合人馬掩截金賊

十九日二十日宗室叔向卽青城發青旗入賊召
募忠義救駕
二十一日大元帥余　東南道總管趙子崧奉大
元帥康王劄子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母后節次遣使迎請
康王至京城
二十五日　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赴南京迎
請

康王
二十六日太宰邦昌率百官乘舟下岸赴南京
二十七日括船綱運及乘載宮嬪等赴南京
二十八日祭酒率太學生等百餘人捧表赴南京
二十九日三十日康王節次移文撫諭京城士庶
民衆

靖炎兩朝見聞錄上卷終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

宋　太學生　陳　東著

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斡離不軍營爲虜帥留以爲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爲將家子弟謂虜帥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留之無益于事莫若遣之換取肅王來質斡離不心亦懼康王之爲人遂信其說遣之歸國康王從此得脫虎口之厄矣是

龍離鐵網歸深海　鶴出金籠翔遠霄

康王歸國之後虜帥爲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彥質折可求范瓊李綱輩勸王之師四集且爲將取固予之謀纔得許割三鎮詔書且班師退去當時若使主上信從种師道邀擊之請力任李綱護送之謀則金人以孤軍深入必不得志而返雖檄召之來亦無再舉之師矣惜朝廷羣憸用事李邦彥輩持講和之說以圖偸安目前正如寢于厝火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自謂之安迨其勢焰薰灼則焦頭爛額而不可救矣此二聖之所以蒙塵沙漠九廟之所以淪辱腥羶者也

蓋自靖康虜退之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專自佞諛惡聞忠讜寇至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樂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奈何斡離不退師之後廟堂方爭立黨論略無遠謀不爭邊境之虛實方爭立法之新舊不辨軍實之彊弱與黨類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斡離不已據眞定朝廷猶集

議棄三關地之便否尙持論于可棄不可棄之間金虜所以有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始渡河之誚也十一月斡離不已陷眞定復以康王來質爲請康王不忍以貽遺君父毅然請行主上謂康王使斡離不軍許割三鎮命王雲爲副王雲張皇賊勢動輒以彼强我弱爲辭迫脅親王略無君臣之禮道經磁相二州有宗正少卿宗澤劾奏王雲有辱使命乞誅之雲方欲辨明而衆軍已交手殺之矣宗澤力勸康王不可北去往時肅王已爲姦臣所

誤大王可復誤耶不如暫留審觀國計
康王遂從宗澤之請不果使北將爲潛歸之計且
間斡離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旣聞康王
再使遣數騎倍道催行康王單騎躲避行路困乏
因憩于崔府君廟不覺困倦依堦砌假寐少時忽
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將至矣康王曰無馬奈
何其人曰已備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
環顧果有疋馬立于傍將身一跳上馬一晝夜行
七百里但見馬僵立不進下視之則崔府君泥馬

也康王遂徒步行至一庄覺爲飢渴所迫奔入一
村庄略求漿飲有一老嫗出迎延入庄中老嫗徑
出庄外久而方回因詢康王曰官人何來願聞其
略王曰吾爲商于磁相間因爲金兵刼擄以至于
此嫗曰客人非商旅也莫是宫中親王否前數日
有胡騎追趕適又有四騎來追問有康王由此地
過否吾已紿之曰已過此兩日矣恐追逐不及也
追吏舉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
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問姓氏嫗但泣而不言再

三詰之嫗曰妾之子李若水嘗仕宋朝已死于虜
軍吾兒得爲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在邇有宗
澤留守在焉食足兵强天下事尚可爲幸大王勉
之因出金銀數兩獻康王王受之掩面而泣別嫗
而去

行一日到磁州宗澤迎謁百姓遮道留康王駐軍
是時元祐皇后居延福宫張邦昌僭位至是三十
三日羣臣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

閏十一月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議畫河遣聶昌往

河東路耿南仲往河北路爲副割地使聶昌偕虜
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虜使王汭至衞州衞人
殺王汭南仲遂奔相州見康王

康王與耿南仲連銜揭榜召兵勤王人心思奮康
王一日謂幕屬曰吾夜來夢皇帝脫所着御袍賜
吾吾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

次日報京師有使命來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齎蠟
詔命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
帥速領入衞康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

十二月壬戌大元帥開府是時宗澤自磁州至王齡自潞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浚王游中皆已在麾下乙亥侯章齎蠟書至倪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謂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命延禧草詔曉領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總一萬八又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皆降順又得萬餘人

乙亥康王離相州使還馳報黃河未凍衆軍相顧驚愕康王密禱于天地河神行及子河渡報河冰已合

丙子大元帥統兵渡河

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八自磁州來會請康王進兵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執講和之說欲阻其行澤領兵至東平許之戊子宗澤軍出南門進屯開德揚言大元帥在中軍

靖康二年康王至濟州除兵馬大元帥宗澤乞進兵援京師

二月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略曰

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是時曹勛自河北竄歸以蠟書來進乃主上皇帝御札蓋是三月初三日主上行幸虜營親書九字於衣領上云便可即眞來救父母押付宰相何㮚召康王興兵以圖恢復曹勛得御札于何㮚至四月末旬方達康王康王閱書慟哭哀不勝情

次日宗澤百官勸進謂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運漕尤易大王宜早正位號即皇帝位然後號召諸將以圖恢復舊京迎二聖車駕同宮康王辭拒再三不得已從臣寮之請以是年五月庚寅朔日

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

建炎元年

詔云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彥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敘

又詔云民貸常平錢悉[illegible]宗
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illegible]紓
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illegible]以規出剩可
令禁止應臨難死節之臣許其家自陳應違法贓
斂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共陳
辛卯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
赦文門下　朕皇天祐宋十世過於漢唐藝祖承
周受禪同於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歷保邦崇不拔
之基屬以朝姦稔成邊釁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敵

之憑陵馴致金人來犯京闕初登城而不下終邀
駕以偕行痛念鑾輿遠征沙漠宗族從而遷徙宮
闈爲之一空仍抑臣僚俾僭位號朕以介弟之親
而受指開元帥府以總師元諭敵愾之心亟奉講
和之詔豈圖變故終至阽危詭嘗指日以示三軍
使前迎而後請不憚瀝血而檄率土異外撫而內
親而三軍大夫與萬邦黎獻共致樂推之懇靡容
牢避之私謂亹亹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矧皇皇
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勉徇羣情嗣登大寶宵衣

旰食紹祖宗創業之基疾首痛心懷父母播遷之
難顧以號令久隔衆罔繫心重於薦興屢多失業
慰民耳目之注敷朕腹心之言爰布湛恩誕綏區
夏可大赦天下於戲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同寢
之憂思夫子必有所先朕欲究在原之急嘆我文
武之烈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
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其一惪而一
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俟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
副我憂勤濟時康乂

詔書五月初十日朕遭家不競二聖播遷眇予一
身義不得死三軍大夫羣黎百姓戴宋惟舊用歸
屬於眇躬朕欲身先士卒北首赴難咸曰宗廟之
重不可一日乏祀且將攝行國政俟時復辟則又
曰天下之大不可三月無君遜避無從百卻復至
蓋祖宗德澤在人固若膠漆天其或者崇降災咎
以警懼我宋是用思慮祖宗之舊俯承天意庶幾
悔禍以輯甯我邦家賚及赤子嗚呼惟孝悌可以
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愼

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
求正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讒佞可以
成德惟守大信可以茂遠圖惟有常德可以立武
事不弛不擾慎終如初或穫不缺庶幾降監俾復
我父母兄弟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詔廢朝
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雖有失當不以加
罪謹聽斷除苛嬈抑末作去侈靡斥聲樂之奉絕
畋遊之荒非奉典禮尙方無飾繡繪非急繕治大
匠無營土木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傜工弗利

於衆非飲食衣服皆可廢有宜于國非赴湯蹈火
皆可爲斷之必行無惑有一羣臣狃于故習有以
祥瑞聞褒頌功德浸於導諛諱隱過尤務在蒙蔽
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臺諫懷恩有言非公凡此之
屬必罰無赦朕臨御之始德意未孚于上下用脩
播告以敷朕心茲言不食咸聽毋忽
又六月初九日朕以菲德獲承至尊以臨士民之
上屬時艱難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
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區夏百有七十餘載德

隆恩普互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
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乂安蒼生蒙
福適金人入寇挾詐謀以興師墜其姦計都城失
金湯之守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遷六宮皆從
逮朕叔父兄弟宗族戚屬悉被驅迫禍故之臻振
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朕躬念父兄屈辱于虜
庭憫生靈重罹于兵革飲泣嘗膽缺下
又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中外止貶蔡確蔡卞
邢恕等十月罷耿南仲議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

爲南仲父子所阻　康王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
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耿南仲安置南雄州
又論主和議誤國之臣如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梲
可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各竄嶺南軍州
建炎二年
金虜陷河中府守臣席益先遁權府郝仲連力戰
死于虜　十二月虜分道入寇粘罕自軍雲中拔
河南斡離母攻山東婁宿攻陝西
六月李綱入相先是顏岐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

喜宜增其禮李綱金人所惡宜諳問地綱既入見
奏曰外廷之議命相於金人喜怒之間更望審處
高宗曰朕已告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自
是語塞乃拜李綱爲相都堂治事綱卽首上十議
一議國事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
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
李綱又言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
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
擇帥臣監軍政內事已修然後興師而所急者當

先理河北河東今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河東惟
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爲首多者
數萬少者亦數千不早遣使慰諭卽爲金人有矣
宜於河北置招撫使河東置經制使以宣德意有
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藩鎭則自無北顧
之憂矣因薦張所爲河北招撫王奕爲河東經制
使傅亮副之
學士趙子崧言京城士人藉藉謂王時雍徐秉哲
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傳古徐大鈞

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后妃六宮捕繫
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大指此
十八人爲國賊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此十八者皆
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乞正典刑以爲萬世臣
子之戒竄張邦昌潭州居住尋賜死論從僞罪竄
逐各有等差
七月右正言鄧肅請竄斥邦昌僞命之臣潘良貴
亦乞分三等定罪高宗以鄧肅在城中知其姓名
令其從實奏發肅乃奏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

一自侍從而爲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
李回也二自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
宗之周懿文盧襄李擢張定尹是也三撰勸進文
與撰赦書者顏傳古王紹是也四事務者金人已
有立僞楚之言朝士集議恐不如禮遂私結十友
作事務官講冊主之儀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
等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上置之嶺外其次者其
惡有三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
于庭下是也執政則馮澥曹輔侍從已行遣矣獨

有李會向爲舍人臺諫與諸昌黎確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日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二日以庶官而陞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三曰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巳上定爲叛臣之次於遠小州軍編置羈管

詔宗澤留守東京李綱爲之也先是虜使八人以使僞楚爲名澤擒使者械繫之宗澤抗疏請高宗還京

十月詔奉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居虜使于別館宗澤又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再聽奸臣之語浸漸望和爲退走計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又令遷虜使別館不知一二大臣於賊虜情款何其厚而于國家計謨何其薄也

八月元祐皇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涙

九月累表請上還京時宗澤募義士守京城造決勝車二千餘乘據形勢定二十四縣壁于城外駐兵數萬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乃上表曰臣聞遠近之驚傳謂主上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增四海之疑心置兩河于度外表上不報

宗澤又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之基業陛下柰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彼虜高宗付中書省議汪伯彥黃潛善相與訕笑謂宗澤爲狂張愨厲聲曰如宗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何異乎金賊

哉二人語塞

十一月粘罕欲併力圖汴知宗澤有措置大略未可力圖遂遁而去

十二月虜再犯東京宗澤敗之虜果不得志而遁宗澤遣判官奉表請康王還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爲念康王下詔擇日還京

建炎三年

宗澤招撫河南羣盜又募義士合百餘萬糧可支

半歲之食澤上二十餘疏請康王還京又上疏欲
合諸將渡河汪伯彥黃潛善力主遷幸東南之議
忌宗澤成功屢阻撓之澤因憂鬱成病
十月宗澤疽發背死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
過河者三又厲聲高吟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
英雄淚滿襟遺表猶勸康王還京
以杜充爲東京留守充反宗澤所爲由是兩河豪
傑皆不爲用城下兵往往去爲盜賊
王倫使虜與傅雱俱至粘罕軍前爲其所留

五月洪晧充通問使高宗遺粘罕書願比藩臣
七月胡寅請絕和議乃上疏曰
臣聞和之所以可講者謂兩地用兵勢力相敵
可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以使命之
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圉之策漢
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以今觀之彼强我弱
勢力不侔若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
于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于中原佳麗遣大臣則
孰加于異意之宰執以此議和徒墮虜計中而
爲所紿也爲今之計莫若罷絕和議一意自治
命將治兵務財足食以圖恢復庶不虛老歲月
爲虜所紿也
胡寅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康王因宗澤累表還京之請至是時李綱入相月
餘邊防軍政已累就緒高宗下詔修京城乃曰
朕將親督六軍以撫京師及河東北路已迎奉
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
與羣臣獨留中原可繕修都城擇日還京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
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未入關當適鄧
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
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
宮往東南爾朕當與卿留中原綱拜賀故降前詔
汪伯彥黃潛善從容言于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
今所在者惟聖體耳不爲避狄計萬一京師不守
則大事去矣陛下試熟思之高宗又降手詔謂京

師今未可往當幸東南爲避狄計李綱力爭以爲不可幸東南請駐襄乃詔修鄧州城舍人劉珏亦折疏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變量力爲急務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固守士大夫多附其議

九月諜報金虜犯河陽迫近東京乃下詔幸淮甸從汪伯彥黃潛善之請也

建炎二年春正月

高宗幸揚州虜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粘罕

聞韓世忠守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敵遂陷淮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是時朝廷所用汪伯彥黃潛善輩無遠略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言虜諜知朝廷不戒詐稱李成黨以款我師張浚率同列爲執政言虜勢猖獗盍爲之備汪黃二人笑而不答當時天長軍報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擐甲冑上馬南巡汪伯彥黃潛善二相方會食中書堂或告以虜至二相以不足慮答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相且驚愕戎服鞭馬以逐與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鍔至京口軍人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黃鍔方欲與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

李陵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煙焰漲天有詩道其事曰

門外飛塵諜未歸安危大計類兒嬉君王馬上呼船渡丞相堂中食未知

是時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高宗于瓜州得小船乘之以渡江二月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四月高宗如建康府時張浚與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爲趨陝之計右諫議滕康中丞張守力持不可且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張浚西行之議遂寢閏月詔議駐蹕地始張浚建武昌之議欲與秦川首尾相應呂頤浩是之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廢初議以十五封進入大率言岳鄂道遠饋餉艱難又慮上駕一動江北羣盜乘虛過江則東南非我

有矣
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爲臨安府先令奉
太廟藝祖以下九廟神御如臨安
七月命杜充留守建康
十一月虜犯采石渡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
充李稅叛降之惟通判楊邦義獨不降刺血書其
衣裾曰甯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
十二月康王自明州航海虜陷杭州兀朮過獨松
嶺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以羸兵數百人守獨松

嶺吾豈能遽渡哉張浚與虜戰于明州大捷
建炎三年
正月兀朮再犯明州與張浚戰數合張浚恐兀朮
增益生兵是夜遁去虜屠明州一城受禍最慘
三月虜過歸吳縣統制陳思恭用舟師邀擊于太
湖幾乎生擒兀朮
四月韓世忠邀虜于鎮江世忠下令謂諸將曰是
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軍虛
實伏兵邀擊數合詐敗兀朮輕兵追來伏兵四起
幾擒兀朮再戰數十合虜每戰輒敗不能濟願歸
所掠人民益以名馬假道世忠不從虜先命鐵匠
鍛鐵爲長綆貫以大鈎每絙一綆則曳一舟兀朮
竟不得渡世忠出陣與兀朮道但迎還兩宮復還
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鑿大渠三十餘里
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世忠尾擊之虜終不得濟
乃募所以破舟師之策者有賊臣教虜于舟中載
土以手板鋪之候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
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篷篛可不攻而自破兀

朮用其策世忠棄舟奔還鎮江
金虜犯江西者自荊門北歸牛皐邀擊大破之兀
朮屯六合棄其輜重宵遁
岳飛時爲淮南統制以所部兵邀擊兀朮大敗兀
朮僅與數騎遁去自張浚明州一捷之後有太湖
之捷金山之捷岳飛靜安之捷牛皐安豐之捷吳
玠和尚原之捷殺金坪之捷采石之捷凡十三戰
自是中國之兵勢復張矣
紹興初年秦檜依撻辣入寇用檜爲參謀挈家泛

小舟抵漣水軍門言殺虜軍之監已者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厚善力薦其忠乃引對檜言若要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則無事矣高宗曰如此則朕北人也將安歸乎

明年二月用秦檜參政自此則復倡和議高宗無復恢復中原之氣遂定都臨安府一時士大夫甘心臣虜心繫於湖山歌舞之娛而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矣世之論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偷安于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秦檜為虜用間誤之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而嘆惜也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終

靖炎兩朝見聞錄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曰陳東撰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欽宗時貢入太學嘗伏闕上書請去蔡京王黼而用李綱高宗即位召至行在又劾黃潛善汪伯彥二人所搆論死後追贈承信郎又加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事迹具宋史本傳是編記徽欽北遷高宗改元時事特詳末及紹興以後事亦足資考據然東以建炎元年八月見殺何由得記紹興後事蓋傳本闕撰人後人不考誤題為東也

建炎維揚遺錄一卷

〔宋〕□□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年虞山張氏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建炎維揚遺錄一卷》提要

古虞 江曾祁靜蘿 訂
張海鵬若雲 梓

建炎戊申冬自鄆濮相繼陷破之後金人橫行山東加以李成諸寇乘亂爲孽不可悉數黃潛善濫秉大政汪伯彥謬居樞筦裁處無術探謀不明未嘗得諸賊要領亦恬不介意是致胡寇奄至無以應敵十二月十九日黃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彥遷右僕射盧益知樞密院自是之後宿泗間屢有警報而諸公皆謂小盜易爲殄滅

或李成餘黨無足畏也先此李成後軍在宿泗叛亡成以追者爲名遂與俱反朝廷遣劉光世出軍討賊光世既至山東與成接戰王師被圍幾至敗績統制苗傅力戰得脫成軍遂潰擒賊將數人而成一軍俱走光世歸至行在以功加檢校少傅而李成之釁尚未解也及是宿泗之報人皆指爲敗亡之餘蕃寇知朝廷之去就亦多僞爲李成之黨以誤我師而執政無知果墮其計二年正月二十日使者自泗州閤僅申有三十餘騎僞作番裝見已殺走乃以所得首級器具俱來是夜朝廷薄警

內廷通夕般運翌早駕御舟涉河居人惶怖罔知所為上即欲南幸時潛善力勸上且俟探報得實渡江上然之少頃又傳閤催自反已即時梟首矣催之反也先與蕃兵接戰不利遂畏而叛而蕃人聞催之叛乃謂罔有為已敵故猖狂躁至更無持重長驅直抵淮口是日行在遣劉光世領兵出至淮河拒賊人謂劉三必能了事不期將不用命士無鬪志聞風遁走無復決戰由是維揚居民始挈老幼奔突爭門出城相踐以死者不可勝計金銀之價長至數倍在職百官悉皆倉皇無有計畫

侍從間有至堂中詢潛善伯彥者二人俱對以自有措置諸公無畏也百官既聞此語乃復自相慰諭以為知事實者莫如宰相今既所云如此必未可輕動百姓聞之亦以為然及患出不虞所以多喪家屬自貴及賤無不歸過潛善怨入骨髓皆欲與之俱亡也是夜江都縣大火徹旦營幕輩往往盡焚其居廬初二日居民般挈逃竄行路之人摩肩疊武二月初三日巳刻得天長報始知蕃賊至上聞之乃身披甲冑匹馬出門唯內侍五六員護聖軍隨行者數人而已上天性慈仁亦未嘗呵

止百姓第與路人相先後觀者無不駭歎申刻渡江至京口宿府衙先上起維揚時潛善伯彥尚在堂中會食或有審其事實者猶以前言為對及堂吏報急稱駕已起矣二人始趨出驟馬前馳自此官吏百姓出門致死至於相籍比前三日又數倍矣將晚蕃人至楊子橋應係官私般載舳艫無慮萬計悉為虜人所有初四日賊至瓜洲貴賤未渡江者十猶五六賊既緊迫奔迸溺水死者不知其幾何也婦女被驅虜願死不去有虜而去者又不知其幾何也金帛珠玉捐棄江岸如堆山阜非

金人即為無賴輩所得渡江之人至有三百里得濟初城中邊報來奔出城者皆以得運河舟行為利及賊忽至潮不應閘而四十里之舟船悉盤礴泥鹵中故賊得縱所欲如魚鳥之在網罟可以探手取王侯之族婉冶之姿盡流異域官府案牘悉為煨燼片紙不留上至乘輿服御盡皆委棄兩府侍從之家或身死兵刃或父母妻子離散兄弟不相保自古及今未有此境界大卿黃謗渡江至京口軍人呼之黃相公在此誤國誤民皆汝之罪謗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地史徽范浩繼至亦死

侍制李處遯給事中黃哲一時被害上平時每以北方未寧爲念面諭潛善欲將左藏庫金銀絹帛旋船赴江寧府以備不虞聖慮前知警懼如此而潛善愚暗不知事機且曰如此恐搖百姓姑待之至是星雨不存應上即位之後天下奉表貢獻禮物所積匹兩無慮數萬計一旦掃盡建炎之後所在調發人兵及行在蒐簡軍人精銳之衆不下十餘萬潛善天資强狠傑傲日肆蔽賢害能未嘗禮一賢士天下怨嗟人莫爲用故禍起倉卒盡爲弃甲曳兵之人自渡江以南三軍怨家屬之不相

保吏無親上死長之意所思者爲亂而已皆潛善之誤國也于時賊至瓜洲縱暴上聞之即趨丹陽晚頓自駕起鎮江居民奔走山谷城中一空無賴輩與軍人縱意劫虜錢帛塡委街衢無敢爲主幾至大亂自此以後南來之人扶老攜幼如蜂屯蟻散父母兄弟妻子多不相保遞相哭泣遍滿道路聞者莫不痛心怨憤之氣充塞上下初五日駕起丹陽至常州晚頓百姓離丹陽多由小路招安人丁一簡名進者縱所部兵自小路肆爲劫掠大尉王淵領兵進自毘陵一簡聞之欲引兵亡入山

東淵覺遂傳語進云兵卒劫掠非汝之過命招集叛亡前會常州進至立馬前數其罪斬之簽首以徇于衆人皆惕息初六日駕起常州至無錫晚頓縣令任讜供辦整肅有同宿命上再三稱獎自駕起鎮江後所過之地無不殘劫人以爲戒卒前期入山以避其亂凡州縣井邑之地罔有闔戶安居者以故軍人所過愈肆暴戾米鹽之類所取之餘則弃諸通衢與糞壤無異務甌傾覆滿道汪洋可涉每所經處煙焰亘天十室九空矣獨無錫令制御有術居民不遷市井不變軍人憚之無敢爲

亂人咸稱爲賢辛初七日駕至平江府府中富民私或遁去然市井貿易如故到此者咸有生意上至府中始去介胄易黃袍儀衛稍增於是日下詔曰朕以單微之質蒙世大難賴臣庶共戴獲承祖宗之餘念必宅中經遠均布惠澤以慰萬邦歸往之心故雖外迫於敵兵暫不遠離於近甸省刑薄歛拊士與民不以一毫擾郡邑行再朞矣輸誠盡禮遣使相望而敵未寢兵遐將練師朝夕從事而力不逮志自聞長驅之謀議者請適東南遠險之地以保朕躬朕寧不免於敵不忍先事苟生弃

我西北之人而遽遠引也故出兩道之師外爲蔽援而
嗣遣將命之臣祈保赤子以待敵心之易慮則共圖康
居日可見計矣人力雖殫天道難度大名東平相繼陷
失始命將佐絕江自便朕猶遷延不先俟天人之我相
也迫輕騎潛行不日遽至於近城始挺身東行由江制
爲暫避之計凡乘輿服御若帑藏之積一切弃捐二三
大臣至不能保其家室念雖顛沛至是而不負中原西
北之人朕心猶庶幾焉與其謀已忘民患未及而去則
不得已而後動猶愈乎但聞官吏軍民雖有自便之詔

多不及避生計蕩然或不得與其家偕來痛切朕心負
負何極自昔帝王脫身於皇遽之時而立國於顛危之
後失勢於屢挫之辱而戡難於一勝之功者尚多有之
夫農不爲水旱輟耕士不爲貧窮怠其道朕能勞形克
己至死不渝圖保生民而不能使吾民之遽安能側身
修行以己贖民圖格天心而不能保天心之必相倘賴
卿士大夫暨爾萬方有衆戮力一心式孚于帝庶迄成
績咸保康乂朕誠切至宜察朕心初十日駕方起姑蘇
晚次吳江留丞相朱勝非侍郎張浚彈壓蘇城除呂頤

浩同知樞密院充淮南兩浙經制使十一日次秀州十
二日次崇德十三日到杭州以府衙充行宮以顯寧寺
爲尚書省然百司官吏隨駕至府者十才一二三省六
房殆百餘人耳所以行在職事一切未具十四日下詔
朕以菲躬獲承大統萬方請命未能解塗炭之憂二聖
蒙塵莫獲親晨昏之養兵已練而力屈脩雖設而用違
震于朕心罔知攸濟實由涼德未究遠圖仰無以當上
帝之意而禍亂遄臻俯無以得百姓之心而流亡失所
比因强敵深入近畿退保江津以援畿甸事出倉卒人

用震驚衣冠頓踣於道塗帑藏弃捐於兵火嗚呼皇天
后土豈不照朕之精誠志士仁人豈不卹朕之懇惻儻
以眜陋難弭凶災請降罰于朕躬以謝罪於率土尚以
國家歷數之未艾祖宗德澤之在人未至淪亡必將恢
復益當洗心改事雪涕輸誠悉去靡文務從簡素屏斥
細務專事戎兵明告庶邦暨於列位忠言可以規朕之
過失長策可以救國之傾危毋蘊於中悉以上達廟堂
近服各務交修藩翰諸侯深思夾輔將帥致爪牙之用
黎民保父母之邦思扶顛而持危用興仆而起斃庶耆

多助馴致丕平咨爾萬邦欽予至意又下郵民詔曰朕倉卒南渡致士夫弃其家屬禁衛諸軍老小不時濟渡頗聞逼遷尚有未達行在者雖累勅劉光世王淵多以絹帛堆垛江口賞募舟人日夜■渡猶恐既渡之後徙走顛仆道路仰康允之日下撥在岸空粮船五十隻先支一月請授選差使臣二員給券管押明立旗號前去常潤以裝載南來之人令早至行在朕以此未敢獨享宮壼之安仰有司於殿後別設御閣朕當自處其中以待衣冠兵衛士庶老小咸達行在方御寢殿仰三省日

下出黃榜曉示又下詔曰朕以涼昧荐歷艱險深惟不德天未悔禍是以倉猝南渡駐于江浙念國勢之益削慨宗社之僅存雖政事宜有改更在朕躬尤當省懼自今以往當益務勤畏儉約脩德立政庶幾上當天心轉禍爲福下慰人意易危爲安所有應緣供奉禁省事專屬朕身者如儀物之飾膳羞之奉仰有司痛行裁損必遵菲薄其後宮除有職事掌管人不可減放外其餘悉行減放各聽從便仰三省行下體朕至誠之意十六日聖旨許侍從及寺監長貳限兩日舉見近在行及遠方有才術賢士大夫二人十七日大赦天下十八日百官朝會應杭州寄居迪功郎以上並許赴朝臣僚上言數潛善伯彥二人罪二十日黃潛善出知江寧府汪伯彥出知洪州葉夢得除左張澂除右二十一日朱勝非王淵赴行在二十二日臣僚再章謂潛善伯彥敗壞國家顛危至此今各以美職出鎮大藩衆議喧騰二十五日潛善伯彥俱落職宮祠二十六日陳東歐陽澈並贈承事郎與有服親迪功郎一人所居州縣存䘏其家馬伸召赴行在先伸痛言潛善伯彥罪惡數奏不聽竟謫濮

州監酒意其必死也至是汪黃誤國果如伸言上思伸前章嚬切始詔召二十七日王淵自平江來承宣使張俊領兵把隘吳江兵怨之俊渡揚子日脫身獨走致失家屬欲殺俊俊遜謝得脫奔至行在上釋之却令再往招集軍衆二十九日右丞朱勝非至自平江三月一日除勝非右僕射王淵簽書樞密院葉夢得罷三省同奉聖旨昨金人逼近倉卒南渡暫至錢塘勢非得已每念中原未嘗終食敢忘今晏據探報金人軍馬歸回已離揚州錢塘非久留之地便當稍進務要駐江寧經理中

原可於四月上旬擇日進發應江寧府合預排辦公路頓程等事有司疾速施行盡從簡便不得騷擾差康允之措置厥後史官載之典冊此不復書

建炎維揚遺錄 十一 知不足齋

建炎維揚遺錄 終

建炎維揚遺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高宗建炎二年冬至次年三月事高宗自建炎元年十月如揚州至三年二月如杭州此所記者由揚入杭之事故以維揚為名文獻通考云戊申維揚錄一卷無名氏戊申卽建炎二年當卽此書也別有維揚巡幸記一卷自二月初十日以前與此本字句小異而敘述盡同惟無錫令任讜逆其名姓初十日以後則至十五日而止凡此所載詔書悉不錄葢一本而傳寫互異又有所刪竄於其閒不及此本之詳也

建炎復辟記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姚咨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建炎復辟記一卷》提要

建炎二年十月十六日乙卯　隆祐太后舟御至杭州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爲扈從統制官駐軍于奉国寺三年二月虜騎冦維揚乘輿渡江十三日壬戌車駕次杭州命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礼部侍郎張浚制置使劉光世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留屯鎮江府江寧府措置沿江守禦事俄召淵還遣御營前統制張浚将兵守吳江三月三日庚辰以淵爲同簽書樞密院事五日癸未苗傅及御營傳将軍劉正彥及揭榜於市傳檄諸州曰統制官苗傅謹信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近者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奸臣誤国内寺弄權致數路生靈无罪而就死殺万之金帛悉皆捐棄社稷存亡係于金人之手今則大臣内侍等不務脩省尚循故態爲惡罔悛使民庶皇皇未知死所進退大臣尽出閹寺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去往罔測朝廷安然坐視又無分毫措置即日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嗟尔士庶毋言及此家不傷感　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爲民除害應有大臣罪惡顯著並内侍官並行誅戮期

尓士庶一德一心共圖中興之業　主無疑以致後
患本為生靈別無所希尓等若獲安存傳等赴死未
晚昭示此心誠貫白日宜相訓告以信万方於是以
兵士守王淵之門淵兵隨之淵見士卒皆戈胄不悟
問曰何甲也語未終飛兵斬其首乃分兵覓捕中官
皆殺之傳正彥勒兵向闕梟淵首於闕下是日宣麻
除劉光世為檢校太尉殿前都指揮使百官皆入禁
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頃之門外軍
声益恨中軍統制吳湛披甲持刃排門入引傳所遣
一使臣一候人入內傳付等語奏上曰苗傳不負国
建炎復辟記　百十本 夢 會編
家止為天下除害諫議大夫鄭瑴知杭州康允之与
百官議曰今日事急若不請上　御樓自撫慰之無
以止變諸公願入者請從我衆曰然遂從瑴允之叩
內東門請見俄召二公入少頃　上步自內殿登闕
門蓋杭州双門故也宰相執政侍從百官皆從為傳
正彥立門下皆被堅執銳控弦露刃填溢街衢見樓
上黃蓋猶呼万歲声喏上凭欄呼傳正彥問曰何故
如此傳厲声對曰　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
有功不賞內侍所主乃得如黃潛善汪伯彥誤国至
此尤未遠竄王淵遇金人不戰首先過江止因交結

康履郡除樞密臣自　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
依舊作遥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訖梟首在此中
官在外者亦皆誅訖更請康履曾擇斬之以謝三軍
上曰黃潛善汪伯彥已降黜康履曾擇待重与譴責
卿等可与軍士歸寨傳曰若不斬康履曾擇歸寨未
得今日事亦是臣不干三軍之事天下生靈无辜肝
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依舊不肯遣出　上曰待朝
廷自行遣即令使与流配沙門島知卿等忠義以除
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統制
一行軍兵並特降放各令歸寨解甲傳曰感聖恩但
建炎復辟記　三十卷 夢 會編 微
須得康履等方可歸寨　上顧百官當如何朝散郎
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奏曰願陛下送
康履等出付苗傳中官之害至此為極若不一切除
去恐天下之乱未已　上曰朕左右誰使希孟對曰
擇十五以下者使供洒掃之役十五以上尽可除去
軍器監葉宗諤奏曰　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
之心　上曰此事極晚但須朝廷自行遣豈可因叛將
動兵伺閑便付中官使殺之逾時傳兵不退上命吳
湛召康履履避匿不出再命衛士搜索之得於禁中清
漪樓衛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臣死矣何獨殺臣

遂以付傳樓下碎斬之啗其肉　上命傳等歸寨傳正彥請宰相執政官外門議事於是尚書右僕射朱勝非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左丞張澂簽書樞密院路允迪皆出見付等傳等請　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勝非等入奏　上欣然許之降詔恭請　隆祐太后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聽詔傳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傳之屬官張逵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　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駭愕失色諫議大夫鄭瑴叱逵曰是何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

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傳等不拜上問何故衆莫敢對上又顧宰相宰相曰乞詢問適來聽詔百官上又顧問百官百官但言不妨特希孟出奏曰以臣所見只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杭州通判章誼面折希孟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希孟又奏曰乞問左右監軍　上顧管軍曰三軍之言何如對曰不知上曰但言不妨對曰臣所說只是衛士別無言語臣不敢妄奏　上指希孟問執政曰此何人執政未及對希孟自奏曰朝散郎時希孟上曰任何差遣對曰見任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

字　上徐謂宰相執政朕當退避但須索稟於太后乃命吳湛曰謂傳等曰已會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顏岐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北風勁甚樓無屏幛慎上坐竹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因請上坐上終不乞曰不當坐此矣頃之太后乘肩輿以上步從老監五人上以傳等語奏於簾前又命宰相執政奏之太后曰當自門外與苗傅等商議遂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百官從之傳正彥拜於轎前軍士皆聲喏傳等奏曰告太后為天下生靈作主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全賴太后主張太后曰

自上皇任蔡京王甫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與起邊事所以持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至德聖孝別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輩誤他今已竄逐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傳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　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請太后且權與皇帝同聽政事傳等又奏曰須是立太子請太后同聽政太后曰豈可如此太后年老多病如何負荷大事若只與皇帝同聽政則可若欲立幼主則決不可正彥又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乞太后早賜施行許可太后曰今來伏內侍皇帝聰明仁聖尚自難

尚自難以抵當若使幼主為君其狀聞之豈不轉加
輕侮皇子方三歲太后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兒
子如何當得天下備知統制等忠義但此事決難從
傳正彥號哭而拜曰願太后救取天下生靈臣等止
為宗廟社稷太后曰統制更宜思之此事不可輕率傳
正彥怒呼其衆曰太后不肯從所請吾解衣就戮矣
遂作解衣袒裼之狀太后復呼之曰不須如此統制
輩各是名家子孫累世忠義豈不通曉今日之事實
難聽從為皇太子幼國家艱難時節如何主張得社
稷傳等奏曰自有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曰終是不穩
慶元侍讀記　六
便待更与皇帝商量傳等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
飯事久不決恐別生變又顧朱勝非曰相公如何無
言令日之事正要大臣与決勝非曰皇帝既降詔請
太后權同聽政此事須由太后勝非等豈敢果決須
攻通自上前來奏太后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
意与依舊傳等所請乞太后宣諭太后猶不允但累
言只可權同聽政不可立皇子傳等語言益逼大臣
奏請太后且入更与皇帝商議於是太后復肩輿登
門与上議太后終執前說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乃
命宰相約束四事示傳等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
帝故事供奉之禮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
並聽太后及嗣君分處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時
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無肆劫掠縱火殺人如遵
此約束即降詔遜位傳等皆曰喏遂下詔曰朕即位
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
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
子毓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
庶得消弭天變安輯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宣詔
畢傳正彥揮軍退　太后降榻歸內上自辰至申猶
未進膳初大議之未決諫議大夫鄭瑴謂康允之曰
慶元侍讀記　七
恐軍士乘勢擄殺居人公為守臣安得坐視胡不自
出撫慰百姓允之出謂傳等語曰公等今日決大事
不可令軍士因肆劫掠傳曰已戒之矣允之曰當如
是請借公之馬出撫定傳乃以一甲馬十甲士援允
之允之周行井衢問勞撫慰杭人賴是以安是日傳
所殺內侍百餘人軍士因掠其妻妾子女擄奪金帛
寶玩不可勝數害及比鄰於是傳自武功大夫鼎州
團練使為慶遠軍承宣使御營司都統制正彥自起
復鼎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副統制傳正彥將移軍於
祥符寺以甲士守城門禁命官及婦女出城者傳其

手判狀乃聽出而守關甲士因物色執俱檢校簽書
撩取之無賴者乃被執久之方得下釋人情益不安
六日甲申詔曰朕以幼沖之質承傳序之休比者大
国侵凌奄至淮甸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
駐蹕吳江深慮敵人指其處係興兵不已結禍彌深
盜使無辜肝腦塗地上畏天戒下惜生靈發於至誠
匪由勤倦退避大位傳于眇躬 隆祐太后德厚坤
儀道侔坤載練達国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同
聽政事躬志既定寔祚維新宜沛洪恩以宥多辟
太上皇帝議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杭州顯寧

建炎復辟記

寺為睿聖宮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於戲寅畏帝
命既膺內禪之文纘圖邦國子篤元輔之祐尚賴文
武將相中外士民各罄乃心同底于治又詔曰王淵
自為統制軍馬駐蹕維揚全人輕兵前來並無措置
斥候不明致倉卒南渡士民肝腦塗地宗廟傾危及
交結內侍康履等並以正典刑令尚書省出榜省諭
九日丁亥以苗傅屬官張逵及統領赤心隊歸朝官
馬柔吉王世修並為直龍圖閣王鈞甫為 文殿修
撰逵等皆付正彥謀出也配內侍官藍珪高發張去
為張旦曾澤陳永錫於嶺外珪賀州發象州去為

州澤明州永錫賀州俄追澤斬之十日戊子詔曰朕
以眇末之質膺付託之重太上慮深保国意在愛民
謂大邦之興師指前事以興釁與其連兵不已致流
毒於無辜曷若去位弗居庶釋言於強敵睿言既定
例斷莫回遂以沖人嗣守神器惟東朝有託実係保
佑之慈而方技至艱必資參決之助 隆祐太后仁
施四海德感三朝恭請權同聽政事稽日月有臨之
義式符大德之明合天人並愛之公更保無疆之曆
以建炎三年三月十日改年號為明受元年十二日
庚寅上遷于睿聖宮百官朝謁于宮庭召呂頤浩赴

建炎復辟記

行在以礼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軍事張浚為礼部尚
書命武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
統制張浚以兵屬浚取便道之鳳翔任詔曰功多厚
賞既衛社以勤王家輔周者殊宜登壇而建上將朕
欽承慈訓躬受寶畫授艱于身凜若淵水之未濟注
意於將庶幾柱石之扶危爰輯群功寵賜大號具官
苗傅姿材英特器宇雄深洞將略之五權心達王猷
之秘習兵家之三津世推虎落之勳比總制於天營
克訓貔貅軍師整肅號令靜嚴宣惟高護佑之
功国以戎綏懷之略属邊隅之未靜慨国步之多艱

奮不顧身乂彤於色憤嫉姦慝大刑既上於国棠扶
埃帖危嘉績藏書于廟社顧憍庸之未称豈詔爵之
敢忘推轂受命任總十連之長分茅論社策開国復
之封并實戶田阜加較賦於戲有嚴翼以共武服予
亦並賞於勲多無寵利以居成功尔則水膺於兼祿
往祇明訓益戒壯猷可特受武常軍節度使依前御
營使司都統制進封武功縣開国子食邑五百戶實
封二百戶又詔曰咸武文德之輔弼人主選任於美
家忠義天下之節君子所以扶持於社稷乃庭利門
之將久欽武服之共比建奇謀克宣忠力方序功而

詔爵冝發號以揚庭具官劉正彥氣暴以烈智周以
敏膽足治軍衆之緒豈止讀其父書保山河帶礪之
銘固已載之盟府委以武臂之世肖水懷定之壯圖
折衝禦侮運於兵綫帶惟称於儒將屬多隅之震撼
慨国步之阽危首陳大義之公亟新巨姦之戮刑章
昭著邦祚復安惟才大而志益謙顧功高而賞弗称
麾旄導節控北国之戍師輿地按圖祚東方之樂土
賛書作侖翰食衍封以彰伯国之勤以迪相官之勸
於戲敢我公而錫社既嗣續於前人守尔典以承休
宜對揚於朕命益篤忠盡用濟艱難可特受武成軍

節度使依前御營副統制進封彭城縣開国子食邑
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又以檢校太保劉光世為太尉
依前奉国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充淮南制置使
以定武軍承宣使權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御營
平寇前將軍范瓊為慶遠軍節度使依前捧日天武
四廂都指揮使荊湖北路制置使以承宣使郭仲荀
為昭化軍節度使依前殿前都指揮使京城留守以
楊維忠為檢校少保依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
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又以王孝迪為中
書侍郎盧益為中書右丞皆充奉使大金国信使武

功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
鄭大年為国信副使奉禮物使雷先以進士黃大年
為承奉郎借朝奉大夫直秘閣賜紫金魚袋進武校
尉吳時敏為秉義郎閤門祗候借武義大夫閤門宣
賛舍人為先期告請使十四日降詔諫議大夫鄭瑴為
御史中丞十六日甲午　太后詔曰吾以菲德託于
東朝屬聖仁孝皇帝以保国愛民之故責躬消變禪
位于元子屬以幼沖未堪多難請吾国　大政吾以
保佑聖躬義不獲已蓋順權宜今大臣乃以吾逮事
太寧陵於属為尊稍改稱尊號加吾以太皇太后之

茜

號以称皇帝尊崇之意蓋名有徇而失實礼有變而
從宜今外敵憑陵生靈塗炭兵革未変国削殆甚將
遣信使請和大国啓幾扶顛持危保安宗社全活元
元頑貌不德方痛自貶抑損之又損尚惟元以今天
心懨氏志寔可用承平故事以自尊大三省樞密院
其明論吾意勿復有請御史中丞鄭穀有言臣訪聞
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於統制官苗傅劉正彥之
意二人更迭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若上同
茲首道国家興衰未可知也且康履王淵互相交結公
行請托衆所共忿苗傅等因人之心仗義誅之人不
要令償碑記 十二
以非者以義勝不義以公滅私也今茲擅行請託於
廟堂之上義者不為私負甚焉黃潛善汪伯彥之居
政府以不能公心体国好行私恵以保身固寵故請
託得行而紀綱紊卒至国弱君危踞身竄荒逋天下
猶有餘忿今可復蹈前轍乎且淵与履之交結汪与
黃之自謀皆以謂舉天下之人不能動搖永保富貴
終其身以及子孫殊不知人怨神怒禍変之起易於
反掌身且不保況子子孫孫乎今上皇帝陛下以幼
冲之宮中太后垂簾聽政不出房闥天下之事全賴
將相大臣共由公道以扶持之今任廟堂之寄者不

能絶請托之私司將相之權者不能辟遠于與之嫌命
令之下何以服人心而慰天下是啓奸雄之心而召
盜賊之至也今廟堂之上所以安行而不疑者以以
謂兵之強足以制奸雄而弭寇盜是忘嬴秦之
兵非不強也陳勝一呼秦不及支王莽之兵非不強
也昆陽一敗莽卒授首其足恃乎所可恃者祖宗之
德澤淪浹人心者垂二百年天下得安其全今脯鼓
腹長子孫者數世今雖盜賊間作非潰兵即叛卒未
有一民奮臂其間以戴有宋之德不可変故也惟願
人心共尊王室方可興又伏望嚴賜戒敕訓諭廟堂
之上二三大臣共以公心維持紀綱絶請托之私將
帥之臣共当忠義訓練兵卒以保社稷無以私請干
与朝政庶幾与国同休共享天下安榮之福也苗傅
劉正彥到都堂欲分隸所統兵入衛睿聖宮尚書左
丞張澂以為不可因止之傅正彥遂退資政殿學士
太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言崇寧以來內
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罰不時節令失
信西則侵凌夏国北則与契丹敗盟致將帥解体士
不用命皆緣內臣基禍流毒天下遂令徒黨為患至
今近聞將相大臣彼命勦戮內侍誠以快天下之心

據神人怨怒之氣然伏睹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
詔書以謂即位以來强狄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
朕宮爲言朕恐其兵交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
避大位以此仰見睿聖皇帝出於至誠不吝尊位以
紓敵國之禍也恭惟　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踰
三十年垂于四方垂簾聽政擁祐皇帝陛下四海之
內孰不歸休但有愚見不敢愛一死而不言方今强虜
乘戰勝之威群盜有鋒起之勢兵衆撥亂事屬艱難
宜容　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佚伏望　太后
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　睿聖皇帝亟復大位親
十四　麿錄
建炎復辟記
總万幾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今日立
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陵以爲恢復如此則宗廟
社稷有無疆之休將帥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
天下禍亂不可勝言十七日乙未張浚不受尚書之
命俊亦不肯分兵與浚御史中丞鄭㲄止言乞留頤
浩知江陵言不當分張浚兵遂止又撰杜鵑詩四句
親寫令進士謝嚮特往平江見浚世忠俊等後諸大
將令嚮說諭諸人爲勤王之舉使張大聲勢持重緩
進勿使蘊攘城中呂頤浩劉光世韓世忠等從嚮之
策遂議舉兵討逆番檄諸州曰共惟宋有天下垂二

百年　太祖　太宗同基創業　眞宗　仁宗德澤
在民列聖相承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
遂致虜騎歷載侵凌逆臣苗傅躬犬彘不食之資取
鯨鯢必戮之罪延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謀劫迫
孝孺子任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
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
等陳兵列刃洶焰彌天迫脅至尊倉皇遜位語言狂
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于掩泣詔
書所至遠近痛心駭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
以戴天況傅等揭榜闤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
十五苹　麿錄
建炎復辟記
回避逆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
劉光世引步從之衆張浚治平江之兵韓世忠張浚
梟巻輔各領精銳辛道未宗陳思恭統率舟師湯東
野周杞抗播扈衛趙哲調集民兵劉海李逮餽餉錫
糧楊可輔參議軍事一行忠義將佐官屬等同時進
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
亟登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
念祖宗涵育之恩思君父憂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
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苗傅等僞命及專擅
改元悉勿施行如敢違戾天下共誅之詔責浚爲林

州團練使安置御史中丞上言後不當降責遂止二
十四日壬寅韓世忠兵次秀州傳檄兵拒之世忠之
妻在杭州世忠使人召之傳不与太后召世忠妻入
禁中錫予甚豊封安国夫人撫諭而遣之張浚言伏
覩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退避大位伏讀再四不
覺流涕切以国家患難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
悉心當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民人困苦上負
睿聖皇帝之恩下失天下黔黎之望今上睿聖皇帝
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国為得策然臣獨有一
說不敢不具陳其詳當今外難未寧内寇初起正人
建炎復辟記　十六　鈔
主憂勤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
皇帝以幼沖之質端居深位責任臣寮万一强敵侵
陵不肯悔過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隨亡
矣頼於宸衷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聖蒙
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機要擁形勝之地求自治之
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国然後　太母陛下　皇帝陛
下豎国于中抗靜江左如此則於天下国家大計似
為得之二十五日癸卯召百官赴　睿聖宮奏請特
大兩百官冒雨入皆懽呼以謂復辟矣既至宮乃議
奏請上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君為皇

太姪監国人情疑惑不安二十六日甲辰御史中丞
鄭㲄上疏曰臣昨日同百官趍庭下蒙太后陛下宣
示詔書降睿聖為皇太弟降上為皇太姪臣恍然如
醉夢不知所為随班進退却詣睿聖探問詔書還聞
閤門宣賛撫諭将臣韓世忠等之語称得太后詔睿
帝天下兵馬大元帥多不進兵朝廷大臣進議以謂
若為大元帥則當稱臣不欲以父臣子遂併降今上
皇帝為皇太姪臣方駭汗惴恐既復嗟嘆惜乎此一
事而陛下輕易之也　睿聖皇帝承正統嗣天位已
二年矣發號施令天下順之郊祀天地百神享之一
建炎復辟記　十七　鈔
旦尊而為太上皇以太子嗣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
雖出倉卒於理猶順今以太上皇之尊遽降為大元
帥則當去御袍而服紫綬撤御幄而設緋幕内外百
官曰将曰相皆前日所臣事者也今日与之皆有事
主矣稽之於古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実逆天道併降
今上為皇太姪是二十日内降二天子矣自古未之
有也其所由来万一閨門傳一将臣之語不謀之睿
聖皇帝不議之於同朝之臣不考其実遽信而行之
雖易僕妾不如是之易也陛下以母后之尊任有宋
宗廟社稷之寄託一将之言使趙氏子孫元居帝位

者陛下処之必矣或曰為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事
以安国家定社稷也臣切以為不然昔睿宗延和元
年星官言帝座前星有変睿宗曰伝位避災吾意決
矣乃立皇太子為皇帝以聴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
聴大事虞舜避位于禹矣猶命禹徂征有苗官以処
徇傍方之事觀之則禹受禅舜猶親大政也今若睿
聖皇帝任軍旅之事如唐之睿宗以太上皇聴大事
如舜既禅位亦命禹徂征有苗為法請睿聖皇帝聴
国之大事以治軍旅以行征伐天下孰以為非伏望
太后陛下断自宸衷早還昨日詔書命将相百官請
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聴国之大事稽之古為有法施之
今為得宜陛下仍舊与今上皇帝合聴政以安人心
若使詔書已頒行天下聞之為无君矣貢賦不入唱
義而起兵者皆是也雖有至智不能為謀惟陛下速
賜施行以故前詔不下張浚為同知枢密院事二十
八日丙午以鄭穀章祈請遂召百官入　太后使閤
門宣諭曰睿聖皇帝不為皇太弟兵馬大元帥康王
加上尊号曰太上睿聖仁孝皇帝処分天下兵馬重
事嗣君不為皇太姪監国依旧皇帝詔曰朕以幼冲
仰膺付託今承太母慈訓及覧宰執内外侍従将帥

奏疏請　睿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貫総元帥
之重早縁推戴継遂纘承比以強敵侵凌生霊荼毒
深自抑損幾於掴誠絶退處於別宮以釈言於大国
惟渊聖之命孰敢廃而臣庶之願不可違若止依旧
太上之称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　太后之旨請加上
太上睿聖仁孝皇帝処天下兵馬重事以御史中丞
鄭穀翰林学士李邴為同簽枢密院事是日苗傅
劉正彦至都堂見宰相朱勝非請入見　睿聖皇帝
奏事勝非難之曰俟先奏知傅等固請勝非不得已
為奏太后及上許之傅正彦扣睿聖宮請見時已昏
矣上即令閤門引入見之傅正彦拜於殿下上命登
殿傅正彦不敢上命衛士掖之以上傅正彦奏請上
親筆劄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劄所以取信天下以
其有御宝今朕退処外邸不与国事何用符璽以為
信自古廃君杜門省愆豈敢更与外事傅等遜謝上
曰統制有事但来商量不以何時可来相見勿請疑
忌傅等拝謝而出見朱勝非謝焉二十九日丁未呂
頤浩劉光世張浚之兵会於秀先見傅等懼外師之
至日思所以備禦之策檄杭州集保伍兵械脩城
門塞河道者二十八事守臣康允之老叔其檄不為

行樞密鄭瑴每見傳等必以危言利害禍福諭之又
挈允之同除使人之平江見頤浩等復以蠟書責允
之曰同爭大兵結連保護允之復遣建康持書抵城
下四折中路為傳宗面謝於錢資政殿學士大中大
夫同簽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檢校太
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朝
奉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起
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
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
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將軍統制張俊中大

建炎復辟記

夫秘閣路撰知平江府事兼兩浙兵馬鈐轄湯東野
左武大夫明州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
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軍事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
周杞等言臣等分契勘統制王淵不能備禦虜人至
乘輿南渡結連內侍驟除樞密近有統制官苗傳劉
正彥被奉聖旨將本官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建
炎皇帝以遜位一事臣等切詳建炎皇帝即位以來
恭儉憂勤過失不聞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
治之時深恐太母垂簾聽政嗣君尚幼未能勘定禍
亂臣等今欲請諸路兵趨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還

即尊位欲望聖慈特賜睿旨令百官有司早行祈請
建炎皇帝復位或與太后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
可致中興四月一日戊申尚書左僕射朱勝非門下
侍郎顏岐中書侍郎王孝迪尚書左丞張澂簽書樞
密院事路允迪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鄭瑴言臣等
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傳劉正彥到都堂諭以睿聖
皇帝始以講和大金之故責躬避位退處別宮授位
元子恭請太后垂簾同聽政事今國家多故干戈未
息使臣雖違難詣復偷之期天步多艱冝息防秋之
計睿聖皇帝當遠尊位總攬万幾苗傳一皆聽從太

建炎復辟記

后詔曰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以國
家多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還政今覽卿等所
奏甚契吾心可依所奏疾速施行於是鄭瑴率勝非
等急奉奏於上曰辰已陛下鄰事亦由於獨斷因時復
位理雖抑於群情昨者鄰敵侵陵聖躬謙損授位元
子退處別宮恭請東朝同聽庶政誠意懇切詔旨叮
嚀庶艾之懽少息生靈之禍今者干戈尚擾宗廟未
安遣使雖議於還朝防秋當思於預備若未復九重
之正恐擁万幾之繁恭承太母之訓言兼列群臣之
奏請事有必至議不可辭伏望 皇帝陛下察億兆

衆戴之心以社稷安危為重亟整六龍之馭率和万
国之心俾中外之協濟厥艱虞之若濟上詔曰朕以
金人連年内侵斯然不疑避位与子恭請太后同聽
政事庶便和議以迎二聖以安生靈今承太后聖旨
併得卿等取奏當遜尊位揔攬万幾殊非本意難議
允從兹以且奏太后卿等宜体朕意是日百官赴膺
聖宮恭請太后内出劄子上曰今日朔旦宜入見禁
中上奏　太后又詔曰皇帝以国步多艱避位与子
乃以菲德同聽大政吾以嗣君幼沖强敵未盟事尤
急於防秋理難安於垂簾兼臣僚懇請内外一如適
建炎復辟記　二十三年[illegible]
契吾心不可重違　皇帝宜御牀躬以安中外鄭毅
謂勝非曰此事既以如此不可少緩遂上表曰伏以
責躬与子仰聖德之難名戴仁祈天願群情之莫遏
未領前旨再整枕誠切以有德者畀宴民心之所与
大寶曰位惟帝命之是承屬天步之多艱軫淵衷之
深念思柔强敵暫屈威尊播告多方見禹湯之罪己
哀矜赤子如堯舜之性仁然事須緩急之殊則理係
安危之異威秋設備當愛日以有為万里結盟應帰
程之或阻矧太母憂勤而垂訓暨群臣悃切以陳辞
宜速正宁之朝大慰群生之望伏望　皇帝陛下仰

遵慈旨俯徇輿情用伸清蹕之音遂友紫陛之御向
東而揖皆再維循即事之儀万歲之呼者三遂契投
機之命上詔曰朕奉太母慈訓及官僚奏請即還尊
位視揔万幾深惟避位本意專在和戎覬以迎還二
聖安輯生靈念慈旨叮嚀与臣僚継請謂社稷之計
至重防秋之期已迫祈請之使恐難以遂若太母念
艱難之極不憚憂勤同聽政事則朕猶可勉徇臣庶
之請炎亂国事不然斷不敢以獨當　太后又詔曰
吾以皇帝内禅之始元于幼沖勉徇勤請権同聽
断深惟邊陲未寧防秋為急万機不可以曠今内外
建炎復辟記　廿三年[illegible]
臣僚奏陳請皇帝復辟吾若釋重負深愜素志　皇
帝乃必欲吾同覧政事然後復位顧吾衰老豈復堪
任皇帝誠懇兼確不回今勉從　皇帝之請国步稍
寧當退処東宮以還初意百官三請上方出御殿猶
不許入内寧相执政因請上馬百官屢請以入上及
太后坐前殿垂簾百官起居退詔曰朕顧德弗類遭
時多艱騎從御杭索之馬危涉滔百川之遠向者
敵師深入国步載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以講和
好息之計力祈大国冀迎二聖以還帰庶保孟亟可
致四方之綏請今則奉太后之慈訓念嗣居之幼沖

致兵民推戴之忱諭内外祈請之切謂防秋在邇當
夏日有爲謂遣使出疆恐辱盟之未遂露章敦至復
辟爲期朕以太后之旨不敢違羣臣之請不可郤遜
辟辭遂任重難堪仰太后之慈仁許同聽斷肆朕躬
之寡昧敢憚憂勤朕惟東朝有垂簾保祐之勞元子
有踐祚丕基之託正徽聲於長樂以致四海之權正
家嗣於青宫以係万民之望式頒漫詔誕告多方嗚
呼有臣三千寔同心之助卜年七百復開過曆之
期更資中外之交修庶格神天之叶祐　太后宜上
尊號曰隆祐皇太后令有司擇日奏請嗣君宜立爲
皇太子令有司擇日備礼冊命施行以王世脩爲工
部侍郎初傅正彥之反也世脩實爲謀畫及外兵至
憂懼乃急請復辟以自免故有是命二日己酉以傅
爲淮西路制置使劉正彥副之三日庚戌以張俊爲
知樞密院事以傅正彥爲檢校少保傅請儋官張逵
爲添差淮南路轉運判官從之傅之裨將苗翊与馬
世忠之兵戰臨平之南翊敗傅正彥遣兵救之朝廷
命諸將皆集兵於皇城門外城上大衆鄭瑴謂宰相
曰今日之事雖急然外兵以又至叛將之氣已攝不
足慮也閤集兵於皇城門外争城大恐以謂朝廷物

二賊擇主矣不如遣人緩頰喻傅正彥使遣將兵之
新任不然兩兵相擊事不可言者從之是日傅正彥
引兵開錢塘湧金門而出時大雨賊兵倉皇從遁
狼狽失所四日辛亥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
俊趙哲將兵入城頤浩等入見上皆號哭上慰勞之
皇太后詔曰吾以国家変生倉卒遂用本朝故事同
聽大政　皇帝復位即欲撤簾　皇帝勤請者再又不
得已姑欲數日今中外寧一天下安慶　皇帝宜專
決万幾吾當退処東朝以遂初志可以今月四日撤
簾上奏皇太后曰臣伏覩皇太后手詔欲以今月四
日撤簾国家非常之変仰頼太母之慈仁恭儉始終
保祐遂復大位今承欲還政雖謙冲退托聖德難名
在臣皇皇之心實不皇安欲望依旧垂簾同聽政事
庶得協和内外保安宗社　皇太后詔曰吾惟自昔
人君冲幼又資保護則有同聽政故事前日持倉卒
之変勉徇權宜　皇帝復位數日内外寧一機務既
宜專決臣庶亦思瞻望君筮宜久同大政今下詔令
月四日撤簾宜速遵用施行上奏皇太后曰再奉聖
旨以今月四日撤簾臣内惟菲德遭離変故自非太
后保祐則宗社安危殆不可測欲报之德無以為称

復位之始尤賴姆慈牧率中外而聖德謙冲確然不
回臣不敢重以機務上瀆聖慮已命有司遵依詔旨
施行詔復建炎元號宰相勝非等言臣等備位政府
當三月五日之變又當即死所以隱忍偷活至今正
欲力爲今日之事始終委曲陛下克知方群兇肆虐
脅制上下肘腋之變近在呼吸上賴宗廟社稷靈長
之休陛下仁明恭儉聖德在人臣庶内外一心愛戴
不踰三旬悉正大位自古及今反正未有如此之速
者詔令既出内外權擇臣等退就鼎鑊死無所恨
聞朝命令悉上京太后嗣君分處今既親覽万幾
自今取自聖裁所以三日以後致事差除等欲乞有
司條具將上取旨詔從之傳化富陽縣詔遣喬仲福
將追之五日壬子樞密院事張浚等奏契勘 皇帝
復即位臣等於四月三日進至臨平鎮西約七八里
以來逆臣苗傅劉正彥差官引兵前來拒敵有前軍
統制承宣使韓世忠率兵交戰王師大捷其苗傅劉
正彥領引所部人馬由嚴州路逃遁臣等除已遣兵
追襲外契勘上件事止係苗傅等數人爲首其餘脅
從之人自合一切不問臣等除已行下嚴秀越池湖宣
衢州平江江寧府廣德軍等處分明出榜曉示以生

擒苗傅劉正彥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正任觀察
使生擒到王鈞甫馬柔吉張逵苗翊瑀與轉七官或
能斬首並同上件功賞餘人於所在出給公據赴行
在依舊收官望更賜睿旨專遣使命多降黃榜施行
詔從之傳化新城縣六日癸丑以右僕射朱勝非爲
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張徵爲資政殿學士知江州
門下侍郎顏岐中書侍郎王孝迪皆爲提舉宮觀路
允迪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
爲右僕射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爲尚書右丞傅化
桐廬縣七日甲寅詔曰近苗傅劉正彥謀爲不軌王
鈞甫馬柔吉王世修張逵苗翊瑀同情其謀自合收
捕外其餘將佐使臣効用軍兵等本不知謀各係兇
罪之人許其出首擅行殺戮並依殺平人法已降敕
條告諭所在出給公據赴行在依舊收叙切慮尚懷
畏避潛藏不敢出首可多出文榜曉示限一月出首
依已降敕條施行應干失職官吏已令三省日下點
調了當自後並不得諸處更有須列以檢校太保劉
光世爲太尉依前奉国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御
營使以起復定国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
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爲武勝軍節度使

衙前左軍部統制以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
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浚為鎮西節度
使御前右軍統制詔朝請郎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
文字時希孟語言狂悖照狀顯著可除名勒停送吉
陽軍編管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明附苗劉逆狀昭
著可除名勒停送瓊州編管管軍王元左言身為三
輔王親軍當日授懷異言彈壓顯俯畏懦不戰王元
責授海州團練使英州安置左言責授秀州團練副
使循州安置樞密都承旨馬擴陰懷觀望可追三官
勒停永州居住禹左部侍郎王世修斬中軍統制官

建炎復辟記　廿六　步齋鈔

吳湛於市同簽書樞密院事鄭瑴言臣自陛下退居
別宮日夕憂憤計无所出謂必集外兵方可圖復辟
萬不當居職欲得　去即北走平江金陵見俊呂頤
浩議事累章待罪蒙　太后降詔允莫遂所請十
四日忽蒙聖旨除臣御史中丞臣職在彈壓官邪臣
苗傅等悖逆肆虐擅行殺戮十六日遂具章乞喻傅
等使宜軍法只得行於所轄兵卒其餘常闕之朝廷
以正典刑又聞傳日至都堂與朝廷事臣慮威福之
柄下移不敢愛死抗章極言謂朝廷近日差除皆苗
傅劉正彥之意而二人迭入都堂殆无虛日直言所

以敢尔若必恃兵之強也王莽之兵非不強昆陽一
敗莽卒授首乞告示苗傅等　太后不欲降出臣章
慮傅等致容於臣及再上疏悃請乞降付三省以告
示使傅等知畏縮則足以正朝廷之紀綱使其肆橫
害及臣身亦低職業臣不當避遂降出臣章疏傅等
果出怨言直疑某為王莽負恨疾亦甚哉魚聞以樞
密院事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俊又分張俊兵
五百人歸陝西及俊不受尚書之命復不肯分所部
兵遂責以散官歸郴州權俊節度知鳳翔皆出傅等
奸謀假朝廷之命使外无強兵謀生內生變亂事不

建炎復辟記　廿七

可緩遂以一章乞留呂頤浩知金陵一章言俊不當
不當責降一章言不當分張俊而求有膽氣謹密可
共事之人得奉議郎謝嚮令為客旅徒步之平江見
張俊等具言城中之事令嚴設備八張聲勢持重緩
進使其自遁无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策又
作杜鵑詩四句親寫令携去報呂諸人以為信詩云
以取杜甫詩言蜀天子化杜作鵑故以喻天子以白
鳥喻百官言內外百官常同心共謀挾天子反帝位
以歸宮也嚮至平江以詩遍呈俊頤浩光世俊莫不
嗟美至二十六日忽聞宣詔降陛下為元帥皇帝為

監国太后攝垂簾聽政臣具章留百官班同宰執侍從上殿奏事謂太后聽政所以保宗廟社稷今乃使趙氏子孫不得居帝位二十日之間年二皇帝使天下無君詔書一出則天下貢賦不入當有伏義而起兵者蒙太后開納宣諭稱全臣赴都堂商議遂得不降詔書於四方漸謀復辟擢臣備員樞府三日而陛下復寶位此臣於陛下之別宮入後所言所行事也上以親筆答曰頃者逆徒作難將臣爾　卿制朝廷行其私意大臣俯首惟其所為卿適在中司義形於色不為妻子之計屢陳社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

有勤王之舉而忠義奮發啗由守節之臣遂致還政之初特有樞庭之授景想節義殊深嘉嘆故茲親筆詔諭想宜知悉有司此章可詔行天下除鄭穀業書樞密院事八月乙卯詔曰天祐民以作君所以大予一統王躰元而居正所以臨於四方朕遭時多艱顧德非類武不足以勘定亂略德不足以惠綏黎元雨露遠待則四海懷溫清之思大国遠侵則万民罹荼毒之苦念艱虞之若此豈眇躬之能勝蓋嘗貶之抑至尊之称上戢皇天之禍惟国家之曆數未改而祖宗之德澤在人霑章書額者若出於一辭總師入覲者

咸來於救路斷鞾而立四極既成開国之功取日而扶五龍始正神明之御爰念撥亂者當念於初業救弊者宜急於改為惟圖事揆計為長久之規而訓兵積粟嚴備禦之策庶攄隆於大業以循致於太平帝堯無黃屋之心豈菲躬之敢議漢高先馬上之治庶幾效之可成惠乎多方一新沛澤可大赦天下於戲聖人大寶曰位既還宸極之尊王者求端於天斯洪仁恩之惠尚賴文武將相中外士民咸一乃心同底于治九月丙辰傳至白沙渡所遇輒捷擒朔以還王師詔追王德物喬仲福追賊十日丁巳傳犯壽昌縣

十一日戊午仲福追兵至壽昌傳唐居人嘿以為重仲福追至極嶺兵賊戰敗走烏石山十三日庚申仲福追賊渝次嶺大戰殺賊數百人傳引兵犯衢州攻城甚急會大雨是城上矢石俱發不得攻遂引兵去十六日癸亥喬仲福王德之兵入衢州十八日乙丑江浙制置使周望言捕殺苗傅劉正彥之賞既重而其衆欲降者未有賞以來恐無以解疑詔賊衆已降順人与近一等兵級近二資者補進武校尉十九日丙寅傳犯常山縣二十丁卯東駕幸江寧府以韓世忠為江浙制置使將兵追賊二十日戊辰傳犯玉山

原缺

縣二十四日辛未傳從汰溪鎮饒仲福王德取間道
先入信州先是詔王師古討江南賊趙不怯師古逗
留偶與仲福德會傳未至信二十里聞閩兵在烏不
進而還也於衢信之間五月一日戊寅世忠將兵出
杭州三日庚辰傳寇江山縣周望入衢州傳之行軍
也常以王鈞甫待亦心腹為先小鋒皆燕人也夜間
中間十里而也至是王鈞甫叛傳乃去二十里渡河
梁以斬其路翠眾亦心降於望望使人受其降書書
未成其裨將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馬翠
苗與其子忠彥憲及馬良輔周祐以其眾降九月丙
戌傳寇浦城縣十二月乙丑世忠追至漁陽驛從乃
勤兵至浦城縣北十里與賊蹊溪據險伏兵於路傳
將兵屈溪南正彥將兵屈溪北傳與正彥約為犄角
而使正方居前　統制官馬彥輔將兵擊之賊
伏兵發王師敗績前軍沒入輔死之賊眾勝至中軍
世忠親率兵力戰軍士皆介　且令將士曰今日當
以死報國面不帶數箭者斬於是皆用命為傳列神
臂將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傳辟易矢不及
發遂敗傳與正彥擁精兵二千人以遁世忠馳入城
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為最

大坤

詹亭得此本於廠肆為吾蜀唐百川家所藏祇存姚舜
咨一印而末葉佚去無署款可證頗以為疑余取而觀之
與舊藏舜咨手書續玄怪錄並列几案合參之則筆趣
古拙如出一手皆七十以後所寫也其為真蹟殆無可疑況兩
本皆有茶夢菴齋鈔楷書於紙更有可憑耶偶取昭曠閣
刊本校勘其異字多有可取余已錄之藏園群書題記中此
不更贅其篇中文字涉宋帝皆空格是又出於宋本之確
證知其從出之源為古也詹亭其祕惜寶藏之勿輕以示
恒人耳乙亥三月下澣藏園老人傅增湘識

建炎復辟記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錄解題亦不知爲何人作但稱其敘苗傅劉正彥事始末亦頗繁冗末敘世忠戰功特詳疑卽韓氏之客所爲理或然歟

南渡錄一卷

題〔宋〕辛棄疾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胡可大鈔徽欽遺事本

竊憤錄一卷續錄一卷

題〔宋〕辛棄疾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徐釚家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渡錄二卷竊憤錄一卷》提要

南渡錄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京師立春節、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日、太常寺備樂迎、鞭而碎之、此常儀也、是月初五日、夜、守殿人聞殿中哭聲甚哀、且聞擊扑之聲、移更乃止、洎明觀之、其句芒神面有淚痕滴瀝、襟袖猶濕、其牛首墮于地、有刀斧痕、史白有司、遂更修補、以終其行事、識者知其非吉兆也、初九日、邊報金兵留屯河朔、猶豫兩持、似欲復犯京師、太上皇遂出南薰門、往南京、十九日、報金國大兵已分布河上、敗河淮梁師成、樂城南走、兵已渡河、二十九日、兵至毛桃岡、駐軍作大寨、居

民奔入京師、老幼死者蹦跡于道、間有強壯剽掠、外城大火、焚燒二千餘家、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攻諸門甚急、十二日、以鼎昌為都太守御提舉司、虜遣使入城請和、乞以黃河為界、二十一日、京師戒嚴、金人兵退封丘寺、需索金銀牛酒犒師、依契丹倍增歲幣、朝廷許之、三月初、金人退兵北去、至懷州、國相有文字至軍前、乃粘罕之文也、其畧曰、今南宋已求和好、許增歲幣、仍有割河之請、未有定議、今大軍已駐河北、諸郡已定、可否彼若不從、則吾已持其物而求其遺、此計之上上也、于是金軍雖明言北渡、其實只在河南、未嘗解也、初九日、金國粘罕加封

征討大元帥、仍令從便行事、且降書曰、今南伐之兵、已踰河洛、直犯汴京、雖湯武之威、不復有過、可甘辭請和、以俘其主、比聞彼上皇南幸、可候比入京口、併兵攻陷、俘虜以歸、係頸以帛、朝之宗廟、我之願也、昔我之攻契丹、童貫持貳以俟　我今既得勢、安可不順天命以殲滅、而興萬世之業、昔楚子國也、尚能興滅陳蔡、我師威行電掃、前破契丹、如摧朽捺腐、乘勢不取、必貽後悔、彼上皇之南幸也、蓋欲料兵江淮、以興勤王之師、俟其復京、併力困之、此萬世一時也、若欲和議、以河為界、實所未當、天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元帥府施行、十五日、粘罕道人

入城上書、請歲幣金繒、及車輅鹵簿儀式、及請移文河北諸郡日下罷兵交割、二十一日、金人收河南北岸兵馬北去、五日、少帝上書、請上皇歸京、八月、粘罕大軍屯駐薊郡、且遣使賀上皇歸京、其實覘伺也、九月十一日、粘罕又遣使入京求和、仍需索金繒、以緩我師、朝廷大臣、皆無謀智、幸喜姑息、于是上下苟安、不復有邊虞之策矣、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金人粘罕下令大兵南行、已及河界、十九日、復圍京師、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五日、遣兵入城搬挈書籍、併國子監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及宗正牒譜、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鍾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饑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剽掠、擄奪富家、有一將在天津橋下、蓋天漢也、劉坐甲士百有餘人、民不敢過此、壯者為之剝脫而殺之、婦女美豔者留之、往往城中閉戶、不復出入、時有茶福帝姬、侍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內、其賊使人叱止之、呼令出轎、帝姬泣曰、我貴家子、天子為我兄、安可出見金兵、促左右急行、兵怒、使人拽止之、又令人拖出、使前徒行、金人嘆曰、美婦人也、問曰、汝有

夫乎、帝姬泣不能對、良久、曰、今兩國已和、汝安可如此無禮、其人曰、我兄為北國大臣、富貴無比、若能為某妻、不異汝南朝富貴也、語終、使之徒行、復過謂帝姬曰、小臣有香纓一枚、可以代我兄為定物、遂於懷中取真珠香囊一枚、手持以獻、帝姬不肯受、金兵執姬手令受之、金人乃笑而退、其後皇族北去、帝姬竟為金將兄所得、蓋粘罕之次弟也、粘罕兄弟三人、長粘罕為彙國元帥、次澤利、金國北部大酋長、昔滅契丹首擒天祚者、即其人也、又野利為大將、圍京城先登、陷京邑、領兵駐天津橋是也、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且言國主有令、于京師中選擇十八

已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先後宮祇應、于逐坊巷二十四廂、集民
女子選擇出城、父母號呼、聲動天地、其子往往為金人溷汚、留
而不出城、亦不歸家、靖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遣人入城朝賀、
頗不為禮、初九日、北主下令粘罕曰、比聞已破汴邑、所獻物色、
不甚為急、可速擇異姓、立以為主、以慰民望、況我素居北國、南
地非我所使、南宋二主可令來朝、事貴速行、十一日、粘罕遣人
入城、請車駕前議事、十三日、金人軍前降指揮言北國有旨、
令契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幇光、與南宋皇帝等、
并大元帥粘罕及皇帝異乞買、同上大金皇帝徽號、及命有司

南渡錄　四

擇日行禮、請皇帝詣營、署名進奏表、十五日、車駕不肯出、金人
遣人入城、持出上金尊號表、有云、輔美天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
帝之文、仍書云、臣姪南宋皇帝、又于下請署御名、上觀之、嗚咽
泣下、且曰、朕上失孝道、貽憂上皇、下失仁道、罹禍萬民、今幸兩
國和好、苟屈己以存孝道、朕復何辱、金使持筆進、請皇帝書名、
乃去、十七日、金人遣使入城、稱北主有命、宣示南朝太上皇、其
使命且去少頃、復見太上皇、太上皇令左右接書、使者云、北國
王一勅、請皇帝自受、太上皇吁噓、不得已接之、書曰、北國金皇
帝書付弟南朝宋皇弟、近者北遼無道、殺伐無上、朕既殲滅、以

等人民、以開皇圖、大有華夏、比緣奸臣童貫蔡京、註誤兩朝、以
致禍亂、使勞我師、遠至汴京、今已救時弔伐、以遂和好、叔姪是
序、進幣是行、汝可應令保育天和、以撫萬民、以河為盟、萬載一
決、吾無偽言、汝其知矣、天輔十年月日、其詞泛濫虛偽、皆甘誘
不實之語、不復備錄、其使仍口傳北國主意曰、皇帝起居南朝
皇帝、今已結好為兄弟、不許一切生疑、仍可罷兵、今將到真珠
袍一領、是國主皇帝朝服、今獻上皇帝、請收領、良久、請皇帝進
上謝表、太上曰、今兩國通和、且可稱書、不可稱表、使者復言曰、
北國皇帝本意廢趙氏、立異姓、如天皇王故事、我元帥諸貴人

南渡錄　三

勸勉、其事且止、陛下尚不從順、其大兵不可已也、今大兵再至
汴邑、不比去年、幸陛下照察、不可以小屈而亂大謀、帝嘆息從
其請、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
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二
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于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㮚、分廂拘
括民戶金銀釵釧環鈿等、星銖無餘、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
法動輙殺害、往往刑及無辜、二十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書
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到軍前
面議可否申奏、二十九日、金人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賫到北國

書曰、今已破汴京、二主不可復居、宜于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為天水郡王、少帝為天水公、于東宮外築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宋王到軍前共議、申奏使者曰、國相元帥數數遣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少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則福、逆則禍、陛下為臣下所誤、以至於此、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況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南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統軍郎遊麗將兵甲騎七百餘人、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

見國王、左右入奏、少帝登門、郎遊麗厲聲曰、元帥遣我上闕國王、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令我來見國王、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在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皇帝指揮、少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郎遊麗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也、復白帝曰、我衆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銀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並已罄竭、乃于宮中需索得金釵環等八百兩

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軋金兵營、百姓數萬人阻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己求和、今幸虜營、旦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罵、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皇帝於小室、曰、元帥寢未興、可俟于此室、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時帝徒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國酋長、不知中國禮儀曲折、乃揖與升階、命左右坐帝西向、粘罕東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皇帝、乃

祇應王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虜詔書別立賢君者、皇帝視之不語、粘罕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從命、茍利生靈、以息兵革、顧何事不可、粘罕復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陛下暫朝幕、等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三時閒、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我歸宮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酒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嗟不能食、時夜闌寒甚、帷幞風急、坐不能安、倚案凭坐、左右[illegible]勉、帝泣涕不言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王同元帥

發表、介人引至帳下、旋次升階、惟有一桌、設香燭、粘罕使左右
以其表示帝、帝覩之、其詞曰、臣姪南宋國主趙某、今蒙叔北國
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立以為君、敢不
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
奏聞、候允從日、別具申請、書後復如前請帝署名、帝從之、封緘
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南向、帝
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並興身、紫衣人望帳
下馬、升階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主后
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唯、復令進酒、時天氣甚

寒、帝連飲三杯、紫衣者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國皇帝
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
衣者、尚同坐復飲、帝歸至幕、天尚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寢、左
右有綠衣者、語帝曰、臣河北人也、為大兵所虜、本是陛下赤子、
使令監視、陛下今入虎穴、出無由矣、陛下若能屈節于紫衣之
人、庶幾有少更改、不然、無路歸國矣、語訖、回顧而去、良久再來、
手持羊肉一塊、進曰、陛下可少啗以禦寒、帝不能食、卻之、因問
綠衣者曰、汝何姓名、今為金國何官、答曰、臣姓趙、名保安、今為
國相親吏、蓋臣有二妹、皆有姿色、為粘罕寵嬖、故命臣為親從、

以察伺陛下行止、因問曰、早來紫衣、何名何官、答曰、此北國皇
帝之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波、今為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之
上、今暫來此、要往東京、取選擇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
日復北去也、少頃天明、有褐衣從者十餘人、到侍帝之左右、語
言不可辨別、俄聞鼓報曰、織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
帝與之接坐、語不可曉、帝但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命左
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杯、連四五盞、帝亦舉
一二杯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兀移大多、左右解之曰、兀移大多、
安心也、蓋言兀移、安也、大多、心也、揖而退去、是月十三十四十

五日、上在幕中、粘罕使人守禦、且稱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
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俄有吏持文書名
案牘者、示粘罕、揩下刀斧、獲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侃
也、粘罕使人謂士侃曰、今命汝入城、說與你南朝宰相、于見族
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明、啓地申
發、以準備金國皇帝有旨到來、別立賢君長、語訖、揮使退去、又
擁一皂衣吏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于東京城內、擇一寬廣
寺院、可作宮室者、欲于其中作二王宮、速置辦、言訖、指揮退去、
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皇安否、

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為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可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箇樂人、是大宋人、今日瞧好公事、咲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再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次、坐久、有人傳元帥命曰、來日一面歸京、不可更來帳下也、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門、遙見禁衛列于外、車駕入城、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大雨雪、城中金人

摽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金人引火焚戴樓門、二十二日、粘罕遣人入城、白帝曰、前日所說擇賢擇地作宮室二事、可速計置、一二日之間、北國皇帝有文字到、便要用也、帝唯唯、曰、一面議論、時衆議皆推康王、及欲將南安寺為宮、以白粘罕、二十六日、金人復命曰、來日文字到、遣王到軍前見元帥、二十七日、帝往擷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廹、日以擇賢為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為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即康王之母

也、言曰、二宮今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必未止于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宜留于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二十八日、帝與太上同早晚膳、粘罕遣人入城、餽太上酒十瓶、言北國皇帝所賜者、三月初二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少帝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太上皇未出城、不妨先遣皇帝至軍前、初三日、車駕出郭、廟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

立異姓為主、遣人持詔書、帝遙遠不復可辯、使人擁帝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露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泣涕而已、先是帝將出幸也、書便可即真来救父母押九字于衣領、付宰相何㮚、以名康王興兵、以圖恢復中興、且在路中傳旨付開封府、曰、趙氏孟子、可為檢討付來、其意指延壽宮孟太后也、是日帝在室中、至暮、有一番奴持食一盤肉、有酒一餅于帝前、曰、食之、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無憂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床席可寢、但有木凳兩條而已、亦無燈燭、牕外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寒凜、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

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者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帝欲前問太上、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初四日至十五日間、皇族后妃諸王鑾輿至軍中、日夜不止、太上與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其他王姬帝姬、各為金虜貴人分去、京師百姓、號泣七日不止、以至扳阻太上及帝車駕、不使出城、復為范瓊所殺、今更不 述諸王妃事、只記二官家行也、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掖二帝至階下、傳北國皇帝曰、汝等父子、上負祖宗、下負民物、恣為奢侈、忘公徇愛、以至結釁外國、禍起內州、天人俱棄、不可復君、宜擇異姓、以代宋後、

南渡錄　十二

金元帥府責開封府吏以下、保明策立、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府差人遣發前來、帝與太上聞言之、相對涕泣、不能言、粘罕曰、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也、粘罕謂左右曰、急持書開封府索康王、少刻、與太上皇共居一室、侍衛數人皆醜陋、而其言語不可辨、帝與太上、自此日惟一食一飲而已、夜宿竹簟之次、時天氣風寒、侍衛人取茅及黍穰作焰火、太上與帝同坐向火、至明、是日粘罕命左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侍衛之人、特以南家子呼帝及太上、飲食皆與彼同、胞戶兵甲甚衆、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太上及帝曰、元帥令道汝趨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矣、帝與太上並泣下、時鄭后因此喪亂、心腹疾作、疼不可忍、臥于木凳、幾絕、朱后為其撫摩之、四人相對泣下、騎吏怒曰、元帥命已下、來日發行、詐疾、欲何為者、少帝告曰、母后心腹疼不可忍、君豈不見其面色、安敢以詐為、某失孝道、父母至此、倘或見憐、以杯藥或沸湯見賜、他日厚報、衛吏稍和顏色、曰、此間無湯藥、或叱左右取沸湯一杯進后、后飲之、痛稍止、而泣曰、妾之不幸、大夫國破家亡、雖生何益、是夕宿於野寺中、十八日早、騎吏前曰、可行、尋馬四疋、令太上及帝二后乘之北

南渡錄　十三

行、二后素不能騎、騎吏遂掖而乘之、鄭后病未已、伏鞍行十餘里、路旁有數人見之、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因奉飯囊二小盂、太上及帝 朱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不知父老何由知之、父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況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有疾、汝有湯藥否、父老對曰、無、止有少鹽酥、可煎而進之、騎吏怒其滯住、促行之、騎吏掌行者千戶、自言姓幽西、名胥碌都、嘗以言戲朱后、復悖無禮、嘗路行之次、朱后下畦間旋溺、胥碌都從之、乃執后臂曰、能從我否、朱后因泣下、戰

不能言、遂亦發疾、不能乘騎、骨碌都乃挾后同載馬上行、至晚約行三十里、宿一寺閣、閣寂一空寺也、是夜月初上、明照廊廡、骨碌都使人持茅爇火、烹食以啖二帝于室、二后皆病不能食、骨碌都乃自手煎羊乳粥以飼之、曰、汝婆婦休惱、我保護你四箇到燕、是夕鄭后寢、而朱后驚悸不已、心腹作疼、骨碌都以手撫腹、曰、病已病已、三祝之、曰、爾強強、爾強強、其無禮若此、至天明、言於少帝曰、為我說與你妻、善事我、我即保汝、為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碌都早食、與帝及太上二后並食于村店、時御村荒殘、無復人煙、百里有屋一二所、朱后疾愈甚、少帝涕泣

日夕不止、不能食、骨碌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餘口、皆流徙于北矣、其女子美貌者、為人所取、何獨眷一朱皇后、不以結識諸酋、以作前程之託、吾素非胡人、乃大朝耳、亦以妹奉元帥、故得身至大將、富貴無比、今幽西骨碌都、是元帥改之耳、吾本姓王、河洲人也、汝父子為官家。嘗運花石綱。役使天下人。苦虐不堪言。今至此。天報耳。尚何悲耶。少帝于是不敢復言、但日吁噓而已、二十一日、至封邱鎮、早食山坡之下、馬齧艸相躡、而飲食皆坐地上、復無椅桌、時雨霽泥滑、路淖不可行、帝與太上及后、皆在泥中伏蹲、飲食粗糲、形容黧黑、目睛並昏、傍有井水、太上誤墮其中、衣服沾濕、骨碌都拯而出之、驚失躍、傷鄭后之足、朱后手絞太上衣、去其水、而上馬以行、是夕宿館驛中、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行次黃河岸、欲渡、渡船有自北來、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呼骨碌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人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叱賊、吾兄待汝以至于此、今妄淫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于河、顧謂帝曰、為我說此婦人為何人也、帝曰、某妻朱氏、其骨碌都數有無禮侵犯、若無告傷、將軍令殺之、無乃雪我之恥乎、紫衣曰、汝識我乎、我乃元

帥弟澤利也、帝拜謝、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岸、乃衛州垣邑縣之西安鎮、駐軍宿焉、是時澤利所領兵甲千餘人、并舊騎吏兵共二十人、劉寨寒夜月明、澤利所帶婦女四人、遂置酒、命二后同席共飲、二后聞之、不勝其辱、不能即席、澤利曰、汝病不能飲、可持此二杯、飲汝二王、其恩當俟他日報我、乃遣二后持酒入房、以飲帝及太上、二十二日、入衛州城、百姓皆以為金人、不知中有二帝二后、時有買賣者、入館舍或寺中、與金人皆易飲食、惟及二帝為金人所閑居一小室、侍以甲兵甚衆、嚴密、日中始得豆餅四枚、四人共食、時百姓或有知其事者、自窗隙中令人饋

以飲食、間或又為守户者所奪、在彼留半日、是夜復出城外二
十餘里、宿于安國鎮之北明王寺、少帝以飲食不接、驚惶、漸生
泄瀉之疾、日走數十里、又為監者所詬、惶懼不敢復言、二十三
日至二十五日、至懷州入城、澤利往往特酒無禮二后、或時詈
罵二帝、城中有富家數十户、澤利時遣人剽刦酒食財帛女子
以自娱、又常鞭撻下人、是夕、帝渴甚、告監者以水食、偶澤利過
前見之、遂手殺其人于帝前、帝大驚、滋甚、顧謂帝曰、可安穩到
北京、莫將生事、若還不是郎主要活的、你死已多時、自是時帝
見澤利、必驚惶移時而後定、二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太上太

后皇后、自離京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清澄、四人方掬水洗面
灌滌、相視哽咽不勝情、傍有人献斗酒于澤利者、澤利拔刀切
肉啖之、飲酒連五七杯、以其餘酒殘肉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
喫也、復視朱后咲曰、這一塊最好、你自喫之、方飲酒次、或有人
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金人衣褐淨緑袍、皂鞋、裹小巾、執鞭揖
澤利、又分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刻、澤利兼醉、命朱后勸酒唱
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
是不敬我、以所執鞭欲行撃之、后不勝涕泣、乃持杯作歌曰、幼
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奉尊陽。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
化兮速死、為強。歌畢、兩手持杯、向澤利曰、元帥上酒、澤利笑曰、
歌中詞句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昔居天上兮
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説。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
歸泉下兮此愁可絶。乃擧杯向知縣、飲之、澤利起拽后衣曰、坐
此同飲、后怒、欲手揩之、力不及、為澤利所撃、手及頼知縣勸止
之、曰、可更唱歌、勸將軍酒、復擧杯付后手中、曰、勸將軍酒、后曰
妾不能矣。願將軍殺我。死且不恨。復回身、欲自投庭前井、左右
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廹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的底
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是日四人無晩飯、澤利使人監視

愈甚、以至執縛于柱、毀罵百端、惟待朱后稍緩、蓋澤利思之私
也、二十六日、至徐村、自信安縣行至徐村二百餘里、並無人煙、
至是澤利分兵馬一半先行、持文字報捷、先至真定留一半護
衛、是日申時、自北來軍馬三百餘人、首領見澤利、下馬作禮、言
語都查、不可辨悉、其中一句可辨、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到建
業、二十七日、到白水鎮、朱后又欲投水、鄭后止扼之、澤利怒曰、
可縛之、與鄭后連索臂腕、用馬夹于馬隊中引行、望見一堡
極高、上有旗幟、書周鄭二字、良久、寨門開、有土豪兵甲約有五
餘人、出長鎗大棒弓箭、徑來衝撃澤利、與之合戰、流矢中太

上旁一二人之胸、太上甚懼、其來兵乃河北御民強壯、聚集保
護御民村者、自辰至申、御民爲澤利打圍、稍稍敗去、駐軍大林
中、有執御民者、澤利呼前而謂曰、這四箇是你南朝皇帝皇后、
令放汝歸去、告報諸御、即日歸降、遂令二帝及后四人言、我是
南朝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御民不覺淚下、謂帝曰、我這
一御、周鄭所聚三千餘人、北連真定、南接懷衛、約有三十餘處、
此是御兵強壯者、日日舉首南望、要見南宋官兵、前去破殺金
人、今官家被其執縛、我等御兵、不久自散也、今又聞康王入南
京做官家、不知如何也、澤利曰、康王也被捉、後面來、所執御兵

令放去、是晚帝及后皆宿于野中、上無遮覆、至半夜、有微雨、雷

自北起、衣服皆垢膩、爲雨沾濕、至曉、雨大作、泥雨中行數里、方
及一寺、駐軍于中、方得少息、移時雨息、皆水泥遍身、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竝在荒野中行、不知里數、其金人皆于馬上食乾粮
肉、或有擄掠到飲食、隨行取水煮食、帝及后微得些食、二十九
日晚、澤利解衣數件、泥汚皆遍、令朱后就野水中洗濯、朱后不
能舉手、鄭后一人洗之、二帝亦于水邊自洗身中泥汚衣服、是
日天氣稍和、望中林木青翠、山色可愛、野水清淺、自山中流出、
正駐軍次、北有一騎、手持黃文字、至澤利前、曰速行速行、澤利

州帳、其人向前鞭馬而去、四月初一日、到真定府城下、不入城、
從此催促急行、不得少緩、是日不住行、飲食令止於馬上喫乾
粮及肉少麨、至晚、約行百里、宿一古寺、初二日、少立寺門外、澤
利立山門上、遙見一簇軍馬、自南而來、約有五百餘人、中間擁
十餘人、皆是房族、內有榮福帝姬、康福帝姬、相國公可辨、餘皆
不可識、皆着青袍白袍、二帝與后遙視、舉聲大哭、左右催促行、
不及一語而過、移時、又如前有馬軍一簇、擁皇族、又有二十餘人、
在三十里外直奔來、行不駐足、又少刻、如前馬軍、有一馬軍人
至寺前、謂澤利曰、此隊中有康王、先去燕京也、言訖、去甚疾、移

時、纍纍不絕、凡過軍馬十八隊、皆是擁送皇族、二帝二皇后、但

傷痛流涕不止、不復形容、至日晏猶催行、至晚、後騎報言有御
兵數隊、約千餘人、在北寺中屯駐、澤利叱左右曰、分兵一半、前
往殺之、乃遣次將骨夜义將軍馬前去迎戰、至夜半、令人回報、
殺得人兵皆四散、得粮食而返、初三日、過一坡澤旁、其中殺倒
死屍堆積、臭穢不可近、有狼二頭、在其中嗌嚼尸肉、見人驚散、
烏鵲鳴噪、可驚可駭、是日在坡野中、天氣稍熱、無水可飲、帝渴
甚、無敢供者、自三月半間、拘執甚急、雖便溺必使持刀隨從、自
初五日以後、不復能記月日、蓋行廣野大逵、日以飢渴爲念、不

復記憶也、但云或曰、觀者自可見其次第也、或曰、至一鄉村數十家、見澤利至、俄有一褐衣前拜澤利、奉上酒食、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頗豐腆、或曰、至一縣、不暇問名、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知縣者、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后、曰、小番取得蕭王小女為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女子前拜、已戎服炎炎視太后等泣曰、奴蕭王小女珍珍也、呼太后為婆婆、朱后為姆姆、曰、前日為馬軍擁過至此、其首領萬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兄弟、將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前日在此縣中、諸皇孫兄一十七人、皆為諸金人分去、或為妻者、或為妾者、東西南北矣、

南渡錄　二十

拜說未畢、為知縣引回、是日晚、宿一豪家、主者接澤利甚有禮、中夜置酒、命妾數人出、勸酒于筵上、命兵士數輩執縛帝及后於庭下、以至使溺澆之、不能反仄、勸酒婦人、皆美色艷服、良久酒罷、澤利與豪家趨別館、美妾吁嘆、相謂曰、吾與汝皆是太上皇女孫、今日伯伯做官家不好、事多不如我公公做官家快活、今落薄在他家做婢、何有出期、再三流淚、為人所呼、入庭悵而去、或曰、至一州、亦不記州名、郡內人烟稍密于他州郡、澤利在驛中安泊、知州與官員來相見者、皆是金人、買責百姓、有來館驛中、問知是二帝二后被執縛、往往亦有流淚者、或默然、或低聲語曰、南京有官家張邦昌、係是金國策立、才做官家、便叫康王即位、大金官家怒發、已差四太子領人馬去収復也、時隅聰聞之、方知康王不在番中、日前騎兵所言康王在隊中、蓋妄語也、是日稍稍得食、但粗糲不堪爾、或曰、到一縣、極荒殘、有屋七八間、城郭皆缺裂、有一女子、年二十餘、路旁垂泣曰、我乃南朝皇孫女、因病為大軍挈到此、不能存活、見太后過、乃拜曰、帶取奴奴去、后不敢留、左右或報澤利、視之微笑曰、一就去、遂令左右扶上馬而行、是夕宿于野寨、澤利醉淫其女子、醜惡之聲、二帝皆聞、不敢開目、次過有餘食、皆與女子分食、謂朱后曰、你不

南渡錄　二十一

如他也、或曰、行及一城、不知是州是縣、止有番兵二千餘人、並無百姓、首領見澤利、再拜、懷中出文字示澤利、乃呼左右去帝及冠幘衣帶、如囚狀、坐一小室、良久有人持文書示帝、曰、可依此式作表、達燕京、一兩日中到燕京也、其文引晉懷愍及孫皓劉禪石少主故事、及尊大金為湯武、北藏契丹、而又藏南宋、功德巍峩、及請罪免死之意、持文書者、呼左右取紙筆與帝、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乃作表、書曰、亡國囚俘趙某、并男趙某、及婦妾鄭氏朱氏、謹稽首再拜大金輔天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陛下、重念某承祖宗基業、立民為國、不能上順天令、下撫人民、

聽讒臣之言、結怨外國、循賊臣之求、積釁華夏、致上國興吊伐
之師、下將作向明背暗之辭、今一家被虜、百口分飛、父子二妻、
聽命機下、伏惟陛下德過堯舜、威勝湯武、既以滅宋、當立異姓、
而二子之誅、尚祈哀念、併與赦原云云、文成多為刪改、其中偎
慢、不欲具錄、其末句有云、懸懷懿厲、未知今日之憋、湯武文高、
尚敵此時之舉、是日作表出、行三十餘里、抵深夜、月明方止、或
曰、及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牧復新門、仄列兵刃二十餘人、甲
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為執而入、其門兩道、皆
栽榆樹、少立庭下、堂上金紫衣人朝服侍衛甚多、中坐三人于

西向、二人于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指揮曰、將他二人
去見海濱侯畢、來日入城見郎主、言畢、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
庭中、見一人胡服、無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
契丹主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
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頭有巾幘、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大
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為奸臣所誤、俱至于此、為
之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在
此三年、尚未了絕、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真宗皇帝在
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有真珠一顆、

月圓之夕、以珠賍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絳羅盛之、每月可
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尺、沸湯沃之、取其汁洒衣服、及
萬木花卉屋宇、開經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天神皆
降、香氣聞達數百里、當時契丹為大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今
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
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庶家、
帝曰、此為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百餘里、勉之
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廡下、又有甲士擁一番四至者、
見畢咽麵卑于被俘至此、其人大罵、言語不可辨、主者乃命以

刃斷其舌、牽出斬之、其妻美貌、再拜請命、怒亦斬之、小兒子四
人、并令敲殺、主者令引帝出其門、見二后尚立墻下、映日而哭、
同行至通衢、斥令上馬而去、遂復出一城門、向北而行、道間花
卉甚多、有急足二十餘人、來往不止、曰、郎主召見四太子於江
南、令日便領兵前去、帝與太上立路旁、時有二人、皆南朝人為
兵卒者、不知為帝也、乃相謂曰、五月一日、康王南京即位了也、
今日早已十日、四太子去後不知如何、餘語低不可辨、少刻路
開、左右催行、至晚、行得百餘里、其時近暑、二帝及二后衣服垢
膩、蟣虱不可衣着、頭無巾幘、宛若囚徒、行三日、不曾見澤利之

面、亦不知㶚利在軍中否、左右時時詬責、言語不甚能辨、別行
數日、有人呼帝出、謂曰、四太子大王軍至、汝可見之、路傍有一
寺、四太子坐胡床于臺上、引二帝二后拜于臺下、四太子且詬
責曰、汝父子無道、致有今日、若當時信我國家言誓海上之盟、
共滅契丹、分其土地、南北為國、豈有今日、奈何不順天命、與契
丹、疑迷和、欲坐觀成敗、彼勝則從彼以破我、我既勝矣、猶不
能從我、汝之愚一也、吾兵已破京師、皇帝愍念生靈、與汝講和、不
以河為界、汝又不伏、勞我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且天子死社
稷亡、汝祖宗二百年基業不能守、成內則奢侈、外則結怨、一旦

南渡錄　二十四

滅絕、何面目見國人、尚忍死而見我、何慚如之、汝之愚三也、帝
為四太子所責、俯首流汗不能言、但與太上二后再拜而已、續
呼左右取筆硯、令少帝作書、召劉光世韓世忠劉錡等歸復、曰
令日夏至節、賜汝酒各一杯、令左右于金瓶斟酒四杯飲之、再
拜而飲、太子復謂帝曰、北朝皇帝無殺汝道理、不失為侯王、言
訖、上馬而去、鞞鼓鐘鉦、聲動天地、時二后自出京以來、足跣不
復能行、雖乘馬、足皆生瘡、肌肉瘦瘠、二帝亦枯槁、不類人形、為
左右監者詬責鞭撲、欲死無路、金人衣服共相結縛、夜臥不相
捨、二后及帝、與番奴連眡並手、合坐同食、似此行路五六日、始

達燕京、蓋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內門、金主登殿、左
右執帝及后膝跪于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
紳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
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主聖旨曰、皇
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日入傳勅、遂出赦書、引帝入都堂見宰
相、至堂下、堂上一人、左右曰、此銀朱字堂相公也、帝亦再拜、宰
堂答拜、中侍立堂上宣赦、其文不復載、後　曰赦趙某父子之
罪、免為庶人、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巾幘青袍、二后衣服如
常、至殿下、北面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國主自殿上

南渡錄　二十五

傳勅、封帝為天水郡侯、太上為天水郡公、各于燕京賜宅居止、
左右喝命二帝及后再拜謝恩、左右引去、入一小室、良久、有二
皂衣吏、引帝并太上二后入一官府門、有牌曰燕京元帥甲第、至
中庭、有一褐衣之人、坐于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
並文字于元帥、筆署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門徒行、護衛
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
帝與后坐其中、並無椅凳、惟磚石三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拜、
又飲食不進、驚惶不安、而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
已、欲觸柱死、左右立[illegible]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並在室中、外戶

鍋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有者粗飯四盂而已相顧不復能飲
食、朱后有疾、卧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尚加詬責、少帝語左右
曰、汝等可憫念我國破家亡、取些湯水相救、左右引去、曰、我國
禁衛謡言、犯者過如殺人、汝呼憫字、已談死罪、尚敢呼索湯水、
再懇之、不顧而去、六月一日早晨、引帝及后至元帥庭下、令帝
再拜、左右唱喝、如向月見之狀、　良乂乃退、時朱后病不能行、
其左右監人背負、雙手持后足、無禮特甚、是日之後、朱后病篤、
初二日午死、年方二十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盡如之奈
何、左右白于官、良乂、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而出、用黍薦捲

南渡録　　二十六

之、共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
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于前、傳宣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
安肅軍、聽候指揮、来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早、元帥府
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帝曰、我毋
鄭以稍病未愈、略候晩行、何如、吏怒曰、我北朝不比你南朝、令
在必行、你若守正、不至今日矣、到此尚不遵法令、叱罵、帝不敢
對、乃徒步前行、護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行至晩、始出燕京
北門、宿捕司房、捕司、如南朝尉司也、鄭太后不能行、帝與太上
共扶、或肩背之而進、是夜雖宿捕司、並無飲食、六月初一日、時

甚皆行沙磧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滿、又乏水泉、監者二
十餘人、為首曰阿計替、稍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飽、
恐生他疾、此中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因此鄭后疾漸
愈、初一日至十一日、所過村邑、飲食稍為阿計替勸勉、又戒左
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於木陰之下、帝時年十九
歲、太上年三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質、若此行無阿
計替護衛、六月甚暑中、一死無疑也、十二日晩、至安肅軍城下、
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其門、守衛者皆捜檢、以至鄭后臍腹
間、亦不免摸過、雖他人出入亦然、蓋入城者防内事故也、行經

南渡録　　二十七

數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入、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唱名、令
帝再拜訖、知軍者、别呼緑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
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帝后飯啜、阿計替從外至、語帝若相别
安慰、遂引去、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時、帝后自春及夏、漸行泥
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蟣虱、以至循行苦楚、不勝言、獨有一阿計
替者、自澤利命之監守、至不令曽廝離左右、時常為帝洗濯、但
言語不可辨時、止曉一二句、十四日、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
傳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一襲、視
之、乃紗帛二段、生絹一段、令帝謝恩、帝拜受、使人同持其物同

歸其物乃為監者取其半、復以鶩紗褐衣幷生絹付帝、曰、可衣此、庶免汝裁造也、自此日坐室中鎖閉、惟得粟米飲漿水各三盂而已、餘無所有也、十七日晚、中夜聞外有喊聲、衆大驚、火迷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有二人、一是契丹、一是大金、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知軍、劫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易定一路、謀尚未發、偶以酒醉鞭撻一奴、奴去告大金知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曉方定、其火燒連屋宇近百餘間、殺傷凡七百餘人、火燒至二帝所居室三丈許、乃止、不爾、為火焚死、蓋索(拘)居之故也、十八日早、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責曰、你與

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也、今奏知大金皇帝、共你理會、帝曰、某在囚中、防固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見有告首人在、你不得胡說、瞞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口血出、齒碎、令一人拽去、復入前室中、拘之以繩縛、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幷少飲進、三人分飲、至夜、困繫愈急、至六月二十一日、並如前、二十三日、知軍在廳上、命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死、且令居止安肅軍、却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未欲賜死、吏令往雲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讀訖、命吏引去、帝再拜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尚敢如此、你當初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你、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十五餘下、帝哭泣如雨、痛楚久之方甦、戒左右即令便行、至晚出門、宿野庭中、時甚暑、帝身有傷、苦痛、坐亭(庭)中地上、不能起止、至夜深月出、始得少飲、三人分食、太上因暑熱成病、監人取青州野木版、布於地上、二帝臥其上、云不為地濕所迫、可以無疾矣、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路遭大雨、或大風、狼狽萬狀、不復抄錄、如是數日、方達雲州、如前拜同知于庭下、令左右引帝入土圍中、內外有兵守衞、雖衣帶皆為取去、蓋防自縊也、日惟一食、至八月十七

日、有綠衣番人手持匙鑰、開土門、呼二帝及太后出門、曰、大金皇帝赦汝罪、教汝再往燕京、可出謝恩、時帝以稽首稱謝、蓋誠心也、其綠衣既引帝出土圍、復入一室、如前囚閉之日、得飯一木器、漿水一木瓶、時天氣稍涼、二帝食漿水飯、疾作、待死而已、二帝受禍已及半年、置之無可奈何、不復愁苦、但衣袂經夏糜壞、寒不可禦、監者或遺以敝衣、稍稍得其相補、十月、戊日早五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燭天、蓋同知下有將補千戶者三人作亂、緣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者三人皆下馬

至帝室前、携衣數件、自牖中與帝曰、與爾與爾、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了、勉之、必有歸去之期、監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復贈帝乾粮器、各上馬而去、是晩、城中大亂、有千户執爲亂者數人、斬之于市、乃止、經二三日、別軍始至、城中方定、先是監人中有阿計替者、相從帝已半年、稍得侍護之力、帝謂太上曰、阿計替前日爲反者千户所殺矣、雖城中大亂、吾父子不能敢出此門、奈何、言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其不死之由、曰、我于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再監視二帝、外人來、軍人二十千餘人、蓋同知官屬也、或曰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番人坐堂上、呼曰、識我否、曰、不識、曰、我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父、良父、屏後呼一人出、帝視之、乃常妃也、太上俛首、韋妃亦俛首、不敢相視、良父蓋天大王呼左右賜酒、與二帝、太后曰、我看此窗婦人面、蓋韋妃爲彼妻也、酒罷、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帝行、再入前室、然稍稍綫其監、飲食略備、以此經一冬、衣服稍可禦寒矣、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例以是日疏放囚禁、雖死囚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縱步、但不許出府庭門、帝觀翫、有一妃婢衣褐衣、口稱韋夫人遣來、手持一盒子、且曰、

夫人教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忍耐、且容語、曰、開知九哥已即位、恐有歸路未晩也、其人將盒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粟麪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佯言曰、是何婢妃送與他人、可速歸之、乃引帝入室中、問曰、適間九哥是何人、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親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母、來相報也、阿計替曰、十一官人是誰、八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我也、遂將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晩、更不復出、初三日例、是日爲偸日、雖婦女什物金寶、宮中皆不禁、他日則不論、必置于刑法也、是日有黄衣者數人、各持飲食七八甌、將五器與監者食之、三甌使人賚入至室中、謂帝曰、食之、視其物、皆肉糜、以肉并米合煮之、帝與太上太后食未已、又爲監者持去、帝問阿計替曰、此食何爲者、答曰、此地風俗無善人、惟設粥以食囚禁者、可與齋僧同功、故今日有人賚來此也、帝又問此家何人也、阿計替曰、此亦韋夫人所遣也、二帝與后因韋夫人在彼、稍稍獲安、十四日、彼處已放燈、街市張燈、無鼓樂、但有金鼓喧天、須臾後而已、胡婦胡女、携手于酒肆中、遇人即使揩合而歸、官中及父母、皆所不禁、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二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作宴天下、此處同知大宴

龍、皆赴京中去也、蓋北國法、先期十日錫宴、近郡皆赴燕京上
壽、是夜史闌、阿計替暗引向來送餅食娜妮至帝前、曰夫人傳
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三兩日中、往燕京去也、復來與不復來未
可知、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去甚速、其它監者已覺、爭問其實、
阿計替叱之曰、汝等不聞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帝及
太上太后、聞韋夫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
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户五人、內一主者、名啜鷄兀、領人從者
三十餘人、至帝室前曰、蓋天大王同你韋夫人共汝父子二人、
賺有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聞知得蓋天大王

不再來、共你契勘這一場公事、呼監者二十餘人戒曰、防固不
可少緩、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前、阿計替亦不敢少有庇護、
二十八日、阿計替前白曰、聞之四太子已上四川、及建康府、又
為四太子打破、康王南渡浙江、其勢恐不能及久、二帝聞之、太
息曰、若九哥事不成、吾父子俱無所望矣、俄有持酒至曰、金國
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報
主首啜鷄兀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財
容、別有文字、差兀西哺途來、作此處同知也、初二日、有皂衣持
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
何如、曰、迷寫速寫、詬罵言語不可曉、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朱
款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毋親鄭氏各年若干、
謹狀、番人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雲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語言不
可辨、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入、謂二帝曰、今日到者、同知
兀西哺途、乃是途右之兒、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為劉三相
公捉去了、今來恨南官家、將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
濕淖不可居、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於此矣、阿計替曰、兀西哺
途使我往燕京下文字、須一二十日方可還、二官人且忍耐寧
心、我去燕京一道、與官人探問南國仔細、來相報也、十一日至

三十日並如前、三月初九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四所、持文字
曰、皇帝聖旨、又教你三人往西汗州、聽候指揮、蓋緣新同知奏
乞也、二帝且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縛驅行、至
晚、出雲州北行、約二十里方止息、自此以後、則日月不復記錄、
蓋阿計替不在帝之左右故也、或日、其所行地、皆坑窟不平、有
一監者、言語稍順於帝、謂帝曰、此長城塞也、或日行五七十里、
或九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
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二帝衣袂單薄、又
為時疫所梗、不能行、困臥古屋中七八日、方得少愈、又為監者

催行、帝后病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途中監者作木格付以茅草肩輿而行、皆垂死而復甦、再行三四日、自北有騎兵約三四千、首領衣紫袍、訊問左右、皆不可記、帝卧艸輿中、微開目視之、左隊中有綠衣吏、若漢臣者、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喫乾粮、次于皮筐中取出乾牛肉數塊贈帝、自是得此食之、肢體稍甦、綠衣語帝曰、我漢臣也、臣父昔事陛下、為延安鈐轄周忠是也、元符中、因與西夏將交戰、為西人所獲、降之、父子由是皆在西夏、臣亦作西夏部中首領、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為大金執縛、降之、臣今為雲州總管、即主命臣受夏國

節度、發兵往陝西破曲將軍、今所領兵是也、因言陛下勿憂、且契丹大遼王、與大金連戰、尚且不死、今見在昌合州叔管、況陛下不曾與大金苦戰、只是四太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國中盛言張浚劉錡韓世忠劉光世數人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為獻、言訖別去、經行已久、是夕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酋笛吹、其聲嗚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樓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謂少帝曰、汝能賡乎、少帝乃繼韻曰、家傳四百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拆地。忍聽搊琶。如今塞外多蕭索。迤邐遠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曰、所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霧、日出尚煙靄、動經五七十里、無人跡、時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時見城邑雖在路之東西、不復入城、時方近夏、榆柳夾道、澤中有小萍褐色不青翠、又如此行十餘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汙州、護衛者擁二帝入城、其地非復人烟、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四高麗王王偘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者、有屋數十間、皆頹敝、廊廡欲傾、雜落蹤疎、不類人居、其護衛三百餘人、逐日旋伐林木、搭蓋屋

宇居住、經兩三日、乃遣兵騎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后、只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少羊肉、或曰、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雲州日、前後深浔阿計替保護、微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別已經兩三月、不知其人還雲州也無、言畢、有人前白帝曰、阿計替是我哥哥、我名查查里、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雲州同知使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此來、緣阿哥能寫文字、虜王時時要中發文字、故必須此來、阿哥去日、亦曾說與我、教保護你三人、安心不妨、或曰、阿計替回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

帶我自雲州往上京、又自上京至雲州、又從雲州到此處、往復一千餘里、不勝艱苦、于懷中取出一紙、令二帝看視、其上書云、今年南事未定、苗傅劉正廢了官家、將之是謂也正月立明受太子、又云、已得建康府、車駕入海、二太子已得四川、四太子已至兩浙、帝視之嗚咽、謂阿計替曰、二太子已取四川、四太子已取兩浙、吾國祚可知矣、又云、苗傅劉正彥敢如是、吾兒子方即位四五年、做得甚紀綱、良久、阿計替收文字入懷、自此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七月初五日、後日七夕、你二官人在京師、煞好快活、二帝吁嘆曰、到此寧復話此耶、言訖、有中士四五十人喊聲喧呼曰、在此、二帝驚懼、不覺仆地、且曰、吾命盡今日矣、阿計替遂出首力語白其事、帝自窓牖中望之、兩手足俱戰掉、少刻、阿計替持刀入帝所、帝驚、以手掩目、太上太后亦然、阿計替乃高聲以不干你三人事、遂于帝所居室壁後、執一小奴而出、付首力者殺之、攜其首而去、近三時許、帝后心神始定、尚未能言、阿計替入言曰、先來驚否、帝曰、何事、荅曰、此月七日祭神也、我金國禮、於今日先伏藏一人于暗處、然後大領兵馬、佯為捉獲、斬首祭神、以首為上祀、身為次祀、羊為下祀、祀畢、人羊俱以煮熟啖之、使之布福、帝曰、若非汝言不關你三人事、我已驚悸矣、太后

因驚得病、七日方甦、或曰、首力持人頭者、以肉一臠詣帝前、曰、布福肉、可食之、帝聞其氣、與穢不可近、辭之欲不受、阿計替在傍、曰、受之可有福、不可不受、帝乃受之、首力舞蹈而去、或曰、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令至矣、俄空中鴈聲嘹嚦、自北而南、時護衛者數人、皆為阿計替押去、壁中有弓一張、阿計替以官人能弓矢乎、射鴈以下、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然、帝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鴈、以其箭付阿計替射之、一箭中鴈、宛轉而下、二帝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亦微笑、取茅艸爇火、破鴈、炙而分食之、或曰、阿計替又容入室、語帝曰、南朝聞說道四太子盡得江南、迤邐至洞庭湖、又云、全國官家、近使人往北國起人兵、前向江南廝戰、時天氣漸寒、帝后衣服皆腐爛垢膩、時時得阿計替集番婆胡婦洗濯、或曰、大雪數尺、室中極冷、不可出、帝后顛膝相拄、聲顫不能言、阿計替持一枚氈、盍三人之首、稍獲安煖、太上自雲州一病之後、髮退無復再生、如僧尼狀、與番奴剃頭相類、是日極冷、又乏糧食、止得鴈一隻、于火上燒爇、共食之、或曰、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朝已十月一日也、二帝曰、十月是天寧節、今日與向日不

同帝后並泣下、阿計替曰、天寧節何節也、帝曰、生辰節也、吾生于此日、未知死於何日、求死不得、求生不得、自古帝王之辱、惟晉懷愍及后少主與我父子耳、或曰、天氣稍和、日色晴霽、阿計替曰、今日雖春、此間使有少和氣、阿計替執羊乳一杯飲帝后、曰、以此代酒、其乳腥穢、遂強飲之、或曰、雪霽天晴、阿計替呼帝曰、可出去矣、帝后皆以極冷為對、阿計替曰、春回鴈歸矣、宮中雁蛾、自南而北、千萬成群而去、先是北地及寒、必掘地作穴、以居數月、帝室中亦作穴、深五七尺、帝后晝夜伏其中、其餘護衛人亦如此、是日始出坑、不復入穴矣、時天輔十三年、乃大宋建

炎四年庚戌歲也、或曰、午間、傳聞國皇后上仙、阿計替等六十餘人、皆以布纏頭作孝、鄭太后曰、我何日死也、傳聞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帶刀劍、宮人有忤也者、必手殺之、阿計替曰、你國中有肅王乎、曰、有、有女子乎、曰、有、近聞皇帝以肅王女為嬪御、專寵、由是皇后怒忿自縊而死、金主知其實、乃以手劍殺肅王女、以復后仇、鄭后聞曰、如肅王女玉箱也、此女自少多奇異、今于兵刃之間身死應之、嘗記肅王妃陳執中女也、孕玉箱日、夜夢有青衣童子、自天而下、手托一缺盤、盤內有玉印二紐、曰天錫爾皇后、妃驚而寤、思曰、吾太王也、吾妃也、豈得父母為王妃、而女復為后乎、閱數歲、戲于水次、得玉印一枚、文曰、金妃之印、究其所由、於宮中池畔泥中得之、亦頗常玩、佩不去體、金人入城、皇族皆為掠取、此女為貴人完顏樹所得、每醉酒欲淫之、必中皆自絶不前、乃以其女進呈于金主、金主幸之以為妃、生一男、後因后兄汛李孝進夏國李氏為妃、兩人爭寵、趙妃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恥、偶皇后死、妃因侍奉間、多以私意教金主殺左右、及殺李妃、又因暑月、常以氷雪調腦子以進、因此金主亦疾、時天輔十四年六月也、尋于十五年正月元日、宮中飲宴、是時金主無后、止有趙妃當寵、其王子因病而死、一日

秋深、侍坐次、金主因向趙妃曰、汝為南朝族屬、豈得如此富貴、侯后福薄、以爾為皇后、一日左右奏趙某父子、見居西汗州、近者四太子又為韓世忠敗于金山、幾死於舟中而回、南朝之勢、漸欲廣大、可將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妃坐其側曰、陛下以臣妾故。倘庇其父兄。不至凍餒。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與、妃曰、父母骨肉。何可不急。陛下、還有父兄也。無語甚厲、因此金主發怒曰、留汝在宮中、外有父兄之仇、內有妒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凌上國、南滅炎宋、北滅契丹、不行仁德。專務殺伐。使

我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淩蹴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曰、阿計替手持文字至前、白帝曰、我共大王又走五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這幾箇去五國城、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徒行、及護衛者六十餘人、出西汴州、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便將我敵殺、何故只管教我千里去也、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它事、但有阿計替在、大王且莫憂。似此有徒行五七日、鄭后因病甚、不能行、少帝乃負之而進、是晚、太后崩於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彩帝之際、路旁用刀掘坑、以身上衣裹而

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罵者、催促起行、又經三日、始達五國城下、入城、頗與西汴州相類、有云、此處乃是契丹咀羌西部黑人吐蕃奚國酋長處、城中有居民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次、入官府中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護衛者引帝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出文字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之下小扉、進一窄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牆、進前設木柵、護衛之人緘封而去、日具淂食一盂、二人分食之、五國城中、凡居七八月、大槩一日一食、此一年中、酒食一次、七月七日祭神、淂酒肉一次、阿計替與

弟[illegible][illegible]里爭一番中婦、阿計替遂手殺其弟、至十月間、天寒、乃掘坑以居、二帝因疾疫不安、護衛者二十餘人、亦死半矣、天輔十五年正月元宵、此處亦有少燈、皆於磁碗中貯羊脂、以艸為炷燒之、有僧五七人作佛事、皆胡僧也、贊祝官家福祿萬壽、帝問阿計替曰、此間去燕京幾千里、曰、已三千八百餘里、此處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此城乃漢將李陵昔日戰敗之地也、日晚、老番人以乳酪一甌、使人持至、時苦雨、舍宇崩壞、牆壁圮裂、有蝎數十枚走出、螫太上之臂、疾痛移日、其餘蝎少帝以土塊擊殺之、或日、進中列番紫庭上紫衣褐衣二番人飲飯云是日、

乃金國皇帝生日、飲五七杯、皆有食、次後使人持餘食、自隙中遺帝、曰、此皇帝所賜酒食、吃之、二帝食之、不復辨其名、食之皆嘔噦至盡、問於阿計替、乃蜜漬羊腸、合馬腸共成之、非因者所能食、亦此中珍味也、或日、上皇因哭鄭后、一目失明、不能覩物、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不可淂、時年五十一歲、因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罹外國之腥膻、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見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落、聞之皆為奴婢、雖韋妃為蓋天大王所淂、雲州相別、不知今復如何、上皇不時泣淚、目疾轉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日、進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

祭天王、乃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止、少帝于牖中望
神祝曰、只願速死、南則願中興、北則願早遷内地、是日夢神自
空降、揖帝于庭、謂帝曰、我實地方神天王者也、上帝命我統攝
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此更十年、天下太平矣、南朝中興、與昔相
類、言訖、升天而去、帝寤、語上皇、上皇曰、吾之夢亦如是、何祥也、
或曰、中有貴人坐庭上、與老番相對、引二帝至庭下、語以北國
官家、欲立趙氏、稱是荊王女、吳王孫女、官家未知宗派蹤跡、遣
我來問汝、可具圖上、帝曰、亦不知的是、族譜不存、難可考也、大
金破京師日、宗正文字、皆為北朝所取、想尚在、何不檢閱、燕問

皇后、于細合對、便見是何族屬位下、良久、中貴人曰、臣亦是陛
下東京小中貴、離京師日、方十六歲、今二十六歲矣、來時自燕
京係是娘娘私自遣來、中路逢蓋天大王韋夫人、為我起居二
帝及后、餘無所語、帝曰、鄭太后已死矣、中貴人又曰、今月十一
日、想已冊立皇后矣、嘗見皇后說、在京師日、呼太上為伯公、今
上為伯兄、皇后有二子、長曰珠哥、小曰青哥、早晚必有太子也、
言訖、上馬而去、或曰、有中貴坐庭下、與老番人對坐、使人引帝
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指揮、許令將鄭太后共皇后同
葬于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人以櫓荷二竹席囊二喪、皆零落
骨殖、後令人取二木函盛之、乃許令天水公隨葬于淺山之下、
仍有旨、追封二后皆為夫人、以皇后恩澤、時放二帝四禁、令城
中自便往來、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於市中民家、
此語南朝事、民不敢荅、但供需少飲食而已、二帝以五國城去
燕京三千八百里、燕京去京師三千九百里、相去絶不聞中國
音耗、其中人民亦少知此、居民見二帝衣服破敝、亦有少遺贈
者

南渡録終

竊憤錄

天輔十五年　宋紹興二年歲在壬子或見　帝在
御街衢閒內有一老叟自稱亦是京師人與　上皇
話舊云京城陷日為虜流移至此見　上皇每每對
相泣下又言正月元夕燕山風景于門下金盞賜酒
相持大哭竊城中主者乃老胡官乘馬過其前怒曰
安可於他手是處乃以鞭抱　上皇背　少帝亦遭
此辱老叟皇服亦遭笞撻十餘遂令左右復引　二
帝入小室閉門自此不容出入無復到街衢或日監
守者阿計替曰今日此城主老胡官已死矣可再出
遊不妨縱步人民無敢與　帝語者亦無敢供饋食
者問其前日老叟則云死矣又人靜處阿計替於懷
中出片紙上書紹興二字云　帝曰且喜江南漸平
以淮為界矣　帝曰紹興者何阿計替曰南朝皇帝
號又曰聞其相殺尚未十分定恐南朝能復河南河
北之地矣　帝曰我在思之惟亡死矣何暇更論此
事或日五國新城同知到西金害太守也名曰亦歐自燕京
來乃一少胡列侍妾數人坐庭上召二帝於庭下語
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保護自屏後呼
其妻出拜　二帝曰此必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
胡服　二帝不能識之乃云記得父是　今上官家
弟不知為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惘緩拘
禁或日有牌使至五國城宣北國皇帝勅曰契勘皇
后趙氏已庶為庶人賜死令瓜歐妻趙氏是庶人親
妹及統國不律令妻亦是庶人親妹並合賜死瓜歐
夫妻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淚下牌使遣人
以棒敲殺之取其首去瓜歐大哭數日不止自詣淚
拘二帝如前又戒阿計替善監視且不知齊后之由
或日阿計替得所聞事白　帝曰先是南朝肅王女
為郎主妻前日因妬忌已殺之又以荆王女為妃生
一男生一女今已立為皇后因在宮中與郎主奕棋
言語犯之郎主厲聲曰休道我敢殺趙妃也敢殺趙
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冷醉院
即宮掖閒所因也內侍構唱利者又譖后有私于人
又有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厥內言說泣下無月朔
望焚香南面再拜似北言二十餘事金主遂大怒賜
死外羅院以死與后族屬為燕京官者十餘人並賜
死故及瓜歐之妻自趙之死　上皇因拘繫自悲又
慮朝廷不測乃裂衣成索經梁掛閣欲自盡　少帝
覺而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子不能顧道我君父

若此陛下求死且何容于世為萬世罪人矣賢者或
知之以湯見飲自此不能食者數日日隕困憊雖便
溺之徙　少帝從行況室中只可容二人隣近則獲
送所止賢者阿計替則時以寬容見勉終不能食日
久卧室中丈几上阿計替時以不云木煎湯饋之云
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木作湯飲之自愈其不
雲木者初生無枝葉蹭地中生城北最甚天氣晴和則
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筋蔓延數十步屈曲
而生　上皇服之稍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
初煎沸湯數次之間其木浮者病即愈沉者即死半
沉浮者病久不愈或日天氣凝沍天雨雹大者如雞
子小者如彈子盈地數寸百鳥皆死人避之不及亦
有稍損是日阿計替有病語不出口昏眯困卧　少
帝憂之令監守求不雲木　帝手自煎湯有木浮於
湯面如旋轉狀不止　帝自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
出汗如雨遂無餘疾是歲郎主以賜到布帛等但冬
月極寒必居土坑中容身以避寒氣天輔十六年春
正月間金主生辰不賜酒肉云郎主以疾免宴或云
郎主已歸天或云皇孫即位流聞不一元宵亦不放
燈後一日大雪中有雷電俄頃雪止日蝕天地瞑暗

經夕乃復或日天氣太和阿計替曰今日寒食節北
國例並祭先祖燒紙錢埋肉脯遊賞外各在際或為
主者所戒不敢故　二帝出外覽之是日城中大火
屋宇焚蕩皆盡死者六十餘人護衛人亦失大半阿
計替左肩臂亦糜爛鬚髮皆焦帝所居室燒及大半
帝與　上皇因火勢甚手搭其窓窓折身體亦有
傷衣服皆焦　二帝相謂曰初見火起時言須死于
火中及火至室前如有人扶掖而出並不記折窓之
事是日飲食都無後數日乃定或日有甲兵至自言
從西明州來知此處有火故來救援砍採林木營造
屋舍修葺如故後去官守再作帝所居室等阿計替
因火焚損一臂不可持物　少帝因火驚亦喪二指
不可屈伸或日天大風晝暝不見人物天雨稗子如
豆地深數寸不知何來彼人亦有磨而作食者大火
之後非此不可養人固知造物柔除自有成理不可
以常情測也或日阿計替曰此日乃十月一日也我
從二人今已七年何時復還燕京得見父母今天漸
寒衣袂又無大火之後為之柰何忽聞有新差同知
到官乃一壯胡人坐于庭上引　二帝至庭下呼阿計
替曰朝廷令汝監守趙某今已七八年前日大火起

莫是有生事如此縣好公事呼左右褫背三十阿計
替呌呼不已乃赦之自此阿計替不復親近　二帝
每對彼人則佯大駡或日新差至者命酒肉坐於庭
上若宴飲狀半醉有一奴自外突入手持刀徑非庭
殺自至者斷其首呼衆曰我有父曰遂璘因小過為
他所殺我又日受他鞭笞不能堪其母自屛後出持
刀入室盡殺其老幼二十餘人自外入又殺其妻并
奴斷其首而出內中有一人云我本不至此緣趙某
父子在此我等自燕京五千餘里遠來至此遭此毒
害今日若不殺滅趙某父子則他日不無損害平人
則我等亦無由回京今乘亂而殺之官家亦不罪我
　帝自室中聞之視曰死且不怨但覓兵為幸二十
餘人欲向　帝室有一人或止之曰不可若殺之我
等安敢歸燕京莫若今十餘人持濆首以走西明州
次日有一胡人引阿計替至室前相謂曰昨日非我
勸止汝與我衆人皆死是日阿計替之子並其婦並
為人所殺不知是何人蓋乘其亂也阿計替先以其
婦殺其弟故其婦又為所殺之　二帝緣前夕之亂
驚悸愈不安　二帝神情不安有如風疾或日秋至
阿計替共將羊尾衆緝紐命胡婦縫以成服稍可禦

寒而　二帝每起居聞高聲大呼必震驚失措以為
人將害己阿計替時以不雲木煎湯上供然亦時時
親來視　帝是歲中亦如常年掘土坑以居飲食或
有或無具載在前天輔十七年　宋紹興四年歲在
甲寅或日金主生辰已過例有少酒肉不數日聞有
虜人數輩盡白衣以布經頭且白　帝曰金國皇帝
已歸天命左右及市民并　二帝並以白布經首且
云二月十八日歸天立太子完顏亶為君即位改元
天眷有赦到此時亦得稍緩或日傳金主已葬訖新
天子以兵五萬發二太子往湖南取地界去也先皇
諡曰至聖文武大德聖皇帝廟號太宗或日有人走
報主者云岐王道來請出城迎接良久岐王至坐庭
上　二帝自窓外望之堂堂然有人立室前曰此完
顏亮良久使人引　二帝至庭下面責曰汝南國人
無道勞我師徒連年不息殺盡江南人取盡江南地
却來與你理會未晚呼左右曰且牢去牢固防護或
日有衆人稱今朝十月十一日　上皇感注謂　少
帝曰不見天字八年矣今視此身恐去死不遠難以復
去中原汝章壯年可以勉強以基業為念思雪父母
之讐汝與九哥二人兄弟共之言訖　二帝並泣下

不止自此　上皇又耳聵行步不前終日伏在土榻而已或日雪深數尺有天使乘馬過五國城因宣言北國皇帝已滅　南宋立劉皇帝爲君南朝人已爲大軍驅逐入海矣　帝泣下移時不止相謂曰祖宗二百年之統緒滅于吾父子之手爲萬世笑蹤跡懷愍不若矣天眷二年正月初有百姓扶老携幼至五國城者數百人皆曰由燕京至此悉有罪之人流徙而來自此城中稍稍人有經營人所至者流言已獲南朝康王(即九哥也)在燕中獄中吾等數百人皆是說朝廷事者討會合誅遣皇帝誕日赦得免罪流于此地時有在官府中　帝所居室前賣餅者言皆如此帝相謂曰前闕政紹興私自意非吉兆蓋刀居口上也或日春深草茂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且言宣北國命曰新皇帝即位已赦得　康王在燕京趙某父子更移往均州却令　康王入均州即日發行次日出城時百姓皆在城外野祭阿計替曰從均州去又五百里路極艱思然有民人千餘乃契丹之福州緣金國破金契丹日本州人不歸順舉兵爲之力窮乃降故改今名約行六十里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麓間微風細雨絡不

類入世隨行有三十餘人皆有作責之語不甚明曉耳見火縱橫終無止宿處皆坐于地至天曉又行有齋乾粮者于道傍坎中取水啗之良久衆皆喉痛不能發言蓋爲其水所傷移時方退喉舌乃開　二帝至是愈緩行至晚又如前宿于林木中地皆磽确或有水澤草莽藪野若非人所常行之路阿計替曰此恐非正路遂歷問從行人其中有一人曰我曾往均州此非正途乃僻惡小徑耳遂後倒行　上皇不能徒步　少帝或負之反三年里許方尽正路一入大林涉水而過乃得平正其路甚廣然其地皆浮沙無舉足必如泥行淖中沒至踝常不見足面時衆人皆失鞋履　帝及　上皇亦失之爲瓦礫所損血流趾間苦楚不能行步坐息於小坡石上日已晡矣方上早食迨至所經行一二十里路所逢者三五人時有老者奴在路心疾而死遂臥于沙中以手掩之而去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陰雖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嗽人皆出血或日行次見野雉二十餘隻飛鳴于地如爭穀粒視之乃就食一蛇已爲咀嚼尚有七八尺其首三岐體皆青碧色無鱗頃刻啗啄無遺少留其雉飛鳴更相闘擲或至死者移時猶存大雉雄出

衆餘死于地者十七八隻中有一胡人年十餘手持
一刀與大雉高下飛執之斷其首飲其血遶巡皆分
裂肚腹手所持刀不落俄頃有人自地生空杳杳而
去左右驚愕不知其為何故也初衞人見蛇雉鬪鳴
皆稽首北面再拜數次乃舉手取雉去或日行至一
古廟無蕭籬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長鑄
刻甚巧其一人能言此乃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不知
其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好瑩如瑪
瑙其井相傳深百丈每旱歲則井泉泛溢以土塊投
其中則其聲如牛吼其水又能治病其人曰契丹未
滅日廟皆綵繪屋宇甚壯麗其折毀已十年矣我在
幼時見說此像乃唐頡利可汗自長安携石匠至此
采石作像工甚奇巧其隨行之人各于腰下取皮袋
俯首就井中取水其水清徹飲之甚甘阿計替曰此
水甘掬金國福無盡矣　二帝視神祝曰金國之威
井水可卜傳聞九弟已遭繫縛吾國已滅未見的耗
若神有靈容我一占以見乃白神曰吾國復興如神
之不能去也故有此祝護求之耳良久石像間有聲
如雷身或搖振如踴躍之狀衆視之起立于空中紋
理接續如故衆大駭　帝遽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稱
慶　上皇謂　少帝曰吾父子有歸期可作一卜
少帝欲再卜之從者促行不果而去或日行至一城
荒索閒有屋宇市肆及官府阿計替隨行人曰汝衆
中有五國城中人否有即可前行時有三人令前行
至庭下見二三小兒立于庭上皆衣毛衣執弓矢皆
擊搏笑語見　二帝與衆人循柱攀梁忽蒲不見俄
有胡官坐庭上引見　二帝言語不可曉少傾　帝
出巡行街衢似有辣放飲食亦有可意者是日夕陰
曀未嘗和煦歷數日在城中聽其居民言語皆不可
曉其稱呼惟有三人是五國城隨　二帝及衆人至
此地者常以彼處人言語為之釋或日留人及　帝
在市井間見百姓十數人皆彼土人擊鼓揚兵伏旗
牽犢二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以縛其牛背
流血滿身其小兒首用索縛于牛項之下云往官府
祝神去也　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拔刀劍互
相鬪舞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綵服畫冠振鈴擊鼓于
前羅列血流布地請為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不可
辨少頃就牛上取男女于地復碎其肉列器皿中又
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二男女首乃于庭上梁間作
聲如雷有小兒三人自梁棟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

跳躍笑語皆毳衣跣足近視之並有三口取器中血
擧而預食之其庭下鼓聲大作遶巡食其半鼓舞大
喜而不食徑趨于　二帝前拜伏如小兒見長者之
狀移時不起　少帝還答拜　上皇不之見　少帝
乃語之禮畢又欲回首走避其小兒與身復升庭循
柱于梁間作聲如雷不復見矣彼人皆向　帝作言
語云云然不可辨五國城人解曰我祀此人數世於
此地初未嘗見有此歸伏之禮有如此之跌　帝必
天人也遂以其肉並肉徧食衆喫之而去　帝令阿
計替問何神云胡中之妖神每兩祭宰用人牛每喜
則風雨及時怒則風雨失候常執人以口囓肉吸其
血而止今拜于　帝前可知　大王前途無窮也或
日有人持食一器曰此是均州所産稻米也視之堅
硬如麥飯內有蒦仁嚼破食之數日亦發腹痛泄瀉
久而方止　上皇食之手足軟弱不可行步執物其
人說此物初生多在沙磧中苗如芦葦高七八尺盛
暑中結穗可一二合外有黑殼用木棒打開取仁食
之彼人呼沒加又曰荼肭草其樹三葉如南楝華而
紫色皆有白點黃花花開四出如手大碧色或八出有
者結實大如拳便熟可食其甘若蜜彼人呼其果曰
茶肭子又有野惠草生布盈野如南方艾蒿之屬彼
人種而方生採以爲茹至夜無燈惟此城中北大石
坑中積水沒加及茶肭野惠草三種其水稠如南方
之油冬間大雪尤自瀰漫廣野經旬有不止者人皆
入土坑中蟄伏居止布沒加諸草苗于其中自然溫
暖其他異於人世者不一今不復錄皆浮虛事也
二帝允在均州終夏及冬　上皇疾甚不食已旬日
不復有藥彼中疾者止取茶肭子喫即愈　少帝使
求皮令　上皇啜之言其味甚苦吐之不及下咽而
喉間已成瘡疾布滿矣又爲從行人移置泥地濕滓
中居止因此大困天眷三年　宋紹興十年歲在丙
辰正月旦其彼地相賀但二人相見以手交腕歌舞
笑語爲禮而止至元宵亦張燈皆以坑水漬沒加茶
肭子等以苗莖爲娃而燃之是日其地令男女合婚
皆以高低色澤相等者爲偶合之或會于城北大擇
此日從民便自配之仍于其地即便交加事畢男負
女而歸或日梅尋部大王來均州市易打摶至其人
約十餘皆毳衣跣足言語不可曉物亦不可名其人
市易罷殺牛與均州人同飲其血以代酒也食牛皮
者如喫蕷蔗復以物兩筐送輸官而去或日早　少

帝自土坑中顧視　上皇則僵臥死矣　少帝嗚咽
不勝其慟阿計替勉　帝曰可就此中埋葬問其俗
乃云無埋瘞之禮此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
擊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
即護人已白官中乃引彼土人五七人徑入坑中以
木共貫　上皇而去　少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坑
之前架尸於其傍用茶䕸及野蔓焚之焦爛及半後
以水滅之以木杖貫其尸直下至坑底　少帝止之不
可但躑躅於地大哭而已　少帝亦欲投坑中左右
救其禍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於中不可作油此

初上皇崩時年五十四
道有欲歸葬內地
郎主不許時兵部
侍郎司馬朴与秦
檜朱弁在燕山聞
之共議制服舉欲
光請朴曰為臣子聞
君父之喪當對其哀
所何請之而不許奈何
違服斯衆朝夕哭為
又以祭有曰嗟馬角
不生兔消雪害
家龍髯而莫上
泗水天涯今義
之師不責

水頻清淨力挽之　少帝究其日月則天眷三年三
月六日也阿計替與衆人從帝于甚遠或日有辟使
到州引　帝至庭下宣聖旨曰天水郡公趙其比聞
已死其子天水侯可特與移往昌源州總命　少帝
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　帝曰何以為喜阿計替
曰比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南地若去燕京稍近
此乃郎主知　上皇死將太王移入近地也來日
遂起發均州從西南去一隨行人北來時又死及半止
有十三人內人死亦有焚棄坑中此　少帝與阿
替并衆人共十五人而已帝日日哭泣不止衣衫破

弊
葬隨行人及　帝皆如鬼形所行之路猶平坦好行
非昔日往來之路矣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閒花野草
生花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或日
至一河水不甚廣遂于下流淺水中衆人步水時
帝及人從皆跣足計替曰今路已近南稍稍可行間
問於人言去燕京為正路惟大王勉強之　帝曰千
辛萬苦父母妻子俱死一身伶仃獨在不死何為倘
比國皇帝恩造早賜誅戮亦猶生耳庶免如此勞苦
自東京至此跋涉已六千里路矣計替曰賴我同行
若他人則大王已死久矣　帝曰所苦皆　上王之

崩非其地投棄坑水不幸之大計替曰勿思可也其
路途間亦時有人來往皆胡虜人也或日登一小山
坡引領南望塵埃竟天帝曰吾見比塵埃精神已折
喪在雲中五國城兩三次驚怛而已左右曰此北國
城同知出獵也時天氣頗和近四月天高日明狐兔
縱逸皆出坡下大石而死者三四頭人從或取之以
刀刮石取火以草焚之用狐腸胃炙而食之從此又
行五六日達源昌州或日入城見其邑甚壯其同知
者乃是阿骨打從兄孫名赤黎唱計替引　帝至庭
下見之　少帝視其人紫袍金帶左右列侍三十餘

人面類瑩白如婦女之姿極為俊麗謂　帝曰汝是
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　帝唯唯又曰聞汝父母皆
死北國皇帝故推恩移汝在此與苦煩惱命左右曰
以盃酒鬻肉賜　帝與同食於廡下食畢赤黎唱召
帝至庭下詰問曰汝年若干而頭白若此帝曰其年
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之遠安得不白爾時帝髭鬚
長數寸餘赤黎唱云吾北國皇帝太祖在日與丹契
不足慮併之于其地故銳意欲滅其國豈敢望南宋
朝而汝國中賊人不順天命妄與我朝自結邊釁奸
邪間諜以至于此而固不可解矣今皇帝是我侄孫
此間有兵萬餘鎮守此汝但安心莫憂令引帝出居
小室其中有床褥但日夕所食麄糲乃與計替同留
計替曰賴得同知見大王甚喜且安心恐別有移南
之理乃天眷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在源昌州居
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終而止

竊憤續録

金國天眷四年歲在丁巳是為宋高宗皇帝紹興七
年也十一月十日戊戌金人廢偽齊皇帝劉豫為河
南道行臺傳送燕京因于柏王寺仍殺其劉麟劉珏
於相郡遂召天水郡侯趙某于源昌州西行二日抵
鹿州水舟渡而南七日抵壽州行二日至易州所經
行者路皆榛荊大路頗平易可行每州各有一同知
如州縣但軍兵市井所至州郡間有遺帝衣服有餽
帝飲食所行隨護一十七人帝起源昌州南行六十
里是晚宿于野林飲食亦微有乾糧等是夕亦有大
月出自天東間陰晦中雖有光而不能照計替曰今
日月盡那得有月俄大月之下又有一月相似中然
紅光烜天數十丈其聲如雷是月郎王殺陳鄭二王
之應也十二月行次雪大作平地數尺有野鳥數百
飛爭雪中如雀鴿狀視其地有死狸兩頭在雪中良
久羣鳥食狸之肉殆盡皮毛無餘其羣鳥伏地化為
鼠皮為紛落走入室中土內皆不見其變未全者尚
余鼠首鳥翼宛轉雪中隨行中有一人曰此土有此
物遇雪中若食狸者皆化為鼠皆穴地數十丈而去
或日行次帝見足間出血不止行不可進痛不可忍

中有一冬名阿父董以小刀于帝足間刮一片如錢
大曰若不如此良久必潰以一足緣此沙中有虫入
肉中作毒故也或日有一將軍領兵數百云自黄龍
府来往燕京麾下人備言其勇常駐一館於地謂能
出之者以兄呼之盡數百人莫能出之者其人以兩
手指出之衆服其勇帝問其名則曰阿祝務里也又
能夜入他軍中見物如白日由是殺人無所施其勇
帝與諸人立路傍林中俟其過而後行或日行次廉
水至深而碧色無上下源流云其水自地中出亦自
地中涸呼舟而渡闊約五丈水中生螺如拳大深紫
色民或採而食之岸邊生草如蒲色黑如漆其葉勁
可採而食岸人緝以為布如南方之木綿相似其水
中亦有魚如常魚碧色有二足能鳴如雞聲捕之者
用長竹上安鐵叉刺之可得土人云可喫如南方食
鱠云或日次壽州見同知乃云是真定府人大觀中
為軍于安肅軍因犯宥避罪北人契丹破以財上大
金見帝亦慰勞自云大觀中北走至此幾二十年老
矣亦頗有酒肉少許阿計替與之言語甚愜和是晚
宿于壽之官舍左廡夜及半聞室中謂阿計替曰此
間亦有人會唱柳耆卿詞然腔調不成亦何由至此

泊明日同阿計替詢問其誰且曰姓解律名思乃詢
問昨日所唱女子且曰金國皇帝所賜婢妾問之乃
東京百王宮相王女今年已十七矣甚婉美昨日唱
罷亦語我曰前面宿底官人好似家叔我答云便是
南國官家其女悲泣至今不已帝聞之亦為泣下左
右促行乃出城是日宿於城外一寺中視其殿中佛
像俱無惟石刻二胡婦而已無諸供養空寺閴然是
夕有微月暗中見火縱橫百十為羣分而復合或日
天氣和煦所行露中青草夾路雜以野花皆紫色路
之左右亦有耕者其牛類皆不甚大而白者尤多角
反如羊見諸人至有獻酒食者云此地有神明事之
最靈每遇有貴人到此地其神必先期一夕報人梦
中云来日有貴人自何方至故我等備酒物出獻昨
夜梦神来報云明日有天羅王自南北而来衣青袍
從者十七人是阿父遣来路上祇候有酒肉来獻阿
計替併帝受之帝謂曰汝神廟在何地民引手指示
曰山隼間有屋三間是也帝與計替共往其祠入門
如聞人揖若三十餘人聲衆人皆訝之既至像前視
其神亦石刻乃一婦人状手所執剣則纖為之侍從
者皆若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而已既出門又

闍如三十人唱喏問其名曰有名乎曰無名也但稱
将軍而已每夢所見亦一婦人持劍持甲而来或傳
曰乃契丹天皇后侍女之神也因出征征伐従天皇
王韃靼没於此矣天皇特為立祠流傳至今帝及衆
人賛其威靈而行然天羅王之呼帝謂不知為何意
阿計替曰大王知之乎帝曰不知也阿計替曰我又
年曽讀佛書有天羅神名字今呼為天羅王神必知
大王之身自天宮謫降也帝曰何苦多難阿計替曰
此定業難逃帝笑而行或日在途去神祠百餘里望
林麓間有火烟起及聞鐘聲阿計替曰此必寺宇也

乃起入其寺有二金剛鐫石為之並拱手而立入其
門亦有一胡僧出迎遂登正堂視神像高大首觸桁
棟無他供器止有一石盂香炉而已僧詰衆人之来
帝答趙某自均州及源昌州来要往燕京去計替曰
此乃南國天子為北國所執今往燕京皇帝前去路
經此地故来此少憩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巡與衆
人喫時衆人與帝不知茶味十年矣阿計替且思茶
難得燕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村寺中反有茶
極美飲其茶味身体如去重甲之狀其茶器盡白石
為之衆人中亦有更索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

皆趨堂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将謝而告
行共趨屏後求之則宵然一空舎惟有竹堂後小室
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則出而献茶者
也衆共嗟嘆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大王歸國必矣
敢先為大王賀大王之比徙南向蓋有四祥是前途
不可言其否塞也帝曰何謂四祥阿計替曰一者妖
神出拜二者李牧興身三者女将軍獻酒四者聖僧
献茶帝亦微笑謂計替曰使我有前途汝等則吾更
生之主也敢不厚報遂出寺行或日至一村落中有
民三百余户乃契丹天皇之陵昔在道宗置守陵人

于此田是乃成城邑帝坐彼望林中草木茂甚樹翳
四合其中屋宇如官舎之狀時近夏皆草木榮茂之
時也前有石羊狻猊麒麟之属皆斷折不完問其左
右居人乃云其中塚墓去年差人到此開掘取去金
玉珍珠寶物甚多天皇王骨殖棄在長江水中帝聞
之慼傷乃曰吾祖宗陵寢半在燕地半在洛陽想亦
如此發掘也又注下曰吾之父墮坑沉水與天皇王
落水一同吾母棄路傍吾之妻又卷以竹蓆何異狗
彘之死吾之身又未審若何如死未必不如此也或
日行次見一簇屋宇如天皇王陵相似云是道宗陵

遥望見室中有紫衣人監督發掘良久出其棺皆石也棺中有物人並取之紫衣者特遥遠不知為何物所可辨者一鏡照日映光射天地外蓋不知何物也王既久見皂衣吏二人以竹器持骨殖云將石棺中骨棄于道邊碎而去之帝見之謂必道宗也因知水中之天皇言不誣矣乃泣下曰吾之祖宗骨殖亦如是也泣行里余乃止時帝行路中飲食稍稍可意又有民人相顧而止宿多在寺院中及民舍間故前後不復再書意皆同此也或日行次路傍亦有本高丈餘許其葉兩兩相對有花如盞大黄色出有實亦相對大如木瓜綠色以手觸之已成熟隨行人中有莫剌列者取而食之方入口齶齒並落如屑舌黑如漆急吐之滿口已裂破出血如水流經日不能食經旬方已阿計替問其民云此名綠益子能碎骨角似泥敵中槖駝初生時以潤其蹄則千里可行不爾則剛利如鋒舉而割之則如刀鋸之刮除此及作骨用外無用也或日行一鄉聚有居人數十家云此王昭君青塚也塚墓在焉碑石斷缺不可觀惟有題額皆八分字体亦不可辨識帝息于木下盛暑中隨行人已皆疲困並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

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二小兒皆死去俄有數丈大火流于帝前帝大驚而人已死矣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二小兒有朱篆可認云章惇後三字帝曰章惇誤國家京城之禍皆因此賊為之今果報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許衆人皆不能行緣兩具不及也是晚宿民舍間問民曰此去燕居若干曰尚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縣也或日行次一州郡詢其左右曰平順州也入其城屋甚雄壯其民居繁夥市井貿易類燕京阿計替引帝入州見同知訖乃令于驛舍安泊亦給酒肉甚豐厚云七月七日也其城中父母皆盛衣服携小兒遊戲市井中帝不得出驛舍小室中亦有床褥几凳帳幔之屬帝見稽首曰復見天上矣時驛舍宮中作酒肆令百姓遊賞飲宴作樂賓客四合帝在舍中遥見一胡婦携數女子皆俊目艶麗聲音皆東京人也或吹笛或謳歌或舞或笑在席持盃勸客有得酒食者有得錢物者其錢酒肉皆歸之胡婦手稍不及者胡婦以杖擊之少帝與阿計替曰此間婦女何為如此計替曰此佐酒乞丐女也少帝曰吾在東京曾聞不

曾見果有此輩帝曰胡婦何為蓋其主也俄頃同知遣皂衣吏持酒至帝室中謂衆曰官給酒肉食汝等就此飲既設席飲酒胡婦不知其為帝也亦遣一横笛女子入室中對人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是鄉人汝是東京誰家女女子回顧胡婦稍遠乃曰我百王宮魏王孫女也先曾嫁欽慈皇后姪孫京城既陷為賊所擄至此賣與富人家作婢又遭主母詬撻後以我與此胡婦在此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及必遭胡婦箠楚罵詈言訖而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也是擄到此也帝但泣下不及遣以酒肉遣

去或曰經行數縣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夷耳次日至一州問左右曰易州也大率皆若中州而繁華不及順州同知亦呼帝至庭下賜酒肉飲食止宿則驛中也城中有兵約萬餘有中貴在此作監軍城中所用錫錢所飲食亦有麥飯穀粟是夕地震至曉不止民有隨地轉者小兒皆啼牛馬夜鳴又大風而黎明而止城中有劉備廟神像碎如棋子或曰行至一鎮邑云平水鎮去燕京則二十餘里阿計替謂帝曰來日至燕京矣是晚宿山寺中並是房乃僧舍也衆人與帝同屋共卧閒隣舍僧語有周朵否一僧曰豈得無

之況他前身自是玉堂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今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已死數千里之外矣一僧云已死一僧云已水火中葬之矣少帝聽聽欲起排闥問之衆人所寢身体隔礙不及而止又聞僧曰今南方康王如何僧答且教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曰少帝此行如何問至此帝拱手聽之答曰他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言訖更論二十餘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皆帝之所親識也當來亦有可書以其非可錄之本意故刪之也將至雞鳴寂無所

聞時室中惟阿計替不寢聽之甚審相約來日共究此事洎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其室則塵埃覆地若數十年無人跡至處遶寺呼集無一僧一童問外之居民則謂經兵火而未復有也帝語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讀了周易六十四卦及馬足之報計替曰六十四卦者乃在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則宜戒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入燕京時九年十月九日也在金則天眷在宋則紹興戊午既入城門吏謂阿計替曰元帥在燕京汝可與他先見元帥阿計替唯唯時民皆聚觀或泣凡行數十街始及

元帥府沿路問勞阿計替者甚衆庭下見粘罕帝不
覺踠膝拜之粘罕遂以身少答禮止之曰無勞慰問
數語帝唯唯次問阿計替勞涉之狀亦唯唯粘罕曰
汝果為不負死幹爲不也今日徃返一回及六七千
里路矣遂呼左右將他趙某去賜酒食畢令阿計替
會合門吏許朝不許朝令覲先次令與海濱侯耶律
延禧一處安歇言訖令人引帝出阿計替自此始不
從帝也是日從行至燕京者一十六人同阿計替補
官賜金帛其餘少差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
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見一紫衣人曰令
早已降聖旨令與海濱侯同左羅院聽旨引帝入一
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其中類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
真人也海濱延禧謂帝曰趙公汝自何來帝曰自源
昌州來宛轉近六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若是延
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已至海擢州至已及五千
里向日燕京相別今方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為隣今
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地升天不若是左右人曰
但相勞問而已是夕宿于室中二人同床女真四人
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說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
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左廡交椅上
二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傳聖旨曰
耶律延禧同趙某並免朝見並賜入鴻翼府監收金
人之鴻翼乃大朝之鴻臚也二人並再拜謝恩有旨
仍賜冠服自後只在鴻翼府小室中居止得與延禧
共房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飯食其人有數
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視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
私語云云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天後二日有人
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奏郎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
分居其私語竟與根究其海濱侯居所不知也帝出
居安養寺僧舍見阿計替復在彼中為監守人帝居
一小室中或與僧閑話一日阿計替屏去監守者密
告于帝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無事南北未甚
寧見在饒風關大戰得關西四五路却被夏人作亂
陷延安一半州其河南官家劉豫大金所立今已殺
之于燕京今日又見說高麗兵侵界郎令主僉兵剛
馬前去又云朝廷見有人在此講和以河為界渡歸
大宋三京及南北流移人民亦令大王歸國已差伴
送帝但拱手稱死罪死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室中
持織帛白帝曰郎主賜汝服與帝語不得令帝出其
室門自此逾秋自及冬逾冬及夏亦少有賜酒帛之望

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
中已及二年只止寺中拘監帝容貌少少後常時乃
宋紹興十九年也或日有軍馬若貴家入寺寺僧令
監者與阿計替並入室反鎖其門而去且曰蓋天大
王并夫人來此作齋移時帝于壁隙中窺見韋妃同
一大官長偕行從旁有一人抱三四歲小兒皆胡服
每呼韋妃為阿母于是帝知韋夫人為蓋天大王之
妻也見韋妃形容稍和因思其母鄭后大泣下其二
人歷觀寺中移時聞舁云車從已去矣帝在寺中前
後三四年節朔與常日未嘗見寺中有人跡往來或

至者必大官也或人罕有至者帝悉聞阿計替曰
此因大王而禁之也寺僧所有法事頗與中國異寺
主僧一日語帝曰我本東京陳留人大觀中始為僧
宣和德士乃北走契丹其後大金破契丹值蓋天大
王將我住持此寺今年五十餘僧云亦時至韋夫人
密地亦問大王動靜帝曰前日所抱小兒何人曰夫
人所生也今五歲矣一日寺僧引阿計替屏去監人
傳韋夫人意曰夫人令致意八哥南北已通和以黃
河為界八哥亦恐有歸期又曰前日韋夫人知朱鄭
二后死及太上升遐亦但淚下與我金釵一隻令我

作佛事追薦望大王更安心歸期不遠我決無歸去
之理緣共蓋天王有子矣自是而後更不聞韋夫人
之耗至天眷八年秋阿計替復為元帥府召去更增
監者二人共為五人日夕不離小室門寺僧因監人
去請粮食隔窗間呼帝曰蓋天大王同韋夫人已往
江南矣南國皇帝以母故四月之間六使往來今日
已行七日矣帝曰教他母子團圓吾死亦無憾雖在
此間因若比在均州天堂地獄有別矣寺僧云甚速
良久監人至問僧所語何事帝荅以他事而止天眷
十年癸亥金國主令帝出寺于燕京之北賜宅以居

雖云賜宅其實使人監繫之監人閉固在外室浮胡
婦一人問之亦重囚也月給米五斗薪一束餘無有
其水火則旦夕隔門取給于監人飲食果不許存火
洗濯縫補一一皆取給于外且云得月錢一千為監
人所得供其所需外此皆監人受之也其室床几稍
稍如安靜人家而苦夜中無燈至冬深監人進到絮
三斤及垢衣五件云官中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怪
遇夜悲嘯不止少帝與胡婦但合眼而已天眷十一
年春帝于宅中寬隙間望見一貴人乘騎而來前至
所居必少憩而後去馬前有一卒面如相識者但不

能記為何人自此日過其門而與監人相熟話及宅內官人其卒問曰此宅何宅曰官中所賜與人居也卒及監人共語于外帝私立于門內之小扉聽之卒問曰何官人監者曰此是南國趙王也卒曰父子二人乎曰無父也只一人在此年已四十餘卒曰是也遂同貴人去卒亦去帝於門內忽憶之此必吾子諶也初在京日不曾相隨故流落在此雖吾之少幸此子亦知吾之存何孫在此自後其卒不復至門有紫衣屢憩室前帝伺之前不見其人之來乃問監者曰常所憩者何官也曰都統軍僕散太尉之子也每於城北澤中射箭故日來憩此是歲因郎主生辰亦嘗賜酒內於盛暑中亦有少賜輕絹數丈天眷十二年秋九月一夕燕京大火凡旬日相繼不息燕京為之一空郎主大怒欲有伺甲大火出有人千餘而火勢不息隨起燒死者十餘人燕王勒兵出城北門避之於寶蓋寺其北去帝所居止數十步一日帝立於庭砌間因見金主在寺中閣上儀衛甚衆帝急避之是晚城中火已息郎主入城凡誅滅道火不救者共二百人帝之所居後人家又火起連延燒屋宇半日而止是歲秋九月所供浣濯胡婦因病而死帝日夕飲食皆求之於監人于是月給薪米不復入其門有耳遣至胡婦未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又相諧凡損二十餘人於是官司命徙帝於城東玉田觀其薪火之類並令觀中請受之仍令監卒四人半壯半老主其出入飲食大槩如安養寺之監守也雖有衣服亦少賜矣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虐不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妻又殺害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從孫於金主為兄其妻在燕京亦為郎主所侵應諸王妻並皆如此由是上下生怨有戕之之意矣天眷十五年郎主又殺淄王沭王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之弟順國將軍駕擄盛服及內侍鐵立深祖异典國如三人而乙天眷十六年因郎主失政帝所居觀中官給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少衣服破弊無復接續是歲九月岐王亮殺金主亶而即位改元貞元元年是日乃十月初三夜既集又令監人添至十八六牢固監之貞元二年亮徙帝入城中左廂院使二人拘執如因狀飲食損粗惡其廂院即燕京元帥府之外獄也由是知亮有害少帝之意貞元三年金主完烈亮令諸將修治甲兵有南代之意亮之母乃契丹延禧之姑為完顏骨悉之妻每見亮常戒之曰毋事兵

甲南伐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輒用之況汝行殺逆以得天下而又以無道治天下殺戮已甚安可保一室之外復無岐王予亮叱之曰婦人不當干預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曰我家亦曾如此熱熖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羅院因之大臣無敢諫者尋以酖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于兄平王孚孚因事入諫亮服罪醉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少帝在左廂院經歲皆如拘囚之輩飲食稍不足如寺觀中時也貞元四年亮又移帝左廂院錮之甚密時先金主有二庶子長曰伏次曰續領兵於石閣閣凡領兵於内圖外伐數年不克因嬖人韃師奴詐作牌使亮丞意柔間盡殺其子亮大悦賞金一萬計使之掌軍既殺二子而訓練愈急愈刷愈繁欲南征矣貞元六年亮又遣書與南朝丞相秦檜檜卒及張俊韓世忠諸名將皆亮亮又酣飲無復内外意左右顧盼然雖有游心恐其威不能發帝亦在左廂院拘囚如病飲食如囚一槳矣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國改元於宋為紹興二十六年是歲金國地震一月之中凡有二十四度帝在左廂院拘囚久坐濕淖似有中濕之疾正隆二年及三年大敗夏人兵至霊州盡復亮前後所侵故地先二年夏人敗金師亮乃遣大將郭相公破之即育雲奴也至是夏主李景先恐納款仍奉歲弊金主以和金主不從再遣將攻戰遂俘夏主弟守先夏主因詣軍前納款乃復和是歲少帝猶在左廂院正隆五年命契丹主濱海侯延禧并天水郡侯趙桓皆往騎馬令習擊踘時少帝手足顫掉不能擊踘令左右皆責習之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閲兵馬令海濱侯延禧天水侯各領一隊為擊踘左右兵馬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既合擊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直犯帝馬首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于馬下帝顧見之失氣墮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以意也帝是歲六十終馬足之禍也酒酣亮與左右曰祖宗以來不能混一區宇竊惟恥之今四忌已滅無後外夏吾當南征而釁衛兵矣是歲亮令刷兵馬過河而欲犯錢塘矣

南渡錄二卷竊憤錄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此二書所載語並相似舊本或題無名氏或並題爲辛棄疾撰蓋本出一手所僞託故所載全非事實按金太宗建號天會十三年崩熙宗襲舊號兩年乃改元故天會止於十五年天輔乃金太祖年號止於七年此錄既誤以天輔爲太宗年號又妄謂天輔十七年改元天眷乖謬殊甚金太宗生日在十月名天清節金熙宗生日在正月名萬壽節此錄記天輔十一年徽欽二帝在雲州正月値金主生日作宴是徒聞金主生日有在正月者而不知朝代之不合也金太宗天會五年三月以宋二帝至燕十月徙之中京六年七月徙之上京八月以見太祖廟封徽宗爲昏德公欽宗爲重昏侯十月徙之韓州熙宗天會十四年昏德公薨皇統元年改昏德公爲天水郡王重昏侯爲天水郡公事並見金本紀是天水之封實在徽宗歿後此錄乃云靖康二年五月至燕京見金主封太上爲天水郡公帝爲天水郡侯後徙安肅軍又徙雲州天輔十一年三月徙西漢州十四年徙五國城核以正史無一不謬且妄夫二帝不能死社稷舉族北轅其辱固甚亦何至卑汚苟賤如錄所云云且金朝開國具有規模野利亦何至面人之祖淫其女孫如所謂醜惡之聲二帝共聞者耶此必南北宋間亂臣賊子不得志於君父者造此以洩其憤怨斷斷乎非實錄也